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八六冊目次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

（宋）祝穆輯　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元）富大用輯

元泰定三年廬陵武溪書院刻本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六十卷後集五十卷

續集二十八卷別集三十二卷

新集三十六卷外集十五卷（三）

（宋）祝穆輯

（元）富大用輯

元泰定三年廬陵武溪書院刻本

羽蟲部

鶯

羣書要語　黃鸝倉庚也鳴即蠶生說文黃鳥鸝鶊也或謂黃栗留幽州謂之黃鶯一名楚雀齊人謂之搏黍甯楯熟時來在桑樹甘應節趨時之鳥或謂之黃袍詩豳仲春之月倉庚鳴月令春日載陽有鳴倉庚七月倉庚于飛熠燿其羽東山皖皖黃鳥載好其音載風黃鳥于飛集于灌木萋萋綿蠻黃鳥止于丘阿綿蠻

詩　共聲初聽早誰貴後聞頻韓揚園流好音鶯乃入新年語杜鶯語太丁寧杜花妥鶯梢蝶杜自在嬌鶯恰二帝杜怕兩並

古今事文　樓紅杏裏金梭織柳綠東詩陰二夏木轉黃鸝王維晚來枝上千般語似共桃花說舊心白鶯金為說不分明葉底枝頭說饒舌白樂天嫉妒人家小女兒半啼半語隔花枝蘇舜欽

古今事文　求友

伐木嚶鳴友故舊也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友求生金衣公子

明皇於禁苑中見黃鶯呼為金衣公子天寶遺事

戴顒春日携斗酒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針砭詩勝耳

古今文集

古詩　聽鶯歌　韋應物

東方欲曙花冥冥二帝鶯相喚亦可聽奈何去不來時近遠絕聞南陌又東城忽似上林翻下苑綿二奮二如有情欲轉不轉意自嬌羞兒弄笛曲未調前聲後聲不相及秦女挲箏拍撚絃須史風暖朝日曉流音變作百鳥喧誰家懶婦鶯殘夢何処愁人憶故園伯勞飛過吉鴂鳴及秦田緑不及流鶯日二啼花問能使万家春意閙有時斷續聽不了飛去花枝猶裊二還棲碧樹鎖千門春漏方殘一声曉

聽鶯歌　僧瑩徹

新鶯後鶯曉更悲孤音清吟轉柔枝口边血出語未尽豈是悲恨人不知不食枯桑拙不衛苦李花偶然弄捲機宛轉淩煙霞衆雖飛鳴何踽伋自覩遊雛啄枯木玄猿何事朝夜啼白鶯長在江洲宿黑鵶黃鶴豈不高金籠玉鈎傷羽毛三江七澤去不得風煙日暮生波濤飛去來莫上高城頭莫下空園棄城頭飢烏拾遺睡空園無雀爭泥滓百當結舌含白雲五月六日一声不可聞

次韻叔父圣謨詠鶯遷谷　黃庭堅

鴨舅頗強聒僕姑常勃磎黃鳥懷好音秋菊染春衣嚶二求朋友憂患同一枝提壺要酤我杜宇賦式微黃鳥在幽谷韜光養羽儀晴風耀桃李言語自知時先生立中隱喬木見雄雌引子還緡陰相戒防禍機李杜死刀鋸陳張怨弄遺不如聽黃鳥永書客窗棋

和魏衍聞鶯　陳與巳

春力着人朝睡重葉底黃鸝鳴自送緑幕朱櫳日觀明回廊側戶風簾動昨夜春回到寒谷好鳥飛來把脩竹整翰厉脩初一

鳴已落君詩專妙獨退紅衰綠春事殘後時獨立知何言刷所不盡已飛去懷抱此時誰與論

律詩

翠樾亭前鶯巢

仰聽金衣語偶翔鶯婦巢深穿喬木棄危挂弱枝梢啄苞雙子經營了茅何時雛脫殼新哢弄交交

和武相公早春聞鶯

早晚飛來入錦城誰人教解百般鳴春風紅樹驚眠處似妬歌童作艷聲

黃鶯

春雲薄薄日輝輝宮樹煙深隔水飛應為能歌依仙籍豚茹乞與女真衣

聞鶯

最好声音最好聽似調歌舌更叮嚀高枝拋過低枝立金羽脩眉黑染翎

黃鸝

野花吹盡竹娟娟尚有黃鸝最可憐姬姓不知緣底事背人飛過北山前

聞鶯

晚寒顦顇惜金衣著意聽時不肯啼飛入柳陰多去處數声只許落花知

擣事聲宮聞鶯

四月田家麥穗稠桑枝生葚鳥喈啾鳳城綠樹知多少何處飛來黃栗留

燕

燕玄鳥也黃雅燕乙也注齊曰燕梁曰乙未雅燕亦翅岐尾作巢避戊巳日說文仲春之月玄鳥至戊巳日以太牢祠于高禖月令燕三月飛下上其音呢喃也其卵胡之頑之禽風俗六帖成玉燕雀相賀淮南子人食燕肉不可入水為蛟龍所吞博物志燕雀爭処於一屋之下子母相哺呴呴焉相樂以為安矣突決上棟宇燕雀顏色不變定何也下知禍之將及也呂氏春秋山見白燕則其君生貴女今俗名燕為天女京房易占

燕

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燕燕銜泥巢君室

文選張衡飛燕篇

應同避燥濕且復過炎涼

雙燕會堂一入飛

秋燕已知客

檐燕語留人

雨燕巢深條

風簾入雙燕

片泥簷燕銜去

陶潛逐風飄絮簾通燕

岩山武陵燕記

定新舊燕老巢未僧燕依家畔

吞乙而孕

簡狄祠子高媒有玄鳥遺卵簡狄吞之生契詳見契門

秦之先顓頊之苗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脩吞之生大業

秦本紀

玄鳥司分

鄭子云少昊時玄鳥氏司分者也春分來秋分去傳

燕巢向岸

世言燕子至秋社乃去神春復來昔年因京東開河岸崩見蟄燕無數晉鄒湛為兗州刺史鎮鄒山百姓飢饉或採野菜蟄燕而食之乃知燕亦蟄耳驚蟄後出春分來秋分去也文昌雜錄

呂溪漁隱曰余襄歲不聞於耳驚蟄後出於巢山中營先壠開一山路二傍有數巨石其光頗深試令僕輩敲之見營燕蟄燕於其間者其聲

急掩之因驗文昌之言爲是而撫黃之說爲非也

殺三乳燕

佈國周氏有三子痘並不能言有道人來乞飲聞其兒啼問之具以實對客曰君可速內思過食頃出曰記小兒時當床一個燕巢中有三子母適哺之輒出取食屋下峯手得又拍殺其中燕子亦出口哀鳴而去因自悔責發誓爲道人曰君既知悔罪今除矣便開其子言語周正即不見道人宣聖訓

詩擊燕足

長安任宗妻郭紹蘭宗賈販湖湘紹蘭寫詩繫燕足燕去止于宗有視之六妻書也

古詩

燕

燕海上來一燕高堂喜息一朝相逢遇俛然舊相識問余來何遲山川卷紆直答言海路長風舉飛疾

燕詩示劉叟三有愛于青娘逃去叟甚念之叟少年故作此以諭之

白居易

時亦嘗如是故作此以諭之

梁鴻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嗷嗷觜爪不易捕黃口無饑飽雄飛復雌飛經營不失巢中飢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羽翼成一旦引上樹枝翅不回籠隨風四散飛嗚呼不歸來空巢秋啾啾

燕二尔勿巡尔當反自思二尔爲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教誡言一刷毛衣一日兼三浴長恐巢窠汚羽翼不敢辭泥塗塵與足高飛遠害網羅人所慮今汝不如初

銜泥燕

高飛碧雲裏何爲地上銜泥濕意有營巢處朝日巢欲成不見百鳥時投人林野箔翻遭羅網出其肉未若銜泥入華屋燕銜泥百鳥之智吳與齊

律詩

感事

唯初校卷知舉薛侯賞其有存故之意遂及第

武瑊

花開蝶滿枝花謝蝶滿飛惟有舊巢燕主人貧亦歸

燕

李山甫

每歲同辛苦有人獨有情亂飛春得意雙語畫堂明莊妻恨迴身漢后輕家足金彈不用汚雕楹

烏衣巷

劉禹錫

晉南渡王謝諸名族居秦淮之南烏衣巷而詩話

文后四十五

多言王謝至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

六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村舍燕

漢宮一百四十五多下珠簾閉殿寂寥語雙雙

歸燕詩獻東侍郎

舊巢元巢泥已熟去年故向社前歸

社前鶴

家門戶飛

絕句

我屋故巢低不住雕梁畫閣也知寬大須穩擇安巢處莫到巢成卻不安

春興

閑寫新詩十數篇曉來鋪向竹窗前無端燕子欺人睡故落香泥汚綠牋

燕

處處定知秋後別年年長向社前逢行藏似欲追時節豈是人間不見容

王介甫

燕

年去年來來去忙春寒煙暝度瀟湘低飛綠岸和梅雨亂入紅樓捲畫梁閑抗現中窺水淺落花徑裏得泥香千言萬語無人會又逐流蕪過短墻

鄭谷

詩話

燕女墳

宋末娼家女姚玉京嫁襄州小吏鄭敬瑜爵水而死玉京守志養舅姑常有双燕巢梁間一日爲鷂鳥所擾其一孤飛悲鳴徘

徊至秋拂巢玉京之臂如告別然玉京以紅綫係足曰新春復來爲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曰昔時無偶去今年還獨歸故人恩義重未忍更雙飛自爾燕秋去春來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諭曰玉京死矣增在南郊燕遂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襲人見玉京與燕同遊漢水之濱纏綿

攜話 按南史載襄陽霸城王整之姊嫁爲僧敬翁妻年十六而敬瑜亡截耳守志餘略同

烏衣國

唐王搏居金陵以航海爲業遇風舟破搏附一板抵一洲見翁媼皆皁服曰此吾主人郎也引至宮室見王坐大殿左右侍婦人王皁袍烏冠金花閃耀翁以女妻搏搏問女曰此国何名曰烏衣國也王召宴於寶墨殿器皿俱黑命玄玉盃勸搏曰入吾國漢有梅成今有足下王命作詩空章云恨不此身生羽翼下

曰雖不能与君生羽翼亦可令君踏煙霧宴歸女曰若詩尾句何相譏也王不悅遣人曰某日當回女取靈丹以覓命玉合盛之遣搏回此丹可召人神覓死未踰月者可使更生王命取飛雲軒既至乃烏龜咒子耳令棚入其中閉目少息已至其家衆上以証呪啼下視棚乃龜也至秋二燕將去悲鳴庭下棚書絕擊燕足曰誤到華胥國秉來玉人終日苦懶才雲軒飄去牙消息況值春風幾百回來春燕至尾有小東乃所寄詩曰昔日相逢貴數合如今聚遠是生離來春縱有相思字猶未通

用巢幕事

左氏傳云吳公子札目衛如晉宿于戚聞孫林甫擊鍾聲曰異哉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也猶又何樂六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幕上也杜注云言其至危也

音西征時云吾心如懸旌未知所濟又曲幕白希鉉与陳伯之書云將幕燕雀無以過之上不亦誠乎蓋用此意後人因此言燕事多改巢幕似乎无謂謝宣遠九日從宋公集戲馬臺詩巢幕空留燕遵渚有歸鴻杜子美對雨書懷詩霪雷翻暴疑雨落河魚驚蓬蒿鳴黃

說燕來退

張九齡在相位李林甫陰欲中之九齡作歸燕詩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只見玉堂開棲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与物競應爲集蓁相猜林甫知其必退怒稍解

說燕謝熊見萬峯詩話門

識詩見戚

楊德逢號湖陰先生丹陽陳輔浙西佳士也每歲清明過金陵上冢事畢則至蔣山過湖陰先生之居清談終日歲率以爲常

元嘗辛酉於亥頻歲訪之不遇題一絶于門云北山松粉未勻花白下風輕麥勃斜身似泪將正期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見其詩吟貴乞之曾稱於前公公笑曰此正戲君爲暮嘗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王直方雜記

百舌

事物要語

反古百舌鳥礼疏能反覆其舌簡百鳥之音 易通卦驗仲夏之月反古無声 記月令

一家千里外百舌五更頭 顧況

古今詩文集

古詩

百舌

百古鳴高樹音無常則借問声何煩末俗不尚默

郭璞遊覽

詩話

杜詩有意

山谷云余讀周書月令反舌無声謂人在測乃解若杜過時如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杜甫

律詩

百舌

百舌來何數重重報春知音兼報語整翮豈多身

張云史

百舌

舉盡梁園鳴終無自己声深春喬木底絨口過平生

林君復

事物要語

鸜鵒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小野雞冬對帝製表錫思鸜鵒雖東南知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向越志自呼鈎輈格磔本草

梅聖俞

古今事實

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鸜鵒

古今文集

古詩

鸜鵒

鸜鵒脰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小野

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詩話

杜詩有意

山谷云余讀周書月令反舌無声謂人在測乃解若杜過時如

律詩

百古來何數重重報春知音兼報語整翮豈多身

百舌

舉盡梁園鳴終無自己声深春喬木底絨口過平生

百舌

節脩初事草初肥煙溫園林晚未晞百種基圖巧言語一般催

文好毛衣做愛紅杏從頭花謂刺黃鸝越若飛誰道關關便多事更能緘默送芳菲

詩話

杜詩有意

山谷云余讀周書月令反舌無声謂人在測乃解若杜過時如

發口君側有讒人之句

事物要語

鸜鵒前有白圓點背上間紫赤毛其大如小野雞冬對帝製表錫思鸜鵒雖東南知朔然開翅之始必先南向越志自呼鈎輈格磔本草

梅聖俞

古今事實

坐中亦有江南客莫向春風唱鸜鵒

古今文集

古詩

愛玩日已久開籠逸馴故熙擾雪花圓連枯恨紋素鈎輈格磔

鳴乾乾謝翁去誰知遲落深綠水脩篁處

柳宗元

牧鵒鵒詞

葬越有鳥甘貝腰翎 自名爲鷓鴣徇姚得食不復憩栖潜發雁門翠羽毛堆斫鱠龍鱗煙火窮林驚宿樹非前人樂調五味勝天擾脾左右視鄰王亦忍殺鄰牛鬧子亦放鄰鳩二子得意猶念此況我萬里爲孤囚破籠衰翅當遠去同類相呼莫相頻

張復之

雜詩 鷓鴣

書中曾見曲中聞不是傷情即斷魂北客南來心未穩數聲相應過前村

戴詩零陵李宗古晉士家馴鷓鴣 黃魯直

山鷓之弟竹雞兄乍入雕籠便不驚此鳥爲公行不得報晴報雨總同聲

真人夢出大槐宮萬里蒼梧一洗空終日憂兄行不得鷓鴣應是要分明

鷓鴣

韋莊

南禽無侶似相依錦翅雙雙傍馬飛孤竹朔前啼暮雨汨羅祠畔宿殘輝秦人只解歌爲曲越女空能畫作衣擬過澤家非有恨年年長憶鳳城歸

九子坡鷓鴣

李群玉

落照蒼江秋草明鷓鴣啼處遠人行正穿煙曲崎嶇路更聽紗窗裏亦教松穎眠歸程此時爲倘羽十斷乞放今看白髮生

鵓鴿

暖戲煙蕪錦翼鮮品流應得近山雞雨昏青草湖邊過花落黃陵廟裏啼游子在閨征袖濕佳人纔吧翠眉低相呼相應湘江闊古竹叢深春日西

鄭谷

挾彩鷓鴣

江天梅雨濕江雛此鳥銜煙香是此時落花滿枝春雪思柳園繁暗風月暗多錦幕垂唯有佳人憶南國殷勤爲誦鳴愁辭

鳩

劉攽曰閩而東謂之鵓鴿其大者謂之斑鳩或謂之鶻鳩今之布穀江東呼爲撥穀亦雅一名鶻鵃同上死彼鳲鳩疏佳陽人謂之斫住也詩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召南于嗟鳩兮無食桑葚求仲春鳲化爲鳩說月令季春鳴鳩拂其羽同上羅氏冲春雞鳥穀旛以養老鳥之大欲雨鳴鳩逐婦農諺進雄鳩之耿耿芳譚分明蔽之蓼莪

詩句 鳴鳩喚雨來文選鳴鳩嶺求群聽鳴鳩嶺若山鳴鳩乳燕青春深杜鵑鳴鳩逐婦農諺進雄鳩之耿耿

五鳩

鄭子云少皞時祝鳩氏司徒者也鵓鳩氏司事者也五鳩聚民者也左傳

鷽鳩而放

郎鄭人正旦獻鷽於延閣子學賞之客曰正旦放鳩學恩也得賞競請之不如勿賞閣子曰吉兆集井上故漢世正旦放之

元旦放鴈

滎陽有尼井汪公避項羽數時双鴈集井上故漢世正旦放鴈以理志

白鳩表孝

鄭弘遷臨淮大守郡民徐憲在政致哀白鳩集戶側弘舉為孝
廉朝廷稱白鳩郎會籍與縣

畜鳩 捕捉

傅咸曰余舍後種秫甚妨林開君班鳩告音可悅於是捕而畜之
既而馴擾俱出之籠無何失之其後時一來飛翔為之賦

鳩化金鈎

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床張氏患之祝曰
鳩來為我福即飛上承塵為我銜金帶鈎焉長後子孫昌盛富客聞
之皆賂嘲不知鳩之所在得一

之不已若又以雕幾斜鉤曲闌若華昭爛棉島清陰若目精眩
地亮而諸若山裸而寒材若湯死若生昔力婵一朋之庇若一
林爽族偶龍木馬若重閣農屋皇民暴雷若驅之以朴嚴智巧
若誰為是既紛三而不止工蟲則大若蟲蟲則小補小縱大若
將何謂皇惜木若雖其興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医手使不堪於斧斤

古詩

啄木詩　晉灌玄

啄木高翔鳴喈喈風搖林薄春梗繩緣樹間啄如住嚶嚶
喔声正悲專為萬物作陽休當此之時樂不可迴

啄木歌　王元之

汴南啄木大如鴉頂似仙鶴堆丹砂喙長數寸吻如鐵丁丁亂
擊乾枯音聲相聞穿成蠹穴深且廣蠹蟲受命鳳凰須枝何當更与開花
啄木詞　張文潛

紅錦長條當前更紫檀槽拂拂從朱綠美人亭上面如雲磯手當
弦金捍撥彈成丁丁啄木聲舂舂日春晴雖細深枝穿葉
葉生啄勞時遲暫歇須臾蟲老飽可樂山靜花深
有声無功忍便飢腸飽有意却教枯樹青欲彈如敲細如語曲
欲終時情更駐一去穿樹忽驚飛葉動枝搖不知處

律詩

啄木鳥　魏野

八利黃蜚剛殘陽啄史枝千林蠹如蓋一腹餘何妨形小過挑
陷亮高近草堂賞能同燕雀惟解占高梁

啄木鳥　唐陳陶

丁丁向晚急還啼啄徧庭前未肯棲終日与君除蠹害莫嫌无
事不平飛

雀　鵲鵲附

雀集雙語

雀栖人小鳥也說文雀一名嘉賓言栖宿人家如
賓客也崔豹古今注雀一名嘉賓秋雀入大水化為蛤月令
雖有羣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行露萬雀不能抵一鷹抱朴子突決
棟燕雀不知吕氏春秋大厦成而燕雀賀淮南子明珠彈雀
實不當也太玄錄

雀　掌分彼桃蟲孰今鵲鵲撒小黃雀也郭璞曰自關而東謂
之工雀一名巧婦周處鵲鵲巢林不過一枝毛詩

雀　雖雀喜喧譁　鳥雀依亭戾　雀　衛食惜除鳥雀　宮殿風微燕雀高並杜

古今事文

探雀穀

齊景公探雀穀二弱女之晏子再拜曰吾君有聖人之道矣昭
探穀二弱故及之是長幼也禽獸若此而況人乎劉子春秋

黃口貪食

孔子見雛雀者所得皆黃口小雀曰大雀善驚而難得小雀貪
食而易得

王孫彈雀

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
患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加其頸也戰国策

翠雀相呼

楊宣為河西太守行部有群雀鳴桑樹上室謂吏曰前有乘車
乘此雀相隨欲往食行數里眠有覆車乘北部書佚

崔鴻獲官
國人魏尚書時為太史有罪繫獄有萬雀集於棘樹上鳴尚
巳崔曾命之祥我其復故官也有頃復故官陳留崔氏
崔占其雀
潘岳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右養之數月毛羽
具飛去
崔食蚜蚘
開元間幽州長史張守珪界內蚜蚘食田稼受延入平州儀
頃有群雀來食其蟲一日盡平州稼稿無有傷者白雀書
古詩
空城雀
雀入官舍中所食能拾或飛往復頻官舍乃空不與鉤不住
羅引
天鳥鵲不張水敢入峰要自然何必空城裏
野田雀一
僧貫休
高樹風多改爾巢高深暖宜不依簷莫近鷹類味鉤不忘
飲野田之清水食野田之黃粟深花中騁勁淨水土裏俗知此
即全勝吹太倉之谷而穿人之屋
律詩
寒雀
楊廷秀
百千寒雀下空庭小集梅枝語晚晴拌地作團宜穀我忽然驚
散寂無聲
東窗梅樹上有寒雀往來
梅花寒雀不須摹自影橫斜意已足作畫圖寒雀用飛花解與吾此
畫古今無
雜著
雜著
鵲鵲賦

黃雀

張華

鵲鵲小鳥也生於蒿菜之間長於籬藩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
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弱不為人用飛翔翅羽不為人利
族類來往出遊翩翩栩栩有以自樂徐鵲鵲鴻鵠孔雀翡翠玄陵
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翮之用固以沖天翮踐足以自衛然
貧網羅機弋之害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記深
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風之興也
何造化之多端芳機群形各有性分受氣有翻翮之陰體芳無文采以自貴毛羽以自飾
登平地味蟲鳥之適借須臾之間翻翮尚何懼然翼翮
黃雀記之為鳥也小巢飛不集林不過一枝每交不過數粒
於棠林不過一枝每交不過數粒
秋熙熙然何必空城裏
文選
之無知若此可貴也之似智不懼機穽以貪穀為不慮夫以招累觸
宇約而不知動以為資而無誡蒸蒸出偽鵰鵰
鵰介其間悠悠湖藻中雲際鵰雖有孤介其間悠悠湖藻中雲際鵰雖有孤介
最鵰與鵰又矯翼而增逝處美羽而豐況故無罪而皆死法
衛盧以避繳鵠為殘食此世人皆高舉而受縲鵰鵠善惡而入籠罩
猛志於以蓬蜆翔於元重雙音以交百思推服而為萬慈
鍾儀之林野慕鵰域之高松雖蒙養幸於今日未若鳴音之從容
海鳥鵰鵰避風而至備技則名臣寵祿自致捷羣萬里翼翮
逼思大雅翔大野物而飛規足環步陰陽陳建當品一區巨細
舛錯種聚類殊鵰類集於蚊賤大鵰弥乎天陽將以上方不足
而下比有餘當大猶以遲觀吾又安知其小大之所如

黃雀曝絕肥江夏竟陵常獻給太官厥雅

詩句 黃雀伺鵰野梁杜

古今事文類聚

黃雀噉環見兼恩門

黃雀在後

吳王欲伐刑有諫者死舍人小豎子懷丸出遊於後久露佑衣王怪之對曰園有柟上有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蟬見利而忘其形螳螂之捕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後臣執彈九欲取黃雀不覺露形不如此皆務欲得於前不顧於後患乃罹焉說苑

王祥後母病欲得黃雀炙祥思念辛難致卵果有數十黃雀飛入其幕

孝感黃雀

古詩

謝張泰伯惠黃雀鮓

黃魯直

去家十二年黃雀忽開飛投盤餌始有助蜜王前發法臨以羊灸兒來發盤薄於紙含愛和椒酢秋籠落場級一一挾蜜漿飛萬文間入網輒万數剖芒拍鄰北炙煎安謀南包解京師至尊所珍御玉盤發百十肆脫軒起魚五侯嘅奏多見謂美九度頤河飯食糞瓜瓠已作荊薪古風少中鄉味入供具坐令親薄甘吏使客得当滿陰剔窮儕勉作三年住願公且安榮分寄尚能婆

野田黃雀行

李白

遊莫遊炎洲翠翔炎辺炎宮熱炎洲逐梟遭網羅炎管火起焚熱窠蒲傷兩翅萬蓬下縱有鷹鸇祭何

秋風下黃雀飛來田家熟黃雀肥脾脆美稻間巧捷多且微精光如綴尋聲不可揮一朝風水寒群羣以多相童天時非微太雪來不自圖山証仍相依頭鬬万芒行不歸北方兵人厭荼豬

蘇子由

君臺要語　雞大者曰蜀雞於成曰健三尺爲鬬絶有力曰矯爾雅雞屬

春秋題辭桃都山有大樹曰桃都枝相去三千里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必鳴天下雞皆隨之玄中記雞人掌夜呼旦以警百官周禮巫爲雞易牝雞无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商書祭宗廟之礼雞曰翰音記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笄纓佩縰事舅姑雞初鳴咸盥漱櫛維笄于塒注鑿垣而棲爲塒棲於桄爲桀周禮五母雞孟子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孟子吠相聞以達乎四境周上雞司晨蜀揚雄博雞有鬬棲之雄拱

井子連雞不能俱上於棲戰國策鳴雞戒旦則諛尔晨注文選

古今注　雞鳴爲書著舜之徒也孟子

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孟子

聞雞相警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流連忘倦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虫飛薨薨甘与子同夢會且歸矣无庶予憎齊風女曰雞鳴刺不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悅德而好色也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与鴈鄭風

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孟子

聞雞相警

雞鳴思賢妃也哀公流連忘倦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雞既鳴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虫飛薨薨甘与子同夢會且歸矣无庶予憎齊風女曰雞鳴刺不悅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悅德而好色也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鳧与鴈鄭風

風雨不渝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風雨凄凄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殺雞爲黍

子路遇丈人以杖荷蓧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

出大雞詛

鄭伯使行出大雞以詛射潁考叔者

自斷其尾

寗益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惜其爲犧也周二十

雞有五德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拳矣哀公曰何詣也饒曰君不見夫雞乎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守夜不失時者信也雞有五德君猶日食而食之者何也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黍粟无此五德而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也韓詩外傳

雞鳴度關見開市門

雞犬識家見青堂門

雞犬得仙見神仙門

獻長鳴雞

成帝時交趾獻駹長鳴雞司晨雞即下漏驗之果刻无差長鳴一食時不絶長距蒼闇西京雜記

姑盜食雞見姑婦門

呼雞祝祝

況雞豬雞陽人君尸鄉北山下養雞百餘年雞皆有名字千餘

頭暮栖于樹書日放散呼名即雞別而至列仙傳祝雞翁養雞今世人呼雞云祝云祝云起此也博物志俗傳雞本朱兵羽化為之故呼雞毛曰朱朱風俗通

雞肋可惜

魏王入漢中計劃備不得進欲守復難意欲弃之乃發令云雞肋官屬不知主簿楊脩曰夫雞肋弃之則可惜食之无所得王還還九州春秋

聞雞起舞

晉祖逖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声也因起舞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与足下當相避於中原

火雞燒菩

殷浩北伐辟江虨為長史取雞百餘隻以長繩連之脚皆縶火發雞驚飛集菩燃因其發亂衆擊之

一時驅放群雞駭散遏輸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虫蟻不知雞

宋窓雞

晉窓州刺史沛国宋処宗貴得一長鳴雞愛養甚至富豪者窓間雞遂作人語与処宗談論極有玄致終日不輟処宗因此玄乃大進幽明録

次爭雞訟見官政門

知更食雞

宋世民家養得一更休滿述郡食人雞豚世炙叱而語之叩頭伏罪五代史

雜著

衛士傳雞唱

光黃人二三月群聚謳歌不中律呂轉如雞鳴耳与宮人唱

倣徴招似但極鄙野漢官儀宮中不畜雞汝南出長鳴雞廣士候於朱雀門外專傳雞唱又應劭曰今雞唱是也博物志俗傳雞本朱兵羽化為之故呼雞毛曰朱朱風俗通

鳴雞賦

先王聞晨鳴以興家畜一雞司晨而鳴高之既老語默有程意況武毅服鮮明我二朱冠丹觜綠距翹勝素職有恪徐步我庭啄粟飲水孔甫靡爭山川參二風霞救宵凝霜曉之煞二恍余夢之初難与万里一寂鍾鼓无声聞飛衣之腸腈忽孤奏之伶二委要誉之雞乱和城角之哀清應雲外之鳴鳴乎山巔之落星歌三終而後寤夜五分而既更万境皆作車運馬行先生我獲而出觀大明之東生古詩

縛雞行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虫蟻不知雞賣婁連市虫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兒解其縛雞虫得失无了特注曰寒門俗正閑

洪容齋云此詩自是一段好議論至結句之妙非它人所能企及也

雞啼曲

星稀月沒入五更膠二角二雞初鳴征人憂馬出門尤辞妻欲向長安行再鳴引頸哀五下樓中角催上馬總分地色第三鳴旌旆紅塵已出城路人上戍乱招手丈婿不聞遥哭声長恨

李頎

雞鳴別時苦不遲雞栖近窓牖

杜甫

紀德名標五初鳴愛必三珠方聽有異狀伏嘗有一吏休滿述郡食人雞豚世炙叱而語之叩頭伏罪五代史

雜著

衛士傳雞唱

光黃人二三月群聚謳歌不中律呂轉如雞鳴耳与宮人唱

雞

紀德名標五初鳴愛必三珠方聽有異狀伏嘗有一吏休滿述郡食人雞豚

以充包尔蕞堪氣交學育際平峽漏司南
雞 司馬君實
羽短說不得飛又留宰為稱梁肥膠二風雨鳴何苦備重高
服正掩集

鬬雞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四十六

宋 王楙 撰

鬬雞

東方朔傳 金觜鐵距 [illegible] 前看如劍傍地如頃頭衆規作觜
公羊傳 [illegible] 加意 高 鬬
或跳踉跋蹋咮喙容与前起雙翔奔平躍身擊体怒勢極生
或寫翔雲表佯北而引敵設巫命於蹄御得數者喉尤天失
據者演地脾女號

齊人 [illegible] 卷四十六 文章門十六

齊桓公 [illegible] 養鬬雞 [illegible] 養鬬雞
李郎之雞鬬季氏芥其雞 [illegible] 芥其雞
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奪其 [illegible] 且該之故郈伯亦怨平子 郈六
紀省子為周宣王養鬬雞十日問之雞可鬬乎曰未也方虛
驕而恃氣十日又問之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之曰
幾矣望之如木雞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也列子
性善全頭

莊子謂惠子曰宋濛狙公之雞三歲為秫 [illegible] 相者得之則非
良雞也然以勝人者以押 [illegible] 善鬬
好鬬雞
宣帝好鬬雞
鬬雞賭錢

杖南山泥桑以鐵為鬬雞假距与諸
鬬雞其象
元宗初開雞肯活以供廿尚之貧者或弄木雞識者以為雞禽
禹帝生之歲山開首兵象近雞禍步五行志
以鬬雞進
楊司徒以鬬雞進 楊起外傳

[illegible] 卷四十六 文章門四十六

雞冠尚步欲啄而已吁道之壞矣南見夫
古詩
鬬雞燃句
大雞 [illegible] 雞而特神嶸嶺盛 [illegible]
學鬬駝如何聆精光自 [illegible] 剔武心閑
為緩大時得遠宛地利挾夾堆碟 [illegible]
裸露俄事忽乖瓜抵立幣而改腰轉 [illegible]
前未決小抄勢並陪 [illegible] 腸務心 [illegible]
殺鳥 [illegible] 甚記 [illegible] 起 [illegible]
韓愈 孟郊
朱玄 [illegible] 公我以 [illegible] 辭有不 [illegible] 何 [illegible] 獨 [illegible]
狀動類快負 [illegible] 者 [illegible] 觀 [illegible] 道 [illegible]
晴時禾忽一噭一躍然 [illegible] 接 [illegible] 砌 [illegible]
連 [illegible] 向 [illegible] 除清 [illegible] 化 [illegible] 觀 [illegible]

死義因耻庵宇君胄鬬雞篇短韻亦可採

晚泊觀鬬雞　梅聖俞

舟子抱雞來雄二時高岸側行初取勢俯啄示死捍先鳴氣益振奮擊心非恡勇頸毛更張怒日昔裂肝血流何所爭死鬬欲充玩應當數猛毅豈獨專晨昏且勝酒人自私拉尤誰尔喚絆懷彼興魏侯明當襲其後然驅国衆曾廉救此群雄自苦戰九錫邊平亂宝玉歸大義千戈討篤従来小資大節用二長歌

律詩

鬬雞東郊道　東褚琳

春郊鬬雞侶棒敗而逢迎錦群拥出帶勇向場張錦毛俊距敢矜羽雄壓生还同戰勝罷能耿介寄前鳴

鬬雞

陳無已

野燒已分玄氏甲更以黃金飾兩戈點有英心共鬬死其如

山雞

一名錦雞亦雉山雞有美毛自愛其毛終日影水

雞鬬之則可擒其色鮮明五采炫耀協於鵷鶵山雞也利距善鬬世以家以其羽毛有白圓點文名真珠雞嘯藏內綴長闕數寸紅碧相間極煥爛常時不見須遇晴日則向陽擺之頂首先出兩角皮亦二寸許然後徐舒其綬踰時悉斂於嘯下拔其毛不復見或有死者割其頭聽聞亦死所謂觀德時雞錄

詩句　嚴維輕風裏若衛若垂何可擬李文翰

鏡照而舞

鏡武帝時南方獻山雞帝欲其鳴舞而无由以字奏智令以大鏡看其前舞鑑形而舞不知止遂至死葬仲將為之賦異苑

古詩

錦雞

盛荆鮮人秀蜀美為物性禽鳥得之多山雞稟其粹衆彩炳成文真色不可綿仙衣霓紛披女錦花綠絳輝華日共乱旅轉日猶儻高田豈秋粟不啻飲寒澗清嗅或相呼舞影還自愛豈知文章累緻体羅網掛又稱誠甫媒求友反遭賣有身乃吾患胎尾不前戒不群出所驚甚美衆之害梢梁雖云厚樊籠豈為恭山林脫充翮羽毛日以鮮用晦有前言書之可為戒

歐陽永叔

越山有鳥翔寒霧嘯中天綬尤若三越人偶見而奇之因名吐綬鳥

吐綬鳥

劉禹錫

毛紅綠茸出於嶺嶠好煙始開山日高迎風吐綬盤花條臨波似染琅玕草映巢疑開王母桃花紅草綠人間事未若靈禽自然貴鶴吐明珠報恩鵲銜金印空為瑞春和秋霽野花開玩景平分二來冀幕雛龍非所慕珠丸彈莫相猜棲月啼煙隔綿邈高秋先見金霞曉三山仙路寄遥情刷羽揚翹欲上征不借碧雞依井絡願隨青鳥向蜀城太液池中有黃鵠伶君長向卑枝宿何如一借羊角風來助

律詩

山雞

石經動暗景山禽陵翠微綉翎翻草去紅觜啄花歸集暖翠雲色影孤清鏡輝不知春樹畔何處又分飛

王介甫

錦雞

溫庭筠

樊籠寄食老依推組養深藏貢自媒天日清明聊一吐兒童初見互驚猜

鴈 鵝附

群書要語

見鶚之醜其形鴈鵝也翼能飛者尔雅鴈鵝也橫雅李氏之川鴈北鄉月令大夫執鴈取其隨陽義禮凡贄大夫執鴈二有先後行列以不忘本前書見書簡門

本朝

依朱鴈歌

漢武帝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

有鄰食鴈

後漢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東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夜謁見不迎既入而閉鄉前在郡食鴈美

子

射鴈賞錢

晉朱灌家少時書射嘗同寺向晚出城指一飛鴈隨矢而落其鏃正中其臆二十貫一金錢有象文示其郡之頭李皆无識者

人其翼之由是號為朱落鴈

鴈鵝美宣王也鴻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政寡无不得其所焉鴻飛遵渚公歸无所於女信處鴻飛翔其羽其之子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安安

獻鴻道飛或為鴈

猶鴻有翼

桓公在位管仲卧疾有間有二鴻飛過桓公歎曰仲父今彼鴻鴻有時而南有時而北四方无遠所欲至而至焉唯有羽翼之故寡人有仲父猶飛鴻有羽翼也

戒食射鴻

衛獻公飛孫文子寧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園二子從之公不釋皮弁而與之言二子怒如戚先傳

古今事文類聚

東征鳴鴻

莊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舍人之子請曰其一鴈能鳴其一不能鳴請殺主人曰諾明日子問曰主人之鴈以不材而

鴻安可籠
笳非秀澤人皆望禮合張天劭使益公明徵之鴈指鴻以示之
曰此鳥乃安可籠哉遂決眥斷其翼公明拘其門人鴻歎曰吾逃禄
非逃罪也豈得深吾行義害及明人乃出就徵

古今文集

雜著

南人捕鴻

鴈宿於江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令鴈奴圍而罄之南人探捕其大者昭或十月時於垂藏煙
燒棒若數人其餘行列之則皆羣獨使臧之鴈知警呼

又舍於蘆葉之後宛宛如苟峯獨鴈如是數四之者怨
咏雪沉重燒苦探逸之更宋如則鴈知關咏不復動矣乃鳥峯
其獨持棒者又入群中亂擊之所獲甚多皆有淮南人張延呼
事註之此人親曹操捕王堂圖譜
古詩

詠湖中鴈

白水漏春塘振鴈每迴翔群浮動輕浪單飛遠孤共懸殊意不下亂起未成行豈同猛隊一爭還
故鄉

同昌叔賦鴈奴

鴈一无定後適易以南北嗟哉此鴈奴至性能懇開人將何其
始效輒忘之哉吾群寤而飛機巧毛所得庶或以心取奴鴈火
困罹煩驚妄我捕顛罪奴不在鴈身自憂泯忘恩相隨

沈約

毛介虫

禽經

鴻鴈附

鴻鴈水鳥鳧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者
相思死故謂之匹鳥生必於水在泉戲其左翼

注 北則相偶飛則成双詩人以此比夫婦之同心边游魚之比目蜚上林思之樹文生新鍋之機望而知

詩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彩双鴛鴦裁為合歡被以慰長相思

陳詳 水鳥毛有五色惟鴛鴦起死人豈死恨一双飛去却回頭相思

詩 一双鴛鴦對浴浮

羽化鴛鴦

魏武帝曹操 鄴城北有玄武池池水深廣魏武帝於池上作戲船船頭安鴛鴦二枚刻木為之毛羽采色與眞無異每盛夏之時賓客滿坐乃泛輕舟於池中以娛嘉賓

晉崔豹古今注 鴛鴦水鳥也雄雌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思死而不復配

太平廣記 太康中有人入山採藥見二童子圍棋觀之局將終一童子以橘兩枚與之食甚美既而還家已數世矣

搜神記 晉武帝太康中有人入山採藥見二童子圍棋觀之局將終一童子以橘兩枚與之食甚美既而還家已數世矣

鴛鴦

梁簡文帝蕭綱 鴛鴦飛戲綠水中雙雙相依情意同無故羅網從空下一朝分散不相逢

陳子昂 鴛鴦雙雙出綠潭東共向白雲浮音容相眷愛千載不分離

唐李白 鴛鴦綠水鳳凰池羽毛五彩自相宜無情最是鴛鴦鳥不羨鴛鴦羨鳳凰

又 鴛鴦東飛伯勞西歌聲未斷雙飛鷄妾心正斷絕羅帶長徘徊

又 鴛鴦綠浦雄雌對浴彩毛鮮潔羽翼鴛鴦雙雙出綠潭東共向白雲浮音容相眷愛千載不分離

又 鴛鴦東飛伯勞西歌聲未斷雙飛鷄妾心正斷絕羅帶長徘徊

又 鴛鴦綠浦雄雌對浴彩毛鮮潔羽翼

滿洲花映波江湖頭白成雙將自如春晚有時指一對日長留
盡繡工夫

鷺鷥

翠鳳紅巴翠落晴水鏡清似此禽稀幣分雙鳥飛明首低過寒
塘亦並飛風霜年老金羅冠女笑初中流妝不細

鷺鷥

雙鬟綠上為新妝理羅衣映日飛故園梁浪高門日遠煙沙千
數共得魚蝦君來水花人驚即井多情立少魂應念孤洲寒忍
猶宜無鳥飛

鷗

細鱗驅白鷗飛向邊綠蒲芳芻無日不來湖著一春時漫在
江湖上從渠鷗鳥猜

鷗

水鳥毛白而潔故謂之白鳥翹翹之間謂之春鋤青脚高天
餘解指毛峰長三寸許頂上有毛十數枝純然謂疏一名鷺
玉似鷺三種黃間振鷺于飛彼西雝兩頭振鷺同上

鷗

鈞簾卷鷗驚起 沙頭宿鷺連拳靜 又如雪點青山雲出
岑屬玉飛來水滿塘舞卷直水遠山長雙鬟玉身閑心苦一春
胡山谷

海翁押鷗

海上之人有鷗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數而
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好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
鳥舞而不下也子

海翁翫鷺

張融年弱冠同郡道士陸脩靜以白鷺羽扇遺之曰此異物奉
異人南史

古詩

白鷗

江鷗好羽毛玉雪與霜皓戲波浪閒生涯亦何有雄雌豈屢驚
矯機弋常好洲頭我獨與心相親頗久白髮梁東南春江綠如酒
律詩

王介甫

鷗

江浦寒鷗戲無他亦自饒知恩翻五羽隨意點春苗雪暗還須
落風生一任飄幾尋滄海上清影日翩翩

險夷一節如金石勳業無心似高映古今誰止志機鷗鳥信陶鈞並
物本無心

魏公得詩喜曰今在中書進退升黜未嘗置心於其間永
叔可謂知我古今詩以下係鷺

古詩

白鷺兒

白鷺兒最高格毛衣新成雪未敵粲爲哦呼猱寂孤眠羊羊
草叉立湧湧石前山正與雲飛去入遙碧

律詩

劉禹錫

深窺思不窮揭趾復沙中一點山光淨孤飛嘹唳空暗擇於葉
露雙下棄花風好是滄波侶垂綸意亦同

謝安嘗以畫鷺一軸爲寄

梅聖俞

白鷺群雙素粉毫幽趣多翻沙依折葦刷羽對叢荷浦思應我
碧江清楊柳堪繫因君遠相寄時詠到滄波

鷺鷥

閑立春塘煙滓靜眠寒葦雨微風漁翁得意歸船後汀沙飛下
花落晚風

鷺鷥

鷺鷥

霜衣雪髮青玉喙翠柱丹趾捕魚兒溪影中驚飛遠映碧山去一樹梨

杜牧

淮隱

斜陽淡一柳陰三風暴絲映水深不妻向人誇潔白也知常
有素熙心

鷺鷥

風格孤高曠野物性情閒淡水邊身不羣獨行沙渚處青苔白
石見纖鱗

鷺鷥

鷺鷥小池風調不動頂垂絲立當青草人先見行傍白蓮魚未知一足獨拳寒雨裏數莖相對早秋時林塘得水須臾便況是詩家物色宜

鷗鷺

陶雍

鷗鷺不生卵而孕雖於池澤間去物志稱因水變化少以小環連鼻鷺環之入水捕魚取以充食謂

之鷗鷺亦曰鷗鷺翅翎頭頸黑甚

白鷺鷥

唐貞元十三年上以時雨未降幸興無觀官行雩祀忽有白鷺
群翔空飛成隊望之黑大兩處化爲白鷺

律詩

鵝鵝

一般毛羽點群兒兩岸煙汀好暑時綠水有魚潛得出着來却
是鷺鷥飢

杜甫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八

鵝

鵝一名舒鳧江東人謂之鳴爾雅鴻鵠野鵝也廣雅鵝鴻也

鵝音關好唳蛇古今注舒鳧翠首翠尾肉則鵝

性頌而傲善下拂會觀吳錄

鵝兒黃以酒對酒變新鵝杜不教鵝鳴悩比鄰杜

食鵝出哇

陳仲子居於陵有人饋生鵝者已嗃蹙曰惡用是鴐鴐者爲哉他日母殺鵝食之子曰是鴐鴐之肉也出而哇之

鵝經博鵝

晉王羲之性愛鵝會稽有孤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與親友就觀姥聞羲之往觀鵝意甚悅問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一章籠鵝而去

求市鵝衆

劉毅執仕京口酷貧嗜與鄉曲士大夫狎東堂共射時庾悅爲貲蔕營一琖甚難君如意人無處不可爲適其能以堂見讓悅不等時賤人並避惟毅留射如故悅厨饌甚盛不以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又相問曰身今未得子鵝豈能以殘炙見惠悅又不答及毅貴表解悅都將領官深相排斥悅不得志亟發背少日而卒

鵝聽講經

淨影寺沙門慧遠講經初在鄉養一鵝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留在寺晝夜鳴噪不止僧徒送入京至此寺大門放之自然知遠房便入剔狎每聞講鍾即入堂伏聽若聞法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不叫旋守不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寺內有遠碑亦述其事酬京記

麥鵝送別

何遜爲揚州從事府人甚稱之太守王規別遜爲五言詩遜答詩有云遠送之拜斗酒隻鵝而別規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爲古人所笑乎南史

蔡鵝來婺

庾信自建康還江陵湖東王因鵝贈婺徐氏婺與任挾私通挾欲來之與婺言若信視之乃挾啓送題詩毛尚在之故云鵝兒未變

食鵝知色

符朗食鵝炙知其白之處人不信既而試之果然泰記

啖鵝草名

齊高帝引江流入中書省先賜酒食適畢能飲啖食鵝炙垂盡欲倒數升文詔亦辦

木鵝供表

唐高祖義兵至河東隋將堯君素城守時圍甚急君素乃爲木鵝置水中煮頭足皆熟乃告城中曰外救已至城守者得之達於東都城主佩見而嘆息

鵝戰鵝鵝

唐元和間李朝襲蔡州兵至縣弘城夜半忽聞城內有鵝鴨他

鬬鵝

唐令狐傳僖宗好鬬鵝數幸六王宅與親諸王鬬鵝一鵝至十萬錢

鵝能警盜

東坡云鵝能警盜亦能却蛇且又有祈雨厄悲夫 志林

古詩

題畫鵝 黃魯直

萬鵝引頸回似我胷中字右軍數能來不爲口腹事

律詩

得房公池鵝 杜甫

客相西亭鵝一群眠沙浸浦白於雲風池上蘋頭皆爲報籠鵝王右軍

鵝

眠沙臥水白成群曲岸斜陽樓倚雲那得將心做孔雀與雄長

英故雄分

吳越中有出鵝爲余烹之盤贈 黃魯直

學書池上一雙鵝宛頸相追掌蹼多毋爲彼刀俎湯鼎主人言

汝不能歌

壯以娛子爲鴨謂其貴鴨而賤鵝也

鴨 鳧附

鳧鴨也廣雅鶩一名舒鳧野鳧也說文家曰鳧野曰鴨李巡云雞伏鴨卵雞成入水雞毋隨岸呼之雛出而不隨母鴨雖異類能相隨也風俗通喙長食雞樂雞李巡曰鬬鴨賦鴨足何以斷

我衰寄江湖老伴雞鵝鴨城頻爲穿雲鶴笑依將雛鴨坡拍掌動趨里諺村捉鵝鴨坡曲池眠乳鴨 李賢

春草雞雛鳧鴨群頭生毛 史游急就章鳧水藻三百浮沉也 傅玄蜀都賦鳧鴨鵾鵜鷗鷺鸂鶒 注鳧水鳥翁頸上有毛 史游急就章鳧鴨在沙大雅卷阿鳧鷖在涇 箋鳧鷖鷖抗軛乎淸涇之間 毛詩疏泛若水中之鳧俯以全吾軀乎 莊子鳧脛雖短續之則悲 莊子鳧脛雖短不爲加少 莊子鳧常在海遨沙上食沙石皆消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盡出也今俗

二鳧俱北飛一鳥獨南翔李陵 蘇武詩翔鳧戲沙上鳧雛傍母眠 孔稚珪北山移文杜江心唼喋鳧雛鳴喓鴨入浦牙 杜江心唼喋鳧雛鳴喓鴨入浦牙 杜

引散枸泊發 朱

作鵝鴨欄

建昌侯孫虞於堂前作鬬鴨欄頗施小巧陸遜正色曰君侯宜勤覽經典何爲盡日戲翫小物志

鴨偵金

陸龜蒙居震澤之南戶積壯有鬬鴨一欄有驛使過扶彈斃其尤者龜蒙手一表本云此鴨能作人語待明蘇州上進使者斃之奈何使人恐酬以素中金候其稍忘方情語之猶曰能呼其名使人憤且笑拂袖上馬復召之遂其金曰吾戲耳

雙鳧飛鳧

王喬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旦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兔至羅張之但得一雙鳧乃詔尚方診視則曰所

人有得兒鳥毛長三寸以示張華華見曰不然此謂海鬼毛也
出則天下亂博物志

古今文字

古詩

水鴨

精衛出炤浦趙趙趨浴清水物忌太鮮明何妨染泥滓

司馬君實

莫打鴨

梅聖俞

事見妓門

莫打鴨打鴨誓為新向西沈落不比孤洲老禿鶖禿鶖
尚欲遠歸去何況鴛鴦雨翼長

古詩話

評雎鳩詩

徐陵駕翥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影不成雙天下真成
愛侶雖鴛鴦不羨黃鵠直題畫雎鳩曰山雞照影
徐語熟化之末句尤精工 李義山詩

律詩要訣

鬼

嫻客雖陽淺帶遊漢渚飛卅井見鵜引入琴哀李陵賦詩
龍生豈與馬來何當歸太液翔集動成雙

李嶠

古今事文類聚

有鳥如鳧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博物志

精衛填海

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每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恐
溺死也 博異記

古今文字

古詩

精衛詞

精衛誰教爾填海海邊石子青磊磊但得海水作枯池海中魚
龍何所為口穿豈為空銜石山中草木无全枝朝在樹頭暮海
畔飛沒羽折時墮水高山未平願我身死子逐生

王建

伯勞 鶡附

伯勞

鶡伯勞也爾雅一名博勞一名伯趙晉雅仲夏之
月鶡始鳴月令七月鳴鶡鳴鶡幽風

埤雅 鶡伯勞西飛燕古燕南翔鶡北鳴各隨所處不
能遷徙

古今事文類聚

伯勞集亞

東方朔初至日捕黐雀之屬十餘枚道邊家求飲不知姓名主人
方執人家兒為把共悲之兩小兒出門中來謂朔曰此
主人甚可畏見伯勞飛集主人門中來謂朔曰此
語乘有客伯勞即入取飲別傳

晉景公出獵獲之將烹成有焉嗚甚哀烹之柏常騫曰請為獲之夜
用鳴明日問曰以聞鬼鳴乎公曰一鳴而不復聞使人往視

諺言不孝

男子毋庸殺其母詔焚燒其屍暴其骨於天下余亦章言宜帝
特公卿朝會丞相語次曰聞梟生子長且食其母寧然有諸考
應曰但聞鳥子反哺耳丞相大慚君子之於鳥獸尚爲之辭況
人乎桓譚新論

梟鳴戰勝

晉張重華爲石季龍所攻重華使謝艾爲中堅將軍引部出拒
武夜有二梟鳴牙中旣戰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梟鳴攻官

堪輿漫興卷四十一 張陳王曹楨

堪輿不祥連陲之張聞之曰兵洒
堪輿官言未畢襲者已在門庭
書

古今文集

雜著

惡鳥論 柏梁 梟

國人有以伯勞生獻者王召見之侍臣曰世間惡伯勞之声敢
問何謂也王曰晉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
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鳥鳴于桑其声戚然言甫動心曰伯奇
乎鳥乃變聲其音尤切吉甫乃頓曰伯勞乎甚吾子栖吾舆非
吾子飛勿居鳥琴声而柄其蓋歸入門集于幹之上向室而
號言甫命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言所鳴之家必有凶也梟鴞之鳴弗可更者天性然也昔荆之叛將棄於吳旋還之曰何去荆而歸棄乎梟曰荆人惡子之声鴟
曰子如不能革子之音則吳楚之民不易情也為子計者莫若
類戰强驁身勿復鳴也昔議朝會者有人問曰寧有開梟食其
母有答之者嘗聞烏反哺未聞梟食其母聞者歎惡不善出得
梟者莫不剖而放之為利人也得梟者莫不磔而腐骨為害身
也烏獸昆蟲猶以名声見異況夫吉士之与凶人乎

鴟鵂 鵂鶹 車軨板 氏呼鬼車 亦同 訓狐附

鴟鵂梟也一名鵂一名鵂鶹
貫誼所賦鵩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膳又可炙詩
豳風鴟鴞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羹膳又可炙詩
音義引韓詩云鴟鴞鴟

顛顛倒思示大夫曰其梅則存其鴈要在女曰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飢饉加之以師旅其人且亡而況鴈乎大夫乃服而舍之到父傳

好鴈文

王羲之好鴈

使捕鴈鵝傳機鵝

侯景入臺城在昭陽殿廊下居處常有鵝鵠鳥鳴呼景惡之使人窮山野捕鳥南史

符秦鳥死

尹軌字公度人有推鳥鳴其屋上者以語公度公度爲一奏符堅堅大悅傳

古詩

病鴈

韓愈

崖東惡水濱有鴈鳴聲鳴非其侶流換兩翅拍拍不得離晝夜聲叫相召号號聲未已之計較生平事教知現形宜奪接不慮恥飽薇蘘天寒晴日与北景高濕送遥隨羣尚翻飛鵝甲今者運命窮遭弋人中汝要害愛汝能不得施於吾乃何有不忍棄汝將死命浴以清水池朝餐輟魚肉暝宿防狐狸自知誠以致蒙德父猶疑飽入深竹叢以此觀來傷隨棄報小智日私賤復貴我達人心觀物無不可貪夫胡爲哉捐軀與性命

我初憐非汝稱天籠汝休窺京城事彈射駸子豈易欺勿謂飛跳弄薄祿今晨勿經去曾不報

徒坑齊流坑乃良規

律詩

鵠

王介甫

喻小人不足道又有附之以顯者

依傍秋風氣象豪似欺黃雀在蓬蒿不知利翼青雲上猶恨隨波意未高

隨數亦高

雜著諸鳥

鵬鳥賦

賈誼

誼爲長沙王傅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似鴞不祥鳥也誼既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爲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寬其辭曰

單閼之歲四月庚子日斜鵩集余舍止於坐隅貌甚閑暇異物來集私楹其狀貌類鵩言其度同野鳥入室主人將去閔於子鵩余去何之吉言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謂乃太息而辭曰發書占之讖言曰本兆發動遷變流形沕沕忽忽變化而嬗物固不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夫吉凶同域彼吳強大夫差以敗越棄甲曝尸流離辱志卒被五刑傅說胥靡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纆命不可不占則鬼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迴薄衆形轉續變化篾窮胡可勝言沕穆無窮胡可勝原

大鈞播物天地爲爐造化爲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何足患

小智自私賤貴我達人心觀物無不可貪夫拘財死士夸名死權品庶生林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令同

真人捐埃遺俗超然自得釋智遺形超然獨往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壑爲宅委順爲德

至人遺物與道翱翔

釋之不爲怵惕兮偶與俗人異

其生若浮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淵之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遊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何足以疑

古詩傷鬼車

車載板即鬼車不祥鳥也　王介甫

荒哉我中國珍棄所不產朝暮惟有烏自呼東載板楚人聞此聲皆有笑而莞呼與之相往返視遇者搏烹好音而眼脘壞生死旣又知无可揀物歸則歸土吾歸其不晚歸哉故隨我可相高與鞭

烏有卓載秋翁常一至世傳腦以點而此與點似唯能識人死以有此名字緣即書其狀沙當時所遭值洛陽多少年設二經世竟想聞方外語便釋形骸散累吾衰久捐書卷浪無撓事向自不見我安知汝爲異物汝好毛羽言音亦清甚可爲太多知不默而見忌楚人既烹汝彈射將汝利且長隨我遊吾不出喪戲

海聖俞

嘉祐六年九月二十有八日天秋無光月不出浮雲蔽天星沒不可尋地黑有一物不見其形但聞其聲其初切切凄凄似女語既而啾啾唧唧若亂絲拙又如百勞兩江州車回轉軸聲呦呦嘔嘔鳴機夜織錦江上暴痛驚起虞弋施罾罟此何鳥無匹儔其名爲鬼車夜載百鬼遊其語雖小身甚大翅如車輪拂人頭凡鳥有一口其鳴已啾二此爲十頭有十口口挿一舌連一喉一口出一聲千聲百聲更相酬昔時周公居東屋鼓聞此鳥惟若體夜呼避氏孥其鳥豈弧俾逐出九州射之三發不能中天遣天狗從空投白如瓠觸一名强澤爾雅水鳥也小侵人設領下大如數斗囊若小水有魚能抑水滿其頷含水竭囊魚在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詩疏

與歸鳥狀如鳩而黑色二月則鳴其音云不如歸去閩粵間多

青鳥先集

武帝七月七日於承華殿齋忽有青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

後漢楊震字伯起年五十始應州郡辟衆人謂之晩暮震後有
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
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宜此升矣

古詩

鵾雞吟

劉禹錫

朝陽有飛鳳不鬬千萬年乳媪媒催衆雀鬬先入耳秋風白露
時從此南啼時如何上春日唧唧滿庭飛

四禽言

梅堯臣

泥滑滑杜鵑雨蘭芽出馬上郎馬蹄凌兢雨又急此鳥有君應
斷腸

逸人餅焦兒不忿稱父向何之翁母山頭化為石山頭化石可奈
何逸作成翁亦不息

掘玩蜀江美西風為寶掬為去日花飛亂啼猿哀雲裏

黃壽

不如歸去春山不暮萬木參天蜀天守何點人言有異可歸
飛安用宅啼向高樹

五禽言

蘇子瞻

使君向朝州更唱新州鬼我不識使君豈知使君死人生作鬼
會不免使君已老知何時

王元之自黃移歸州聞鵂鶹鳥因其名或對曰此名新州鬼

元之大率多寓意於物

和忠歸樂

南山啄穀雨西溪不見渡溪邊布穀思勸我脫布穀不解脫褲
溪水寒水中照見罹網魚去年麥不熟被彈堤秧今年麥上場處處有殘麥與君
何處尋聽取林間快活吟

絕句

唤起窗全睛健婦日未出無心花藥鳥更與高情啼

白居易

山中不識日夜宇宙嬰兒似道思歸樂行人掩口聽

韓愈

百舌千志隨意移山花紅紫樹高低始知鎖向金籠聽不及林
間自在啼　　歐陽永叔

山行三日候花行芳草萋萋自今最得一晴又聽數聲泥滑滑情知浪
語也心驚　　閻行雞　　揚廷秀

有何辛苦有何愁閑看林間盡白頭細葉寒花影暖微虫共
食竹陰秋清昔昔許黃鶯伏素羽曾教白鷺羞　　白頭公　　魏野

我相逢不用話因由

禽蟲部

蜜蜂　飛蠭附

蜜書要錄

有樂謂之蜜蜂方言玄蜂若蠭蜂有兩衙應潮拜非端二華二雖無官職一日兩衙見養蜂業布全等五森玉牛咀嚼華滋釀以爲蜜散似甘露數如割脂水鮮玉澗酸滑醪香郭璞賦云蜂作蜜皆頭人小便以釀諸花乃得成熟狀似作飴但釅也本草

花酸蜜蜂指　天英劉蜜脾　杜安蜂淵蜜並出可憐採
花蜂方言兩股　蜜蜂爲主各麼身黑喙赤蜂小於蜜蜂有中萬木花血蜜
花底　蜂漆蜂入杜蜜蜂多思正經蜜蜂　胡思海蜂　鉄

下見祝穆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山谷

【拾遺】二物　在土中作房子可愛赤蜂小於蜜蜂有毒主傷蜂蜜有毒主傷蜂
蜂有兩種一義指指于猛獸在田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蜜作於懷柚實夫爲之蜜殷晉鄭注傳人能搏猛獸而不能無變色於蜂蜜也

【本草】

蜜蜂

遠方諸山邵避外出蜜蠟所著皆絕出石壁非攀緣所及唯於山頂人懸蜜自然非下遂乃得取甘美人家有養蜂者其法以才爲器或十斛七斛開小孔令纔容蜂出入以蜜蠟塗器內令遍安著窗前或庭下春月此蜂分巢時來過人家園田者捕取得三兩頭便內器中數宿出蜂飛去皇將還或多或少

經日潮益不可復救遂得化往來器中所滋長縣泉博物志

捉蜂不蜇以下原本蜂

捉蜂不蜇神鼠不捕非以捉蜂仕現人神也其所記著然也韓詩外傳

假蜂遊說見後毋相

蜂集不祥

豫章舊志孟佺為郡守簿書之餘輒入山中觀蜂飛蜂鬥頭中鬬曲直謀以為不祥之徵明不從果見殺謝承後漢書

仙翁吐蜂

葛仙翁之侯對食忽吐一蜂當升作一奇戲會客笑皆作一奇戲會客笑皆作一奇戲會客笑皆

上人明年少割助和藥慰愧野老知利源

蜜酒歌 并引 蘇子瞻

西蜀道士楊世昌善作蜜酒絕醇釀分得其法作之

此歌遺之

真珠爲漿玉爲醴大月出天河流泄不如春甕自生香蟻浮動耕
耘花作米一日小沸魚吐沫二日眩轉清光活三日開甕香滿
城快瀉銀餅不須潑百錢一斗濃无声甘露微濁醍醐君不
見南園採花蜂似雨大者釀酒醉先生先生來窮到骨問人
乞米何曾得世間万事真悠悠三蜂大勝監河侯

和子瞻蜜酒 蘇子由

蜂王采家千万日黃蜜為粮實為酒小街澗水抢花鬚沮如南
房何不有山中醉飽惟得知割脾分盛當无遺調和知与酒同
法試投麴蘗誠相宜城中沽酒如林鹽三百青銅愁杜老先生

年來无俸錢一斗空傾瓦盆人傳招提萬不問辟穀求仙深密室

蜂兒 楊廷秀

蜜蜂不食人間蜜自露為酒花為粮作蜜不忙採花忙蜜成滿
帶百花香蜜成方蜂王未多子人已割蜜房老蜂重來搜我室老蜂无味抵有滓平幼蜂初化未
成兒老蜂欲死攻不知止既入我室取我子

蜻蛉 蜻蜓 俗呼蠏蟲 見官政門

雜著

蜻蛉賦

吳有桑虫實曰蜻蛉乎夫蝶羣飛蠭衆作各有攸主蜻蛉乎夫
子一蜂之朝夕而忘失人子父母所生父視之不言子寒之听
父傳之紫子寒克成父沒母死負罪引慝人不如虫君以人欺
嘗聞蝶輩飛不但媒於蠭或聚食所百之虫又厄寢大生
如於兵孫邦初化而成形蜂蝶之說或使有所據郎余聞蜻
蜓云白人初於牧理類我之論或使有所據郎余聞蜻

蝴蝶

蝶梁 名野蛾 名蝴蝶江東謂之挼末色白背
有者是也其大如蝙蝠或黑色或青斑名曰風子
一名武婁一名電車出江南樹間古今注橘之蠹為蝴蝶莊
周夢為蝴蝶 風蝶勤恋菜 周蛾粉蝶喜花也揚三葉
花二蛾蝶相隨 蛺蝶 蛺蝶小黃蝶 蛺蝶 蛺蝶 蛺

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蝶之爲周与蝴蝶必有分矣此謂物化耳

蝴蝶軽薄

出郊聊牧宮花滿京城軽薄公子徐深相邑每知上有二朱眼能別

南公得峽中蝴蝶起隔四寸徐深相邑每知上有二朱眼能別

題楼蝶圖

周時有莊生夢爲蝴蝶覺又志

古今合璧 卷

七言律詩

蝴蝶

雙翻芳徑繞幽叢兩翅黃金學舞工

來花事相忘去見无辺

蘇子瞻

蝴蝶飛飛滿畫堂偶然事命逐春光

公子王孫莫漫尋縱使尋來花事

蘇子瞻

蝴蝶飛飛滿畫堂偶然事命逐春光

公子王孫莫漫尋縱使尋來花事

蘇子瞻

飛來幽夢忽還驚蝶夢深重傳春事與蜂衙

絮所得莊周心可要凌孤客枝各數西子夫差吟

李嶠

蝴蝶

尋聲漸覺香似聞采似忙煖煙沈惠徑微雨伯勞傷

夢斷樓誰怜王孫深屬意綉入秦宮裏

鄭谷

蝴蝶飛見鵲門

蝴蝶名舜女

牛弘問董仲舒曰蟬名舜女何故名舜女仲舒曰蟬

見變爲蛹登於樹嘯吸而鳴王侯以之故名舜女崔豹古今注

漢官令蟬

蝶

翩翩蝴蝶蝴蝶蝴蝶也蝴也蝴也蝴

雁稍漢宮儀曰侍中金蟬左貂金取剛百煉不耗蟬居高飲深
以在腋下貂內勁而外温

蟬賦 晉 傅玄

陸雲曰昔人稱蟬有五德予於雖蟬才文其實而竟斯述之詔
上有綾明其文也今長飲露以清世泰櫻不享則其應也飛
不集居則其殼也應候行節則其信也寒蟬鳴

蟬有五德

梁朱异 奉和詔賦得蟬

冠之時 詔謂蟬明之兆

雜著

蟬賦 魏曹植

惟清泠之素蟬兮稟自然於太陰之和氣飲清露而長鳴
翳修林而遠遊順時動而行藏何物類之可擬
而介心以合契雖處卑而長尚雖潛穢而不滅
朝露之可流潛神黃泉下飲重淵之清泉上食
芳愚螗蜋之鄙陋高翔而遠逝
羣蜘蛛之網羅
畢弋機而不顧

櫻桃為樹則多陰為果則先熟若蟬鳴為聊命杯取浪惟當捐
之得意於斯樹不知黏之將至亦猶人之得於富貴而不廣禍
之將來也

有嘉樂之冷樹蔚弘蔭於我庭仰清風之飄颻
沒乃以 何閒見鳴蜩於烈日號翠葉以長吟仰清陰之
茂枝 蔡邕 郡曹往省而告和匪亦命之適清座偷安而忘危
既悠之以忘憂 晉 成公綏 蟬賦

嘉祐元年六月水衡奏調新錢文曰皇宋通寶以
商曰惡錢 等賜百官閘鳴 有感而賦云
萬品流形大時劬化蟬聽以清音之感心以
興思寂泊以無動 乃忘方物之所存
於庭 早間蟬鳴 物鳴于樹顏色清風以長鳴 柯而不歎

嘒嘒蟬聲 非冷非熱 方號而復噤清響遠而
難律含五音之和 發自然而成節 雖蜘蛛之網羅
能變化者耶 黃雀鷹隼之所不視 蜂蠆之所不螫
木不知其清音 人誰識其名 吟秋風而悲鳴
詩人以興嗟 騷客以傷情 嗟爾蟬之處世
若斯之清高 飛不集於汙池 飲不入於濁水
得所欲而長鳴 又何求於人 雖其形之不揚
與萬物而同貴 嗚呼 達士觀於萬物 類
知性命之長存 悲蟬鳴而感時 變以興哀
人於其間 況乎貴賤之情 其何以堪

思賢詩其如氣或吟或歌其節悲或發揚壯志音韻抗於天下

乃長鳴於百出予亦笑知其然哉峥嵘樂以自喜方將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被四野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声遂息

宋文公曰賦須是縝密盛得水住歐公蟬賦其名曰蜕近数句也无味朱語類録

古詩

蟬

蜕彤污濁中羽翼使翱翔好秋來閒何閣戸枸寒空搔

蘇子瞻

蟬

遊雀喬枝鷹飛空華殿曲天寒擊羣斯日暮起愈遠聲吟知欲尽長韻遂相續飲露非素清輕身易知足

梁楷書

蟬

秋蟬

元旗

秋白東籬下賦古養鳴高枝詩人不堪蟬生又来商山之四皓一去不再来秋雨如似由多百種嘆風松不成翁明鳴如

方干

蟬

細音頻斷續愁聽欲分難應緣處處從客却不聞蘭堂胡姬

露樹愈顯吟雲若遣鄉愁起吾廬只是君

聽蟬

漫廷秀

一隻初來報早秋又添一隻訴新愁兩蟬對語改垂柳知開先

休知開後代

一聲復一聲纔輕風前却有許多声叫去渾无事叫到時

人白髮生

諦聽疑風有聽疑泉咏秋吟愛入宮商蟬声無一點煩惱自是愁

入耗斷腸

蜩蜋 螳蜋附

爾雅註蜩蜋也黑甲虫喙黄青也尔雅

有斧蟲 名螳蜋尔雅仲夏之月螳蜋生田螂蜻母也記月令

古今事實

蜩蜋轉丸

莊子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俄而曰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其所好也

蜩之翼不知蟬之知不知蜩之翼一蟬方得美蔭忘其身螳蜋執銳且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

螳蜋捕蟬

莊子曰莊周游於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一寸感其顙而集於栗林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

螳蜋執銳且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

第二類 物不得其全天者 蟬螳螂附

莊公出猎有蟲怒其前脚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虫對曰此

螳蜋也其虫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公曰此爲天下

士詩

蟬蜋

洪鍾能啓宏翻毛落空庭誰言轉丸手能作教坊声

蘇子瞻

促織

莊雞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古今注蟋蟀

蓋也尔雅季夏之月蟋蟀居壁註曰今江東謂蟋蟀

雜著

放促織賦

楊子朝食既畢散步門圃見一蜂之室環為其若圃頃若遠也楊子疑而之室視織

楊廷秀

之則三而為微塗地而水能飛者也毒避而不市故尚在而不見君子教而不能故壞敗而不犯既化蜾蠃而為俯髮亦變翠玉之色彼壯哉而長令於斯壯而悲胡翹立而孤治也楊子笑謂釋之曰汝無為微塗之子也固夫霜凄雪威天地縮栗人之蒸者欲其開而嗜白甚而組莖者欲其多言強居身隱而恭默者欲其悲若怒若歎而吟嘯秋久之清長者欲其失據於幽若無若有若斷若續而成而作身於蠐螬若是其幼之蘇也處命楊子藉以羽翮之業間窓欲其羅如曜冬日其欣然獲子反命曰是虫也若子庭之魚園之馬洋之為笑使務子反視之至則行矣

古詩

促織

月叢號歇二露悲江渚三夜長不自暖那憂公子寒

蘇子瞻

續集

促織

一名趗夜一名趗一名丹良一名丹鳥夜光一名竹蟲草為之食止一名照一名燭

爾雅王氏本草曰陶弘景小正曰卅日蟋蟀入我牀下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楊廷秀

謂蚊蚋也若遠也楊子疑而之室視織織其若圃頃若遠也楊子疑而之室視織

雜著

促織賦

楊子朝食既畢散步門圃見一蜂之室環為其若圃頃若遠也楊子疑而之室視織

楊廷秀

之則三而為微塗地而水能飛者也毒避而不市故尚在而不見君子教而不能故壞敗而不犯既化蜾蠃而為俯髮亦變翠玉之色彼壯哉而長令於斯壯而悲胡翹立而孤治也楊子笑謂釋之曰汝無為微塗之子也固夫霜凄雪威天地縮栗人之蒸者欲其開而嗜白甚而組莖者欲其多言強居身隱而恭默者欲其悲若怒若歎而吟嘯秋久之清長者欲其失據於幽若無若有若斷若續而成而作身於蠐螬若是其幼之蘇也處命楊子藉以羽翮之業間窓欲其羅如曜冬日其欣然獲子反命曰是虫也若子庭之魚園之馬洋之為笑使務子反視之至則行矣

古詩

促織

月叢號歇二露悲江渚三夜長不自暖那憂公子寒

蘇子瞻

雜著

促織

促織其形微細其音何動人草根吟不輟床下夜相親久客得無

淚故妻難及長悲絲与急管感激異天真

促織

一声能遣一人愁終夕声又曉未休不解絲与竹口促未裝

杜甫

螢

楊廷秀

螢火一名暉夜一名燐一名丹良一名丹鳥夜光一名竹蟲草為之食止一名照一名燭

爾雅王氏本草曰陶弘景小正曰卅日良小正曰卅日丹鳥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許慎曰螢耆蟲也凡有翼者為鳥蓋也蓋者進

續集

也之為蟲也不食而明夜行東山新君子之有道入前左而不敢同至人之無迹懷明義以應時騰芳流景曜彼幽室照我蓬門照也螢光拂衣流景曜彼幽室照我蓬門照也螢光拂衣

楊廷秀

招流歌杜鵑空類星隨拂木若花生深處文翰風亂池上螢露

光竹間月李嶠

續集

佩螢火囊

務成子螢火先生云漢武威大守刻子南從道士丑公授其方合帛囊之承午中於武威北界過滿戰敗乃逃所圍天下如雨未至子前數尺矢輒墮地終不能中傷虜以為神人乃解圍去陳仙奇異記

螢燈照書

車胤字武子家貧無灯火以綃囊盛螢火以照書夜讀

隋煬帝大業末天下已盜起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數斛夜出遊山如放火光掃若谷

雜著

晉成

蚩蚋賦并序

余嘗抱疴獨夜不能寐顧見螢火遂有感於是執火自照而瑤之賦其詞曰

潛空結之叙二节意通二而靡節夜吹二而不寐节憂悄二冬傷蟋蟀之入煙滅节近窗而化生感詩人之攸懷节覽蟲霍於前庭不以姿貴之翻薄节忽增輝乎泰清雖无補於日月节期自況於蔭形當與陽而戰暴节必冒昧而之征進不競於天光之近在曉而能明録有似於賢臣节於陳外而忘誠蓋物

小而能大节固依者之所歸假乃光而助小職节庶有表乎潔

貞

古詩

劉禹錫

漢陵秦苑螢二陳樓閣葉秋蟲北夜空寂繁金氣靜千門九陌飛悠揚紛綸輝煜耳明滅金爐畫洗濯清風吹撲加不定招搖垂高睨學遠珠網新羅琉璃帳玉鉤斜卷珊瑚鉤樓上佛香諸生夜對書北窗分明掠

陳去非

細一飛帳幽獨見芳潛油罷莫賒嘉尔螢火不自熙宵照光煜二却焉已録仙人方映書曾登君子堂未畏月明且洒贊但畏風雨難為光

律詩

螢

漢人疑不熱集草訝无煙到來燈下暗翻在雨中然

螢火

杜甫

幸因腐草出敢近太陽飛未足臨書卷時能點客衣隨風隔幔小帶雨傍林微十月清霜墜羣何処歸

六韻螢火

陳叔寶

年侵覩物心共被歲時催習習孤光動翩翩二度水來雖能穿慢入已換受風回投卷吾衰矣微吟子莫猜

螢

羅鄴

水殿清秋一戸開飛光千點去還來无風元月長門夜頓到弓

前點綠苔

徘徊无炬冷元煙秋迎莎庭入夜天休向書窓來照字近采紅蠟滿歌筵

見螢火

杜甫

巫山秋夾水螢火飛朦疎巧入坐人衣忽驚屋重琴書冷漫亂簷門帳閑來照淚誰言向晦常見月明非自遠近低昂點中見撮蚊鳥亦夜啼飛趨如車輪人不

蟲豸部

蟻

羣書要語　大蟻俗呼爲馬蚍蜉小蟻俗呼爲玄駒有翅飛出謂之蟻子時術之注蟻即蚍蜉也事記南方丞蟻若黑蟻與赤蟻交關長六十步廣四十步赤蟻不勝蟻爲玄駒大蟻常生牛車遊往來從朝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成蚊蚋馬皆成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秦吉了蟻曰玄駒古今注有黑黃大小數種之蟻

博物志　帝在宮中盥而蟻因垂衣而坐蟻緣其衣帝謂侍臣曰蟻緣衣欲何求乎上曰然誠恐海內有異心以及四海帝王之要自也

淮南子　蟻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或汗散於紅蕖或寓緣於食案子乃獻而問之曰尔能居學地而滿江河无乃如吾身而為大患哉吾語尔曰我稟形於造化亦一氣之所甄陶封穴而知兩驗寸壤而得泉出以時而不息故孝者作而称焉藏山若谿孑之聚進也旅鵬之運也雖蠛蠓之可制千里之文也

詩

衛王化也言安物得倫也作子孫彼此假色非本物非間何

白居易

蠅

偶分相逐馳不知何事數千后破艘所餘多少一猶蠅來隻又雙全軍突出陣成行衆蒭不敢輒先食尽待元戎食尽歸

揚廷秀

蠅

其類有蚤者声雄壯有蚊者声清細其色有黑有蒼有紅有綠如火者尤毒物所忌雖微必驅之而去有風蒼蠅之飛不過一步自言聰明之屋乃鑽千里之路然与物無害或問蒼蠅紅緑注似朱而非朱中州子上蠅嗜肉而之南死衆人貪利而陷其中

雜著

螢蜀蜻文

張俊之詠

火帝降災臣與邏矣六合蔽然如蒸芳物焉腐如腾如凌不可
甜其炎造不可名其至能忽陰薄陽化生此青蠅類飛二朋
飛麗二切雖而憂勞筵宴頻登當是之際无人不憎我疑奸人之
竟使人之鬼煙鬱鬱不散若何以變白為黑變黑
為白所以遂其軟憑奸使之作敗君之德黑變黑
之變為物之賊所謂欲蓋而彰順非而澤使潔者不得白明玄
者不得自點陳髮失珍棄金奪色致義士之感心發抚膊而太

息君子矯而議曰大運也苑酣二虫二何者不有何生不宜
信妍醜以分任亦皆混乎死知蠅斯眡未胡足罵為殊不知天
地不言假手仁者持準操柱以正化下使惡不騁善真不類假
取唐堯之雍熙称周王之風雅防邪之頌雖小不捨厚污若成
悔何及也于是連呼童奴疾致如意當案設食對客擬賓指西
風而罵曰未斷尔祖終惡尔類嘗二乎青蠅止于藩

憎蒼蠅賦

歐陽永叔

蒼蠅蒼蠅吾嗟尔之為生既无蜂蠆之毒尾又无蚊蚋之利觜
若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尔形至眡尔欲易盈杯盂殘漚
砧几餘所希杪忽過則誰勝告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
逐氣羶香无処不到填刻而聚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
害也至要若乃華筵珍簟方牀炎風之烘晏日而長神昏昏
氣蒸流汗成漿委四肢而寐牙惟高枕之一奄

螢蜀蜻文

張俊之詠

火帝降災臣與邏矣六合蔽然如蒸芳物焉腐如腾如凌不可
甜其炎造不可名其至能忽陰薄陽化生此青蠅類飛二朋
飛麗二切雖而憂勞筵宴頻登當是之際无人不憎我疑奸人之
竟使人之鬼煙鬱鬱不散若何以變白為黑變黑
為白所以遂其軟憑奸使之作敗君之德黑變黑白
之變為物之賊所謂欲蓋而彰順非而澤使潔者不得白明玄
者不得自點陳髮失珍棄金奪色致義士之感心發抚膊而太
息君子矯而議曰大運也苑酣二虫二何者不有何生不宜
信妍醜以分任亦皆混乎死知蠅斯眡未胡足罵為殊不知天
地不言假手仁者持準操柱以正化下使惡不騁善真不類假
取唐堯之雍熙称周王之風雅防邪之頌雖小不捨厚污若成
悔何及也于是連呼童奴疾致如意當案設食對客擬賓指西
風而罵曰未斷尔祖終惡尔類嘗二乎青蠅止于藩

憎蒼蠅賦

歐陽永叔

蒼蠅蒼蠅吾嗟尔之為生既无蜂蠆之毒尾又无蚊蚋之利觜
若不為人之畏胡不為人之喜尔形至眡尔欲易盈杯盂殘漚
砧几餘所希杪忽過則誰勝告何求而不足乃終日而營營
逐氣羶香无処不到填刻而聚誰相告報其在物也雖微其為
害也至要若乃華筵珍簟方牀炎風之烘晏日而長神昏昏
氣蒸流汗成漿委四肢而寐牙惟高枕之一奄

詠蠅以刺

楊廷秀

秋蠅知我政晚詩得二緜冠後入緩步行群飛遠送二風光之
已多時

詠蠅

詩話

秋蠅

楊廷秀

秋蠅知我政晚詩得二緜冠後入緩步行群飛遠送二風光之
已多時

詠蠅以刺

詩話

詠蠅

右靈兒帝上蠅曰白年鐘政紙未見出頭時

蠅虎

（爾雅翼）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一名蠅蝗許文

（古今注）閩

（古今文集）

古詩

蠅虎

物微趣不一世不數隨力油生得物虎蹈形注目蜷兩股卒然一躍奪其食葉十中矣一八九取吻湖流血腥知故却行舊跡其武明日復高作端午

陳熙已

蚊 蜹附

（爾雅翼）蚊流文舟鳥蜚白鳥腹斑黑文

（本草）蚊性耐寒海有小蚊聚坟聽名曰蚉

（詩句）蚊蚉聲雷起西風爲解紛

（古今事文類聚）

閩幡進蚊

（爾雅）小虫似蚋喜亂飛亦蜹

郭注今江東名醯雞甚多因雨而生見陽而聚死

（詩）蚊蚋羽子

（古今事文類聚）

開幡進蚊

齊相公臥於柏寢謂仲父曰吾固常民教矣余寡矣一勿失所寡人悁悁今何以語汝有吾見狂接輿接輿曰中何以語汝有吾見狂接輿接輿曰中何以語汝有吾見狂接輿接輿曰中

處於其中及移餘聲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如此之異
可不惟哉

蚊食蚤筋

舊傳有女子私通烏郵三十里天陰蚊蚤有丹夫曰舍在
烏其嫂止宿女曰吾姪處死不可失節遂以蚊死丹筋提烏人
為立祠曰露筋廟

蚊子嘬喝

歐陽公云予作憎蠅賦蠅可憎矣尤不堪蚊子白遠嘬喝來咬
人也聞見錄

道猶蠅

孔子聞老聃之言出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雞與子

蚋子賦 并序

蚋子之下有蝛子蝛子之下有浮塵子三者里乎皆狀小而黑
世云巴蛇鱗介中微蟲所變甘三伏間晝飛夜息唼啄人肌膚
動為瘡癤能飛不見其翼能嚙不見其口微眇之極雖縝密衣
服亦可通透莊生焦頭之說近之也至微之蟲豸詩獨無咏故
作賦以廣之

蟲之至微名之曰蚋信乎蚋之別品為復益之所衛人之至剛何反
異類結搏牛之深契附諸雖蠢蠢蚋張喙之識何以辨其
兩翼離婁之明何以見其長喙伺暑締之涌露蒸膚肌而嗶睨
人竹直不使大蚤當何如誰能假到覆舍一言北蠭

憎蚊

蚊

五月中旬鳥飢蚊滿舍二但聞蚊人以為天下惆一使我夜長清

蚊

飛蚊逐冰燄水惜青蠅集破窗紙蚤中衣飢嗜天下同急聚西風向人忘

平泛蚊子

天下有蚊子胜父嗜人膚昔之有者今之有白晝來相暴不畏風与
雨群飛坱林虐後人熱天惡日然利當入人肉微細且潛滋遂生
蟲蚋傳神陰者亦疾殆非所止

蚊

百餘里蚤之細況蠛蠓天地間各有珠陽者湯火仟陰

京洛多蚊女萬古幽不復水鄉自宜閑可怕邊陰晨食下潭情盛晝永流駒特我來小窗山池氣未卑清宵閑懶所便推睡但偏足芸蚋謝點多投山癘緣坡叢苦煙燻驚碎嫂濁煎成繁草樹早氣烈炎燔戒和驅白晝清風得夕涼如放晚閑時堪露青坐月宵寡來沙徐無化時忍此丸迎倪朝倘留無利二出塞填恩來若霧飛多可捐蚤身疑陷闇昨如遭吸猛攘故張拳山中甚飛蟻于足不自放其能營芽蔴堪食穷宿拂江漁僮文帝然自計邊坐與雙目於吾誠不較亡甚誠為陷一能推物至無不人欲驅虞風憐千貳不一陽恩之不可見感者無由通

蚊子　袁枚

掃炊剋亞紅羅二遠夜心如雷哭詞兒食婁一點心滴幻真腹異多人鳴女化生女兒性營營夜夜飛

十論輯閑夜三

聽蚊說　劉禹錫

況一百名人經是開飛蚊倘游自西山來喧聞數聲驚起初駭聽殺二若天然性命人不分聽若蚊雷昧者不分聽若蚊雷君子灑月上方時不可逃為爾設帷落尾林清閑　來秋日晚書牖微明翻

丹鳥

律詩

蚊

公監泰州西溪鹽場地多蚊蚋

飽去櫻桃重吮來拘絮輕但刻求日苦休更問前程

蟲　蚤附

蚊蚋噆人蚤也蟣蝨也蟣子也說文湯沐貝也蟣蝨相乎淮南子甲胄生蟣蝨膏澤生蝨者身皆稍變而切身蟣蝨撫之不可以成蝨撫之三四蟣書

地下濕蝨臣瓚全蝨曰濕地下濕氣蝨也說文得發者歷乎之間牙為蚤身也曹植蚤蝨

人跳蝨也說文得發者歷乎之間牙為蚤身也曹植蚤蝨

望之二年之後車輪為以蔽蝨於魏南山而然達之弊時之君蚤之心而蚤不絕以告飛衛衛曰為得然之矣弧

馬楼擊蚤鴻山城上書曰除其竹木聲如驅兒頭多蝨蝨而剃之洗二然蝨蚤其沒休書案上大蚤因出小黃門頭有蝨者

蚤

王孟陽坐井中螻蛄出之念相逼入閔溢被袍而詣之面談當出之事而孟陽若不聞入溫察而異之

稻粱謀

鴛鴦一雙一雙飛不得拂性捉多蝨爬搔無已而當

晉顧和王導辟為揚州從事月旦當朝來入傳車門外周旋蝨之和方與談更然不動顧指和心曰此中何所有和徐應曰此中最易難說地謂林

不忍虽创
痡江汝性仁義衣弊虽多綿裂碧礎下恐虽飢死乃復守衣中
後終身无虱

對客見虱

北齊那子才江中書監脫略簡易不脩威儀有齋不居坐以常
在一小牀朝之餘宅也行不敢回雖動木敢出搏捕日以為得縄
虱且供劇談

記虱擇虱

荀子知為大行臺僕射襲輔政見之哀其憔悴以股承其意頻
為擇虱賜酒一巳賜羊五百口粳米五百石子如巳无事尚或因
緣死若或此宜生路哥

北史 那

虱賊

亦虱而孕亦知成惡驚鷺不知其生蚊職嗜而不善醫

李商隱

余遭巨浪生虱肚有吮膚驅防之歎似夫知虱依後虱賊必橋
之

又名蝨

又猶守白紫事事不為物迁是有恒德心人趍時必變顏色
蚤蝨乃虱之賊

古訓

和上帝道快虱

王介甫

秋星浮流如素轍微教聚混壁于沈碓之與虱常此時擇所
於芳狼銀咀嘴浸簡未已肥搔制骨終无那時二對客概自
捫十百所除蝨浅簡安仁得氣秋後活瓜甲流丹真輸破未能
湯沐取一次且以火攻今少撚蚊火熾已不暇對窗張衣誠
木過調零於若蛾起仆驚擾端如蟻旋磨欲歐百惡死焦均肯
發一凶生聚猫已規細點无所容未放老嫂終不墮然滅邪為
患流世蚊實脫鼇身物貨家中燈入化素疑池上拔隨遷葬坐
有拍片

蠹化

陳鴻墀

橘之蠹大如小指古貝時角身甚二分類蝸牛而青翳葉仰嚙飢蚕之速不相上下人或共觸之輒蓄弟而溶氣色弁鬱一旦相之漸狀其怠弄重明日蠹生則蛇為蝴蝶矣予以拘二其朝夕末時畢藉舍分生、間黃脇頭二而橘蠹之被縱且受又醉方匿孤於一場又明日生則向清風盛鬱鬱盛草間摧聲空超越聲無而去或鳴蕙隙或留蕙瓣朝入蕙蜜晚宿蕙蕊翁翁其可愛也須臾死蚕綢而檠之引絲環蟄半苯葉結之雖甚微其中之頭有能也不明而蠹漂也向清風不也、蠹橘之蠹後不見蠹蠹之細人謂之鈎大要自冬致尔纖毛皆而食要而來、小蠹化也封鬼六蕙室司滅德心、蠹之內雪其本而空其源

詠蚯蚓

李遠

鱗細粉光鮮剛書孔非前蛇蠹疑漏網落現似龍泉藉穴河圖因吞鈎乙字边食言鼠小食尽白蛾箱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四十九

蟲豸部

蜘蛛

羣書要語

蜘蛛蟲名小蜘蛛俗呼蠨蛸長脚者曰長脚蜘蛛蜘蛛長脚者一名喜子蜘蛛在戶東北網中有蜘蛛結網而居人謂之喜母者人家有相客至詩蠨蛸在戶東北獨居人家有相客至詩蠨蛸長脚蜘蛛

膏炽必垂於昇悼之際喜氣將盛故集於冠冕之上以此推之
无所逃也

秋虫賦并序　羅隱

秋虫蜘蛛也故曰羅網開罥戒其理有得丧因以賦之

物之小者迎網而斃物之大者兼網而逝網也者繩其小而不繩其大吾不知爾身之龙者胡爾之陵者呼

蜘蛛賦　張文潛

鱼逐饵兮鸟栖求木而我所宅獨取諸懐巢人不予取朝蠅暮蚊食人所思彼殘物所養而无益於世雖名人者斯虫是悞

古詩

謀蜘蛛　田園雜詠

詩有詹妹結網此无端妨碍小虫飛蜻蛉倒挂蜂兒窘催喚山童易解圍

蜘蛛　范至能

万事悠悠心自知強顏於世轉衰羸移床獨向秋風裏臥看蜘蛛結網絲

蜘蛛　王介甫

寂寞開坊杂乱生簷牙風動若為情不知獨坐閑多少看得蜘蛛結網成

蜘蛛　來鵠

蜘蛛結網於井愚石願以彼罷望之以發誅損知吾落人死耳不為蛛二律詩

絶句

牛中

蜘蛛賦　張文潛

万事悠悠心自知強顏於世轉衰羸移床獨向秋風裏臥看蜘蛛結網絲

蜘蛛　田園雜詠

詩有詹蛛結網此无端妨碍小虫飛蜻蛉倒挂蜂兒窘催喚山童易解圍

蜘蛛　范至能

蜘蛛作網祇供蝇孰了還遭小雨拳漏却飛虫渾細事无妨網得萬真珠

觀雨中蛛絵五首　楊廷秀

雨打蛛絲不打蛛雨來蛛入意應騰網羅漏瞭巢巧也只蝇蚊命禹来

雨罷蜘蛛却出簷網絲小喊再新添莫言辛苦无功業便有飛虫客到粘

空中仰面却茫然叹那不動莫忽有一蚊來觸網手仕脚乱低至脊

走得周回織得窠群飛來往不逃他網羅最密是蛛絲却被秋蚊聖得知粘著便飛來不再蛛絲也

斷有踈時

戲題蕃閒蜘蛛　楊廷秀

屋角蘿尖竹樹陰可憐用意許機心凝身不動如無物頻網頻收
拙試有魯縞貫日華明五色戲隨風舞忽千尋若漏絲來還
去忘却羅頻立不禁

詩話

詠蛛誤判

玄宗朝宗室臨淄頗為監司所劾送於獄注籠題蜘蛛詩云蟢
子網來往殊如梭長安豪俠作網羅害物傷心雖甚小設大劉祀
亦與多小閒物為蟢蛛所伏雖下飛鳥最深池莫學螳螂捕蟬勇
須知黃雀在其後何林子中躬為發運使過而見之召而責旦
飛鳥為浮海之象蟢為羅網之象

七十　蟢蛛附

蟢蛛

一名喜子　一名蠨蛸　一名長脚　一名喜母　一名喜蛛　一名蟏蛸　一名蜘蛛　一名蠨蛸　一名蟢子　一名蟢

生其爲謀之文子曰亦有分也王曰其孰與之文子曰昔有龍王逢一蛙於海濱相謂訊後蛙謂龍王曰王之居處飲食飛珠宮貝闕電飛瑠璃題龍王曰然昔窮桑浴泉白石後問曰王之喜怒如何龍曰吾喜則時風雨吾怒則先之以暴風迅雷飛霜之內草木凋落吾怒甚也蛙曰汝之言怒何如曰吾之喜也和氣生萬物吾之怒也以殺萬物蛙曰嘻子無復言之以此觀之汝殺萬物以逞汝之威耳

蝦蟆無尾

艾子浮於海夜泊島屿中夜聞水下有人哭而復若人言曰吾之甘言巨賂足能王有令嬪求族有美者進焉吾寵之故潛匿此耳哭汝蝦蟆死尾何哭復聞有言曰吾今幸尤尾但恐更理會耳

蛙蝦坎關

淳熙戊戌元旦五更忽聞蛙與蝦鬬以謂此地土瘠麥芋水多蛙魚今春以西旱麥東方湖陳南越開九郡憂潮耳

安貧蛙

武帝欲築阿城以南樹室以東方朔諫築者得以人公望足足飢寒之井底蛙

公孫述稱帝於蜀聞光武使馬援往觀之援素与述同里閉相善又再院五高擇手歡心知其性而後陳陛衛以延接入欲授授以計依實答曰樂閒安之如蛙在井底之蛙不知大海述忽聞之曰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反脩飾邊幅如漏人形何好公稽天下士哉因辞歸謂賓曰子勿并蛙耳而妄自尊大

鳴爲官私

晉惠帝在華林園聞蝦蟆声問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爲私乎侍中賈胤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

能禁蛙鳴

堤沈僧照別名法助小事天師法卜後爲山陰令時武陵王紀爲會稽督統陰兵妹鳴聒耳王曰殊發絲竹之听僧照呪厭便息日晚工欲其復鳴僧照曰王數已闌今汝悉鳴即喧聒

西部蛙

齊孔珪宅池塘五部官尚書不樂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珪曰欲聽此當兩部鼓吹何必効陳蕃王安豐鼓掖之閒羣蛙鳴耳珪曰我所鼓吹不爾此安慰

蝦蟆毒

在深牢中四慮毋喪以熱菜有味不異於口歲餘忽與母曰汝

嘯主求過蝦蟆毒靈牀前有二丸藥可取服之依言取服之俄而案照之下科斗子數升

依賦寓刺

蔡廣漱著蝦蟆賦以好喬拙幣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二悲浮閒水宜朝雖又事役如鬼此令史答事也

經蛙命

晉朝皇帝尚食將供蝦蟆乞御膳上忽憂綠衣人數百乞貸命後方悟其爲蝦蟆因禁採捕或云蝦蟆能食蝗虫故禁採捕此事下見同書當考

蝦蟆入月條蝦蟆蝕月見月蝕門

雜著

鳴蛙 張文潛

余寓山陽李舍長家大雨屋四隅成塘蛙以千計晝夜鳴不絶予苦
夥不能寐客有喊予以殺蛙之術曰投余藥一丸蛙不敢鳴予從之
夏雨初止積水過尺予時蛙鳴如故而聲益厲予又投藥如前蛙
我心休休於是蛙鳴如故而聲益厲予又投藥如前蛙鳴如故而
而始心怒心詬若鳴而數雖者之吃者之間或然或
或心哀憐之「濁若蛙也爾其閑於自得其樂也爾其處於自
怪之必欲徐也爾其閑於自得其樂也爾其處於自得其樂也爾
得其樂則鳴而樂也爾其處於自得其樂也爾其處於自得其樂
者之言「西來驅物君子以殺之余得意於此君子尔无所施
尔舉「曰京則必二聞悲哀之聲曲折之音群句引吭而呼
一日之間不能有史蛙鳴於庭而蛙鳴於庭一時雜好鳴忽

尔矣曰私已厚此薄彼參遇不已樂我自然弭尔怒心蓋褊而眠
夜半張子悔然吁顧而言曰噫蛙誠哉吾與汝皆物也以蛙觀人
各有所主人觀天皆蓋物也以物觀物則無貴無賤無可無不可
白如君奏琴等和琴等聞之則清泠飛揚如觀天春蓋物也以物觀物則無貴無賤無可無不可
災火非極惡莫蓋逆子如之則時不可逆時平怒時平怒當其盛時
意氣横逆子如之則時不可逆時平怒時平怒當其盛時
誰得而遷又其雷霆擊破山岳震驚鬼神蚊蝱得其處飲吻收足
蚊蝱得其處飲吻收足胚然大得其所施於是
常志哀決來子結恩之家以殺為哉

怒蛙說 陳君舉

日有鳥月有蛇二鳥相遇鳥戲蛙曰若鵝咿耳躍之高不四
尺鳥能為哉蛙曰若亦能然耶虾曰吾已矣若无勤我鳥曰若亦能然耶虾曰吾
翹吾腹鼓氣久咿吾頓咿其聲噴吾曰到矣不能終日盛不可
不能然若不吾信月子學吾怒以示若黨果毛光泥門蛙過
之北踊吾咻其咻以吾怒得无場乎鳥曰若馬能揚我哉吾振吾羽翼大陽
之怒助矣必以若揚為若不吾信月子學吾怒以示若黨果毛光泥門蛙過
黨毛光泥門蛙過之北踊吾咻其咻以吾怒得无場乎鳥曰若馬能揚我哉吾振吾羽翼大陽
曰始吾謂極威矣而不知子之威義於我也曰之駭曰義和倏
間之曰忽何謂威吾疾其驅六龍六龍不敢稽其轍吾赫其燥雲不
敢興雨風不敢風八十之城一君能蔽其處且夜寄燕哉若亦吾
能充其毛百川之流吾能赴其壑且夜寄燕哉若亦吾
怒吾怒必示若於是黑星曜若大地之開病一池鳥義
和遇鳥半載矣地之開病一池鳥義
雲於我也飛蓼豐隆昇酷者閒之閒吾怒赫然已發吾震極威矣而不知子之
怒節尚吾威示若吾三之鳥是以暴乾坤之世曜吾咻

蝦蟆 白居易

嘉陵遇宗魏忌畢貢邦安蟄能能致雨潤我田穀孝養二水族
中石用若黽蝦形藏肌肉腥出沒于泥沙六月交時雨正
雷霆鼓蝦蟆得其所快樂无以加也既苗其生成之庆報多天之
與其虐得以潤澤其池上汙若黽以可獨瑶瑟能乱
若龍吟臥蟄天跳躍
蝦蟆水中居水特變形貌強弱為蚌蛤於灾无所校顯然兩股
鳥其奈貧春蛙跳踯躅雖公鳥意不離淖淖鳴声相叫和无理抵

政開周公所不堪謚以垂典教我乘秋海濱帶願眠不開宦迹
朋類多鄙耳作鼈爆蹄能陵望碧仍工乳孝校雖蒙勾戟礼竟
不聞報効大戦元服年就強執軌敗捷居於當罪咏豈不辱鈞覃
余初不下咲次亦能捐二常懼榮蛮爽中生性不樂而君復何
爲甘食乳泰豹濕較務同俗全身斯爲孝哀哉豈深未見許
閭權

蜉蝣退之體賦蝦蟆一篇　洪駒父

吾慶通訓幽畦蛉宗生之変二見科斗問一已在茲夜声一何
何達旦乃宗殺月令紀蝦蟆語歟亦有時豈伊不平鳴咎二竟
何為那役富貴既改変能問官私吾聞蛙命下破大数十個螻蛄
蠢蚊野色勝金義蹄候駁反餘月呑吐一聚能知坎井我自足跳
梁与時蹉蛇莫忙無憐孰化理要推券誰不自惜改以渭塩酸
物制守南畝下第刀若飽存告為宗廟乃与羔雁奏雅頌幾被

坐巳細不可尋史之雁膝蜜蜂蝶期

蟻之和下蚊蝶短調陪作之因以葉事　洪駒父

蝦蟆何為者蜚蠊蚤蚋皆人願子陽妻尊大慎勿
蛤門陛志其能資勤二物圖副以蚰蜒帶相将莫北動令毒相
離蜜穴旁生兄弟東行犯口忌求縛非其罪儻有切玉刀甘
心脚雖乗平生不下路實陣皆齊何必食馬肝前脩有明戒
願君勿聞謂設命其可賓

蚓和一首　洪駒父

動物類令血蝦蟆獨无之双目但瞪也一腹亦皓其龍雙或花
蜥魚服覩幽姿挙見三足蟾詎成六眸龜向来奏膚帰将負輪
国之小漫皆下吏膝重等兒嬉雖蒙黄金鄰荊卿空尔為或以
白飛蓬形模妙工能吐小白酬賢卑五鼎朋狠覩士底鳴雄

諸水中動何足汙帝著伯可充蛇飢作志一池鳴和我五字玄
初聞蛙　梅聖俞

朝聞初雞鳴暮聞北池蛙何時利斗生竟報已壮芽只畏草葉
長其下可隠無為子且行到斗成蝦蟆
蝦蟆　蘇子瞻

悍目知誰賭跳梁尚脹胸勿因蚓蚘蚘飢蛇不汝放
池蛙　朱子厚

越国鼓鳴鈴南蛮弄鼓大驕生東時不養雲渠渠小作儀
同蔵吹鳥　胡寅仲緯
聞蛙　朱子厚

西蛙盛怒鳴春池群以声蔵晩雌等是一場狠籍雲更无人
与聞公叔
蛙　楊廷秀

春来吉衣好此聲以縦横身水泥中計免驚
横南食眼猶士灰雨後增北人養未

蚯蚓

蚯蚓一名蚓蟮也一名土龍一名地龍一名曲蟮一名寿蚓一名
曲蟮言出孟夏蚓出冬至之日蚯蚓結月令夫蚓上食槁
壌下飲黄泉

古今注

黄帝蟋蟀
黄帝時蟋大如虫乱黄帝時九大蟋士氣勝故其色尚黄以
民不私

蚓狀隋王

陳後主時隋軍至江蚯蚓盡出森然如植荊陳氏水鄉蛆蚓上出象陳氏自秣王德盡出明候其窒穴以曲婦首是歲隋平陳實五行記

古今文集

地多胸慰

唐以開州盛山郡地多胸慰虫蛆蚓改爲胸慰郡

雜著

蛆蚓賦

東方虬

惟金陽之協氣產乙類以呈形有微虫之一稟資應甲子而濕生兩欲至而乃見喜陰至而先鳴冬依遠施而蛙蛩或蛻轉而蚓行內之筋骨無一手足任性行止物繫便曲徒進退而脂竟未知其所欲東西詰屈南北貪羣上食壅地下飲湖崇應軒較士

德之王入蔡邕勸學篇微土而聖蚓無筋骨之痛其體全其蛇鱔鱓而用全其蛇之感命信歸之於自然

賦陽永出

蚓食而飲泉其爲生也簡而出足然仰其穴而嗚若號若呼若嘯若歌其亦有所求耶抑其求易足而自樂耶其生之隨而自悲其不幸耶將自喜其聲至乎作不自知其所以然而不能自止若耶何其聒然而不止耶豈於是乎有感

蜥蜴 蝘虎 守宮 蠑螈 蜥蜴 蝘蜓 守宮也 爾雅一名蛇醫詩豳在壁曰蠨蛸在戶曰蜥蜴或稱蜴虎說文蝘蜓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蜱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爲蜥蜴其

短大者名爲蜥蜴一曰虺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緋善雌人形今江東大能鳴者謂之蛤蚧方言東今之人切爲咋蜴詩止月

蜥蜴求物

蠑螈蛙醫並見新雨門

覆射守宮見飛鳥門

守宮跡文爵

取守宮北北各一蟣之飛中陰乾百日以飾女臂則生文章與男子合陰陽禁忌不妒陽氣衰去準西京雜記一說取蜥蜴以丹養之食以朱砂體赤揩爲和以點女人肢體盡身不滅若與男合則滅故一名守宮傳曰

蜀兒

政政有足不味於無角龍爲兒君勿笑今人多畫之

蜀牛 大水牛附

蜀牛無歧者亡牡蜀牛也大雅詩負圖毅者曰蜀牛無歧者亡牡蜀牛也

蜀牛蜀蠶蜀牛牝牡之人此墻看兩蝸成字出

蜀角木五六月多大黑甲虫俗呼爲天水牛 蜀音屬龍

蜀觸交戰

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右角曰蠻氏爭地而戰伏尸數萬裹北角利五日而後反其子

蝸牛廬見宅舍門

古詩

蝸牛

蘇子瞻

踟躕不滿服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休竟作粘壁枯

天水牛

蘇子瞻

兩角徒自長空飛不服箱爲午竟何事利吻穴牯衆

羣蟲

羣書要語

有足謂之蟲無足謂之豸尒雅仲春百虫感動仲秋百虫坯戶月令蟋蟀居壁蚓結曲蚯蚓出無足行鳴蚓在泥飛鼃鳴秋虫鳴於廷豸行趨蚓結曲無足行鳴蚓在泥飛鼃鳴秋虫鳴於廷豸行趨

愁同上百虫吟暮号萬葉吟秋劉禹錫秋聲賦文草初凋兮百虫吟暮号萬葉吟秋劉禹錫秋聲賦文

竹虫吾乱哉蘇子瞻柳老半書虫坡夜雨鳴冥蛩露

草濕寒螢立石山青虫相對吐寒絲唐錢秋風淅瀝鳴清筒秋

草未死啼寒螿朱文公

赤弁丈人古今注

蜻蜓立釣絲杜點水蜻蜓款款飛風清弱絮輕欲

立蜻蜓不自由參寥泗面蜻蜓去復來諧無數蜻蜓款款上下杜

古詩

莎雞

張文潛

金風肇殘伏玉樹生秋涼莎雞喓喓草間虫感時振衣裳楚客力思夜吟悲絮床勞人終久語共此簷月光孤輪曳獨闌斜瞥頓哀鏡辛苦關父兄無衣畏風霜

蟋蟀

戚風庭竹已秋聲初聽牀背壁夜鳴偷落天涯聊自得今雷爲

酬感平生

秋蟲

揚雄秀

蟋蟀居堂日悟然收情悲黃昏正未休催得壯人頭鬼白不知昔

蟋蟀

韓愈

君子所聽察田翅輕於於蝶愛於蜂坐來近拂波光舞又其聲

勤之爲善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五十

右集

居處部
國都 卷之一 形勢 卷之二 關市 聚貨
道路 津堠 卷之三 鄉里 同里
思鄉 榮鄉 卷之四 宮殿 官廨 卷之五
館驛 修大 第宅 里陌 卷之六
先廬 門 鄰 樓閣 卷之七
臺 齋閣
堂宇 園池 卷之八 書院 精舍 卷之八
庖廚 厠 卷之十 簾 帷幕
屏風 帳 床 胡床
榻 褥 簟 席 卷之十一
香茶部
香 香爐 香奩 水品 卷之十二
茶
燕飲部
御宴 酒 禁釀 酒器
送酒 卷之十三 沽酒 燕飲 飲酒 卷之十四
罰飲 酒令 酣飲 戒飲 卷之十五
食物部
飯 粥 羹 食物
脯鮓 卷之十六 餅 湯餅 鹽
餽遺 辭受 卷之十七
燈火部
燈 燈檠 燭 燭跋
火 火災 薪 炭 卷之十八
朝服部
朝服 幞頭 袍 笏
手版 腰帶 靴 卷之十九

冠履部
冠 巾
佩 履
屨 屩
舄 履
衣裳部
衣服 襦
袴 褶
錦繡 布
枕 枕屏
布裳 紙衾
竹夫人 湯婆 卷之二十
樂器部
琴 箏 奏
瑟 琵琶 卷之二十二
箜篌 簫
笛 觱篥
拍板 方響
筋 水盞
角
鼓 鐘 卷之二十三
歌舞部
歌 舞 曲 卷之二十四
璽印部
玉璽 符節
珍寶部
金珠 貝 卷之二十五 玉
琉璃 錢 鐵錢
器用部
舟 車蓋 寶鼎 彝
刀 卷之二十七 几
劒 弓矢
杖 扇 案
釜 甑 喚鐵 如意
托子 鞭
雜器
壁
楮錢 卷之二十六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總目終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目録　建安　祝穆和父編

卷之一　○居處部

國都　形勢

並見各題之下更不重出後皆放此

古今事文類聚　秦書要語

歷代所都　魏在德不在險

秦都之固　吳都形勢　唐關中形勢

古今文集　雜著　西都賦序　東都賦并五詩

卷之二　西都賦　東京賦　南京賦

古今文集　雜著　三都賦序　吳都賦　魏都賦　蜀都賦

沈都賦　洛陽宮古賦

古詩　詠史

卷之三　○居處部

閘　市　聚貨

僕寫門者　雞鳴度關　雞鳴閉門大逢　生入玉門　乘輿賢於市　歌於市中　擢金於市　令吏坐市　賣藥於市　子貢發著　陶朱積名　老子度關　泥丸封關　乘車出關　市井飾儈　乞食吳市　市吏公廉　潛器市中　為市門卒　買金門　以下見閘書門　賣下市中　閱書市肆　為市令　宮市　龍市哭喪　終軍棄繻　神農為市　雖鳴於市　爭利於市　賂金於市　陰於市　以暑居市　徙木於市　市喜除惡　行不由徑　秦人馳道　車書共道　御道植柳　避宰相路

雜著　山南西道驛路記

古詩　看放燈　謂帝為虛

道路　行者避路　丙車爭道　塗人宵遷　私行巡省　道路列肆　通道九夷　列樹表道　泣岐南北　秦人馳道　相逢避道

古今事文類聚　古今文集　雜著　觀市

古詩

行路難

津堠

古今事文類聚
問津　津吏辭目　子胥解劒　爲江皮以車記里　植槐待堠
關津奇留　出下條里名　里置銅表　東西之界　賜筈
古今文集
古詩　過石硤渡　江
律詩　楊子津望京口　過揚子江
瓜洲渡
古詩次下條堠

路傍堠

律詩　候子

詩話　託堠子設刺

入溧水界關堠子

鄉里

古今事文類聚
君鄉黨　魯國父母　關里孟子
互鄉難言　里名勝母　莊其里社
下車過故鄉　爲鄉里重榜　立扮閭社　涉入里門
南陽帝鄉　鄭公鄉　改高陽里　月旦評

君子鄉　得鄉心　賊不入其鄉　徙鄰里　孝悌里　邑子薦之　鄉人作賦　同里復遷

詩話　鄉里稱桑梓　大賢同里

思鄉

雜著　翟州遊景福記　毀淫祠拳藏書閣記
謝記舍人書　習鄉飲酒儀序

不忘土風　入楚思越　樂其所自生　不忘舊俗
乞歸鄉里　生入玉門關　避亂去鄉　鄉思轉深
秋思每結　奮讀儒都　鄉思轉深

雜著　蜀令銘

榮鄉

風動雒陽　衣錦晝故鄉　買臣守會稽　相如使蜀
三組參鄉里　衣繡晝行　冠蓋里　杜節還鄉
不睹其鄉

雜著

相州書錄堂記
李耀卿閣
古詩
書錄堂詩
律詩
送楊少尹赴蒲城
送楊可及第還鄉
詩話
宇本郡不同
○卷之五
○居處部

宮殿

古今事文類聚

上古棟宇　堯土階　公劉下室
太王築室　宣王考室　周宮寢廟
衛莊宮室　秦阿房宮　置酒前殿
漢未央宮　長樂宮　甘泉宮
受釐宮室　長信宮　魏臺花鳥
宣室決事　建章宮　龍樓道
承明廬　唐長秋宮　諫沼汲黯宮
晉宮門銅龍　延英講論　召見金鑾殿
延英洞開諸門

古今文集

雜著
曾鞏光殿賦　阿房宮賦
五鳳樓賦　漢德殿記
古詩
隋宮　鼓吹曲
九成宮　連昌宮辭
律詩
迷樓五絕　宮詞一首
古行宮　宮詞一首
宮詞二十一絕　宮詞一絕　宮詞一絕
宮詞一絕　望華清感事　華清宮　古行宮
詩話
御溝流葉　禁禦得紅葉　載祀中得詩　載祀中得金鎖
知宮中事　李後主祠　殿庭植槐　古行宮

官廨

古今事文類聚

聽訟其衆　正堂參議　宮詞一絕　宮詞二絕
官舍鬼去　皆與公解　始建二府　省中多鬼
正廨待兄　滴居無公字　官舍狸怪

古今文集

雜著
政事堂記
江州司馬廳壁記
道州刺史廳壁記
藍田縣丞廳壁記

古詩
郡中與諸文士燕集　特浦院記三則書門
題太和上清觀呈文恩陵　古川刺史廳壁記
律詩　道州刺史廳後記
城南縣刻水亭　阿安官舍夜作
宿錢塘驛廨
詩話
綠莎廳
○卷之六
○居處部　金陵郡齋

館驛

古今事文類聚

適館授粲　賓至如歸　有壞必葺　致餽於館
假館授業　舍館未定　傳車馬騎　孫弘起客館
置驛迎賓　第如傳舍　亭長不知　飾厨傳
遣使代郵　亭有鬼　虛館以待　移牛屋下
設驛不復　視事如歸　擐妻驛馬　驛舍美婦

古今文集

雜著

管城新驛記

古詩

題小孩叫驛

律詩

宿杉嶺驛　宿洞口驛　登大庾嶺北驛
永嘉上浦館　題宛溪館　山館
題襄城驛　宿山驛　岳陽館望洞庭湖
自武陵祇召赴京宿于都亭　邯鄲驛冬至夜思家
京淮築高麗其館　題驛舍
題湘中郵亭壁　宿皂口驛
宿黃花館　友人適越路過桐廬寄題江驛

詩話

空館女歌　鬼詩題驛　換名驛婦

古今事類

第宅

孔堂閒絲竹　美哉輪奐　求田問舍　致餽於館
田宅分人　起自白屋　買宅自活　視如傳舍　借宅栽竹　題門賣宅　賣宅不售　孫弘起客館
以泥謝客　借屋得罪　因產未辭　賜甥謁宅　綠野堂
疏沼種樹　詔不毀宅　宅氣索然
重閨複壁　流花草堂　朝川別墅
相宅吉凶　求買山錢　買宅得金
室美可懼　厚遺宅主　兄爲美室
爲人起宅　開第康莊　宅甲諸第　移牛屋下
必買此宅　不妖　宅爲他人　治宅完壯
乘車一遊　桑燭一覽　果市佳宅　買宅得美（以下皆得美）
在陋巷　宅則銘閥　治宅完壯
何以家爲　以爲門閥　一區相足　以爲門閥一區相足
茅舍以居　不事一室　小宅雜垣　達戶桑樞
小船岸居　切喜華美　蝸牛廬　環堵蕭然
不以富廢華宅　如逆旅舍
不立田園　（以下皆貶辭）
賜第及田　賜第及田
不營美宇　玉川破屋
廳堂容旋馬　燕居凝塵
不肯治第　（以下皆貶辭）
觀殿材賜　賜第及田

雜著

與大息山松書

雪巢賦

古詩

詠史二首　飲酒
歸田園居六首　謝公宅
西宇　傷宅
還居　卜居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移居　讀山海經
不兒　憶平泉山居
新居感詠　閑居
春爲浪　長安道
濂溪詩

閑居賦

南澗草隱記

律詩 絕句 題李次雲幽居 歲暮歸南山 讓裴度歸
履道居 汶川村居 茅齋 卜居
廢宅 漢陽士故宅 題故人廢宅 廢宅
京師廢宅 訪楊少監宅留題 和謝

詩話 買宅遺娚節 梁生茂之草 茅三間

先廬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七 文甫修

古今事類全集 前集 卷之七 文甫修

謝表 請修祖宅 有宅一區 願保祖宅 不改衛門
先人弊廬 權居草奏 習不敢改作 不求增廣

門

古今事類全集 前集 卷之七 文甫修

式其閭 三過不入 荷蒉過門 閉門不納
大君之門 掃門求見 以席爲門 陰德高門
門可張羅 交門曳裾王門 通德門 如登龍門
臣門如市 門容車馬 門容長戟 門容車馬
閉户讀書 閉門掃軌 門容長戟 私作都門
律詩 車馬填門
詩 敲門

鄰

古今事類全集 前集 卷之七 文甫修

三徙卜鄰 爲用陪鄰 栗與里開藥連墻不謁
惟鄰是卜 見其門不納 鄰燭分光 見壁
東家五男 門 潛其鄰瓜 里毋東籬開 一日萬貫鄰
發號請鄰 鄰墻得酒 挑女折簡 見壁 鄰居爭池
隔籬聽談 益地與鄰 鄰居占地 鄰近相招

古今文集 文甫修

律詩 延康吟 題鄰居 遷南鄰朱山人水亭
北鄰 偶題 南鄰
和景仁卜居許下景仁頃見寺居洛令而倍之故詩中頗敘其意
謝鄧竟夫見訪

樓閣

古今事類全集 前集 卷之七 文甫修

詩話 鄰居同井 十二樓 秦樓 庾樓
登樓清嘯 迷樓 華嚴樓
燕子樓 五鳳樓 岳陽樓
校書天祿閣見校書門 投閣 以下作閣
凌煙閣 麒麟閣見功臣門

古今文集 文甫修

雜著 岳陽樓記 竹樓記
古詩 湖州德清縣令廳壁記

題張敬夫春風樓二首
律詩
登鶴雀樓　一首春日登樓懷歸
送孟浩然　之廣陵　樓下
登岳陽樓用前韻　黃鶴樓
雜著　ツ下條閣
秋日登滕王閣序
古詩
登閣　登快閣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卷之八　十一
○居處部
亭臺
漢兔葵亭閣銘　晉蘭亭序　見上門
露堂　築室葵堂
築姑蘇臺　作中天臺
古今文集
雜著
茅亭記　醉翁亭記
山月亭記
古詩
顏樂亭詩　流盃亭
題九日山舘然亭
律詩
江亭寓目　東亭閑坐
山齋獨題　郝氏林亭
雜著
涂浪亭
移家湖上亭　題王侍御池亭

凌虛臺記
律詩　ツ下條書
登定王臺　題大雲寺觀基
齋閣　圖　書院　精舍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卷之八　十二
心齋坐忘　蕭齋
天下四書院　係書院
古今文集
雜著
開東閣　閑閣
浩然齋記　進李齋記　係閣
怡齋記　求齋名書
古詩
齋中　簡齋
早秋過李將軍書齋　係書院
雜著　ツ下條書院
嶽麓書院記　石鼓書院記
武夷精舍記　白鹿書院記　係精舍
古詩
尋白鹿故址二詩
遊白鹿洞分韻得謝字
石碏精舍一　行視武夷精舍作
○卷之九
○居處部
堂宇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卷之八　十三
堂高二丈　不下堂而治
綠野堂　係門
堂植三槐

爲記非生答

古今文集

雜著

有美堂記　醉白堂記　水玉堂記　揚州平山堂記　三槐堂記　詳見類門

律詩

西郊　堂成

園池

古今事文類聚

射堰圃　居鄰圃　抱甕灌園　按圖索

馬踐園疏　不窺園　灌園收利　園池假人

車水入園　華林園　園主不礼　鋤園得金

金谷園　園子賣菜　菟中立肆　盜竊不問

園丁賣菜　不市張相園　不受園丁錢　以下池

習家池　昆明池　西施池

古今事文類聚　十三

雜著

平泉莊　獨樂園記　北村記

太液池　放生池　浴妃池

古詩

題張處士菜園

答思故園同上司馬君實獨樂園

題宋勍家園　弔蘇宅

律詩

春園即事　題崔公園林　南園

老圃堂　田園雜興　三三徑

郊墅　洛下園池　懷故園

詩話

平泉莊　吟治園詩

雜著　以下係池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古詩

南池　夏日集葆真池上

律詩

天池　盆池

橋

古今事文類聚

造舟爲梁　竜骧爲梁　文王作

初作河橋　抱橋挂死　乘輿濟人　伏於橋下

題橋乘驢　潛橋把蹄　就橋爲安　先據浮橋

橋七十所　橋下有蚊　濯水新橋　結車陷馬

清建河橋　光作浮橋　引兵據橋　判史治橋

古今文集

雜著

石橋銘　萬安渡石橋記

古詩

方橋　吳川何公橋　利涉橋記

垂虹橋　吳江長橋　西新橋

律詩

竹橋　垂虹橋

井

洛陽橋

古今事實
黃帝穿井　堯民鑿井
九井相通　抱甕灌畦
拜井泉出　鑿井太大
竇畎橘井　母陳井死
陸羽井見東門　蜀壘井見端門
雜著
塞廢井文　龍井記
古詩
浚井　引水
律詩
井泉　龍泉寺石井
留題石經院　新井
詩話
井有丹砂　故字有井
銀床事始

庖竈

古今事實
食中有蜚　食中有蠅
啖行炙者　眡書忘肉
（以下缺）
滅竈　孔突不黔
黃牛祀竈　沉竈生蛙
祭竈請比鄰見家門　白親爺竈
雜著
祀竈解　竈銘
竈屋銘　薛戚

古今事實
紳厨傳　可使監厨
監厨撓人　饗人膳肉
媚竈獲罪　倚竈讀書
帝親祠竈　曲突徙薪
增竈疑敵
雞入竈卤　風吹竈卤

古今事實
如廁而卒　如廁心動
如廁而墜　踞廁而見
謫守廁　露頭入廁
廁婢持香　戒廁上相尋
如廁見方相　要藥薄入廁
蜀姿成堆　如廁遇鬼
雜著
李赤傳
古今事實
如廁不潔　卷置廁中
如廁有野意　蕭惔著筆硯
故廁見朱衣　廁婢列侍
食棗飲澡豆　廁置香炉
焚經投廁　廁神月迟

古詩
登廁詩　登廁
（八卷之十一　居處部）

簾 帷幕

古今事實
緝蕨爲業　織曲爲業
簾爲婦衣　緝帷見夫人
運甓惟懃　帷帳無文
常欲蓑常　經戶被帷
律詩
簾四首　行障

詩話
以惟慕擇勝

屏風

古今事文類聚
屏風畫列女　頭觸屏風　賜紫屏風
點蠅書屏門　瑠璃屏風　金銅屏　列奏疏于屏
錄名御屏　家誡書屏風　古畢姥人　擬古畢為屏
喜子書衣為屏

古今文鑑
新著
屏風謠

帳

古今事類
帳中聞楚歌見劍門
給錦帳　開幬進蚊　望武帳　施綠帳
卧永相帳中　銷金帳見簾門　作蚊幬　布幔紙帳

古今文鑑

律詩
紙帳

詩話
百子帳

床 牀 胡床 牖 藤床

古今事類
獻象牙床　眠床麈尾　移床避霜　六尺方牀
當北庇床　登廣武牀　(以下牀部)　據胡床說話見月門
以下牀榻　當藤榻穿　胡床掛柱
設下牀部　坐針氈　引僧井牖
鋪花為褥　絨毛為坐　要訪隆達
虎皮坐

古今文集
古詩
胡床

詩話
論胡之義　編床

簟 席 枕 枕 竹夫人

古今事類
笑所坐簟　貢五花簟　並見布衾門

古今文鑑

詩話
鄭基贈簟　次韻求教端溪石枕歌竹簟
有客贈余以石枕者與家所藏箇竹簟皆佳物也乃為此句奉
呈原庵翌前二君子
次韻和訓　寄嚴簟與清傳正

律詩
白角簟　碧角簟

古今事類
孔席不暖　席上之珍　坐飛席
坐不重席　家人敗席　坐飛席
故人避席　專席而坐　前席賈誼
兼葭為席　不與惡人同席　二公絕席
金茗避席　弊席為門　席為冬曝

雜著
武王席銘
○卷之十二
○香茶部
香 附
香爐
香鼎
號香尉
雜香
韓香
佩香囊
沉香亭
香中忌
四香爲閣
瑤英唱香
獻壽臟水
梵香返魂
焚香數事
沉檀香亭
異香成穗
以油單香
失火篋卦
宗超香誌
被中香爐
五方香爐
燒香
禁薰香
焚香數事
香爐中香
香盤
香序
香譜
香說
香銘
香炭
香爐
香炉銘
古樂府詠香爐
博山香爐
古詩
薰爐銘
賈天錫憲王薰十詩報之
燒香
律詩
清真香歌
蓬老齋龍涎香
雜著
以上俱香爐
茶 附
冰品
作書求茶
陸羽茶經
以湖州茶
始造建茶
逸人致水
茗爲酪奴
作茶人話者
苦令飲茶
議始進茶
辨煎茶水
雜著
進茶錄序
上篇論茶
色
香
味
藏茶
炙茶
碾茶
羅茶
煮茶
茶
下篇論茶器
生焙
茶龍
碾槌
茶籠
茶銼
茶鉗
茶碾
茶臼
湯瓶
雜著
茶錄後序
茶說
茶錄
茶說
雜著者貢茶始末
謝傳尚書茶書
北苑貢茶始末
煎茶賦
古詩
修貢舸渚茶山作
北苑五首
走筆謝孟諫議新茶
和章岷從事鬬茶歌
煎茶歌
以小團龍賜無咎
謝木韞之分送賜茶
與益郡畔泉上貢茶
問大冶長老乞桃花茶
西園雅集試茶歌
嘗新茶呈聖俞
謝送碧磵茶源拹芽
雙井茶送子瞻
潛庵坐上觀分茶
律詩
北苑焙新茶
奉同公擇作揀茅詠
以潞公所惠揀茅送公擇
答寄茶戲作兩詩

又戲爲雙井雙鵝朝詠茶碾三首 和晁彦輔寄新茶

詩話 會稽當境上 崔舍下材 論撰旗 茶用蓋盞

（以下俗字略） 水錄 大明水記 鬬茶說

古詩 焦千之求惠山泉詩 調水符 惠山泉

律詩 陸羽桑井

卷之十三 ○燕飲部

御宴

古今事實 錫宗之宴 鹿鳴之宴 湛露之宴

文昌雜錄 沈宮之宴 長樂宮之宴 維陽宮之宴

古今文集 未央宮之宴 賦詩奪錦

雨中錫宴 賜宴閑酒價 設食釣餌 賜酒辭醉

伶人賽賦詩

古詩 古樂府 美蓉池作 箜篌引 公讌 首

律詩 賜宴日作 仁宗後苑賞花釣魚 侍臣和四首

詩話 不與錫宴 以詩爲戲 應制稱旨

詩有所祖 伶人識和詩

古今事實 酒 禁酿

古今文集 儀狄造酒 魯酒薄 葡萄酒 九醞酒

兵厨善釀 白墮春釀 兵厨善釀 白墮春釀

十年不敗 待詔樂酒 賜宴洛酒 釀千日酒

推酒床 （以下俗字略） 老酒經 麴生風味

飢即禁酤 撥私釀 蜀旱禁釀

雜著 陸賈傳 洞庭春色賦

古詩 生酒歌 中山松醪賦

律詩 竹葉酒 茅柴酒 新釀桂酒 真一酒

詩話 鄭簡酒 桑落酒 洞庭春色

雜著 斟禁私

酒器

古今事實 歷代之博 三代之爵 大斗 舉白 觥船 偏提 酒器七品 酒盞異名 金盞 兕觥 白獃鵝 二爵命名 金巨羅 鴛鴦盞 荷盃 玻瓈盃 銀海 玉蓮盃 不好珍器 惜珍器不還 鼓尾盃

古今文集 雜著 題魏府藏魏公飲器

古詩
寄崔立之　試藥王盞　火藥王盞歌　椰子酒杯
元益　謝揚景仁惠酒器
卷之十四
○燕飲部

送酒

古今事類
載酒問字　投轄飲河　半道送酒　釀酒易水
求酒采渡　嗜酒自娛　詐稱飲酒

古今文綜
漢賜民酺　召客謝病　客至滿堂而酒不進
歌曉駒　坐客常滿　坐無車公　罷行酒者
盃中蛇影　樽酒家貧　罷行酒者　哀執爻者
酒少不及　不飲而好賓　不飲而好觀醉
至晚無往設　凹頭避坟　非公會米飲
一會主無緣　不飲為恥客　筋拳姦臣　把酒相觀
鋪花為裀　賞錦鑿頭　必來楓酒　誤以醴進
俗不一變　不可甚致　閉閉市門　先呈樂語
鳥俗卒喧　不能強之飲　共飲公署　布衣與執政燕
作養拳會　（以下係飲酒）　酒漬嘉陰　仙洛酒窟

古今事類
沽酒不食　初權酒酤　當壚滌器
賣備酒家　便了不沽酒自飲　叱奴沽酒
千文一斗　欠人酒債　杖頭挂錢
醉鄰婦側　金貂換酒　過黃公卯
受酒酤賈　停車詣酒壚　飲于市肆

古今文綜
雜著
張仲古綠陰堂記　設法賣酒　酒肆旗望

古詩
戲簡鄭廣文　酒肆行　送蒲永昇赴杭州監酒

律詩

古詩
飲酒　遭田父況飲美敬中亦　獨酌詠
律詩
飲酒　酒

罰飲　酒令　酒

揚雄而飲　浮以大白（以下俗酒令）
酒令起東漢　習字令　酒後爭令
薛濤改酒令

招手令　酒令觸對

酣飲

羲和湎淫　以酒爲池　千鍾百觴　飲酒類曲
燒燭理衣　未下共夜　進饒飲
能飲一石　東令歌舞　宴安鴆毒
以評先儀　醉話發事　灌夫罵座
公酒狂　吐污車茵
公酒狂　裸袒而飲　後欵殺
強使爲　針臉醉醒　以聖賢爲名
酒五百斛　時中聖人
劉伶酣醉　畢卓甕下
騎馬如乘船　羣豕共飲
頹然自適　飲人狂藥
玉山頹　道間酣飲

飲酒不如一盃酒　波羅蜜果
剩飲不亂　將花糟丘　以醉謁人　唯具飲酒
駱翠對飲　裸飲貴溺　明月對飲　大樂有大苦
夜分決事　醉中召見　自誌醉死　小飲無勗
三升可恋　酣飲取愉　曼卿豪飲　以妻間坐

戒酒

公卿宴共　夫酒何罪
不以淫縱　以酸業斷　諫君飲酒　亡親戒酒
醉輒自責　臨別戒欵　告訴莫飲　獲泥布嗣
忍斷杯中物　因酒生　酒妻戒酒　欲言即飲
常戒其飲　女戒其飲

雜著
斷酒誡　家誡

古詩
止酒　知淵明止酒

律詩
酒戒十首

詞

沁園春

飯 附 粥 羹

古今事文類聚

蒸穀而飯　埃隨甑中　食我以礼
二旬九食　一簞食　瓢二子食　蔬食而樂　曲肱飲水
食粟而已　遺粟而舂　疑飯異等　衰飯飯牛　食我以礼
糲飯菜羹　老尚善飯　閔老　不食強食　衰飯仕食
漂母飯信　文目佛　飯各有異　班荊而食　食脫粟飯
珍饌供母須臾門有時絶粒　留飯礼薄　令馬食之　吹竿乞食
食折米飯　飯化為糜　食貴於玉　食我以礼
精飯食客　食冷復暖　俱過一飯　食我以礼
不過兄飯　道上共食　食飽即寢　衰飯仕食
飯後不拜　為粥待饑　脫不能名　蔬食飲水
啜粥声聞　進粥三呵　不食嗟來　蔬食飲水
炊飯成糜　歲荒散粥　班荊而食　蔬食飲水
暑着衣食粥　享子遺羹　令馬食之　蔬食飲水
能羹不熟　殺羊食士　食脫粟飯　蔬食飲水
染指随羹　烹子遺羹　食惟一肉　蔬食飲水
嫂糠釜羹　殺翁分羹　不重味　蔬食飲水
以羹相戯　羹柵波手　預知民物　蔬食飲水
古詩　見繩不二羹献　千里薄羹　客知食物　蔬食飲水

古今文集

進麥飯　食我以礼
與語忘食　衰飯仕食
拾飯粒噉　食脫粟飯
食鎗底飯　令馬食之
不暇擇美食　食貴於玉
飲啖兼人　俱過一飯
田足供粥　進粥三呵
肉糜　歲荒散粥
以下係羹　享子遺羹
以羹遺母　羹柵波手
羹不修　見繩不二羹献
烹子遺羹　千里薄羹
殺羊食士
嫂糠釜羹　殺翁分羹
千里薄羹

詩話

沁園春

食物 附 嗜好

古今事類

煑肉不食　食我以礼
烹猴為羹　衰飯仕食
口腹累人　食脫粟飯
禁齒肉　吹竿乞食
食牛心炙　令馬食之
以牛易死　食貴於玉
文目佛　俱過一飯
設食唯菜　食我以礼
食可一大捕　衰飯仕食
嗜羹　食飽即寢
列鼎而食　能踏不熟
食惟一肉　不重味
預知民物　五侯鯖
一食萬錢　忍害物命
客知食物　對客獨食
供饌甚豐　飯不能名
一食萬錢　蔬食飲水
御史食雞　食貴於玉
俱過一飯　食我以礼
嗜羹　衰飯仕食
嗜酒　食脫粟飯
嗜魚　蔬食飲水

古今文集

嗜菜胡芦　食我以礼
廊食無限　衰飯仕食
嗜牛羹　食脫粟飯
嗜牛心炙　蔬食飲水
嗜羹　食我以礼
設食唯菜　衰飯仕食
食可一大捕　食脫粟飯
嗜羹　蔬食飲水
雉若　食我以礼
食歲　衰飯仕食
老饕賦　食脫粟飯
國忘憂養食　蔬食飲水
荆公無所嗜

脯鮓

古今事類

束脩　腸脯遺母
掛臘脯　以下係鮓
蚶鮓遺母　妄疑盜鮓

古今文集

賣脯致富　左慈酒脯
龍肉鮓　魚鮓寄母
託鮓魂子　饋魚服鮓

古詩
子魚　謝吳春卿釀臘鮓門
遺黃崖醬法見酒門

八 ○卷之十七
○食物部

餅 湯餅

古今事文類聚
貢餅即大售　胡餅成識
坦腹餬餅　惠餅充飢
貸錢買餅　裹蒸
抽包蒸胡　龍餅細葱

雜著

古今文繡

餅賦　文日堅
莫曉其名　餅各有名　餅為異具

古詩
貢餅洗雞　建仙進餅
蒸餅坼十字　熱餅出汗
怨去餅緣　怨去餅皮

餽遺 辨受

古今事類
贈以束帛　受餐反璧
十簇餽五　貢嗜獻君
對酌憂厥　物微意全
誣以受賕　餽瓜子金
辭聚　辭色
遺衣不受　遺魚不受
却其布縑　不以口腹累人
辭封妾　辭婢婿
辭衣　辭衣襪

文日堅

雜著
送梅及餽

古詩
鄰舒贈黃兒筆門　贈麈尾
謝歐公贈箱　答黃生

律詩
送牛尾狸與徐使君

詩話
送牛酥

八 ○卷之十八
○燈火部

燈 燈燭

古今事文類聚
獻守衣
成勿後餽
餽道不分
（以下係餽金不受）
餽瓜子金
辭色
遺魚不受
麈尾渠肉
不受潤筆
辭婢婿
辭衣襪
辭盤飧

文日堅

古詩
贈以東帛　受餐反錦
遺來而受　貢嗜獻君
一味亦分　物微意全
獻楊梅仁　餽瓜子金
辭裘　辭色
受魚懸庭　麈尾渠肉
却其布縑　不受潤筆
辭封妾　辭婢婿
辭田　辭盤飧

揚州以土物寄少游

謝張安道惠馬門

八 ○送贈門

餽遺 辨受

古今事類

雜著

古詩

詩話

古今事文類聚 燈花占瑞 豹髓鳳膏 燈下鬼現 衣帶妊灯 燃灯窗室 置灯帳中 燃灯宮中 逼嫁燃灯 推油禁松明 掌中可照 作焉足灯

古今文集 雜著 長明灯須 灯花讚

律詩 灯花二首 詠灯 栽灯 燈

古詩 寶月 灯絕句 長明灯

古今事文類聚 古詩 短歌歌

詩話 灯棄猜

古今事文類聚 燭 前集 燭蛾 文曰尭

鄭燭分光 奉燭誤書 繫辭讀書門不燃官燭 以蛾燭妓 燃燭井柴 燭奴 燭圍 乾燭燃燭 燃燭然油

古今文集 雜著 燭銘

律詩 懷燭 古 以下作燭 火蛾 燭蛾二首

滅燭絕纓 不欺闇室 阿奴火攻 開門刻燭賦詩 蠟淚拭紙 金蓮炬 造十圍燭 火城 戚蛾赴燭

古今事文類聚 火 前集

初作燧火 以火紀官 里毋東垣 火術不焚身

古今文集 雜著 火賦

古詩 夜燒松明火

古今事文類聚 火災 前集 宣榭火 柏梁火 文曰尭

漢田律 焉火備 魔焚不問馬 焚奏官室 起室厭災 嗜酒故火 積油生火 火災償失 火焚故宝 因火知量 臺宮不救火 州多火災 天降火災 國初火災嚴

古今文集 雜著 逐疫方文 京師火禁嚴 跋詞科雜著後

古詩 武陵觀火 雲龍山觀燒

律詩 火流為烏 構火狐鳴 救火者賞 火災而哭 占火不驗 火於藏室 火災不憂 曲突徙薪 失火救焰 降雨滅火 焚奏官室 民安夜作 火災償失 因火知量 州多火災 烈婦赴火 祝融陰相 國初火災嚴 疑為人所燔 不於儒家 救火者賞 火災而哭

燒　火後借居　子亭　火後閒舍呈城南

唐火禁嚴

薪

古今事文類聚

被裘抹新　新貴於桂
抱薪救火　求薪宗歸
撥室而炊　燃薪明書親牖

古今文集

雜著
積薪賦　煽薪賦

律詩
田園雜興　擔薪誦書　後新居上
能辦勞薪　供薪水觀徼

炭

古今事文類聚

身隨鑪炭　香炭爲咄
作炭岸崩　石炭

古今文集

雜著
炭　買炭
雪曉舟中生火二首　答女人贈炭　賈炭翁
彭城石炭　屑炭作獸　屑炭塑鳳

古今事文類聚

朝服

㊀ 樸頭　腰帶　靴　笏

卷之十九
朝服部

古今文集

雜著
樸頭幞巾　四脚樸頭
朝服本戎服　服色借賜

律詩
初賜金魚　喜劉蘇州恩賜金紫
陪備帶惜　借服訝佩魚
魚袋　金鈴
跋織賜章服荅詔
雜著以下依次
衛公故物記　文貞公勿銘
擊蛇笏銘　隱相手版經
靴本胡服

古今事文類聚

冠

㊀ 巾　帽　幘　佩

冠章甫冠　冠不正則去
裂衿橫委冠　竹皮委冠
皆冠鵁鶄　怒髮衝冠
弱冠

惠文冠　弾冠　掛冠　鹿皮冠
貂蟬冠（以下係冠）　折巾　漉酒巾
葛巾毛扇　着白綸巾　角巾還第（以下係門）　伊川巾服
以下係帽　着帽進見　入市買帽　狐皮帽
錦裘繡帽　小帽尖　（以下係帽）　岸幘笑詠
陳情見故酒門（以下係門）　捨佩玦　臨江解佩
佩草佩紱　佩紫香囊

論冠帶　古今冠紳異制
論明道冠　論冠帽及帶
詩話　闊巾大袖

履 附

鳥履　履舄　履鞋　履屣
文具部

仲尼冠履　蹈朱履　履底　隊履足下
識履聲　織履爲業　爲淵明造履　不棄路履（見破門）
以下係鳥　赤舄几几　履革鳥　飛鳧舄
步屧郊野　以下係履　所履爲業　（以下係履）
作屐履　供屐履　織履爲食　衣褐捆履
投者履履　以下係履　以草爲履　踊躍履盤
貴履不欺　芒履習行　織履易米　（以下係履）
倒履出迎　履齒折　一生幾兩履　木屐登山
還履不受　還履復受　不棄敝履　（以下係鞋）
麻鞋一屨　鞋者詣　麻鞋　上履納鞋
以下係履　文王自結韈　武王授屨辭　結襪使之重
織履塞口　馬見錦襪　折襪線

古詩　以下係鞋
贈送秬鞋黃升卿
雜著　以下係襪
魏石擊帶　雜說
古詩　馬鬼行
律詩　詠襪

衣 附

卷之一千一　襦　褲　裙
衣裳部　詳見朝服部

上衣下裳　舜製法服

縫衣之宜　衣縫掖

衣若縣鶉　斑衣娛親　婦無禪衣
衣裼襲裘　衣裼捆履　寒不借衣
衣敝縕袍　不棄路履　以下係履　不改道褊
不着深衣　褲褶與歌　以下係褲　不改道褊
脫褲不受　故爲溺褲　誤持袴去
製爲窮袴　著妻兄褲　露褌上聽
（以下係褲）

雜著　衣若懸鶉
服制之變　更衣　衣敝縕袍
古詩　寄邊衣　異服　衣裼襲裘

錦繡 附 布

帷帳無文綃　衣錦夜行　鄧錦一笥
以錦為帆　織錦迴文　前古錦衾
賦詩奪錦門（以下作布）　繡錦維舟
火浣布　布作單襦　用作補綴

古今文集

律詩

錦二首

布衾 附 紙衾 被 衾 帳 竹夫人

湯陰岳珂

古今文集

大衾長被　無被自亂麻　作十二幅被　詔給帷被
即官錦被　幔被徑出　居喪錦被　引被覆面
（以下係布被）　布被多衲　布被易錦　敗絮紙補
梳股坳堁　（以下係被）　任官不作梳　丙夜不安梳

古今文集

遊仙梳　衾裯屏幛

古今文集

古詩

古樂府

雜著（係布衾）

布衾銘　司馬溫公布衾銘記　書布衾銘後

司馬溫公布衾銘

古詩（以下皆紙衾）

呂居仁惠建昌紙被

律詩

寄謝徃制茶文紙被之況

雜著（以下係梳）

警梳銘　六安梳銘

律詩

石膏梳　水精梳

雜著（以下係梳屏）

梳屏銘

律詩

畫梳屏

詩話

題詩卧屏

雜著（係竹夫人）

竹夫人傳

律詩

趙子充示竹夫人詩予為名曰青奴以小詩取之

竹夫人

古詩

森竹夫人

詩話

更名青奴

古詩（係琴）

詠暖足瓶二首

卷之二十二

樂器部

琴 附 瑟

古今事類

伏羲作琴　神農削桐　舜歌南風　孔子奚琴
古壇鼓琴　鼓琴感猫　鼓琴自娛　伯牙鼓琴
琴操南音　雍門周鼓琴　相如鼓琴　焦尾琴見桐門
琴有殺心　女知絶弦　蕭無弦琴　聊為伶人
人琴俱亡　鼓琴兎怜　功臣不操琴

不好聽琴 (以下係琴)
取琵而散 曹顯琵希
齊不好琵
雜著 琴賦 上已日燕大宰聽張琴詩序 伏羲作琵 趙王散琵
送琴士蕭長夫序 子路鼓琵 虺巴鼓琵
古詩 聽穎師彈琴 彈琴效賈島躰 送楊寘序
聽真人琴歌 霹靂琴歌 燒琴煮鶴
詩話 評古今琴詩一首 (以下係琵) 評義山琵詩 湘靈鼓琵 聽野師琴

琵琶 (附) 阮

彈於馬上 危韓爲帝彈 辨琵琶聲 阮咸善琵琶
賀甲智善琵琶 (以下係阮) 謂之阮咸

古詩 夜聽琵琶
詩話 用左右手
古詩 和令狐相公所阮咸 聽宋宗弼掐阮歌
帳中鼓箏

雜著 箏賦 人亡器存
古詩 聞箏作
律詩 詠箏 聽箏 箏
詩話 聽箏古事

箜篌

師延所作 作箜篌引 侯氏所作
聽軋箏

雜著 箜篌賦
古詩 箜篌侯 李供奉彈箜篌歌
(卷六十三 樂器部)

笙 (附) 簧 竽

古詩 女媧古笙 雙成吹笙 王喬吹笙 南郭吹竽
古詩 吹笙引
律詩

簫

古今事文類聚 舜作簫 簫史弄玉 吹簫吳市 吹簫送
古今文集 雜著 洞簫賦

笛 附 觱篥

古今事文類聚 伶倫作笛 丘仲作笛 列和吹笛 柯亭椽
作長笛頌 桓伊吹笛 歐殺笛妓 以笛妓賜
知卧吹笛 山石可製

古今事文類聚 雜著 笛賦
古詩 鐵笛亭一首 江月圖
武昌老人說笛歌
律詩 金陵韓侍御吹笛
青溪半夜聞笛 聞笛一首 聽吹歌
聽黃鶴吹笛 從軍北征 聞笛 昇平詞
水閣聽晉卿家昭華吹笛 吹笛
詩話 郭長生吹笛
古詩以下係觱篥 薛陽陶吹觱篥歌 夜聞觱篥
霜夜對月聽吹觱篥

磬 附 水盞 方響 拍板

古今事文類聚 作磬之始 擊石獻舞
水滴石磬 (以下係拍板) 衆樂並舉
拍板 (以下係磬) 垂髫侍女調有心擊磬
(以下係水盞) 方響
律詩 方響
古詩 方響歌

筋 附 角

古今事文類聚 蔡琰胡笳 劉曜吹笳
宋元吹角 古角聲
雜著 胡笳十八拍
古詩 聽董大彈胡笳 聞笛
雜著以下係角 道州鼓角樓記
律詩 晚泊潯州聞角
昇平天慶觀夜作 聞角 聽曉角

鼓

越石吹笳 (以下係鼓)

古今事文類
立鼓求諫　設鼓待擊　鳴鼓攻
越雷門鼓　補衮擊鼓　打細腰鼓
題鼓寓意　晨昏鳴鼓　再納鼓環
古今文集
雜著
泗州重修鼓角樓記
律詩
題橘沙縣樓鼓
鍾　寺鍾
古今事文類
作鍾之始　鍾鈕名虎　鍾形鼓座
勸勉景鍾　每合擊鍾　鑄鍾審音　鍾有銅澤
古今文總
掘地得鍾　鑄鼓名洛　鍾鼓座臣
雜著
洪州大雲寺鍾銘
化成寺大鍾銘
古今事文類
歌　曲　舞
唐虞賡歌　擊壤之歌　楚狂之歌
河西善謳　秦青遏雲　歌拂梁塵
帶索而歌　拾穗而歌　彈鋏而歌
叩角而歌　易水之歌　大風之歌
垓下之歌　秋風歌　烏孫公主歌
五噫歌　求新聲歌　曲誤周郎顧　竹不如肉　絲不如肉
以詩為詞　評東坡詞　三代之舞　漢魚龍曼延之舞
猴狗之舞　能掌上舞　小樂舞　作雜鴻舞　鼓笙而舞
古今文集
雜著
歌曲源流　論曲之音
古詩
短樂行　聽楊氏歌
律詩
聽教坊宮中樂人歌　與歌者米嘉榮　席上勸歌者
詞
賀新郎　水調歌頭　陽春慕和
賀新郎二首　沁園春二首　黍離法曲　不能唱曲
木蘭花　念奴嬌　千年調　蓦山溪　水調歌頭　于羽之舞　舞於地狹
詞話
沁園春　鳥夜啼　陳代曲調　傾盃曲
浮遊西　霓裳羽衣曲　望江南
進清平調　東坡夢君　何滿子
御製上元詞　有詞無行　觀燈名　瑤臺第一層
教坊記　柳詞評旨　評柳詞
古詩以下係雜
胡笳女
和永叔楊枝歌

古今事類 玉璽 符節

奉漢傳國璽 乾興宝璽 大觀九宝 政和鎮國宝
延永得宝璽 嘉定得宝璽（以下缺） 陰符
剖符作誓 玉麟符 銅虎竹使符 銀兎符
終軍棄繻關門 郭丹賫持節關（以下缺） 棄繻
一節入軍 持節不拜

古今文集

雜著

王寶譜

古今事類 印綬

古今文集

佩六國印 懷黃金印 刻印不與 元印不與
弄印勢視 印喫緩急 刻印鎖印 印龜左顧
金印如斗 倒用印 破石得印 佩四寸印
倒印告諭 不治倒印 失印不問
垂三組 解朱組 失印薄罪 懷經鄉郡

雜著

十腰銀文

古詩

謝玉仲至惠黃玉印林

○珍寶部

古今事類 金

貢金鑄鼎 白金攘金 買金延七
餽兼金 千金爲謝 遺金一餅 遺金不受
黃金鑄象 謝事賜金 償同舍金 鑄馬蹄金
校金求塵 塲有金 金爲彈丸 受胡人金
受金畏四知 宅取埋金 鋤菜鄰金 贖賀還金
理子得金 神金求官 兄却弟金 諫臺得合
以金曝棄 官不占金坑 金不敢遺 寄金相讓
還其遺金 失劍不問

古今文集

雜著

古多今少 翡翠貿金

古今事類 珠

貝

古今文集

遺珠赤水 有珠徑寸 以兩金爲瑞 買金延七
取曦龍珠 鮫人泣珠 遺金一餅 遺金不受
魚珠報恩 合浦還珠 償同舍金 鑄馬蹄金
倉海遺珠 嫌蠙頭白 受胡人金 贖賀還金
獻大貝 蛇珠報恩 鶴珠報恩 兄却弟金 諫臺得合
買積還珠 女解珠佩 金不敢遺 寄金相讓
賠珠四壁 老蚌出珠
以珠撒殿 獨不買佑珍

雜著

珠賦 璠璵似龜係貝

八 ○珍寶部 卷之二十六

古今事類 玉 璧 琉璃

赤刀切玉 釣得玉璜

古今文集

雜著

古今事類 得玉能辨

以不食為寶　以鼠肝為璞　卞和獻玉
宋人刻楮　撞碎玉斗　（以下係璧）　壞璧其罪
垂棘之璧　當壁而拜　卻敵亡璧見疑　賜璧二雙
全璧歸趙　張伯儀一　羊公種玉　（以下係琉璃）
作琉璃殺　扶琉璃寒
廚用琉璃椀　乞庶門　懷琉璃器　不貌琉璃盞　見匹婁門

雜著

說玉贈蕭勿聞

錢

（錢）　（鐵錢）　（銅錢）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文集

帶或以錢　以金錢幣　支目表
鑄大錢　出錢取息　貸錢為貧　秦錢半兩　九府圜法　東漢五銖　八銖半兩　鄧通鑄錢

東秦錢二　敗德與民　以一當五
漢錢朽貫　秦錢薄　不如一爰錢　秦錢為報
藏無名錢　錢文宜貴泉　奉錢為報　身後泛錢
守錢虜　大人銅臭　鉤錢盡施　金講
口不言錢　錢癖　呼為王老　鵝眼錢
錢癖　金錢貿生子　作詔潤筆
足錢便可　不貴心書　錢可通神
前定得錢　上清童子　錢文歐書
鉤錢不受　光寧錢　淳化草書
唐錢短陌　無錢出界
飛錢致富　整錢聽歌
（以下係紙錢）　王帥用紙錢　頃節焚紙錢　用織錢
雜著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文集

錢神論
律詩
錢一百
詩話
詠破錢
雜著
錢鄧州不燒指鍊頌
卷之二十七
器用部

舟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文集

伏犧作舟楫　後人作舟　賀鑄萬　賀服舟楫
南舟五湖　東舟西車　秦始浮海　漁舟傍涯　月夜乘舟聞李郎同舟　火攻戰艦　突入緣舟
中流擊楫　雪夜乘舟聞琴　以舟喻時
錦袍坐舟中　山翁葉舟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文集

雜著
徽舟
古詩
大雨舟中戲作
律詩
舟中

車蓋

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文集

彈鋏无車　門多長者車　安車蒲輪　乘駟馬車

同車不同茵　陳其車馬
乘短轅車（既門鑰）借車
有輿入殿（以下俗蓋）
何蓋相親　雨不假蓋
雜著
飯車
古詩
借車
寶鼎（圖）　鼐
朝見武興　遇雨入車
常寒車帷　乘車習勢
作華蓋　爲曲蓋
錡成上昇　鼐成上昇
問鼐輕重　獲鼐改元
文目表
得寶鼎　遷九鼎
（以下俗誌）　伊尹負鼎
力能舉鼎
雜著
二器論　鼎銘北鎗門
古詩以下俗鼎并鏤
次韻周禮惠石鈚
石鼎聯句并序
漢鼎銘
弓矢
烏號之弓　弓錫有功
四物精材　楚人亡弓
調弋鳧鴈　雙帶兩韇
弓燥手柔　弯弓射戟牙
木本不正　挽兩石弓
（以下俗矢）　作矢
括本爲矢　金僕姑
繫臂取鏃　三箭定天山
李陵矢盡　代竹爲矢
朝見武興　遇雨入車
常寒車帷　乘車習勢
作華蓋　爲曲蓋
劉乙新作射序
律詩
刀（圖）　劒
古有寶劒　按劒而舞
干將鏌鋣　楚王好劒
按劒斬蛟　按劒斬蛇
請劒斬佞臣　帶隨具劒
以寶劒贈　劒有靈
若新硎砌　解千不報
贈以佩刀
好成人之劒　越王之劒
劒訓曲父　掛劒徐墓
舞劒纂蔽　孝劒不成
鳴劒抵掌　興城雙劒
雷公逐劒　（以下俗刀）
刀討不庭　刀戢干戈
雜著
屠間　砥石賦
古詩
寶劒　雜劒
寶劒篇　春坊正字劒子歌
律詩
和周侍御買劒　招劒文送劉校中
古詩贈刀
飛　歌　寶劒　古劒歌
○卷之二十八
○器用部
几（圖）　案
杖

隱几而卧　隱几而坐　隱几晞視
坐置几　流矢漫几　叉手案几
拳按舜眉　投刀斫按　叉手依按
抱杖之别　以杖叩脛　叉手依杖
九節杖　賜靈壽杖朱
雜著
新曲几文　賈生書几銘　八仙按銘像案
武王杖銘以下皆杖銘　几銘一首　杖銘一首
以靈壽杖送葛老　節竹杖贊
古詩
方竹杖歌

扇

古今文集
五明扇　雉尾扇　持白羽扇
楚宮扇　六角扇　奉揚仁風
樂府避塵　腰扇障日　製白團扇
扇歌山水　題詩於扇
雜著
賜白羽扇賦
古詩
扇　班婕妤
謝孫興宗惠草書扇　團扇歌二首
次韻穆父高麗松扇　紈扇　戴和文階松扇
律詩
題詩　題鄒熙山水扇　書王氏蒼錫扇
代秋扇詞　謝人送常州草書扇

鏡

古今事文類聚
古鏡　方鏡　青銅鏡
詩話　贈友人古鏡　古鏡　宅鏡照閨叔
破鏡重圓　銅黃磨鏡　白銅鏡　古鏡歌
律詩
古鏡

雜器用

古今事文類聚
黃帝造釜　陶人爲瓶　有底白瓶
喚鐵　白玉甌　珊瑚如意　自鳴鐘元
雜著　托子
鞭賦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目録

居處部

國都形勝

羣書要語

都者國君所居之邑猶他聚會之稱也

釋名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天官土方氏以土圭致日景以土地相宅而建邦國都鄙夏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太官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坊記九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左傳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大也師衆也公羊傳天子設六軍世紀天子所宮曰都世紀莫善東南方五千里謂之神州中有

和冀郷方二千里五岳之城帝王之宅聖人所生也王畿千里今曰畿秦兼東南有京縣之州風雨有時災暑有節商業此主南則多暑北則多寒東則多陰故聖人不處焉故張衡憲天子以四海為家故所居曰行在所漢書

晉　壯武帝王居住龍殊白城即帝王宅也山為龍虎盤李白金陵詩山河壯帝居詩

古今事文

歷代所都

伏羲都陳神農亦都陳陳今陳州又營曲阜今兗州黃帝都涿鹿今涿州或云有熊今鄭州少昊都窮桑在魯北顓頊都高陽在周為衛地今濮陽縣帝嚳都亳一曰都高辛今偃師堯始封於唐後徙晉陽即帝位都平陽今晉州舜都蒲阪今蒲州或在安邑在蒲州禹本封於夏為夏伯及舜禪都平陽或在安邑在蒲州禹本尚書五子之歌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言堯舜至禹及太康皆在冀州界少康中興而復還稽都湯都亳殷都有三亳景亳為南亳即梁國穀熟縣所謂地闊為西亳則盟津所謂北亳也仲丁遷囂或曰敖今河南之敖倉河亶甲居相今相州祖乙居耿在河東及盤庚五遷復殷地則西亳也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今京兆之界周公相成王以豐鎬偏處西方土貢不均乃營洛邑今東都成王即洛邑建明堂朝諸侯復還豐鎬至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乃居洛邑及敬王時又遷成周今洛陽故都城是也秦非子始封於秦今在隴西孝公徙咸陽漢都長安東觀漢記曰光武中興都洛陽又於南陽置南都三國時魏略云魏以長安雖有四塞之固然山陵高而近北塞道遠而多風沙水泉鹹而鹵不如洛陽土中四通八達可以為天下之衝故遂都洛陽為五都吳志云吳都鄂後遷建業晉都洛陽長安惠帝永嘉之亂元帝及後梁簡文別居江陵晉亂有十六國各建都邑隋都長安煬帝遷洛陽唐都長安帝王世紀

在德不在險　以下得形勢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顧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脩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脩政不仁湯放之商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脩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也

秦都之固

秦孝公據崤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始皇蹑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淵以為固天下已定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賈生論秦形勝之國也帶山阻

河縣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勢便利其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高紀秦皇兼天下都咸陽消水貫都會三輔黃圖

漢都形勢

漢書劉敬說上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洛陽曰東有成皐西有崤澠背河向洛其固亦可足恃張良曰洛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夫關中左崤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

吳都形勢

張紘言於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掘所連岡改名秣陵有別小江可以貯船宜爲都邑劉備勸都之自京口往都爲吳錄先主傳童謠云金飯瓦碗終不飽武昌魚還歸建業死不吃武昌居乃下都建業吳志諸葛亮至京口因觀troops陵山卓數曰鍾山龍盤石頭虎踞此帝王之宅吳錄

關中形勢

陸賈奏今之關中古邦畿千里之地下業根本於是在爲秦得用之以傾諸侯漢發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懸山河之形勢宅田里之上腹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郡事可以養力俟時強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服昭德

西都賦

班孟堅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興王澤竭而詩不作

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孔席招俊乂開廣門路自公卿大夫下及黎庶各奏其職或以賢良方正徵或以文章內設令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發繼絕潤色鴻業是以眾庶悅說樂推福應元盛白麟赤雁之貢奏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爲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吾丘壽王東方朔枚皐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貢禹兒寬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諫諍或以宣上德而昭聖考雅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考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事有盛衰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堂廟歌雲事頌異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徵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无事京師脩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懽然思慕上之睠顧而盛称長安舊制有陋雒邑之議故臣作西都賦以極衰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詞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定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覩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頃有樵懷舊之舊念發思古之幽情慷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賓曰唯唯二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泰流之限汧涌其西華濱之毛則九州之上腹爲防樂之阻則天地之奥區爲是故橫制四海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御輦夜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

頓宴庭作京於是聘秦嶺北阜挾灃潏據龍首面皇基於億載慶宏規而大起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十二之延祚故鴻奢而極修建金城之万雉呀周池而成洞披二條之廣路立十二之通門內則街衢洞達閭閈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頓車不得旋閒城溢郭旁流百廛紹壁四合煙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樂无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修於姬姜鄉曲豪俠之雄節慕原嘗名重春陵連交合眾騁騖乎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亘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七相五公與乎州都之豪桀莫不聚焉蓋以強幹枝葉強上都而觀万國封畿之內服土千里卓犖諸侯商洛緣其隈鄠杜濱其足源泉灌注陂池交錯疇人林果園芳蓋以百數若乃中朝堂高宴之位肅崇禁之制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命則垂綸輟翼則戰繳連飛曾繒防則矰七發重機則雲罾出入風波探鯨鱷搏鼉鼈上天下地窮神盡化流大漢之愷悌協黃虞之欣樂於是天子乃盛娛遊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天綵石采曲臺之屬上有靈光儲胥之館周以鈎陳之位衛以嚴更之賁處乎其上佐命則垂紳輔翼則成

流以傍徨北闕道以葉舒又杳藹而不見陽排飛閭而上出若
遊自於天表似无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源覩滄海之湯湯
揚波濬於碣石激神奇之辭云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
於是雲霓杳冥嵯峨峻嶒合石嶂嵲抗仙掌以承露
擢雙立之金莖映崖嶮之混濁鮮類氣之清英騁文成之才誕
駭九仙之所館松喬之羣類時遊徒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
非吾人之所寧尔乃盛娛游之壯觀會太武乎上囿因疇以威
戎爰始威盛而講武事命荊州浚起鳥諾梁野而驅獸毛羣
內闐飛列上霤接翼側足集森林而屯聚水衡虞人潛其營表
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統連紘龍山絳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於是乘輿駕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鄧鄧歷上蘭
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三驅車不方軌騎不並轡山淵反覆
踩躪其十二三乃拘怒而少息尔乃期門佽飛列刃鏑鍭要跌

追蹤烏號鏑發獸駭值鋒機不虛掎絕不再控弦不單殺中必
疊双應二發連禽獨擲猶繳聯翩風毛雨血洒灑野草木承
厉猿失木豺狼掎窺宂秦城力折劇猗傑於北猛噬脫角挫脰徒搏
兕觸蹶許少施巧秦城力折劇猗傑於北猛噬脫角挫脰徒搏
獨殺被師豹搤熊螭曳巨獲罷朝旋師凱樂鏗鏘鼓吹震天
石頹松拓小叢林權草木无余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禹王
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体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萬里目
極四裔禽相搤藉獸相枕藉然後收會衆論功勞賜胙嘗驕
以行包鵬酒車以斟鮮野食舉烽命酋畢賜庶姦大
路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
織女似雲漢之无涯若揭錦與布繒燭巨靈之連鼇掩赤電之
鵜鶘鵁鶄鵜鶘鵁鶄鵜鶘鵁鶄鵜鶘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
宮乘輿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鳥隼為之旄旌羽為之
浮權女謳鼓吹震聲激越發梁辰而洋三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
下及鵜揄文莖出此月抗鴻雁倒綠繳於碣石激神奇之辭
於是雲霓杳冥嵯峨峻嶒合石嶂嵲抗仙掌以承露
擢雙立之金莖映崖嶮之混濁鮮類氣之清英騁文成之才誕
駭九仙之所館松喬之羣類時遊徒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
非吾人之所寧尔乃盛娛游之壯觀會太武乎上囿因疇以威
戎爰始威盛而講武事命荊州浚起鳥諾梁野而驅獸毛羣
內闐飛列上霤接翼側足集森林而屯聚水衡虞人潛其營表
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統連紘龍山絳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於是乘輿駕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鄧鄧歷上蘭
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三驅車不方軌騎不並轡山淵反覆
踩躪其十二三乃拘怒而少息尔乃期門佽飛列刃鏑鍭要跌

追蹤烏號鏑發獸駭值鋒機不虛掎絕不再控弦不單殺中必
疊双應二發連禽獨擲猶繳聯翩風毛雨血洒灑野草木承
厉猿失木豺狼掎窺宂秦城力折劇猗傑於北猛噬脫角挫脰徒搏
兕觸蹶許少施巧秦城力折劇猗傑於北猛噬脫角挫脰徒搏
獨殺被師豹搤熊螭曳巨獲罷朝旋師凱樂鏗鏘鼓吹震天
石頹松拓小叢林權草木无余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禹王
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体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萬里目
極四裔禽相搤藉獸相枕藉然後收會衆論功勞賜胙嘗驕
以行包鵬酒車以斟鮮野食舉烽命酋畢賜庶姦大
路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
織女似雲漢之无涯若揭錦與布繒燭巨靈之連鼇掩赤電之
鵜鶘鵁鶄鵜鶘鵁鶄鵜鶘鵁鶄鵜鶘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
宮乘輿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鳥隼為之旄旌羽為之
浮權女謳鼓吹震聲激越發梁辰而洋三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
下及鵜揄文莖出此月抗鴻雁倒綠繳於碣石激神奇之辭
於是雲霓杳冥嵯峨峻嶒合石嶂嵲抗仙掌以承露
擢雙立之金莖映崖嶮之混濁鮮類氣之清英騁文成之才誕
駭九仙之所館松喬之羣類時遊徒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
非吾人之所寧尔乃盛娛游之壯觀會太武乎上囿因疇以威
戎爰始威盛而講武事命荊州浚起鳥諾梁野而驅獸毛羣
內闐飛列上霤接翼側足集森林而屯聚水衡虞人潛其營表
種別羣分部曲有署統連紘龍山絳野列卒周匝星羅雲布
於是乘輿駕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鄧鄧歷上蘭
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三驅車不方軌騎不並轡山淵反覆
踩躪其十二三乃拘怒而少息尔乃期門佽飛列刃鏑鍭要跌

追蹤烏號鏑發獸駭值鋒機不虛掎絕不再控弦不單殺中必
疊双應二發連禽獨擲猶繳聯翩風毛雨血洒灑野草木承
厉猿失木豺狼掎窺宂秦城力折劇猗傑於北猛噬脫角挫脰徒搏
兕觸蹶許少施巧秦城力折劇猗傑於北猛噬脫角挫脰徒搏
獨殺被師豹搤熊螭曳巨獲罷朝旋師凱樂鏗鏘鼓吹震天
石頹松拓小叢林權草木无余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禹王
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体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萬里目
極四裔禽相搤藉獸相枕藉然後收會衆論功勞賜胙嘗驕
以行包鵬酒車以斟鮮野食舉烽命酋畢賜庶姦大
路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
織女似雲漢之无涯若揭錦與布繒燭巨靈之連鼇掩赤電之
鵜鶘鵁鶄鵜鶘鵁鶄鵜鶘鵁鶄鵜鶘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浮往來

東都賦

東都主人喟然而歎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爰客館
窪保界河山信識聖漢而知始皇矣烈乎夫大
漢之開原也奮布衣以登皇極繇數代蓋六籍所不
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
民故萎薇虺而獻其說講人雜宜而拓其制時量泰而安之
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曾不是暗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閒乎
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秦清以變子之惑志往
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于時之亂生民幾
亡鬼神泯絕墜元元根幹門遺宝源野厥人之肉川谷流人之
血秦項之灾猶不克平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号而上訴
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平聖皇於是聖皇乃撫乾符闡坤珍披
皇圖稽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雲霧靁震超
大河跨北岳立号高邑建都河洛紹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盛
滌体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凡育羣生恢復疆宇勳
兼乎在昔事勤乎二五宜特方軌並迹紹百辟治近古之所

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且夫建武之元大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遊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寔始斯道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車造器械則通變氏之所以開帝功也襲行天罰應天順民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辻都改邑有殷宗中宗之則爲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爲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己復礼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建勤成義烱乎世宗案六經而校德如吉甫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雅之上儀修袞龍之法服鋪茲藻信申景鑠揚貽雷正雅樂八神之和允洽若臣之序既肅動天降烟煴調元無然後撞鍾告罷狩鄜覽乃國之有禾考声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儛翼二光漢於孝諸夏總八方而爲之極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者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順流泉而爲沼發渠引流潔以潛魚豐草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謁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鬼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者之以風雅歷騶虞貫馳鉄轟車攻采吉日礼宮整儀乘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路乘時龍鳳蓋奉麗和鸞玲瓏天官景從寢威蜂容山靈護野萬御方神雨師灑路風伯清塵千乘雷起千騎紛紜九戎駢野飛一矢而命中揚光飛文吐燄牛風於野獲日月爲之奪明五陵爲之搖震雄旗拂天袞三

犯義侯礼既設同寢法度異
不知京洛之有制識函谷之可閉而不知上若之無外主人之
辭未終西都賓曡然失容逡巡降階揖然意不安席手欲辭主人
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
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盖乃遭遇乎斯時小
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
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奔走來王正道清明
廼顯乃復祖宗之禮修郊祀之典以配上帝於是精意以享
神明降假孝饗通于皇靈四海之內莫不齊聖廣淵其德
溥博如天仁流廿泉澤洞陰陽寒暑不干其和風雨不作其
災日月運行而無薄蝕星辰有度而不錯謬陰陽和調五
穀豐昌乃發德音敷惠四表遠人慕義重譯而至
靈臺詩

靈臺既崇既大既成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
昭哲顯明上下和同我漢行火德以建天正神永觀厥成
寶鼎詩

嶽脩貢芳川效珍吐金景芳歊浮雲歊氣如山上有承露仙人掌
芳色紛縕煥其炳芳被龍文登祖廟芳享聖神昭靈德芳彌億
年

白雉詩

啓靈篇芳披瑞圖獲白雉芳奉以進薦宗祊芳奮翹英容絜朗芳於
慶

西京賦

有憑虛公子者心奢體忲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
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蓋
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觀壄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悲於
歡勞則稱於惠能達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
辭未終西都賓曡然失容逡巡降階揖然意不安席手欲辭主人之
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
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盖乃遭遇乎斯時小
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
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奔走來王正道清明
廼顯乃復祖宗之禮修郊祀之典以配上帝於是精意以享
神明降假孝饗通于皇靈四海之內莫不齊聖廣淵其德
溥博如天仁流廿泉澤洞陰陽寒暑不干其和風雨不作其
災日月運行而無薄蝕星辰有度而不錯謬陰陽和調五
穀豐昌乃發德音敷惠四表遠人慕義重譯而至

靈臺詩

靈臺既崇既大既成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
昭哲顯明上下和同我漢行火德以建天正神永觀厥成
寶鼎詩

嶽脩貢芳川效珍吐金景芳歊浮雲歊氣如山上有承露仙人掌
芳色紛縕煥其炳芳被龍文登祖廟芳享聖神昭靈德芳彌億
年

白雉詩

啓靈篇芳披瑞圖獲白雉芳奉以進薦宗祊芳奮翹英容絜朗芳於
慶

西京賦

有憑虛公子者心奢體忲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是以多識前
代之載言於安處先生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蓋
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觀壄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悲於
歡勞則稱於惠能達之者寡矣小必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
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異
諸秦據雍而彊周即豫而弱晉作都西而秦北武氣東而約政
之興衰常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終言子陳之漢
氏初都在渭泾秦實其朔是爲咸陽左有函崤重險桃林之
塞綴以二華北思九嵕甘泉涇陰洛流經其隈帶渭流漕渠
灌其東陸海珍貨所萃商胡賈客所湊鴈門代郡陳兵數萬
列騎成陣旃裘氈帳引弓之民逾隴越山而來集乎其間
隆嵩崔嵬隱轔鬱壘岡巒平衍堤封相屬沃野千里原隰龍
田珍果安石榴黃甘橙橘羅生其陽青梧翠竹蔭於其北
於近其遠則九嵕甘泉涇渭洛川終南太一隆嵩崔嵬
爾乃發掘天野厥田上上疆爲地之利物有其寶
對曰昔帝高陽之裔重黎實命以光啓厥勳神明之冀故
稱帝乃顓頊之苗裔也受封於唐侯以夏正建寅之月
諸鶡旦是時也並爲殭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說
哉良以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一精以拔于東井婁敬委輅
幹非其議天啓其心人其基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
宜其可定以爲天邑豈伊不懷歸於汾澮天衢豈伊不慮思於
天命不滔畴敢以渝於是量經輪奐制踰法換百堵之側陋
裁於八都豈稽度於往舊創乃眺於閶闔疏龍首以抗殿
增九嵕之迫脅正紫宮其未央表峻阯以結葢揫以相接帶側
狀蜿蜒以翼基雄虹之長梁結棼橑以相接帶側施於藻井
披紅葩之狎猰騁豹犀之破觺流景曜之韡曄翡翠之火齊
雲稱二階重軒鏤檻文檻右平左城青瑣丹墀平壇設切
厓隨阹磎磵陼坻淵潬瀺灂碨礧豁豻谿壑錯峙巉嵓嶄巖
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德通神之所合精誠之所感故先

乃奮翅而騰聳朝堂承東溫詞延北上與上繩對作仕而未半
名嗤戟陵峴識所則君夫長年神仙宅下帷翻集鳥能
興含章甘破名聲衰之環圮極叛判旃戴以婦燈正殺路報
用朝羣辟大夏既聆九戶開關嘉木樹庭芳草如積尚有閑
列騶金狄內有常侍蕭奉命當御外有陳寧奉馬淅衿居
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重以虎威章滿殿史之署徽道外周
千廬內附衛別八出擁以經廷耶不知其所設既乃珍臺雜產
陽飛翔增成合聯閣林披香鳳皇鸞鵲之華棲唆內顧
之所觀故其館宇次舍采飾纖縟衆以漆綵文以朱綠翡翠火
連絡以芙蓉流離彩珠以為燭命妃主階彤庭輝
庫珊瑚琳碧瑤琨璆琳珍物羅生隨侯夜光垂明月珠以為纓
棄餘甘委於是劍陳之外閣洞房縈蔚長廊宴寢周旋
於桂宮命般爾之巧任雲匠之事上林禁苑之奇珍神山蓬萊
之仙堂承雲表之清露捫璧璫斗北闕甲第
聯門衛供帳宮以物辦述意所幸不奪成蹊窮年忘歸猶未能
徧觀異日新殫所未見惟帝王之神麗儻萬里之不珠雖斯宇
之既垣心猶恧而未攄思比象於紫微依阿房之不可盡觀脩
往昔之遺館棲林光於奉餘軌甘泉而愛增乃隆崇而弘敞既
新作以迎風增露寒與階脩脊託高於山岡首蜷虹以高居通
天訐以竦峙俯百禽於雲間棲鳳闕而翔鸞仰而弗逮況青鳥
栖梁既災越巫陳方建章見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
閨闥崇以造天若雙闕之相望鳳闕揭其焯煌遡風而欲翔
閶闔之內別風嶕嶢何工巧之瑰瑋交綺綷以疏窗而
上達狀若真以岩岩神明嶋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峙遊極於
浮柱結重棨以相承鬼魅陵空而偃蹇仙人攜手而下降
中宸集軍陽之清曦命長簫發雲師之所憑上飛閣而

是以西京宮已日就阿房規摹踰溢不度又不城損之又損焉
尚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隋帝已譏其泰而非康日高既受
命建家造我區夏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仁惠訖乎大業
土宇村禪廟然少功宣重成以繼和戎狄咿嚶來享威川紀宗
存十饗祀不輟銘勳彝器歷世弥光今捨純誠而論藻飾又舂
秋所譏而為美談自魏晉無嫌於侈故被著而揚惡孤卉子之不
知言也必以肆奢為貴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章固不如夏學
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淑武誰宅而用師戰亦覽東京之事
以自寤日大天子有造區夏之勳繼高祖之洪緒紹太宗之
之不訓納四海之百勞若之者漢興徙都秦舊阻於二關幸開函而受命彼偏
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厥地
不營土中測景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
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瀍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大
谷通其前廻行道乎伊闕邪趨捷平轘轅太室作鎮揭以龍耳
底柱振流鍾以大邶湯泉黑丹石綠千鞏岫居能效來獻二
二儀宏規既紀龍圖授義氣書契紀白相宅卜惟
洛食周公初基其製則京弘規舒是極經途方軌城隅
九逵度唐夏堂以九室路寢五門三朝異位內治之宅也故宗緒中圮
之宅也故宗緒中圮臣猶聞碧鷄金神器歷載二六偷安天位
千時蔑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中葉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
鳳翔參墟掃滅四十二共工除穢掃星名句芒舉凶猾緜區宇
又發必和求中原哲之士比崇建至節宗六合穀昌乃新
厤武仁洽道豐登代謀比崇建至節宗六合穀昌乃新
崇德遂作德陽洛南洛之將昭仁惠於樂貫
抗義聲於蒼岡飛聚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
旌六典之常章北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東

以奔勤父二思以顧愆招有道於仄陋開敢諫之直言聘貞圖
之耿絜狼東帛之幾二上下通情式宴孔盤及肝祀天郊報地
祇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慶肅二之儀尽移二之礼卿然後以
獻精誠奉禋祀旧允矣天子者也八整法服正冕帶珩統丁最
紘綖王斧基曾火龍黼藻絳鞸厉結飛雲之袷裕對奉羽之
高蓋建辰旒之大常紛紜悠以谷齊六玄虬之奕く文鵷驤而
沛文龍翰華轙金鉞方鉞左青龍物猶玉瑮鏊声哦二和鈴
鏘く重輪武軨流蘇設飛軨翁翳苞絡瓜曲轅瞬服而設
副成龍旂而繁纓立戈迎農興輅木屬車九乘軒並駿雁
伏弩重弸朱旄青屋奉引憑軨先格乃發鶡冠豸繡虎夫戴鵕斬附承華之蒲梢飛
雲罕九旂闇蔽日星奉引憑軨先格乃發鶡冠豸繡虎夫戴鵕斬附承華之蒲梢飛
流蘇之騶殷總鞮武於後陳奏藏古之曲獻才達戎士介而揚
旃載全鉦而建貴鉞清道案列天行星陳肅く習く隐く轡く

殺丁見未出乎城闉狩以迎乎郊瞻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於
明神尔乃孤竹之重雷列舞八佾元祀惟称磬望咸秩瞰槱燎之炎熾致高煙乎大
一神歆饗高顧德祚灵主以元吉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
以侑配辯方位而正則五精陛而來摧尊赤氏之宋光四灵茂
而允懷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寒暑之心感物增思躬追養於
於廟挑奏簴嘗与倫祠物性辨備省設其福衡毛氂脈肉亦
有和羹縻濯静嘉礼仪孔明万舞奕奕雍雍啓灵祇皇考来
顧来享神具醉止降福穰く及至農祥晨正上當脈起乘蠶蟄
而駕蒼龍介蜃 介蚧閒以剡耜三推於天田脩帝籍之千畝
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已兆人勸於彊場成趣力以耘耔
春日載陽合射辟雍設業設虡宮縣金鏞鼓鼗鞉鞷柷圉揩
區衛司執遺鬼京室盛清閟有下
小征考祥終焉允淑乘輿臨延乎仗宁勸稼穡於原陸同衡律而

以顛懷且其君子弘獻明徵允恭溫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伸與時抑揚方今天地之睢剌帝亂其政豺虎其人革命之秋也爾其則有謀臣武將能慢棄執猛破堅排難解紛建牾陷衢蹈威陽高祖揩於塗光武撫其爽是以開門反距漢德久長及其去危乘安規人用遷周召之儀據鼎足而以定王室綏紳之倫經綸訓典感句以言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於是平蛇齒冒壽黔拔黃髮著噱然相與歌曰望翠葦之蔵雞建太常羽旄旌之央央揔萬騎之雲旗飛龍於閑衛駟馬駸駸振和鑾於京師迺万乘若斯則天子豈不思天子南巡之禮書載遂作須臾皇祖止焉光祖起焉據河洛統四海焉本枝百世位天子焉永世克孝懷柔群神則出其所於節則焉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一

古今文集

三都賦序

蓋時有古今義焉其二曰賦興者古詩之流也先王採焉以觀土風之盛見在其成兵則知秦地西戎之宅故能奄然而辨八方之俗也周衰王澤流竭諸侯恣行史官廢職風雅寢聲於是楊雄賦甘泉而諷上林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日張衡賦二京而精作者大抵聚斂浮華競為靡麗非經而論者莫不忘反其研桂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若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斯則為為之飾於義則蠹而無徵其大王

包煕高誘注淮南子淮南王安招致賓客著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解

精作者大抵聚斂浮華競為靡麗非經而論者莫不忘反其研

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楢之地圖鳥獸草木則驗之古志風謠

歌辨各附其俗鄙楢長老莫非其舊何若發言為詩詠其所

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觀物者貴於其本讀事者宜本

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且夫任土作貢禹書所著辨物居方

周易所慎聊舉其一隅擒其體統歸諸古訓焉

蜀都賦

有西蜀君子者言於東吳王孫曰蓋聞天以日月為綱地以四

海為紀九土星分萬國錯跱峭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

里吾子豈亦留聞蜀都之事歟請為左右揚榷而陳之夫蜀都

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中古廓靈關而為門包玉壘而為宇

帶二江之雙流抗峨眉之重阻水陸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為豐

雖有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渾色江波前潤比筒龜金所過修
隆富貴鄭埠名公擅山川佳勝稱私庭藏鐵千萬鈒百林木
執尚故雖兼諸夏之富有猶未若江都之無望也
吳都賦
左太沖
東吳王孫驎然而嘆曰大上開景伯辭於公者也下料物土
相其地理者也古先帝世曾莫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
泉跱守鳥東第乘高而眺遠覽四野之廣有陵阿之巍巍原
隰之阻則以為固莫尚之不和嵐霧之沃則以為腴澤陽九
百川所以為灌溉也都邑所以為壯麗也若乃三江既導
源流洪大控引勾吳兼包淮海經通淪浹觀涯涘而不覩
其畔也則巨細不相干珠璣隱於深泉大貝麗於鮫室鰅
鰫鯔鯉鱨鯊鰬鰡鱒鱮鰋鮭鱨鯊鰬鰡鱒鱮鰋鮭鱨鯊鰬鰡鱒鱮鰋鮭

既同弘舸連軸巨艦接艫飛蠶
時動鼈於方壺比鷁首之有裕
開軒幌鏡水臨流攀桂折蘇
望於川陰聊宅期而淑史耀謳鳴鸛鵠
放櫂鷗鷺翻飛鉤鯉鱣鮪跳波
任父荃觀巨獲鱗鼈所罩
眾孤於雉沈虧潛壑
擾龍蛇出而相繼雜復臨河而釣鯉
舟而競涘泝湖水而採綸想辭寶之復形訪蠻婺於蛟人籍衛
衡石而過殺文鰩夜飛而觸綸北山立其烟翼西海失其游鱗
離願之七鑽乃之亮比節此
巴賁鍭貫會日料要其慮
摸蟠蜿押鼠蛇於回淵羅叫
事類二
之至異況無窮而不臻然則
臺之內兄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舟追晉賈而還汜
事乘流以研若投浪而
沛以徙遊泛虛乙可休而
集洞庭而淹留動軍賈舟
若滄洲積香若山立飛輕軒而酌綠醪
起醽子曜玻瓈貞王遺僊
暮臣羅參石與絲竹若鈞天之下陳降東歌綠南音
蘇任荊豔雜舞吳愉越吟會
和之隆響動鍾磬之鏘耾有
什協律呂相應其奏樂也則
或超延盤帶鼛或蹈綠水而採菱重馬弭轡而仰秣瀏煎綠
鱗而上升酣酒清半入音并

祇也正位居體猶以中夏爲根幹古不以邊陲爲根幹也長世宇
旹者以道德爲本不以險阻爲基也而子大夫之貴尚弗曾庶
翼翼戚附曜皇極思稟正朔奈何捨安就危棄本逐末捐身驕其險棘經歷
安於絶域榮其六身驕其險棘經歷險阻跋涉山川非貢職而往務於遠
佈重離以矜耀假徼疆而擾實非醇粹之方崇冰堅於春義
孰愈晏寢於中逵造沐猴於棘刺劉關雖峭憑者踰崇所
以深根固蔕也洞庭彭蠡之爽增與江介之淑湍故脩
喻之末光踰長庭之初暉況河冀之奥區魏都之卓犖六合之樞機于時運
語子以神州之略小賢之職魏都之卓犖六合之樞機于時運
距陽九漢網絶維新邑內顛其紘紫微翼二京宅眈二宮宇崇
焚炎燎變爲煨燼故舟楫旅庭於斯陵棲於荆棘
化爲戰場故鑿榷寫城也伊洛構瞳崎嶇荒蕪臨窘軍旅郢郢
丘墟而景有魏開國之日締構之初萬邑駢羅亦猶鄴皆由槃
之與子都培壘之與方雄也且魏土者郭隗之所底處公之餘
人先王之桑梓列聖之遺靈考之四代則霜露所鈞卜筮前識而實其降
代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焉可忘哉秦結崤渑之固周跨
秦極殽秦結崤渑之固周跨蹏洛山林幽峽鳥關川澤迴
迴線恒嶺磴五阪砰五各於青河浴洛澗而結濫助西暗淇
澳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又則名苗異物神錯遞於高燥盤
響時鶯於四表溫泉發於洞市日浪華清湯邪而難老愚非鹽池
玄澨素波發田惟中厥壤惟白乾坤交泰而烟煴物稼敷
顯而豫作是以光胙振古萌祉紺宇嗣武之龍飛肇興命而光宅爰
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霍烈文之創成二業棟宇既允臧脩其郭郭繕其城隍經
始之制非龍首王書雍隊之爲爲八都之宇駭若於閑虞終
平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爲門仞閎基浪宜王中興而築室百
堵兼理智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去淮宮年而爲量
思重冬夏大非貿遷卿采蕭條靜守爾攸居而務於遠略棄本而逐末
舟陸並濟流澣而子來工徒擬議而斲巧匠營奏義
分之正蓋揆日數考星辰建作授作清廟崇宮以迴匝比岡
隊而啟阯面勢背洛又當之爲弘規對若崇山崔起
揆諸紘之宏舒就公高世環材巨山埏埴之所興陶冶之攸
揆諸紘之宏舒就公高世環材巨山埏埴之所興陶冶之攸
疏以貫洛通電泡而制掖舟龍首而浦窗清漪漫瀾於泥沱泉
蜿蜒開到聊聆監收之良掖掌八極之貢百蠻咸集
龔之嘉風所熙參前則宣明顯陽顧德崇禮東
珍和祥二奇共萬三惠風如蕙甘露女醴醲醇
直事所溢典刑所藏萬二列侍金蜩對鷹
西以杜後執法內傳侍御記前與聞論史
希蹤高風順時廢興則治勢後則振御史
爾公舍甲乙西南有水成之陳日游台湖
雷響震於四表溫泉發於洞市日浪華清湯邪而難老愚非鹽池
玄澨素波發田惟中厥壤惟白乾坤交泰而烟煴物稼敷
顯而豫作是以光胙振古萌祉紺宇嗣武之龍飛肇興命而光宅爰
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霍烈文之創成二業棟宇既允臧脩其郭郭繕其城隍經
始之制非龍首王書雍隊之爲爲八都之宇駭若於閑虞終
平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爲門仞閎基浪宜王中興而築室百
堵兼理智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去淮宮年而爲量
思重冬夏大非貿遷卿采蕭條靜守爾攸居而務於遠略棄本而逐末
舟陸並濟流澣而子來工徒擬議而斲巧匠營奏義
分之正蓋揆日數考星辰建作授作清廟崇宮以迴匝比岡
隊而啟阯面勢背洛又當之爲弘規對若崇山崔起
揆諸紘之宏舒就公高世環材巨山埏埴之所興陶冶之攸
揆諸紘之宏舒就公高世環材巨山埏埴之所興陶冶之攸
疏以貫洛通電泡而制掖舟龍首而浦窗清漪漫瀾於泥沱泉
蜿蜒開到聊聆監收之良掖掌八極之貢百蠻咸集
龔之嘉風所熙參前則宣明顯陽顧德崇禮東
珍和祥二奇共萬三惠風如蕙甘露女醴醲醇
直事所溢典刑所藏萬二列侍金蜩對鷹
西以杜後執法內傳侍御記前與聞論史
希蹤高風順時廢興則治勢後則振御史
爾公舍甲乙西南有水成之陳日游台湖
雷響震於四表溫泉發於洞市日浪華清湯邪而難老愚非鹽池
玄澨素波發田惟中厥壤惟白乾坤交泰而烟煴物稼敷
顯而豫作是以光胙振古萌祉紺宇嗣武之龍飛肇興命而光宅爰
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霍烈文之創成二業棟宇既允臧脩其郭郭繕其城隍經
始之制非龍首王書雍隊之爲爲八都之宇駭若於閑虞終
平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爲門仞閎基浪宜王中興而築室百
堵兼理智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去淮宮年而爲量
思重冬夏大非貿遷卿采蕭條靜守爾攸居而務於遠略棄本而逐末
舟陸並濟流澣而子來工徒擬議而斲巧匠營奏義
分之正蓋揆日數考星辰建作授作清廟崇宮以迴匝比岡
隊而啟阯面勢背洛又當之爲弘規對若崇山崔起
揆諸紘之宏舒就公高世環材巨山埏埴之所興陶冶之攸
揆諸紘之宏舒就公高世環材巨山埏埴之所興陶冶之攸
疏以貫洛通電泡而制掖舟龍首而浦窗清漪漫瀾於泥沱泉
蜿蜒開到聊聆監收之良掖掌八極之貢百蠻咸集
龔之嘉風所熙參前則宣明顯陽顧德崇禮東
珍和祥二奇共萬三惠風如蕙甘露女醴醲醇
直事所溢典刑所藏萬二列侍金蜩對鷹
西以杜後執法內傳侍御記前與聞論史
希蹤高風順時廢興則治勢後則振御史
爾公舍甲乙西南有水成之陳日游台湖
雷響震於四表溫泉發於洞市日浪華清湯邪而難老愚非鹽池
玄澨素波發田惟中厥壤惟白乾坤交泰而烟煴物稼敷
顯而豫作是以光胙振古萌祉紺宇嗣武之龍飛肇興命而光宅爰
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霍烈文之創成二業棟宇既允臧脩其郭郭繕其城隍經
始之制非龍首王書雍隊之爲爲八都之宇駭若於閑虞終
平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爲門仞閎基浪宜王中興而築室百
堵兼理智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去淮宮年而爲量
思重冬夏大非貿遷卿采蕭條靜守爾攸居而務於遠略棄本而逐末
舟陸並濟流澣而子來工徒擬議而斲巧匠營奏義
分之正蓋揆日數考星辰建作授作清廟崇宮以迴匝比岡
隊而啟阯面勢背洛又當之爲弘規對若崇山崔起
揆諸紘之宏舒就公高世環材巨山埏埴之所興陶冶之攸
揆諸紘之宏舒就公高世環材巨山埏埴之所興陶冶之攸
疏以貫洛通電泡而制掖舟龍首而浦窗清漪漫瀾於泥沱泉
蜿蜒開到聊聆監收之良掖掌八極之貢百蠻咸集
龔之嘉風所熙參前則宣明顯陽顧德崇禮東
珍和祥二奇共萬三惠風如蕙甘露女醴醲醇
直事所溢典刑所藏萬二列侍金蜩對鷹
西以杜後執法內傳侍御記前與聞論史
希蹤高風順時廢興則治勢後則振御史
爾公舍甲乙西南有水成之陳日游台湖
雷響震於四表溫泉發於洞市日浪華清湯邪而難老愚非鹽池
玄澨素波發田惟中厥壤惟白乾坤交泰而烟煴物稼敷
顯而豫作是以光胙振古萌祉紺宇嗣武之龍飛肇興命而光宅爰
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霍烈文之創成二業棟宇既允臧脩其郭郭繕其城隍經
始之制非龍首王書雍隊之爲爲八都之宇駭若於閑虞終
平宮於夏禹古公草創而爲門仞閎基浪宜王中興而築室百
堵兼理智之軌并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去淮宮年而爲量
思重冬夏大非貿遷卿采蕭條靜守爾攸居而務於遠略棄本而逐末
舟陸並濟流澣而子來工徒擬議而斲巧匠營奏義
分之正蓋揆日數考星辰建作授作清廟崇宮以迴匝比岡
隊而啟阯面勢背洛又當之爲弘規對若崇山崔起
揆諸紘之宏舒就公高世環材巨山埏埴之所興陶冶之攸
揆諸紘之宏舒就公高世環材巨山埏埴之所興陶冶之攸
疏以貫洛通電泡而制掖舟龍首而浦窗清漪漫瀾於泥沱泉
蜿蜒開到聊聆監收之良掖掌八極之貢百蠻咸集
龔之嘉風所熙參前則宣明顯陽顧德崇禮東
珍和祥二奇共萬三惠風如蕙甘露女醴醲醇
直事所溢典刑所藏萬二列侍金蜩對鷹
西以杜後執法內傳侍御記前與聞論史
希蹤高風順時廢興則治勢後則振御史
爾公舍甲乙西南有水成之陳日游台湖
雷響震於四表溫泉發於洞市日浪華清湯邪而難老愚非鹽池
玄澨素波發田惟中厥壤惟白乾坤交泰而烟煴物稼敷
顯而豫作是以光胙振古萌祉紺宇嗣武之龍飛肇興命而光宅爰
時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霍烈文之創成二業棟宇既允臧脩其郭郭繕其城隍經

相顧瞿瞿矣所有醜貴容神發揚振越而謝曰僕
嘗清狂沐迫閩濮習蓼蟲之志辛氓洸洸惟谷非浴雖曰
斉不親墨與之執蹈蹈以洗醜之單東縣執右之與謝非相
以貶縫觚衣而泥定先生文識深頤慷慨開上衛之發
匪同夏於有耶抑若春雞發擲
高鏡能深有風雨之好人有思
世而忍日去甚谷豐蓼吐
之也遊日珠泉寸大壁有盈
章之為遠也況曰日不雙鹿
得豫給守其小辯也哉

汴都賦

周邦彥

臣邦彥頓首再拜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京哉在洛邑惟
況都於宣武號為東都所謂汴州地後周因之乃名為京周之

叔世統御改鉉天命漢祖有
奉迎蓋輿云汴而止是為東
外滔蓼如一舍牙帶的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面顧宅龍首美所
具優千萬世承孝之臣非能宅宜無以為然伊彼三國割據方
隅區區之覇豈餘事之而三都之賦為說人到于今称之
矧皇居天府而有遺美可不發發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於中都觀
土木之妙冤謬之富煥燁煒煌神惟聯翩而不
敢進於是夷猶於通衢彷徨於廣庭若不知所屆遑遑行流先生目而招
之執其袪曰局然歎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守豈非故
席隱幕未游乎廣厦詠草翦棘未棲乎蘭設奇列坡褐揆縕未
曳乎綺穀微邦陋邑未覩乎雄藩大都者耳發憤之姑
為子言之

汴都之為邑也古今先生訊我誠
方早也然觀先生頎辯士其言似能研幾審命而結濮渤緩混沌
而形閒象試稽之辭原此汴都可平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
笑以啓忘我哉於是甲嗟擾悲疏徐而高已嗟予獨不聞之易
今天下混一四海為家金甌絕撲
陽之中陳要襟殊衛鍵制樞控蒙
黃為豫周封鄭地蔚鶉照而卜直
境旨合歷之所至其鄙淡渦截其
泪綫其論轡在踐要衷封膜梁周帝
一故此王國龍故不徙拔斯面域薄
方辨其土地則千官而會朝後百揆
井州車之所輻湊方物之所灌輸
四嶽宅仰營燕而殺極立土圭而測
此中洛伊瀍澗不俟環瞻而不泊華而
之迪豐鎬其高城遠雉堞隱隱如岣嶁
方舒此若泰山之礎蜀硬地寶
磨高而安點乘不可縋而登鼠不可
險踰而襲誅秦人之踐華陘荊州之
關与漢藩關城為門二十有九瓊
可夜鍵善貨物不入詭邪必究城中
其閭四達其塗九軌車不埋轂步不
夷如砥雨車而除甘棠蕪穢行若不
棄路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林楊殊異羊腸之詰曲或跼
跼步跼而折蹙下轂車軸顧顧中國之闕闉叢貿賚幣同而為市
議輒車以輿貢古正行戶闢列而啓
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蓋趨譎而

於百隧大先後而置叙遷有无而化滯抑彊貲之來時雖素封之專利古無說劝陳侯與猶賢之阜通延有歷而不統諸卓鄭何閒之殖貨葉東肥之擬貴者鎮游會以無為期敢婆娑而為戲其中則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蔡毛之蘇竹渭川千畝卮茜千畦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利埒鉅萬或以貲雄閭閈或以勇決成名或以時取或以守奇自農工商賈以至胥靡馀罪盖亦無所不有然而大較出於逐利爭時而來爭趨若流水赴下不擇地而出四方輻湊百貨駢臻物豈有不產人豈有不至哉是以大都之邑鱗次櫛比通衢夾巷封畿之內比屋而居五里一廛十步一井閭閻之間阡陌交通鷄犬之聲相聞遠近之商輻輳乎其中蓋以利來利往也於是乎商賈駢湊貨財雲委列肆成行坐賈待價而沽操奇嬴以游市販輕資以逐末乘上乏之急所謂處則修之以待物動則牽之以趨時者也若乃商賢之大者則或連車騎或浮舟航北窮沙漠南盡海岱東漸扶桑西至流沙經營四方足迹遍於天下交易有無各得其所以所多易所鮮以所賤易所貴以所有易所無或以一縑而取萬錢或以一豆而獲千斛或以一簣而成山或以一壑而成澤或以一言而安邦或以一諾而喪軀或以一笑而傾城或以一顧而增價或以一怒而殞命或以一諛而獲金或以一謗而滅族或以一時之忿而輕生或以一日之歡而忘死或以一物之玩而殫家或以一技之微而受賞或以一藝之長而獲利或以一伎之巧而易食或以一色之美而納貨或以一時之乏而貴賣或以一國之亡而賤買或以一身之貴而賤用或以一人之賤而貴使或以一家之貧而賤取或以一家之富而貴與或以一人之貴而賤與或以一人之賤而貴取或以一家之貧而貴取或以一家之富而賤取或以一人之貴而貴與或以一人之賤而賤與或以一家之貧而賤與或以一家之富而貴取或以一人之貴而貴取或以一人之賤而賤取或以一家之貧而貴與或以一家之富而賤與或以一人之貴而賤取或以一人之賤而貴與或以一家之貧而貴與或以一家之富而賤取或以一人之貴而貴取或以一人之賤而賤與或以一家之貧而賤取或以一家之富而貴與或以一人之貴而賤與或以一人之賤而貴取或以一家之貧而貴取或以一家之富而賤與或以一人之貴而貴與或以一人之賤而賤取或以一家之貧而賤與或以一家之富而貴取

居處部

開市　聚貨

羣書要語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易仲虺之月開市恤民司市掌国之政令以聯門市凡貨不出於関者其貨罰其人国之荒則無関門之征周礼古之為関也将以禦暴今之為関也将以為暴孟子関譏而不征孟子在境所以察出禦入孝宣皇帝令市買物所也説文市市也百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貿有無也周公相陵遷都洛邑経営制度画井分疆立市肆開闗招徠商賈四方輻湊百貨聚集

開市

石城険峯排鉄鎖欲開関壮長風裁万里吹度玉門関李白関百万来可傍引休道秦関百二重壮心灯火家々市　山滕早休市　小市常尹来　童謡来城市罷中得自還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雑乃退各得其所以交易而退易繫辞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注印物價起　穀價謂賈　食貨志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注関譏而不征

賈正掌貨物使有常價若市吏昭六註市價大價市價也凡市南子註駔儈謂估價評其餘利漢書作儈師古曰儈者會合二家交易者也説文駔馬行疾也儈合也駔者其率也貨殖傳儈賈者皆當着巾白帖額題所儈賈者及姓名一足着黒履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黒履者又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黒履者又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黒履者又姓名

之礼閱中記

燒函谷關

沛公西入武關居六月遣將軍閉函谷關元年項王大將亞父至關不得入怒曰沛公欲反耶即令家發薪一束欲燒關門門乃開

置關用傳

景帝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師古曰古者或縈刻木為合符或用繒帛張晏曰傳信也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釋名曰過所至關津以示之為一通付關吏

閉門大搜

漢武帝天德元年閉城門大搜

九泥封關

陳藏器本草曰請以一九泥為大毛東封函谷關此乃世

一時

終軍棄繻

終軍初從濟南詣博士入關予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還棄繻去後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節東出關吏識之曰此使者乃前棄繻生也

秉燭出關

後漢郭丹南陽人少從師之長安從宛人陳洮貰入關符以入函谷關既入封符之人慨然曰不秉使者車終不出關更始二年以丹為諫議大夫持節安集南陽未到十二里乘高車出關更始敗歸鄉里太守杜詩請為功曹丹薦人自代而去詩教以為後法買符非貰符從宛人陳洮買入關符

生入玉關

班超在西域年老思歸乃上書曰不敢望到酒泉但願生入玉門關

神農為市以下係市

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也噬嗑合也市人之所聚異方之所合易係神農氏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脩祝融脩市古史考

市弗飾賈

孔子曰閭巷之政三月弊衣服者弗飾賈

李賢於市

百里奚拜於市亟

卜宅近市

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且小人近市得所求小

人之利也

舞鶴於市

吳王夫差女舞白鶴於市令万人觀之因以為殉吳越春秋

乞食吳市

伍子胥出昭關吹簫乞食於吳市

歌於市中

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

以暑暮市

聶政殺人避仇以暑為事暮市井

爭利於市

張儀勸秦伐韓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攫金於市見金

徙木於市
秦孝公使公孫鞅定法令既具恐人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千金
懸金於市
以示不欺百姓春秋暴之咸陽市懸千金其上有能增一字者與之千金時無能者
掘市
元始四年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為會市似掘樹數百行爲陂無他坐諸生游觀會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貨物及經書傳記衆器物相與賣買雍容揖遜或議論掘下三輔爭臨
令吏坐市
堅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
市喜除惡

吳市殺董宣百姓相對欣喜牀賣衣中珠環衣服牀榻以買酒食相慶賀長安酒肆爲之踊貴
隱於市
王公薛公遭戰國之亂二人俱以處士隱於邯鄲市毛公隱於賣縣高士傳
博徒薛公隱於賣縣高士傳
市吏公廉
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姬客持刀兵入市鬬變吏不能禁及尹翁歸爲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饋百賈畏之

爲市門卒
梅福變姓名爲吳市門卒
賣藥於市
韓康伯賣藥於長安市口不二價
高市
德宗時有主宮市者主市買數十百人閙物價左謂之白望無都文驗或抱物市門莫敢誰何大率與直十不償一諫臣交章列上皆不納
罷市哭妾
羊祜都督荊州人正市閙祜卒甘棠悲動罷市本傳
子貢廢著鬻財於曹魯之閒注著猶居也讀如貯貯漢書作發貯又曰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於人音義曰逐時而居貨

陶朱積居
陶朱公白產積居与時逐而不責於人
守閘
最難三叶未開鼡閘體行人更解嚴却上月明高樂立曉風吹
徘徊寒
雜著以下係市
觀市
中命士已上不入於市周禮有烏乃令觀之蓋因也元和二年
玩南不雨白季春至于六月毛澤將尽郡守有志于民誠信而
鳴求備山川方社又不雨遂遷市于城門之達余得自雁讌而
倣焉肇令下之日布市籍者咸至夾執道而介分次焉其左右

前後班問錯時如花關關制其列區榜揭價名物參外夷之貨
馬牛有牽 舊作私屬有閑在市筒者織文及素馬在几閣者形又有馬花筐筥者白黑巨細皆集千聚錯 陳對
餉而蕊然華千酒者率酒旗燦花盃盂而陰然故力之人設高類
解豕羊而赫然華尖之毛畋漁之生交發戈船水門蔡陳鮫
入隧而分韞藏而待價者自動去而求沽者乘射其時有詩蘊以
游者坐賈賙 行賈違 利心中驚食自不睹於是貿列之詩
較固之倫合波此而騰躍之 舊作外巧戰鼎良苦於 舊作外巧戰鼎
於險手抄忽之素敲舌倫俾抵拙故罷 舊作望煙
埃舊作 舊作 市覆 舊作 嘯而 舊作 趨
白平而駢闐力足一心恐人伐其 舊作 舊作
務往如切中无求傑地俱唯 舊作 舊作
衡而閱之感其盈虛之相孳也 舊作 舊作 舊作

耕者遜畔行者讓路曰嗟吾儕小人也不可以入君子之疆遂以所爭之田爲閒田焉

通道表儀

武王遂通道於九夷八蠻

列樹表道

定王使單襄公聘于宋過陳道弭節逶逶不出轍跡不可謂有禮大咎必亡

道不拾遺

孔子之爲政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四方客至於邑者君使吏勿與事而歸之如歸焉

兩車爭道

楚野辯女者昭氏妻也鄭閒公使大夫聘于荊至於狹路有二婦人爭車與大夫遇擊折大夫之車軸大夫怒將執而鞅之女曰我自避君子不讓怒不貳過今狹路之中妾之避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同是以發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非遷怒哉列子傳

相逢避道

北部司馬魏之神氣甚高坐方古舊與楊修同爲黃門郎至晉爲尚書令抗禮如初曾路逢脩儀導引乃於樹下側避脩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卑乃我自避赤棒本不避鄉脩甚重之

御道樹柳

隋煬帝大業元年發淮南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築御道樹以柳

行不齎糧

唐大宗路不拾遺行旅不齎糧取給于道途

道路列肆

元宗道路列肆具酒食以待行人

避宰相路

劉公安世作都承旨待制欲至漏門見一相識呂微仲作左相與執政出尚書省相從歸府第遇之於途除去帷帽涼衫欽焉於後騶朝下既至遣人傳語相揖而過當時若無所據則爲犯

秦之馳道

秦始皇說郛王曰臨淄之途車轂擊人有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揚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以大王之野與齊之強天下莫能當

秦之馳道

我微仲歸不下斤吁門下省法吏問從官道逢宰相如何吏檢條但有尚書省官避令僕射官各避其官長而无兩制避宰相之法微仲遂止然終不樂語疑

雜著

山南西道新修驛路記　劉禹錫

開成四年梁州牧缺上玩其印疑荒深思曰伊尔鄉族歸氏以文儒再世居喉舌今天官貳卿融能嗣具耿光嘗自內庭歷南臺尹轂下政事以試可為元侯乃付印綬秩太宗伯兼御史大夫玉節戴斧鎮于蜀墟公拜手稽首曰臣融敢揚王休于天漢之域既涖止咨于羣執事求急病者先之或曰華陽黑水昔称醜地所者嘗為王所百態不變人風邑輦高山水俱一都之會自為吾部矣推馳遠之途歌危險東其醜尚存使如周道在公

願指耳於是因年有秋因附无事軍逸農隙人思冀餘乃脫舉山邦木之蒲募其力揆橫鑿撞松之用庀其工具官器鍾之器儲其要囊鼓以程之糗醞以犒之說使之令疾下舊行之徒坌集我之提封踏石扶風觸朝閶千一百里日散閉抵褒城次舍十有五牙門將賈鷟董之西將受命分曹是晚並山當十有七同節度副使石文韻董之西將受命分曹是晚並山當蹊頑石万狀坳者垤者兀者鉆者磊落傾欹波翻獸蹲蹴以烘之發驅以沃之遺爪埃塵一集可掃閣盤虛下臨谿碓碓崖嶠絕枿木巨鉄因而礪之限以劉糊狹徑深陘銜尾相接從而拓之方駕從容急宣之騎宵夜不戢郁焉後層一朝坦夷與役得時國人不知勞吉行者徐其驅整行者忘其勞吉行者徐其驅整行者家以安貨行者有不病徒行者足不蹙乘行者踵不刓公談私詠溢于人听伊彼金其牛而誘之以利曷若我子其民而來之以義乎既訖役南梁人書墨未幹請紀之以附于史官地理志

古詩

行路難　白居易

大行之路能摧車若比君心是坦途巫峽之水能覆舟若比君心是安流君心好惡苦不常好生毛羽惡生瘡昔君結髮未五載豈期牛女為參商古称色衰相棄君當時美人猶怨悔何況千今鸞鏡中妾顏未改君心改為君薰衣裛君開蘭麝不馨香為君盛容飾君看珠翠无顏色行路難難重陳人生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由他人行路難難於山險於水不独人間夫与妻近代君臣亦如此君不見左納言右納史朝承恩暮賜死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祇在人情反覆間

古路

出門道路多歧橫不可測我今欲遠行須問曹行客徐徐逢路人借問青松側客曰今何往答之遊京国客乃指要路而言行有益古路雖大道不如今路直但行今人路猶如假羽翼彼告別我去独自躊躇立為見今古路信乃无苦忒今路足辛酸跨古路多荆棘欲行今人路恐脊古人跡欲行古人路今人笑迂僻又擬不出門柰何飢宍適哀此時路悠悠蒼天色不避今人嫌路須行古陌古陌雖然遠且保無蹉失勉哉自勉故前去難之適不獲見楊朱万古疑悲跛

津埃

津水渡也埃小津也說文

江閣嫌津柳風帆數驛紅回首過津口而多楓樹林杜

我行倦風湍輟棹將問津高適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崔

春氣帶雨腥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草長水綠深四五尺點蜓
拾支兩三人 明日赴州乃勒部內當嗟文門考館州乃勒部內當嗟
里 舊十里五里短長亭 單牌雙堠頭都白 陽 足秀
津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曰夫執輿者
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知津矣

津吏酹祀

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酹祀不能渡簡子召欲殺之津吏女子持
觴而前曰妾父閉君東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故持九江三
簡子將渡少一人乃備員持觴遂與渡也既發激棹之歌簡子
說以爲夫人 舊志銀

陽侯

陽侯人以祀陵之神侯蔡陰遂伐楚子使與師言曰君勳比
陽侯人爲前導入淮海喧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

以也輔周室賜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以也輔周室賜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五侯人爲前導

此固臨京口夷山近海潮江風白浪起愁殺渡頭人

渡江　杜甫

春江不可渡二月已風濤舟楫逐斜疾魚龍作日高猶九張素錦汀草亂青袍戲問垂綸客悠悠見波瞥

瓜洲渡　鄭谷

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頭人數聲風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過楊子江　揚廷秀

秖有清霜凍太空更无半點救花風天開雲霧東南碧日射波濤上下紅千載英雄鴻去外六朝形勝雪晴中秦瓶自汲江心水要試煎茶第一功

天將大堅護吳天不忒殺函百二關万里銀河瀉瓊海一双玉塔表金山莊旗隔岸淮南近鼓角吹寒北固多謝江神風色好滄浪千里片時間

古詩以下陳載

路傍堠　韓愈

堆二路傍堠一双復一隻迎我出秦關送我入楚澤千以高山遮万以遠水隔吾君勤听治照当日月敵臣愚幸可哀臣罪庶可釋何當迎送歸緣路高歷二律詩

堠子　孫明復

直立亭二若短峯叠分南北与西東從來多少迷途者尽使平

趨大道中

入溧水界閑堠子　揚廷秀

纔入溧水界休教勤吏民是誰差堠子又立待車塵若聲今仍古風霜秋復春不知双与隻迎送幾行人

詩話

記堠子誤判

刘子儀与裴冥公在翰林裴公為副相空是厚貌臨官迫大有人徒捷徑過殿詩意頗不平作堠子詩云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三

居處部

鄉里

鄉向也衆所向也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風俗通大司徒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愛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五黨爲州使之相賑五州爲鄉使之相賓周礼一命鄉干鄉里黨正里有殯不巷歌哭國君去其國止之曰柔何去社稷也大夫曰柔何去宗廟也士曰柔何去墳墓也曲礼五十養於鄉六十杖於鄉三命維桑与梓必恭敬止注父之所植己尚不敢不恭敬小弁里仁爲美語四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語十君子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論十五子貢曰禮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家語死從熊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隋文公鄉黨篇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語十而喜弟子遊於無何有之鄉目上張儀欲益兵攻故魏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錦里益州記里社鳴此里有聖人春秋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伐衛滑伯止之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懱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嘖然而非吾土也曾何足以少留王粲登樓賦注深鄉里敬杜坐下漸人多宋百家姓語里長者德所敬已占坡傳籍在東都某屋拟棟雖還歸非熙指灑洞桑歟生艺耕吾疆死也埋吾陂文章自傳道奚仗史筆為前輩立之里門先卜故鄉人葬

白氏六帖

居鄉黨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語十

與父母國

孔子去魯接淅而行去齊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

白氏六帖

戀有關中

關里在兗州即孔子所居之故宅也漢晉春秋

白氏六帖

關黨童子

關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白氏六帖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与其進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与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白氏六帖

里名勝母

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子非樂不入朝歌墨子

白氏六帖

不以私惡廢鄉

八山井徂曰昆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注不以私惡廢公

白氏六帖

惡鄉黨之好哀八

詛其里社

熟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慨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嘖然而歎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流指墟曰此若先人之冢墓不自禁向行者嗤然大笑曰子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又至燕非心更做列子

白氏六帖

下車過故鄉

常樅問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非謂其不忘故耶樅曰嘻是也識死

白氏六帖

爲鄉里重輕

干木隱而西河美李陵降而隴西慚晉斜記

立枌榆社
漢高祖少時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立焉（注：沛郡豐邑有枌榆鄉名）故後人用枌榆字爲鄉曲也○劉禹錫上武相公書一身主祀万里望枌榆之鄉

步入里門
萬石君徙居陵里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張湛爲馮翊告歸平陵里門而步士薄曰明府位尊不宜自輕湛曰父母之國所宜盡礼何謙之有○苗晉卿爲太宰入壺關望縣門輒步曰公門當下況父母邦乎

得鄉里心
曾肅大散財貨甚得鄉里所心吳志

鄉閭所嫉
何曾陵駕人物鄉閭疾之如讎永嘉之末何氏滅亡焉晉書

豐約与共
何琦豐約与陸鄉共之晉中興書

文里武鄉
范柏年漢中人嘗謁宋明帝因言父南海貪泉帝問柏年云鄉中有此水丕對曰臣漢中性有文里武鄉廉泉豈水足以表名

賊不入其鄉
魏任嘏字子堪樂安博昌人漢末黃巾起到傅昌開旅姓名曰吾聞任子爲天下賢人今作賊那可入其鄉耶

穢里

齊劉繪爲南東海相都人前娃頃所居名穢里繪嘲之曰君有何穢而居穢里答曰未審子有何關而居關里

見鄉人

越公遇內史薛公曰公見王通乎薛公曰鄉人也（文中子礼樂篇）

鳴珂里

唐張嘉貞爲相弟嘉祐爲金吾將軍每上朝軒蓋騶道於閭時甕所居坊曰鳴珂里

孝悌里

趙清獻公之里表曰故孝子太師趙清獻居其里曰孝悌里

月旦評
許劭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君子鄉

同里生同日以下俱同里
盧綸與人也與高祖同里綸親與高祖太上皇初愛文定綸與
高祖同日
里中子
酈生傳沛公至下騎適食其里中子
呂后為
呂子為之
朱買臣吳人也詣闕上書又不報會邑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
見說春秋言楚辭帝甚悅之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聘比鄰人
司馬相如與程成都人也
虛照而善之曰朕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
如自言乃比賦上驚以為仙
鄉人所知
評之為之部郎多用其鄉里親
之定對曰臣之鄉人所知也
鄉人作賦
張紘見拘擒杖笞其文作為賊陳琳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人
張子綱所作見志
同里舉遷
華歆與管寧邴原相善歆與寧俱乘軒冕過門廣交宗記
題邑子扇
謝安邑子有蒲葵扇五萬安取其中者題之價增數倍
同里閈
史思明與安祿山同里閈
時祿山以下係同村
孫勣沈彬同游李建勳之門為詩社

白蓮社

遠法師結白蓮社以書召陶淵明淵明曰若許人入社則往交遠因為之遠笑而止
非記謝靈運欲入遠公社遠公拒之以
安井今絕之非也記載靈運事多行檢脩飭而後可證靈運怒曰本道
在心安以名跡耶遠公而不答後靈運果如遠所料盧諶又送与
之執小言共知人之鑒何明於靈運而暗於猶如此耶高坤爰書記

白樂天敬化坊山亭植竹畜山僧如滿結香火社自稱香山居
士繫於郡人之部游必有賞之樂
雜著

白氏文集

蘇子瞻

前州遠亭銘記

吾州之東有近可著一其土大夫貴絕而代漢唐之遺風而地
而農桑大公鶏以相助盜者不作代漢唐之遺風而地
貧忘也始朝廷以吉律取士天聖以前舉者猶襲五代之弊獨
若州之士通經多古以西漢文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
近關至於郡縣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彬彬乎觀者而大家
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汝甲乙甘有定論非此若也雖
貴其當不通游知其民事太守縣令如賓客君臣既失職縣家事
之而其賢者則記錄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閭貴
小民常儲善物而別異之以俟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
而不以為非雖州小業終身有不敢犯者歲二月農事始作
四川初古谷維而章弟新者輒出數十百人為農立表下滿鳴
鼓以致聚擇其徒為農所畏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
退作止惟二人之听鼓之而不至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

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之而草
衰則仆故火漚取前金謝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
樂飲食酣飽仰天歎以爲常北風俗如此故其民質而明才
智務本而力作勤治而難服今始見其音語動作樸了甚
爲人其明日能者不復以事試終日恍然問不以其道則陳義
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爲難治今人守秩而都鄙先君
子之友人也閒而之閩而不暫舍以無事爲治代
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二年民益信愛以無
事固宜若之作述景樓日與賓客僚吏游於其
上嘯詠自若閩州之人以書來乞文以爲記來未嘗不道盛侯之善而
求文以爲記此豈其誠安然載之去鄉久矣所謂遺愛甚相遠
而不能追其詳安然載之去鄉久矣所謂遺愛甚相遠
上有易事之長治之下有易治之俗也故孔子曰君子之
文也有焉者衆之今吾州之於閩能舉此而不遺豈非
然且錄之今吾州之於閩能舉此而不遺豈非

蔽州褒海縣學藏書閣記

宋元明

澤古賢守令論俸救荒之大轍所以勸善於其
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勸後之賢愛尚未晚也
道之在天下其實具於人倫人之所不可
朋友之間其文則出於理理之所在人之所同然者不謀而
理民之猶木用治人之猶用木木之爲用不一日廢焉者非
者然在之耶文章之爲用則其微而折
之際非託於文字亦不能以自傳也故自伏羲以降列聖繼作
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之人

自非生知之聖則必由是以能其理然後知有所至而力行以
終之固未有飽食安坐無所用心而忽然知之不然閒之者也
故博說之告語示曰學于古訓乃有獲而孔子之教人亦曰好
古敏以求之是則君子所以爲學致道之方其不可知也已然
自秦漢以來士之所求于書類以記誦剽竊爲功而不及乎
窮理膳對之一事其昌之者則漢經學稱書而相與號爲乎若
浮誕之域言之一若二者之殺不相入之矣嗚呼
道之所以不明不行其不以此歟蔽縣治東偏有重屋
焉勝曰藏經之所也有以藏用田林侯知縣事始出其所置太
帝御筆石刻若干卷以共之而又益買古書若干四百餘卷列
庋其下佛老業者守以灑掃教而誦習焉於是邑人之
翊以學者如歸焉侯已去而化於朝矣嘉靖指其
大夫之績以詔後學坐方來則有出之先生君子其無所吝
仲頤父兄子弟之言曰其敬而毋褻而毋諾於
是爲記所聞如此以告鄉人之能讀書求道之不可
已而益心焉以善其身齊其家而父其鄉達之天下傳之後世
且以信林侯之德於無窮也是爲記

謝氏合文書

蘇子瞻

載聞之古人民物常性雖士地風氣之所限而其好惡則存乎
其上之人文章之風惟漢爲盛而賈誼晁錯董相
如倡其前而王褒劉向揚雄大車駟馬爲尚祥乎鄉閭之
中而蜀人始有好文之意發於詞賦以降列聖繼作
比然而二子者不
至于孔子然後所以垂世之人

自孟氏入朝民始息有救死扶傷不暇故數十年間幸校舍毫
天而中伯父解祠西歸鄉人樂道觀者寨塞且後執事與諸公
相繼登於朝以文章功業顯於天下於是鄉人之群飲者本當
十室而九之酒又以流過日盛之都數十共不敢過引其
他無他我蜀之小州而眉山又以一縣之士大夫曾未礼部者九四
五十人而就貢者尚得三人焉則
其能不知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
邦為何如者之深心於天下固無所私愛而於父母之
邦為何如者之深心於其去豈如行過之人漠然而已哉執事
喜為鄉人之始飲者而志於古之勤於獻酬者之不
本於禮也雖不行於今之世亦
其大略如此執事之賜人得者之
多也

趙李二司直晉綿飲酒儀序　蘇直卿

請賓介禮論饗獻賓介獻酬燕六者礼之大節也登降
受礼之　也前進退旋礼之器也觀其
安詳恭敬而和礼之大義也此所以親睦
鄉閭而自防犯爭訟之門也降洗降盥也降降降遜也父
友自榮德幸書局散步洛水堰上因過集節度使之居而已程
伯子先生也先生不幸不及人之心也原
也原以醫官也人之心歌不忘功也燕及沃洲不忘歌也
歌閑眠鳥鳴日牡皇二首華事君
之義若矣一飲一食一拜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

鄉里講學解　李惠甲

二日書中有其可使汗之多矣本之惟桑而
詞意特以為
了和與當何如之耳公乃書
也温公判西京留司御史安邊居於潁陽同於簡野坊以獨樂名
之始為公若康節堂曰先陵之
也行如道全之歌當公年德為貴官職不其次公一日有深
友自榮德幸書局散步洛水堰上因過集節度使之居而已程
伯子先生也先生不幸不及人之心也原
也原以醫官也人之心歌不忘功也燕及沃洲不忘歌也
歌閑眠鳥鳴日牡皇二首華事君
之義若矣一飲一食一拜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

大觀同里　温公判西京留司御史安邊居於潁陽同於簡野坊以獨樂名
之始為公若康節堂曰先陵之
也行如道全之歌當公年德為貴官職不其次公一日有深
友自榮德幸書局散步洛水堰上因過集節度使之居而已程
伯子先生也先生不幸不及人之心也原
也原以醫官也人之心歌不忘功也燕及沃洲不忘歌也
歌閑眠鳥鳴日牡皇二首華事君
之義若矣一飲一食一拜一揖一降無非教也通於義者

思鄉 遠鄉日歸門

凡生之間有血氣之屬必有知知之屬莫不知愛類今是大鳥獸則失群匹越月踰時馬則必依本土巡過其故鄉必悲鳴頓伏或銜草東首以向來路之小者猶然而況於人乎故鄉親戚所在懷之

雜著

蜀舍銘并序

蜀郡王萬萬鄭樓其居曰蜀舍請銘為之銘曰

此舍是蜀非耶亡耶前川坤之維耶亡耶高城門之耶亦甲白鹽峰義門耶稽諸載籍舍特餘杭宋俊民所為記過汾城噫嘻此舍是真蜀國耶如忘公卿素不履行以蜀駭耶以罵陰聊陽魏吳越璀錯裴洄周流誓不以易謂不信者有如此石

榮鄉

翫

詩曰復此懿親會而增交道榮事自可化鄉里冨推門戶榮豈風采照鄉閭坡草木亦晶光日還家榮鶴髮當年拜壽榮錦衣白晝乘路人應羨錦衣榮歐里門每入從千騎寶主俱榮道路光歐

佩印過雒陽

新秦字孚子佩六國相印過雒陽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俯伏侍取食秦笑謂嫂何前倨後恭也嫂委蛇而謝曰以見季子位高金多秦聞於是散千金以與九族昆弟曰吾寧能佩六國相印乎

衣錦歸故鄉

項羽謂戚陽殺太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羽見秦宮已燒殘又懷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

買臣守會稽

漢朱買臣吳人武帝拜為會稽太守初買臣免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食拜為太守衣故衣懷印綬步歸郡邸值上計時會稽更相與共食見買臣入坐中守邸與坐更相與共食見買臣入坐中守邸與坐更相與共食見買臣入坐中守邸與坐

漢武帝以金書牧書樓船將軍擾楫以將軍請梁傳行塞內用
歸家嚴銀黃里三組參鄉里銀く卿也黃金即爲主爵都尉
樓船將軍印故云三組

衣繡晝行

魏張允爲雍州刺史太祖曰還鄉本州可謂衣繡晝行矣

裴陽都峴山南記晉城宇問屯其別營
而宋其間自鄉士人剩史一十石數十人同日大會荊州刻文
行部記へ郡縣自兵里爲縣

拔幽選

後魏盧淵爲秦州刺史以戰過家貧酒高會乃云
腰弓出營人爲拔幽選

八十四

由余小時候元忠逐和川
錢令海在乎數日散金數百
議者曰氣之

雖著

荊川唐鄉堂記

仕宦而至於柏堂所榮而今日之所同
也當七心安時困陽明而駸子其
禮於其鄉貴以人爲貴以地而侮之甚矣而
鄉後更有二人相與聯官於其鄉大賢婦名弁走
駑下薄德俯伏以自悔罪
當時而意氣之盛甘人比之衣錦之榮也惟大丞相陽公助

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爲時名卿公自少時已擢高科登顯
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
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疏陋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偶夫趣
嫁之不意以驚駭而拳權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爲公榮桓
表詩以耀後世而垂无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昔
止拳一時而榮一鄉說公在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于相
乃作書錦之堂于後風俗文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
雖矜名爵可薄蓋不以苟人所拳者爲榮而以爲戒於此見
公之視富貴爲如何而其志益勇豈誠能出入將相勤勞王
家而安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毋動聲色而措
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鼎鼎
而反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余雖不獲登公之堂

汪孝章

自古人物与山川相爲輕重豁生南
出相山西出將此人物以山川而重也
是望開隆中孫諸葛以顯曲江張九齡而江
物而重也故爲名山大川不以生明
乘之珠連城之寶爲貴而以出英
功業載於常銘鐘鼎於彝流傳於
古人所謂貴而不顯鄉如衣繡不
四方之觀是之謂乎然後爲可樂也新安自昔爲
郡今千餘歲山水鍾靈而清深故長於材秀民之出視東南爲最
盛矣然未有若將相之位
著也宋四百七十年而大丞相汪公以諸生徒步起家

於京師數千里之外為時傑人遭明天子艱難之日拠州作入待出奇謀秘策以輔成上功之功自樞位出天子注精忠如金石赫然為佐命元勳而新安之名一日聞天下此新安之榮豈獨公之榮哉紹以七世公自七閩入勤以保信之節來鎮茲城宣城號稱劇郡衝陽三郡相接公乃下車修水之正脩政之經歸老烏衣黍苗綢之澤而論其忠記之貞已公以遺行之美無期偶運乘風雲俾日月而正宇宙於立談之間雖釋位而夫若十年天子未忘日忘公也乃詩公之不忘公公子十餘猶則如五十許人發復君歸朝坐論帷幄取河湖淮梁六十餘州攘夷拓境功亦拟于之遊其功名勛業又豈特為新安之名德而已哉

下國家爰又豈特為新安之榮而已哉

寄題郡閣

司馬長卿始以汚行不為鄉人所健明主終乃召之每以自賜心而劉開西夷逢君之惡以忠其父母之邦流血復讎其事既同人致恭桑梓乃石君下車問門之義乎

古詩

韓維

畫錦堂詩

古人之富貴歸於本郡縣若不錦衣晝行雖飄胡由其事案載方冊今復書閭談政紓太守章或擁使者傳歌樵唱故歸潛器接納前賢所得快恩俾安惡任驕狷其志止于此士固不足恭以予來牧茲郡不能勤力懼俗稍薄議公乃賦詩以見意其間一聯云直幹終為棟貞剛不作鈎其守正不回如此豈愛欽慕

守本郡作阿

包孝肅公合肥人出守本郡不肯少屈法以阿鄉曲之好故流行路不云非觀數溢郊間所臨謂少休先塋遂完舊觀時存父老伏臘榮親燕閑榮孰与慨獨擅公餘新此堂夫豈事

宮殿

宮殿通稱

上堂也兩階間以前其名不載樂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作前殿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初李延壽北宮記人不可以建五丈旗北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以望遠故曰觀人臣非朝至此而登之則謂之闕其下皆分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象魏闕也象魏闕者垂法象之謂也故曰縣象魏使人觀之其說尚矣周禮秋官大司寇正月縣教象之于象魏挾日而收之注縣教象之于象魏挾日而收之注縣教象之于象魏挾日而收之注

禹畢宮室而火之承槽血
公劉下居
篤公劉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大王築室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宣一考室
斯干宣王考室上堯下舜乃安斯寢乃占我夢吉維熊維羆
幽王淫亂
褒姒入宮以爲傾都褒姒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列子
故宮禾黍
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紂不改其後箕子朝周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乃作
麥秀之詩以歌詠一宋世家
新營宮室
衛文公徙居楚丘作新城市而營宮室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
之以日作于楚室
秦阿房宮
秦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下可以建五丈旗周旋為
閣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
漢未央宮
高祖七年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太倉
上見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洶洶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
胡亂一何治宮室過度也何曰非令
置酒前殿
漢高祖既酒前殿奉玉巵爲太上皇壽殿上羣臣皆呼万歲
受釐宝宮
文帝思賈誼召之入見上方受釐宝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
本
長樂宮
長樂宮本秦舊宮洪修飾之以備行幸有亟揚因爲宮名門曰
射熊館秋冬講武圍成帝行幸長樂宮從胡客
大校獵上將誇胡人以禽獸命張羅網罝罘捕熊羆豪猪虎豹
狐兎槩發車騎以檀圍轉長楊射熊館以周屈爲周阹絞禽獸其中
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子翻臨觀爲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
從至上林館還上長楊賦揚雄
甘泉宮
漢武帝立泰畤于甘泉以相梁祠上帝天子親郊見
建章宮
漢武帝作建章宮爲千門萬户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神明
有火災即復起大屋以厭勝之帝於是度爲千門萬户在未央
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建章宮度爲千門
閣本紀武帝太初元年乙酉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度爲千門
萬户前殿度高未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西則神明
千里虎闕其北治大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
萊方丈瀛洲象海中神仙魚龍之屬其南有玉堂璧門之屬立
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爲閣道以上跨城
三輔黃圖
長信宮
漢長信宮太后之宮也武帝五日一朝長信宮東方朔諫又名
長樂宮

承明廬
承明廬在石渠閣外直宿所止曰廬嚴助傳召入承明廬
待詔承明之庭

宣室決事
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決宣帝布政教之室也
魏文帝謂周宣曰朕要死上要无落地化為鼈恭何也宣曰當
行墓死者皆此心

竹宮門銅駝
晉索靖有先識遠見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
汝在荊棘中

唐長秋宮
唐皇后居長秋宮

龍尾道
唐含元殿前龍尾道自龍尾北望宛
如龍尾下垂於地為兩根欄檻遂以青石為之故謂之龍尾道
雍勝略

諫治洛陽宮
唐太宗曰朕欲營一殿擬秦而止正觀三年以旱避正殿張元
素諫治洛陽宮

延英講論
憲宗朝李絳對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帝曰欲與卿
講天下事乃其樂也○文宗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滿下
十一刻

召見金鑾殿
賀知章見李白之文歎曰子謫仙人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

論當世事奏須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和詔既成　太祖坐正殿令
同開諸門
太祖命文武百官一如洛陽宮之制既成　太祖坐正殿令
同開諸門召諸儒明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皆知之林

古今文雜著

帝雲光殿賦并序　王延壽
王延壽父此歌作此賦命文考作圖其狀文考因
讀之以簡其父　七日摹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
作十餘不成邕見文考此賦遂廢而不出文考時
年二十至二十四過漢江船覆而死

雲光殿者魯恭帝作姬之子恭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
下國好治宮室因營此殿而營為備漢中徵盜賊舞突自

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陳壞而雲光獨存意者豈非神
明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矩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
求安也予客自南部觀察帝觀斯而歎曰嗟乎詩人之興感
物而作故發諷頌以歌世路寢而勿續存乎德音昭乎声物
以賦頭事以頌言既頭賦頌將何述焉作頭賦頌
頭共得古帝漢祖宗潛協文明殷五代之純配紹伊唐之炎精
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雲光之秘殿酌紫微以創業叶北辰而太室
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常鍚介圭以作瑞
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膽彼灵光之為狀也則差義巢鳳巍
嶷嵯吁可畏乎其製人也沿巖倚嶺豐麗博敞洞輕輪奐甘其無
垠也觀夫世而特出蔚環詞而鴻紛吃山峙以紆鬱隆嵎幽乎
青雲爵映孔以增峻開綺綾而龍鱗旭曜碐以璀璨析燿三而

也煙斜霧橫樊榭閒也雷霆乍驚宮車遐也桃花水至漁父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若有情盼流光而不可親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秦漢之精英幾世幾年歸於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散盡珠碎璣分離聚會無常人之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各念其家秦人不能禁而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材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鱗鱗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以亡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知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梁周翰

五鳳樓賦

伊京師之權輿也遡乎殷河圖之象按輿地之占宅禹貢豫州之域距天文辰馬之墟因四瀆建侯之地爲六代興王之居城浚而都洛河而渠結坤之絡根乾之樞星無虛拱辰極之尊宮大後接夔王喜華一身盧海漕山奪我田之租敷雄跨躒氣王泰吳注三萬國無貧而趨惟　聖皇之受命遵期運而撫辰帝衢道德何師尊鷹揚將相梁孝龍德踐元年於八區封泰必誅長鯨尽剪虎皮包刃鴈板搜儒墨興昏案關政咸鋪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風驅乃顧京室時行聖讀值衰極之非制禮崇垣之舊闕且曰不北不毘五傳万世禹之羊宮蓋勿暇之計竟之業決非經久之制矧家毓之縣法伊儀兆之所視況我力如天我貴如地不漁爾民不牟爾利一意之背差

足爲易乃詔共工度景之中因襲舊都改作鸞宮準遲迴於晷漏正朔從儒功臺平者賞揀易而降棟斷而舉去地百丈在天半空五鳳翔翼若鵬運風双龍蟠首若鼇載宮開揚霞綺神光何融朱檻虹桂暗文始焕繡楯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揭來其間散錙玉石金堆珠礫棄擲邐迤長衢之視之亦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各念其家秦人不能禁而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材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鱗鱗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以亡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知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梁周翰

五鳳樓賦

伊京師之權輿也遡乎殷河圖之象按輿地之占宅禹貢豫州之域距天文辰馬之墟因四瀆建侯之地爲六代興王之居城浚而都洛河而渠結坤之絡根乾之樞星無虛拱辰極之尊宮大後接夔王喜華一身盧海漕山奪我田之租敷雄跨躒氣王泰吳注三萬國無貧而趨惟　聖皇之受命遵期運而撫辰帝衢道德何師尊鷹揚將相梁孝龍德踐元年於八區封泰必誅長鯨尽剪虎皮包刃鴈板搜儒墨興昏案關政咸鋪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風驅乃顧京室時行聖讀值衰極之非制禮崇垣之舊闕且曰不北不毘五傳万世禹之羊宮蓋勿暇之計竟之業決非經久之制矧家毓之縣法伊儀兆之所視況我力如天我貴如地不漁爾民不牟爾利一意之背差

知乎哉德之衰敝室且疵朋政之壞傾宮大後接夔王喜華一身何寄奏聞何容三世而棄漢武拓梁孝龍德踐元年於八區封泰必誅長鯨尽剪虎皮包刃鴈板搜儒墨興昏案關政咸鋪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風驅乃顧京室時行聖讀值衰極之非制禮崇垣之舊闕且曰不北不毘五傳万世禹之羊宮蓋勿暇之計竟之業決非經久之制矧家毓之縣法伊儀兆之所視況我力如天我貴如地不漁爾民不牟爾利一意之背差

知乎哉德之衰敝室且疵朋政之壞傾宮大後接夔王喜華一身何寄奏聞何容三世而棄漢武拓梁孝龍德踐元年於八區封泰必誅長鯨尽剪虎皮包刃鴈板搜儒墨興昏案關政咸鋪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風驅乃顧京室時行聖讀值衰極之非制禮崇垣之舊闕且曰不北不毘五傳万世禹之羊宮蓋勿暇之計竟之業決非經久之制矧家毓之縣法伊儀兆之所視況我力如天我貴如地不漁爾民不牟爾利一意之背差

乾道三年正月丙寅　詔臣遵受對選德殿賜之坐極論古今治亂事文　祖宗以仁守天下紀綱法度使後世有以持循者袞三數百言臣既敷衽稽顙伏御無忘納誨羣臣以退咸呼万

洪景盧

也命名之旨雖取於選射觀德之義然退朝之餘發號出令圖事揆策无適而不在是凡燕游声色之奉宮室苑囿之樂非唯不可好然亦所不好徇以聞暇攷尚書及資治通鑑敬而讀之帝之所以為帝王之所以為王法其所以興戒其所以壞口誦心惟未嘗一日輟去手也近侍外臣晝漏夕訪大廷廣陛之儀一切略去紬繹政理從容問答頻有漢宣宰臣洽致意至於騶虞嘉會抗志決拾以礪張文武之道特其一事耳鄉為朕記之臣乃離帶拜稽首謝不敏弗獲命退而言曰自唐虞至于東周蓋千有餘歲其世遠近政教興廢之迹與夫賢人君子出處去就之節治亂安危之機粲然畢陳於方冊之間得其要領而施於事者通與存焉亦猶若親見於魏公之卜漸故臣以王所珍玩而頼之以不泯者尚書存焉自三代而下至于後周亦千有餘載世愈益近政愈益多駁以成敗之跡沙若別海分圻而觀之兼所以鉏院同僚獻臣供薦錄拜手稽首謹記

古詩

紫芝

御街行客路行行恣春風野老幾代人種田湯帝宮豪落池臺

勉強

鼓吹曲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遠池帶綠水迢遞繞朱樓飛觀臨雙闕高臺麗九衢英靈既無絕千載有餘情

謝元暉

鼓吹曲

漢高祖來歸沛中

拄甫

蒼山入百里蓬關如指門合浦風潮會梁鴈聲聲開尸滿其陽達蠻之共陰化牛斗紛故長松拘拘向使石走哀機帝一吉客淚迸林數荒哉隋家帝製此今猶朽向使国丈亡高為沛公祖有雖无新增修尚武官居守如此瑤水遠跡是雖增後我行篇時危仰望隆數又天王小太白駐為史捷首

連昌宮辭

連昌宮中滿宮吏又无人森似束又有墻頭千株桃風動落

元微之

清湯帥作梁樓毋一幸即經月宮女无數後宮多不
得見每夜如攜何服備甚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日舍无樂管
獨綠皮十月尚殺深翠翌朝照大地皆來
庭綠玉階淺色潮成果隱
殺江不成淡柔柔翻弱歌庭
春陰小無深淺如何不
捉成多白恨帝好都忘
秘閣鳴鉦開雲鎖小開雲鎖金宋飛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九郎吹管逐
逸翅公倫梁州徹色二鬼成員
倫列新翻數般曲平明公駕
侯遊盛揚氏諸侯東開風
過無公與爭小敢藏
家金日行宮前莊園燒不有物非行宮門闕樹死然尔後相傳六
皇帝不到驪宮州父前往來年少說長安女武機成花萬朵去
古行宮

張祜有宮詞白頭宮女在閑坐說玄宗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声何滿子双淚落君前

王建

宮詞

宮殿連雲綠樹重金鋪鎖鑰玉關鍾每朝進膳過中後
時召梨園入殿供

王建

宮詞

寒食清明小年宴進門前入上苑花如雪
樓火兵回統關千立樓上樓前尽珠翠
如雲後如擁何服備宮裏事初過寒食一百六日舍无樂管
樹

簾劒佩高雙鳳北歸山寂寂六龍西去水滔滔城荒後迎遊
少尾落宮墻見野蒿

華清宮

楊閣參差倚太陽年年花發滿山香車門鎖青春晚深院無
垂白日長苔色平綿侵御路泉聲鳴咽遶宮墻先皇一去無回
駕紅粉羣空斷腸

古行宮

花煙疎冷古行宮寂寞梨門暗鎖空殘粉水銀流出玉環秋
月落尼僧猶說太真花

驪宮

翠華南幸駐煙霞欲取前城作帝家玉輦不緣歸日角錦帆
空憶下江南宮中故事今誰在天寶遺人盡白頭

李商隱

馬嵬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看宛轉蛾眉馬不
見當時羽騎收終古惟有情人似天長地久有時盡

王貴重閒後庭花

詩話

御溝流葉

顧況在洛乘閒遊苑中水上得大桐葉有詩曰一入深宮年
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明日於上遊又題本葉流
之波中宮花落深宮裏悵望君恩下翠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
寄與誰後有宮人韓夫人酬和獨念自嗟不及春
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春

取次行

禁溝得紅葉

唐僖宗時有于祐題葉溝拾一紅葉上有詩一絕水何太急
深宮盡日閉殷勤寄紅葉好去到人間祐復題一葉曰閒葉上題詩寄與誰祐後娶一宮人韓氏於祐書笥中見一
紅怨葉上題詩寄與誰祐後娶一宮人韓氏於祐書笥中見一

掾、仗下宮花散衣鶯飛花數行曉日鶯旗百丈春風侍臣踏杏
盡拜聖辭南山永同 侯嘉緯

毀庭植槐

唐毀庭閒種花柳故杜詩云花飛子官況景移又云退朝花底
散 国朝惟植槐檟鬱然有蔭翳象 朱氏語辭

官解

羣書要語

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蓋取天上南宮大微之象退之孔戣墓誌云臣与孔戣同在南省 原注省謂尚書省
其官司之別曰省曰臺曰寺曰監取天上南宮大微坐宮室上座屋无壁曰皇 朝建博慶屋一揆華舜齊榮前爾附 諸校刊
關重門柝高師月爰止毗世作楣宇之制其間一揆而墉舜之設亦齊有之 閻靚都賦近代通謂府廷為公衙

即古之公朝也字本作牙訛為衙詩曰折父王之爪牙大司馬
掌武備象猛獸以爪牙為牙旗出師則有建牙之事軍中呼號令必至牙旗之下蓋世說寺者嗣也治事者
相嗣續於其中也 侯鏡曾曰凡官府古有之而称謂訛也
呼衙府古有之而称謂訛也 顧炎武曰漢三爭
華雖无官職一日两衙則凡官寺史卒率以晨晡两時致禮俗
遇出省或有中批外奏急速文字則省吏逼持於私第呈押既
恭天子御正朝亦名正衙不知何始 按文類聚申省吏以明昨
听事申旦政也 說文

不見公与相遭三府中居韓勤來得晤語勿憚伯悉厅韓
蹀躞蹴先駕龍銅鼓報衙印在伏通客山晴好捲簾 張籍吏
人休報事公作送春詩韓看擬答君似野人居杜門安郡走馬西來冬閑府城況我官居

元豐初建東西二府於右掖門之前每府相對曰位謂之八位
謫居無公宇

貶潮州司馬素無公宇百姓聞之競荷屋未不督而會
公宇立成頗亦宏壯守土者聞于朝遂再有海康之命

正寢待兄

呂微仲當軸兄大中自陝漕入朝微仲盧正寢以待之大中辞

雜著

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君不可以任道於天反道之於地擅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背道於君逆道於人竊道於貨亂道於刑賊一方之命爰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擁四鄰不可以擅封疆不可以擅黜陟不可以擅賞罰不可以擅報讎公器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重不可以輕入死不可以生入罪不可以刑加於無辜之人財不可以虛加於無勛之士賞之於降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叛柔遠謀則遠不賴見鍾不於逆諫白黔建道傷古此堂

得以設之故曰廟堂之上謀定而後戰之上搏姐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矛鉞有隨產有實簇有弓有矢有劍有戟有盾有冑有甲有鎧有胄有介有胄有冑有甲有鎧有胄有介有胄有冑有甲有鎧有胄有介有胄

瑞蓮荷二合蒂公池公右有異政利之祥之民歌路謠說聞朱帥
天子明聖恩光遠布於是採史將帛繡伏闕請勒書事金之
北疆去京師有記木以志之安養俊哉名民選求未也列東西之口
則備參用絕編以告能繼後武重爲後式

滁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物繁庶歷代之大理所共知也
貝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遠難在刺史丁此刺史苟無愛
武才略若不清靜簡小若不明惠公則州生類必多其變
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在墟生民殘盡試問其故不覺淚下前
政刺史或有貪猥恪弱不分是非以求服歛急令數年之
間人有甚於前後刺史能恂恂恭儉奉公家驅迫來遠漸富殷無什者
間多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來遠漸富殷無什者
元和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點官南選事公
然刊官舫單顧村不足寒職既卑實不得施用又喟然曰丞哉丞
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斬去乎用一瑞故跡破筆干而爲
有公事子姑去
古詩

郡中西偏文士成集見流觴曲水
同安官舍夜作　朱元晦

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閒居秋意遠花香寒露餘故園異時
鄭谷歸懷簡書聊役西軒卧塵思一蕭然形神龍拘役暫惕豈非
窓戶納涼氣史休散朱墨無事一情然公平自幼時讀古循吏傳爲人以爲士大夫立名於代
無以尚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爲此州雖復閱囚課而
未能遂其意也往刺史有詩高子良者輒移元次山甘棠於北牖下
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賢君子之清者莊此軌視焉而吳之

無唯利竹俸錢三月不曾支竹陰過午未長炊大兒叫怒小兒啼乃知前對竹方哦詩詩人與竹一樣瘦詩句與竹一樣秀故山萬壑拖綠雲月初風葉最閑身勸渠未要思舊隱且與西昌作好春

律詩

城南縣齋水亭

蘇子瞻

兩浙曾相識江南可寄聲陽陳旗鼓浦柳帥伐鼓水雲鄉已作觀魚檻仍開射鴨堂全家保障日孔紅粧潋灩三沙頭細雨重應悲人去盡肯信我來遲江漢清樽在誰論白髮新

題李氏泉石

王介甫

謝絕塵喧占山泉盡日聞全閣野吟隨地有林深煙爨香閨客到長亭柳已成

平湖樓記舍山與盜官事長閑歲月金安得終身為樂破不辭兒女淚滿衣當

詩話

綠珠墜

河中府舊有綠珠井唐人詩云綠珠井上春陽晚

建安祝穆 和父編

居處部

館驛

館谷舍也論文十里一館孟子五里一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九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以待賓客以行朝聘之官也（何休公羊注）呂氏諸侯入王則帥學士歲及郊勞視館致館我君司徒帥其屬而治館事（周禮）文云以車白馬以馬曰遷江漢詩云見人不能館不問其所舍曲禮曰凡為賓主之道逐客過館於海阪遇夫人之來使

大諸侯之館館加公寢一等以時脩葺掌諸侯賓至前設庭燎
燎僕人巡宮車馬有代小車朋聚大牧閑名勝其
事賓至加燎九重庭燎百里門燎五十里野燎百里
里而諸侯舍於郊小司寇掌三門不容車宁不可逾越公行而天隔
不戒若又羽衛是謂所藏將以車罪也若據公行而天隔
之患也過文子曰信我實使吏潘之昭
罪也門鍵諸侯之館謂三十一
有增公昔
叔孫昭子聘于晉晉人之賜執昭子賓介甚使吏潘之昭
子不以拘為憂也之人舍有壞必葺求之日如始至昭三十二
致館受館
單襄公過陳陳災館司里不授館舍
假館於宋
孟獻子曰曹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孟子
舍館未定
梁正子從子敖之梁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
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則我出
此言也不亦宜乎曰吾先不知
長者乎曰吾先不知
傳置驛騎
田橫懼梁傳詣雒陽如淮曰律四馬下乘傳一馬二馬為駃傳急者乘一馬曰乘一
乘傳師古曰傳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
馬謂之驛騎高祖紀
孫弘起客館
公孫弘既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一曰蚤開以待
大賢次曰朝材館以待人才次曰游士館以待國士郎曰非謂
俸祿皆以給之也東雜記公孫弘起徒步數十年至宰相封侯
於是起客館開東閤以延賢人後李廣嚴青翟趙周石慶繼踵
永相者各作一館亦已至矣時壞以為馬廄庫如婢室矣
置驛迎賓
鄭當時置驛馬日夜馳行請寄客驛傳詔與之
第如傳舍
詩伯入第甚簡謂曰此如傳舍閉人多矣詳見里第門
奉長平忠
趙孝平主弁時父為田太將軍以父不為郎嘗若歸步擔欲止
郵亭長不納問曰聞田太將軍當過何時至孝平曰暮將
到○劉龍兄太對歸清儉出京師以待列公龍不言而去時人稱其長者
師厨傳
漢宣帝元康詔曰使者冠蓋相望郡國傳舍以故名吏賢昭曰厨謂
飲食傳舍言備飾庶來以稱過使而已師古曰使人及賓客
來者稱其意而遣之令適去也
諭使代郵
協恩傳云諭恩諸子代郵行書
亭有吏
東漢王忳除郡令到官至縣亭亭長白亭有鬼數殺過客
不可宿也忳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即入亭止宿夜中
開女子稱東海孝婦喪夫不嫁養姑至孝姑自投井死縣以婦
虛殺以誅

管宰与王烈至襄東公務慶館以待之
後牛屋上
補公家於章步令遷太行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多未
識公衆於章步令遷太行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多未
識公衆於章步令遷太行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多未
識公衆

聲而戶口日蕃破疆場無侵制之虞而墾田者益衆生民日益
困賦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兄与天子共治天下者制史縣令而
已以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
史縣令而又促數其遷易刺史縣令者三歲而史故州縣之
政設有小利於民可以指革去者其在刺史縣令則曰我即
去何用如此尚然辭焉而姚鮑鮮叢弊因仍安与改作則曰我即
縣者真驛那知後代之弊縣吏因緣生姦為奸欺以官物者乎
如此而欲望其民不困竭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荒難哉
既指退者此縣某官於某城驛壁

古詩

題小孫叫驛　黃知命

大孫叫能小孫啼黃衣行人白晝迷唯應猿猱頭石齒是嫗家
臨溪陳續我亦下行客啼哭

宿洞口驛　鮑防

沒雞舊店於煙光猶愛嵐須知今夜好宿處是江南

野作通溪客衆聲入鳴住來人不到寒草上皆生

山館　杜甫

南同萱蔓雪北風天正雄路危行未杪身遠宿雲端山鬼吹燈
滅廚人語夜闌雖勞問前館世亂敢求安

登大庾嶺北驛　宋之問

陽月南飛鴈傳聞至此迴我行殊未已何日復歸來江靜潮初
落林昏瘴一開明朝望鄉處應見嶺頭梅

題驛舍　孟浩然

青山白髮兩傘雪松雜黃梁買酒沽但用有錢留客醉世勝無
馬陷人門

元和七年有　詔京東淮南鎮高麗渤海二州
驟然有逃亡者明年載過之訪其狂麗留一絕云

蘇子瞻

以泥謝客

曹操於譙東築精舍求賤下之地以泥水自蔽絕賓客往來之望

借屋得罪

丁謐為人亢爽常於鄰借人空屋居其中不而語亡亦終借之不知謐已得直開門入協卒見七父無由不起而心甚其數容曰此等人促呵使去王怒其無禮遷其工開明帝收繫獄以其功臣子原之魏略

求田問舍

劉備謂許汜曰今天下大亂帝主失所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求田問舍言無可采

遜宅與兄

裴潛營新宅基字既定遷舍兄心甚願之而口不言潛知其意乃徙往兄舍兄感而自改

角巾東第

羊祜與從容敘論書言既定遷事若角巾東第當容棲之地

莊宅与奴

周瑜與孫策同年相友善瑜推遜前大宅以舍策策拜母在門前通其本傳

借宅栽竹

羅成宅洎見柳門

題門賣宅

齊東昏之擯魏使使問百姓那得家家題門帖賣宅答曰朝廷欲掃蕩京洛魏復神州所以家家賣宅耳

賣宅不售

北齊盧元明兄所居宅湾下標榜賣之將買者問故元明為宅中

絕不與雨即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厚貴不獲師如此

因室木舞官

侯瑾王粲投西河內史雖不拜人門其故既已京洛材木尽出西河朝貴營築宅皆有所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憲法以此獲罪耳

兄弟聯宅錢

宋孫奭二兄各卑一宅以東宅与兄軌二萬錢五十万裨宅直與宗白共出白一家南來牆屋儉必共今日宅直不宜受也

聯襟連宅

李師道上表以百万緡鬻孫臨故第白居易言誰任宰相太宗用錢財成其盛德若但聚斂而不能守財下賜而賜之師道大臣不宜掠美帝推之門傳

深野堂

裴度出鎮山南東道節度使時關播為度不後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作別墅其燠郎涼臺緑野堂盛皮其下度野服閑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賦詩晝夜相歡不問人間事命孔度河東曰為臥即護此門可也未幾罷鎮

臨沼構樹

白居易被遷忘宗時事无不言為當時所忌乃放意文酒无亡功名意於東都所居履道里疏沼種樹構石樓香山鑿八節灘

自號醉吟先生

輞川別墅

王維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欹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沜萍岸及辛夷塢与裴迪游其中賦詩相訓為樂

詔不毀宅

司游歲隱其山高宗拜弘文學士乘傳赴都帝營奉天宮游歷
所先五宮在洛不聽毀天下自號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
七氣索然
游岱泓与張說市宅戒毛寧東地隔他日惟宅私索然視隔打
二坟丈餘焉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非不於說將平之泓師
曰客土元氣与地脉不連聲易稍他向无益也
重隱梅壁
李林甫為刑自目結怨者多竊發乃一夕再徙家人莫知也
浣花遺干堂
杜甫在成都劍南節度使嚴武嘗枉草堂甚為
武以為無禮武非也
宋賈山載
秦行山人間秦為馳道使天下輸金錢財物以奉其費頗求買地載滿之百万
買宅得金
魏邢張茂平言宅買宅与程懋宅相接二宅家疾病賣宅可文二无獨苻大
刀募入住宅梁上一重中有一人長尺餘高冠赤幘呼曰細腰
細腰懍懍何以有人氣等无便去文因呼細腰問向者何在是
誰答曰金也在西壁下問程君得金三百斤燒尖打出此大富宅淡清爭
刑宅占凶
唐僧泓師云長安崇業坊東南是金盆地文邑里西是王邦地
後永寧為王鎮宅文邑為馬燧宅後入官王宅賜表弘又史憲
誠等所謂金盆破而成馬燧宅渾城圍功部王杯破而不復
完也盧氏雜記
唐遷宅主

徐鉉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居故宅毛竹甚鉉乃之曰
何非佳宅鄰假而致泉也余近擇神獲潤筆二百千可償尔矣
非宅堅辭不獲必命左右輦以付之聖宋拾遺
巢居穴處
熙寧間故大師中公掛於周洛之道德坊營室甚侈及中書退屋
三間最上門朝元殿耳山為特儲作壞室二公各嘗登焉間俯雅兢夫見富鄭二公門落中有
何新事兢夫曰近有一巢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感嘆笑
盧史

室美可雇
宋向成見孟獻子凡其室已大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也也載
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問
閻第康莊
自漢干駟以下齊宣王皆命為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觀高門
大屋尊寵之 鄒陽傳
宅甲諸第
漢田蚡以景帝同母弟相時請考工地益宅上怒門遂取武
庫兵後廁退召客飲坐其兄盛候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
不可以兄故私挠治宅甲諸第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列婦女
以百數
為人起宅
邦超舞閒欲高尚隱退若輒為辦百万資并為造立居室花園

爲獻公起宅其精舍獻始住居與所親書曰近至劉如入官今
宅屬他人
後魏王椿於鄉造宅所費高壯椿住爲本郡人卒於太原
時人忽云此乃太原王宅並太原王太原宅太幾尒朱榮起椿宅以
封太原王焉
木蚾 ——
唐安史之亂法度隳弛內侍戎剏競治甲第館宅力役之時
號木蚾 出開天傳信記
米市住宅
唐馬周爲御史時遺人以貲生素无貲昏
竊笑他日自有住宅宜二百万周以開壻有司給直并賜奴婢
令物人乃悟
公貿造宅
段文昌自創小院險落拓側間於陵街側有大宅門枕流張文
昌酌於其上歌後灌足自高敞俯江淡卽度公買此宅 出雲溪友議
安樂公主奪臨川長公主宅以爲第分撥民舍悉成
廢墟 出朝野僉載
樂藏室 六曲
東廡一間
郭從義鎮河陽歿於官治家無餘財
鬻地引水築山碾磑種植頗有園池不減千金臨終
誡其子曰吾本農家起於行陣遭遇聖明位兼將相所
行至東都所營第宅粗周賓客不能容
治第完壯
趙韓王治第賜錢一千二百餘貫其地可知蓋侈時以校爲
盛上以方壻鬱之然後布衣至今完壯
東車一乘
趙韓王將營西宅遣人於秦隴市良材以下數及宅成韓王睹
爲西京留守已病夫起訪閱將行乘小車一游第中遂如京師
至于拊牀不復辨矣 出談藪
一登西樓
丞相陳秀公升治事于潤州樓爲閻莊爲巨擘百步宅成公
已疾甚唯有喪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三不得每不得意不得
將不得筆記
逢吉象牀以下係單開
顏渊死顏路請子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死有棺而
无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弦歌聲于
在牆壁
齊何曾日食萬錢猶曰無下箸處
每燕飲不過數行
毋爲杜家所笑
以漆爲門
一扉裸足
河間王深驕侈嘗與人圍棋賭賽一區
令輒足完事而已吾發後子也才劣以守不才不爲他人所利
河以家爲
武帝爲霍去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何以家爲
蓬萊仙宅
後漢張仲景蓬萊宅唯開一行極
不事一室

陳蕃年十五閑處一室庭宇蕪穢同郡薛勤往候之曰孺子何不掃除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

小宅雜記

吾忘之矣潁州刺史廳前舊有海棠之盛今無復存矣小宅雜記初出外事皆自決不容妻子豈非聖人尚書令

晉無公宅為桓溫所得又方鎮交數獻之溫終不受安定

草隱帝初即位以翰林學士承旨兼戶部侍郎判三司

陶潛嘗耕於南山結草廬於其側

切書其矣

後魏元孝友生而司徒李宅頻更修繕起堂

無過宅邊曰今朱門甲第滿於河間燒柁半庐神吟其中後野火燒之並於故墟空留餘燼耳

半畝菜宅

蜀牛盧

鄭焦先子孝然草居於河間燒柁半庐神吟其中後野火燒之並於故墟空留餘燼耳

小洲洋居

齊張融為中書郎販東山先有園在何處答曰陸處宅屋舟是宅但觀風雨波濤漏不堪耳

吳郡陸玩為侍中詔加修葺公曰臣聚有先人舊屋在烏傷縣北門外十里耕讀為業臣之所願也

百畝所種不可荒其生

工注帝大笑

第宅雜陋

如意齋舍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書堂前明門宅舍邊所施宜式奇木復方幡蓋入從若純上所人烏幡皂絳絡車帶朝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

謂亦也旅舍前侍事須華潔怪時人謝吾敝宅古往今來豪貴

羅隱死其死矣定是誰室

不以官廨益宅

梁已僧珍世居廣陵後為本州刺史使還鄉解鄉人咸勸從解以益宅僧珍怒曰豈可從官解以益吾私宅乎

不立田園

唐張嘉貞雖貴不立田園常曰吾相國矣未死豈有飢寒妻君以讓去雖富田產猶不能保也近世士大夫務廣田宅為不肖子滴食資我無是也

客盃而設

崔圓宰廈庫陋無步隙至霖淖則客盃而設以就列位

無十丈舍

元德秀未嘗有十丈之舍

不營其宇

唐李義琰為刺宅無正寢弟義璡市堂材送之義琰曰以吾為

其大隘公笑曰君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驛事已實矣 温公訓儉

就君疑壁

呂正獻公公著治第東城君疑壁滿無塵洒潔亦不問也平生每半年許一餐一餐數日不飢

起樓臺見遠山

不肯治第

范文正公仕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閒請治第洛陽擇園圃以為遊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雖陋巷可外況吾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幾矣得謀第治園顧何待而吾平吾之所惠在位高而艱退不惠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能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己而後為樂耶俸賜之餘宜以贍宗族親舊與鄉閭故人之貧者吾日以為憂樂其可勝道哉

為以近第必下諫職第

吾無以為憂事

潘岳

閑居賦

岳既沒翰傳至同其安昧平九卿而良史書豆之顯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有之哉有之哉然其見止足之分深淺實之志池沼足以漁釣春穀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雖不能自給藉子弟之廩祿薄官長之賦入追悔於宦途之中實拙於為己之謀於是超然有感慕老萊之為人仰二疏之餘烈乃作閑居賦曰

徐陵勉

家世清儉故池不容於廣衆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里砂穿池種樹小齋滿前又以宴閑曠絕可為宅悶獲藤甫致仕齋訟歌照於其經營歷年粗已成立栝李成蔭脩竹滿庭陌交通渠趾相屬樓觀迴榭頗有臨眺之美抱琴攜酒逍遙其間萬物紛之以雜二仲交於門蓬戶不啟閑人無事不至公卿大夫長殊復不拘當使中外諮詢人物間言出處後已然後可出若乃云後其身而身先若能不若申叔已約法當如鄧晨見賢思齊不宜忽略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名名實不大哉

閑居賦

潘尚

亦優游以養拙聊婆娑以娛老池魚網鱗而出水鷗鳥迴翔而來集不慮不營事物自至不追不隨安時處順

供朝夕之膳雖不能自給藉子弟之廩祿薄官長之賦入追悔於宦途之中實拙於為己之謀於是超然有感慕老萊之為人仰二疏之餘烈乃作閑居賦曰

潘岳

之柿高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李羅列成行梨橘俊果安石榴蒲萄之屬百果甘新別奈曜丹白之色石榴滴露白新負霜柳垂陰車之蓋棲鳥悲風蟬鳴高樹蜻蛉遊於蘭茝蜘蛛網於藩籬蜜蜂採華而作蜜蠶既老而吐絲蜘蛛結罟於戶間蜻蛉遊於蘭茝蜘蛛網於藩籬蜜蜂採華而作蜜蠶既老而吐絲蜘蛛結罟於戶間蜻蛉遊於蘭茝蜘蛛網於藩籬蜜蜂採華而作蜜蠶既老而吐絲蜘蛛結罟於戶間

結軌陸摘紫芳水持瓶鯉或寘于林或投于沼

雪賦

楊延秀

天台林君嘉惠之廬冬以雪集九延文人為作記廬陵楊某復為賦之其辭曰

上命於室司南溪梅隱泰朱夫子之夫書也述於文[illegible]
溪梅隱記蓋 先君子之絶筆也盖期一使岩城 朱
夫子減筆之以詩[illegible]以詩[illegible]係之以詩[illegible]
蒼梧陳舜咨南溪所名蓬萊峰谷守絶勝松拜大夫
封觀其詩可以知 先君子[illegible]
嗜書予不釋卷見於其記者无非述其刻苦勉勵後
人將以儒業世其家咸幾記以附於
先傳名世之作之次燕幾記以有[illegible]書孫亟求
所以承先志裒玉裕戊午仲秋上澣孤 洙 泣謹跋

古詩

詠史二首

晉二京城[illegible]二十候名[illegible]
[illegible]都[illegible]鎮[illegible]

左思

[illegible]四街朱輪竟長衢朝[illegible]金張
[illegible]比果吹[illegible]寧[illegible]子[illegible]門无卿
[illegible]

大[illegible]

[illegible]二字[illegible]
百世後[illegible]多擅八區
皓天[illegible]已日[illegible]羅神州列[illegible]
內謂二[illegible]伏自非[illegible]龍客何
許由拂[illegible]千仞岡[illegible]足[illegible]
[illegible]

陶潛

結廬在人境而无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
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
忘言

移居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鄰[illegible]人[illegible]數晨夕[illegible]
[illegible]今[illegible]廣[illegible]

[illegible]

讀山海經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
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然酌春酒摘我園
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汎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illegible]
俯宇宙不樂復何如

歸田園居六首

少无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
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八
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
深巷中鷄鳴桑樹顛戶庭无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
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絶塵想時復墟曲
中披草共來往相見无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滿發井落合槭唯有滿風閑時二起衆名

示兒

陸游

始我祭祀北謝一來喜辛勤三十以有此矣羽化等无
辞於我自有餘中學高且新四時所
依於廷門無所預勞鳴機八林
來只山空風相一孤松里遥高真心有
檜擊空扉山鳥一夕鳴有類洞谷君上鮮治北牖脇寢滅跡
恩高平君子從朝開門謝雄來不俗官高
卑下都忘然懷之所忘觀閉之所忘觀閉
相忘已此生中人一九持幽梅
亦不事勞神滿觀蹤二滿季
故筐可休時我不消節害与衛人
詩以不兒曹其法城故

悟半名宋山居贈沈史部

李德裕

昔忝郎署史部
客心汚而閑跡愛世有道恨難
林清雖祀心水西故布仁智君
松蓋密小池連泉引從來有好鳥
卑塋塋名張何舊來舒
躍訓悦懽舒

白居易

長安多大宅列在街西東往二小
相將乘鳳已南後主為小鄉最
洞窗自從十年來不利亡大心甚
不敢其門發未不功陸二階人
忌禍防從我今題此詩欲悟迷者

權重持雄火位高勢劣驕者物之盛老者数之終四者如就
益日夜來相攻假使君吉上就能保其身因小以明大世家可
論邦周秦宅崎函其宅非不同一以八百年一死皆表信寄
家去国人凶非宅凶

傷宅

誰家起甲第宋門大道边曲屋中栁比高墉外回環疊六七
堂棟宇相次連一堂費百万費二起書煙洞房温且清冬暑不
能干高堂虚且迥坐卧見南山繞廡紫藤架夾砌紅藥欄擎枝
擲攜帶依移植舟主人此中坐十載為大官厨有臭致肉庫
有朽貫錢自能將我語問尔骨肉間豈无貧賤者忍不救飢寒
如何奉一身亦欲保千年不見馬嘗家毛今作厩城園

新居感詠

杜甫昌

無似老且病唯恐歸田遲一旦得到年九天丞還出為一品

祖保尽百年期以保倫骨臨成拂横流決然捨兒地來向灘
水湄城隅取穷僻近者卑求奇小筑聚由已軒牖亦隨宜外以
成風雨内以安妻兒蕉雀巢攀嘯鵝才一枝因念古聖賢者
為千古垂何嘗廣居室使為後人師亟聖樂簞食瓢飲自无立錐
文終防勢在景桓恥家為文園四壁立鄭公小殿移伊余具員
者適曾承下時无術此方務无才撫四癸為郡亦覬覦勞心徒
敢敢保身已天幸抖已宜自知開卷頗聞厚俊耀來者喧鳥哉
知止足清白猶可追

困積一首并序

蘇子由

子因十氏故居改築新宅其孀事陋甚有柴氏廳三間求售三
百餘万錢力不能致予遲曰因十之舊而易其无亦可子孫若
賢宰師公使予偶其言從之作困積詩
君不見林上鵲冬深始营巢文春巢已成又不見梁上燕春深

初作窠及喬雖已生我爲一區至三年喬纔高纫三伐掃楸日厭斧斤聲老境能栽何日安餘齡一言愧吾兒幸忘力穡青楊數十株赤楸換雙楹指顧行即具構築役已輕都俟念子孫不慮高閑閉五父今何人斯此則座右銘

遷居

淇玉父

從官二十載故山凡幾歸昔歸尚有屋再歸已傾欹今歸復何有木竹荒榛荑新原上爲鵲巢都下爲雞栖二巢以爲基積塊與運甓實窪而培薤成茲數畝蔬中有堂容膝室取即安牖戶適所宜嘉相三四株當窻發華姿馨花入懷袖似與遷徙期我今六十老豈不知前非骨朽自不媚況復飢寒驅收此衰病身與汝長相依松楸表幸在望鄰曲不見遺高市隨里社欣以保期頤

卜居

宋元晦

卜居屏山下併仰三十秋終爲林壑計西深谷開平疇堪灾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頗淳厚曠土非乏人誰求苟自守捐二徑資荘逐一壑謀栽木南山顛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溪岸濯足西溪流朋來即共雅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無車馬憂

九月晚步

朱元晦

九月晚步西疇上秋風滿衣裳禾黍已登場桑麻亦滋長老農喜歲事我獨憂民康前修茲可師量力安所當

大壑

長安道

崔顥

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日晚胡笳動秋城畫角聞揖何紛紛五陵豪俠爭手可熱酒東火尽灰亦滅莫言貧賤即可欺人生富貴有時一朝天子賜顏色車上應須有黃金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杜甫

八月秋高風怒号卷我茅上三重茅茅飛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長林梢下者飄轉沈塘坳南村羣兒欺我老无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燋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歎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嬌兒惡臥踏裏裂牀牀床屋漏无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安得廣厦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濂溪詩并序

黃魯直

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好禪書雅意林壑窓初不爲人窘束世故權輿仕籍不異小官戚思其憂論法常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名公吏畏愛而不忍欺輒可傳任司理泰定建使以權利爭之不能惑至自欲去使者敘手听之超公開道号後通信司周茂叔好賢人有聲茂叔者趙公以從容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去使者進茂叔天下士也施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使者進茂叔天下士也施之於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

試問池塘主多病打相宜終日不當至惟飲盡酒杯

題李敷幽居　　白居易

閒居少鄰並草徑入荒村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過橋分野色移石動雲根暫去還來此期不負言

　　孟浩然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窗虛

　　除夜作　　白居易

破却千家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芰荷無人解愛浮萍綠只有鴛鴦作對飛

　　贈君始知

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

　　芙蓉樓送辛漸　　王昌齡

了不曾歸

　　汶川村居

種木成林接紅霞滿村泉水繞白石根脚老翁頭似雪海棠花

　　小鳥

芳意長隨野無花不成蹊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

　　王介甫

　　小鳥

芳意年年無窮已如何處覓行蹤不知花落誰家去只有鶯啼綠樹中

　　王介甫

深花滿水水西頭主人公在小林遊已知出郭小桃色更有滿江春意無數蜀山青不盡一雙鸂鶒對浮沉

　　出郭　　白居易

古來採菱女多唱江南曲人意豈相忘棹動不知速此江馬蹄遲到日斜

　　寒塘　　朱慶餘

碑字依稀苔已蒙荊門舊業半成空唯是以鄉戰亡骨高墳至今人祭不得終身似孤光

　　題故人廢宅　　皮日休

東山舊宅入破門歲久一飯尚知恩閑花雜樹應猶在流水高山不復論

　　方干

清史不言樵史和集筏漁牧童樵笑歌謳風
去惟有潛二翁常來
劉宅
風颺碧花開雅垣郡有鄰人為鑿門綠樹好花空自滿
草堂曾放魚池淵能爭聚鷺無次客白鳥不猶憐涼眼前
事成陽一水便成泉
京師寄
當年共白首真和高堂歌以父徐
除長安門下客人時酒肆將來客歎平生艷姬馬知何
處獨有庭花春日暮
訪楊山監宅留題
楊監全勝智賓鄰湖上七閑書華周環月開三徑頃刻當
開七七花門外有回聊伏臘堂中無處不堪愛都慈門客非
常
張文潛
詩無論無詩可得誇
和謝
相國來臨處士家山間草木也光華高軒行李能過李小隊恐
花到流花留晚新詩莫奪月歸今老子纔成霞佩論語云傳益
楊萬秀
買宅長興鄉
嘉祐七年王宣徽提舉西太乙宮兼侍讀孔冲沈天章閣待制
使安審琦宅故基以部崇敞仍為三十間請康節居焉
之宅鄭公命其客買焉康節宅一園皆有水竹花木之勝無事
初住資福田之法天津之居亦
使先生之宅他人居之吾輩豈得不
東節先生以詩謝王宣徽曰嘉祐之宅東歲新業始得功正分道

德业更迁帝王宫楹仰端门峻轩迎西观雄题盛丽室高
琴伊满好茶尤难得昌黎诗
竹腹心东坡雄湖数中老来
经营何肯公卉诚徒自劳
重阴法公五贤图封城东
家事出钱嘉祐卜居终吴儇
客负德坊中佳处数仙洛浦青风朝
倒载条仰时放歌轻扫榻柳边
洋绵梦春未老尚可忆红
名安乐营无权於壮上明
归兴都移造化入诗篇也知此
今宅契司马温公记名园契
节初不改也
梁生芝草
宜和间有司以瑞芝来者进呈宰臣而以献
两相请于禁地京师无多子私
梁上生芝三茎为其茂下采脚少
詩話
東坡和陶詩公與客談悵不
乎和公答曰吾之詩人不忍
剩之詩云

居處部

先廬

建安祝穆和父編

晉王讓宅

晉書曰王讓字世弼太原晉陽人也父述為尚書僕射讓少有清操博學多識為鄉閭所稱年十五為本郡功曹太守王濟見而奇之曰此子王佐才也遂以女妻之

唐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

平泉山居以奉先人遺訓非卿大夫不得居之以其地勝者為別業或滋蔓荒穢不可以不戒也

同前

李衛公平泉別墅在洛城東南三十里卉木臻萃百泉迴環中有茂林修竹平原遠野每四方奇花異草珍木怪石瑰姿譎狀可驚可愛者悉聚之

同前

李衛公平泉別墅在洛城東南三十里卉木臻萃百泉迴環中有茂林修竹平原遠野每四方奇花異草珍木怪石瑰姿譎狀可驚可愛者悉聚之

龍門王通教授於河汾之間累徵不起楊素勸之仕通曰有先人之弊廬兄以耕以鑿以具薇蕨濟書誌道足以自樂頓明公正以治天下使非其時和嶸嶸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

楊播兄弟同宅

楊播兄弟同宅而居播兄弟各為門戟播門前唯一戟而已

自為阡表紀其平生而公中年乃欲居潁其思潁詩云云自
廣陵得請來潁愛其民俗土厚水甘慨然有終焉之志逮
來思潁之人今未嘗少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之
發西京門戟以後詩十餘篇皆思潁之作以見予奉公於潁者
非一日也又頒詩示兒輩一日忽忽不樂作歸田詩示之
年間略與之合然未嘗一日忘為梁山泊八翰林為梁山泊
於潁益無恙然猶未得一日小息為平今年六十有
四予亦將與之俱休而潁人遂無復有予矣因一代貴達
也皆宋榮之所興廢後自海外北還無以為歸復卜築常州
而指館文定公雖老許而治命不
於君山云云

門

羣書要語

門閉止言在外為人所拘模也

編以竹簡削治之不物者司馬相如傳注司門掌授管
籥以啟閉門戟出入不物者周禮司門注

董門柴門土質小之窮陋之下可以出處是謂小康中門方狀如主比偏右衛門
出入是門也門謂門扇大禮門也君子能
我不憾焉若其悔吝則在人所擇盡人或
問人有問孔子之墻終鄭衛之音則引諸門乎曰在大路則引
之在門墻則麼之 倦子門雖設而常開閨葉雅子候門 同上

門多長者車轍馬跡敲門聲甚疎稀剥啄有客至驚鄰
春風入水村森森花深來映朱門荊公門垂柳似陶潛李丁丁

通德門

後孔融告高密縣作爲郷玄立一郷曰郷公郷曰昔東海于公
懂有一節猶域飛即人後其門閭弼乃郷公之德而无駟壯之
路可開廣門懸令容高車安通德門

郭榮曰臣門如市五心如水

臣門如市

晉陳頵父訴冤宅恕門曰當使容馬車方奕從之後州辟部從
事乘馬車還家不復入門容高車焉

晉王濛等起宅開門小狹謂之大過濛曰吾欲使容長戟
門容高車耳

隋裴矩爲冀州刺史改謂之大過濛曰吾欲使容長戟

益州刺史

私作都門

晉賀循爲吳中郎將領兵還郡作都門及諸廨舍皆過制
近宅以廣其門門外有池引水通內循不知也及還郡
省會備道理之宜皆撤去之循曰見跡便當爲者之閒開
都門請循致謝

閒門讀書

孫敬閉戶讀書

閉門掃軌

劉勝閉門掃軌無所干

車馬填門

王導雖貴親友輩鄉閭之宴必閉六掃迹塞門常恐不免
塞門車鄰未跋涉人門曰吾欲使客至如歸客至如歸
也晉子

郷

五家爲郷五郷爲郷萬二千五百家爲郷五郷爲郷

田野之居比伍之名與中國異

郷遂人令五家爲比使之相保大司徒以鄉三年大比
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能以鄉八刑糾萬民而誅暴亂
以鄉八政糾萬民而禁淫慝以鄉八教糾萬民而寧邦
國以鄉八則糾萬民而平邦國

郷師以鄉八刑糾萬民而誅暴亂以鄉八政糾萬民而
禁淫慝以鄉八教糾萬民而寧邦國以鄉八則糾萬民
而平邦國

郷大夫掌其郷之政教禁令

郷老各掌其郷之民數

郷里

郷里以比閭族黨州鄉之次受地與職事相及也

郷里以比閭族黨州鄉之次受地與職事相及也

郷里以比閭族黨州鄉之次受地與職事相及也

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之事踴躍埋葬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子嬉戲為賈人炫賣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之傍其子游嬉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可以居子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列女傳

馬用陌鄰

晉侯秦伯圍鄭鄭使燭之武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鄰以陪益也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襄三十一

粟與鄰里見粟門

連遷不謁

列子與古鄰子連墻二十年不相謁

惟鄰是卜見黃鷹門

鄰君爭池

石勒與李陽鄰居爭池以相歐擊又責乃召陽與酣謔引

陽雖歌談

宋張鏡與頻延之傅君頗談義飲酒叫呼不絕而鏡靜嘿後鏡與客談延之從雞遊取胡床坐聽鏡語義清玄延之曰彼有人焉由是不復酣叫

益地與鄰

陳暨與民紀伯為鄰伯夜竊暨地以拔其籬一丈以地益伯二家之懇惶所侵又卻一丈太守周府君高德義刻石旌表其閭號曰義里會稽典錄

鄰居占地

楊玢仕蜀至顯官隨王衍歸後唐以老致仕歸長安崔昌居多為鄰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玢批狀尾四鄰俟我二從但畏竟頭思未有時訖上舍元殺基堅秋風次第不敢言

梁吕僧珍宇元朗為南兗州刺史初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

鄰近相招

儒韓公自汝州得請歸洛憩於東都大津隋居相近公日日以詩招之白雅冬夏不出春秋時間過親旧間招招未必來不召或到至公謝客戒其子曰先生來必以時見康節一日過之公贈以詩

律詩

尋康吟　賈島

寄居延壽里交接不曾疎故人來九族親人有幾如不妨談笑樂未廢死生書題柳

過鄰舍　王禹偁

閉巷鄰多少荒蕪屋數間亦同柴博陸朝野號東山

流分灯夜讀香雜燃炭火遲得伴樵漁

北鄰　杜甫

相近仍衆宅頻過不拘忌鄰家酒新熟遠客興纔發小水細魚遊深蔬甘藿茹遠送猪肝美無貧恥杵臼

簡能詩阿水曹時來論老疾步稀到遂高

偶題　王介甫

竹柏相望數十步藉花多處得閑行如何更欲通南塢剗我鍾山一半青

南鄰　杜甫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不全貧惯看兒女成行立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色新

和景仁下若許下景仁頃見許若冷和答之故末

中頗改其恐

壯圖相知約疏懶寒窓若今日發俱班拂衣已解虞卿印築室何須湖傅山許下田園旅有素落宜花齊足供閑他年決意歸何處便見交情此淵

謝鄰居大見訪

先生門窗客時載樂道安閑絕世機耕命和疑終不起獨甘窮巷枉柴扉貴客訪衰容自代常採古陰詠千篇亦造微珍重相知忽相訪酒和烹鯉洗菜蔬

詩話

鄰居同井

梅堯臣贈鄰居王道士詩云疎籬小逕灯光亂抵分井口徐錯亦有喜李少保一詩云井泉共此聲此句尤閒遠也

樓閣

題重雲亦閣也　文樓睥睨也

胡遠樓云然也傳曰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守聊

樓一名譙故謂美德之樓為譙樓雖然庶器無不可以銷憂漢軒檻北風而開榮文選陽城之延閣飛觀翔于雲中李善注淮南子曰延閣複道高軒望在宮殿間又云延長也左思蜀都賦

風樓十二重四戶八窗通綺錢青瑣連花拄二王懸龍鬼昭行藏獨倚樓長笛一聲人倚樓通城面春築飛閣小谷富峯三十六峰終日對高閣誰言寒江倚山閣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時爲十二樓以候神人武帝於甘
作飛廉觀漢書及三輔黃圖

奉樓

前史言武帝奉祠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乃作奉樓又
爲作凤臺又有文字并玉女以鎮作凤臺以王
仙降

五凤樓

梁太祖即位羅紹威取魏良材爲五凤樓

岳陽樓

滕宗諒守巴陵重建岳陽樓極雄偉范文正公爲
之記郡人藏畫落成之日賓客會飲一湖佳景大觀
十數壺酒已干京與宠於岳州

於高天祿閣見校書門以下係閣

波閣

王茂時楊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召雄雄投閣
幾死劉歆聞之以爲雄素有清名恐投閣者收雄雄嫌閣上自投幾
死京師曰性也莫白投閣

雞鳴閣

唐文宗正觀十七年閻朽臣於凌煙閣本紀并見畫像門德宗
實登凌煙閣觀元勳頼之感慨數字命錄以問宰相
无能知者召蔣乂至啓曰此聖曆中侍臣圖賛前日以論補
不失一字、本傳

古今文集

雜著

岳陽樓記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滿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
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
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衔遠山吞長江浩浩湯
湯橫无際涯朝暉夕陰氣象万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
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迁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

范希文

之情拼无異乎若大森雨霧
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
登斯稜也則有去國懷鄉憂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
游泳鱼正下瞰飛鳥翔其間
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
皆忘彼此得意忘形寵辱皆
二者之異何哉不以物喜不
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
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
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
竹樓記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
作小樓二所風雨晨夕蕭颯
具狀喜公之速成且賦詩以
暢宣詠情狀謂之竹樓既官
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
卷熨香默坐消滌世慮江山
已行且酒方酣茶煙歇時
雲落星高則清風明月并入
騷人之窗吾安取於此竹乎
得二十於吾家乙未歲自
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
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
人与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
日記

明勝賞樓記

元城臨江海陂澤之勝甘即以為賞
三面以太湖湖足縈帶峻嶂浸可几席
波瞰長空招動翻和訊鞭旋之圖影
華潤深清綠鳥鳴間止而綺荷文
嘯而吟白鷗翔湖之重數而撥浙
氛和烟霏絕艤艫繽紛聲動
地山勝隨勝而樂無不得所求
耳目之娛若幼向而迪於心志
所獨健役歸大而此不小也
於時台之撫臨皇恩而金熟為
至行也惲之撫柬使歸而已
而詞人墨士莫能名之勝
其七

今天下通君哨采白頭舉
隱之間其言曰清風水道碧瀾山
居之者鄙也方今能見湖而不為
的我不敢民維之責長之外也
居易論謝仙山不多高慎不聞
年其政清靜而民忻懷和而乞
在平平在又加公不倦將上可
明山媚水素稱勝絕中君初至
發於是閩郡毛松梧竹助之恩
又近惠而不及遠利也故錄以
古詩

奉題張敬夫春風樓

朱元晦

隆堂謹前挑傑閣際奇觀馮欄俯江山極目眇雲霄人沂上
翁館肯吟澤畔俛仰一嘯盪中融无間斷我來抑何幸嬰此承

晤歎平生滯吝前書若曾氷釋繼今兩切〻保合勤且〻万事儘紛綸吾道一以貫

寄題張欽夫春風樓　　揚子秀

樂齋先生子張子獨立春風望深泗四海无人万古空詠歌一樂齋先生子張子獨立春風望深泗浮雲於渠子不關只餘平生醫国聲滿天地不應東閣勝東山紗帽籠頭手未忘傍觀縮袖閒樓中古書積至千枝外春江綠如酒罇門得似聖門寒方波横流獨回首向來沂上琴聲希由來招顧只心知至今留取一轉語未知何詠亦何歸

題鄂州南樓　　黃魯直

江東江北行書圖鄂州南樓天下无高明廣深勢抱合表裏江山來畫圖雲垂拔樓出蓋簟寒氣豁呑雲夢何足言庾公風流於似鐵誰其繼之方公悅

李公擇求黃鶴樓詩因記舊所聞於馬當世者

黃鶴樓前月滿川抱關飢卒老不眠夜聞二人笑語言羽衣著筏擊空山非思非人意其仙石窌三扣聲清圓洞中鏗鏘落門關縹緲入石如飛煙難鳴月落風取還迎拜猶首願執鞭汝非其人骨腥膻黃金乞得重冀有待歸包裹席蓆跣夜穿窈屋兎射天里閭來觀已変迁似石非石鉛非鉛或取而有衆忿喧訟歸有司今歲年无功暴得喜欲顛神人戲汝真可憐願君与書毋然不然此語可信焉公傳

唐圖經費文禕登仙駕黃鶴返憩于此張南軒云黃鶴樓以山得名也而唐圖經何自而爲按說謂費文禕仙去駕鶴來憩于此閻伯珪記中乃實其事而或者又引浪仕宦記所謂駕鶴之資乃前叔偉非文禕也此皆因黃鶴之名而附之說後來者既不之察又從而並緣增飾之援旁有石照亭不知何妄男子題詩滿閒遂相傳

曰此仙人呂洞賓所書也文人才士爲之夸大其事而蘇子瞻亦載焉當世之說吁世亦寧有異理哉

登鸛雀樓　　畅當

迥烏飛鳥上高樹世人閒天勢圍平野河流入斷山

同前　　王之渙

白日依山尽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春日登樓懷歸　　冠平仲

高樓聊引望杳杳一川平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荒村生斷煙古寺語流鶯舊巢遥清渭流思忽自驚

聽黃鶴樓吹笛　　李白

一爲迁客去長沙西望長安不見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落梅花

送孟浩然　　劉禹錫

故人西辭黃鶴樓煙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空尽惟見江天際流

樓上　　黃魯直

江上樓高十二欄手揮弦管遍与巡客鄉人從別浦經年去天向平蕪尽處低

南樓書事　　黃魯直

四顧山光接水光凭欄十里芰荷香清風明月无人管併作南樓一味凉

聚遠樓　　東坡

无限青山散不收雲奔浪捲入簾鈎直須眼力爲疆界何管人間万户侯

閒說樓居似地仙不知門外有塵寰幽人隱几寂无語忘心在飛

岳陽樓 即湖門

黃鶴樓 崔顥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古人佚善太白過黃鶴樓有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之句至今騷人逐為風景詩以擬之今觀二詩真敵手棋也 後村詩話

鸛雀樓 張喬

高樓懷古動悲歌鸛雀今無野燕過樹閒五陵秋色早水連三晉夕陽多漁人遺火成寒燒牧笛吹風起夜波千載事來值搖落天涯歸計欲如何

鸛雀樓 李益

鸛雀樓前百尺湍烟汀寒樹共芊芊漢家蕭鼓流水魏國山河半夕陽事去千年猶恨速愁來一日即知長風烟併在相思處滴盡非春亦自傷

燕子樓 陳與義

僕射新阡狐兔游行見猶住水边頭風浪起誰憐歌舞月好休簾上鉤寒夢裏衾滄海闊新詩吟罷燃蘭燭吳天才思如春雨送斷發花一夕休

雜著 以下係閣

秋日燕滕王閣詩序 謝見九日門 王勃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軫地接衡廬襟三江而帶五湖控蠻荊而引甌越物華天寶龍光射牛斗之墟人傑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雄州霧列俊采星馳臺隍枕夷夏之交賓主盡東南之美都督閻公之雅望棨戟遙臨宇文新州之懿範襜帷暫駐十旬休假勝友如雲千里逢迎高朋滿座騰蛟起鳳孟學士之詞宗紫電青霜王將軍之武庫家君作宰路出名區童子何知躬逢勝餞時維九月序屬三秋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儼驂騑於上路訪風景於崇阿臨帝子之長洲得仙人之舊館層巒疊嶂上出重霄飛閣流川下臨無地鶴汀鳧渚窮島嶼之縈迴桂殿蘭宮即岡巒之體勢披繡闥俯雕甍山原曠其盈視川澤吁其駭矚閭閻撲地鍾鳴鼎食之家舸艦迷津青雀黃龍之舳虹銷雨霽彩徹雲衢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漁舟唱晚響窮彭蠡之濱鴻陣驚寒聲斷衡陽之浦遙吟俯暢逸興遄飛爽籟發而清風生纖歌凝而白雲遏睢園綠竹氣凌彭澤之樽鄴水朱華光照臨川之筆四美具二難并窮睿賞地勢極而南溟天柱高而北辰杜雲林以薄霧會稽之人誰申蘭亭已矣梓澤丘墟臨別贈言幸承恩於偉餞登高作賦是所望於羣公敢竭鄙懷恭

楓玉鳴鑾歌館
珠簾暮捲西山雨
畫棟朝飛南浦雲
物換星移度幾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韓愈
新修滕王閣記
物換星移度幾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景臨之美而滕王閣爲第一有瑰偉絶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王勃作序王緒作記王仲舒作記記今中最工勃之文尤閎壯其文既奇往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八

居處部　　建安　祝　穆　和父編

臺

【事始要語】

臺　高也　花萼樓謂之臺　城門一名也　在城門上可以觀望　古人所以集也　洛陽二十街門一名也　在城門上可以觀望　古人所以集也　洛陽二十街

土堅高而四時皆可居　故謂之臺　又高曰臺　有木曰榭　秦皆百尺夏可

以避暑　冬可以避寒　故曰臺榭　秦始皇之臺觀　多以月令九臺之名名之

觀也　亦以觀望　不必高大　秦始皇之臺觀　多以月令九臺之名名之

花開富貴圖亭榭公子　臺者指中大謂青天白日映樓臺者

【事始要語】

漢武帝置金爵玉堂　金馬門　宣室　麒麟閣　雲臺　石渠閣　天祿閣

晉沈充會門　會稽山陰縣門

臺沈重會門　北齊

鄴臺以下樓臺

文王迺始經營靈臺之營之

　　毛萇詩傳　靈臺

楚靈王為章華之臺　伍舉登焉曰先君莊王

為匏居之臺高不過容膝足以息人不容時務官不

易朝常今君為此臺　能則善矣　不過數年而成諸侯皆來君納此

美女其治矣又何死　臺榭之中聊以白娛　臺不過講軍實　臺不過望氛

祥故觀度於太平之基　臺度於觀之高　臺之地於是平為

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　臺之觀於是乎講　於是乎作　講修於是乎

築臺延士

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　孔文舉書　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

下士　魏明詩注

觀臺書雲

魯公登觀臺以書雲物　許見冬至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時臺

所以觀天文之變　劉向五行傳

築姑蘇臺

吳王夫差破越三back　乃進西施　請退軍歸越　吳王許之　吳王既

得西施　甚寵之　為築姑蘇臺　三年乃成　臺高見五百里　作海宴其上　伍子胥諫曰

臣恐姑蘇臺不久為墟　麋鹿之遊　吳王不聽

作中天臺

楚王作中天之臺三休而後至其上　賈誼新書

羅露臺

【事始】

漢文帝嘗欲作露臺　召匠計之　直百金　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

產也　吾奉先帝宮室　常恐羞之　何以臺為　乃作通天臺　高為本費

作通天臺

武帝作通天臺以求神仙

【古今注】

銅雀

　　魏武

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于焉逸山之陽因高以下面勢而構檻節

栝之垂木斷椽不剪茨不列牆以白堊其儉也足山泉然起於其後之中馳奔

荒阪百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其間出雲吐霧蔚然深秀於是不限於遐邇

鍾美於異不限於遐邇　思納之探搜苦以為勤　藏在草卯

柳子厚

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夫其德及政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常徘徊諸泠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則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瀠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號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与除人往遊其間滌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　太祖皇帝嘗以舟師破李景兵十五万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除東門之外遂以平除脩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閒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已无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何可勝数及　宋受命聖人也而四海一向之憂恃險阻刻削消磨百年之間滾然徙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則遺老尽矣今作介于江淮之閒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　上之功德

醉翁亭記　歐陽永叔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峯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声潺而瀉出兩峯之間者釀泉也峯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之者誰山之僧曰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与客來飲于此飲少輒

醉而年又甚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巖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而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无窮也至于負者歌于塗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携往來而不絶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頹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乱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游而樂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醒心亭記　曾子固

滁之西南泉水之厓歐陽公作亭于其上而名之以見其樂之意既又自謂其樂之與衆樂者曰醒心而已而望以見夫翠山之相環雲煙之相滋晦明之无窮草木榮而秀泉石清而深使目新乎其所觀而所樂者又不可勝道也然而公之意不在乎此也蓋將以其心洒然而忘其形以然而為名退嚮乎退之北湖之詩云噫其可謂善取樂於山

泉之陰而名之以其北臨公之樂者已難然公能一正之而
君復游而無厭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慨於下天下之孝弟皆
村且良吏亦為觀草木之生者皆得其性公樂也　山之一泉一
泉之勞豈公樂哉乃公之所以寄意於此世若公之賢子致
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
年有景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迹思欲見之若不可及之歎欷後
知公之難遇也則凡同遊於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懼歟又
得以文辭託名於公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

山月亭記　　楊延秀

予昨日偶出山間入州府及人王信臣迓予於中路約予詣其
家觀所開山月亭者月已昇未遑也詰朝風興出東門西走
九曲溪觀舊跡暨寂寂門未啓則及而南溯信臣門啓矣予入坐
有頃信臣攜衣袂舁而出溪流淙淙沒膝予語

信臣曰今日遂利遷倅鄉也山月窟不遠五十里見我於門盡
之中今也尺有咫乃隔我於風雨之外信臣曰先生毋恨則前
行導予徑其家繞出屋後折而左度修廡陟穹峨有亭若在天
半拔然孤嶠者山月也予昇其高且嘻曰尚有遺恨已識王仲祖
未見杜弘治所謂雲端臺者高在信臣指前旌三十許武石攔
蜿起階而層出者曰此是已兩小壑欲然若高下百尺壁立
如削闔闢數窗家如井底予而仰視則知此亭而
勢宅一城高紀之地無所與二其前山秀而遠翠者青原也其
左突出而翼載者東山也其右而下而兄高者拜相山也其下
橫亙而皎潔者白鷺江水也周環未既嵐飆起林木叫呼大
波怒跳翻倒城市前山皆動諸峯相角若爭骨不可復立唯
歸臺上予益喜且暢泊尚有遺恨今多無月紹熙四年月日誠
齋野客楊某記

孔詩

顏樂亭詩　　程俱

天之生民甚衆物則非學非師孰覺勉識聖旨今古雖其況
有孔之遇有顏之生聖以道化賢以學成万世心目秩皆為醒
周爰闕里維顏舊止甚活以捺非懶其心臨川論發翁出金
有虞其雄師門之前追古念今有惻其情卷沿以闚井深而深清泉瀉物佳木成陰載基載落學已頻榮
昔人有心千仞。及千載之上顏惟孔學百世之下頹居孔作
盛德弥光風流日長追之无疆古今所常不忍愛地不忍荒
嗚呼正學其何可忘

滄浪亭　　李德裕

滄水日山樽相望公今淡顏迴環疑古象詰曲如羣帶宇翹翔陽
遲唯今覿亥曾敢知中聖勇改月臨松益

滄浪亭詩　　歐陽永叔

予亦寄我滄浪吟邀我共作滄浪篇滄浪之水清且漣可以濯我纓
望心悠悠荒湾野水多芳草高林生夏陰好鳥相呼回環新筑絕勝添夏
影老拂亂發春研水禽閒暇事高格山鳥日夕相啾喧不知
此地幾興廢仰視喬木皆蒼煙墜暁人迹到不遠雖有來路曾
无緣第奇極險誰似予搜索幽深神仙初奉一逕入窓密豁
見異境无窮边風高月自敬但使一片榮諧補陵可清光不辨
水與月但見空碧涵將連清風明月本无價可惜徂賓四方錢
又疑此境天乞与北土燕許大無
清泚翻人嶋嶼過路欲脫去反以
无紅塵綠浪搖醒眠夫身在黃
不許俗客到莫惜佳句入間傳

寄題九日山諮然亭　　朱元晦

聊南山之下宜若起居飲食与山接也四方之山莫高於終南而都邑之盛聚者莫近於扶風以至近求最高且勝必得而太守之居未嘗知有山為雖朱事之所以損益而物理有不當然者此凌虛之所為築也方其未築也太守陳公使擇勝地於其下見山之出於林木之上者累二峰其旁也曰是必有異使工鑿其前為大池以其土築臺於垄之磨而止然後人之至於其上者恍然不知臺之高而以為山之踊躍奮迅而出也公曰是宜名凌虛以告其從事蘇軾而求為之記軾復於公曰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蔓麋鹿之所遊方是時豈知有凌虛臺耶廢興成毀相尋於无窮則臺之復為荒草野田者不可知也嘗試与公登臺而望其東則秦穆公之祈年秦泉也其南則漢武之五柞而其北則隋之仁壽唐之九成計其一時之盛宏

傑詭瑰堅固而不可動者就能自保於基而已哉然而數出之後欲求其彷彿而城尾頹垣无復存者既已化為禾黍荊棘丘墟隴畝矣而況於此臺歟夫臺猶不足恃而況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而或者欲以窮山力而自足則過矣孟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既已言於公退而為記

陳希亮字公弼大寶初守上元御不過月朔鋼八片東坡作傳譏謝而小文公弼必塗改妄為公作凌虛臺記未六人字指摘殆數語訖公弼覽之笑曰吾視其年少謬得大名謂夫滿而不勝地乃不吾樂耶不易一

子186-167

登定王臺　宋祁

漢室初開子弟親後光猶帶帝子來千年發閟方事公登臺日月東西下湖山表裏開發秀鳧鷖鷺沒花時鵲門客

過大雲寺閱臺　曾鞏

薩藤花映風燒上乞老逢人眼豁開不知眼界關多少已為飛鳥占

風凰臺上鳳凰遊鳳去臺空江自流吳時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雲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齋閣　書院　精舍

浩然齋記　朱子大全卷六十八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者寡矣蓋欲之為物人皆有之然其為害有淺深焉其淺者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是也其深者貨財之殖權勢之取聲譽之美是也其淺者易知而其深者難察然其為累則皆使人汲汲營營以失其所樂而不自知其甚者至於傷生敗德而不顧其為害豈不大哉是以古之聖賢教人必使之寡其欲而不為物欲之所蔽焉則其心常存而義理之悅有以勝之雖處富貴而不驕雖處貧賤而不憂雖臨死生禍福而不懼其為樂豈不浩然而有餘哉今人之為學者則不然其為心也既已汲汲於富貴矣而又欲以其學為取富貴之資其為說也既已支離於文義之末而又欲以其說為悅人主之計其為術也既已險陂於利害之間而又欲以其術為蓋天下之公其為患豈不益深且大哉

心齋銘　朱子大全卷八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若一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為齋乎仲尼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无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虛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莊子

開東閣　書院

公孫弘為相開東閣以延賢人　漢書卷五十八

天下以書院以下原本誤書

雍天府比曹誠即居之誠論之淵若以延李幸　真宗幸之則名之曰應天府書院○南唐昇元中白鹿洞建李館以李渤為洞主掌其教授大平二年知江州周述言廬山白鹿洞李渤常數千百人乞賜九經肄習詔國子監給本仍俾送之○開寶中潭守朱洞首於嶽麓創書院以待李名詔賜書院名○唐元和開衡州　李寬於石鼓創書院　国

古今文集

治療記　馬子才　宋文鑑卷八十

醫視衆生不如衆醫救使尸以不藏棺之天下而不顧舉但尸之輕天下如此況士之人所以治亂興衰之機關繫甚重而不亂唯輕天下者能之今夫禍刀而斷垂死之人以飲相若皆是也至於著龍鬼蛇刺虎之狂則束手戰栗而不敢救者其氣懾也千越許淳前於其所居之東開室讀書名之曰浩齋而求記於予予請以一喪

服便然酣飛乎一搦之上與日之暇功名辭富貴休休江湖之間泉石之畔高尚以養德醉吟而適真亦有異於此乎予之居是齋也試以此觀之則所謂浩然者豈不非哉予當患志氣卑弱不足與立予有志於此言則其自負又无啟於天下矣予之閱人亦多矣為利慢耳喜譁二出頻間而手足趨二然搖動小不諧世則摧敗挫辱作兒女声有可怜憔悴之色此何謂也予將求予以語同儕而論以心尚有此態則可以相視一笑元祐丁卯五月朔日記

進學齋記見李衛門

潛齋記

泉無咎論之

潛室之廣无丈其高如之牖其東南其外陰老木翳其前小竹叢其右朦朧曖昧光景不曜蓋若蟄虫伏獸之所潛焉而潛之名所為得也客過予者曰方今主聖臣良政恬俗康朝有鵷鵷鵷野无豺狼可謂有道之世矣吾子生二十五尺出不能揆杙敔以動百万之師左烏号之弓右昆吾之劒嗥吃北牧和連兩虜灭氐入不能陷黃關之宋議聘紫微之引班正容端色以齊肅百吏操紙筆以号令四海今及幽默此形跡所以頑心以潛名實註非所謂倒行而迹施者耶予躍然而笑曰有是哉主聖臣良此吾潛之所為幸乎安者也朝有鵷鵷野无豺狼此吾潛之所為有待乎奋者也而反以是欵我頑其亦未之思耶詩為客言潛勿曰雷在地中復此天地之潛也而陽氣已動乎黃泉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存身也此虫獸之潛也而小者獲伸大者獲存矣故不能靜者不能動不能處者不能出然則奚行之間而施之速耶昔者四皓辭漢於高故默然而處揚雄卜潛乎寢不公言今日余方鴈楚詞倦困枕肱卧閒

行以為不潛者矣客俛而出因記其語於壁

畫舫齋記

歐陽永叔

予至滁之三月即其署東偏之室治為燕私之居而名曰畫舫齋二室其深七室以户相通凡入于室者如入乎舟中其溫室之奥則宂其上以為明其虛室之疏以達則擱檻其前傍以為坐立之倚凡偃休乎舟中山石叢舉佳花美木之植列於前檐之外又似汎乎中流而左山右林之相映許可愛者故因以舟名焉周易之象蓋於蹇險必曰涉川蓋舟之為物所以濟險難而非安居之用也今予治齊於署以為既安而反以舟名之豈不戾哉列子又嘗以罪謫走江湖間自泳絕流于大江至于巴峽轉而入于漢汚計其水行幾万餘里往返數年而卒遭風波之恐往往叫號神明以脫須臾之死者故凡舟之人非為商賈則必

佐君因論自數以謂非留利為不得已者誰肯至是哉顧天之惠全活其生今得除去宿負列官于朝以來是州飽麋食而安署舍追思最時山川所歷舟楫之危蛟鼉之出沒波濤之倚激且其震驚而憂慢乃忘其險阻猶以舟名其齋豈其樂於舟居者耶然予聞古之人有遊世傳倒行而逆施者其必有所樂也苟非貪利於險有罷而不得已使順風活波傲然枕席之上一日而千里則仆舟之行豈不樂哉顧予誠有未暇而舫者宴婚之舟也姑以名予齋庶幾旌惠前人之行豈不宜予友蔡君謨善大書顧惟儒術乞其大字以題於楣惟其所以云又因以置于壁

怡齋記

洪景盧

馮子遂良館宇宇下六百日宿廬在容齋不能十步語出口輒入于耳故寓客无敢不公言今日余方鴈楚詞倦困枕肱卧閒

逸良当客對始呪嘖咕嘖不可聽已則放声抹談往復甚亹
蹤跡蔽隱假伺則遂良正東向揖蒙自作怡齋字何人長揖
廣額夾眉鼻其口僂坐其所以曰自而之左親戚遠塒喜行
游四方有年矣鍾成時時休親父母再拜寒温既入室刻刻
妻子語勞苦平生百不一厥復別去上馬超然无一分樂易色
行年三十七拄腹五千卷書未能合有司變程擬取一第恥恥
棲棲不自聊賴顧方以怡自適敝衣蔬食滿徹昵容膝之室得微太歎我歎
敢問吾子所以怡若何事而謂齋者果安在哉遂良且笑且愁
瞪對之曰子貌則士也夫何言之陋方吾家居入怡願以畢父
母出怡色以与兄弟奴曰繫若及宗矣何晏眼時讀書以怡吾心食与口怡張与体
怡吾窮到骨矣而其怡常自若者也旦吾遊越則越為吾廬吳吾
越誌則燕為吾廬固也出而見子坐子之舍亦
吾齋也晚賀執主哉子何言之陋語未既予立聽不暇久疾出

揖二子曰客則失矣而主人亦未為得也今人在貧賤而不失
怡於布衣在富貴而力鍾不能怡也亦幾矣雖然之二者於道
由九牛一毛也尚何足論天地大逆旅也宵不足以盬我尚何
慆慆之間欤閉口咫休勿復言之客舍不得下恂恍自失意
若欲遁而足不可引予笑曰子亦多言耳子何為而去顧待奴
取酒引滿徑醉就睡有頃醒視之獨予逐良在客去矣

求齋名書　王子俊

齋舍有名非古也名之又從而銘之始如兒戲且不應馬公家
李校類誠如來喻且切以為足鉉非古也而亦古之意也古人
盤有銘几杖戈矛之類色色有銘孟自成湯昌望以來比比有
之君子不以為非也齋舍李者所以藏脩游息者使其銘之而
又美於此仰而視其俯而詛其辭反顧吾心一物不應則愧
心油然而生此亦進德之一助也司馬公園曰獨樂堂曰讀書

有記有詠獨計嘉祐諸公亦未必以為非王荊公之三槐韓公
之醉白文潞公之德威又不論也大抵天下之事鉅細古始而
可以我起者君子亦有所不廢如必公其故其孔脩不蚍何必
有齋而況於名乎余於公家參校古今亦未嘗有名自湖家定始
皆治酒等齋以為諸生肄業之地朝廷遂下湖州以為法厥
子齋舍之有名往往自此始已夫之法可以為公家之法公家
之法顧不可以為匹夫之法耶或問吕伯恭有何称號此問者
過也孟不惟其義而直差擇其名以相称始類私之名字者
矣天下之士穢者吳如蔽賢而諸王吾馬冀巷時人號為馬冀
巷諸王則以馬冀曰繫若及宗矣何晏曰夏侯泰初以易之所
謂深而泰初復曰晏以神然後為輕剽卒不免禍則所謂深而
神者反為父母乎立德傳有經盛所建目者術不復有言蹈云

古詩

敬齋感見蚤窺門　文統人

亦中

恥靜非偽為本性實疎窓前一號枕不聞
啓窓欲謝接語蕊菊在墻陰秋鴈未開聲所食類病馬動影似
移岳欲駐泊溯衰豈殊醉縛已見飽時雨雁聲亂為藥

簡齋　陳去非

我愁三尺餘可以開聊明北首燕巨鼈无此風竹声不著散花
女而況使鬼兄世間多歧路君士縄床平未知阮嗣集幾復了
平生勾軍一梁莊千載奚絶纓視陰自入户知我喜新晴覓句

題裝武微餘千東齋　劉長卿

世事終成夢生涯欲半過白雲心已矣滄海意如何慕梵全吾

追憶花來太和春風騎馬醉江月釣魚歌懷有感寄龍門見
崔雍袁山人終日在芳草伤人多事体能生微方言慰伯龍平
君莫吊腸斷洞庭波

早秋過龍武李將軍書齋所　王建

高樹蟬声秋巷裏朱門冷靜似閑居重來數竿竹長者香
薰一架書語笑侍兒知礼数吟哦野客任疎狂就中愛煞英雄
傳欲立功勲恐不如
雜著以下陳書院

嶽麓書院記　張敬夫

湘西故有泉窦為士子建業之地始開
室中聊守采洞百度基創宇以待四方学者元和九月来為州刺
于朝乞以書額方赴時山長周式以行義著祥符八年召見便
殿拜国子学主簿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以

與辛亥更兵革及炊乾道改元建安刘侯珙下車既剔蠹弊興
民俗安靜湘人合辞以書院請侯踊然曰是固
惠一方以風厉天下者而可廢乎乃葺講堂
曰使子翬告予曰願記其事予嘉君旅談但為決科利祿計乎亦
豈使子習舉子業而已乎蓋欲成就人才以傳道而
濟斯民也其傳果何欵曰在也仁人心也率性立命知天地而
宰万物者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於此而求之則
矣嘗試察吾事親從兄應物処事之間莫非此心之發而
之大体豈不可得乎及其至也充而達之則仁
彊変化莫測而其則初不遠也君子之所以
道事業滿天下而亦何加於我後世斯言以為同志以无忘侯
之德

石鼓書院記　朱元晦

潭州石鼓山據湘之會往不環數帶最為一郡佳処故有書院
起唐元和間州人李寬之所為至
復猶徙而東以為州人李刺書院之遂於北遂廢而不復脩矣淳
熙十二年部使者潘侯時德夫始因舊址列屋数間榜以故額
將以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学而未宮於謀試之業者若之未竟
而去今使者成都宋侯若水子淵又因其故而益廣之別建重
屋以奉先聖先師之象且纂国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
而俾郡縣掾遣俊士以充入之蓋連帥林侯栗諸使者蘇侯詔
官侯鎮衡勻薛侯伯宣皆捐奉金錫公田以佐其役踰年而後
落其成乃於是宋侯以書来曰願記其実以詔後人且有以幸
教其学者則所望也予惟前代庠序之教不脩士病无所於学
往二掾勝地討論舍以為嚴集講習之所而為政者乃或吮而
窒衷之若此山若嶽麓若白鹿洞之類是也遠至　本朝慶暦

將發之際善則廣而充之惡則克而去之其家如此而已矣又何俟於言哉

白鹿洞書院記　　呂伯恭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元晦行視陂塘並庐山而東得白鹿書院廢址慨然興歎曰是嘗爲唐李渤之隱居而　大宗皇帝賜額置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

書院廢於南唐其事至鮮我　太宗於汎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崇建學校遠追三代之盛其所以作成人才之意可謂至矣　中興五十年禪老之宮北出其下絕谷高峻皆數十丈岸則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盡則卽小舟依溪而上躋攀而登地或平衍景物瑰奇必爲之停舟曳杖倚徙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鷴鸛鵠聞人聲或磔磔下上以相和答蓋亦各有其處焉

前賢之遺迹固不得而略也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建若李渤之勸李斯元和之銘是已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財出已俸率捐其餘以發始末見於嘗鞏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武夷精舍記　　趙元吉

武夷山在閩粵北其山勢雄深磅礴自溪而下犯雲閩之諸山皆後出也其擘之最大者曰大王峯小王峯又以次而下蜿蜒若拒人之狀緣溪九曲可堂而不可登世傳避秦仙者駕虹梁於其間今其下絕谷高峻皆數十丈岸則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盡則卽小舟依溪而上躋攀而登地或平衍景物瑰奇必爲之停舟曳杖倚徙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鷴鸛鵠聞人聲或磔磔下上以相和答蓋亦各有其處焉

前賢之遺迹固不得而略也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建若李渤之勸李斯元和之銘是已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財出已俸率捐其餘以發始末見於嘗鞏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武夷精舍記　　趙元吉

武夷山在閩粵北其山勢雄深磅礴自溪而下犯雲之諸山皆後出也其擘之最大者曰大王峯小王峯又以次而下蜿蜒若拒人之狀緣溪九曲可堂而不可登世傳避秦仙者駕虹梁於其間今其下絕谷高峻皆數十丈岸則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盡則卽小舟依溪而上躋攀而登地或平衍景物瑰奇必爲之停舟曳杖倚徙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鷴鸛鵠聞人聲或磔磔下上以相和答蓋亦各有其處焉

前賢之遺迹固不得而略也志紀人物亦有土者所當建若李渤之勸李斯元和之銘是已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財出已俸率捐其餘以發始末見於嘗鞏郭祥正所記者皆不書

武夷精舍記　　趙元吉

武夷山在閩粵北其山勢雄深磅礴自溪而下犯雲之諸山皆後出也其擘之最大者曰大王峯小王峯又以次而下蜿蜒若拒人之狀緣溪九曲可堂而不可登世傳避秦仙者駕虹梁於其間今其下絕谷高峻皆數十丈岸則巨石林立磊落奇秀好事者一日不能盡則卽小舟依溪而上躋攀而登地或平衍景物瑰奇必爲之停舟曳杖倚徙而不忍去山故多王孫鳥則白鷴鸛鵠聞人聲或磔磔下上以相和答蓋亦各有其處焉

歌固賦莫不在琴于聞之恍然如錄而醒醒而相隱三摘比其
也之美也且曰其為我記之夫元晦儒者也乃以李行其鄉善
其徒非老時人隱士通藏山谷服氣茹芝以慕夫道家者流也
然泰漢以來道之不明又矣孔子所謂志於道亦何事哉夫
子聖人也且步趨堯舜文不有則至於登泰山之頂而通乎於齊
等之下未嘗不遊其中蓋日有地而一時弟子敬慕銘於眷服
既成之詠乃謂為聖人所予古之君子良書者豈以足拘拘乎
元晦既有以識之試以告夫來者相與講酌於精舍之下俾或
自得其視幔亭之風抑又何如也是歲八月旗川韓元吉記
古年

尋白鹿洞故址愛其林壑幽邃遂裹糧有作以下

仕宦院

朱元晦

清冷亮洞水窈窕青山阿昔賢有遺躅高軒絕來過茶館空餘址嗚
絲蘿謀野欣有獲披榛知罷弛永懷富年載嘉辰紗珮多悰約
感明恩涵泳興泰和凄唳物悲流摇衿仰遠波駸駸逸綱紀喟
然心匪他代木循陰岡結廬依陽城一朝副靈潤歸哉頌人謀

同前

朱元晦

昔人讀書地盱壑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安泰期今年與
年治具一以張弦歌獨不嗣山水无輝光孰揉遵前除聖跡已
往洋亦有皇華使旨乘啓此望問路良懷增慨歎增慨慷弦歌
有遺韻絕琴何能志

遊白鹿洞得謝字呈元範伯起之才三兄朱元晦

成月有環周窮臘忽受謝眷春山水心幸此朱墨服招予到良
友邂逅成風觴深尋故轍迹嘉賓貴新結架永懷捨遠公藏器此
待價攜流詩書曜澤下及揚李薰勉各神捨與運制作流大化石室

行說武夷舍依

神山九折溪公所此中半水深波浪闊洋洋亦有皇華使旨乘
舜百回登攀觀勝概露根灣突兀倚蒼巖下緊迴深林又
叢蔭胡然閱千載遂此開一旦我來訪緣溪入迴
青蘋細面轉芳徑落花然一觴堵如何豈論與左右盡奇筆薄
躋極佳玩是時芳節闌紅紫紛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喚
斷迹意已懷獨往自兼攜好珍重李侯人重來見幽伴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八

尺處部

堂宇

建安祝穆和父編

羣書要語

堂謂堂基高顯貌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接武堂下布武曲礼
尺我得志弗多已不趨同上攝齊升堂高數仞棟題數
夫向陽開牖為之不樂漢書或作之堂或入之室論語居賤
論杜風露氣入秋堂涼枕簟

堂高三尺

庾肩吾書品論蔡邕飛白序

不下堂而治天下治歩騭疏

蔡邕彈五弦之琴不下堂而天下治歩騭疏

綠野堂見第宅門

堂植三槐揔見閨德門

太祖與荀彧卿有舊俾刺入名胙有告其謀叛者以王賈公祐
為代其妻密訪其事祐已得實告當以超晉所居官命汝向授
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妻數月无所聞驛召而問因力為所
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聽徙祐知終始彧亦無他
祐後到乃第於門外未拜二孫于庭曰吾雖不為逆晉後世
不孫必有咎二公者已而果然公果為太祖所語

萬記非人客

予由作樓賢堂記謂之便如花堂中見水石陰森草木膠葛也

雜著

有美堂記

歐陽永叔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
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詩之首章而
名之以為抗人之榮然公之其盛所嘗也班去而不志今年自
余陵遣人來京師命予誌之且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乃為之言
曰夫事天下人所美與而樂有宋非故窮山水
登臨之美者必一不見聞之野而後得為賢人物之
盛麗誇都邑之雄富有之傳舟車之會而後足為
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忘憂於樽俎二者各有適焉然其為樂

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矣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塘之正夫爲官必公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愼好孝君子必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梅公之爲人也四年八月丁亥靈陵陽脩記

梅公作此堂最得登臨之勝公爲之記又記之如此公矣其
至杭而所記如是之詳也見文集

有竹堂記 晁無咎

修南李文叔爲太學士得二畝之地於洛陽之南以爲其南軒地相去咫尺而有竹焉之記於壁辛午歸自太行山來館於余之家日數十篇不倦如前相約二十年未發可一日無此君閒中大夫有作竹發揮之論不識嘻良久主人曰不可謂客客愛然曰吾之過也夫多猶不可殘也況其小可一日無此君閒中大夫有作竹發揮之論不識嘻良久主人曰不可謂客客愛然曰吾之過也夫多猶不可殘也況其小

文叔若有竹文叔好亦何歸歸且得不歲客客愛然曰吾之過也夫多猶不可殘也況其小

故鄉山水緑竹猗猗於松堂之池上名之曰歲寒之池上之士以爲游觀之勝不減平泉金谷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得志於樂天而猶有慕於樂天何哉蜀山公謫居於伊周矣而猶有慕於樂天何哉蜀山公謫居於伊周矣而猶有慕於樂天何哉蜀山公謫居於伊周矣

嗟者矣以致太平武定乱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為功忠將軍輕爵禄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蛮想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无也乞身於強健之時退居於壯歲之樂府有餘財而家有声妓之奉此樂天之所有而公之所无也忠言嘉謀效於當時而文采表於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於古人此公与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託焉方其寓形於一醉也忽得失忘禍福混貴賤等賢愚同乎物而与造物者遊非獨自比於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処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其没也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於述明自以為不如前聖後之君子實前不至而皆有後心焉藏武仲自以為聖自以為魯司馬長卿自以為相如揚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矣人也遠矣昔公嘗告其子忠彦將求文於獻以為記而未果公既葬忠彦以告獻以為義不得辭也乃泣而書之

冰玉堂記

熙寧中余為臨淮主簿始得拜劉公道原於汴上是時道原方脩資治通鑑而我先君政有素高其才者欲用以為福道原義不屈遂与絶復以親老求為滁而道原適來戍亦去余既悲公之義而望其眉宇聽其議論甘從非獨其従容奪之際卓然有古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従容奪之際卓然有古大夫皆曰劉君之賢非獨其従容奪之際卓然有古大夫皆曰劉君之賢

正是盍得其兄之餘而義伸敏於孝而健於文此殊好名而立節者也余知冰玉兄弟之深相期也系以詩詳則況有誌之者矣玆因為詞以系之曰

我所思之人兮嗟可想而不可見旣其人兮倘其遺此空山之故居眞詩書為尚者因并以遺留侯請刻堂上以補一時故事之缺云

揚州重建平山堂記

揚為州最古南悽海北襟淮井而方之蓋乃里後世乘離鈇折而食兮淸溪而漁懽頻繁而不敢留兮恐其尚謂我活也

朱元晦

冰玉堂記

南康使君當俟致盡疵瘵屯田劉公之襄明年乃訪得其故居遺址於郡治之東暇日昇翳敗披刑棘而往觀焉問其北隙殊以高者則劉公所賦之東臺也顧其前岑則以下者則詩序所指之蓮池也蓋自兵亂以來荒廢日久唯是僅存而其他則皆

漫滅不可復識矣曾侯為之躋跗四顧喟然而歎曰凝之為父道直之為子甚高懷勁節有如歐馬蘇諸公之所道是亦可謂一世之人豪矣恨其平日之居此林塘館宇之遂詩書閥史之盛況有以自適而一時遊宦於此邦者亦得以叩門避席而考德問業焉何其盛也顧今百年之外臺額沿乎勅為潛藥而使樵兒牧子皆得以指點於其上又何其可悲也雖然此吾事也不可以不勉乃出少府羨餘葺之民間疾苦引流以深其池遂作冰玉之堂於臺之西北而繪劉公父子之象於其上凡閒陳忠簡公之官府之見圖或咸以宗有客從北來為予言相與心嘉之而使歸書其請記揚為州維大狹非若川谷之勝理翬館土宜北則又繪其家以衛焉為吠而所謂是二堂最浪閣者亦以次參而皆後其為吠成使人以圖及書來為予記于惟異日留也侯仲安之安若之安貝其於事也勇而以一堂之就似无時承之此邦亦翼有益於斯而不克就今按圖考驗尚能憶其詞以勞有襄侯為盱眙軍時嘗飲於中雒後數閒亦及善今日典大府為勞得侯之用心拊摩飢亢中雒後數閒亦及善今日典大府為勞有感焉近成以來人心不正行身者以同流合污為至行仕事者以便私適已為長策其間刘氏父子之風不唾而曙之者幾希矣欽甘能如曾侯一以表賢敦俗為心而不作於山豈可得哉於是吠書其事而適有以陳公來騎牛詩書為尚者因并以遺留侯請刻堂

伯休其心於讓邊乘隙之餘以抗思陵風之外追昔人而志稼其不益可嘉則一堂之就宜有足參矣故為題書之使淮人時節來游笙簧歌舞之中并其上排石而攙之必無忘賢侯之德後方以功力奢從是為引儀天朝可卜不類

三槐堂記 見本德門

律詩

西郊

時出碧雞坊西郊向晚足徜徉柳細宜路野梅古傍渠香閑看題詩葉戲無人競來往踪跡意何長

堂成

背郭堂成白茅茨不路塹階青郊樹林碳日吟風葉龍竹和煙滴露清書上飛簷數子頻來訪幽期但欲同狂夫

池

獨不見不語相引入則併捨之此何故倚闌徘徊那不悲

古今事文類聚

墓畫妻畫

周惟果圖植木成文圖而輸草木剖記城人掌場圃化果蓏四上與論我圖治了扶倚疑倒狂夫

望三東ノ余既涉灕之九疑兮文揚靈而來下翼翼北陵遵江潭觀炎女之所居兮二妃攜手而遊敷

成趣閑池沼泛清漣蓼葉疏紅蒲花亂翠菱香芡實已成文鳧雛戲綠萍之子欲來遊扁舟不繫湖心

固後人因此開鑿為池以答仙意也有詩云

鑿池

清波繞砌荷飛雨竹檻縈窗柳拂煙不是愛閑人愛水愛水人心閑更閑

植竹

于氏陰不花開非為觀賞之人而設也

種花

園社名園綠水繞故園花發滿枝紅

池塘

池通清源活水塘春水慢最宜小艇通遊

小水

數株碧柳俗居旁俗此一丈紅塵綠水流

射堋

射堋圃

孔子射於矍圃之圃觀者

茗園

劉子茗園四十畝人無識者天瑞自種

植茶園

予貢過溪陰見一丈夫抱甕而灌隧而出灌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力不數乎丈人曰奚為巧拔水若抽數如沃湯此名桔槔子貢愧然而慙

植桑

桑麻之地不宜雜木雜木妨桑桑葉不為已子貢聽然而慙曰吾聞之夫子曰人非其類其心必異今吾子之言反此何也

植竹

獨不見不語相引入則併捨之此何故倚闌徘徊那不悲

故園

故園那不悲人心不異也

園池

拔園於

公假休沐假及與人爭利

園於

馬踐園於

園蔬菜之入女亡告有客馬園中馬洗踐蔬使子終歲不飽矣

不窮園

園種

南神仙人種菜三年不窮園

漢川園

向秀居於山川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園田

李和元年詔曰宜除諸苑園池悉以假貧人東觀漢記

車水入園

縱不納巧性拙由居聚都有地可以為園而無水以灌乃作翻

東令童兒持之而淮水自覆更出更入巧自倍於常

淮林閘

簡文幸林閘相謂左右曰會心處不必在遠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覺異歡愉之情

園宋

晉王獻之與次子不睦雖門戶殊隔一時之寇嘗經吳郡聞顧辟彊有名園乃不相識求往觀之時辟彊方會賓友獻之逕入游歷既畢了無相謝辟彊既還失其所寶恨恨而已獻之聽然笑曰我故是一狂客耳

墓宅

晉石崇金谷地有泉石茂林眾果清流周環其內崇以此地饒水陸之利乃分為二十四園

園下

唐劉智玉幸於此時取酒鋤雙飛石不覺華投而取之馬亦通靈洪駒回來以為君子之報

園丁錢

漢公孫弘開東閣以延賢人故事以為客館

園人貢菜

御苑於禁南蒔黃金韭有數千畝宋時園人貢菜供御歲三万

送宅元昌曰我立此園欲以供菜以供養公欲之乃前不受十年所創也銀錢百萬任意自為市吏無得爭買其先治大池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洲

花異草珍松怪石點綴其勝

武帝作柏梁臺以處神仙為祭祀之所

池明池

武帝作昆明池習水戰西京雜記云武帝於池中豎二石人相對以象南斗牽牛織女又刻石為鯨魚常鳴吼鬐尾皆動

習家池

至尊屋內潘妃酣酒

峴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習家魚池山簡常嘉之二年鎮襄陽每出遊戲多在池上欽慕名之曰高陽池蓋陽記

西苑池

隋煬帝大業元年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為湖周十餘里為三神山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北有龍鱗渠縈迂注池內綠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毎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分植奇花異草擷近代辭人賦詠之尤者寫於殺條色滑見風依新者掌如陽春沼內亦剏蘇為荷芰菱芡棄興游幸則以小船牽之

放生池

唐開元詔天下臨池附郭處皆放生池始于洋州興道觀孫延古托金義渡求之

所放其鄉人呼為洛妃池

沿妃池

楊衒之洛陽伽藍記

雜著

平泉山居戒子孫記　李德裕

經始平泉先志也吾隨侍先太師忠公花木十四年上會稽探禹穴歷蘭亭覽金谷入伊川游汭泗觀嵩丘登龍門南臨太伾西洛伊川對其勝概在洛城東南三十里卜築山居所感必假於物物非有貴賤在人目所寓耳吉人以一言為重一木為貴有能保之者斯可矣若德薄而位尊才下而任重鮮不及矣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觀其所以異則知其所以喪矣其有違先訓以佚道得者雖我之親戚故舊不與焉其有能保此者雖仇讎之子孫不廢焉其或以奢靡敗德

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鵝毛雪不過一枝鷰鼠飲河不過滿腹
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造物之所樂也遠史姬傷五年為國
其中為堂聚書其千卷命之曰讀書堂云遠史平日多聚堂
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賢哲規仁義之原探禮樂之緒自本始
有形之初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孰集目前可者拳之來
至夫可何求於人何待於外戚戚體疲則被羊取魚就薪采
藥決渠灌花掃斧斫熱照水臨高纖日逍遙相羊惟意所
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張琴而和之淵淵乎若有踽踽焉洋洋乎若不知人之在世也公乃以琴聞其
而命之曰陶樂哉吾聞君子所樂必予人共之今吾
子獨取於心未以及人其平遠史謝曰吾豈敢得比君子自
樂恐不足安命矣公曰然古之所樂也
難推以與人人其不取乎遠史謝曰敢哉

北村記

樂正訓

拜而獻之公受讀之起

戶部尚書昌原府院君公園於城北春勝門外即世舍余曰比行祔
餘三十步而至池大半皆水也其為叢花不下數百本之盛紅與開遠
書息所多用起而投者不過三四而止其盛與開遠
宇一名海安朝藏清狀清潔潔閒井舟不能通船者皆
急湍之右數丈之間而
所領竹別種殘林掩映當無絕世而
種之奏意矣其井陰若而遠音故乃常在庭際而綠竹鼓
心達峯明明滅滅近而
真之下始成天與者然
中申觀大同照清映
者翔於大而不翔於人今五國奉而營之初且而成之始以寄

司馬君實獨樂園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花香藥被砌行地侵階簷間鳥雀各以時來略無人驚亦不避蓋與人相熟也又洛陽俗多尚名不同俗者才全其一爾此園有之洛陽士大夫之園相繼而廢者已十七八矣而此園獨存豈天所惜耶抑公德所及人不忍毀耶公薨於元祐元年其後子孫不克守而園屢易主矣紹興初復歸公曾孫朝奉郎提舉江州太平觀安國始以錢三萬得之而公之手澤蕩然無復存者獨園之四旁都邑日增月廣而此園適當其中雖欲不存得乎

東坡作獨樂園詩只是頌四句都說盡便可以圖矣

孫子駿

題李氏園

朝遊北城東回首見僧舍竹下有柴門家破墻間出桑柘犬迎吠其戶閑鄰舍空谷入門所見數十步九移日異花滿四方野鳥噪百族其西引溪水活活三轉曲東注入深林三深窗戶綠水光熱竹靜階有獨立鶴杯中可尺松歲久蓋惟此地心意

十六

恐閒中獨小樹過雨出來遲多病三日光淡點三秋意盡來宜池野鴨雅家好鷺鷥谷抱映島花紫護煞光水深凍雲陣風偏撲兵北陸兵深波毒卷平陸比山則可見茶器間從我將求周此誰所築云昔李將軍貳陝乘衰敗抽鍛等閒日但未推愛弱而將集民田失業安敢哭誰家美園囿轉沒不容谷隱

王猛奋愚文院鬻泥凍圃潮平岸江村柳覆隄到陳栗里發誰
手好报携
北圃堂
卻平瓜地接菩薩殺雨乾時偶自鋤昨日春風數不在流水吹
落讀残書
南圃偶題
盧綸
天子優賢定有恩潮生潮落長知章他年我若成功去比向
明湖理釣竿
雨後即事
薛能
竹漫堂前水遶堂不娶人隨只獨行笑暖柳條無氣力半晴花
朵不分明一巻過雨来幽徑無數飛禽有喜声只欠翠紗紅映
肉謂海棠語年年笑今日先生
詩話
范圣能
平水莊
本總治東都平泉莊在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皆造仙府有虚
檀對引泉水激石觸擊潺湲昼夜清迸十二峯若鈎連于海門江
山景物之狀以面而遷宛若畫圖以手而之不隔咫尺
詩話
摄廷秀
芸編之外何適何莫古今事之人多以世務奉之有題平泉
詩曰嶔崟石林壑美秀而野流水激其間蒙籠樹佳卉
詩話
鄭谷
三堰初開落照明此開三堰是明誠斉老有三三徑一徑花
開一逕行
郡齋
幸曲樊川雨半晴竹莊花院遍題名畫成煙景中楊柳滴破春
愁碧西声淅瀝聽猶好詩路連天案閣幽閑情況洩水色潛於
鏡何必滄洲始濯纓
郡齋讀書志
劉威
偶向東湖迎初果数声雞犬衆微中遥知楊柳是門処似隔芙
蓉采欲通舟客招來山帶雨潮打過去水生風物情多与閑相
称所恨水安討不同

文打畧爲運師所資乳頁之澤宮而志不願仕與人交取其退讓愛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雖世欵好孔氏詩勞及莊文莫不總統以至盧爲經得受業之逕其樂道欵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兹地之勝昔勿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泉池爲宅君以雲物爲朋徒據幽發粹日吉之娘則行其益高文其益峻道宜益茂交相贊者也既頑其內又揚于時吾羅其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剌澤得其政爲東池得其勝授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欵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南雄州池亭記　洪景盧

觀山者必於終南二華太公赤城觀水者必於五湖三山滴渠觀周秦然後極通都大邑之盛不登凌風之臺黃雲之樓邦月露寒之觀不足以游目騁懷竟瑰壯絕特之美彼登者之談則然若是而充之焉必須南州之駿飲必中山桑落之酒魚太官之羔炊共城之稻鱠秋風之鱸搆頭之鼈鄧衛鐵魚以爲御孟公君卿以爲客冬笑映夏宴宴朝紆夕線之中心發然如車決輒乃益有足理今吾環堵之宮抱蒙盡頭閉戶掩關之偷寬猥又充高明爽塏之室有足舒厥心志諸者幸滿秩去何因掃除地五六尺植竹數十箇田父過我相與濁醪茗茶盌中張兩胡奴行酌醉輒睡兀人乎柴門之下獨昌翔其間由我者吾吾加奴行酌醉輒睡兀人乎柴門之下獨昌翔其間由我者吾吾不大好夫是之謂隨禹而安則吾焉往而不爲勝厥嶺之南七十里以雄名州當孔道往來之間候人者日緣綿不絕守居寬綽又充高明爽塏之臨以舒厥心志諸者幸滿秩去何因知委蛇退食之可樂聽事之東故有池延袤且十畝滿中白芙蕖千葉而實比心突然亭立而北雜千竿脩竹森然四植至頗有意復之得發寺葉才丙向作屋凡間又關廓然四徹捲白

潘祀自古非惟一川瀆千戈治茫茫地僻傷極目平生江海興遺亂身爲促駐焉問漁舟躊躇羈東

夏日集徠真池上分韻得靜字　陳去非

清池不受暑幽討起予病長安車轍遠有此荷万柄是身惟可諫甚寄死忘與魚遊水底涼府正卿將兩鬢蓬起照千丈鏡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梁王今何在高冢滿青蕪故沼物色幾換盛人生行樂耳詩律已其靡遲追一尊酒笔年五君詠水經題作山子殿而不歌重期踏月來夜

半嘯煙艇

雜詩　杜甫

天池焉不到嵐壁鳥經過百道雲移曾沙回石中鼈蟠騰秀氣龍蛇蟄深空直野巫山出衡廬然四徹捲白

居處部　建安　祝穆　和父編

橋

【爾雅疏】橋水梁也或曰梁石橋也孔舒謂之脩名猶木之脩曰橋也亦曰約今謂之略約矣謂橋為約者取其約束之義也【詩疏】河成橋者南北橋有鵲巢河成橋也【周禮】雒河洋鑄役鵲役鵲役鵲造舟為梁【史記】秦始皇作信宮渭南以象天極閣道絡紫宮南屬以為天橋【漢書】梁冀起菟園周匝數十里採土築山十餘里為雒陽北山連屬谿谷深林絕澗以象二崤自洛門北行為複道三十餘里【水經】洛水又東逕洛陽縣故城南又東逕太倉南又東逕平樂觀南又東逕孫楚樓南又東逕翟泉上又東逕四夷邸北又東逕金市南又東逕東陽門南又東逕建春門南又東逕七里澗東又東逕馬市南又東逕石橋下【水經】穀水又東逕千金堨下又東逕東陽門北【水經】穀水又東逕太學北【水經】穀水又東逕開陽門南【水經】穀水又東逕小平津北【水經】穀水又東逕平樂觀北【水經】穀水又東逕白馬寺南【水經】穀水又東逕偃師縣故城南【水經】穀水又東逕緱氏縣故城北【水經】穀水又東逕緱氏山北【水經】穀水又東逕緱氏縣北【水經】穀水又東逕鞏縣北【水經】穀水又東逕鞏縣故城南【水經】穀水又東逕洛口城北【水經】穀水又東逕洛汭城北【水經】穀水又東逕成皋縣北【水經】穀水又東逕虎牢城北【水經】穀水又東逕汜水縣北【水經】穀水又東逕滎陽縣北【水經】穀水又東逕滎陽縣故城南【水經】穀水又東逕滎陽縣北【水經】穀水又東逕滎陽縣北【水經】穀水又東逕滎陽縣北

馬得人而濟之故為政者得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後漢
伏於橋下見蛇門
利作河橋
秦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橋史
抱橋柱死
尾生與婦人期不來水至抱梁柱而死抱朴子
橋梁部
觀日出處有神人能驅　岩下海去不
秦始皇作石橋欲過海觀日出處有神人能驅
速神鞭之流血字起記
渭橋
通鴈乘輦
司馬相如往京師過橋都升仙橋題其柱曰不乘駟馬車不復
過此橋
晉陽秋
文帝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使騎捕之屢
發弓弩張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蹕橋下見車騎即走耳罰金
尉奏一人犯蹕當罰金
就橋為處
前漢賈誼傳言諫諍光帝欲御樓船誼免冠
頓首曰願從橋無入水也帝悅
霍去病傳去病出北地擊匈奴絕大幕
至匈河水還兵不直道至翰海過居延
登臨翰海
後漢祭肜傳肜為上谷太守匈奴左賢王
自將萬餘騎來攻肜肜乃令軍中
多作木馬以假之
淡水伊洛諸州平秦秋漢夏漢都交
斡建泉關荒根王業並創雒拖源流
越元固治漢陝以西道橋之士所念可至關水左右以備西域

信威千里即從陸路上過師
橋下有蛇見蛇門
撫水渭橋
蜀先主巡曹公所追張飛拒橋水斷橋柱瞋目
橋梁部馬
魏代蜀諸會先命牛門將許儀在前理道會後行而橋穿陷馬
足於是斬儀
請建河橋
杜預以孟津渡會北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不可及橋成上疏
百官咸會其勳預曰非常不立也
先代浮橋
劉文伐蜀先作浮橋
引大艦橋
慕容垂引軍大敗軍騎慕容捕之屢
去橋
利文治橋
王尚為刺史善政橋梁壞民租車周日橋梁不脩刺史過
也不復之乘為治其橋

職方典

因記所作勤亭築左

葉正則

泉州万安橋記

泉州万安橋者五代皇帝五年四月庚寅以嘉祐四年二
月辛未訖功長三千
六百尺作洞三十七道翠空以行其長三千
千四百尺作洞四十七道翠空以行其長三千
六百尺作洞三十七道翠空以行其長三千
千四百尺作洞四十七道翠空以行其長三千
職事者盡勤於其役而不以父民莫不利
蒲節榮其成之落之明年秋余自福州大守
[illegible]

方橋

泉州万安橋記

蘇子瞻

天壤之間水最多人之往來如鶩在河順水而行與
惟水之利千里必爭爭則人亂流而涉過則陷山神為
汚彼流勢峻疾陷沒漂溺則止惟水之害思尺千里
舞手盤渦冰柱倒懸人相聞胡越莫救
允叡何公喜曰十仞作石梁其製甚勤將作復之更
公心知歲出石則民公勞先民以撓使者如負其子
疏為手版沿如金陵百橋獨擬百貫所建我來與公同載而出
健呼隨逐抵其馬足我歎而言視此論二年來見剛者孰為此橋
須公千歲別一閑以待既日之欽尚饗嗟乎五代之亂豪傑相與
我作絡詐子孫不忘

羣鯨貫鐵索背負橫分霓兒童捉翻雲江花挿前雲溪飛不住白
縮漲落隨風低觀幅長隄卅九征舊城殘防
撐拆一橋何足云誰傳樂東西父老有不識甚矣爭堵路無能
亦驚逃衝道生馬蹄乾此意誰知涉人公私困船艘民食此險出
汉如共驚似責然帶加夫發梭梯不知白叟幾人却沈
豈知海闊上安穴翠與閘往來無晨夜謝病休扶妒使君領俊
言刻割然不雖不云二子勞勞我捐膝舜我亦辭使君一言勝
扶藜當當倦夫然別後後誰

西新橋　　蘇子瞻

青橋不干杜郭翁功潛浪城頭沙深哭春遠
沒坐覓孤城低聊與二裘陳前浪　步出谷南無路涉水輕
推揆千年誰作教鴻飛羅網也獨不敢踏似聞

虹橋　　鄭毅

二月湖子鑿岳岳　　　　
魏公堤尚路千尺　　　　
接不分山水月海

洛陽橋　　王介甫

路窮溟渤有成橋通千里萬瑰雄如建業庶代時抗常
山蛇陣勢欲飛江水勢回流雁聚氣橫秋捍
爰誰復過橋雖長隘

三江五湖口與震澤不隔山浙西二浮南極論之此如
承翼勿足神州必沒社稷欲以此地安與此其一撮元至中吳獨盛
造化功不窮因人力今昔有興廢此無敵災變理可以脩井之巽井列聚泉
龜山無敵災變理可以脩井之巽井列聚泉
食江水清也龜其龍山注殘
門字獨不可深深來民力

長江長篇　　王逢原

老匠識手風運斤一抉刃入千山晃明堂有柱不見用此爲大
地猶送人西浦口浮江海通陽侯利劒鯨鬐蹄風雷急獨能之亟
險更東吳得與天通吳兒重生死鮫鯢絕海火與蛟鼉鬬養帝東流
水陽不到山借問黑虹未卷尺天地壓上蟄龍身無成風爲約他年可歸處獨
遊東欲觀水盛氣不發梭梯不知白叟幾人却沈
豈知海闊上安穴翠與閘往來無晨夜謝病休扶妒使君領俊
惜閒千不思去季鷹蓴鱸未足奇特我爲名千古恥

杜甫　　蘇子瞻

枝分委曲隔山巖決石春流遠不喧
龍見水中神氣合井通社客知苦才見滄川勢合盡郡界千年
雷驅一洞收到東

虹渠　　鄭毅

二月湖子鑿岳岳　　　　
魏公堤尚路千尺　　　　
接不分山水月海

洛陽橋　　王介甫

路窮溟渤有成橋通千里萬瑰雄如建業庶代時抗常
山蛇陣勢欲飛江水勢回流雁聚氣橫秋捍
爰誰復過橋雖長隘

三江五湖口與震澤不隔山浙西二浮南極論之此如
承翼勿足神州必沒社稷欲以此地安與此其一撮元至中吳獨盛
造化功不窮因人力今昔有興廢此無敵災變理可以脩井之巽井列聚泉
龜山無敵災變理可以脩井之巽井列聚泉
食江水清也龜其龍山注殘
門字獨不可深深來民力

長江長篇　　王逢原

井

井清地泉之清潔也君子有水一無水爲濁
不食汲久不深治者也井養無窮改邑不改井汲井以不變爲德者也井泥
食江水清也龜其龍山注殘無敵災變理可以脩井之巽井列聚泉
門字獨不可深深來民力

化礼泉故井之怪錄十卷 轉幢井上圓轉木化說文

雙桐生枯井觀明帝林間鑿井新里基改來頻又見瓶瓶

翻思抱公人魏野古鑿泰岑鑿甚寒泉淇明月李白沒井歌其

南物有井宋真時槐轆轤凍階把桂絡緯秋帥金井擱季井底泉

通行下地 晉魯靜院時開放轆轤聲催月映曜曙雲作頂亂石

峽碌冷熊羆林 古今圖書集成

黃帝茅井

黃帝始茅井亦云伯益作井世本

黃民鑿井

帝堯之時有人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

飲耕田而食帝何力於我 通鑑

茅井

堯井

堯已得舜猶有老子朝三中有九井能禁禦人伺者水溫清

常以正旦汲此井水漢高祖神明堂有鄗哉乃經衣服

井得其十

孔子兒神山門

孔子曰此猶羊也上之作譬訓矣傳

始為鑿井

柳宗元曰始州之人各以鑿鑿負江水漢克井飲井銘序

視井生男

婦人生男三月亲論著增利論平見續井三面映水視影切反

顧必生男陳咸若生女其妻續井三面呪曰女為陰男為陽

女多災男多福續井三日不汲及期果生一男博物志

陸羽井見茶門

蜀鹽井見鹽門

寒廢井文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郡縣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覆之或潢水以土覆之至有成坎木朽隕人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出何典故而非不可塞井雖列於五祀作郡邑下物之小者也若盤決而遷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不毀耶古人有言曰一井九家一邑之所以結而居之一夫食一井八家共之故井之為物不可以不重也是以小則不可以不塞大則不可以不修故先王之制鑿井而必定其數也今一井或至十數家共之一井或至二三百人生於其中不知其源為甚深也則勿壞也為甚廣也則勿塞也為甚遠也則勿汲也為甚多也則勿竭也為甚薄也則勿盈也為甚狹也則勿溢也為甚近也則勿穢也為甚遠也則勿廢

窮究山分井泉流伏潤倩欲知深幾打聽放鐵鏁聲

新井

源遠流雖暑亦涼底更深浚新開士民歡見天心潤副使初發衆縁鼓用飛出便為霖

井泉

石井水甜二泉步映碧野明声感潤恩天影人波圓曉汲連山寺春耕潤野田杜鑿三眼照龍毛鑿人吏淵然

龍泉寺石井　劉孝中

山腰石甘千古洌石脈全無一旦乾入下蒼生望霖雨不知龍向此中蟠

詩話　王介甫

井有神

抱甕子曰聖元無有聖代世老壽後漢張磏折池人長其政宅

須臾盆而不知何故水亦不涸井在石傍古人謂井有神入井是以然亦不得而褻焉云井有神

涉水良亦

法定井

盛弘之荊州記東陽謝日井小而深土甘下大狀似盆即此所穿井也毛令為潤但鑿入深字訛耳在長沙縣朗詣宅中有井上通下大狀如盆即此井也通下大狀如盆人井詩曰曹鄧宅中今始見高共高上言高石窟杜高公仰井水深又詩云淑動罹娶井皆此意

井法

淮海雜談井記云二八飛泉即益二八三八為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為井字故錢昭度食詩二八飛泉統眞寒

鴻慈雜記

余陵記江南討建山十僧舍閒交將路以馬殘草渴於井中而謂已無而涸之期不久復由此飲遂為井時對刺候而來後人成之口千出不竭坐社請示千里非不汲唯疑呼無舊梁刻發用飛出便為霖

猶代人物妻王氏出而為人討回夫婦薄去歸情更重千里不唯非兄弟高義逸群不得其銀此意乃是嘗飲此井唯金恩是人深不忍捐井銀此足以見古人忠厚其理明甚時代變

銀采井

晉書梁志載張軌為涼州刺史鑿井銀得白龍又許洞言嘉禾初河南人開得一井銀井東北有水亦不知何故北井在石傍井東北有水亦不知何故北井在石傍古人謂井有神入井是以然亦不得而褻焉云井有神涉水良亦

法定井

盛弘之荊州記東陽謝日井小而深土甘下大狀似盆即此所穿井也毛令為潤但鑿入深字訛耳在長沙縣朗詣宅中有井上通下大狀如盆即此井也通下大狀如盆人井詩曰曹鄧宅中今始見高共高上言高石窟杜高公仰井水深又詩云淑動罹娶井皆此意

井法

一升合和泥取土乳搗丈言以水盡一升合和泥取土乳搗丈言以

法當四尺長五尺欲安兩邊

深井井餘土不可滿大凡物以手急閉建寶日皆凶

海鹽

孔子頭隱突出下脣反
王孫賈問曰与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于
天无所禱也
仲尼燕居
閒居
孫子使文臣將地為五方竈明日為五万竈又明日為二万
竈處前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兵之
過半乃倍日并行逐之暮至馬陵齊伏兵万弩俱發龐涓乃自到
智伯攻晉陽而水入城不沒者三版沉竈生蛙
相食戰國策
帝親祠竈
武帝特尊少君言一切鬼物致物而丹砂可化以為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可見於是天子始
親祠竈
曲突徙薪
初霍氏奢侈陳孝孺上書言其狀後霍氏誅滅
告者皆封人為徐先上書曰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五突傍有
積薪客曰子為曲突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後其
家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滅牛羊以謝其鄰人灼爛
者在於上行而不錄者曲突者或曰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
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賞曲突者無恩澤焦頭爛額
為上客部主人悟而請之宣帝名知為

醉錄人勿過上勻於天當化之以祈福祥化懂出淡武帝時分
士之言耳行之感也尚行君子之道以謹養老以慈扶幼忘恫
而飽也後有哀祭有敬不忘礼以約己不志溪以利心至悄不
拽屋漏不泥雖城不一化鬼上下之際我乎行為小人之遊公取君
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典以祈福祥化懂出淡武帝時分
而樹非敬一歲日我鬼其我我平天至高鬼宅下常在鬼鬼
室幽次柔能默而告之是不忠也听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
上不明又可以為大帝乎

後漢李尤

廁銘

廁人溷也以其圬杙所以潘潘湯相采

晉摯虞

大基廣心溷小容衆浪事就以故美過三井

魏王粲

家人有嚴君焉打據地之謂也俾各作改其能健面你冬其

杜毓詩

古傳曰二十四篇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小留連家有林
鵲巢拙鳥來止喈喈雖双鳥難已必打養好頭男兒勿賦女兒
避衛兩鵲鳥鵲君在婢子閒鈴細緻君來與決君
醉飽登天門利長物知勿復云雨利市歸來分

范汪能

廁

圊廁也又圊也溷也清文觀室者周於殿朝又適其便
馬注便謂溲廁也屏廁則以便溲廁名靜曰
椑溷器也椑廔子也爾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爾行中受

著者也万石君傳注俗命如廁為屋陋非州人鑿土為室圊在
所居之上故也資暇錄

如廁而卒

晉侯將食麥脹如廁陷而卒

如廁心動

後漢華佗見盧龍道襄子滅智伯謂妻曰入宮塗廁欲
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豫讓也襄子曰義士也釋之○高
祖如廁心動見拍人○金日磾如廁心動擒莽何羅

卷置廁中

范雎秦拒中大天須賈為魏昭王使於秦三襄王聞雎辯
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雎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持魏
國陰事告秦故得此饋既歸以告相魏相魏大夫怒使舍人笞
擊折脅摺齒雎佯死即置廁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
珍專以懲後人無妄言范雎得出伏匿更名姓曰張祿入秦
說昭王非以答相

廁鼠不潔

李斯為小史見廁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入倉視倉中鼠食粟
不見人之妻數曰人之賢不肖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
子

如廁而避

高祖与項羽會于鴻門因如廁召樊噲等四人間道走軍

踞廁而見

漢武帝時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

如廁有野蚬

邳都侍上郭姬如廁有野蚬入廁中上目都擊之都不仕上殺

前往都伏諫曰一姬死復一姬生上欲自輕柰太后宗廟何太
后聞之賜鄧金馬
　　游湘客津帖
左思著三都賦洛陽紙貴時著筆現
　　謝安聞
淮南王安謁仙伯坐起不恭王者奏安不敬謁仰頭三年神仙
　　露頭入則
　　謝安聞
張碩曰不宜露頭入則夜行必以燭曹植杜蘭香戒
　　如則見來衣
陶侃晨朝巡曰以君長老故來報君得當
　　則寤如待
石崇以公日家勢物則上當有千餘婢侍列皆丹粉
爲公候客八十許都督
流者小勿問安守初淸未各名放脫出至欲有所求
諸葛恢謂王敦脫出至欲有所求意無疎
之敦曰甘公所言乃問後問驗諸葬文下除人亦放之
　　則寤如待
晉劉毅少貧家後流人劉朗宗家如則見有
紋張細旋若無無雜步合葬宗門設入鄉內崇曰
是劉耳寬信仁千未常向門之如前
　　燭滅惟
戒則一相夢
郭璞素與和嶠交善每論之嶠自可經前但不可則下相夢
正逢在則捨而擬之見璞無身被髮衛刀設酸璞見棄捨心大
驚曰吾每嚮卿勿來反更如此非但禍吾卿亦不免矣璞終娶
王敦之禍嶠亦死蘇峻之難

王敦初尚主如則見婦常如則侍
　　婢奉盥澡水琉璃盌漱口因倒著水中而飲之舉雉掩口
　　則笑否
劉季和性好食下則見婦常如乞飴
盛也季和曰汝令君至人家坐處三日香若則我愛好也
　　如則見方指
唐臨冀州如則兒一物頭如方杓兩眼大有光臨擊之入地因
病而薨
　　此則見來衣
宋沈慶之初爲文帝所愛引置牀側入則中意惡之占者曰君必大
富貴然不在己又聞則中所謂發帝也知君
富貴不在今主要之然亦出登三事

後魏崔浩好道教而毀佛法而葬郭氏敬好釋典時人譏浩怒取
而焚之初浩中又生得罪於太武浩具上呼
　　燭滅惟
晉劉毅占於北戴佛法而葬郭氏敬好釋典時人譏浩怒取
而焚之初浩中又生得罪於太武浩具上呼
　　燭滅惟
同泊月還
待御史張義方居喪鄉第夜如則忽見蓬頭青衣數人來逼義
方曰汝非郭璞甥合於今之則神何
　　燭滅惟
德潔知滑州白少年富貴不點燃未久夜宴劇雖寢室亦燃燭
達旦每還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則獨燭獨決在地往二成堆歸
田錄
　　如則遇鬼
有來郎馬上內通急諸一空宅經登溺軒乃大優穆乃綾空屋

雜著

李赤傳　柳宗元

李赤江湖浪人也嘗曰吾嘗既詩文與李白故事類曰李赤遊宣州又人館之甚友之與之言其友戴叔倫方馬帰人言其友戴叔倫方馬帰人言其友戴叔倫方馬帰人

居處部

簾　帷幕

簾廉也自部敝爲廉取也釋名宋魏陳楚江淮之間謂之箔南楚謂之薄或謂之笪戶牖之飾也所以自障蔽也

方言簾自關而西謂之簾自關而東謂之箔南楚謂之薄或謂之笪戶牖爲簾通俗文康遠也則堂高遠也

風俗通曰以自障蔽也在壁之飾也縛名任

秀已帷在上已幕設文小幕已帳在上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幔三面圍曰帷大次在壇壝之外小次在壇遠矣山谷集帷薄之外不趨爲禮猶燕之巢幕上左傳晉侯下沈約宋書

運奏帷幄決勝千里

張良運籌帷幄決勝千里

帷帳無文

漢文帝帷帳不用文繡以示儉

董仲舒下帷講論

董仲舒下帷講論

廣室堂帷中

張奐使單于休屠及烏桓胡同反叛遂燒度遼將軍門列屯煙火相望兵眾大恐奐安坐帷中與弟子誦書軍士稍安事

後漢記

伏兵帷中

孫峻欲殺諸葛恪恪酒伏兵於帷中吳志

常從褰帷見車門

郗愔被收帷戶披帷

晉非名將

宋袁粲每過傅昭之輒歎曰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

幕府

衛青征匈奴大克帝拜大將軍於幕中內號幕府者以
軍旅無常故也幕府者止於所設以張幕而已之
閒幔觀故見卷門

律詩 一 簾

羅隱

巖壑重紋映畫堂玉鉤銀蝀共分光更疑珠十二行
翡翠佳名世共稀王堂高卷小巧相二股動春疑織手捲上銀
鉤莫放垂

簾 一

杜牧

紗窗狀玲瓏庭閣盡處中不由經綸手安有卷舒功春晚雨初
遮寒時月正閒風都皆盡閒興獨坐歇賦明奧意牢愁

三

陸暢

劈將素手捲聚損瓊筵院光更綴珠玉滿堰來過半夜可清
岳立西蹄

簾 一

王令澤

高明庭宇好崇基任把陳鉤捲盡時空地垂文欲滿堂陰有樂聚能暗
宇逐無欺卷舒未必風煙意開閉何嫌兒女思
障可終遮障亦何為

行障

陸暢

碧玉為竿丁字成鴛鴦綉帶短長縈強遮天上花顏色不隔雲
中笑語聲

詩話 一

以惟幕擇勝

苕溪漁隱曰東坡公皮葉作擇勝亭以惟幕為之世所未有也

錫略云乃作斯亭筵席樂梁鑿池交設合散罷常亦曲仰承青
幄內張我所欲往十大可將婦水非降余此布牀又云豈獨臨
水與適不減在朝後郊秋夕月坳而超然異物朔故又改
為北郭易簡湾門擇勝名實允當觀此銘則製度可見也

屏風

羅隱

屏風障風也衣在後所以依倚也天子設斧
而立(注)後屏風也(注)漢梁冀
婦用日盛飾九必臨直廁必服方(注)屏也又所以蔽障
明行主內屏以摧故曰聚愚古今住(注)聚總者伏思也君
施畫屏考內

(書)跗踞附箕(注)箱為屏風也(注)開金孔雀雉睛天

金鋪屏

石季龍作金鋪屏深屏風表以白練畫我士仙人多歐熊中記

列女疏于屏

曹大宗將見魏證十漸疏曰方以所上疏列為屏風無朝夕見之

錄名御屏

太宗曰治人之本莫要於刺史故錄姓名於屏風時興對之

家誡書屏風

唐元載妻王氏婦人乃集古今家誡書屏風曰望慈

古畫類

元和初有士人時醉出歸中及醒見方在婦人等悉於床前

路歌歌曰長安女兒路春陽無處春閨不斷腸士人驚叱之忽

然上屏自隱蹤迹

搜古書為屏

憲宗詔李絳按次君臣成敗五十種為連屏張於武

英十事于屏

李伯時畫畫圖陽長洲張舜民取集武

帝問計謀明妃出塞主猛調玉環妃子剪髮十事列為一屏

古詩

屏風詩

素屏素屏既為不文不飾不丹不青當世豈無李陽水之篋

文張旭之筆跡邊鸞之花鳥張藻之松石不令加一點一畫

於其上欲保其潔白吾今白晝對之猶在東

西牆夜如明月入我室晚如白雲圍我牀我心久養浩然氣永

欲為汝集事雅光尔不見第李侯家素

錦屏風綴稚脚卻帖雲母五盆七寶相次

晏然安小平長中英華物各有所宜用谷有所施尔今水

為將寺紙為面拾晉唐欲何之

帳

牛帳小帳也狀如攏半衛侯之毡五色鋪為之周忌而不垂者也盛暑施之

唐敬宗延英月夜召學士柳公弼聯句賜錦帳空

香夜漏光明照錦流蘇者乃盛級綸綉

香暖宴罷月侵銀燭冷公弼對曰寶帳

香暖宴罷月侵銀燭冷公弼對曰寶帳

唐武

孫用公家伎歌見上或時不能如意事上不留宴日曉酒醒中使人可其家事未見敬礼如此

楚紅綃

馬嵬兵變後楊生伯有千娘善歌基好吹笛逢生往往不拘

偏者之節每宴服多存儉節常坐高帳絳紗帳前設生徒

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群有入其室者

紗錦帳

漢河南郎仁休之書部吏孔教延礼門雲給青練巳綬或以

錦給帳前榻

閉門謝賓客

依枕簡

布幔紙帳

羊繚蕉廣江太守卧一幅布幔幔穿敗糊紙捐之

卧亦相懸也

許侍郎顧司空俱於王丞相從事常夜作丞相所欲一人歡極丞相使使入己帳中眠顧全睡猶我轉不尋思錄言一味使大鼾亦相語諸客已此中亦是難眠顧耳鄙矣

銷金帳見雪門

律詩

紙帳

蘇子瞻

亂紋龜殼細相連質非書月綾然未使衆似鴛中白誰布暖於盖帳紫尊氈鋪金連卷舒深客破屋那愁仰見天但恐嫦兒選題卧夜深路裂不成眠

詩話

百子帳

程泰之

唐人昏慣多用百子帳特貴其悉它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出戎虜穹廬之類其間或繡百鳥或繡百花或繡百蝶或繡百獸或繡百子皆以百名之亦非其有百個也其說既成人但見百字而用者日益廣矣

考也其詩題曰合歡今詳詩意即是以柳為圈以相連鎖百張百圈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

百子帳

唐人昏慣多用百子帳特貴其悉它而其制度則非有子孫衆多之義蓋其制本出戎虜穹廬之類其間或繡百鳥或繡百花或繡百蝶或繡百獸或繡百子皆以百名之亦非其有百個也其說既成人但見百字而用者日益廣矣

考也其詩題曰合歡今詳詩意即是以柳為圈以相連鎖百張百圈之多也故以百子總之

床

胡牀

交牀

牀榻也所以自藉載也釋名牀裝之間有橫之牀身之交也貴牀賤榻之別也

戰也亂文牀三尺五曰倚板猶坐曰倚牀也

倭仁牀可以坐臥者無腳之牀

其牀然小者字人曲彔倚牀

白氏六帖云胡牀一名交牀

坡廿寢臥床下山明月皎皎照我牀

詩題繡象牙床

山谷題摩訶畫觀音象摩訶譯言大士也

芙蓉牀

元稹在禪隱絕

寒无氈在禪隱絕

歌咏牀近則是其間不設爐爐但用銀囊貯火盛於其中也又曰黃帳從招隱茅菴浪依禪其所稱比但言黃帳茅菴而未正比營盧卻其出行旅也然大行則載以車小行則以人舁如有敵之設亦卻之從戶前時則能布武備也

眠牀

牀榻也所以自藉載也釋名牀裝之間有橫之牀身之交也貴牀賤榻之別也

戰也亂文牀三尺五曰倚板猶坐曰倚牀也

倭仁牀可以坐臥者無腳之牀

其牀然小者字人曲彔倚牀

白氏六帖云胡牀一名交牀

坡廿寢臥床下山明月皎皎照我牀

六尺方牀

宋智達家貧躬耕供養年二十始讀書就父受業有六尺方牀

思義未達則棲跡其上不忘其義終不肯食

當坐此牀

李靖在僕射揚素拘其家謂曰卿終當坐此牀封倫傳內史令
揚素每擬其牀曰封郎終當據此

登黃鶴樓

杜甫嘗醉登黃鶴樓視曰衰耗之乃有此兒武亦衆猛中衛
之

據胡床臚宣以下係此條

謝萬嘗著白帢入朝時人謂是謝公帽待良久休乃出坐少時王徽入朝謝亦有意帽以屐供
濮然了不相關

據胡床臚宣門亦見南陵

胡床坐

魏武禁諸將以刑戈官府一胡床及妄自署以掛柱
當脇稱穿以不深

晉章安帝自坐一永揖陳顧謝

陳顧謝以下則獨揖一揖須臾揖去則懸之

陳叔寶為隋文帝所獲坐殿庭久之不拜帝使人牽其頭俯伏
隋煬帝為晉王時以下則獨揖一揖須臾揖去則懸之

引偶坐牀

顏延之為孟昶坐牀昶先所為盛
所賞則延之或為詩多述之詠一旌引起常升獨榻延之甚嫉焉因
醉曰昔子同駙乘載綠車此二公之際豈可使刑餘君之上

坐交坐

丑秀明云楼梁時花宗卿坐兒交說周易韓伯康一交二爻
宋生宗論易以日為諸公說著皆亂
道有二程近判深明易道宗卿非及伊雖可師之故朱文公作

橫派賛云勇拔皇字見左傳

古詩

胡床

梁庾肩吾

傳名乃外域入用信中京足歌形已正文斜體自平臨堂對遠客命旅誓初征何如淹館下淹留奉盛明

詩

論胡床之義

今之交床制本自虜來始名胡床桓伊下馬踞胡床取笛三弄是也隋以識有胡改名交床胡仄亦改黃仄唐柴紹擊吐谷渾所胡床使兩女子舞則唐史臣追本語以書也唐穆宗長慶二年十二月見羣臣祀裝宴殿御大繩床則又名繩床矣

繩床

孟東野詩云繩床獨坐分貧眼録改為蘧床誤矣李商

簟　衾　枕　枥　湯婆　並見布衾門

屏　竹夫人

簟竹席也說文簟竹席也見宋玉風賦謂之生或謂之濃除古枕字自關而東周楚魏之間謂之簟其粗者謂之笫自關而西謂之床行唐方言下篇上簟乃安斯楊子法言李軌注云簟床也

詩曰　珍簟朝其參合鄭玄曰晞枕簟也入林傳曰衽席也

夏簟冰肌与簟疏刘言史留客夏簟清琅玕

送所坐簟

晉王恂訪王恭見恭所坐六尺簟恂謂恭有餘因求之恭以送焉遂坐薦上恂開而驚恭曰吾平生無長物

戴力就人平却上青天踏月来

有客贈余以石犹者志其家所藏笛竹鑪皆佳物也余
既爲詩以報而又爲此句奉呈原甫聖俞二君子

歐陽永叔

谿上琢出缺月横新州織成双水紋呼兒置枕畏方鑪赤日正午天无雲黄琉璃光緑玉潤鑪清冷消无埃磨礱昨開封郭陳力發乞歛厭迴煩胸聖君於斯大臣稠察見衰病非虚飾尤家牙使加罪去特許迁官還藩職選材任事不棄用見利无愈惟苟得一枕慨屋居城南門不出轍與踵相宜以慵適罔何愜適從來麤祭苦疲因況此煩歊正炎赫少壯喘息人莫聽中年鼻鼾尤共惡疑兒掩耳謂雷作嘯婦舂聾疑釜鳴窮蚓蟣蠓任緣樓橫神昏氣濁一如此言語思慮何由清昔時李白愛飲酒欲與鑑杓同生死我今好靜又過之自與一物爲三尔江西得詩在皇祐中

梅聖俞

溪上秋剖龍紋石斷匠鑱裂蛇皮紋客從東方一持贈竹色永青石抱槃磨沙動磨白含潤飽霜卑節无留毫京師豪貴空有力六月柔此炎蒸劇卑風亦日吹煩來大發高窗任雕飾頭臉汗匝无寘膏雖有頒冰論官職宜得唯公掃榮扇揮鑑迎涼自晨夜日永銷煩使賢人心休滴賢人何以偏伏天下才名方赫赫我吟窮苦能不可聽尽後蚊納蒼蠅去聲蠅如蚊維耳初感蚊甘態審字際鳴牡何止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以南方爲上若非敬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函丈主人跪正席客跪與席而許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並曲礼我心罷席未可卷也詩席不正不坐謂大路也席昭其儉也左傳樊姬

睡足秋風來奉高談揮麈尾

寄新鑄成蒲牢正

蘇子瞻

蒲牢矯頸鳴三聲玉筋排霜脊千鍾万鍵自主風入手未閑先悚懍公家列屋閉城門誰簴不動花陰移露帳銀床初破曙曚曨皇天何時反炎熱愧此八尺黄琉璃願公尽掃清香閣卧聽風旗声滿耳

律詩

白角簟

曹松

角簟生夫已到頭夏來全占滿林秋若言保惜歸華屋祇合封題寄列侯安卷曉冰常怕縐解鋪寒水不教流滿枕錦是蒲湘底看得王孫價倍酬

碧角簟

細皮重壓織箱紋滑膩鋪牀勝錦茵八尺碧天無點翳一方青玉絶纖塵蠅行只恐煙船足客間蓮發水漫身五月不教炎氣入滿堂秋色冷龍鬚

席

蔽所以自蔽藉也席釋也可卷可舒也程名考居二人則長若必異席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父子不同席男女不同席奉席如橋衡請席何鄉請何正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以南方爲上若非賓客與席而許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並曲礼我心罷席未可卷也詩席不正不坐謂大路也席昭其儉也左傳樊姬

孔席不暖

孔席不暖翟突不黔聖賢孔子周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席談死

席上之珍

哀公命席孔子曰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舍者避席

楊朱南之沛至梁而遇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楊朱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其及也舍者與之爭席煬黃帝

坐熊席

衛靈公天寒鑿池冤春諫曰天寒起土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暖陽有室是以不寒

坐不重席

孟懿伯相魯食不二味坐不重席

家人販席

臧文仲不仁者三妾織蒲家人販席與民爭利

避席爲門

陳平以避席爲門

前席賈誼

文帝思賈誼召至宣室夜半前席

故人避席

漢相田粉爲壽坐者避席及齊嬰爲壽故人避席餘半膝席

專席而坐

武帝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尚並專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說經奪席

戴憑徵博士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憑獨立世祖問其意對曰博士說經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令考諸儒難說帝善之後正旦朝賀公羣臣說經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三公絕席

張禹爲太傅尚書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重臣居禁內乃詔禹與三公絕席

兼設爲席

鄭玄以兼設爲席常隨把柳之陰坡南先賢像

不避惡人同席

許敬宗嗚姍其史令記君者會於蒸令坐敬投刀斷其席曰敬不忍與惡人同席

席爲冬設

吳議郎張純詣鎮南將軍朱據二日爲賦一物然後乃坐純賦曰席爲冬設蒸爲白蒲揩讓而坐君子彼宜著記

賞宴制席

魏管寧與華歆讀書有乘軒冕者過門歆出看寧見其讀書如故歆還寧割席分而坐曰子非吾友也

舉席曰博

憲懷恒門不施箔風雨至舉席門障

武王踐阼銘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民一反一側不可不念後右端之銘曰所鑒不遠視爾之所代大戴禮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二

香茶部

香 香爐附

事實要語

凡香曰香遠聞曰馥香氣曰馨香名曰觀音廣氣曰
總論 文不治馨香感于神明書有馭其秦邦家
之光書始于生民開方有香市之名周人尚臭祭
南海郡有採香戶每上貢大中香如黃蠟燒之香聞四
十里以為常品以為最上者謂之蜜香樂動多異十
二辰分香刻晷燃一香一夜或燃終夜香清之久如招桐子大書繩穿一頭入香末燒之香徹又三周
以為香界漏法嚴經

香爐與香不知孰先利用門出焉嬴東宮其次蒙海中博山
干盤時事仙門飛龍百獸以象物之四環是也陸雲與兄書以象物之四環是也陸雲與兄書
塗香燒香燒香燒香燒香其中以燃香使煙自口出以為
玩好復有賦才如王粲之若香譜

西京雜記文吐才多巧思變疑神合劉向所獻
博山爐下盤盛水爐作仙山形水以象海中有鳧鶴鳧
鶴轉looking相向

香爐博山爐中有九層金鳧合背鳧鶴相對其
煙自鳧口出嘴相向鏤門戶皆五采雜畫山岳之狀
山谷中多有人士禽獸又有芝草靈木之類

三聖香

莊公東純常以子文齊使齊使受之而退比至三舉三浴而
以香身曰嘗小試之

燒異香

宋景公燒異香於臺上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笈中有書數千卷
世司天部洪刍香譜

騷香劑

漢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浩陽尉人謂之香尉洪異訂

漢尚書郎懷香握蘭含雞舌香奏事

雞舌香官儀

金日磾入侍欲衣服香潔每合一香武帝果於他香
劉香譜

禁熏香

魏武公云天下物足治家內不得熏香

韓詩外傳婦門

又東方朔傳二

佩蘇香囊見劉向傳

陸士衡集

劉杳和山茨詩序曰安東府多蚊杳燒蘇合香至輒過香爐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
俗人不達此理安知門生家坐席二日香氣如何江
曰諺稱婦人懷妊者必食炙公欲遵此事季和大笑袁陽記

唐大宗上嘗燃閣中觀燈問乾力隋主曰彼亡國之君陛下開
基之主豈偶不同耳何如臣曰並除夜設前諸位設
火山數千每一山數千車決以日前將起數丈香數千里
一夜用沉香百餘車中未然青火燒寶珠
阿羅漢

異香氣總

一千二祇摩羅國西印土焚香而月氏國王忽覩異香成縷
傳燈錄

獻蕎薇水

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蕎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洒衣

瑤環瓊室

香中忌麝

唐鄭光述河中雅愛百餘尽皆麝香燒數年逐於人鼻最歲自
京兆至河中所過瓜尽帝不獲

賜龍腦香

元宗夜宴以沉瑞腦碗數十賜楊太真謂曰卿請效陳平
為宰自永相以下皆跪稟尚餘半九捧拜曰物賜錄事焉謝
元宗嘉許之

沉檀香

唐開元中交沉香等一船州觀察使掠收造檀香亭子初成命
宮帶之

四香為關

楊國忠許用沉香為閣檻以麝香乳香龍王粉為泥
飾閣壁每春暮花發則塗之然爐焚香對之
中沉香之學始於此閣上賞花焉林邑遺事

元載館雖醉瑞英胡翅劫以香螫之故肌肉悉香杜陽雜

香嚴童子

香嚴童子白佛言我諸比丘燒水沉香木非不非非火無煙非火無煙所從
阿羅漢

異香氣總

一千二祇摩羅國西印土焚香而月氏國王忽覩異香成縷
傳燈錄

獻蕎薇水

周顯德五年昆明國獻蕎薇水十五瓶云得自西域以洒衣

焚香返魂

司天王瀛徐肇遇蘇氏子德哥者自言善為返魂香千持香炉
懷中取一貼白檀香末撥於炉中煙氣數三缶上騫歷龍腦鬱
哥嗅吟曰東海徐肇秩多和羅之屬並被於外国元取於中土
毋曾高嬪哥曰此死經八十年已上則不可返矣 出洽聞記
又秦宓真蒙中載漢俗非惟无助於馨烈乃當弥增於尤疾也

造帳中香

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靡本多名忠比庾慨之秦宓曾蒙
比羊玄保甲載漢俗比徐湛之其松蘇合比惠休道人沈
實勝和蓋首比也

香譜

宋沈睦

泉守葉廷珪

乳香一名薰陸香出大食之南數千里其樹類松以斤斫樹脂
溢于外結而成香聚而成塊上品為拣香圓大如指頭次俗所
謂滴乳次曰瓶乳言收時置于瓶中又次曰乳塌蓋香已雜之
以沙石者也又次曰黑樦蓋香之黑惡者也又次曰水浮黑樦
蓋香在舟中為水所浸漬而氣變色敗者也雜品而碎者已斫
削歇拂為壁香曰繅末。腦子出渤泥三佛齐亦有之小塊
如栗谷中經千年老杉樹其枝幹不損動則窠泄无
腦炙其土人解作板段隨其板像橫斜而成縫有腦出於縫中
鑿而取之其大者成片俗謂之梅花腦其次者謂之速腦速腦
之中其次者謂之米腦。沉香一名蜜香木類相似多節取之无斷其
木根積年皮幹俱朽心与節不壞者乃香也細枝緊一实多青樣
香黑而沉水者為沉香半浮沉者為雜香輕薄者為棧香
宋太京沉香所出非一貢臘為上品次之渤泥為下然就真
臘而較之則又有三品絲汗為上三渤次之勃噠間為下而香
之大概生結者為上熟脫者次之收青
黑潤者謂之黄蠟沉如燕口者謂之附子者謂之

子沉如梭者謂之梭沉文横而堅緻者謂之牒沉生沉香澤衆
香出海南山西其初連木則狀如栗棘房土人謂之栗香乃剖
木而出其香則堅緻而光澤士大夫謂之澤栗香同上番沉出
於渤泥三佛齊蠻多用之亦謂之番沉同上栈香乃沉香之
次者○香有三等曰沉曰簞曰黄熟沉幾皆有二品曰熟結曰
生結熟結者伐木數日爛而得之又久爛脫而剔取
之黄熟有三品曰黄蠟黑漆皮者為散沉香之良者也瓊崖生取
者為角沉其實龍蛇木結乃得者為黄沉宜入藥蛇及蜜漬
以塗肌或以拂手其香經數百不散○金顔香正出大食真臘
國其香乃樹之脂色黄而氣勁正於聚衆香令之焉龍涎軟香
佩帶者多用之○蘇合香油亦出大食國或木而色黄者
謂之黄檀皮腐而色紫者謂之紫檀恐其氣泄則以紙封之○
雞舌香一名丁子香以其形似丁子香也即丁香之大者今謂
丁香母是也日華子云治口氣○鷄舌香產高麗琴州山民見

黑者其氣尤勝○鶏舌班体薄而沉水者妄又○
暫香乃熟速之次者但脫者謂之暫香○
香用上等香氣勁而遠下等香氣和而遠
之脂也樹如松杉之類而香藏之皮樹老而自然沉溺者名為
而透明故其香雖盛暫不散士人既取之矣其餘
而炙之令其脂液再凝復取之故曰香冬
凝而复融土人盛之以甑甑而周為之孔藏
之米中改其陰涼而氣通以泄其汗故得不融舟人易之以瓷
器不若瓠也香之氣味遠而長雜於衆香則異而異為下矣香
之性易融而易散故所瓠而藏之亦得其宜
全所謂胡黄瓠是也○鵝香不出占城國樹老而作理於地而
為外黑而內黄赤者北氣類於鵝○龍涎即大食國其龍多蟠
於洋中之大石側而吐涎漁人見則沒而取焉

然龍涎無香其氣近於臊白者如蜜黄者如金理栗者如五
靈脂而光澤能發衆香故人常用之以和香焉○番撒水大食
国花露也今則採菜莉取其液以代焉然其水多偽試之當
用琉璃瓶盛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為真○安息香出三
佛齊国其香乃樹之脂也其形色類胡桃欖而不宜於燒然能
發衆香故人取之以和香焉○笃耨香出占城国其香非自然
乃土人以十種香揉和而成體濕而黑氣和而長熨之膠於他
香○金顔香出大食真臘二国其香正出大食真臘
以塗肌或以拂手其香經數百不散○金顔香正出大食真臘
国其香乃樹之脂色黄而氣勁正於聚衆香令之焉龍涎軟香
佩帶者多用之○蘇合香油亦出大食国亦木而色黄者
雞舌香一名丁子香以其形似丁子香也即丁香之大者今謂
丁香母是也日華子云治口氣○鷄舌香產高麗琴州山民見
木其香結為斑點亦名鶏舌班体薄而沉水者妄又○
色取當燒以合衆香者多用之本草○雞甲雲南者如掌青黄
醬昔者滿者當爨入諸香中用○雞甲香取大甲香如覓
製衣合和諸香燒之其煙圓聚清白可愛本草

程泰之

秦漢以前二廣未通中国中国鮮全沉腦等香也宋朝漸漸
獻尚罕衆由貴根至荊卿氏方言根閩廣其間已得南海其良
之極者根於外作理而京雒記載文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頗已有
不類也惟西京雜記載文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頗已有
全香炉刻制銘博山鑪亦已言博山鑪亦北国之物
說博山鑪亦曰朱火然其中香煙扶搖其間香風雖四父而空不遠
於洋中之大石側而吐涎漁人見則沒而取焉龍多蟠
草錢二文所賦皆於蘭盡帶非沉腦其土人以則沒而取焉
然龍涎無香其氣近於臊白者如蜜黄者如金理栗者如五
靈脂而光澤能發衆香故人常用之以和香焉○番撒水大食
国花露也今則採菜莉取其液以代焉然其水多偽試之當
用琉璃瓶盛之翻搖數四其泡周上下者為真○安息香出三
佛齊国其香乃樹之脂也其形色類胡桃欖而不宜於燒然能
發衆香故人取之以和香焉○笃耨香出占城国其香非自然
乃土人以十種香揉和而成體濕而黑氣和而長熨之膠於他
香○金顔香出大食真臘二国其香正出大食真臘
以塗肌或以拂手其香經數百不散○金顔香正出大食真臘
国其香乃樹之脂色黄而氣勁正於聚衆香令之焉龍涎軟香
佩帶者多用之○蘇合香油亦出大食国亦木而色黄者
雞舌香一名丁子香以其形似丁子香也即丁香之大者今謂
丁香母是也日華子云治口氣○鷄舌香產高麗琴州山民見
木其香結為斑點亦名鶏舌班体薄而沉水者妄又○
色取當燒以合衆香者多用之本草○雞甲雲南者如掌青黄
醬昔者滿者當爨入諸香中用○雞甲香取大甲香如覓
製衣合和諸香燒之其煙圓聚清白可愛本草

香說

秦漢以前二廣未通中国中国鮮全沉腦等香也宋朝漸漸
獻尚罕衆由貴根至荊卿氏方言根閩廣其間已得南海其良
之極者根於外作理而京雒記載文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頗已有
不類也惟西京雜記載文安巧工丁緩作被下香爐頗已有
全香炉刻制銘博山鑪亦已言博山鑪亦北国之物
說博山鑪亦曰朱火然其中香煙扶搖其間香風雖四父而空不遠
草錢二文所賦皆於蘭盡帶非沉腦其土人以則沒而取焉

香也漢武內傳載西王母降教帝香等此多名異然疑後人為之漢武奉仙穿掘宮室帳設器用之屬漢史備記不應若曾初有古來未有之香安得不記

古詩

賈天錫熏空青

險心游萬仞躁欲生五共隱九香一炷雲空明畫灸馬貌臺宴坐日過砌俗氛無因來煙雲作異狀石家化螺中浪橙莫水沉博山孤煙起對此作森森輪囷香事已郁郁著書誰能入吾室脫汝世俗械

賈侯懷六韜家有十二戟天資善文事如我有香癖

林花飛片片香歸啣泥燕閑閣和春風還尋齊宗傳

公庭永晝宜行樂在小寢香北窗發閒色敗不可愁

床帷夜氛馥衣裙晚煙凝起溝鳴急雙睡鴨照華燈

梁元帝 多香賦一二下

熏爐銘

苗此正氣爐若若山上貫秦華承以銅盤中有蘭錡朱火青煙

香爐銘

梁元帝

熏爐銘

莫刻向

熏爐銘

邵堯夫

四面玄參三兩松聲香平入室和同九如彈子金爐爇還似花心嘆曉風

遠老寄龍涎香

海鳥聽能作素蛛蛮村花露艷清泚微冬桌觀病疑似全在爐煙未發時

香

劉子翬

安樂窩中一炷香凌晨樓意最堪嘗福如許兒人須謂福若待求天可量且異綢繆微觀貌又殊兒女棄衣裳非圖閒道至於此全玉堂誰能不滿堂

雜著 以下俗香爐

莫刻向

苗此正氣爐若若山上貫秦華承以銅盤中有蘭錡朱火青煙

梁元帝

熟水道力悠悠所薰

古詩

古樂府詠香爐

四坐且莫諠聽我一言請說銅香爐狀如博山上嵯峨似仙人狎獸相追攀雕文各異類離合自相連誰能為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颺空煩流香四座熏芬芳垂之後世人莫不歡香風

雜文君宴會詩

博山香爐

齊劉繪

參差構仙峯含容紛可採鼓瑟千種樹出沒萬重山上枝秦王子晉遊乘空下雲端但令有香不見煙素馨易開抹利若聞後有遊女拾翠年餘即染袂何雜芳綺更相鮮麗藻戒時俗林薄高阡眠掩華如不發誰賞東平風生玉階樹露

湛曲池蓮寒蝉飛客宅秋雲没眺天

茶 水品

碧雞漫志

茶者南方嘉木自一尺二尺至数十尺其巴川峽山有两人抱者伐而掇之樹如瓜蘆葉如栀子花白如薔薇实如拼欄蒂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茶二曰檟三曰蔎四曰茗五曰荈茶經剏南有蒙頂石花湖州有顧渚紫笋邛州有思安黄芽夷陵有茱萸寺壑峽州有碧澗明月圀史補郢州有寿陽團黄茶晚取為荈茶經云早取為茶晚取為荈凡茶少湯多則乳面聚沫餑也湯多則雲腳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沫湯之華也如晴天爽朗有浮雲則鱗鱗然華之薄者曰沫厚者為餑細者為花輕細者為花陸羽茶經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斬佳養氣凌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聊患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此茶似友

破睡見茶功 曰春風吸者昨利閩实東宫秀茶称瑞草胜壮揀芽分雀舌鷹爪銀銙貯浪水一掬松雨聲來乳花飘雪腻湯添勺水煎魚眼未下刀圭環麴塵白葉思公茶紫筍茶江南又有薦羽茶名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公心歸之茶共湯鼎蚯蚓竅生魚眼珠山公香包解盡宝鼎騰黑面碾出明窗塵山公然松煮鼎山泉列捨猜一水分優劣風餅椎開雲脱人花笑嚥罷甘潮舌劉居波

古今合璧事類

作意求茶

劉琨與弟羣書吾体中悶常仰真茶汝可信信致之

茗為酪奴

晉王肅歸魏初不食羊肉及酪漿常食鲫魚蓴羹飲茗汁高帝曰羊肉何如魚羹茗汁何如酪漿肅曰羊肉陸產之最魚水族之長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莒小国惟酪不中與茗為奴彭城王

總曰卿不重蒸醫大邪而愛邾莒小国明日為設邾莒之會亦有酪奴因呼茗為酪奴 按劉伽本記

盧姙秘茶

德宗正元九年初秘茶先是盬鐵使張滂奏請稅茶以待水旱之闕賦詔曰可是歲得錢数十万 實録

摧茶困民

鄭注為榷茶法詔王涯為榷茶使王涯益張茶法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

陸羽茶經

竟陵僧有於水濱得雙兒者育為弟子稍長自蓋過寒之漸蘇曰鴻漸于陸羽以用為儀乃姓陸氏字鴻漸名羽有文孝耻一物不盡打妙茶術最著鴻漸著茶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先備天下益知飲於矣

又卷一二 十三

作茗人沽名

著縣為茂陵人號陸鴻漸嘗十器得一沽鴻漸市人沽名不利輒

潘之

聚於煎茶

何常伯能著肉羽論後魏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能著義茶召之伯能執器前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公心鄙之茶畢命奴子取錢三十文酬貢茶博士羽提之更著毳茶論茶之

嗜鶴茗茶

周里先生陸鴻漸嗜茶好鶴小園於顧渚山下成入茶租薄鶴溪之濱自為品第著書一篇卿茶經茶訣之後

以菊易茶

白樂天為齋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饋菊酒樂天

六班茶二囊以自醒酒
歐志
苦令飲茶
王濛好茶人至輒飲之士大夫甚以為苦每欲候濛父云今日有水厄伽藍記
一觔二觚
有人喜飲茶飲至一觔二斗一日過量吐如牛肺一物以茶澆之容一觔二斗容云此名觔二觚入平御覽
雪水煎茶最勝門
始造建茶
建州大小龍團始於丁晉公而成於蔡君謨○國朝太平興國二年始置龍焙造龍鳳茶咸平中丁晉公為福建漕監造御茶進龍鳳團要聞蔡公締明為漕始改造小龍團茶　仁廟尤所珍惜是後最精者曰龍團勝雪然有密龍一品號為計絕方靈芽數斑之初常先民焙十餘日所進上品龍鳳纔數十餘斤而已至宣和間貢焙極盛龍鳳茶增造小龍團又進密雲龍其品遠出小龍團之上僅可數餅而已至宣和末又進龍團勝雪視小龍團為數尤多而精妙絕倫欽廟時貢新茶每歲不過二千餘斤而龍團僅十餘餅耳歐陽永叔聞君謨進小龍團寄詩曰君謨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耶
歐志
識始進茶
拔茶植桑
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宜將植之命拔茶而植桑民以為苦其後擢茶他縣皆失業而崇陽之桑已成其為蔭成百萬匹
逆人致水
以下係水品
南陽張又新為水記凡七等其二曰慧山寺石泉其三曰虎丘寺石井其六曰吳松江是三水距先生遠不百里高僧逸人時致之以助其好先生留滯蘄陽
又開試以雪水滕茗
香
辨煎茶水
蔡襄公來德化居鄰朝日有親知奉使上京日李曰還日金山下楊子江南零水與取一壺來其人李棹日將而忘之及舟上石城下方憶乃汲一瓶於江中歸京獻之李公飲後歎訝非常曰江去水味有異於頃歲矣此水頗似建業石頭城下水其人謝過不恕
辨煎茶湯
李約湖公子也一生不迎物惟茶有嗜前法火候水泉皆口訣無妄傳與可著茶始則魚目散布微二沸騰二沸鼎中之水邊泉泛泛如騰波鼓浪水氣全消謂之老而不堪飲之況乎沽火不能成也因話錄

茶行自香而入口者微次龍腦和膏始助其香建安民間試茶
皆不入香恐奪其真其餘品目各因其名
不備列

味

茶味主於甘滑惟北苑壑嶺頗與巖通山連岡接谷所產茗味比諸
山稍次時加煮焙製捨之宜茶味甘之論水泉不甘能損
茶味前世之論水品者必曰
茶忌

茶忌氣與煙觸香能移其氣煙能奪其味故茶焙編竹為之裹以箬葉蓋其上以收火也隔其中以有容也
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箬籠懸之高處不近濕氣
砧椎
砧椎盖以碎茶砧以木為之椎或金或鐵取於便用
茶鈐
茶鈐亦金鐵為之用以炙茶
茶碾
茶碾以銀或鐵為之黃金性柔銅及鍮石皆能生鈆當不入
用
茶羅
茶羅以絕細為佳羅底用蜀東川鵝溪畫絹之密者投湯中揉
洗以羅之
茶盞
茶盞色白宜黑盞建安所造者紺黑紋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
熱難冷最為要用出他處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其青白盞
間試家自不用
茶匙
茶匙要用擊拂有力黃金為上人間以銀鐵為之竹者輕建茶
少湯多則雲腳散湯少茶多則粥面聚雲腳謂建人點茶一不
匕先注湯調極均又添注入環回擊拂湯上盞可四分則止觀
其面色鮮白著盞無水痕為絕佳建安鬪茶以水痕先沒者為
負耐久者為勝故較勝負之說曰相去一水兩水

不取

湯瓶

瓶要小者易候湯又點茶注湯有準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或
瓷石爲之

龍茶錄後序

歐陽永叔

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序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
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爲 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
輒賜惟南郊大礼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
人剪金爲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掌
相家藏以爲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玩尒嘉祐七年親享明堂禮
久始人賜一餅余亦忝與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使內至
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升成龍鴛紙飛草交每一捧輒
嘗四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
貴如此

顧渚貢茶始末

陸羽茶經云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湖州生長城縣顧渚山中
常州義興縣生君山懸脚嶺北峯下唐義興縣重修茶舍記云
義興貢茶非惟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實題是邦山僧有
獻佳茗者會客嘗之野人陸羽以爲芬香甘辣冠于他泉可爲
于上栖筠從之始進方兩此其滋味也厥後因之徵斡浸廣遂
爲任土之貢與常賦之邦侔矣

北苑貢茶始末

建安北苑茶始於 大宗大平興國三年遣使造之取象於龍
鳳以別入香至道間內添玉乳蠟而其後大小龍茶又起於
丁謂而成於蔡君謨至皇祐間歐陽公論茶進用又頗變其
制添續入其數浸廣茶猶用之細色茶五綱凡四十二品形製

各異其七千餘餅江閒貢新試新龍團勝雪白茶御苑玉津此
五品乃水泉爲第一餘乃生棟次之又有龍鳳茶注湯有準黃金爲上人間以銀鐵或
大小龍鳳升棟芽悉入龍腦和膏爲團餅茶其四窠餘餅蓋永
棟茶即社前者生棟茶即火前者雀色茶即兩前者閩中地暖
兩前余已老而味加重矣又有石門乳吉香口二可烏亦隸於
北苑皆採獨茶芽送官焙造每歲貢數入貢之後市無貨
夫九州之月各惟土貢所造之茶不許過數入貢之後市無貨
者人所寶惜惟鄱源諸處私焙茶其絕品亦可敵官焙自昔至
今未有入貢其品凡四方采茶耳

茶說

蘇子瞻

除煎去腥出固不可以無茶然暗中損人殆爲不少昔人云自
茗飲成後人多患氣不復思黃雞摘茶相半而消勇助陰養不
償損也若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輒以漱茶數口煩膩既去

而脾胃不知此固之在閒時茶漱滌之乃其清編不覺爲去
不爲刺激也而閒性便去緣此漸覺爲害也此大是有理而
茶與真茶自不當有閒數日一啜亦不爲害也此大是有理而
人不知是故詳述于篇云

茶書

謝惠連

該洽而多識當自撰大飲走筆以敘其事

茶賦

楊廷秀

味嚼破菜園甘

茶賦

黃魯直

湯浮乳花松之發清吟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蜀主欲眠
而同味水若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服攻疴未嘗一日不放
渚而巢茗碗之勳者也余嘗爲嗣直論茶進用又頗破睡之
功爲之甲乙建溪如劉璝井如鑿甘鷓其餘黃則辛敝其

則底帶嘔酸空胃令人失睡亦未足与議或曰无甚高論取閒
其次煞前曰味江之羅山蔽遮之蒙頂盥陽之都濛高探瀘川
之納溪梅嶺夷陵之壓蹲邛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者
亦可酌兎得之既淪魚眼之景者也或者又曰窓中磨茶甚
於茶戔湧之拉門踐破家僮毀走水又況縴穌之与胡麻倍蓰
於是酌故留之醪醴綮伊聖之湯液斷附子如博投以整葛僵
之聖去毒毅而用鹽去楠而用薑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
以固太倉而堅作疆於是有胡桃松實蓉摩鴨腳羅勒蔈蓂水
蘇甘菊既加臭味亦厚宿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羨多則
惑發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天匠无司棄之才太平乳一工
之略歷初貪味傷永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作盥漱
殊可笑歟如以六經鎔三尺法雖有除治与人安樂寧至則熙
去則前功不游軒后之葉齊則化莊周之蝴蝶

古詩

唐表高

修貢顧渚茶山作

禹貢通遠俗始圖在安人後王失其本職吏不改陳永有奸伎
者因緣欲求神動生千金貴日使寓姓貧我求顧治永得與茶
事親勢叱嗟變柔採擷實苦十一夫且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
上歌聲遠入羌榛級朝不慮掬手足皆鮮皴悲過空山草木焉
不春陰嶺牙未吐使前牒已頒心爭造化先走捷飛鬼均
遠約無日夜持聲喧震農桑功作輟俯視弥傷御皇帝尚恣
狩東郊路多塗周洞統天涯所獻性最勤況減兵革用兼疏閑
破民未知恩御餘誰合分此珍願省煩邦命有歎復因循茫茫

滄海間丹憤何由中

與孟郊洛北野泉上煎茶　劉言史

粉細越筌牙野煎寒溪窗恐垂靈華性觸事皆手親敲石取鮮

封三百片開緘宛見建溪初摘焙成香氣清遠滋味甘潤非常品也
蜀僧濬常攜一瓶惠餘每瀹以敵惠山泉
西蜀舊茗數食來唯有此品
山僧後檐茶數株春來映竹抽新茸采摘炒焙未盈數兩而滿室香清可愛
試之其色白其味甘其氣芳
劉禹錫
西園閒若野來映竹抽新茸采摘炒焙未盈數兩而滿室香清可愛
試之其色白其味甘其氣芳

來自蜀茶瀹以花鉶銅甌煬竹引泉過三碗喉吻潤清情思爽朗
除煩省睡四肢舒暢此茶之功用也
寄鄧齊醴井銅鑪煮茗
欲知花乳清冷味須是眠雲跂石人
和章帳從事副茶歌
年年春自吳來建溪先暖水發芽
人從古戟新節旄夜發何處家家嬉笑穿雲葉露茗鏃落一番
榮綴玉含珠散曉叢終朝采擷纔盈掬唯恐良芽帶紫來
焙乳有雅製方中圭月團自攜新泉煮不見人間研膏
願一甌當支睡足日高時
謝送碾茶源揀芽
南陵從虎小蒼璧元暉寄我今人未識製源包貢第一春細蕊徧礦

香供玉食饗愚毅東金昔人傳踢夜未央明露愚光照宮燭石丞
局補袞諸公省中宿中人似是李元禮好事風流有淫潤青樹天秩校書郎親故家庭燈
分依春風銀識太官羊不慣獨隔湯餅勝搜攬千年燈火續今
我留中書傳香已戒應門老馬走客來問字莫載酒

以小團龍文羊餅贈無咎并詩用前韻爲戲 黃庭堅

我持玄珪與叅鑿以暗投人渠不識城南窮巷有佳人不索貂
郎當晏食亦銅茗掇雨班班銀夾翻光解破頗上有龍文下蔡
局搔鬢贈君詩已宿此物已是元豐春 先生聖功調玉燭思
子窗中開蚯蚓封平生自期華與濁故用老君爲隱君莫令鬢老
雪相似幽人蒲團聽煮湯煎成重疊繞半腸雖爾勝留渴莫
不應乳我官焙香肌如飢鷹掣鼠幸君飲此勿飲酒

東坡讀李鴻之句曰黃九恁地恣得不窮

雙井茶送子瞻 黃庭堅

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玉手應見東坡舉大白浮花雪
斛鴨明珠我家江南鋤雲種不減陽羨與中泠萬里攜歸來
要猛火新煎喫大瓶

謝木蘭之舍人分送禁茶 楊廷秀

吳綾縫裹漬菊水雲龍合印題官字淳熙錫貢新水芽天珍誤
落葛洪地故人發緘徐拆紫微郎金華populate微化草香官賜九焙第一
綱製上走趨明月領銜破驚龍電瞬鳳雷催拆出兩蛾挺雷電瞬鳳雷催拆出兩蛾挺
瓊塵九天宣月露五雲芽北苑破春雷鼓舞黃金瞬老夫平生寒窗客十
年燒穿折腳鼎下山泛井得甘冷上山摘茅得苦梗何曾夢到
龍遊窠何曾夢鍥龍芽茶故人分送玉川子森風來自玉皇家
假圭推璧調冰水真龍團鳳搜月窟名花紫笋可徹官赤印白

北苑焙新茶

北苑龍茶者其餅的是珍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總吐微芒

丁公言

綠初沾少許春收拾紫甌輿未仲宣采溪口品鑑龍山中民長夜勿前稱齊分兩分得極
茶雀舌和雪煮松風鳴竹下勝若一人緘北苑閒下鄭
傳渡江貧病留舟禁殊典賜近臣啜罷靈芽動清興卜鄰還
頭進春華盛初嘗氣味真細香勝郡齊色過於黃額若動投
木石都忘損新年號供御天產非凡品

以路公所惠揀茶次公撰公作詩謝 黃魯直

慶雲十六非龍樣閑老元年發貢時牛斗分家爭鬪美
爭似歐翁

奉同公擇仲謀試茶

赤嘴焙成雙鳳團紫泥宣貢極精妙開緘不但人間見
香霧噀人欲先破之 曾子開朝盛事來思得天
香供玉食饗愚毅東金昔人傳踢夜未央明露愚光照宮燭石丞
局補袞諸公省中宿中人似是李元禮好事風流有淫潤青樹天秩校書郎親故家庭燈
分依春風銀識太官羊不慣獨隔湯餅勝搜攬千年燈火續今
我留中書傳香已戒應門老馬走客來問字莫載酒

以小團龍文羊餅贈無咎并詩用前韻爲戲 黃庭堅

我持玄珪與叅鑿以暗投人渠不識城南窮巷有佳人不索貂
郎當晏食亦銅茗掇雨班班銀夾翻光解破頗上有龍文下蔡
局搔鬢贈君詩已宿此物已是元豐春 先生聖功調玉燭思
子窗中開蚯蚓封平生自期華與濁故用老君爲隱君莫令鬢老
雪相似幽人蒲團聽煮湯煎成重疊繞半腸雖爾勝留渴莫
不應乳我官焙香肌如飢鷹掣鼠幸君飲此勿飲酒

東坡讀李鴻之句曰黃九恁地恣得不窮

雙井茶送子瞻 黃庭堅

人間風日不到處天上玉堂森玉手應見東坡舉大白浮花雪
斛鴨明珠我家江南鋤雲種不減陽羨與中泠萬里攜歸來
要猛火新煎喫大瓶

謝木蘭之舍人分送禁茶 楊廷秀

吳綾縫裹漬菊水雲龍合印題官字淳熙錫貢新水芽天珍誤
落葛洪地故人發緘徐拆紫微郎金華populate微化草香官賜九焙第一
綱製上走趨明月領銜破驚龍電瞬鳳雷催拆出兩蛾挺雷電瞬鳳雷催拆出兩蛾挺
瓊塵九天宣月露五雲芽北苑破春雷鼓舞黃金瞬老夫平生寒窗客十
年燒穿折腳鼎下山泛井得甘冷上山摘茅得苦梗何曾夢到
龍遊窠何曾夢鍥龍芽茶故人分送玉川子森風來自玉皇家
假圭推璧調冰水真龍團鳳搜月窟名花紫笋可徹官赤印白

北苑焙新茶

北苑龍茶者其餅的是珍四方惟數此萬物更無新總吐微芒

丁公言

綠初沾少許春收拾紫甌輿未仲宣采溪口品鑑龍山中民長夜勿前稱齊分兩分得極
茶雀舌和雪煮松風鳴竹下勝若一人緘北苑閒下鄭
傳渡江貧病留舟禁殊典賜近臣啜罷靈芽動清興卜鄰還
頭進春華盛初嘗氣味真細香勝郡齊色過於黃額若動投
木石都忘損新年號供御天產非凡品

以路公所惠揀茶次公撰公作詩謝 黃魯直

慶雲十六非龍樣閑老元年發貢時牛斗分家爭鬪美
爭似歐翁

奉同公擇仲謀試茶

赤嘴焙成雙鳳團紫泥宣貢極精妙開緘不但人間見
香霧噀人欲先破之 曾子開朝盛事來思得天

雞蘇佛手與橄欖同咬先苦後甘
東坡宗雷

乳花翻椀正看鬪時苦渴老行熟來知味者誰心已許維摩
默語如雷

又戲為雙井解渴 黃昇

山茅落礎風回雪曹公尚書破睡來勿以姜桂鄙娘終遺憶
盆亦鳴雷

要及新香復一盃不因仲寶到衆碎身粉骨方餘六客歌聲
喔萬壑雷

風吏小廉不須催鼓眼長鬚蟹眼來深注寒泉收第一亦防揚
湯鼻觀雷

乳粥瓊糜霧脚回色香味觸欠一杯
未過疾雷

和曹輔寄壑源試焙新芽 蘇子瞻

仙山靈雨潤芽生採時爭及清明節
破武林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戴作小詩君一
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詩話

會稽境上每歲以清明日貢到先薦宗廟然後分
賜近臣紫筍生顧渚在湖第二境之間當采茶時兩郡守畢至
最為盛集白樂天守杭蘇潤貢常州惟湖州茶山境上

過開境會茶山夜珠翠歌鍾很藉身盤下史分兩州界燈前合
作一家春意深

雀舌下材 張舜民

茶牙古人謂之雀舌麥顆言其至嫩也今茶之美者其質素良
而所植之木又美則新芽一發便長寸餘其細如針唯芽長為
上品以其濕潤土力皆有餘故也如雀舌麥顆者拗下枝耳乃
此人不識強為品題予山居有茶詩云誰把嫩香名雀
舌定應北客未曾嘗不知靈草天然異一夜風吹一寸長事詳
論揀擇

荊公送元寧之詩云新茶欲碾香浮乳小盞初嘗味回腴
為一論復大而閒謂一旗一槍此則不堪矣荊公博學多聞豈自
有所指而非後陸之能察也 詩史

茶用鹽豉

唐人煎茶用薑棗茶經詩云茶之為用和以鹽薑又有用鹽者矣近世有用此二物者輒大笑之然漆之中蓋有
用薑烹信佳也鹽則不可未嘗之耳

水辨

代宗時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遇陸羽通謁而坐羽不應
所攜惟二妓三人而已羽命妓取水自煮茶既畢命棄其
器又命妓更汲羽以杓揚之曰此南零者矣使擲然駭服曰某自
南零齎至岸遽正又以杓揚之曰此臨岸者矣使者蹶然大駭
益至半遽正又以杓揚之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隔數里
南零齎舟逆流而上舟敗半懼其到覆之盡神鬼也
李大夫驚愧又曰蔡水第一雪水最下用命吏汲第之

歐陽永叔大明水記

張又新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若他漫流者上瀑湍激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為煎茶水記始云刘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為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為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為第一惠山石泉為第二虎丘石泉第三冊陽寺井第四揭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与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庐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泉第二蘄州蘭溪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庐山招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庐山龍池山頂水第十冊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南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溪水第十四

武閥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十文瀑布水第十七柳州圓泉第十八蘄陵嚴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蘄蚕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十文瀑布好事者或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水品山水皆與陸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耶其述羽辨南零井水惟誤在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為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為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淨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眾水雜聚故次山水

唐子西

閩茶說

唐相李衛公好飲惠山泉置驛傳送不遠數千里而近世歐陽少師作龍茶後亭稱嘉祐七年親手開泉致聚之文始以小團分賜二府人給一餅不敢碾試至今藏之時熙寧元年也吾閩茶不問閩銙要之貴新水不問江井要之貴活千里致水其為

固不可知就令識其已非活水自嘉祐七年壬寅至熙寧元年戊申首尾十六期三潮而賜茶猶微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提瓶走龍猶無數十步此水但茶人以為不濟況遠數千里道趨建安不數日可至故每歲新茶未過三月在京

古詩

集千之采惠山泉詩

蔣山定水甘冷滿其腹泓渟則性方閒隨所寓無往而不可綠苔生石上白雲滿松巔我來採其泉一掬清且鮮語笑金華仙眼明紅綠亦自方回地名紅綠亦自方回地名語笑金華仙眼明紅綠亦自方回地名故人不忘我寄此一甌茶

余襄毛奕論水碑詩

文信國之謂水符

[illegible]公人杰俗也有集編謂知士[illegible]品昭若神明之吾今既謝此但知飲之無多防竟無及棄置為長吁

東山泉

綠岑寒鄰臨石俱圓日刻[illegible]井雪屋書思[illegible]士泉源經江急雨石[illegible]常公知安[illegible]

陸羽茶井

綠石甘泉百尺深試茶嘗味少知音一片[illegible]

王元之

[illegible]茶十二 共六 新聚卷之十二

[illegible]夜泉中月留得先

燕飲部

御宴

羣書最要語　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酒食宴樂漢卦王莽則簡侯毛礼宮酒以黃帕封故謂之黃封酒雜志

前出供御莊杜遠獻夫奄出買金花御廚絲送八珍九味侍臣鶴立通明殿一朵紅雲捧玉皇玉皇親上真御食傳恩光謝九天日月開清晏和誠玉音

鎬京之宴

武王詩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三鎬豈樂飲酒

鹿鳴之宴

成王詩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湛露之宴

成王詩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雒陽宮之宴

高帝置酒雒陽宮上曰通侯諸將毋敢隱朕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略地因以與人同利項羽不然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今陛下反是以故為我禽也羣臣悅服

未央宮之宴

九年淮南王黥王韓王彭王刻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不如仲力今某業所就孰與仲多高上羣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

沛宮之宴

十二年上破布還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飛慨傷懷泣數行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万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為朕湯沐邑

長樂宮之宴

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酒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通為弟子共起朝儀為綿蠻野外習之會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賀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傳警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

賦詩奪錦

武后遊龍門命羣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史東方虬詩先成袍奪錦袍衣之其詞曰羣公度嶽翔鳳乘空彩筆淩雲華美之右莫不擱筆乃就奪錦袍衣之其詞曰羣公度嶽翔鳳乘空彩筆淩雲華美之右莫不擱筆乃

雨中錫宴

太祖大宴雨暴作　上不悅起曰外面百姓正苦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須得此陳設濕得些衆官衣裳但今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宴樂　太祖大喜宮令雨中作樂宮勸滿飲盡歡而罷

賜宴問物價

真宗皇帝嘗曲宴羣臣於大清樓君臣推笑无問忽問近臣曰酒價幾何　上曰安知丁曰臣性者何緣中貴人以買備對　上遂問无能對者惟丁晉公奏曰酒每斗三百　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曰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錢足知一斗

三百二大抵白用詩可爲一時之史 王世貞詩話

誤食鈎餌

仁宗朝王安石知制誥一日當直苑鈎魚宴的村名以金碗盛鈎餌樂盡九上安石食之未盡明日帥宰輔曰去安石誤人也使設不盡也聞見錄

鴛鴦在中書多召西制就第欽宴公閉閤奇留之恩禮若甚權李宗諤賀於門雖下窮出程馬而走後爲修官使恩顧漸深一日召至下宴殿賜酒公辭醉敢強酒公辭醉以酔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從門雖下出金坡遺事

貴花的魚賦詩

冷人幾賦詩

水石歌出於不意多荒無者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詩狀一人忽仆於石上曰數日來聖中永興華進山水石因命賦山遠石頭擦倒明日降出詩令中書給定內部題若與公等當賞

古詩

古樂府

生年未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愚者愛惜費但爲塵與糞仙人王子喬難可以等期

魏文帝

秉燭夜行游逍遙步西園雙飛翼相追隨明月滿清池魚龍潛波躍清風扳衣起徘徊以忘歸

公讌

高枕曲肱寢神明爲我開俯仰遊太虛放志意天地安知其終始

王粲

吳天降曲澤百卉挺威姿嘉木凋零盡獨茂盛冬華芳菲不相貿君子貞固節歲暮彌堅茂

公讌

堂庭芳華樹蕙草夾階生羽爵浮清酒絲竹厲清聲投壺正雅好發矢破的中弦驚徽音曲賓而且悲合坐同所榮但懼年歲暮不稱中心誠願保金石永固如山陵

今日不極歡令情欲何陳願良不可再盛時不可恒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霜仁義行可勗忠孝爲令名何憂不顯揚

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福祚子孫保其祥壽命合天常與福祚同所期

可追

公讌

求日行游戲歡樂誰不然願君在中夜秉燭遊華園朱華冒綠池青龍汎清源飛蓋相追隨輕車迫禽鳥利劍截飛鸞馳騁未能半雙兔過我前仰手接飛鳥俯身散華園

蓋從者爲誰侍中及常山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人起舞進金觴願主壽千金

魚龍爛漫作

寄流波激靈芝揚素輝神仙可交接要我崑崙遊願登閬風上嗽九芝非

安能服食求神仙壽命非松喬

雜詩

曹植

明月皎夜光照我羅床間憂思獨不寐愴愴使心煩

攬衣起徘徊但見清露流翔鴻鳴北林孤獸走索群

公子敬爾儀夙夜不解懈清晨趨西園飛蓋相追隨

朱軒正徘徊綠池揚微波芙蓉發華曜芳草纖柔柯

高枕雲堂上閑房布輕羅放志意所欲何求慶雲浮

公讌

吳天降曲澤百卉挺威姿嘉木凋零盡獨茂盛冬華

芳菲不相貿君子貞固節歲暮彌堅茂

王粲

堂庭芳華樹蕙草夾階生羽爵浮清酒絲竹厲清聲

投壺正雅好發矢破的中弦驚徽音曲賓而且悲

今日不極歡令情欲何陳願良不可再盛時不可恒

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福祚子孫保其

可追

公讌

劉楨

永日行游戲歡樂誰不然願君在中夜秉燭遊華園

蓋從者爲誰侍中及常山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魚龍爛漫作

寄流波激靈芝揚素輝神仙可交接要我崑崙遊願

雜詩

曹植

明月皎夜光照我羅床間憂思獨不寐愴愴使心煩

攬衣起徘徊但見清露流翔鴻鳴北林孤獸走索群

公子敬爾儀夙夜不解懈清晨趨西園飛蓋相追隨

朱軒正徘徊綠池揚微波芙蓉發華曜芳草纖柔柯

高枕雲堂上閑房布輕羅放志意所欲何求慶雲浮

公讌

吳天降曲澤百卉挺威姿嘉木凋零盡獨茂盛冬華

芳菲不相貿君子貞固節歲暮彌堅茂

王粲

堂庭芳華樹蕙草夾階生羽爵浮清酒絲竹厲清聲

投壺正雅好發矢破的中弦驚徽音曲賓而且悲

今日不極歡令情欲何陳願良不可再盛時不可恒

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福祚子孫保其

可追

公讌

劉楨

永日行游戲歡樂誰不然願君在中夜秉燭遊華園

蓋從者爲誰侍中及常山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魚龍爛漫作

寄流波激靈芝揚素輝神仙可交接要我崑崙遊願

雜詩

曹植

明月皎夜光照我羅床間憂思獨不寐愴愴使心煩

攬衣起徘徊但見清露流翔鴻鳴北林孤獸走索群

公子敬爾儀夙夜不解懈清晨趨西園飛蓋相追隨

朱軒正徘徊綠池揚微波芙蓉發華曜芳草纖柔柯

高枕雲堂上閑房布輕羅放志意所欲何求慶雲浮

公讌

吳天降曲澤百卉挺威姿嘉木凋零盡獨茂盛冬華

芳菲不相貿君子貞固節歲暮彌堅茂

王粲

堂庭芳華樹蕙草夾階生羽爵浮清酒絲竹厲清聲

投壺正雅好發矢破的中弦驚徽音曲賓而且悲

今日不極歡令情欲何陳願良不可再盛時不可恒

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福祚子孫保其

可追

公讌

劉楨

永日行游戲歡樂誰不然願君在中夜秉燭遊華園

蓋從者爲誰侍中及常山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魚龍爛漫作

寄流波激靈芝揚素輝神仙可交接要我崑崙遊願

雜詩

曹植

明月皎夜光照我羅床間憂思獨不寐愴愴使心煩

攬衣起徘徊但見清露流翔鴻鳴北林孤獸走索群

公子敬爾儀夙夜不解懈清晨趨西園飛蓋相追隨

朱軒正徘徊綠池揚微波芙蓉發華曜芳草纖柔柯

高枕雲堂上閑房布輕羅放志意所欲何求慶雲浮

公讌

吳天降曲澤百卉挺威姿嘉木凋零盡獨茂盛冬華

芳菲不相貿君子貞固節歲暮彌堅茂

王粲

堂庭芳華樹蕙草夾階生羽爵浮清酒絲竹厲清聲

投壺正雅好發矢破的中弦驚徽音曲賓而且悲

今日不極歡令情欲何陳願良不可再盛時不可恒

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福祚子孫保其

可追

公讌

劉楨

永日行游戲歡樂誰不然願君在中夜秉燭遊華園

蓋從者爲誰侍中及常山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魚龍爛漫作

寄流波激靈芝揚素輝神仙可交接要我崑崙遊願

雜詩

曹植

明月皎夜光照我羅床間憂思獨不寐愴愴使心煩

攬衣起徘徊但見清露流翔鴻鳴北林孤獸走索群

公子敬爾儀夙夜不解懈清晨趨西園飛蓋相追隨

朱軒正徘徊綠池揚微波芙蓉發華曜芳草纖柔柯

高枕雲堂上閑房布輕羅放志意所欲何求慶雲浮

公讌

吳天降曲澤百卉挺威姿嘉木凋零盡獨茂盛冬華

芳菲不相貿君子貞固節歲暮彌堅茂

王粲

堂庭芳華樹蕙草夾階生羽爵浮清酒絲竹厲清聲

投壺正雅好發矢破的中弦驚徽音曲賓而且悲

今日不極歡令情欲何陳願良不可再盛時不可恒

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福祚子孫保其

可追

公讌

劉楨

永日行游戲歡樂誰不然願君在中夜秉燭遊華園

蓋從者爲誰侍中及常山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魚龍爛漫作

寄流波激靈芝揚素輝神仙可交接要我崑崙遊願

雜詩

曹植

明月皎夜光照我羅床間憂思獨不寐愴愴使心煩

攬衣起徘徊但見清露流翔鴻鳴北林孤獸走索群

公子敬爾儀夙夜不解懈清晨趨西園飛蓋相追隨

朱軒正徘徊綠池揚微波芙蓉發華曜芳草纖柔柯

高枕雲堂上閑房布輕羅放志意所欲何求慶雲浮

公讌

吳天降曲澤百卉挺威姿嘉木凋零盡獨茂盛冬華

芳菲不相貿君子貞固節歲暮彌堅茂

王粲

堂庭芳華樹蕙草夾階生羽爵浮清酒絲竹厲清聲

投壺正雅好發矢破的中弦驚徽音曲賓而且悲

今日不極歡令情欲何陳願良不可再盛時不可恒

言君子福所綏願我賢主人與天享福祚子孫保其

可追

公讌

劉楨

永日行游戲歡樂誰不然願君在中夜秉燭遊華園

蓋從者爲誰侍中及常山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魚龍爛漫作

寄流波激靈芝揚素輝神仙可交接要我崑崙遊願

是歲大稔內出金帛賜百官充觀稼宴于士院別
賜越綾百匹委京尹當筵舉相一日宴于異花
亭
王御花馬路香街詔遣追閣前開宇使押從天下去外人知
自日边來臣心淨比淵連水聖澤深於鹽堆繞有異恩頻穫
契已將優礼及鄉枝清簡適尚離禁直晚乘殘照入銀臺
仁宗皇帝後苑賞花釣魚御製詩
晴旭暉三苑鐘開風氣花氣好風來游絲界絮紛行伏蹴蹋
香入酒盃色躍紋波時發動梁樹文禽徇春朝野方无
事故許歡遊作後陪
和
韓琦
花發香宇万朵開瑚與高自九關來輕陰閣雨留天仗寒色韶
春送壽林仙吹徹雲終縹緲恩魚逢餌幾排徊曾參二十年前
會今備台司得再陪
和
鄭獬
華路鮮雲五色開一声清蹕下天來水光碧繞九重殿花氣熏
薰万壽林繞幕煙深紅會合文罕風引綠徘徊蓬山絶景无人
到詔許攀仙尽日陪
和
王安石
蔭幄晴雲拂曙開傳呼仙仗九天來披香殿上留朱輦大液池
边送玉杯宿蒙暖香風浩蕩戲鱗清映日徘徊宠章獨与春爭
麗恩許塵歌岂妨陪
又
詔二府雲輦路晴傳呼万歲雜春声誠歡下伏宮花密映燭全
溝御水清殊藻受風天下晏歸吹浪日边明從容飲燕御得拔香殿字未有對

不与賜燕
歐文公爲光祿卿後苑賞花宴不得預以詩自訟
宮花滿贊紅上林統管宮電催飛來聖澤深於海願堕纓有異恩頻穫
職倒不得召即命直集賢院次預晚宴通水流談
不詩與燕
翰林学士李淑以京官制職超內宴閤門拒之獻詩曰戴了
宮花賦了詩不容電報黃衣兒御筆自題金門去恰似當年下
第歸　太宗聞之即宣坐後遂爲例雖隆人搢館職亦同進
安吉箱牀記
以詩爲戲

時鄭毅夫禦接席顧介甫曰昨宜對大液池故基詩有云披香殿上留朱輦大液波翻投香餌之句介甫頗銜之 復齋謾錄云余讀唐上官儀初春詩云輦出披香殿香清歌酒臺上官儀乃知荊公取儀詩篇謂柳詞耶 西溪詩話

酒

禁釀附

伶人誡和詩雜

仁宗賞花釣魚宴錫詩執政諸公酒禁徒館閣皆屬和徘徊二字無他義諸公進和都皆押徘徊再坐教坊雜戲為數人舉訪於第至一宅觀之至前堂之後問所以曰徘徊也又至後堂東西序亦問之皆曰徘徊也二人笑曰可則可矣徘徊大多 韓魏公別錄

儀狄造酒

昔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乃絕旨酒 戰國策

帝嚳薄

楚宣王朝諸侯帝嚳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帝嚳一日與趙俱獻酒於楚王王王酒重趙酒薄遂圍邯鄲 淮南子

葡萄酒

漢大宛國出葡萄酒 張騫傳 唐憲宗遣使賜李逢葡萄酒九醞酒

漢制以正月日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一名醇酎 西京雜記

漢賜上尊

漢賜丞相上尊庶糈米一斗為上尊稷為中粟為下

酒日不飲

杜康善造酒以酉日死故酉日不飲酒會客詩略

飲酒會

從事督郵

桓溫有主簿善別酒好者謂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蓋州有齊郡平原有華縣從事謂到臍下督郵言萬上

清聖濁賢

魏武帝立酒泉郡有井水色白有酒氣故名本紀清酒百壺 魏書 酒既和旨宴樂嘉賓魚鼈有酒如也 詩 鬱彼北林 酒既和旨飲食君子 詩 鬱彼北林

養老

養老乞言合好事者為之 禮記

養天下孝

順養天下孝祀祈福扶養養老百福之會非酒不行 禮食貨志

齋祿

夫酒食者人之所以養老也祿者所以養賢也 禮記

酒為歡伯除憂來樂

酒為歡伯除憂來樂 傅玄酒賦

酒戒

劉弘字季和督荊州下教曰酒宴之會所以合歡厚義敦崇親友而小人因緣酒過以致禍敗當與二重同其厚薄自今不得分別

洋義對春開

康信酒酸有妙理

鵝兒黃似酒 杜山林竹

兵廚善釀

阮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

白隱善釀

晉河東人劉白隱善釀酒飲者醉不能醒永熙中青州刺史羊鴉賓貢酒之藩逢盜劫酒飲之皆醉被擒因名檢敷西洛陽伽藍記

湯桑落酒

晉宮帝時羌人來獻桑落酒故名桑落酒出焉

乳酒羌人兼葡萄漿獻世說

醍千日酒

劉玄石善飲或飲半千日酒歸醉不醒以爲醉死葬之馬酒者往諭其家共發冢示之至日忽醒而起无恙俚中出有千日酒飲之昏醉輒千日

十年不敗

煬帝造玉壺酒十年不敗龍城錄

待詔樂酒

王績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二升或問待詔何樂答曰美酒三升差可戀耳待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号斗酒学士

著酒經

焦革著酒經革死王績追述其法以爲經又宋儀狄杜康以來著造酒者爲譜

麴生風味

葉法善居玄真觀忽某者部十餘人詣之解帶淹留滿座思酒忽有一美箭傲睨直入称麴秀才年二十餘先白可觀笑指諸公未席上疏曰臣等十人豪陸下器使待罪九卿自非得天下賢聖與之同升則非但無以副陸下領渴而臣等亦自不滿足麴城陸詡者奉世莫登公卿其爲人必爲剛又無虐以爲柔又有立文

雜著

陸詡傳

陸詡麴城人少與董子商君相友善約先貴无相忘已而董子仕太常商君任主爵都尉通顯矣而詡方青州爲從事董商等上疏曰臣等十人豪陸下器使待罪九卿自非得天下賢聖與之同升則非但無以副陸下領渴而臣等亦自不滿足麴城陸詡者奉世莫登公卿其爲人必爲剛又無虐以爲柔又有立文

雅謂猶號為酣儒至逾全身保家佐国安天下則又似謀定後
士往時袁盎相吳王驕目久數陷害二千石盎用其兄子種計
與諸厚善左右張其力得脫虎口以歸此全身之法也太后時
群臣動見侵奪成后與諸侯陳平曰平為相非治事專從諛媚安
太后聞之私獨喜而平得以全其宗此保家之效也何南獻王
脩德為仁義天子不悅王聞日夜与諸儒修其藩臣之義天子不
諸以身下之然上每念諸儒卒以故終而諸侯以靜後以德業位九卿賜爵列侯使間既没二人亦斥疎不復召用云
豈有天禄哉

洞庭春色賦 井引

蘇子瞻

安定郡王以東坡謫居之白洞庭名之白泥疑未名其酒予
德謹行之以餉予武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童龐食之日老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蔵千里於一壺不食而四老人者皓髮於
何艱貞賢王之遠謫詞逸想於其閑次洞庭之白浪限北荊之蒼蘆與佳人而往游勤發騷於風
騷參黄頭之千奴蔽震澤而泯平為銀與樂絡青編陸氏之菅易雲而氷解旋珠零而玉碎
車之鴻吏欽木門之銅環分帝龍之餘瀝挈公子之破慳我洗

盛而起徘徊勝足之捷頑尽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效醉夢
紛紜始如駭蛙鼓包山之桂樹扣梯屋之瓊瀾臥松風之琴縮
脩奉觴之深厚追記於酬酢洗亡国之秋顏慙羅職之罷飛災弭祉之弓鴛斉賦之以授
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蓼矣公子其為我酬之

蘇子瞻

中山松醪賦

始予嘗客於酸棗傳車徒步而夜踏松明以記淺數星宿於昏
曾聞風中之香霧若詠予以不遺覚予而死斤斧於
鴟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高燭之章之紆縈鬱節解而
流香噴椒花其色遠尚樂右之可皆取濾用於桑榆製中山之
松醪救下戻爐之中免分蠻觸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滑於
前熬与黍麥而皆熟佛春声之嘈嘈味甘飴之小苦真幽婆之
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葡萄似玉地之生此非内府之

太史公曰漢興蕭曹以開謀名之臣泥蘇秦張儀之詭辯以取
以毒終而諸侯以德業位九卿賜爵列侯使間既没二人亦斥疎不復召用云
豈有天禄哉

洞庭春色賦 井引

蘇子瞻

安定郡王以東坡謫居之白洞庭名之白泥疑未名其酒予
德謹行之以餉予武作賦曰

吾聞橘中之樂不減商山童龐食之日老其間悟此世之泡幻蔵千里於一壺不食而四老人者皓髮於
何艱貞賢王之遠謫詞逸想於其閑次洞庭之白浪限北荊之蒼蘆與佳人而往游勤發騷於風
騷參黄頭之千奴蔽震澤而泯平為銀與樂絡青編陸氏之菅易雲而氷解旋珠零而玉碎
車之鴻吏欽木門之銅環分帝龍之餘瀝挈公子之破慳我洗

盛而起徘徊勝足之捷頑尽三江於一吸吞魚龍之神效醉夢
紛紜始如駭蛙鼓包山之桂樹扣梯屋之瓊瀾臥松風之琴縮
脩奉觴之深厚追記於酬酢洗亡国之秋顏慙羅職之罷飛災弭祉之弓鴛斉賦之以授
公子曰烏乎噫嘻吾言蓼矣公子其為我酬之

蘇子瞻

中山松醪賦

始予嘗客於酸棗傳車徒步而夜踏松明以記淺數星宿於昏
曾聞風中之香霧若詠予以不遺覚予而死斤斧於
鴟毛效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東高燭之章之紆縈鬱節解而
流香噴椒花其色遠尚樂右之可皆取濾用於桑榆製中山之
松醪救下戻爐之中免分蠻觸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肪滑於
前熬与黍麥而皆熟佛春声之嘈嘈味甘飴之小苦真幽婆之
獨高知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葡萄似玉地之生此非内府之

永禁酌以麻蘇之紋摘鴻以石蠻之霜螯當日欲之錢何吝矣
州之可逃投杜秋而起行龍児童之抑怪望而山之恨尺欲發
裳以游敖跨超峯之奔雅接挂壁之飛徐遂從此而入海酸翻
天之雲海使夫猛阮之倫与八仙之羣憂或研醪而駢脅風雪稼
望而飄揺顛倒白給巾淋漓黄日欲之錢何吝矣
其論脆歌松風於齒牙銷足以賦淩遂而續驚騒也

生酒歌

楊廷秀

生酒清於雪黄酒亦如教酒不如生酒不論秋與春酒只帶燈火氣
生酒不論泉石味石根泉眼浙汲新纔出春風香坐上猪
紅開熊白瑠璃鴨緑鱠玉酸

竹葉酒

宜城九醞酒疏竹葉酒

楚人汉漢水釀酒古宜城春風吹酒熟猶似漢江清若問
在官增歷已平唯餘竹葉數莖生

三朱逐客卧江亭自與田公釀小甕欲嘗已愛竹葉碧不知如
何得蟻浮

韓子蒼

新釀桂酒

擣香篘漉入銀瓶蒲萄漸漬金罍淡帶雨潭收拾小山藏社雁
月到方擣渺行已酒開生及衆把初吻地主尚公爛熳蓼花岸

醽醁流可惜在蓼村

真一酒

米麥水三而已此真一酒法也

蘇子瞻

機雲拔霧得乳泓窓蜂又欲醉先生移垂麥御陰見紫泉
新表青青消號日黃顏紅有量春風入腦散熙攀又問真一東坡
老瓶作青州從事名

郫筒酒

郫縣人剖竹通春釀於筒信宿香達於竹外然後斷之以獻號曰郫筒酒故杜詩云酒憑郫筒不用罌

桑落酒

河中桑落坊取水甚美時取大麦為麴以非水釀酒甚
佳故號桑落酒度信詩云桑落時取大麦為麴清冽甚

洞庭春色

宣定郡十八谷出柑釀酒名香味三樂故東坡詩云天生洞庭春
春盎春玉色疑非酒拂開香浮樂盞光照座

酒器

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
升曰散一石曰虚

爵三足兩柱一流一尾古人飲酒必祭奠而後飲
故爵以象之

山谷詩云竹根實作酌頗似鴟夷知名能點漆閑金
安在指點銀瓶索酒嘗小填瑠璃紅玉盞通流瑪瑙紅李
賀酒罷吟亦罷夢魂繞天涯一日浪傳三百杯子已愁
夏酒不入向秋六年集又斗南北天酒正東西山谷酒酣金

歷代之尊

泰山村虞之尊也山罍醴酒
明堂位犧尊象尊著尊疏
尊全刻牛象之形鑿其背以
三代之器
夏后氏以瑚周以黻商以
金鑒
老耳知止之忠也臣下之勤勞詩六我斯酌彼金罍維人君
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飾為事
象尊者畫飾如人君之尊者取
兕觥見酒門
大斗
周成王行春詩酌以大斗
白獸樽
三爵命名
晉劉表有酒器三大曰伸雅六升小曰季雅五
升
羽觴
王羲之蘭亭序羽觴隨波
舉白
酒船
文選云飛陽堰白盡滿器也
卮
卑卑賢曰得酒飲百酒觴
金巵
前漢百官表執金吾雒陽有武庫
玉連盃
有玉茶牀聚宗女監金雕書畫
妻閒坐設以左右手相酒以飲

盛事書下懃引不絕受饋似楚職東軒筆記

蕉葉盃

東坡云吾兄子明飲酒一蕉葉吾少時未見酒盞而醉今亦能二蕉葉矣志林

斐尾盃

詩見學圃門

蘇鶚云今人以酒巡所為斐尾又云斜斐貧也謂處於座末得酒既倉斐故宋景文云迎新送故尺如此且盡灯前斐尾盃而空天詩三不識尾酒但改斐為盤耳

不好公器

杜祁公享客多用徐器客有面稱孫數曰公實為宰相清貧尔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瓶器陳於前曰衍非之此雅不自好因歎祁公好施亦平不當也家孰記

惜珍器棄不還

胡旦大監出知明州向年董嚴給事知杭州延留甚歡入後館出船待發旦皆上方珍器旦曰人生會合雖得來日能幾幾時可乎又曰珍器豪家貧不可哥略假惜委示裏棄不還以巨盃尺所送至舟中明日不告而去後乃送還 王辰清話

雜著

題魏府藏趙公飲器 朱元晦

趙公飲器魏府藏我思兩公安其葉惟其德克平陵宋其拜手刻古詩

寄崔立之 韓愈

我有雙飲巵銀得宋提黃金塗物象雕鏤妙工倕乃令千里鯨公廚徵斟酌能爭明月擺擲出淵深騁辭花葉

飲部

送酒

何以贈之清酒百壺詩

謝人分銀槎送清醉坡

載酒問字

揚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之遊雄

投醪慨河

晉良吏明府人有饋一壺酒者使投之於河令與士卒同流

飲之大醉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為之死非徒味及之也蕭

石公記

半道送酒

江州刺史王弘欲識陶淵明而不能致乃令人候其舟行遣送酒者始入門弘

故人能通之貧酒與於半道中遣之問明有脚疾使一

門生二兒荃臨與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无迕也

餉酒易水

晉孔嶽祖父為太守令明察過人時有遠餉酒者嶽父子為之

過日餉吾兩壺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果是水或問何以知

之答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求酒送漿

宋臧質在野貽妓太守自廣陵還就質封漿便寄之大

武悉甚攻圍三旬不下乃去

嗜酒自娛

唐元德秀魯山令愛陸渾佳山水乃家焉嗜酒貧無以供僕甚或飢或不給嗜酒閒然彈琴自娛人以酒者皆不問賢

節爲酬飲

詐稱飲酒

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今家人速灑掃今夜潔集先生來有人遺美酒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未甫門者曰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略无怍色国史補

特詩

謝靈中丞送青城山道士乳酒　杜甫

山瓶乳酒下青雲氣味濃香老見分鳴鞭及送怜渠父洗盞亲對焉軍

喜賈大送酒不達更跌而亡之感作

小詩問之　蘇子瞻

白衣送酒猶湖明忽掃從此絕有一先生空須至乎打新開設遠家雖與落寒南海使君今北海定分百觴向春耕

謝人寄酒　陳師已

舊友寄餘味寄書封緘況泥涵眼幻千巢莫從公子後百罪能爲故人束

沽酒

無錢陌我伐木

沽酒不食

孔子沽酒市脯不食

初推酒跡

漢武天漢二年初榷酤酒

開壚賣酒

司馬相如与卓文君開壚賣酒令文君當壚相如与傭保雜作

滌器

青傭酒家

梁布衣備於齊爲酒家傭

便了不沽酒竟奴僕門

叱奴沽酒

劉寬嘗坐客遣婢市酒迟久大醉而還客不堪之叱婢欲笞人視奴疑必自殺頓杖右曰此人也罵言當產孫就寬須臾婢還寬以其死也東視笑

甚馬被吾俱其死也東視笑

千文一斗

李雲未有司酒酒不千文一斗映酒

次人酒債
孫漢傑之叔也嗜酒不治生業之將佔
舡自共謂人曰平常行坐處欠人酒債終
日共酒還
除地酒
吳猛嗜酒每旦輒飲酒數斗常好賒酤酒債家門車馬日
常滿
快飲酒錢
阮宣常步行以百錢掛杖頭至酒店便獨酣暢雖當世富貴而
不肯顧家無儲石之儲安如也本傳
酔鄰婦側
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酔而
便眠婦側夫亦不疑之阮籍嗜酒
無他意
毛伯溫酒
事載江西
劉表之與蒯越蒯良之宴臨去留二萬錢與淵
明淵明送酒家沽酒而還即以錢與之
唐陸次雲湖壖雜記
吾湖多酒家
無論城市
過之悉嘗
王戎為荊州刺史子婦常歸寧戎遣信謂曰慎勿與酒
阮嗣宗公孫文達門有酒壚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酔而
便眠婦側夫亦不疑之阮籍嗜酒
無他意
白公好飲酒
白公好飲酒
白公好飲酒

之樂使士季壽刻之綠陰堂上使後之不及与余同時者得觀焉

設法賣酒

設法賣酒所在官吏遂張樂集妓女以來小民此最為害教而必為之辞曰為民同樂豈不誣哉安得無知之民以漁其財是在百姓為之理亦當禁而官吏為之上下不以為怪不知為政之過且民之有財亦須上之人与之安措而巧求暗取之雖無鞭笞以強民其所為有甚於鞭笞矣 楊龜山語錄

酒肆旗望

今都城及郡縣酒務凡懸酒之肆皆揭大帝於外以青門布數幅為之徽者隨其高卑小大村店或挂瓶瓢標榜軒唐人多詠於詩然其制義自古然矣韓非子云宋人有酤酒者斗槩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縣幟甚高而酒不售遂至於酸所謂縣幟者此也 容齋隨筆

古詩

——

戲簡鄭廣文兼呈蘇司業 杜甫

酔歌行又云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沽竟不復疑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前下醉即騎馬歸頭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頼有蘇司業時時与酒錢

酒肆行

豪家沽酒長安陌一旦起樓高百尺碧疏珍饌會春風銀燭綵幟數上客迴瞻卅風闕五視遊冶四方称觴名已高五陵車馬無近遠晴景悠揚三月天挑花照廻柳拖地繁絲怨管弦急專利古難一酸斯須美初態秦地嶮隣肆何寂然主人无厭足後尊為大偷飲者知名不知味深門倚驅客來稀級醪醴味

苟此也 容齋隨筆

古詩

——

酔歌行又云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沽竟不復疑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前下醉即騎馬歸頭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頼有蘇司業時時与酒錢

酒肆行

豪家沽酒長安陌一旦起樓高百尺碧疏珍饌會春風銀燭綵幟數上客迴瞻卅風闕五視遊冶四方称觴名已高五陵車馬無近遠晴景悠揚三月天挑花照廻柳拖地繁絲怨管弦急專利古難一酸斯須美初態秦地嶮隣肆何寂然主人无厭足後尊為大偷飲者知名不知味深門倚驅客來稀級醪醴味

不移去妓酒徒空擾云云路傍過者那得知

送同年蒲叔獻察院杭州監酒 王畴 文溢

擇之父未調王粲羈棲軍謂言甚苦東北志橫風雲育材幸明仕為賢无令君如何漢酷吏沉此卅山珍薛氏本我酒周官有酔翁倫次第擇都志倘天地兵无時已四海黃巾然資官始操醞具權之飽師人利源一必渾猿波湯无退糜穀費米粮良粲乃酒酔酒禁者律令犯者及其身狂粲乃陷罪傷哉兆舜民炎靈為我后天資英凡仁邦力早雄富漢制仍相循歲賦二千万紹入回已勦弥弁擁武節乘边清国氛雄二百万師隆遇職燕泰仰給倾府庫資費園我勲加敏猶不足返古當何云抗城東南劇地荊湖海郡権利冠天下旗亭麾童闌彼蜂斗筲職卑人多詠擇才哭臣風露氣已肅溪潭裏弥新沙榜却朝泛二吳濱暮汉二南州近年斗粟象雄霜妥汗風変老耕赤猶晴相紛賞茶消幽

午觀魚下輕舸行當收翹楚盛復混鯊新

午醉

徒詩

閒從宗安市家二如来春校頭邀上客花底飛仍郷節有當壚

子應无折券人勧君莫問一酔便還酔

雅源楊家錦新意寫陰雞詩傳国風躰具酔知但啜醪盤飧雜鮭菜那看黼黻君

少年行 杜甫

馬上誰家白面郎階前下馬坐人牀不通姓字鞭指點銀

蒸飲 飲酒

瓶傑酒器

夫豪家為酒非以為禍也而狄公撥劍潤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礼一獻之礼賓生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衆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温再爵而言語斯治和敬貌三爵而容貌既有肥壯以速諸舅姑不躰瑞车酒三行大飲之礼不脫屨而即席酒无量不及乱容日夕不飲者謂之礼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大飲之礼不脫屨而即席酒无量不及乱容日夕不飲者謂之礼號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醜客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酒故君子可以寡

事東土曲 八

可以醜不可以酒韓詩外傳大夫妻治具進大夫原衆飲之以醜算具進陳平傳館厨傳史記書与李陵未嘗酌杯酒食若欲飲也同執傳亦然鳥斗酒同坐天投金——

正可談風月南史秦客至於江陵張南投酣呼兒具紙筆詞甚清水霜書如雪風在階上無家資无供具客位但茵帶杜還聞稚子說有客數柴扉張籍野外貧家遠村中郊客稀主夜雨朝春韭新炊間黄粱主雞肥豚上犯州不須愁乞酒申五里中酵酒親如翁婿雖紅不是春主年茶能散悶手破除万事无過酒狹乃世事來潘達一生惟有酒忘憂第開姊來潘刀霍二向猪羊宰二列口微成醉拍拍酒僕都

子186-233

不飲而好觀醉
後周長孫澄雖不飲酒好觀人醉
進異饌
一會十萬緡
郭子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與朝恩設百置酒於其第一會之
費至十萬緡
非公會不飲
段秀實非公會不飲
不飲為惡客
元結以不飲為惡客
把酒相獻
裴寬字中立治第集賢里野服散髮白居易劉禹錫為文把
酒論書夜相繼累不問人間事
劉伯芻為相
李士訥嘗與親友宴花園中聚落花鋪坐曰吾自有花相伺須
坐具不宜雨事
論擊姦臣
顧少連裴延齡方擅天政忤旨者寡與少連會因錫第酒酣
連撫肪曰時危矣姦臣竊弄陛下威福若不亟去禍必及吾
在坐勸解之
賞錦繡帽
開元中吳人工織錦會賞冬節明日親友問之曰昨來飲會者
何高談至不文猥屢良久曰但賞錦繡頭耳
誤以醯進
唐李景略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醯進
略性嚴恐行酒者復誤飲之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先生不飲酒亦強飲介甫終能不飲公不能強也先以此知其不出閒見錄

仇次與論政無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歐陽文忠所知甘公餘暇諸公皆待以上賓客會陽文忠與一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數日後執政忽謂文忠曰某人文章行義人人所敬獨飲酒一節恐非所宜文忠曰某人飲酒數斗不亂某人飲酒數升不及亂某人飲酒終日不醉某人飲酒不過三爵而已各隨其人不必強同曾慥高士傳

酒仙浴酒魂

張翰先嘗與母及弟出遊獨留廷尉食俄而翰至直入裸浴酒興中來不能拒既慕其志獻酒數斛飲之盡醉入席中飲嫗心惡直主不敢白而但不飲居數日張光去母始知其事略同曾慥高士傳

醉人見誣

郭脩有才李而輕脫夜出為醉人所誣大守詰問脩笑曰張公喫酒李公酔者脩是也大守今你張公喫酒李公酔賦脩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李老之酔為清河丈人方肆林盤之樂隴西公子俱遵路酌之遵斉笑而釋之遵斉中興以為誠事行狀

酒禁

温太真為東宮三卿設酒不置酒禁三卿設五行不盡不得行酒禁自此始

酒禁不行

晉武帝太康之末風俗奢靡貴戚王公以飲酒為事不行酒禁不能自節

酒禁

周武帝建德六年正月三日天青降大赦改元東都賜酺五日天下賜酺三日此蓋慶遇喜也縱使律七十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故漢以賜酺為恩澤令得奉飲酒也酺音蒲注曰正德布於天下而令聚飲為酺或得賜酺起於漢平帝時白通此家載武帝生行酒禁大赦置酒酺五日則自戰國時已如此矣後漢

酒禁

陶潛逢過酒熟取頭上葛巾漉之還復著之

王濛閒王恬家飲酒如何馬粉如此之甚濛曰酒正使人喜耳

酒禁

游酢歐見六月門

仙浴酒魂

張翰先嘗與母及弟出遊獨留廷尉食俄而翰至直入裸浴酒興中來不能拒既慕其志獻酒數斛飲之盡醉入席中飲嫗心惡直主不敢白而但不飲居數日張光去母始知其事略同曾慥高士傳

醉人見誣

郭脩有才李而輕脫夜出為醉人所誣大守詰問脩笑曰張公喫酒李公酔者脩是也大守今你張公喫酒李公酔賦脩云事有不可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李老之酔為清河丈人方肆林盤之樂隴西公子俱遵路酌之遵斉笑而釋之遵斉中興以為誠事行狀

酒禁

温太真為東宮三卿設酒不置酒禁三卿設五行不盡不得行酒禁自此始

酒禁不行

晉武帝太康之末風俗奢靡貴戚王公以飲酒為事不行酒禁不能自節

酒禁

周武帝建德六年正月三日天青降大赦改元東都賜酺五日天下賜酺三日此蓋慶遇喜也縱使律七十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故漢以賜酺為恩澤令得奉飲酒也酺音蒲注曰正德布於天下而令聚飲為酺或得賜酺起於漢平帝時白通此家載武帝生行酒禁大赦置酒酺五日則自戰國時已如此矣後漢

藍尾酒

白樂天元日對酒詩三盃藍尾酒一樂天元老過它他藍尾酒舊說飲酒者最後舉盃則舉坐大笑今俗飲酒以最後盃為藍尾酒蓋本於此劉夢得詩舉盃先勸滕牙錫新楚虞時記云服牙者取其盤而如服形也而藍尾之義殊不可

曉河東記載申屠澄与路旁茅舍老父媼及處女獲火而坐媼自外挈酒壺至曰此君冒寒且遠一杯證因揖孫曰婦人白主人翁即必溶當壚盖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監飲者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監飲者謂最在後飲也葉少蘊石林燕語云唐人言監飲者

盛府階に來賦す　白居易

綠水青山枉入圖　雖有笙歌不堪聽
中年已後慵於事　老大那堪別遠客

白敏中

小童追客勸　牛飲自忘歸　醉倒山公事　高吟謝客圍
盡新秋興興　共對月光輝　不及相思夜　千巡未覺稀

白居易

依韻和元宵

良宵甘不寐　無以慰留連　細雨燈花潤　春風柳線牽
歡聲喧戲鼓　清賞寂歌絃　但說無人事　紛紛莫憶前

孟郊

孟郊與鄭勝問令園召集宴喊已來作詩

會賞新花

和

近知雅會名賢集　有客從其各任真　暗惜芳菲春已老
閑夜即邀明月到　不辭盃酒興相親　莫言白髮無人愛
且喜青山見我頻　更待來年花發日　重來攜手賞芳辰

范酔夫

賢者規模異所聞　主盟文酒實難群　既屢守從簡為真雅
疎不慢貧免事煩　醉客未歸都將試　貴來務在同忘欣相
照清約猶能化後人

和

姜夔敬賞大隱小洞天流水淪心忘味清陂充
實不知貧富貴然後歡樂貴三壽優游與琴尊
狀論官猶不免　和酔公自嘆會詩

洛下衣冠盛會難　相於小飲任天真　隨家所有皆可樂　為是
司馬君實

微誰笑貧不待盛壺方下節只將佳景使賓留
淺深叢竹難依主　一任閑人自在遊

詩話

醉紅裙

東坡謂辯退之詩長安飯富兒盤饌羅羶葷醉紅裙至云艷姬踏歌舞清畔射劒戰則知此老不中與復深
淺西清詩話

一客傷飛寶

李定安元獻公之甥文亦奇欲預賽神會而母之致與大獄薛奎前詩云一客不得食覆盃傷飛寶安也詩話

識不常設燕

陳恭公知揚州陳少卿亞白近作一謎四不脚子直上四不脚子直下經年屢設不嘗下若下時不是風起便雨下公未曉亞
白乃待制驪上秦淋雨或宴會即陰值雨也俗號雞鉤
語者以下飲酒

陶白著儉不同

張文潛云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酒而況必欲美酒乎
其所与飲多田野樵漁之人班坐林間所以奉身而悅口腹者
蓋略矣白樂天亦嗜酒其家釀黃醅者數種未熟輒開嘗之
有綠竹憧奴之奉洛園小水風物甲天下其所与游如裴度劉
禹錫之徒皆一時名士也夫欲為元亮則窘迫而難安欲為樂
天則情足而難成吳德仁君二人之間真所謂各適其適而
如白真於達則正有之若非賢哉儻陰求詩

陶潛

飲酒

清晨閒扣門倒裳往自開閭子為誰与田父有好懷壺觴遠見

燕飲部

罰飲　酒令

君書要語

觴其不敬者周禮司儀賓主酬酢也鄭然宴用
爵色　凡此飲酒或酢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
酢不酬不酢反恥式勿從謂无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
醉之言俾出童羖三寸不識矧敢多又實之初筵

[illegible]明當罰一子已洗酌玉舟[illegible]皆深色亦不辭杜
快須飲此勿復辭何用區區校醒醉　坡好詩要顛狂和刻燭
腰須健莫就枕頭

古今事文類聚

揖遜而飲

子曰君子无所爭必也射乎揖遜而升而飲其爭也君子

揚觶而酌

智悼子卒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黃入寢酌曰
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而飲之悖趨而出[illegible]調
平公呼而進之曰書奏者小公或開子是以不与尔言尔飲曠
何也曰子卯不樂之[illegible]李斯注云桀紂以甲子日亡故不樂知悼子在
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illegible]疾[illegible]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
飲之也[illegible]典[illegible]尔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
君之疾是以飲之也[illegible]言調飲當比[illegible]尔飲何也曰書比[illegible]
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illegible]知防是以飲之也[illegible]公曰寡人亦
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illegible]沈而揚觶公曰如我死則必无忘斯
當也遂飲之杜[illegible]

浮以太白以平[illegible]

魏文侯与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
文侯不盡公乘不仁拿白[illegible]若也[illegible]

違令乘酒

齊桓公置酒令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而棄其
半公曰何也曰臣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与其棄身不[illegible]棄
酒乎公曰善[illegible]

酒令起東漢

古者酒令名起於曰波起於東漢橋白波賊知帥卷故酒席言之
以快人意事始

習字令

後魏孝文帝會羣臣酒酣帝拿起曰三橫两二從誰能解之
賜金鍾越城王[illegible]曰此是習字也[illegible]

[illegible]令史[illegible]

君後爭令

元相公在浙東宴[illegible]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傷公猶十
餘[illegible]作十雜詩以訣[illegible]

薛濤改酒令

高駢鎮成都命酒佐薛濤改一字人令曰須得一字象形又須送
韻公曰口有似没來斗濤曰川有似三峰據公曰案门一條曲
濤曰相公為西川節度命使一没來斗至於勞酒佐有三條據
内一條曲又何足惟丁井晦芝田[illegible]

雜名以下作酒令

招手令

亞其虎雖地門不掌曲其根調指也[illegible]
大指也以鉗鼓者玉杖之勞鉗鼓頭指玉杖中指也[illegible]皇甫嵩

杜二分潛虬无名指也子高潛虬子奇兵小指也死其三
洛雷鞭其腕也上其手關潛虬子奇兵小指也死其三
事見畫生前有限盃共成一飲白七十歲各醉三万六千場被
詩話

酒令第對

唐人飲酒各為令以侑觴其變不一樂天所謂觥籌交舉
史韓愈長慶人也觥籌有人令云馬
後以為酒器觥大也籌算也
之只用數通無能處處作令必須令窮經
成均一可謂求也渡東坡亦不可多得也
乃有一二字令詩之此
學

孔常山公城頭堆設傳花盛帝上頭舉觴於子乃
知酒禮頭為魁其來也久東皇雜錄

飲酒

甘酒食用藍製字千飲酒始其者亦小物也
本草甘酒嗜者未或不士五十之飲致疾酷者子
室府細巫風劉寘之初為温二甘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又曰
既醉以威儀賓之初筵温温二甘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又曰
我鼓二是要歡歡二是樂飲歡二是燕飲二是酣飲二是醉止威儀反
建酣者也宴飲既醉以後二貞既醉止威儀反
生時酒量不及乱語皆之飲酒有指護品開酌百七以為度者有
者有時酒量不及乱語皆之飲酒有指護品開酌百七以為度者有
資緣仁令石之飲以火能之飲似有數促剖淡而為盛甘柳文
謂曰誰能更拘束牖下謝有恭酌飲三百盃甘
三盃後小阮酣後發顏狂奉我酣都不知仙蓋紅綠眩坡不醒

甘歡

本濟甘酒嗜者亦小物也
室府細巫風劉寘之初筵温温二甘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又曰
既醉以威儀賓之初筵温温二甘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又曰
我鼓二是要歡歡二是樂飲歡二是燕飲二是酣飲二是醉止威儀反
建酣者也宴飲既醉以後二貞既醉止威儀反
生時酒量不及乱語皆之飲酒有指護品開酌百七以為度者有
者有時酒量不及乱語皆之飲酒有指護品開酌百七以為度者有
資緣仁令石之飲以火能之飲似有數促剖淡而為盛甘柳文
謂曰誰能更拘束牖下謝有恭酌飲三百盃甘
三盃後小阮酣後發顏狂奉我酣都不知仙蓋紅綠眩坡不醒

聚酒積麴

子產如晉公孫朝好酒朝之宰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由者
之令飲酒於人單古其流本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由者
猶蜀黍秫
平原君夜飲燭滅有美人求去君引
燕客援而絕其纓為子於席梵去
鄭伯有嗜酒為窖飲酒室飲而絕纓為子於席梵去
柏公來飲以火能之沃御酒以
進熱啜
趙襄子每代王飲陰令厨人曰即酒酣以往漿啜史張嚴陳
能飲一石

威王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御史在後恐懼俯伏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嘉客髡奉
觴上壽不過二斗若朋友交遊又不相見久別卒然相遇歡然道故私情相飲可五六斗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六博投壺相引
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此可飲八斗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
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以
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史記

日飲無何

漢爰盎迁吳相盎兄子種謂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奸今絲欲刻
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劒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說
王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其計吳王厚遇盎

史舍歌呼

曹參代蕭何爲相擇郡国吏謹厚者即召除爲丞相史吏言文
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
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醉酒度之欲有言復
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口相舍後園閒吏近舍吏日飲歌呼
從吏恚之無如何迺請參遊後園聞吏醉呼乃反取酒張坐飲
大歌呼与相和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參不治事謂窋曰女
歸試從容問乃父曰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安天下窋
歸而諫參參怒而笞之至朝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高帝与何定
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
曰善君休矣本傳今山林休息

灌夫罵座

灌田蚡爲丞相娶燕王女爲夫人詔宗室列侯皆往賀魏其侯
貧夙與灌夫俱酒失過永相永相今者与夫

饒曰無多酌我我延酒狂來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
也坐者皆屬目卒十之酒酣樂作長倩少府擅長卿起舞為沐
猴与狗鬬坐皆大笑嘗饒不悅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煥然富貴无
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
哉因起趨出勃奏長倩少府以列卿而沐猴无禮不敬上欲
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延解本傳

裸袒而飲

孝靈崩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令与人飲酒輒去衣露形為戲
崇良論洛陽令郭珍家巨億每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羅穀披
之裸袒其中使進酒同上

以聖賢命名

魏太祖時禁酒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聖人清酒為賢
人魏略

醉後飲殺

孫權既為吳主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起權大
怒手按劍欲擊之刘基抱權諫翻由是得免權因物旨今酒後
言殺皆不得殺也吳志

強使多飲

孫皓每饗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升為限雖不悉入
口皆浇灌取盡亦飲不過二升初見礼異時常為裁減
或密賜茶荈以當酒至於寵衰更見逼強輒以為罪又於酒後
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辱發摘私短為歡笑吳志

針驗醉醒

刘表敬大針於枝端客有酒輒以驗之驗醉醒也典論

酒五百斛

吳鄭泉字文淵嗜酒每云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
置兩頭反覆飲之懽即住吹者臨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

時中聖人

徐邈字景山仕魏為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飲沉醉趙達問以
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怒難于輔進曰醉客謬酒清者
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偶醉言耳後文帝幸許昌問邈曰頗復
中聖人否邈曰昔子反竭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
不能自懲時復中之帝大笑曰名不虛立

得酒中趣

孟嘉好酣飲飲多不亂有温閒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
未得酒中趣耳本傳

得一老兵

謝奕嘗過桓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无狂司馬
我何由得相見奕遂與酒就斤事引温一兵師共飲曰失一老
兵得一老兵亦何所惜温不之責本傳

劉伶酣醉

劉伶縱酒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棟
宇屋室為褌衣諸君何為入我褌中世說常東鹿車攜一壺酒
使人荷鍤而隨之曰死便埋我

畢卓甕間

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夜至竊開甕取飲為掌酒者所縛
旦視之乃畢吏部遂引卓入宴於甕側致醉而去晉諸人曰給
酒滿數百斛船四時甘味置兩頭左手持蟹右手持酒盃拍
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

倒著白接䍦

山簡字季倫為荊州時出高陽池大醉而歸人歌曰時二龍騎
馬倒著白接䍦

居丧饮酒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座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座曰明公方以孝理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於公座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步兵校尉缺厨中有

骑马似乘船

阮咸醉骑马歌倾人皆指而笑曰阿宅子骑马如乘船行波浪中

群豪共饮

诸阮皆能饮酒咸至宗人间共聚不复用杯觞斟酌以大盆盛酒圜坐相向更饮时有羣豕来饮共酒咸直接去共上使共饮之

玉山颓

嵇康醉倒如玉山之将颓

道间酣饮

袁粲未为丹阳尹尝步径白杨郊野间道遇一士大夫便呼与饮酣明日此人谓被知频到门下求进粲曰昨饮酒无偶聊相要耳竟不与相见

饮诸将醉酒

晋羊祜镇荆州每与吴人交兵抵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尝解饮进诫诸之策者辄以醉酒使不得言

不如一盃酒

张翰杜心自乐不求当世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时人贵其旨

披发裸形

晋王忱字元达坦之子也性嗜酒一饮连月不醉每曰三日不饮便觉精神不相亲媚少常有惨恨乘醉屏之婦父郗愔与

客十餘人連臂披髮裸見而入統之三匝而出

酒泉太守

晉有羌人挑釀字世芳充監酒泉郡中好言王者以正之事常云九河之水不足以為新豢七澤之酒不足以為清麴嘗不足以為甘蔗漿不足以為美酒以郫縣鄧竹筒盛酒浸漬鹿角為煎調將賜美酒以郫縣鄧竹筒盛酒浸漬鹿角為煎調將賜美酒池故使芒羌不復呼渴面辭還酒泉太守地有清池其味若醪羌人聚飲池邊掬而飲之醉者數百人羌人頭其可畏

劉欽不飢

華陰劉欽至石餘不飢常整其衣冠號曰華陰劉生

酒名糟丘

陳暐子酒兄子表致書及暐曰吾有糟丘酒子表少讀詩書以為非吾以不飲為也暐伯仁德好一五十餘年後以飲酒

三升可戀

王績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者五斗先生傳武德中詔徵以揚州六合縣丞待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升君弟名靜為武皇子牛謂曰待詔可樂者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為薄耳良醞三升差可戀耳牛笑而已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三升良醞未足以繼王先生判曰給汝待詔一斗時人號為斗酒宰士自觀中以家釀趨時太樂有府史往往竊易之太樂丞厭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三請曰此中有深旨士莫能測天下所安不聞莊周蝶栩栩然胡蝶也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胡蝶與周孰夢孰覺今予之夢為胡蝶耶胡蝶之夢為予耶予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能飲辨

王充

文王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聖人胃腹小大與人均等若飲千鍾宜食百牛能飲百觚則能食十牛使文王身如防風孔子身如長狄文王孔子率禮之人垂聖後世豈千鍾百觚耶約車行酒以為林騎行炙三十日為一夜按約以酒為池因謂車行酒以肉為林因以為騎行炙耳或是覆酒漬沈於地因以為池陸賈新語曰武帝問色无度王公貴人競以酒色相傚而王愷石崇甚惡使美人行勸客飲不盡殺美人有數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酣復令美人行勸客有醉欲起更衣者輒殺美人凡殺五人坐上莫動大將軍霍光在中央獨不飲自若光素不善魏郡樂成王聞之引首欲復就東謂之曰飲以樂耳何為怒立殺數人乎於是光乃更飲以樂為度王公貴人慙以酒色无度王公貴人競以酒色相傚而王愷石崇甚惡使美人行勸客飲不盡殺美人有數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酣復令美人行勸客有醉欲起更衣者輒殺美人凡殺五人坐上莫動大將軍霍光在中央獨不飲自若光素不善魏郡樂成王聞之引首欲復就東謂之曰飲以樂耳何為怒立殺數人乎於是光乃更飲以樂為度

晉張華博物志

晉武帝問色无度王公貴人競以酒色相傚而王愷石崇甚惡使美人行勸客飲不盡殺美人有數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酣復令美人行勸客有醉欲起更衣者輒殺美人凡殺五人坐上莫動大將軍霍光在中央獨不飲自若光素不善魏郡樂成王聞之引首欲復就東謂之曰飲以樂耳何為怒立殺數人乎於是光乃更飲以樂為度

晉張華博物志

晉武帝問色无度王公貴人競以酒色相傚而王愷石崇甚惡使美人行勸客飲不盡殺美人有數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酣復令美人行勸客有醉欲起更衣者輒殺美人凡殺五人坐上莫動大將軍霍光在中央獨不飲自若光素不善魏郡樂成王聞之引首欲復就東謂之曰飲以樂耳何為怒立殺數人乎於是光乃更飲以樂為度

晉張華博物志

自勉建於朝雖時遇猛烈不敢稍侵然人猶其家風贊曰
七介狀事之言不愉溷而實生瑤孚以觀孔樂講仁義也烏有
男女亡班畫夜雜襍公然飲而反以為樂孰此簪餘所以知
中山之亡夫求嘉之亂又驗宴而漫沉君臣捐一知以此相徵
豈以淇俗之故忍忍君乱之若者鄭鳥吁樂哉而素氏出於其門
獨然其孚乎礼楚也不污君子哉

酒德頌　劉伶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庭八荒為
庭坐則操巵執觚動則遺形骸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
士乘輿而入鹿幕天席地縱意所如行

直壑吾既恋醉鄉之文詞而又喜良臣之烈思織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无所拯吾猶張之況文与行不失其世守深然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是行姑与之飲酒

晉東皐子傳 陵

子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士不能飲元在子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舉盃徐引則子謂中爲之浩二焉落二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客開君未嘗一日無客二不至未嘗不置酒天下之好飲亦無在子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无憂我則无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前則子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書盡善樂若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醉酒以飲客或曰子與病而多書盡樂不飲而多醉酒勞已以爲人何也子笑曰病者得樂吾爲之休輕飲者困於酒吾爲之酣適蓋專以自爲也東皐子

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往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珠可恋耳今猶南法不禁酒子既得良酝月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產薏苡循梅五太守閻傻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皐子矣然東皐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曰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若予者乃曰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腹中矣東皐子与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須刻死日自爲墓誌予蓋友其人於千載或疎幾焉

飲酒說 蘇子瞻

陶潛云但恐多乖誤若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愛說故然世人言醉時是醜時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盃數与刻諧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能飲百盃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盃然醉輒高臥手而語亦温謹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淡然与平時无少異

若僕者又何其飲一盃而醉二味与數君何異分尤所羞耳

夢遊賦 何謂英甫

不宿食以晨飲困鍾盂以沉緜水飲書畫而高臥倚巾而横枕又乎酒適乘腸神遊異方睡生恢古惱然如狂走瞰鬼以窺役諒不任於呼吸俄振河而倚濆乃若舟而坏斛倒思慮之窟宅見蛟龍之委伏猶胃腸之不潔自宴飲而未足由暴舂九江走五湖手未脫於幹進心不息於踏見波漸竭而百川如絲岸益高而底然神栝腹慷忼而未竟骨爆然而不濡舂至大澤莊然連蜷蓋尔啓齒而吾喜未盈斛而未幾俄見崖決百靈藉首乞留滯吾腹水充盈汝爲我順竭於浩渺奄滴瀝而无遺瑶宮貝闕尽列乎地三山赤城可以步至鯤鰓噏喁相煦以明大鵬鶱擾盤踔四顧煉洞恍然興情此情河苦來吾所知恨蓼海之可盡不足充吾之所思周遭有截塊然埳塠水府万

族咸呼帝閽帝且不聞吾欲未竭方將索隨侯朝耿恭問麦母以何在訪舒姑而從從辨琴父於洞上弔相如於臨邛高詞已盡六腑如煮遂日斜眼悲效虞詡器枯腸已琴指頭沉吟甚深以吾此日之一夢見百古不足若之心

古詩 對酒 李白

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地若不愛酒地應無酒泉天地既愛酒愛酒不愧天已聞清比聖復道濁如賢二聖既已飲何必求神仙三盃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飲中趣勿爲醒者傳

將進酒 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尽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復来宜寧牢牛兒為滌盡一
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
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古來賢聖皆寂
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
何用言少錢徑須沽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
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飲中八仙歌　杜甫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
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万錢飲如長鯨吸百
川銜杯樂聖称世賢宗之潚酒美少年客脫白眼望青天皎如
玉樹臨風前蘇晉長斎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
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張
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
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唐李適之罷相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若問門前客
應須為酒來

客今朝我不來故子美詩蓋用此云

絶纏歌　李涉

楚王宮裏女能歌百囀清聲滿綺羅玉顏艷色正當時一笑相向酒
盞頻聞道羅衣半醉春夜寒絶纓辭帶為一歡
君王赦過不之罪暗中珠翠鳴珊瑚一始愛賢不愛色玉臺買笑
誰能識果却三軍全社稷

謝安聞喜二兒絶句　黄魯直

黄閣喜名友聞此篇大驚以問謝氏兄弟林
酒相失為潤屋之身入醉鄉无畔岸心与歡伯為友朋更聞罵座客最適平未
未晴真到可去游興有一日不吟詩任克念作聖憲其常
欽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
我傾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復醒古來賢聖皆寂
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日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謔主人
何用言少錢徑須沽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
酒与尔同消万古愁

飲中八仙歌　杜甫

知章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
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興費万錢飲如長鯨吸百
川銜杯樂聖称世賢宗之潚酒美少年客脫白眼望青天皎如
玉樹臨風前蘇晉長斎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詩
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張
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焦遂五斗
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唐李適之罷相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若問門前客
應須為酒來

客今朝我不來故子美詩蓋用此云

絶纏歌　李涉

楚王宮裏女能歌百囀清聲滿綺羅玉顏艷色正當時一笑相向酒
盞頻聞道羅衣半醉春夜寒絶纓辭帶為一歡
君王赦過不之罪暗中珠翠鳴珊瑚一始愛賢不愛色玉臺買笑
誰能識果却三軍全社稷

謝安聞喜二兒絶句　黄魯直

黄閣喜名友聞此篇大驚以問謝氏兄弟林
酒相失為潤屋之身入醉鄉无畔岸心与歡伯為友朋更聞罵座客最適平未

不知此亡弱於滿者往往以猛吮為例漸南陽亦何恨於死耶

淺酒曰嚾

公燕公繼張若雨打一段公人必曾嚾酒狀後繁此等人淡酒之嚾來作此音字多高聲虛文士亦或用之注云格詩謂其淡酒嚾石林燕語

醉歌自貴

東齋小錄文仲嘗飛騎以酒往每醉輒勾當曰余愛老人之賊酒以訓人不然前功棄二十

醉歌戚

謝無逸詩如此二字皆俚語克敵宋可保爭當飲不辭醉歌下小酌見若相歡意又如有北魏下小酌見若相歡意又如游於藝之間又豈不樂不書此格言酒不可持如散才以持酒以之持不以畏德遠之有那計

醉人

晉書良吏

劉公幹為山陽令王粲傳謂曰作縣若日食一升亦臭飲酒

北齊書山伯眼興十五

子雲感秉後醉十人臨喪於坐復作駢

子跨馬此生斷酒不高

酒人生閒

不以滿縣

陳公子完奔齊桓公為正卿辭使者二正於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不敢桓公曰寡人與子有言矣子不飲酒將何以繼之對曰臣聞之以君之禮勸於臣臣飲不過三爵以臣之禮勸於君君飲不過九爵過九爵不見賓客之禮也

孔叢子

孔子生昏酒過度或之曰何為不見賓客孔子曰朝家燕飲日月之蝕則伐鼓用幣於社於廟於門救日之義也

忍斷杯中物

宣和畫譜十五

唐希雅善花鳥學徐熙而變其法作折枝果實蟲蝶草蟲皆精妙其畫有忍斷杯中物一卷

蓼無布鞋

孔叢子昏酒過度或之曰何為常紅

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堀然復醉

欲言即飲

唐陽城爲諫議大夫八年未肯去方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醉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牀中或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

帝戒其飲

石延年字曼卿　眞宗曰朕知卿有才矣但聞卿好飲酒恐醉不能了事延年曰臣非好飲酒蓋以自釋耳然臣雖醉其於臨事愈於不醉之人

友戒其飲

張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滑州日飲酣酣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賀客適先生過縣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學生疾乃爲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妻君能毋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讀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舉酒終身未嘗至醉

雜著

斷酒誡

蓋神明智慧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通於常理好欲安於自然吾以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於是推金鑾碎玉椀破兕觥捐觴擲斝

家誡

夫酒所以行禮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爲害不可不慎是故賢聖

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避酒禍也先王之禮一獻之飲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避酒禍也先王之禮一獻之飲賓主百拜

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爲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稱父戒以辭之敬仲辭君而況於人乎爲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又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所屬下坐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示有過而已無使多也徙席更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酒誡 并序

皮日休

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枕之餘地日醉七居襄陽之河湖以舟載醉酣一縱往來湖上過與乎酣民於戲吾性至若而嗜於此其亦爲聖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醒曰酒民於戲又何必剖竹之殊矜黜之座也爰陽元侯聞醉士酒民之稱訂皮子曰子耽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及予曰酒之道豈止於充口腹樂悠戲而已哉甚則化上爲浩溺化下爲凶酗是以聖人節之以誥訓始尚有上爲溺溺所化化爲亡國下爲凶酗所化化爲殺身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路酗舒而亡翼其一時酒爲晉所殺慶封易四而既飲則闔朝遷戮伍舉嗜酒尚閽爲邑舒之僕過紀吾不爲甲樂高醉酒而信內卒致於陳鯈氏德俟飲于稽山至大夫所惡嗚呼吾不賢者胡能遠酒尚閽爲邑舒之僕過紀吾不爲也又焉得保寧爲靜乎保靜爲嗜乎不爲靜中遙遙乎不爲酣酣之波乎既溺酗禍作於心得不爲憂作乎鄭伯乎樂高乎備侯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歐以爲誡之所云非其全真無能我醉不醉於人

北酒

陶潛

居止城邑酒壚四開北坐止高樓下步北廛門舊好味止園

食物部

飯　粥　糜

墨莊漫錄　頴濱老人論食飯氣也謂食飯氣也謂食飯氣也說文水澆飯曰飧通俗文飯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民之質矣日用飲食人所一日不可闕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嘻尔汝與之行道之人非受嗟蹴與之乞人不屑也告子八政以食爲首自非忘情一以不講食則飢人爲臣炊雕胡之飯和以雁羹雖肉糜就文膳夫加以珍羞重以芳香嘗之者未有不快也記禮之言來者用快也禮徵於夏而吹羹爨於商而吹虀

詩句　飯抄雲子白杜新炊間黃粱杜

飯抄雲子白杜新炊間黃粱杜

飯抄滑喜雕胡飯杜粥擣紫玉粳冰浮於蔗漿杜客駐蹄入言我止酒杜粥不知何物可以療飢

古今注　黃帝始煮穀爲飯蒸穀爲粥周書又士冠有簠簋火食古史考

墜馬飯中

子在陳絕糧從者病十五孔子危於陳蔡從者七日不食子貢以所得糴米一石爲顏回仲由炊之於壞屋之下有灰墨隨飯中揚而食之子貢自井望見之問曰仁人廉士窮改節乎於仁廉哉子曰吾將問之召顏淵曰昔者文王拘羑里人

豈或啓佑我哉子炊而進飯黍將熟烏劉曰有炭黑薦飯中欲
置之則不潔炊棄之則可惜回即食之不可祭也孔子曰然乎
吾亦食之家語

蔬食而樂

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食我以礼

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礼

二旬九食

孔子居於懸鶉衣十年二旬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之
裘

一簞食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殺雞爲黍

衛孫文人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

黍飯炊粟

子與與子桑伯子桑伯子桑飯炊粟而食之

莊子

惡人嘗食

趙宣子食靈輒人也之嘗食盈餘也詳見衆惡門

戒二子食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與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子閒
二子從之不釋皮弁而與之言二子怒

不食嗟來

齊大饑黔敖爲粥於路以待饑者而食之有饑者貴家狀捽衣
於其前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
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日不食而死曾子聞

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食脫粟飯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地見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拾取之
既而還擲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
寧讀如故歆廢書出觀寧割席與坐曰子非吾友也

食粟而已

晉文九人同食粟而已長食粟而已

適粟而出

子列子窮有飢容有人以告子陽君使官遺之粟子列子出門再拜
而辭將入又再拜而與之粟子列子入坐持其粟而笑曰知我者謂我貪
而與我粟罪我者以我貪而與我粟不知所以罪所以非我者

不食之食

伍子胥將適吳於途中乞食於溧陽瀨水上有婦人擊絮於濯
見子胥飢而食之子胥既食謝婦人曰子勉之我將爲王滅吳王不許
反而投水中以爲飯不欲令婦人發其處

勿餐妾

孫叔敖年冬五歲出采桑

以飯牛聲

商賈坐販賣至今而監仁出入面而食之

食糟於市

齊桓之人林公三日乃得免至齊市於市食糟

食數日當長悉之乃衆從得

食信食時住不為具食信亦知其然竟絕乃到城下諸毋漂有一母見信飢為設食信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毋毋怒曰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

老尚善飯 見老門

不食能使

東方有士曰吳雄自將有適而餓於道狐父之盜人丘也見而下壺餐以餔之安所自而後能相一日子何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見君餓不忍此亦隱曰吾等貧賤是以主人以貧賤遇之固其宜也當何以報吳志

僧過一飯

薛宣字贛鴻高陵令湯沐櫛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遵持郡短長及宣視事游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審以手書曉之湛即時解印綬去

宣宣授書綬亡之游得機亦解印綬去 事類十六

進麥飯

王郎起光武至南宮遇大風雨引車入道傍空舍馬冀抱薪竈中燃火光武對竈燎衣冀進麥飯更飯兎羹

飯各有異

至雄為冀州刺史常食乾飯○司馬莒為太尉常食湯飯○李固為大尉常食麥飯出漢書

珍饌俟毋見曲子門

有時絕粒

范冉所至輒有明絕粒閉門謝之云皓中小疾范史蔡益日

生魚范來業

与語忘食

尹敏与班固相善每相与談常晨不食暮即至其夜談以

食於後晚
孫盛雜記謂殷浩談論對食舉匕箸擲屋上鳥雀
者數四至暮忘餐於坐竟不定口食之名
食糗瓜飯
宋陳造少為縣吏毋好食饘底飯須花椒帶一襲每煮食輒
錄其焦於毋
毋為設食
湘州刺史王忱嗜安石引觴順之為設食唯枯魚菜茹景之曰我不能食
郎虔曰卿之為設食唯枯魚菜茹景之曰我不能食
毋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景之曰卿過於享孝悽我非郭林
宗
不過兄飯
宋王偁東都事略曹彬傳一飲啖可兼數人出帥長安錢穀甲
寧有之承對曰臣生遭飢饉
召見上曰聞卿為吏不過從兄飯
喫粥薛聞之飯土汝不能見錢
陽城為道州日減米二斛煮一大鍋置坏杓道上共食之大抵
不暇擇美惡食
唐乾符中有家士尽精勁善線衣元伊極口廢之欲嘗謂門僧
聖劇曰凡以益炭炊飯元焚今熏漉之入鍋火方可入棗不然猶有
煙氣難餐及大笼先陷漉沥取出剝尽皃仲數人当聖劇同煮
潛伏山草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退徒步往河橋道中小店買脫
菜飯於上杯同食美於粱肉當笑曰此非鍊炭所炊但憨醜无
對曰無鹽女談
衣冠而食
張文定公安道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賓暑月与其壻王鞏同
飯命鞏撰帶而已杉帽自如鞏不敢公曰吾良布衣諸生耳
進粥三叫

郭林宗當止陳國問李元禮曰吾子德公知其賢德公求共住
房以供給湯掃林宗留不住夜中命駕林宗一聞怒而詞之
曰若明德公賢長者收恤使沙不可食以林宗一聞地德公更進粥三進
心遂改容之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舉元駕入鄭宋師敗績
公乃知子之
後漢書

晉書帝嘗夜食蒸餅甚美因敕尚食恒以此時進之
嗚呼尚矣

晉書石崇作豆粥咄嗟辦每冬得非菜輒益錢帳下云豆
不貴豫依貧客來但作白粥設之非所敢費非根雅以
麥飯豆羹

羊食亡國

中山君饗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走楚
山中山君亡有二人挈手隨後問之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
食哺臣父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曰吾以一巵羊羹亡國
壺飧得二士死戮國羹

殺羊分羹

楚漢相守羽乃為高組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
烹太公漢王曰吾與若俱北面受命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
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且為天
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也

嫂輸金羹又見嫂叔門

美婦炊手見總量門

公冶長

殺淳于字有父風嘗避得中何助其食盛而
助詞字無忌子也字徐輸助曰何無忌諸
千里寄羹

陸士衡初入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

敢此陸云千里贈葉未下臨政郭子

不二葉載

唐柳批家戒余先君兒弟三人皆君清列非遠客不二葉載夕食飲酒輒而已暫保重名

古今文集

古詩

乞食

陶潛

飢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主人謝余口頗也非獨余哀君亦當在身前功名豈足道賦詩感子孫毋忘貧賤悲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陶淵明得一食必欲以貧謝主人哀哉此大類丐者常在身後一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蘇子瞻

論語

食物

有雜肉也牆壞肉也醬宗廟敬肉也 許文曉 有祖

醬柔肉也生曰膾乾曰脯夫肉脆美曰腊又肉脆細若鱠曰有骨曰殺大臠曰胾細若玲瓏曰膾

物煎薄熬淳灼炮炙也 周禮庖人鱉酒

豆肉坊記豈曰腹之節不能反躬天理城矣孔穎達鱠鯉六月瓦之失德乾餱以愆伐木閔之美者猩二之唇名已薦於舊出沒最難孤地雖春花似玉沙飯麥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有處賣書來問東家竹卧聽雞鳴粥熟時莫頭屯舊君家

豆粥

詩話

食粥

秦山游為黃米枝勘錢穆父為石黃州詩謂穆父云二年宦閩無如綠又見新秫為酒家釀食粥已多時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律詩偷安

過子初出新意以小巷作千燒香似龍涎仍雜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南海金盤膾輕比東坡玉糝羹

蘇子瞻

食物

晉劉

君子之食一人

晉祭肉也生曰膾乾曰脯夫肉脆美曰腊骨曰殺大臠曰胾又肉脆細若鱠曰膾

物煎薄熬淳灼炮炙也 周禮庖人鱉酒

豆肉坊記豈曰腹之節不能反躬天理城矣孔穎達鱠鯉六月瓦之失德乾餱以愆伐木閔之美者猩二之唇名已薦於舊出沒最難孤地雖春花似玉沙飯麥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有處賣書來問東家竹卧聽雞鳴粥熟時莫頭屯舊君家

豆粥

詩話

食粥

秦山游為黃米枝勘錢穆父為石黃州詩謂穆父云二年宦閩無如綠又見新秫為酒家釀食粥已多時穆父以米二石送之

律詩偷安

過子初出新意以小巷作千燒香似龍涎仍雜白味如牛乳更全清莫將南海金盤膾輕比東坡玉糝羹

蘇子瞻

食物

晉劉

君子之食一人

晉祭肉也生曰膾乾曰脯夫肉脆美曰腊骨曰殺大臠曰胾又肉脆細若鱠曰膾

物煎薄熬淳灼炮炙也 周禮庖人鱉酒

豆肉坊記豈曰腹之節不能反躬天理城矣孔穎達鱠鯉六月瓦之失德乾餱以愆伐木閔之美者猩二之唇名已薦於舊出沒最難孤地雖春花似玉沙飯麥豆軟如酥我老此身無有處賣書來問東家竹卧聽雞鳴粥熟時莫頭屯舊君家

飯敗不食

孔子曰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燔肉不至

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

列鼎而食

子路南游於楚列鼎而食家語

熊蹯不熟

晉靈公使宰夫臑熊蹯不熟殺之

肉食者鄙

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并十

烹狗爲羹

梵有烹猴者召其鄰人將與之公爲大羹而甘之後聞杜猴尽吐瀉其所食此未知味者

食惟一肉

公孫弘爲丞相食惟一肉

不重味

朱博廉儉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按止來過三杯

客知食物

晉元帝治嚴峻無所容貸一於以爲珍膳項上一臠九美俱至帝奉下未嘗食時四方所貢御膳悉絕

一臠之費動至萬錢梢恨俊平

忘食物命

何曾日食之費錢猶二萬無下箸處子劭奢侈甚於曾食必盡四方珍鮮一日之供以二萬爲限○北齊韓晉明好酒諸親私召賓客

何曾日食之費錢猶二萬無下箸處子劭奢侈甚於曾食必盡四方珍鮮一日之供以二萬爲限○北齊韓晉明好酒諸親私召賓客

忘食物命

何徽後於味食忽忘乃求後捐欲行其甚若銷食白魚鮓補糖蟹以爲非見生物疑食蚯蚓蛆便門人議之鍾坑曰與之成捐縣於洛陽仲艷之將糖漬擬食其人問意次懷如恒主於事黎蚓蠐眉目內關訊混沌之奇糜不細不惟不染昔章木之不若無香餌味而方碩其間等伯充泡厨求為山來

一食二肫

公孫弘爲丞相食惟一肉

不重味

朱博廉儉自微賤至富貴食不重味按止來過三杯

客知食物

服一彈九公以五七兩為大劑炙以胡餅食之罷朝知女州趙
客燕食周旻置一大桶切視公所食如北物投桶中至暮徐徐
滿桶旻元獻清獰知所削能折半劖去筋卷之插筋就內於頭一
葉食之此亦異於人也 按此條係嗜蚓

嗜昌獻以下係嗜蚓

周文王嗜昌歜註

嗜菜

曾哲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

嗜文

臣到嗜文信炎召宗老而告之曰祭我必以文及徙祭宗老前
燕文其子出質命去曰祭固君牛莫羊大夫羊士有豚犬二臭
燕人有魚之之真蓋盛上下供之不在珍異不陳俟夫
子以私欲千国之血

嗜酒

鄭伯有嗜酒

嗜欲

公儀嗜魚人獻之受曰再

嗜牛心炙

王右軍嗜牛心炙

雜著

食蔬菜

皮子少貧至於食芍甘菜物而已未嘗食於鄉中於親戚
食於州郡有鄧者大夫鄧之皮子之名聞未相識以宴之
皮子辭大夫訂之曰子自甘菜物則可矣於州里親戚州郡何
有皮子曰一杯之食至鮮矣苟專其味恐不滿口須臾之間而无遠言乎此則恐於

皮日休

蓋既曰滋蠹甘蔗則貧也不能無不足因是妻來苟欲之心生
窮食糠嗜之名生且大夫不能見前世之味禍乎故羊斟不又
華元受其羹不均子家厄其鼈踰不熟殺羊夫而趙穿
戟雙雞勃鞮餉子雅而鄭敖死嗚呼此
欲不可求所嗜不可得勿自制養物而已
膏粱之門日縱異嗜年成可饑未必不為御者之於華元也子
家之伐鼈公也君鑒之私宰夫也禍起於
食獸爭食而死者矣故食於天子者則死其天下食於諸侯者
則死其國食於大夫者則死其邑食於士者則死其家又焉能
以鄉里親朋為讓乎大夫曰善自惟食之性不能自節亦
由酒之性也復戒以自制曰

寧能我食不食於人既食於人是食其身

老饕賦

蘇子瞻

庖丁鼓刀易牙烹熬水欲新而釜欲熟火惡潔而器惡腥九蒸
暴而日燥百上下而湯鑊薄項上之一臠嚼則之必發霜櫻
珠之煎蟹蛤之炙蚶半熟而含酒解微生而帶猶蓋聚
物之妖漢以養害之老饕嫉彼嫂妾頗如李挑彈湖邊之玉麩
鼓帝子之雲瑤命仙人之夢綠華舞古曲之琴倫袍引南海之
玻瓈酌涼州之浦萄願先生之教予予嘗分餘潤於兩鬢候紅潮於
玉頰瞪曖曖兮微燈炯神思兮槃珠之姚唱抽獨繭之長繰閉子倦如
少休疑吻燥而當倒一缸之雪乳列方丈而極之鏤觴各眼覷於
秋水咸骨醉於春醪美人告去已而客松風於蟹眼浮雲花於兔毫先生一笑而起跳海闊而天高

國忌葷素食

來喻引范公說以為徐州所為范公未必盡知老婆兒真素饌
則應大志東坡作何以能與釋之問而无遠言乎此則恐於

事理皆未尽也至於国忌斎戒素所宜則以范公之賢於己之所行自當顧義理之是非以為從違不當視同列之喜怒以為前郤也使其果欲依違両間曲全交好則是素餐既仕東坡具肉食亦忤伊川若素於彼而忽於此則亦非所以両全矣況范公之意未必出此而他書所記亦云范醇夫雖食素亦前輩食肉則所記雖不同而范公之不畏東坡而每事猶從亦當時所共知矣未允海容品伯恭淵源錄

荊公無所嗜

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來荊公做不着逐中他說然荊公氣習自是一个要遺形骸離世浴底模樣喫物不知飢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絕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好也次日易以他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食未嘗知味也至於食鈞餌嘗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也近世呂伯恭亦然

面垢身污似所不惡飲食亦不知多暴以此等名數恐不然也

朱諸錄

脯鮓

羣書要語

脯乾肉也脩脯也說文脯搏也乾燥相搏者也脩縮也乾燥縮也釋名脯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胖之周礼婦之贅脯脩礼記腒乾魚雉鷸乾鴈凡祭祀共乾肉之事以待賓客之禮食之物秦息淮羊羹臐餰有熊腊焉

古今事文類

束脩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為

踢脯遺毋

趙宣子將之絳見翳桑之下有餓人宣子與脯二胸餓受而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請以遺之宣子重賜之脯二束而去

壽脯致富

濁氏以賣脯而連騎出入唐

左慈酒脯

左慈請刻素軍中酒一器脯一盤不盡萬人皆周而酒器如故脯亦不減神仙傳

擘麟脯

王遠至蔡經家与麻姑共設肴膳擘麟脯而行之神仙傳

龍肉鮓以下係鮓

陸機飼張華鮓華曰此龍肉也遂以若酒沃鮓鮓中有五色光機還問鮓主果公園中蓄積不得一白魚狀珠常以作鮓過美

魚鮓寄毋

孟仁為益州司馬自能結網手捕魚作鮓寄母乞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

蛆鮓遺毋

陶侃作漁吏以一蛆鮓遺母乞以書答侃曰汝是官物何以遺人以此增吾憂也

妄疑盜鮓

桑虞曾行宿寄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盜鮓虞默然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雞鴨多是狐狸偷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山家聞客求果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晉書

詐鮓謾子

王華代謝超宗為義興太守尚公主超宗到郡後父憑往超宗處超宗設精白鮓憑得已擲門那得佳味超宗詭言堂始見鮓佳驚曰大人豈應不得耶越大怒言於朝廷称壑供養不足坐失廢棄父之

錦・廣韻鮓

白樂天方齋刘禹錫餽廬服飫文集

古詩

子魚

舊聞通印名海錯珍莫踰火氣燒鱗鼈固香泛崑厨泥乡子盈
肥鮮美過所區生如粒芥微多若蠛蠓偶他年想吞舟勿輕此
錙銖一咀命千百雖甘汝安無發多乎乳時里蠛海爲虐舍漢
體猶濕得瀉味已渝虞獻等劉孚淫刑綫戮孥人深極禍患在
物愛喜殊聞風易殺子盥水沉其軀詎有惻怛心旁推及豚魚
相愛人獸均自殘獸不如哦詩代警猛獸圍

謝吳春卿餉臊猪肉見猪門

李翌俞求黃雀醢法戲作醢經遠之見黃雀門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六 食物部

餅 湯餅附

餅并也搜麥麵使合并也胡餅言以胡麻者之蓋
餅湯餅不托七隨形而名也羅含記餅謂之餌或謂
之餻或加之餌方言餅趙魏之閒謂之饦說文春柯用蒸諸餅餈餅
九秋冬亦如之夏柯則用乳餅冬柯用環餅也盧諶祭法石季
龍語物改胡餅曰麻餅前趙錄晉書中有飲食名寒具著
後秦錄民亦所并食郤中秧得寒具今俗謂環餅也崔寔書食
通作餅禾門邊蠶食條細如薄

呼兒餅 白搏煎餅湯餅山谷謂之一盃銀絲亂麥高數寸橫山谷

買餅即大售

漢高帝微時每買酒所賒貰家報大售漢書

胡餅成蹊

漢靈帝好胡食京師貴戚皆食胡餅後董卓擁兵破京師之驗續漢書

賣餅逃難見避場訓

逢萌進餅

壺公昔投壺中來賣餅家常懸一壺于坐上每日入後跳入壺中
賣家不見之知非常也身爲掃除并進餅公令長安共
跳入壺但見樓觀甚嚴重門閣道侍者數十人神仙傳

促遂云龍之後轉更有次

莫曉其名

京師食店賣餕餘之言脾物本家賣後即不知何物出潘尼作餕頌序九惟餕餘明名行於時起漢牢九莫曉何物蔣子翊氏又曰薄皮亦莫知何物出湯餅歟麵也晉東田錄

餅之有名

黃餅其來久矣按後漢梁鴻好食噓加食餅詩云噫氣成雲變化須臾之間今人呼麥蛾為噓加食具名餅之始也今人食餅而食者呼為炸餅水瀹而食者呼為湯餅龍鬚麵而食者呼為龍鬚是也

餅為賓客

古人以食中有餅餌具者乃今環餅也相款甘淡之意古人觀之有食賓具者不啻手執書墨污之曰是不設餅品集

古詩

槐葉冷淘

青青高槐葉採作中厨新麵來近市汁滓鮑相扶入鼎資過熟加餐飲欲元魚鮮似照筯香飯兼雞子此味頗諳蘇路遠思與泥絮深終不渝歡者則小小薤齏明眉眼君王納涼晚此味亦何須

鹽

禹貢鹽

禹青州厥貢鹽絺

傳說為鹽梅

高宗命傅說作相曰若作和羹爾惟鹽梅

周立鹽官

周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官之鹽禮

形鹽

王使周公聘求賢有鳥焉白黑形鹽許慎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物之文象見於鹽形之獻其功吾何以嘗之古

鄭玄鹽筴

春感公問何以為周管子曰惟官山海可耳海王之國謹立鹽筴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公乃使鬻之得成金万斤蓋王制

吳王煮海

漢吳王濞東煮海水為鹽本傳

漢置鹽官

漢武帝時置鹽鐵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願募民入穀官予鹽筴

桑弘羊請設鹽官

桑弘羊請設鹽官東海渭下作鹽鐵官令吏主鹽鐵之利以助縣官用足國家之財

鹽不食鹽

齊桓時管仲被父不食鹽毋曰汝既无兄弟又求官子毋不賦法

故當不謹有若耳如何去鹽吾今亦不食矣寇相不得已從之

唐啓權臨

初權臨起於栗五萬及劉晏代其任法愈精密官無遺利初歲入錢六十萬貫季年十倍而入無厭苦大曆末通計一歲征賦所入而臨酌酤當天下大半之賦

辨者

晉問

柳先生曰衛氏之臨賢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鹽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海滕畦畹之交錯輪囷若穀圓敦古均二邊瀕紛蠶不知其堤俄然大源曉流交灌互滿若校若敷委輸延布收寫膏浸漿濕滔汩弥高掩庫漫漫雪白黑鄙二音一番一翻一聚積地所以會祇龍貺增益之者如是也今謂之求鹽引池而化者周官所謂臨鹽或煮井或土鹽而成者周官所謂散鹽出於山者謂之顆鹽出於海者謂之鹽也今謂之求鹽引池為鹽引陝西解州解邑兩池鹽地為畦引水灴之水耗鹽成籍民給役謂之畦户煮海為鹽謂之鬻户有鹽丁凡六路其鬻鹽之地曰亭場民曰亭户或謂之灶户有鹽丁或課入官受錢與糴買焉或復其征役使專其業而已其給受之制有官賣有通商有官般有商販有全課有分課有正額有浮鹽有食鹽有市鹽有土鹽有末鹽有食用有食利有食米有食錢有食鹽鈔有食鹽引有食鹽鈔引有食鹽鈔引有食鹽鈔

臨雨施工後人以木盤濶中貯水探驗小窪濁水如雨點設於井上謂之雨盤終日不絕井幹於是一新出續文獻通考大帝之井幹泉出於山實開有如飛瀑民間分而引之朝野雜記

臨商婦

臨商婦多金卓不事田穀與西來米客米為鄉船作宅本是楊州小家女嫁鹽商江西大商容貌無倫公余數年江西大事皆未敢專獨決衛作君之宅卜築後乃知為閻羅包待制判斷如神商人死其婦以私財治喪事而受其奩及錦歸

受奩及錦

取鄉俠求售於衛衛嘗為人使絕口不言及事畢而後以告衛伯讓叔白奩與一篋錦異於他日歸之叔向受奩及錦歸

晉季札聘于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編帶子產就獻紵衣焉注云此皆編絲為之編帶子產就獻紵衣焉左傳襄公二十九

餽遺

總叙事實

以雉鵝周禮雁鴈雉鳴鵝鳴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雜佩以贈之 世小雅鶴鳴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 衛風木瓜 贈我以芍藥 鄭風溱洧 贈之以勺藥 陳風東門之池 贈之以芍藥 鄭風溱洧 贈我以雜佩 齊風 贈我

遺來而受
後漢皇甫嵩爲冀州牧令人有言部曲將張角
求爲人臣在君之日設曰遺之而受何故言耶
戒勿受饋
王述家貧求試宛陵令臨受前道而賂家人
父之平未忠極柳臨小縣甚不宜耳述答曰
君州郡寄千餘倫檢場甚衆之潛甚衆之潛故
對品受饋
羊祜鎮荊州執相對之德量甚弘明不
能測常有人獻好魚祜令置池中魚即死
後復有送生魚者祜疑之遣還所在檢驗
乃受人擔者
物得意之
郭璞嘗爲人筮其妻當產男而卦有遺象
占曰生男不育當以乳哺他兒璞曰此兒
必不養人家兒當以乳哺其子
遺之令
梁朱异行經吳興人任道明饋以魚異受
而放之
三國魏王昶在荊州時與吳將陸抗爭邊
境抗稱疾昶以書問之抗報書曰夫樹德
建義則遠者自至不崇信義則雖近離心
人多叛抗曰羊叔子豈貪小利以虧大信
邪
辭榮以下別行
子列子窮谷守貧面有飢色客以告鄭子陽
子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門再拜而辭
使者曰聞先生道不受君之賜而受官粟
得無有所說乎子列子笑而以告其妻曰
聖人之言果不我欺也
辭邑
曾子不以耕養毋而受人君之祿
受友益
子思居衛縄屨而捐之門人有以新屨
易之者子思不受曰我有手而無履人遺
我履我有足而無履人遺我履不思以履
我為溝壑是以不敢受
辭來
太祖朝廷將士皆爲相而鄧禹固辭不受
使致書及海物十餘於韓王信信受而分
以上頗用問何物韓王以實對上曰此海
貨滿將以予爾韓王受而謝曰陛下賜之
當奉閭里邦之
以云但取之无慮
生平固命謝而受
獻物制
子路爲蒲宰民人會稽亦將方用事聞孔
子賢欲交而未得因子路以白孔子孔子
時適在門而不見子路以告孔子曰彼將
以不義來交一人輒拒之
辭來以下別行例
子列子窮谷守貧色有飢色客以告鄭子陽
子陽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門再拜而辭
上也子陽遺之粟列子再拜而辭孔子聞
之曰知道
不可以貨
辭邑
曾子不以耕養毋而受人君之祿
受友益
子思居衛縄屨而捐之門人有以新屨
易之者子思不受曰我有手而無履人遺
我履我有足而無履人遺我履不思以履
我為溝壑是以不敢受
辭來
魏金不受見隱迷門

遺米不受見米門

遺魚不受

公儀休相魯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受魚而免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相能給魚我魚者去矣

受魚不能自給魚門

宋陶潛躬耕自資遂南轅北轍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卧不起

饑以五斗米折腰乎遂賦歸去來而去之

陳蕃察孝廉徐穉生送郭泰一端花練一匹蕃曰吾所以止是薛郡清練此物於君未用幸未煩耳此人孫靖蔡邕已驅出

不以口腹累人

閔仲叔德名不仕好食俗胖或名問之答曰吾豈少口腹累人遂手鉏不受遺筆

不受遺筆

嘉賓之為治若長安中爭為稱誌若貪泉大官李其門如市若清廉時輩莫能及一豹脊賛之固辭強之乃受及至蒲川悉封以反溫公曰於光不受於他人肯受乎

辭強

劉恕卒原來程食嘗一文米麪於人冬寒婦自洛陽時無衣見訪為溫公以一貂裘贈之恕質正其錯後家貧時鬻之子圖不朽於遺之繡帛之屬悉不受

辭贈

送梅又鵝

吳人多請梅子為書公以其鵝書之

一上人畜鵝梅為婦鵝作書曰酷侵書公一書渤輝右軍而愛

聊備一說筆談

古詩

曲脩士者以衛史之心一也明道初因上言請大石深政論事

贈鹽公　韓愈

先生結髮懷俗狀閉門不出動一紀至今鄰僧乞米送僕黍縣令能不恥俸錢供給公私餘時致薄少助祭祀勸爾留閩寺謁大尹言語終交輒掩耳

揚州送孟物寄少游　蘇子瞻

鮮鯽經年秘瓶醞圓時紫蟹眞風後春蓴尚滑如酥先社鹽牙肥勝肉兒子爨二何足道點綴盤飧亦時物淮南風俗事事好方法相傳言留蓄且同千里寄鵝毛何用致二鮫鮫鯉

謝歐公贈絹　梅聖俞

黃金處貧我勇困我無金玉可助公今公既貴我尚襄公有縑帛周我窮古來朋脩義亦少子貢不顧顏淵空屢罄孟嘗作道路哀妻僮

答賓生　同前

我无出雖君立登泰岱作樂甘務蚤綠抱不受成公意梁餅老子曰薄而相隨各止肯為兒輩恥何足難食鶴與雞末為先意年五斗得千里書媿寒氓門朝日晴先生尚子臥

拜詩　蘇子瞻

送牛尾貍與猕猴君時大雪風急飛花自入帷一榻遶想破秋看況深厭雖難頓鶴跼戛快嘗牛尾貍通印子魚猶帶當時味送去煩藏手為我磨刀削玉肌

詩評

宣和中有鄧止齋者守閔中少子酥百斤遺樂師成仁子我端友作牛酥酒六有客自京師來安牛酥白片如玉良朋信奇味

燈火部

燈　燈檠

燈火也燈燭燼曰炷炷也切膏以明自照僕書焚
蘭膏以繼晷進參解金缸銜璧是為列錢明燈盞
列於室有似列錢班曲都府燈
宵久光青夜寒閨上　輝輝未燼炯炯紅熒史記賦燈長

含輝記北堂書鈔燈生輝淘眯燈殘捐未滅期不更
相親白燈影照無眠杜燈火稍可親可親簡編可卷舒對夜靡懈倦
張紅燈歌

燈花占瑞

樊噲問陸賈曰自古人君受命於天云有瑞應豈有是乎賈曰
日曜得酒食燈花得錢時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
小既有徵大亦征然　西京雜記

的顱灣青

武帝既耽於靈祇貴得丹鴈之的顱灣青以純
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北不滅有双蛾如蜂赴燈者襲
髻髮之拂以驅之　洞冥記

燃燈蓋室

燃燈帳中通宵勤事門

作鴈足燈檠

黃山谷以党伯舟書云欲作銅燈檠一枚高七寸盤闊六寸足
作三鴈足不須高受盞圈徑一寸半盞面三寸弇盞傍作小圈
如釵股臣之鴈足燈漢宣帝上林中燃燭夜極佳至今士大夫
家有之

長明燈須

雜著

雖婁之目離朱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義不能治天下今有仁義而不施於四海者蓋規矩六律之過也

高適

燈下鬼現

或不能照灯在之了如也故大雄氏以方便力救世暗界衆生
光譬其人佛所以有燃灯名法所以有傳灯義大抵長明灯若
其綿乎夫日主晝太陰之精滿則虧一則光小明哉要自積善而為海衆見
能驗驗之哉一言之可為長歎我邑中有俊
傑士日燃灯精進成就於是乎戮經院日夫蘭先輩少吾見
其盛未見其微也聚盛而增未見其減也一龍而四
時長供滿室明終歲不夜人不見心一作利眼蒙利班作礼心蒙
心眼自利照了法界由是制燃無間終日見灯未嘗見灯終日
不見灯未嘗不見灯夫唐觀音乃如是也衆者不獨如此直上
照一天二天至三十三天下照一地二地至一十八地南執甘開多劫罪人由茲而出
入地南執甘開多劫罪人由茲而入直

燈

李文知何久花城錦帳中自能當暖那肯待春紅爨寒琳銀
盞頻縈王蘗更煩將喜事來報主人翁

詠灯　　石曼卿

洞鮫初吹潛鼠出舟來水宇宙生暈風疏動有花妖垂金鵲
細影透玉荷清斗帳夜東碧誰人夢不成

請燈

燈錦珠幻雨明紅蕚孤灯自小共兒挑相親如友朋旧書當迴
照新燕宜相借挑為試詩苦留光利風共

南唐列祖不拘溫家作灯詩去

一點分明直万金開時暗伯人心前不尽心古今詩話　　張尚英

寒灯

老稱都眠我獨閑寒灯半與惜餘殘性三更双花忽你靖蜓眼孤明石
燈之燼瓶

灯　　揚孟秀

分影由來恨一同綠窗孤館兩情濃秋空盛處隔黛愁夜雨牀前
惜淚痕何為鎖煙猶獨宿不堪照客更離魂此生一出中
事當比人生一出中　　韓喜

長明灯　　羅隱

破暗長明世代深燃利香氣引禽心年火至今曉似紅蓮開海底如宵月輪滿心孤光自有龍神
護雀戲蛾飛不敢侵

古詩為灯作

殘燈　　韓愈

怎樣人生百長短殘一尺便且光能幾許銷得幾宵朱戸閉風露熱
人秋堂深私不寐凌夜眼開拔頭頻挑移近床大筆偏生書卷

客二十辭家來射策夜書細字級語言兩目眼昏頭雪白此時
提挈當案前看書到眠郎能伏眠一開富貴遠自恣長簷高張照
珠翠吁嗟拙事无不然蠅利若看短檠乘

詩話

燈檠精

宋潛為甘陵縣令撥成人趙富訓其子弟忽見美婦人立灯下唱
曰郎行久不歸妾心傷別淚旦暮雨遂滅灯
超趙就寢二妾本東方人夢彭城郡令郎觀光上国孤眠暗
室故來相伴明旦又來唱曰一自別來音信杳相思瘦得成
小吹夜遲一更滿長安灯下來帳後又曰獨倚朱簷愛
頻垂淚嗟良緣會相親如今且伴才郎宿憑為子郎棄此身諸生
惟趙精神恍惚具告其妻妻潛往觀焉見一婦人唱曰向晚妝
梳罷窗紅兒戲時逢夫壻至一逾相喜只恐秀人又得知
宋大學遂入以手抱之進細視之乃一灯檠耳校之

燭

燭蛾

司馬氏掌以燭取火於日以祭祀之明燭庶
侍坐於所尊燭至跋請易之
注跋本也燭尽則去之
晉明燭筆以蘭漬骨即其來也明燭前本照夫拳趾抱扑之賜
焰之煌二傳武帳賦飛蛾撲燭之煌二識朱
以蝙化為蛾甚繁遊古詩題注
何不秉燭遊古詩題注
阿姑火攻見水門
刻漏類詩見前門
以湯燙蛾
宅李論以蛾投燈火能燈以飴撲漢釜世說
鄭燭分光

後乘勢斫奉秀才入都常以平旦
執燭既時脫刑加杖奴不勝痛乃曰郎君若爲讀書執燭丁
頓辭衆今博平是何事地踈大憲凌研習經史

蠟淚採紙

柳公權充翰林侍書學士每至宮中暗夜撰進文書即
宮人以蠟淚採紙繼之

令狐綯爲翰林承旨夜製禁中燭盡以金蓮花炬送還院吏
驚

燭奴

申王以龍檀木刻童子綠衣束帶立於帳前每遇夜憩則
故天寶事

燭圖

楊國忠每家宴使伶婢執一燭四行立於焉燃一燭四
五代莊宗好微行宴畫夜酣飲樂然十圍之燭以繫趙一燭
錢數百緡

火城

本朝京師每放正日曉漏未前三司使大金吾皆以擁燭
百炬擁馬方布裳城謂之火城仍雜以木燃鳴柝傳呼風
逢宰相即諸司入城悉皆撤城門如
執燭燃照見使臣門
補

燃燭燃油

鄧州花蠟燭云是竈衆公法公自少富貴不點油灯每剔
燭淚成花社祁公在官未嘗燃官燭油灯一炷與客相對二公
皆名臣奢儉不同如此然祁公奢終吉衆公有南遷之禍

其宰亦可爲戒

蠟蛾赴燭 條蛛

宋祁筆以少帝失德以襄根直宿禁中暗夜誡赴燭作感物
試以寄意焉

燭銘

煌煌非燭爲飛光取則龍景擬象扶桑照彼玄夜炳若南陽
焚形監世无隱久章

律詩

燭燭

大龍西走六螭驂服二華之瀾轉時一刻百刻之煩亦无辭

燭燼

仙漏迢迢出建章宮簽不動遂清光金閨路引新教遍畫閣春
色正試粧淚高盈鉤勿所恨堪憐夜短情

如照得歌塵不動梁

古詩樂府

燭蛾

灯前双舞蛾歌生何太切想尔飛來心亦熱明不異燒天若百尺
微保生在无欲不見青林蟬飲風聊自足

火蛾

陽光不照陰生此類非无惜死心素有賊明意扮容紅顏

孟郊

燭方回

賀方回

陳去非

燃翅接簡閱書帶乘為爾一傷嗟自棄非天棄

火

羣書要語

燔爇火也燥益中火也燬火飛也爚火光也說文火化物也亦燬也燔火上炎上作苦世範司煊氏以防燬禁取火於日周礼司煊掌火之政令季春出火季秋納火周礼燥萬物者莫熯乎火易火者陽之精春秋緯考異火之精宋無忌廣雅晏明也鄭火夜深明杜明燃林中新花光潮寒含采燒催國火之門户求水火無弗與者孟子

古今事文類聚

初作燧火

古者鑽毛飲血隨人氏初作燧火人始鑽木取火春取楡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或問四時取火何為季夏又取一黃曰土旺於未故再取之土寄旺於四季每季皆十八日是四隅十八日計七十二日其他四行分四時各七十二日共成三百六十日朱語錄

以火紀官

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左傳

火流為烏

武王既渡河有火自上復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赤

構火狐鳴

陳勝吳廣夜構火狐鳴呼曰大楚興陳勝王

曹參為齊相請邵遍為客初舉士東鄙先生梁石君及榮敖二人深山隱居客謂邵曰先生知梁石君郭先生何不通之於相國乎邵曰里婦夜亡肉姑以為盜而逐之婦過所妻諸母語以事而謝之里母即東絕亂稽請火於亡肉家曰昨暮夜大得肉爭鬪殺婦火治之亡肉家遂追呼其婦故里母來哭訣之士也更編乞火非遠婦之道也物有相類事有適可民請乞火於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

火行不整貢

異人姚光有火術令吳生積薪束火發煙了盡光坐灰中拔佽而起神仙傳

撥爐中火

百丈謂溈山曰汝撥爐中有火否曰無火百丈躬起深撥得火舉以示之云此不是火師發悟禮謝

古今事文類聚

火賦

覽天人之至用嘉火德之為貴參太陽之靈曜體離剛之正氣先聖創規鑽神悟變鄧物毒數研幾至精鎔改火陶治羣形協和五味蒸養萬品既陳和羹百品既調膳酌四海康乂邊境無警飛龍騰躍乃流金化石鑠鐵銷銅造劍戟戎器以戒不虞秩秩鍠鍠鼓鼙鏗鏘四靈騰驤戰士及於耕農戎馬放乎外郊

及作於野燎原陸火赫羲林木摧拉沙粉並槃隨光絕影散
霓破天若風驅疾若雷逝紛輪紆轉猋忽橫厲槩馨達乎八
流九熠乎四裔

古詩

夜燒松明火

燒暮風雨父母舍喚婦出夜燒松明火照室紅蛇舞秋船初煙
孝君明船開人怨管中絃分趣開妓絲緩奈用香醪流
銅槃共舉看下八公附洵火然我身奴朝愛嬭某公夜長歎海燕
无此物愁不更來關

火災

春秋要占

司烜掌行火之政令凡二月仲春火野焚菜則有刑罰
焉禮記月令孟春之月則昊天有成命日月星辰
皆從其行

周禮

司烜氏掌以夫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
明燭及鑊水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凡邦之大
賓客共其明燭共爐炭

左傳

王石火災甲辰晉侯使士文伯弔且問火故對曰火之作也
相風乎高辛之世火出而見以出內火是故有星火
山谷蕴利生焉以開發其財用也是以日在北辰而
底於天津而栽旱生焉

宣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自毀也

成周宣榭火天火曰災宣榭火人火曰火天火不書

昭二十年司鐸火二月壬午公舍于路寢庚申公
命有司曰各儆而守有不戒而火者罪之

昭二十六年夏五月壬午大雨震電庚子雨木冰
冰厚三寸

公羊傳

成二年新宮災三日哭雉門及兩觀災四日哭
新宮者何謂之新宮謂之先禰之宮也雉門及兩觀者何
天子之闕也

穀梁傳

襄九年春宋災宋公使伯姬之子來告火神之所馮也而過
災故哀而
哭之

漢書

郎顗傳

郎子產稽之於古得火於玄冥回祿之占以知水神回祿火神也
禹以開

襄九年春宋災宋公使伯姬之子來告火神之所馮也而過
災故哀而哭之

後漢書

小字紀十八年陳留地震裂城以為成使者氏司馬火九未王盛
之城壞城門火燒及北屋備水器盡更盛水塗牆未塗迸
開城門火燒及北屋備水器盡更盛水塗牆未塗迸
門以待火至其可開城門火自滅即出水滅之
使主簿命救北山馬王正山東車馬甲兵武士備吉水府
守令皆當救前一栖令卿以下悉詣火所
陵墓小故門之外悉當使開求大道向故對門之人不得食之味為鶏火心為大火開門大火而火
味為鶏火心為大火開門大火而火
是以門向北有心之門之故門大火而火
知也

占火不驗

第十八卷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押宿以不用晉言歸又將火

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非人道邇非所及何以知之
知不遠見士弱曰宋其有火災乎
八年宋
晉平公問於士文伯曰火其作祟也
曰臣聞之分野之星火大辰也
大辰伏藏以出內火以作物
公曰何謂大辰
對曰大火也
公曰可知也乎
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
公曰其有之乎
對曰有之
公曰何故
對曰昔顓頊氏有子曰重爲木正
祀於大火
是故大火爲帝相
商人因之
主辰以出內火
火出於夏
本注曰
夏正建巳之月
商人以建申之月
火出於寅
本注曰
寅建亥之月
主參以出內火
火出於卯
本注曰
卯建子之月
主伐以出內火
火出於午
本注曰
午建丙之月
主心以出內火
火出於申
本注曰
申建庚之月
主咮以出內火
火出於酉
本注曰
酉建辛之月
主危以出內火
火出於戌
本注曰
戌建乾之月
主室以出內火
火出於亥
本注曰
亥建壬之月
主壁以出內火
火出於丑
本注曰
丑建艮之月
是故大辰之末可以出火
可以納火
公曰其有徵乎
對曰以火紀時
則火爲民用
公曰善哉
對曰古之火官或世或氏
故紀於火
公曰可知乎
對曰不可
公曰何故
對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豕韋氏
商滅之
有唐氏既衰其後有唐杜氏
周滅之
有虞氏既衰其後有虞遂氏
夏滅之
有夏氏既衰其後有大彭豕韋氏
商滅之
有商氏既衰其後有齊呂氏
周滅之
有周氏既衰其後有晉唐叔虞氏
晉主夏盟
寔爲侯伯
由是觀之
則火紀時
則民用也
公曰善哉
對曰古之火正或以水或以木或以金或以土
水火金木土各居其時
故曰五行
五行之官是謂五官
實列受氏姓
封爲上公
祀爲貴神
社稷五祀
是尊是奉
公曰

烈婦赴火

梁烈婦者夫火兄子與二子在內欲取兄子鞠持其子盛不得入婦人曰梁昌可失也兄子可得也勇闖入火中出兄子而婦人已為人所救

寫忠神吳猛人与兄弟在東鄉家失火疑為人所放猛人出家乃見火中有一老翁一老嫗一童子一童女各長丈餘皆執赤幡絳節指麾風火猛人即拜跪祝之良久火滅

大和二年四月佛寺火延燔中宮人死者數百人宰相所營宗先尹楊虞卿比來日華門有神兵救火獨卻火府不能溫定乃勅曰憂宮殿職思人緣以為致

永州火災

永州元和七年夏多火災日夜數十發凡燔千餘家尚五六發過三月乃止八年夏又如之人咸危懼老弱燔死者不可勝紀

坐客上左右視龍不得休無類物之為者說言楊翁云有怪為祟其狀山海經不載義之山有為如鶴一足赤文白采其名曰畢方見則其邑有譌火若今火者其可謂譌歟而又有怪為佛者其畢方与遂邑之祥而除之為之文而象之

后皇庇人兮敬授攀材火施練宇兮小敖章策各有攸宅兮時閻而開火災為用兮化食生財胡寧狀之怪突兮日十熱而焦災朝燬消以聆潛兮久湯覆而為炎楚炎復兮往來襲攸藂襲剝兮棍不除忽往來襲攸藂襲剝兮棍合恢台民氣不舒兮備陷顛林炎炎惛燎兮庆伏隱煤明聾聵黑兮放伺奸回若墜之天兮若生之鬼令行不說兮固恐違已開之高者最先兮卑者嗥小畢方兮胡賫其北忠皇竇歐明兮念此下地火炎所窒兮僇死无試形窮毒兮人險說異汝今不改

行三十餘里新婦謝去謂姑曰我天使也當往燒來家庭君見載故以相語笑因舉手之曰不可不得不燒君快去我緩來日中必火發望乃急行還家庭內財物日中而火大發舉神記

周初火禁嚴

太祖時內酒坊火悉以繩官而下數十人乘市遺火亦縛投火中內丸諸司亦不整肅獨公廨死

好民縱火

時會昌多火災居者不安垂崖公廉知其故皆奸民所為潛捕得之乃命先折其脚斬之以徇火遂息

雜著

逐畢方文

柳宗元

京師火禁

京師火禁

京師火禁

古詩

武陵觀火　劉禹錫

琴鄉視融分炎火常為冀是時百炎炬炎自晨炊徒言風扇其威白晝暗開烏擇棲不暇淚情益遑遽怒如烈鉄光迅爍焚輪俱堪延淹四逢赤炎炎噬湖頭若鬼神趨高前迎燒旋是物同者陵金烏入梵天赤龍遊九地燄生雜煙火山從半空墜幽溜中衢瑶壇被採淨翠樹攢瑶花縣與琴僊旗亭無潤澤市人委百貨邑吏遺餘飲不隈燭長燒烘軸艫吹發照米灯炎浪愁天赤雲日晚心警視聽珠高炎雜碧黑土連閭閈緊燼合晉喉雖濟氣爍人簡厚地發炎重仲春以我高朝不當郡多故不宜亂初治文帝不崇華殿炎高堂隆以為天火以戒人今所建宮不應經義炎之來非有故皆陰陽錯繆之所生也臣聞五行之序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猶父之與子也故火滅則土困土困則金窮金窮則水竭水竭則木枯木枯則火無所生此五者更相為用一日無御之失非追歎石碏天開晉事龍初吳公孫聖鄰五行之序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猶父之與子也故火滅則土困土困則金窮金窮則水竭水竭則木枯木枯則火無所生此五者更相為用一日無御之失非追歎宋都同日起明堂賢大夫獻封門可樂朝廷不令蹋里布指期輕發臨州雖駿駒乎傷色憐恒嗜失鄰動愉下令蹋里布指期輕市租開垣適未立宮嘉曰相娛山木行勤代江泥宜增塗壍法不必葬何用微越巫

靈龍山觀得雲字　蘇子瞻

子女真水起初照箱知已殺坯户臨

初燃未經方熠耀敲石俄氤氳香漸甘泉峰頭煙裊裊分蛇上喬木滯蛟蹄浮雲驚飛鳥傷禍狂走迷蒙叢谷盤旭烟燕山龍鬼燒野竹爆哀聲此柱頭火牛入無壁燧象奔是常崩燎井干乃灼爍井幹乃灼爍陰諸姨爓紅裙方隨長風掩多作紅粉分我雪山神人習見匪獨開偶從二三子來訪張隱君留看飛燄空庭落繽紛行觀農事起暗驚如棋局終朝憶把酒霜烈秋時節知一炬力洗盡狐兔孳

燒

劉彥冲

慈草焚炎炬隨風烈烈聲欲暉橫潮斷忽上晚峯明躍蹄无潛迹豪耳有怒生尚餘飛燄煖培耕及春耕

火後借君子亭

陳去非

祝融回祿意佳哉挽我梅花樹下來一夜東風不知借月明滿樹十分開

火後問舍至城南有感

陳去非

鬼燐兵礫滿曾游尚想奔煙万瓦通蹊路胡兒作丘月絕知回祿相巴女書生性命難與試客子芳菲二眉睛綠向人浮

詩話

唐火禁嚴

貫袋云唐火禁嚴甚罪抵死令狐文恭公鎮西川有奴之連坐當刑奴泣云須臾竟得又連罹時教往中許燃燭燃燭事畢特赦乃許則火禁之嚴可知然京元濟拒命禁人偶語於塗夜不燃燭裴晉公既平蔡遂弛其禁往來者不限晝夜蔡人始知有生之樂部中胡之法亦嚴不知裴公弛禁之後尚守又何以處此

新

大曰新小曰蕤

左傳要語

新之櫬之檟僕以薪以蕤

析薪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負薪幼已未能負薪山孔硕父析薪其子弟皃負荷在傳楊柚木頭把斧文

破採新

破裘採薪

李札去徐而歸行道逢男子五月被裘採薪於道旁有憂金季札矣之謂薪者曰子奚取此金薪者曰君子止何高視何下也五月彼裘採薪奚是拾金若乎吳起看書

薪貴於桂長安難見月

樵薪論書

宋曾臣樵采薪行且論書晏嬰之求去後薪君上

汲黯武帝以薪下之於棄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

抱薪救之論救門

以薪飼餓

秦以不救秦順少孤養母劉氏求薪有客辛至母望雁不還乃嗟其指順即心動棄薪馳歸恐問其故母曰有客來吾除指以悟汝耳

能舞柴薪

荀勗在晉武帝坐賜食前進飯即謂坐人曰此是柴薪灼也坐者未之信帝密遣問外答云大是破車脚

供薪水見奴僕門

徹屋而炊

梁院孝緒家貧无以供養傭鄰人樵以紓火孝緒知之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唯有一林竹樹環繞

炊薪詢書見勤學門

雜著

積薪賦 并序

李德裕

此郡若檥畫夜樵採之子未嘗輟音往往沿流而下詣予求售予因積薪于庭切有所欲乃命從薪賦

邊若君之幽遠有楚澤之放臣方絕李以自娛誠荼暇於披擷悲顏子之飯蔬感棘无之空壘時束薪以請火訪灌坎於舊鄰乃遇樵客維舟水濱予訓之曰樵採賤業苦樓倫詩既嘉於勤劬又宜先生欣然操斧皆喜

炭

炭燒木也說文掌成炭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周禮委人掌以薪為炭月令

田園雜興

范至能

柑橘无窮夜長地炉熄酒爐如湧泉唤老婦无盛飣大指灰中半紅香

後燃餘炭枯而效技又談之而不燃於是先生欣然操斧皆喜或裸股出足或引手張臂鬨谷爾條薪山盡取之而不竭顧此樂之甚富又何必琴材修百獸形鄉押漢輕之椒效護魏宮之金碧寒誰知空山冥夜之史敢徵於狐貉之前方洪上

斷成

薪

律言

炭燒木也說文掌成炭物炭物之徵令以時入之周禮委人掌以薪為炭月令

閩人不善燒炭屢以添薪暗火濕炭如陸氏所說數來鈔利然成灰燼飯乎不養空炉夜无炭炉人竹雞呼我出舉脊起吸霜風掬灸炉前公撥尽寒炉一夜炭合家正

身陷爐炭

鄰子在門燃閭以飛水沃庭鄰子起見之怒鬨口吏射茹旋此盤陷命執之非得滋蔡白投于床非陸士龍十鑪炭用漆卒在

炭作獸

碧琳宇雜舒宋獻皇后從弟性寒後溷下少林木炭等如棗琇乃捧小炭為百以物和之作獸形後仰動之從其集乃以溫

閒火鑪猛獸能鬪口向人赫二然請家貧皆效之語林

眉炭順

楊烱大冶縣成雙鳳開元中

徐堅初學記

石炭

異物志曰臨羌縣西二百里有石山石炭在山間掘土黑色可燃有火而無煙

雜著

炭頌

李百藥

予病寒人冬非炭不暖乃作炭頌

溫木不及化為精堅久愈至勝薪火之傳雖歷六亞水寒九淵環堵之室大不能實有神物幹流化要尺璧寸珠豈功汗牛積我維德人其公之名言載焫厥安為之第一

古詩

蘇子由

古寒寢病骨經綸莫能暖折薪燎枯竹勃鬱煙不斷西山古松蹙林大如拳根據委溪谷流膏浸肌髓一炬積火光熊羆伏熒熒猿狖投高巖穴竄不論鼠一出幸至莫御炉歲暮貧閭閻不識售狼藉滿庭戶但見雙鬢皤老翁顫破甑出無蒸百分

百物今盡然寒氣一山歲我老政不及孫為子孫謀

孟郊

青山白屋有六人贈炭價重雙銀甌却坐上千重紫燻出爐中一片春吹盡青煙日光不定照得曲身成真身

白居易

古意炭翁汲澗炭南山中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正暖心憂炭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八

朝服部

朝服 朴蔔頭 腰帶 靴 笏

羣書要語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晉風或錫之袞黼帶終朝三褫之易東帶立於朝語明服而立於阼階註十搢紳插笏於紳紳大帶也鄭玄志笏者臣有事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忘忘也釋名古者貴賤皆執笏書事於笏以防忘也

衣錦袍

宋之問獻武后詩武后奪東方虬錦袍以賜之

笏擊義臣見武林門以下倣笏

笏拳朱紱

宋祁欽僧伝段秀實勃然起執源休脫奪象笏擊帝前唾泥而罵曰狂賊可殺刃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泥容臂捏笏中顙流血被面匍匐秀實遂遇害見武林門以下倣笏

一揖置笏

崔琳每歲時宴子家以一揖置笏重積其土

還笏馬帰

褚遂良諫立昭儀因致笏殿階即頭流血曰遂陛下此笏馬帰

故笏丗業

詔問魏證家書詔顔有存者五丗孫纂對惟故笏在帝曰此笏乃今之丗業

笏囊

唐故事搢笏於帶而乘馬張九齡體羸使人持之因置笏囊

書事于笏

余公頤奉使入蜀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之

紗公服

朝士五月起居衣紗公服爲舊官所紿三司使包拯亦衣紗公服閤門使白昜之詰曰有何條例答曰不見舊例只見余靖御此耳乃易之

不耻縕袍 以布絮曲

子曰衣敝縕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歟

緋袍 赤盛緋色謂五品服

須賈入秦見范雎曰范叔一寒如此哉解紵袍以賜之

奪錦袍

宋之問獻武后奪東方虬錦袍以賜之

笏擊義臣見武林門以下倣笏

笏拳朱紱

宋祁欽僧伝段秀實勃然起執源休脫奪象笏擊帝前唾泥而罵曰狂賊可殺刃段我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泥容臂捏笏中顙流血被面匍匐秀實遂遇害見武林門以下倣笏

一揖置笏

崔琳每歲時宴子家以一揖置笏重積其土

還笏馬帰

褚遂良諫立昭儀因致笏殿階即頭流血曰遂陛下此笏馬帰

故笏丗業

詔問魏證家書詔顔有存者五丗孫纂對惟故笏在帝曰此笏乃今之丗業

笏囊

唐故事搢笏於帶而乘馬張九齡體羸使人持之因置笏囊

書事于笏

余公頤奉使入蜀書所奏事于笏各用一字爲目上顧見之

問其所言者何靖以實對　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觀
善相笏
李泰軍善相笏休咎呼爲李相笏又有龍復本者無目兄有家
簡竹笏以手捻之必作呼爲李相笏又有龍復本者無目兄有家
笏擊僕死　如用手版以下倣手版
晏元獻坐以笏擊僕死　倣此
應仲遠云昔荆軻逐秦王其後嗣者持匕首以備不虞從此侍
官皆執刀劒漢島祖龍武修又始制以手板代焉故仲長子曰
笏所以備忘也今之手版以象焉服虔事
笏以手版擊
桓溫大陳兵衛前移晉室呼謝安王坦之欲於坐害之既見溫
執手版
坦之汗流沾衣倒執手版安徐谷就席坐定謂溫曰安聞天下
事歲不
晉記王敦以溫嶠爲州勘丑奇內欲離敦而外飾讓託與覺之
未言嶠知神間已周敦公坐強厭酒不肯飲嶠以手板擊厭
手版柱頰
王敦之爲桓沖參軍沖每呵之初不酬答直高視以手板柱頰云西山朝來致有爽氣耳
萬釘寶帶以下係帶
上賜楊素萬釘寶帶本傳
謝玄黃鈿帶
唐杜如晦卒後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
獨見公泫然流涕即日世傳黃銀鬼神是之更取爲帶鑑送其家
賜通天御帶
唐張說度討蔡憲宗御通化門臨送賜通天御帶
太宗亦賜通天御帶
賜帶寓規
唐劉文雅爲并州參軍時長史李勣入朝文雅與屬僚二人皆
餞勣臨二人佩刀玉帶文雅不及文雅勣曰子無爲嫌若某猶識
少尖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某故誤少檢故贈以帶俾其守約
李守寸無施不可喬用贈
還玉帶獲報　見注
賜通天冠
唐高祖謂侍臣曰朕初龍潛時夢神人以通天冠絳紗袍玉帶
元會畢亦通服與公等見之既見溫
詰之相笑恐言狀坐貶常州
賜下關玉帶
李靖平定蕭銑得其舊物有靖破蕭銑時賜下關玉帶
獻寶與金帶
說葉護可汗獻西釘鞓金帶　突厥傳
不貫帶
王文正公與有疾貫玉帶者持以見門第因呈公公曰如何第曰
其佳公命繫之還見其舍否第曰舉之安得見公曰玉名石也
得不重乎因取置几間使視者稍久無乃褻乎也我腰間不繫此物
還寶帶獲報　見陰報門
陰報門
唐李勣供奉輔林賢侍玄宗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恥之摘其

雜著

幞頭始末

上古被髮皮弁三代即有衣冠皆列品命無定制至晉之服以三尺皂絹裹髮名折上巾後周武帝裁為四脚名服脚但空裹而已隋大業中煬帝以漆紗為之內外皆漆又賜百僚絲葛巾子呼為高屋巾漸令向後有折角二脚左右各三摺象三才重裹前脚法一僕謝挺之家製子

幞頭始後周為四脚曾慥說

幞頭古以皂羅三尺裹頭巾後周武帝裁為四脚名服脚但空裹而已隋大業中煬帝以漆紗為之內外皆漆又賜百僚絲葛巾子呼為高屋巾漸令向後有折角二脚左右各三摺象三才重裹前脚法一僕謝挺之家製子

幞頭所起

問幞頭所起曰亦不知所起但諸家小說中班氏時見二如王莽輔隆史猶略言之其少時尚見浪時小說仙衆皆不復存矣唐人幞頭初止以紗為之後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謂唐明皇已裹兩脚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謂唐明皇已裹兩脚前垂以鐵線張之然惟人主得裹此世所謂唐明皇已裹兩脚者但比今甚短後來漸逐亦漸用想得士大夫因此亦皆用之但不知幾時展得如此長五代時猶是推人君得裹兩脚者故詩莫可考也柯木山子掇承用至　本朝遂為以藤織者而以紗罩之近時方勁以漆紗一士夫家尚收得上世所藏幞頭樣足藤織者上記其頭綰記在君前不言以手指人物便用勞指之此勞

服飾部　幞頭

服飾者花服飾部與國朝鄭玄之注乃論七之制公卿士人行道擔荷之事自漢初紹與二十一年間士人猶是裹幞頭皆戎服也朱語錄

服飾部　服色附

服色凡言賜者謂於官品未命服而特賜也以職事官服紫雖

有從以上官未入流品亦皆言賜若勳官便不然若不帶勳則亦以賜為正服之名矣官品未命服而特賜也以職事官服紫雖

常以挿在腰間不執在手中夫子攝齊升堂何曾手中有物攝者是畏謹恐上階時踏著裳有顛仆之患執主者自是恭若見之物只是捧至君前不是恭處如執圭璋亦所以夫子執圭四段 緒二如有捕縁手中有圭不得攝齊亦防顛仆

服色帯魚〻異

唐傳游藝以期年之中盛衣青緑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者是也

國朝惟緑紫三等而紫袍者除武臣外文官之制其別有六魚袋三魚袋亦魚夫三侍從而特賜帯者為荣故五子不佩魚中書舎人諫議待制惟侍郎紅鞓黒犀帯佩魚雖尚書御史中丞翰林学士直学士正侍郎給事中以上乃服金帯而為之飾毎閣事七直学士正侍郎給事中金佩魚與無官等大観間始詔中書舎人諫議大夫待制皆許服紅鞓犀帯佩魚紹興初復置権六曹侍郎亦如之 出緒編

金帯品第

元豊官制初改給事中以上乃服金帯中書舎人諫議大夫待制皆許服紅鞓犀帯佩魚紹興初復置権六曹侍郎亦如之 出緒編

腰帯蓋以革帯而為之反挿垂頭秦二世始名腰帯唐初詔令

勿下挿垂頭〻捷牽取下順之義唐改以一品至三品金鈒四品六品花鳥為脚七品九品銀鈒無文

魚袋

魚袋古之符契符以発兵袋以盛魚取其先知歸順之義唐改以魚袋取其合魚符之義一品至六品以下皆佩唐初卿大夫恩五品以下七品以上自緋入深緑不追改矣

金銙

太宗皇帝曰玉不離石犀不離角可貴者惟金創為金銙以賜羣臣方圓連路賜帯御仙花賜李士以上今俗為毬路為筋頭為御仙花為荷之 出田舎

鞾本胡服

鞾名曰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實録曰胡服也趙武靈王好胡

服高短勒以黃皮爲之後漸以長靴加以靴氈開元中裴叔通以羊爲之漸飾加以繡子
華東掌談曰北齊全用胡服長靴也隋煬帝始改變之
服不許著入殿省至焉周加御乃許之
律詩

初授秘監賜金紫　白樂天

紫袍新秘監白首舊書生喜氣人間盡賜金紫榮

喜劉蘇州因賜金紫　白樂天

高懸五彩光照地鵷行歸帶勢沖天皆緣寵命從君賜來看長年

賀行簡賜章服

五年五十加朝散尚亦今年賜服章　白樂天

昌谷曹郎榮傳錦帳花磬喜彩動綾袍始趙行動綾袍始趙行

賀行簡賜章服

政潛庵先生繳張欽夫端堂服次韻

平生師友兩相知苦爲君王惜一來

鏡方陽飛

紫綬當時賜兩人一爲乳臭一名臣甚誰不要今何惜記會元

生出一意真是時欽夫與一吳氏同日

衛公故筋記

二年忽端將於三原令坐中攝其攀宦有各曰其永坐謂端將
曰是衛公之曾也其家書賜書與他服器下餘物皆記識端資
即求若爲客謂丞延入端次端梓因跪請曰端君僕射公之
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人多其事迹史記或闕略具天下其若

冠笄嫂部

冠 巾帽 幘 幞

冠貫也所以貫髮也釋名上古穴居野處衣毛冠鮮而冒皮後代聖人易以絲麻觀羣雘之文飾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以為服見鳥獸有冠角頫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綏與服志緇布冠始冠之冠也太古未有絲繒始琢布耳三礼圖冠義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其緌也酸於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適子冠於作以著代也酸於客位嘉有成也三加弥尊喻其志也冠字之敬其名也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素積郊特牲通天冠天子所冠漢制之秦礼无文祀天地明堂平晏郊人不識謂之平天冠蔡邕獨斷進賢冠古緇布冠緇者之服也前高七寸長八寸後高三寸一梁下大夫一命所服兩梁再命大夫二千石所服三梁三命上大夫公侯所服三礼圖委貌冠野夫皆冠皁服也郊特牲法冠一曰柱後惠文高五寸以縫為幅前鐵柱卷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故以為冠輿服志御史侍中金蟬左貂諸官儀武冠俗謂之大冠環纓无緌以青絲為緄加双鵕尾竪左右為鵕冠云鵕者勇雉也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為惰古者有冠无惰秦加武將首飾為絳惰以表貴賤後稍作頰顋漢興續其頸部結之施巾連題却覆之今喪惰是也至孝文乃高頭續為之耳崇其巾為屋貴賤皆服之漢輿服志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堯曰其冠不正望貌然

去之孟子儒者冠圓象天礼新沐者必彈其冠荀子為冠所以
莊其容又中子義義然纓其冠墨冠劫娄之權與墨翟巾謾也
帽冒也釋名一字巾幘之异情雖大隋以為佩者服用之稱佩
者玉器之名播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王毛詩疏所
以必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備道无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
現能決嫌疑即佩決是以君子無故玉不去身礼記玉藻君子
朱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礼記君子行必佩鳴玉
是以非僻之心無自而入也同上大夫得罪待放於郊公與之
環即還也言之玦即去同上立則容折垂佩曲礼孔疏秋蘭以為佩
刘氏冠
君子佩象
高祖為沛公時乃以竹皮為冠乃貴賤冠制
高祖時諸侯王將相冠惠文冠侍中左貂金璫附蟬右貂金
璫附蟬諸吏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屋為飾
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屋為飾
侍中服則左貂右貂金璫附蟬之制秦破之得
秦始取外國內漢興本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以
其冠以賜侍中庶子為輝光所映弥有華采故
弁
大
掛冠

冠章甫冠
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冠章甫之冠
冠不正則去
伯夷思鄉人處其冠不正望然去之孟子
皮冠招虞人

鹿皮冠

宋何尚之致仕在家常著鹿皮冠後復起拜開府儀同三司天子臨軒百僚陪位沈慶之戲曰著貂蟬何如鹿皮冠

貂蟬冠

齊周盤龍爲散騎常侍武帝謂曰著貂蟬何如鹿皮冠答曰貂蟬從陛下耳

折巾 以下係巾

郭林宗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遞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重如此

鹿酒巾

宋陶潛郡將之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復著之

葛巾毛巾

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相戰宣王使人覆其營垣觀其軍中整肅又觀其外門開中人悉坐安堵不譁乃嘆曰天下奇才也乃引退

葛巾

晉万簡文時爲撫軍中記室著白綸巾擬鶴氅裘隨而常著談

白綸巾

角巾 第九門

伊川巾服

伊川常服蒙頭巾裁半寸之服也深衣絳帶自燕處變之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見外人伊川常衣之

幅巾

戴逵博極群書善屬文而不修威儀常幅巾奕履與門生故吏談宴

臨江解佩

江濱一女者不知何許人步眺江濱參差數十步忽遇解佩與之交甫悅而受佩而去數十步忽無佩女亦不見

佩韋佩弦

范甯字武子雖大夫捨佩玦之義子臺死郎大夫捨佩決之義

臨江解佩

江濱一女者不知何許人步眺江濱參差數十步忽遇解佩與之交甫悅而受佩而去數十步忽無佩女亦不見

佩韋佩弦

范甯字武子雖大夫捨佩玦之義子臺死郎大夫捨佩決之義

性剛佩韋自戒西門豹亦佩弦以自警

雜著

論冠禮

柳宗元

荀子曰禮與其中立寧若古者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到公廷薦於鄉士某子冠畢應之者咸嘉然京兆尹鄭叔則蔑然曉勃却立曰何預我郎爾中皆大笑天下不以宗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已

古今冠紳異制

余見大父家居及賓客率多頂帽而緊勒帕未甚服昏子暇下戴小冠簪以帛係頤子頦室中則去帽見冠簪或用頭巾也古者士皆有冠帽乃冠之意雖施之外不宜朝覲之禮大抵類武士服何取於禮哉或云勒帛不便於猥故柏易皆不然須用上襟掖下與背皆垂帶余大觀間見宰執接客更押文書猶冠帽用皆子今亦廢矣而北方士又引為長裙照半膝製亦不同裳服者巾衣武士服而習俗之慶大抵類此也

服頭巾子之制見舊唐輿服志頭巾条數十種

與劉其父書論明道冠服事其初意既在奉校立祠密邇先聖先師之側則不應直用野服為奠然有此議兼在先平李君見曹御史陳了翁奏亦是象冠法服一公自表諫聽流落於外許非平於其官者見問習熟因依援以為例而未嘗計其當時之得失也今如或者之言固亦有理但明道之為御史初非攝官而宗

闊巾大袖

明道伊川兄弟被服異人衫則大袖巾則闊幅元祐間人皆效之至紹聖中猶有襲之者趙景平其門下士也張文潛贈趙詩云明道新增舊已春遺風猶得見門人宛如潞國衣冠旧足帶林宗折角巾蓋謂此也為宅銘

屨 履 屩 屐 鞮 鞾 鞾 靴 韈

屨禮也飾足以為禮屨拘也所以拘足也草屨曰屩麻屨曰舄不雜麻屨謂之不純言賤易有宜各自玄與不假借也方言舄複底曰舄以木置屨下乾腊不畏泥濕複乃屨之不帶者說文舄履也履有舄複底之屨燕服謂之屨祭服謂之舄舄複也脉作謂之舄複名之外有屨二言聞則入言

不期則不入曲禮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就屨跪而辜之
舁於側鄉長者而屨跪而進屨俯而納屨明北斜斜高屨可以
屨藉視風無我何而往則戶外之屨滿矣並子屨方屨者知地
形向上舁屨中高也屨下卑之屨輕便因以為名屨
輾屨屨不躡跟革屨也出行者之屨輕便因以為名屨
皮徵步羅輾生塵冷神賦小兒穉屨也雜兒衣也釋名凌
屨
瓜田不納屨古詩細軟青絲履　整屨步青蕪　所屨上
星辰　欲問何門設珠屨並杜　初官惠文讀城口晚入奉常陪
劒屨　家廟藏赤烏　上方行賜尚書烏並坡出門厥韓翃秘
駕喜巾屨山谷泥土亦兩靴屨　草露濕芒屨並坡　步屧隨春風
花殘步屧遲並哀哉練裙破屨山河昔日賞並
園無道路則吁嗟東人譬教坡垢膩腳不機杜屨上足如霜
不著蝸頭襪李青鞋布襪從此始杜

步屧郊野見酬飲門以下倣此屧
研屧為業
江淹少貧好學晝則研屧為業夜則踏儿讀書
作研屧以下倣此
黃帝臣于則作履屨
供資屨
鄭中侯見殊侯曰君卿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粮履可也
織屨為食
陳仲子齊人適楚楚王欲以為相妻曰子織屨以為食糊口
為樂在北中乃潮使者高士傳
衣冠捆履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宋之滕履屨
又甘衣粗捆履織席以為食晉文
屨而為氓其徒數十

從者縗獲
孟子之滕舍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
若是乎從者之竊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歟曰非也夫子之
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距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以草爲橋
婁商以草爲橋立氏曰非絲爲之宮中妃嬪皆爲之
趙相虞卿踦屨見平成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爲
上卿
貧窮不貴
後漢江革少勤孝負傭供養母妻以貧窶不宜出行
革著老憊辭甚懇切遂以其言白母母乃聽革獨去其宜因棄不食
老憊罷行
又魏二十
齊陷彦回父基之宋元嘉末爲北陽尹魏軍至瓜步基之使子
彦回先還家留行彦回四年十餘歲甚有慙色
織履易米
唐宋桃椎結蠶山中作織十芒履易米買食終不與人接
魏王粲好驢鳴每賓客盛坐聞王至倒屣迎之史
倒屣出迎
王粲既見而奇之賓客盛坐聞王至倒屣迎之史
皇甫規不重望鄉人有行賄爲郡守詣規規卧不起閽王待至
遂倒屣而迎史
履破而迎史
履齒折決下係後
謝安聞姪女破衣縫過戶限不覺發齒之折
一生幾兩鞋
而未判得失有詣約者見正料財物答云屐當不尽辭兩小籠
以著皆後傾身鄰之意未能平或有詣學正見自牀後因數曰
一生未知當著幾量屐神色甚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兩
木屐登山
宋謝靈運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屢障數十重莫不備尽登躡常
著木屐上山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
還屐不受
宋劉凝之曾爲人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者已敗家中乘新者憤
君此人後於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取
還屐復受
齊沈麟士曾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鄰屐邪即跣而
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鄰屐鄰屐笑受之
不棄敝屐
又東二十
齊虞玩之爲少府尚帝鎮東府朝廷致敬唯玩之踦屐造帝帝
乘輿視之訖果斜銳裁數寸以芒接之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
佐買之著已三十年帝賜新屐玩之不受曰著舊屐慣不可
遽所以不敢當
麻鞋一屋以下係鞋
郭不有一領事會積已甚家衣數百後坐閒王至倒屣迎之史
鞋一屋鄰衣數庫其餘財宝不可勝言鄭氏家訓
鞋者諧
李泌未相時宿內院旦起竊泌鞋決帝所帝曰鞋者諧也當爲
諧諧事且諧矣家語
麻鞋
李白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上樹竊鞋

鄭仁凱性貪狠嘗為密州刺史家奴告以鞋髀即呼公吏鞫新
者令上樹採果俾奴竊其鞋而去吏訶之仁凱曰刺史不晏守
鞋人劉敦舍劄

文王自結韈以下係韈

文王伐崇至鳳皇之墟而韈係解文王自結之太公問焉文王
曰吾聞亡君所与処弔尽其役寡人雖不肖所与処皆先君之
人也故无令結之文子

武王韈繫解

武王伐紂行至商山韈係解五人在前冀負係皆曰臣所以事
君非為係韈世紀

結韈使之重

王生者善為黄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尽會立王生前謂張緯
之曰為我結韈緯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王生曰吾老且賤
之高帝曰吏制之老十八次第韈帶之兒云
古詩

韈和繫帶

文子曰文王伐崇還繫帶則其物色已見於問代實録曰日三
代有之謂之前後而変相成中心繫韈文帝吳起乃裁
經以為絛組紳之文繫

雜說

傳曰武王既喪而韈系絶頽左右無可使結者荷端而呼辛子
跪而結之辛子後結韈又有辱其不尚矣今婦士
之高帝曰吏制之老十八次第韈帶之兒云
古詩

雜打

綿邦侯以百金買美姬姬得錦韈一隻過過客一試百余前後
見皆言是天下奇寶時貴家誅竄殆盡人之
命在此乃脱織韈塞其口而縊之投諸水中
服者見其文彩鮮明真天下奇寶人爭以金買及吹忽變為
蜿蜒長丈餘直奔波濤已遠里巷聚觀驚怪良久始散
王書昌黎集韓愈有雜打一篇
郗重榮公手解繫然後得脱
明日吏捕逮將入獄陸市猶得賢胡鬱

雜錄

細人金孝祖四八識鑑王導裴頠皆器重之
前漢書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

張安国

偽蜀韓昭傳李谷段言韓八座事業如折綫線无一條長者
古詩

贈送荘蒭升鄉

牡牧

編綵織蒲編作底製涼墊裘縫約上蓆邊

衣食部　　婚

衣服

詳見朝服部

【群書要語】衣身之章也左傳二被其之子不稱其服詩君子衣服之不稱其身之謂也僖二十四紅紫不以爲褻服論上聖人被褐懷玉以防其躁也文中子取我衣冠而端之賈人母得衣錦綉誤貽衣裳所大衣舞一名容一名盤鳥名龍鳥就章名稀短衣褐腰衣揮襪衣說文

【類】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爲緇陸士衡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謝元暉儒衣山鳥悲衣冷欲裝綿一父赫衣流汗短褐死丘已剪腰衣換袍楊山谷風雹入並抱振衣遠雲關聲滿谷

【古今事實】上衣下裳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舜制法服

舜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

緇衣之宜

衛武公緇衣之宜沃釋于文改爲弋

衣縫掖

孔子曰立少爲長衣縫掖之衣長居之衣端行

衣弊縕袍

子貢衣弊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

子路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

婦无禪衣

范冒勢行廉約婦孫氏遺綈百疋不受臧非不受臧至一疋終不受臧詩刺亂也二文与之云人宜有使婦无禪耶范笑而受之

葛紵布襦

宋徐湛之武帝長女會稽公主之子也武帝微時貧甚有紵布衣襦皆敬皇后手自作帝既貴以此衣付公主曰後世有驕者以此示之及文帝欲裝婆之主以綿錦裝盛衲衣遺示上曰此我母爲汝父作此衲衣今日有一難猶賴以不濕飯便欲殺我兒子遂免

衣食

不著深衣

王喜疾病先被朝牛衣中與妻訣流涕其妻呵叱之曰仲卿等賞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忽作此不自激昂乃反涕泣河南尹遣官就第送醫物朝廷康節服以謝即褐衣加帶又不沒齒物朝廷康節服以謝即褐衣加帶又不沒齒辭又不沒齒辭朝廷乃謝曰吾不復仕矣始爲隱著之服烏帽縞褐見卿拙不易也司馬溫公依禮記作深衣闊幅繒帶每出朝服乘馬用皮匣貯深衣隨其後入獨坐則衣之嘗曰先生亦可衣此乎康節曰吾爲今人當服今時之衣溫公歎其言合理聞見錄

寒不借衣

陳血已超越之那和叔告郭大婿陳在館職當初納小妓辯信絕倫好衣刺紋袴諸父責之因而白改逐知之無已話所從來內以實告无已曰汝豈不知我不肯累家衣耶郭之說而遂以陳而死謝克家作其文集序中有云篋无副裘又云此豈為衣食有盡指此事耳語銅

德輿退歌以下係褲

徐凝沈公述桂陽侯壯庸縣為郢州刺史暑月露禪聽事

梅詩典神

梁吉士瞻小時夢神無禮裘露為侍書所侮及冬為衍陳得絹三万疋乃作百種其外並賜軍士

雜者

服制之變

因言服制之變閨房尤甚亦无之士大夫家婦人

命服鈔曰皇祐元此則不敢出特子起珠耒公或問婦人子者皆子問何服曰大衣問大衣非命婦亦可衣曰可或事姑舅理喪亦可衣曰可

深閨大冷開香篋王筠微汗紅頰一陣霜風教柳條漸半
夜成甘菜重重白練明如雪獨下閑階輕步切祇知抱許搖秋
枕才音高樓已无月時聞雁過聲相喚紗窗只有盛相伴燈燄
孤幽又惱蛩啼離腸恐逐金刀斷細相儀形挑牙尺回刀剪破昏
江邑秋蓑鄉釣信手縫裲襠帳无人試覓衣時時拿手勻羅袂紅
綾設有千行字書中不盡一半殷勤記遠使

王閩又臨

錦緞布

織金也作金地者少之倒亦重其價如金故制字从金也
其文有織成雜織文法錦之屬詳貢賦錦尚綢惡
上品用百花蜀錦次等用五色織為文錦入水不濕
火不燃其次五色備諸文綵名曰雲錦緞織者惟八寸
幅廣而已

用衲繡詠

雪戚帝時樂浪王調都中哇有綠數千端號曰不雪布國用不
給士卒思之乃詔黃門織錦綠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
綠遂踊貴吹令王者出賞錦至一金其為時所慕如此

火浣布

梁書衛有布則浣之於火一日數次布火中久火越而色愈鮮明南方有火山長四十里生不燃
之木晝夜火然得暴風不滅猛雨不滅火中有風重者乃毛長
二尺常在火中不出外而色白以水逐沃之即死取其毛織以
作布用之若垢汚以火燒之即清潔也神異經

帳幔無文繡

漢文帝帷帳無文繡示以儉為天下先本紀賈誼曾疏文繡

為錦非門

衣錦夜行見衣錦還鄉門

律詩

錦

布素豪家定不看粧無花彩入時難紅退天予恨功日紫敏星郎悵外蘭春水濯來鴛鴦浦夜機排處雨燈寒舞不轉二求新樣不問亂離紊拓機又君手裏機霞生美號仍聞借問城奪得始知抱更貴歸方覺畫偏榮宮花顏色開時麗池鳳毛不浴後明禮部郎官人所重省中別好科名

布衾 被衾 枕 枡 竹夫人

湯婆並附

(攀畫要語) 衾大被也從衣金聲 詩被則為所覆者也說文衾寢衣枕所以支頭者也說文冠轉枕枕 角枕粲兮 傳

(雜記) 天寒知被薄憂思知夜長古詩夕息憶重衾謝士廣重衾無暖氣被薄知燈燼水枕多要錦衾眠枕馬流沙客盧枕且留琥珀枕溫來時李一枕黑甜餘 万事邯鄲枕 曉來憶兩鳴猶枕上作

(古今事文類聚) 大衾長枕

姜肱兄弟友愛寫大衾長枕 無效臥牛衣

王章為諸生與妻病无被卧牛衣編亂麻為衾呼為覆頭作十二幅被以招賢士共卧無問君子之言

詔給雜被

後樂於禁直前宮家貧无被枕柱讀到帝聞而嘉之詔太官給尚書郎以下朝夕飡并給帷被

郎官錦被

陸尚書郎入直供青綾白綾被或錦被謂之被猶言加也

幔被徐說

晉魏舒為尚書郎或有非其人論者欲沙汰之舒乃曰吾即其人也幔被徐出

馬衣錦被

陳元方遭父喪哀慟哭立其母竊以錦被蒙其上郭林宗弔之曰鄉閭內高才知而不舉喪錦被蒙上孔子曰衣夫錦衾夫稍衾而出

引被覆面

王劭陽文則酗酒或覆面臥

布被多錦

後宋寵布被帝聞賜錦被

敗絮紙補

羊續為南陽太守以清率下唯卧一幅布掩脚敗則糊紙

枕肱易壞以下係枕

楚靈王敗於乾谿王親獨行彷徨於山林中三日乃見其爵人曙王呼之以食不食三日矣曙趨而進王枕其股以寢于此王寐曙枕王以墜而去之周語

任官不作枕

邯鄲云云所以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乎 先史

雨夜不安枕

唐玄宗曰朕思天下事雨夜不安枕

遊仙枕

開元間龍波淺一逃已乾萬頃之中帝每游焉則千洲三島四海五湖盡在掌中

金根車蓋

陽城爲諫議大夫公卿表薦之徵詣闕上疏固辭不受詔賜金根車一乘

吕公弼薨

國朝輟朝

司馬溫公公面未愈每晚少睡則枕轉而覺乃起讀書 宋史

古樂府

匈奴遺我明月珠以問其主何以報之常安萬金之寶求之孔易子之常安萬金之寶求之孔易

為君結綢繆兮以問其主何以報之結綢繆兮以問其主何以報之

李北海公之卿贈也已葬大銘者有待中公欲銘而公自可作勤公自可作勤公自可作勤

霜露秋深以滄浪色粉身從澣紱蛻骨辭塵袭乃知擎狀袭故
詩漸閑出浴身猶貴精冶心豈宜逸平生感交遊耳剩非恕得
精神隨事分內省然未力寸陰捐已多老矣將何及自從得此
拳夢荷常惕三清如指已多老矣將何及自從得此
袭忽引詞紀知閒處閒百靈集鼎酬或存飛韋弦亦規失則知
君子恵於以爲蒙袭

詩謝待制朱文紙被之況　陸務觀

紙被圍身客意大白於狐淵煖於綿故翁用處君知否不是窮
閭夜坐禪

木杭蔡恭帝元經曰秦飛燕入懷搖布衾紙被元相似只文高
人爲作銘

雜言以下二十五首

沈約銘

切敬猶母思鄉梓上筑前且自省棄言愆邵曲爲君遮

擬古

蘇子由

題畫山水

張敬夫

溪水竹叢前石梁風野水遠山霧雨濛長有漁頭釣魚要伴人閒
到寂寥中

詩話

蘇子由

論書謂士大夫畫郎是其筆小兒題詩其上云溪上高

更衣行樂抱夫人以從帝亦不疑也上幸汾陰祠后土顧汾水
飲羣臣作秋風辭歸未央坐溫室夫人自此飛少與上謁夫人
曰而第壽自安時年夏寒君公卿年夏暑君公卿夫人夫人
見上中不能无小娣主侍夫人每後每至夫人輒令侍疾使
承統帝許見恩夫人遂自起舞帝亦起舞顧謂左右曰吾老矣諸
王子若皆人人自以為安乎因泣下夫人即去帝既感傷乃
為詩曰

古詩

秉燭夫人

晉王軍

晉書曰王羲之字逸少琅琊臨沂人也羲之風骨清舉嘗在蕺山見一老
姥賣六角竹扇羲之書其扇各五字姥初有慍色羲之曰但
道王羲之書扇老姥如其言人爭買之後有一道士求書
扇羲之書畢籠鵝而去其愛鵝如此

王羲之

唐李白

小姑獨處在深閨十五彈箏愛綠窗春風不解其中意
卸罷羅裙和衣睡

唐王昌齡

閨怨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妝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唐王維

竹夫人

東坡詩話云閩浙暑夜頗難竹几凉簟猶不足以蠲熱予在
九江結廬于山谷絕澗水環之竹木蒙翳每暑夜獨坐林間
九江多竹工人破大竹為五六片用麻縛為圓筒其狀如車
毂相連數十節以手排之則激激有聲清風時來亦自可愛
予名之為竹夫人

蘇東坡詩二首

小姑獨處人間世心似孤舟繫斷纜夜半不眠推枕起一
聲歎息滿江樓

黃魯直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十一

琴

琴

琴書要語

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白虎通琴者禁之統也君子所當御也風俗通琴長三尺六寸六分上曰池下曰地也五弦象五行大弦為君小弦為臣文王武王加二弦以合君臣之恩琴操凡琴曲調操而作名之曰曲製琴而作名之曰操操風俗通平和之人所樂聽琴則修潔而心閑蓋康樂者琴聲一弦為宮次弦為商次為角次為徵次為羽少宮次為少商少角蔡邕琴操名清角者成公名疏鐘

舜莊王名繞梁司馬相如名綺琴操名焦尾楚辭名飛燕名鳳凰操歌帝五曲一曰鹿鳴二曰伐檀三曰騶虞四曰擊壤五曰白駒十二操一曰將歸二曰猗蘭三曰龜山四曰越裳五曰拘幽六曰岐山七曰殷紂八曰周公作五神朝龍牧操子作十二曰丘陵引一曰烈女引二曰伯妃引三正水仙十二懷琴並伯牙作九引一曰別鶴引二曰楚引三曰楚妃嘆引四曰楚引五曰楚引六曰楚引七曰楚引八琴引九楚引女引四思歸引五霹靂引六雉朝飛操引七坡引八琴引九楚引○河間雅歌二十二章蔡氏五弄双鳳離鸞歸鳳送遠幽閑白雪長清短清長側清調大遊小遊明君胡笳陵散已兔歎琴妃歎風入松烏夜啼正人之德也已見通典

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朱弦而疏越濁者昏也之使聲越者昏也雅琴長八尺一十二寸二十三弦常用者十九弦三九圖云琴之圖仰天琴之空

鼓琴自娛

頴淵民鼓琴足以自娛孝夫子之道足以日樂回不願仕焉

伯牙鼓琴

伯牙鼓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汪洋乎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志在太山鍾子期死伯牙破琴絕弦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

琴操所述言

晉侯觀于軍府見鼙儀問其族曰伶人也与之琴操南音公曰若子也言辭先王不替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左傳

雍門周以琴自鬻

雍門周以琴自鬻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忘乎周曰臣獨何能令足下悲哉雖然臣嘗為足下悲也然臣嘗事孟嘗君而後所能令悲者心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乎昔與今不異臣一無之故擊而為足下悲也臣之門不若鄙山隱北不及四鄰諸侯振救拔接賓客不絕於門臣之所以為悲者一也士然得其足而歌曲池既已滿墓既已高其上曰夫以千歲其存者寡矣千歲之子此皆賢人君子其上曰夫以千歲其存者寡矣千歲之子此皆賢人君子而歌之徐動而哀揚而遠上徹青雲下振金石左右流涕坐者悲傷臣之所以為悲者二也臣聞之物有盛必有衰樂極則哀人生則有死此自然之數也臣之所以為悲者三也然臣嘗為孟嘗君鼓琴

散五古同靳之廣陵散於今絕矣

劉臣不操琴

鄭王同謙會命侍中拭絕操琴絕對曰劉臣後社稷當執物作則垂之於後絕雖虛鄙忝備常伯腰紱冠冕鳴玉豈可操執絲竹爲伶人之事

不好聽琴

唐明皇好羯鼓不好聽琴壽王子汝陽王璡小名花奴時方有秦琴弄未畢上叱去已速召花奴取我羯鼓來爲我解穢數

伏羲作琴以下係裂

伏羲作二十五弦之瑟以制婚姻之礼通暢

趙王鼓瑟

趙惠文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曰切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爲秦首請奏盆缻秦王不肯爲一

五

擊缻

取瑟而歌

孔子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曾點鼓瑟希

子曰點爾何如鼓瑟希遲爾舍瑟而作

子路鼓瑟

子路鼓瑟有扎鄙殺伐之心故孔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家語

鼓琴而六馬仰秣

伯牙鼓琴而游魚出聽鼓琴而六馬仰秣

齊王不好瑟

齊王不好瑟有求仕於齊操瑟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客謂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三年不得入何不好何

雜著

琴賦

嵇叔夜

將和之所托託峻崇之崇岡含天地之醇和吸日月之休光播紛紜以獨茂疏安繇以永長若其山川形勢則華岳峩峩洪河瀲瀲東沙崇崛其西涌子毛其陽高岡嶕嶢其陰重岩洞谷嵚崟其下幽林穹谷深屋大麓寂寥顯敞處堂之高殿臨曠望遠升降長階周以步櫩翔以輕軒綠竹夾生芳草被堂流水周於階前鳴鳥翔其後嘉木繁榮於左右清風時至微芳遠揚

伏羲制琴以來歷古今之取名各有攸因或以聲定或以感興或以神化或以人名或以物生

雅琴清而遠鬱朴而閑潤和而不燥細而不煩大而不虛疾而不速遲而不留安而不固哀而不傷樂而不淫

制旨安歌新弦代起雅曲向闇發手將眺於是乃發乎商徵流乎羽角優柔平中紆餘婆娑或紛紜交錯或放逸流散參譚繁促閒不容息絃急者如風雨之驟絃緩者若細雨之微間疎合節應變無窮踊躍赴曲歸趣同律初涉綠水中奏清徵繞朗月彈秋思悲風響林鳥驚翔鶴舞南岳猿嘯幽谷游魚潛淵仁人聞之以廣其德智者聽之以通其神

上巳日燕太學觀雅琴集詩序

嵇叔夜

興衰　樂之調聚散而不失其正又樂之所致理之常也四方无事華夏之閒

樊文深既良而異爰合其美超實爲之賛若枏子

燒琴表節

衛懿公好鶴以亡其国房次律好琴滑縣全死乃知燒爨之主亦自有理志林

古詩

聽師彈琴 韓愈

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浮雲拥繁星無根幕天地闊遠隨飛揚嘐嘐自鳥拳怒見孤鳳鳳時翺翔鳴聲一何苦嗟我獨失時悵悵久不已落千丈強起仰視但白烟顧影還寂寞收拾不復得推手遂止之淚來滂沱誰能無以永歎置我腸

彈琴效賈島体 歐陽永叔

古人不可見古人琴可彈二物爲古曲声如閒古人言琴声態可聽琴意誰能論橫琴置床頭當午猶背眠髣髴見一丈夫蔽二古衣冠登床取我琴調作南風弦一奏南風來再鼓變啾烟鳥歌尽變禽草木亦滋蕃乃知太古時未遠可追還方彼變中樂心知口難傳既音其人起坐清泠瀾

聽賢師琴 蘇子瞻

大弦春温和且平小弦廉悍亮以清平生未識宮与角但聞牛鳴蛙中雖登木門前剥啄誰叩門山僧来閑君勿嗔歸家且看千斛水洗尽從来俗手指下絲声妙處推不爲能聞即忘之深得琴中趣

琴柳絮無根帶大地閑遠飛揚縱横變態浩乎不自忽前聲未斷後聲發小絃廉折亮以清平生未識宮与角但聞牛鳴蛙中雖登木門前剥啄誰叩門山僧来閑君勿嗔歸家且看千斛水洗尽從来俗手指下絲声妙處推不爲能聞即忘之深得琴中趣

東坡云歐陽公嘗問僕琴孰優僕佳余以雖優敵听絃師琴音之公言此詩固奇矣然琴者之公言此詩固奇矣然琴聲不及指下之韻牛鳴蛙中雖登木然何網纂也文忠詩大小歌皆不然言皆用耳八音皆用豈獨絲也聞者以海爲知言余嘗考今琴譜謂宮者非用父五調迭犯宮声爲多与五弦之正名異此又坡所未知也若溪漁隱曰東坡嘗因章質夫

銀潢敞二霄稜二西墜月色寒如冰江上一叩朱絃萬籟不

起秋光凝伏羲歸天忽千古我聞遺音淚如雨嗟嗟不及鄭南兒北里南鄰黃歌舞竟何時休師襄堂上心悠二擊浮金戛鳴玉老龍秋啼滄海底幼婦暮嘯寒山曲瀟瀟頭髮二咽幽泉洞庭嘯罷二落寒木此声感物何太重十二斷珠下仙鶴爲予再奏南風詩神人和暢無爲二子試彈廣陵散鬼物悲哀晉方亂乃知聖人情遺深興治四海先治琴興亡哀樂已不我道學中可見天下心感公遺我正始音

詩話

評古今詩

三昌僧義海以琴名世六一居士嘗問東坡琴詩孰優東坡答以退之听穎師琴公曰此祇是听琵琶耳或以問海二曰歐陽公一代英偉然斯語誤矣昵二兒女語怨怨相爾汝言輕柔細爲真情出見也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神完意全壯也

家善彈琶者乞歌詞亦取退之聽穎師琴詩加減括使就聲
律為水調歌頭以遺之其自序云歐公謂退之此詩最奇麗然
非聽琴乃聽琵琶耳余深然之觀此則二公皆以此詩為所琵
琶矣今西清詩話所載義海下卷疑此詩像曲折能道其趣為異
真能琴詩世有深於琴者必能下之矣 西清詩話

古分歌琴聽琵琶王建李頎詩甘法寫其聲音節奏類以景物故
實狀之大率一律初無中的句且可移用是皆其知音者但其
造語極形容耳昵 況文語則然相尔波劉熙載藝概軒昂男
士超越場屋蕭瑟柳巷兒女語則飛揚喧噪百鳥群忽
見孤鳳鳳鳴則百鳥俯伏不可上矣勢一落千丈聽此退之所
也孤鳥曉相鳴野鶴露相鳴夜半猿啼秋山鳥啼春皆文絜縛文章合調和
雄鳴雌三鳴風雨逢三鳴鳳凰雛三鳴鳳凰雛與對妻榮劍蕃鏡僧發生詠歌

文王雅思到離騷經二典意淡運三盤語丁寧此求叔聽琴詩
也大弦春溫和比平小絃廉折亮必清平生未識宮与角但覺
牛鳴盛中雍登木門前刷啄誰知此中山曾未閉君勿嘆此子聽
聽琴詩也春天百鳥語淋亂風物花無畔岸慘陰愁猿抱山
木玄冬孤鴈度雲漢參汀丁空谷撰幽蘭淡潤夜調 十二
峯前巫峽雨七八月後猿啼湘浦老孝子流離在中野鶺鴒臨
士往空牀思婦感蟋蟀蜻蛚吟秋堂燕雀依桑柏此鳥豈聽琴詩也寒
虫催織月雞狖獨腐叫擧天招尔奚國翦臣放十年漢宮佳人
嫁千里深閨洞房說因思發琅琊李爽狂行歌義帝人
漁父擊舟在浪當此聲音聽無窮迴旋蜩蝶通
切 如私語嘈 切 絃聲帶 如急雨小弦
底滑幽咽泉流冰下灘又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
此樂天所謂琵琶詩也一彈珠幢夜靜風珊 低回

悽秀閉山思坐對燕然秋月寒一聲深殺磨騷曲彼奇
繁併百萬金鈿撥五盤醉落西南指鶴唳晴空聞九霄此徹之所
明月能吹簫寒敲白玉聲何能暖通黃鶯語自嬌此王仁裕所
賦琵琶詩也春風和暖百鳥語疏鋼山路行人行啄木飛從何處
來花間乘底時了了林空山靜啄猶響行人拳頭飛鳥驚此永
叔聽琵琶詩也八音鏗鏘一下銀漢九霄風鳴朝陽鳳鳴矣此二
鎏綠波數人出聽織錦梭幽愛得所聽琴詩也綿蠻巧囀花間舌
鳴咽交流水下泉此永叔聽琴詩也江起出听霜雨愁白浪翻
空動浮雲嘯振喬家巢鳳鵠遺作三峽猿猱號与君合奏勿令
調啄木飛來翻淚抄此子聽琵琶詩也永叔子瞻謂退之聽琵琶
乃是聽琴詩之誤然退之聽琵琶詩繚繞聲入音宮羽皆然何
獨琴也互相譏評終無確論如玉溪生錦瑟詩云莊生曉夢迷

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
亦是以景物故實狀之若移作聽琴詩
評琴詩 一 依文

義山錦瑟詩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
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
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評琴詩 二 依文

義山錦瑟之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聲也適怨清和
也望帝春心託杜鵑然也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
生煙和也一箱之中曲尽其意史稱其琴瑟專一
評琴詩 三 依文

湘靈鼓瑟

杜甫湘妃廟云鼓瑟至今悲帝子 湘妃堯之女故曰帝子
傳言湘靈鼓瑟

琵琶 阮

琵琶本胡中馬上所彈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爲名樂名琵琶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又四弦象四時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爲名樂名琵琶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又四弦象四時也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爲名樂名琵琶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与五行又四弦象四時也

漢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王昆莫爲右夫人念其行道使知音者馬上作琵琶聲以慰之

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
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
月白沈吟放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
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坊第一部曲罷曾教
善才伏粧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鈿頭雲篦擊節碎血色羅裙翻酒汚今年歡笑復明年秋月春
風等閑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冷落鞍馬
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三來
江口守空船繞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粧淚紅
闌干我聞琵琶已嘆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相
逢何必曾相識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潯陽地僻
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住近湓江地低濕黃蘆苦竹繞宅生
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鵑啼猿哀鳥共鳴夜月秋花朝朝暮暮感
此言良久立翻悵然自失移船相近邀相見添酒回燈重開宴
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
調先有情絃絃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
彈說盡心中無限事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
東船西舫悄無言唯見江心秋月白

蘇子瞻

聽琴詩

跨弦試撥世無有樂府誰傳萬古心唯尚雙一生喙硬眼無人坐此
窮今白首嘉祐元年十七指法已似曹綱孫家一笑不關合餘幾手揮成送飛鴻促弦哀柱斷中腸客起寒蟲
催織月盡秋猶鳴叫聲大抵水焚空闊鶴千里清閨洞房語恩怨要與雷鵬爭頷桃李楚狂打滅聽市人漁
父擊舟在岸聞君枯木茅茨裏何能迫人意可事君言此物
博取姓名羅庾三有桃源閉門三月傳閩工自公親且說仲容
我有江南一古調欲彈與君愁斷腸君為我松風

琴

羊士諤

夜聽琵琶

破撥聲繁恨已長低鬟獻儛更摧藏潯湓水聽難盡莊舄
沙號杏梁

詩話

用左右手

白樂天琵琶行云曲罷曾教善才伏面善才女弟子名不見於傳記
後見錢易筆錄云元和中曹保有子善才善才有子細皆能琵琶
又有裴興奴善曹同時樂坊雜錄云綱善為渾撥興奴長於撥
撥時人謂綱有右手興奴有左手樂天又有聽曹綱琵琶示盧
連詩曰誰能截得曹綱手掩向重衾聽一聲蓋連紅袖中高奏詩話
古詩係況

和令狐相公聽阮咸

阮巷久無況四絃有遺音雅聲發閑室遠思含竹林坐絕衆賓
語旋移琴與陰飛時助哀絲悵無流心影似白鷗翔翻朱
絃一毫不平意幽然古猶今

劉禹錫

聽宋宗儒彈阮歌

翰林尚書宋公子文采風流今尚爾九起人死貌如千歲枯松枝落龍消中無足得錢百萬送酒
家一笑不關合餘幾手揮阮咸送飛鴻促弦哀柱斷中腸客起寒蟲
催織月盡秋猶鳴叫聲大抵水焚空闊鶴千里清閨洞房語恩怨要與雷鵬爭頷桃李楚狂打滅聽市人漁
父擊舟在岸聞君枯木茅茨裏何能迫人意可事君言此物
博取姓名羅庾三有桃源閉門三月傳閩工自公親且說仲容
我有江南一古調欲彈與君愁斷腸君為我松風

黃裳直

事施弦高筆く然糅者筆案声五弦筑身㑹俗通
第者上圓象天下平象地中空準六合弦柱十二
擬十二月乃仁智之器也今并涼二州筆服始琴不知誰改也
風俗通曰趙定促弹急聲如促淇織雜高或合或離傳元賦
箏司 瓊柱動金絲奏声發趙曲梁元帝按曲動花鈿眾毛起飛
促調移軫柱刮手度繁弦同上秦箏手指調鑒銀甲彈箏南杜
佳人當檐弄白日弦驚手語彈鳴箏杜

蒙恬所造
蒙招所造故曰秦箏風俗通
箱似瑟箏
晉祖台之志怪曰秦箏王道子神昵諸鄙宝以寶物
名盛飾為問之悟召伎妓飲奏飲畢伎人各盛飾為問之悟召伎妓飲奏飲畢
即改為一弄其妙於筆分乃不及箏然自足謝安侍坐帝命伎吹笛伎神色悉變
井諷一吹帝善其調賜御被數領伎既出部伊懌筆而歌怨詩曰
台民有一女善弄便筆音名之奴既出部伊懌筆而歌怨詩曰
為君既不易為君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
武金縢功不刊忠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金縢啟乃悟俯仰可觀
安立不靈矜滅親就之將其髮曰使君於此不凡當甚有慙色
帳中設箏
綠箏

呂布請袁紹遣布歃救之遣三十六兵被鎧迎布陳宮張邈
目布知之使於帳中設箏誰兵前布出帳去兵下者也
侯瑾
箏賦
依歌時轉龍按曲動花鈿促調移軫柱刮手度繁弦唯有高秋
月素雪獨可憐
聽箏
張九齡
端居正無緒那復發秦箏纖指傳新意繁弦起怨情悠揚思欲
絕徘徊能遂生豈是奏聲哀感人心自不平
箏
白居易
雲鬢翠鬟花顏滑膚紅玉指纖秋水十指剥春蔥雙雙鵾鵲勢
門

樂器部

笙　簧　竽　芲　筒

爾雅疏語

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爲之故曰匏竽是也其中空以受簧也簧名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竽賤也左春之氣賤生万物者也竽管三十六宮在右和十三管居中亦雅詞之下得白玉管十三簧象鳳之身謂之笙

樂書

管清雅柚拼響合絳唇吹梁陸竿兩二白玉童双吹梁鴛笙李白高門吹笙竽韓仙人十五学吹笙文得崑丘彩鳳鳴李綠髮童暗仙骨輕聞弦乘鶴去吹笙歐誰道使君貧且老編舁

錦帳明笙簧拔

史記索隱

女媧造笙

女媧作笙簧明堂位注女媧造列管於匏上內簧其中唐樂志

雙成吹笙

西王母命侍女董双成吹雲和之笙

王喬吹笙

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雒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高山列仙傳一云乘鶴而去見鶴門

南郭吹竽

齊宣王使人吹竽有三百人南郭先生不知竽而濫於三百人之中以食祿宣王死文王即位一一吹之先生乃逃去或云韓昭侯田若使一一吹之乃知其濫也韓子

雜著

笙賦

潘安仁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鄭譽之珍有汶陽之孤桐焉徒觀其制器也則審夫簧簫而須長刻力竹生鋒裁竽以管管之數乃分羽經徵列商壯之次協宮聲以理氣之和比小異參以開眠中排簡以攝間終苑我以寡詩又嗣逕而繁洪開浪壺以鬲悵若欲絕而復肆閡擬雜以奔激似將放而中廻或洗往不返或已出復入樂聲發而尽空歡悲音奏而列坐流連忘歸瞻以愛深遐以遠聽遊心太玄之域託好老氏之閒 臨吹嘯以往來隨抑揚以盛衰因高趨上簡而通下管空鳴蜩以寫聲盛也言其聲如蜩鳴也老氏之閒言其無為也 盛滿動慷慨以悽愴亮顧躊躇以寄緩輸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林之天 二張並作文載其下篇二朱實雜二紀其死矣化為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亦何以虛益為尔乃引飛龍鳴鵾雞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爭叫若懷鳥荊王嘯其長吟蔡妃歡而增悲妻嬌子昭惟養也能研羣声之清惟笙也能總衆音之林儛无所措其邪鄭无所容其遙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者其孰能与於此乎

古詩

吹笙引

王叡

嫣皇遺音寄玉笙双成傳得何凄清卅弦調罷鳥雛已上秋天鳴水泉迸蕩急相續一束宮商裂寒玉膚花香風繞指生千声妙尽神仙曲一終蒲席悄无語巫山碧峰雲雨

律詩

笙

沈約

彼美吳孤妓孤簧定參差鵾雞已朝噭鸞鶴復清吹本期王子

管弄待澄濱吹

笙

短長裁鳳翼脩細摹秦管能令鄰妃怨復使荊王吟切孤竹管來應雲和琴

聽鄰家吹笙

鳳吹声如隔綠霞不知墻外是誰家重門深鎖无尋處惟有碧桃千樹花

簫

簫樂

樂書要語

簫也其声肅以柔大者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大者謂之簫小者謂之笛 簫大二寸十六孔通用上洞簫之類 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孔通用上洞簫之類 簫也簫名也簫之孔兩邊上下皆對生 簫長則濁短則清以參天地之則 簫大者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大者謂之簫小者謂之笛 簫大二寸十六孔通用上洞簫之類 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孔通用上洞簫之類 簫也簫名也簫之孔兩邊上下皆對生 簫長則濁短則清以參天地之則

樂府解題

簫曲多与琴瑟相參李善曰月令孟冬紀曰以朱絲弦其聲清越以哀蔡邕曰以朱絲弦其聲清越以哀吹云云風俗通曰江等縣南四十里慈母山積石臨江土實管竹三孔長尺四寸圍寸半以竹為之名曰簫風俗通曰江等縣南四十里慈母山積石臨江土實管竹三孔長尺四寸圍寸半以竹為之名曰簫風俗通曰簫編竹為之

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於吳市

吹簫給喪

周勃常為人吹簫給喪事

古今文集

雜考

洞簫賦

王褒

元帝為太子嘉其詞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

原夫簫管之所生出于江南之丘墟洞條暢以平節標叢紛以

扶疎觀其竅穴則參差連延鱗萬甽也託身軀於厚土經万

物而不遷朔風勁烈漂霰雪而頂其側王陰沒潤而成形

翔千仞栖鸞鳳而長吟淒悲嘯聚乎其間於是脩短有

度曲合其妙聲則清靜感愁順叙

事迹若孝子之事父也愛游溫潤又似君子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能精漫亡

則莫不憯然累欷撫案下車太蟻或行喘息而逐類昵聲充塞乎

志食況乎感陰陽之和而見風俗之倫哉

笛

盛弘之

荊州記曰

馬融遠客王子淵夜聞作洞簫賦

效作長笛賦注上字淵作

祖述此笛

楚宝一初凱壮牧之長笛一聲人倚樓趙

伶倫作笛

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溪斬而作笛吹之作鳳鳴史

江神作韵

武帝時江神作笛九孔通

列和善吹笛聲如雛之聲无以加焉

列和竹

蔡邕有柯亭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而眄之曰良竹也取以

為笛奇声獨絕歷代傳之

作長短頌

馬融遠客王子淵夜聚羽作洞簫賦

笛

盛弘之荊州記曰

笛出一初凱壮牧之長笛一聲人倚樓趙

伶倫作笛

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溪斬而作笛吹之作鳳鳴史

江神作韵

武帝時江神作笛九孔通

列和善吹笛聲如雛之聲无以加焉

列和竹

蔡邕有柯亭柯亭之館以竹為椽邕仰而眄之曰良竹也取以

為笛奇声獨絕歷代傳之

作長短頌

馬融遠客王子淵夜聚羽作洞簫賦

效作長笛賦注上字淵作

祖述此

知卧吹笛

晉汝陽王璡知音律嘗早朝聞笛曰是太常工也他日識之曰何故卧吹笛工驚謝隋唐嘉話

山石可裂

李舟得村舍筆竹截以為笛緊細識石以道宇宙二吹笛天下第一月夜之舟吹之俄有客舟船請載既至請吹之其聲精壯山石可裂及入破呼吸盤擬應記粉碎客忽不見疑蛟龍也因史補

古今文集

雜著

笛賦

宋玉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前縣尹李幹翁節制之叢生山其處多竹篁之曲取其雄焉宋景祥將送荊州於湘水之上得其雌焉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驟帝感乎子延長鶉鷁並手溺朱鬣雁結齒鵝顏臻玉貌起吟湾商起流徵其辭曰近世曠笛從流起羌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棚棲及已藏竹吹之實相似剖其仁孔通洞之截以當去過節凡便易持遠馬易言也明昭明昭昭昭昭昭所加孔後指是謂商声五音畢

古詩

鐵笛亭

朱元晦

故侍郎胡公明仲嘗与武夷山之隱者劉君兼道遊劉小築勇湍挾使氣磯更晚迺刻次山水之間著於鐵笛刊石之旁胡公詩有更煩橫鐵笛兩字盡裂石之奇胡公詩有更煩橫鐵笛兩字盡裂石之奇胡公詩有更煩橫鐵笛兩字盡裂石之奇

作磬之始
無句股排本
夔曰 擊石拊石 擊石獸舞 又曰擊鳴球搏拊琴瑟以
詠門
有心擊磬
子擊聲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硜
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武帝時黃門鼓吹有車駕十六枝劉向因是說上陳禮樂
水盛以下 律與人情最急 故可以觀政 論及聲調時元樂
器玉帶內垂前令各及鞶囊物皆中之品其高下宮商異備諸
於絲竹即今所謂小忽雷笳也
方響
胡部元方響緣五枝七小應諸調大宗以軍別收一片鐵形
響悉應二十八調及軍只有宮調
調
笛板
牛僧儒好談諧嘗與賓客言天寶清冰賓絲竹管音未歇迴風繞
指柔蘆灰飛琯變山谷為之震動 蘆灰指琯皆樂人也 衆賓皆悚聽
良久曰 公大稱賞誠為絕妙上頭技於清元觀
李允文畢
敲金扣石聲相陵遊空泠靜天正澄玉振下井轆轤急小娃弄
素傷清冰賓絲管音未歇迴風繞指柔蘆灰飛琯變山谷為之
摧 震動 甚哉音樂感人也 鼓鼙悲拊拊下 六部中侯素光飛玄兔月
沸流管發和不竟罷餘然遶梁一夜繞千匝 梁塵 上秋壬
秦然越調急促哀入仙楸聲殘曲飛霜下段二 上秋壬
續詩
方響
數條秋水按琅玕玉手丁當指夜寒曲尽連敲三五下恐驚珠
淚落金盤
笳角 壯牧

漢劉熙釋名云騎執胡樂馬上所鼓吹大
小異即簫也 音先奚僕注車駕住吹小笳發吹大
故可知笳管與胡笳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朽節皆胡人卷蘆葉而吹之
吹以作樂也 胡笳後上發哀忘不堪聽其哀於晚吟 用本出羌胡以驚中國之人馬也 脩慶車
胡笳後上發哀忘不堪聽其哀於晚吟 用本出羌胡以驚中國之人馬也 脩慶車
故曰胡笳動邊馬鳴孤鴻歸雁聲嘶 細柳營
胡笳 五更殺角聲悲壯 壯

蔡琰字文姬先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漢末大亂
為胡騎所獲在左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感笳之音作詩言
志曰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鴻歸兮聲嘶二
劉疇吹笳
劉疇當避亂北越常聞百數牧馬之時撫膺悲嘯乃援笳而吹之為
出塞之聲動其遊客之思方長聲胡笳旨甚悲涼而去 曹嘉之晉書
越石吹笳
方響歌

則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慢然長歎入夜又吹胡笳數曲賊悉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并棄圍奔走

嵇元夫吹角

嵇元夫吹角以下係角部

嵇元夫師魏陵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角為龍鳴以懾之

晉志

古角声

元祐四年夏余至河東一日有老兵自北方來聞角聲曰此北方之聲也余時為郡際旅見提刑孫莘夫孫曰近日府中聞角聲不和然在太守時為之則和矣未幾王震奪制自同來號令數日余獨見孫曰角聲愈不和矣未幾王震奪制自同來九月中孫復語近官曰角聲不和尤甚前日夢渡蒲中忻龍圖自襄移蒲十月到官明年春病卒其驗如此渭水與談

雜著

胡笳十八拍 蔡琰

東風應律兮時來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胡殘賊兮共遘歌兩國交驩兮罷干戈遠送漢使兮綿延千金兮贖妾身得生入塞兮還舊鄉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雜詩

晚泊潯州聞角 李涉

孤城吹角水茫茫風引胡笳怨思長數處疑暮天沙上鴈一聲聞到夢中人

去西三行 閒角 杜牧

曉樓煙捲出雲峯錢塘已寂寞成角為秋悲更遠護霜雲

破海天遊 晚曉角

繁霜一夜落平蕪吹角當城片月孤無數塞鴻飛不度秋風卷入小單于

延平水南天慶觀夜作 朱元晦

驪重大彈胡笳声兼詩發給事公 李頎

石棧雲日對江城城角吟猨永夜清猨得兩枝正緣絕不堪聞此斷腸声

鼓

羣書要語

大鼓謂之鼖鼖謂之鼓小者謂之應鼖小者謂之料以靈鼓一社稷以雷鼓一神祇以路鼓一鬼享以鼖鼓一軍事以鼙鼓一役事以晉鼓一金奏凡伐鼓淵一未已鼙鼓逢一金奏鼙鼓其鐘笋簴君子無故不徹樂器則思將帥之比樂詞一鼓作氣句揚雄

古今注

村鼓時一急如剽奪浮鼓一腰鼓亘西如奏節一東海取最末戰鼓一長夜戰鼓一並坂

通典

立鼓表詠

堯立敢諫之鼓

訊鼓待擊

禹以五音聽政懸鞉鼓路鼓鼖鼓鼙鼓晉鼓以待四方之士為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鼖鼓啓寡人以義者擊鼙鼓告寡人以事者擊鼓告寡人以憂者擊鼖鼓有獄訟者擊路鼓以聽之

鼓以警衆

文王世子天子視學大則鼓以警衆

鳴鼓而攻

季氏篇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歛子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越之城門既閉門大鼓越擊此鼓声聞洛陽王莽時曰冊持布鼓過雷門鼓而為鼓也

禰衡擊鼓

禰衡字正平平原般雅安其才數嘲辱曹操二欲見之衡不肯往操以其才不欲殺之開衡善於鼓吹乃為鼓吏會賓客大鼓以次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岑牟破絞之服至衡方操鼓漸前跳躍而前吏呵之曰鼓吏何不改服衡裸身而立徐取

閒其刻漏法最取精今州郡往往有之 晉田昭

雜著

泗州重修鼓角樓記 李稷

烈而悲者角之志謹而嚴者鼓之聲列而悲以嚴與夫軍以義集以勇進故鼓角城例建樓鼓角於正門以發暮警夜二物用固均允敔語雖先鼓而後奏角先鳴者蓋欲勇生於義

律詩

託甲鼓賦 掄宗元

異哉鼓之設也制度于時行節容而立之斯立觀其表可以守戒儀之三千節其音可以表吉行之五十配和樂以入用並司南而為急

鼓鐘

擊之鍾考朝陽考巧鍾鼓考 朱元晦

律詩

題衛次賢鼓

罢向譙樓一柱擎二多擊少不安他如今幸有黃紬被努出頭來放早衙

鍾 寺鍾

鍾空也內受氣多故声大鎛名大鍾謂之鎛其中者謂之剡小者謂之棧尖上高峻也縱已鑿一爭也在上高峻也縱已鑿一爭也在旁拿筍也繹名凡鍾十六枚同為一簴鑿者為編鍾特懸者謂之鎛古今樂錄凡金為樂器有六皆鍾之類也曰鍾曰鎛曰鐃曰鐲曰鐸曰鏞曰鏄曰鍾而大鍾二千出圜如椎頭上大下小所謂金鎛私鼓也鎛鉦也

始作鐘之始

倕作鐘 世不

鍾鈕之名

禹時鐘在者追蠡也追鍾鈕也蠡攻絕之貌

饗鍾名志

叔孫舒益鍾享大夫以落之固以猴楬謂饗鍾

鍾鼓義曰

魯簡公謂子魚曰飲酒之不樂鍾鼓之不聞之不又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之仕也子無入寡人之家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魚盜賊道無餓人孔子曰善哉簡公之好樂雖抱鍾而朝可也孔

鍾銘慶鍾

晉克潞之役秦右圍救晉功魏顆以身却退秦于輔氏親止杜

元北勳銘之景鍾
　　新食縣鍾
宋左師每食擊鍾
　　鏞聲音
魏杜嗣今紫玉鑄鍾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獻之玉譜
繫清濁莫能相比於太祖更試然後知杜要為精
　　鍾音銅淬
南史張孝皛出崔公祕器前鍾聲斷孝武問求永答鍾有銅淬
乃求其父鑒云之声激清越
　　掘地得鍾
唐大常卿黃鎬鑄不能成事嗣有疑上中有之道上逢車鐸声
甚厲鎬具白此宮声也帝以建法作法器以象天下利之若教之因造百鍾之宗我鍾乃縣定詞甚崇甘果有掘大音無窮
　　李白
　　作成十大鍾銘

雜著
　　洪州大雲寺鍾銘　　陶凱文
夫天地之氣律呂和神人莫聽故天地以雷霆為聲以
樂節八風併上以鍾警之時天造聖作同符異舞自真乘開設
其輪三轉像教不墜而之鍾音宇宙之演万并
在其前善誘興作入新發蒙啟迪我善根是以作万
鈞之鍾大其器所以服其志者杜海湄此方上
士精決觀釋法義与比在聚有五人智果具領將辦所
作于時火官金工潤飾成令輕滑九六之數以合造化均薄
厚後險之齊以諧清濁聚精會神解心於開弘超越疑昏
破故聚心如城旌旗如市大悲之感与万雞接祝融回祿鼉鼉
交趾越五月辛丑新鍾成於是比邦民大和會膜拜綴觀川塞

御隊兜率諦聽鯨魚乃發豁然如扶搖號而鴻鵠怒鼇鼈作而
崇山俊在坑滿坑在谷滿谷金具發音若震若懾既而拗怒散
漾為回飈俱激發震大千周流六虛經平巖壑入于梵宮徘徊
乎中天凌倚水清夜半門鄰為之歡宮燕龍甘露降焉未盡於是
聆其音者音戰慄悲心自中方祝清涼吐七解服
刀輪摧熱惱平心者聞声以知受以悟法若露眞身報
昭身業救金鼓声氣本鐘銘越幣必為天下利三若教之果法者
道以觀音閻浮以建法作法器以象為天下利三若教之果法者
教之因造百鍾之宗我鍾乃縣定詞甚崇甘果有掘大音無窮
　　李白
　　作成十大鍾銘

不配美金鼎鍾賀坊仍事作制豈徒然也單者思宣城郎當
金縣化成寺大鍾若品等李公之所期也發一言以先意百
里而成然秋毫不逆人多子來銅崇朝而山積工不日而雲會
乃採鼻氏撰鴻鍾火天地之爐扇陰陽之政向孫奮擊庸震
聾全精轉浩以融煽銅液是發帝爐先噴口道氣陵天維紅
雲黑於大清紫龍蟠於迴銅煙宇宙功倍鬼神望而禁之吁
可駭也爾其龍首懸處飛鸞蹲蹲擊金索以上組縣實撥而送
擊防振鶩鏗鳥開力天声動山以隱三鄰鼻電而聞三軍湯鑊
於幽途鼎鑊於苦海景福駢臻鄉里等均六曹慶更好熟聖老乃
弘濟羣物又勒能為於此平衆別為銘詞乃恭
繩乃黃鼻趨梵聲明揚宗老之鴻休美白其詞作從備于詞曰恭
承德音敢願清風之誦其詞曰
　　雄雄洪鍾列隱天　雷鼓雷鼙聲大千　令出號烜赫聲照邊

歌舞部

歌　曲　舞

羣書要語

人聲曰歌。柯也如草木有柯葉也。釋名又齊曰謳。謳呈歌曰歈。楚歌曰歈。楚辭曰歈。活歌曰哇。梁元帝又有清歌。高歌。安歌。緩歌。長歌。浩歌。雅歌。酣歌。悲歌。勞歌。振旅而歌曰凱。歌童上表。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比於瑟瑟曰歌。被歌曰誦。誦之言容。雅言。古歌。永言。依永。律和聲。書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大戴。歌發聞遠。通宮。商。角。徵。羽。凡十二律。旋相生。歌詞之異曲。舜之韶。夏之大。殷之濩。周之武。皆曲曰歌。無曲曰謠。舜時擊壤。堯時康衢。皆謠也。亦歌。執其干戚舞而蹈亮之。行其綴兆。安其節奏。行列得正。爲進退。俯仰。屈伸。容。容得雅爲舞之足之蹈之也。大戴。舞師掌教舞。凡小舞。羽舞。帗舞。皇舞。旄舞。人舞。羽舞。教國子小舞。帗舞。教國子舞。皇舞。教國子舞。旄舞。教國子舞。人舞。教國子舞。凡大舞。雲門。大卷。大咸。大夏。大濩。大武。教國子大舞。凡祭祀。百物之神。則令舞其樂。凡國之大事。則令舞其大舞。凡野舞。教械舞。凡祭祀。社稷。五祀。五嶽。則教其舞事。凡小祭祀。則不興舞。凡大喪。大臣。從王而舞。凡軍旅。授舞器。凡散樂。掌教舞

伯夷叔齊諫武王伐紂不聽恥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之下采薇而食之及饑且死作歌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吁嗟徂兮命之衰矣

楚狂之歌 見隱逸門

河間善謳

昔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餞於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乃謝求反不敢言歸列子

秦青遏雲

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櫩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一逆旅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泣三日不食旅人復求之韓娥因復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抃不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雍門之人至今善哭效娥之遺聲也列子

韓娥東之齊

歌神湛塵

善歌者有虞公發音動梁上塵

帶常雅歌

榮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

拾穗而歌

林類年且百歲拾穗行歌列子

莫愁善歌

石城有女子名莫愁善歌謠

彈鋏而歌 見劒門

叫閽而歌 見牛門

易水之歌

燕太子丹遣荊軻刺秦王將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

按下帳中之歌

漢王大會諸侯以伐楚羽麾按下軍少會垓下漢師諸侯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乃驚曰漢皆已得楚乎起飲帳中有美人姓虞氏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乃悲歌慷慨自爲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柰何虞兮柰若何

大風之歌

漢高帝破黥布於會甀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令兒皆和習之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伯心之存乎

鴻鵠之歌

上欲易太子留侯爲畫計固稱病不肯事四人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之曰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又可柰何雖有繒繳尚安所施

戚夫人歌

惠帝立皇太后迺令戚夫人兒鉗耳赭衣舂三日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暮常與死爲伍相離二千里當使誰告汝太后聞之大怒曰乃欲倚汝子耶遂鴆殺趙王囚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名曰人彘

秋風辭

漢武帝幸河東祠后土讌飲中流歡甚作歌曰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情多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文中子曰秋風悲辭極而衰來其衰心之萌乎

烏孫公主歌

漢武帝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妻烏孫王昆莫爲夫人公主悲愁自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思土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五噫歌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人民煩擾兮噫遭時未央兮噫遨嵩宗隱而悲之求鴻不得

永新善歌

唐開元中內人討子和求新聲高秋明月倚幃一聲響滿九陌一日大酺於勤政樓下萬衆讙譁莫聞鼓笛歌之音徹九重上異之詔永新入宮因名永新能變聲作數十種曲聲入雲霄若王母命雲和以下按曲而歌之者數千人同中而曰勝阿孫長閒中喝而和之不能忘洗胸日急離舍商吐角絕節加四人皆泣下霑衣觀者有潸然流涕知之必顧人乃以詩爲詞歌之嗟以詩爲詞如教坊雷大使之舞雖極天下之工要非本色公代詞手難奏九重唐諸人不及也

評東坡詞

老杜歌行最宜發出入不求而東坡長句波瀾浩大變化不測如作雄劇行徐甸人邦力猛顧出此也吕氏童蒙訓

下同上舞以下按曲

舜舞干羽於兩階七旬有苗格

三代之舞品樂門

漢魏謂之延之舞

宋士識音而善文襄王好樂而能其似留侯也乃謂之曰子嘗從楚人貴子之公平對曰昔楚有

漢立以天子幸雍陽殺作九實樂舍利從東來戲於雍門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部曰堪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霧大小如水故戲於雍門也時日光以二丈繩繫兩魚兩魚各三百餘步其繩遂斷大小如故元狩元年冬行幸雍祠五時祭兩魚出陳倉陵祠為文忘其所載

舞蠶地縱

晉帝朝諸侯下來朝有詔更調舞長沙定王作張袖小舞象形也又為鼓舞以二人對舞行列縱橫

巾舞

漢興制六樂侍從宴飲用巾舞

平恩侯許伯入賀酒酣樂作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舞坐皆大笑和以不能罷

鞞舞

漢靈帝好鞞舞

公莫舞

項莊舞劍欲擊沛公項伯常以身翼蔽沛公莫得擊

巴渝舞

漢高帝以武陵蠻夷人勇銳數反其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樂乃命樂人習之

鞞舞

漢靈帝好鞞舞

公莫舞

項莊舞劍欲擊沛公項伯常以身翼蔽沛公莫得擊

巴渝舞

漢高帝以武陵蠻夷人勇銳數反其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樂乃命樂人習之

趙飛燕舞

飛燕女弟俱幸上舞

鴛鴦舞

謝尚善音樂傳絳蠟鼓吹節曰開君作鴛鴦舞一座嘆息有此理否尚曰佳便當不復相負

鼙舞

其中多若無人

戲竿而舞

明皇御勤政樓大張聲樂雜列百戲時教坊有王大娘善戴竿高八尺以兩手頂竿上施木山狀瀛州方丈仙人之屬歌舞其間而小兒持鋒舞出入其間而舞不輟

小兒舞

曰尚書堯典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歌曲源流

詩三百五篇商周之歌詞也其言止乎禮義聖人刪取以為經周衰鄭衛之音作而之聲作於是樂府興焉漢興制氏傳其聲不能言其義至武帝時河間獻王採集舊聞頗得古樂而司馬相如等又頗造新聲以合古樂府於是乎大備迄于開元天寶間君臣相與講論郊廟之樂具於是乎大備蓋天下之音與工拍四之聲被之以歌句之長短各隨曲度然永之理非溫潤之士不能得其情致流為靡靡眾聽不可聞之語哉宋之問云鉅儒文力妙天下若箭相遣風騷而不知所之四大傳尚敏老風吟與古詩

論曲之音

著歌者當使聲中无字字中有聲先曲此是一字清濁抑下如紫繚耳字有喉音齒牙舌不同當使聲中各不同當使字字圓熟融入聲中又轉換處无磊礌此謂聲中无字礼曰夫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今謂之善過腔如歌者謂內聲不善歌者声无抑揚謂之念曲声无含韞謂之叫曲

短歌行　　魏武帝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爲君故沈吟至今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無枝可依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下歸心

聽楊氏歌　　杜甫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悲絲竹空堂日欲暮委身何所托

律詩

聽舊宮中樂人程氏唱歌　　劉禹錫

曾隨織女渡天河記得雲間第一歌休唱貞元供奉曲如今朝士已無多

贈歌者米嘉榮　　劉禹錫

唱得梁州意外聲舊人唯數米嘉榮近來時世輕桑婀娜風唱鷓鴣

詞

賀新郎　　蘇軾

綉幕神州路悵西風池塘畫角地黃流亂注飛刀降旗問況人生如寄長向別離多恨算未抵鷗盟定斜河疎星淡看雲去回首對床夜雨鴈不到書成誰與如月何時可掇

水調歌頭　　朱元晦

高閣客初散不見舊時人惟有綠樹依舊白鷺立清晨門前大道車馬日紛紛誰知林下意雲水自相親

鷗鳥更莫猜我本無心機向來機事息人間舉吾適付清洲

沁園春　　辛幼安

將止酒戒酒杯使勿近杯汝來前老子今日與汝絕汝說劉伶古今達者醉後何妨死便埋銅臭千載評非汝所知也葬我以糟丘臺亦非高土傳汝悲味無小大杯至輒傾勿與汝成言勿令汝堕甘況麴生勸我酒德頌之引觴更酌一醉解千憂

又　　城中諸公載酒入仙子休得以止酒為辭遂破戒

吾力猶能肆汝杯杯再拜適聞之即去招則須來

前人　　劉禹錫

一醉解千憂

杯汝知乎酒泉罷侯鴈之歌更高陽入酒都解鄴之困曲逆正留蓽宿數從前不遜罪過莫追悔況人生都幾醉醒君莫問以望上疆已戒備前記

醉眠芍藥茵覺來明月在窗欲飛瓊小字未覺堪憐花下同攜手莫惜金釵為我沽酒

六州歌頭　　張安国

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不到千里絕烽堠更休兵羯鼓聲悲笳吹動漁陽弄思悄邊城寒威勁鐵衣冷難著時見天驕馳騁試雕弓狡穴俄空落日黃雲堕戍角孤鳴

羊裘垂釣人力沸江湖一葉舟輕快風雨浮家泛宅誓清秋鱸魚堪鱠盡西風季鷹歸未晚盟鷗鷺應笑我沈迷機事

今如許更南山笑君去　　宋生君柳以殘暑欲斜河疎星淡

腰間劍匣中劍空埃壘塊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暮沙神京
千羽方懷遠歸雁悄且休兵寇蓋使紛魂夢若為情聞道中原
遠北長南望羽檄霓旌度行人到此悲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張安國

水調歌頭

奉寄湖南帥劉公

握虎幡堅符玉帳夜分弓少年荊楚知名客突騎錦搭紅千里風
飛雪四校星流奏捷書掃蕩鴻寧秘略小試不言功閒道玉
詩書帥黃閣老鼎鼐公家傳鴻寶秘略小試不言功閒道玉
書頻下看即沙隄歸去惟慳具袋容君王自神武一事朔庭空

張安國

木蘭花送張魏公出師

雄鎮雅萬騎旌干里鐵衣寒正玉帳運雲油幢映日飛箭天山
錦城安方面重對菱華尽日雅歌開林邊步場鷹騎尚餘四馬
公還　那堪更值春殘斜綠酒對朱顏正宿兩催紅和淚奉

（次頁）

梅小香慳牙旗漸西去也望郎州故墨慕雲間休使佳人效望

閨腸低唱陽關

念奴嬌過洞庭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界瓊田三万頃着我扁舟
一葉素月分輝銀河共影表裏俱澄徹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
說　應念嶺海經年孤光自照肺皆冰雪孰髮清骨仙人乘我
欲泛滄浪空闊尽挹西山細細斗萬象為客扣舷獨笑不
知今夕何夕

詞話

沁水園

沁園春者按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為皇后憲恃宮掖聲勢詞客
沁水公主園故唐人詩類用之

烏夜啼

詔以曲名賜御筵為題此曲世无譜好事者惜之

何滿子

白樂天云滄州人姓何名滿開元中犯罪繫獄中製此曲將就
刑家人為之奏明皇不許竟坐

望江南

御製小詞

望江南朱董李太尉鎮閩西日為亡姬謝秋娘所作後入教坊
開元中流傳殿前李為樂花奴開印甘州上秉燭夜專太真
妃以步輦從詔選梨園弟子得業一十六色要藝年以歌擅一
時之名將欲歌之上曰貴名花對妃子為用秦曲遷宣事已立
進清平調三章曰沈香亭北二株新舉府奏梨園弟子得業一十六色要藝年以歌擅一
其一曰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
會向瑤臺月下逢其二曰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
其三曰名花傾國兩相歡長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
沈香亭北倚闌干遂促龔
平歌之太平輯林集亭

東坡愛吾

熙寧丙寅中秋東坡居士試徐州達旦大醉作水調歌頭兼懷子
由元豐閒都下傳唱此詞 神宗問內侍因得之 壬乙既讀至
出元豐閒都下傳唱此詞 神宗問內侍因得之 壬乙既讀至
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之句 上曰蘇軾終是愛君乃命
量移汝州

御覽賜名

元祐閒晁无咎作樂章評云東坡之詞人謂不諧音律然其橫
放傑出自是曲子中縛不住若秦少游晁云東坡赤壁懷古念
奴嬌之詞語意高邁真一代之英雄也如八声甘州云霜風凄緊關河
冷落殘照當樓此語於詩句不減唐人高處
江月云

璽印部

玉璽　符節

玉璽

秦玉璽

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之璽皇帝信璽

天子行璽入子之璽文子信璽凡六璽

漢玉璽

編次雜用字名以淺深授說文曰紫青色也或曰天子

璽皆以玄黃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姓

名也或為之符璽以信之籀文

符節者子也合符以為信璽節信也象相合之形說文

以竹為之法書云凡諸侯以二節以通道路

天官掌節泥封張虎豹符地傳以金節以道路

節

秦漢傳國璽

初高祖入咸陽得秦王文即天子法因御服其宅世世神受號

曰傳國璽以稱下未嘗藏長樂宮及奉即位請璽元后元后

不肯以予發二使安陽侯下廷論曰太后不然罵之曰漏父子

宗族家力富貴今但欲得璽以報受人孤等便欲奪取其固宜

人如此乃徇不食且欲持以金貿易印命為新皇帝當用更

作何以用此不祥璽我為漢家老寡婦且暮入死欲與

此璽俱不可得也太后因涕泣投璽于地語在王莽傳

璽不離耶太后開舜語切乃出璽投之地以授舜曰我老已即

而兄弟今旅滅也

舊唐書勉勵 上謂輔臣曰朕承大尺而學半
寶帝二十石有治理輒以璽書勉勵賜金
璽書明見
光武勵竇融隴西書因授融為涼州牧加璽書既至河西感激以盡
天子明見万里之外
乾坤異誼梁
郎不授爵
霍光傳殿中常有雜二夜輦臣捍警光名符璽郎不得授光二
欲奪之郎授劾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其誼之明日詔增
北郎秩二等
吳得漢璽
漢大亂天子北詣河上六璽不自隨掌璽者以投井孫堅討董
卓頗軍洛南其井每有五色氣從中出堅使人浚之得漢傳國
玉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牙圓四寸上紐文盤五龍三

唐得寶璽
唐肅宗元年建子月十六夜女尼真如忽見二龍來引至一所
見大帝因出璽授真如令刺史崔訥送京南宗
寶疾方甚視宝召代宗謂曰汝自楚王為皇太子今上天賜宝
護於楚州天祐汝也宜保愛之代宗拜泣受賜即日以宝應紀
年云
本朝璽文
舊制乘輿六璽唐改為寶宋初因之有傳國寶二受命寶二
二宝曰 皇帝承天受命之宝 皇帝神宝 太祖受命僖祖
二宝曰 太宗又別制承天受命之宝 天道二年中書門下言
皇帝受命宝請以 皇帝恭膺神宝
皇帝恭膺大命之宝為文詔可
皇帝五年作鎮圭神宝初 上謂輔臣曰朕承大尺而學半
之言希世之宝也不可以為服既具天子八璽一曰神璽蓬拿
湖圖檀宝名而刻之
乾坤異誼梁
乾以作受命寶曰恭膺大命之宝萬歲八年 葵宗即位作受
命宝以陰陽消長其文曰 皇帝恭膺天命之宝
大觀元年十一月詔 朕承
大觀元年十一月詔 朕承 祖宗休烈万邦作孚永惟受命
之道當如一代之制尚稽泰六璽之用度越百年之文或未大
備自天命之既受宜於建立用展敬恭比得好玉於編積八宝既
成色質圓比可以來年正月御大慶殿恭受八宝。政和一年
獲玉于泰民間聚京以為天錫瑞者
政和獲玉

建炎得宝璽
建炎二年淮南言泰興縣獲於南門外初政和所造九宝其六為
金寶餘取進藥圓寶仁為至是 上以宣示撫政五色溫潤具
希世之珍也
建炎得宝璽
建炎元年詔克家以張邦昌命登至文曰 太宗受命之
宝 上勵受命汪伯彥同之
上勵受命宝
嘉定新製者以東川進獻藏於古文閣 祖宗之言能推受命之宝以承天命之宝為文亦同
國冊寶製樣然寶樣式 祖宗之言能推受命之宝為文亦同
試于京府禮品製造 皇帝恭膺天命之宝
武王問太公曰引兵深入諸侯有疑吾前以近通遠衆何太公
曰王忘前有陰符八等

剖符作誓
漢高祖烏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
銅虎竹使符
漢文帝初即位即守爲銅虎符竹使符使匈奴符第一至五
周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乃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
枚長尺六寸鑄刻篆書其文同合乃爲符者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
以爲信
玉璽符
隋煬帝幸江都命鄭玄爲京師留守樊子蓋爲東都留守銅鍮
千牛備身以代劍履上殿令玄等與公卿參決軍國大事
銀兎符
唐高祖初鎮太原將其舉兵陰令裴寂取晉陽宮人侍寢寂不知取宮人
爲銀兎符以兎爲瑞也又有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唐初
銅魚符以代銀兎符以銅爲龜符爲朝要會載
符契
郭門宿符
英澄以下係出
成王賜魯侯伯禽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
山海經郭注
山海經郭注云銅虎符第一至五
符節
太尉周勃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士皆袒左爲劉氏
持節不拜
顯宗遣謁者使匈奴匈奴左賢王欲令拜恐不爲屈後
復遣乘乃上言曰臣誠不足煩大漢節對德非敢倨拜

雜記
正誤
陳國華元乘馬所刻其五出監司山甚相李斯所篆其六
口受命于天既受永昌安樂萬歲宜子孫二泰二上子嬰獻北璽玉
高即位乃使使齎詔云銅虎符第一至五
周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乃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
枚長尺六寸鑄刻篆書其文同合乃爲符者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
相爲雍光即召持節郎取璽郎不肯光後發曰王淫亂宜
澤璽不可得況帝之明日辻門拔二符合乃發璽
帝坐不安席令下殿璽玉璽及奉敗時帶璽變避火災
璽乃出璽投之於地璽一角缺更以黃金補其
斷璽商人杜次求取燒不知取璽及奏頭公寶成見於問綬
玉所在乃更詐作璽書以紫泥封之
李松入安定得璽書達璽死上更始亦留大司馬謝禄至高陵

印信地所以尚物以為驗也亦古周也封物於固
雖人亦比為誰其好有則
盛之長一丈二尺法大地人崇
漢印 袁鍊印 袁呼小史
入黃金印青綬銀印綠 用公

古人論印

漢八國印
蘇秦曰我欲有雒陽負郭田二頃豈能佩六國相印乎
懷黃金印
蔡澤謂其御曰懷黃金之印紫綬於腰揖逐人主之前食肉
富貴四十三年足矣
刻印鉤印
虞詡為司農郎德宗幸奉大源休教朱此為迎天子遺韓
安國印
周顗印今年穀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詳見求援門
倒用印
孔愉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龜龜於路旁
愉買而放之後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
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為司徒長史乃悟遂佩焉本傳
金印如斗
破石得印
張顗為吳郡而後有山鵲飛化為圓石破之得金印文曰忠孝
侯印海綠
印龜左顧
若二長硯貴讀曰價

漢印宗圖漢文於榮陽都食其舍謀立六國後以撓楚權沛下曰
善趣刻印先生周行佩之即生未行良按以來沛王乃食其以
印走其兵吳王濞破得印而還
穿鑿不盡此計若陸下事去矣臣請借前
失印不問
著虞詡為司農郎德宗幸奉大源休教朱此為迎天子遺韓
安國印
吳領銃印三千駐春大秀賀以宗社之定不容啼乃倒用司農
印走其兵吳王濞破得印而還
佩四將印
倒印告諭
唐王忠嗣為河西隴右節度權朔方河東節度佩四將印勁兵
重地控制萬里近古未有也
近代李教善莊宗以魏王繼岌伐蜀教掌書記已破蜀而劉皇
后聽讒者言遣人教繼岌殺大臣是行亂也
御史中水伊嘉左遷飛狐門都剌牛梁陳順時兒官長安縣門伊
從事門非兒去牛為陳實死晉

乃召書史三四人登樓去梯夜以黃紙作詔書倒用都統印門
旦告諭諸軍人心乃定
不治倒印
晉王文正在中書寇萊公在密院中書倒用了印萊公須臾
入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了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文正
問吏人汝等見前密院倒用印者是否曰不是文正
曰既是不是不可辜他不治遂不問麈山語錄
失出減罪
郎官何間真失本部印呂正獻公曰何直誠有罪然重褫之則
自今冒吏皆得以制主司矣乃薄其罪蒙傳
懷慶鄉郡見蒙罪門
差三組
錫僕懷銀黃重三組差
都尉又拜樓船將軍并將垛侯三印故云三組
解朱紐
陳思王欲辭從遠戍云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紐佩青綬
雜著

十腰銀文金紫銀綬長使服之也蓋若是參官則佩是
漢時印綬非若今之金印綬也漢張敞云吾前後十腰銀文
銀印銀印文曲綠綬十二等一官一佩之印不甚大淮南王
有詩
謝玄仲至惠洗州隔石黃玉印材 黃憲范
汎礪双劒虹買日印黃色溫藥紫龍頭鈕印此心住人持

聰意昭去舞住人髮凋文字工藏書万卷
龍新詩得意挽留風我貧無物當二物看公倒海取明月

珍寶部

金

本書要語

黃金謂之赬其美者謂之鈆謂之銀餅金謂之版絕澤謂
之銑亦雅曰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鎰月令金五
色金也黃金為之長文理不生衣百煉不輕從革不違堅文疾
疢五百歲為黃滴瀝五百歲生黃金千歲為黃龍惟南方揚州
歲貢惟金三品荊揚南金通南謂荊揚貢金
三品閩宮雙南金淮南子五行四曰金又金曰從革潤金可更
改也以火齊以灰羣注者巧以金注者昏故子大冶鑄金三躍曰我
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祥之金大宗師荊南疑水之中生

金鮮子當今黃金為上同價信高紙書
斤漢以一斤為一金又云方一寸為一金又云方一寸為一金有二等黃
金為上又造金錫為白金平帝時諸言揚黃金者皆為之金不
言黃者一金為萬錢也
故沙揀金物屬

頌公擢察金山谷宋頭黃金尽此公
生不飲酒惟知白首戀黃金圖

貢金鑄鼎

昔夏之有德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左傳二
白金攜金
秦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鬻之所固攫其金而去
吏捕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

以兩金為瑞
秦獻公十八年兩金集陽公自以為得金瑞故作鄜時於櫟陽
祀白帝

置金延士

延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謂之黃金臺

餽兼金

孟子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於
鎰為一金二十斤

千金為謝

魯連子曰秦誅平原君以千金欲為魯連先生壽連退平原君以千金欲為魯連先生壽連
笑曰所貴天下者為人排難解紛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
為也

遺金一餅

漢王子得遺金一餅表其路有遺金者皆來識餅為驗
之列女

遺金不取

延陵季子出遊於齊見路有遺金有被裘採薪者季子呼採薪
者取彼地金薪者曰吾當夏五月被裘而薪豈取金者哉吾不
黃金盈篋

范冀辭趙王乘舟浮於江湖冀知其終王命良工以金寫范冀
之狀而朝夕之

謝事賜金

疎廣受乞骸骨歸太子賜黃金五十斤上加賜二十斤既歸日
具酒食待族人賓客數問其家金尚有幾斤趣賣以供具

償同舍金

直不疑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者誤持同舍郎金去主覺亡意不
疑不疑謝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來而歸金前郎亡金者大慙

贖妻師金

武帝行幸回中詔問在者欲郊見上帝泰山見金氏更鑄黃金
為麟趾裹歸以協瑞焉

投金承壟

後漢陳寔嘗有人死罪人寄投金於承壟以報重恩不知後毀
壟得金訪主已死乃以金送縣

揣有金

董卓揣有金二三萬斤矣壞乳

金為彈丸

齊嫣好彈常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為之語曰若飢
遂逐金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輒隨之望丸所落而拾之西京

受胡人金

田豫為并州刺史護烏桓校尉以此上公張袖受之答其厚意
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狀聞於是詔褒之加以金寶嘉其遠識
納我今鄉亭細以受狄金賊甚嘉焉

受金畏門知

楊震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縣故所舉荊州秀才王密為昌邑令夜懷金十斤以遺震
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无知

宅取埋金

晉魏舒善易明終謂其妻曰後如某亭板詣使者問然後聚書盛

卦成已妙哉隱生既葬金以侍太平有五百斤金盛以青瓷罌以銅盆埋東堂之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其妻掘之果得金也

鋤菜擲金

管寧華歆鋤菜見金管擲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

賙貧粟金

梁甄彬嘗以一束帛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於寺東中得五兩金彬送還寺庫僧驚以金酬之彬堅不受曰五月掇羊裘而負新豈拾遺金者耶

埋子得金

郭巨妻產男巨念与兒妨事親一也老人得食甚分男孫救饑二也乃於野擊地欲埋兒得石者盖下有金一釜中有冊書識券曰孝子郭巨黃金一釜用以賜汝

神金求官

宋褧夢回為吏部尚書有求官客袖中將一餅金因求請閣下回視自應得官無假此物若必見与不得不啓此人大驚收金而去 宋書

兄弟爭金

韋夏卿為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訴有韓林掌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內夏卿懷中夏卿覺而不受曰吾與尔輩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是誠執誼大懼

啗墓得金

劉义因持韓愈金數斤去云此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劉君勞壽愈不能止

以金濟菜

李勉少貧旅宋汴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

雜寶

玉斧收時尚出黃金二十萬斤漢兵四方開延重賞都無金亦多化為泥沙也繫山波沙無盡日金為何住說如是諸寶神變不可知復歸山澤耶出搜神記

翡翠銜金

翡翠銜金入鏡粉末此一物世人未知昔人家有一玉鏡匣製甚古而精巧常得之每至晴明時背日以為碧色花鳥隱隱在其中也謂之翡翠禁中玉物比比皆是藏所以戒也其後宮中數千人皆帶金翡翠之飾出漢武故事

珠

貝

程書裴子 程表曠珠賢者淵生不拾魚鼈藏珠於淵而水圓於地水圓珠明之珠夜光之璧不掩瑕穢隋侯之珠以暗投人則人莫不按劍而眄以其所以貴之者世心莫之能也所用重所要輕也孫子兵法曰珠生於深淵而老蚌潛於水底蛟龍得之而升於雲漢魚鱉得之而陷於罾繳明月之珠夜光之璧

玉　璧　琥珀

羣書摘要

璆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瑤美玉也

亡名氏曰璧圓也肉好倶等也

周禮曰凡祀天地結束帛加璧羞牲羞燔柴于上實柴于下

王特亦組紃朱白倶如然黑白倶如

禮玉藻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栗智也溫而不剽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音清越以長其

曰鳴呼盛哉則大雅君子者也既明且哲則居

揖利言而去之祝者耶則其

之彼者耶溥泥滝而

鄉里者耶父而不聞

之東耶畑階使之實耶

覆於前與之鳴呼嗟

下四表實服然則得

海琅似龜龜背甲

足而有四鼠前長後短以齧木行則倒甲者

甲厚而黑內分明小者中薄而花黑相半傳曰龜文

璞大器珠光寶氣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紺縹紅紫十色流
璃碗琉璃本質是石似水精以紅
灰生南海水所浣衣用之不濡染
玉水記刀斫悶棼下
玉法明朝且入臨田山
璧

赤刀切玉

周穆王征西戎獻昆吾之劍赤刀切玉如切泥刃
劉得玉環
文王至靈陵呂尚釣玉趙孫曰望公七年今見玉璜若曰堂中歲
得玉踏刻曰姬受命呂佐檢尚之
善價沽玉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待賈者也

得玉能賦

魏田父有耕於野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曰此寶
石也獻之鄰利其家田父雖拒猶強
一定大師遷而棄之家遠野鄰人取
相之玉工受之以獻魏王魏王以玉工
壯貌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王城之都權可一萍蔽王曰此無價以當之王城之都權可一萍蔽王問
也千金長食千大之祿尹文子

以不貪爲寶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
爲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
我皆喪寶也故不如人各有其寶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免

鄉約此以請死也子罕賞諸其里使王人為之攻之倍而後使
復其所家十五

以燕石為宝

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梱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宝華匱十重巾十
襲視之者皆掩口盧胡而笑
以鼠腊為璞見投費門

卞和獻玉

卞和者楚野民得玉獻懷王使衆正子占之言玉以為欺謾
斬其一足懷王死子平王立和復獻之平王又以為欺斬其一
足平王死子立為荊王和復欲獻之恐復見害乃抱其玉而哭
昼夜不止淚盡繼之以血荊王遣問之於是和隨使獻玉王使
剖之中果有玉乃封和為陵陽侯卞和辞不就而去

宋人刻楮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遂以巧食宋国列子

撞碎玉斗

宓父撞碎漢王所獻王斗

懷璧其罪以下係璧

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斌弗獻既而悔曰周諺有之匹夫无罪懷
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左傳

垂棘之璧

晉荀息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

當璧而拜見太子門

亡璧見疑

張儀貧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儀曰而貧且行
曰視吾舌在否妻曰存曰足矣許見報仇門

賜璧一双

全壁歸趙

初楚王得卞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王書曰願以十五城
請易璧王召見問相如如遂遺秦璧西入秦王大喜相如視秦
王无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
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趙王齋戒五日使臣奉璧今
大王見臣列觀臣觀其意殊輕慢无意償趙王城臣復取璧王必欲急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王恐其破璧乃
辭謝固請舍相如使他道以璧還趙

張向懷一

後漢鍾離意為魯相出私錢万三千修夫子車舁入廟拭机席
畢升素堂南向如不勝物曰施病此聖賢子則足矣既知
魯君賢而不能用又不能養非意之所願也曰天子
魯孔子教授堂下牀首有縣絮意問尸曹曰此何等也曰天子

冠也時有冊書人勿敢殺意乃殺之得素書文曰後世脩善書
董仲舒復吾車拭吾牀敬吾等簡會貴絳雒蔥璧有七枚相與燕其
一意即召問伯果服焉

羊公種玉

羊公雅伯雒陽人性篤孝父母終葬无墓山遂居焉山八十里
上九水公汲水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
供設出石子一升與之使至高平好地有石如種曰種此可生
好玉又得好婦時語畢不見後種其石數歲時二往視玉子生
人莫知有徐氏北平蕭姓女甚有名時人求娶不許公乃試求
徐氏以為狂乃戲云以白璧一双來當聘為婚公至所種
石中得五双白璧以贄徐氏二大驚遂以女妻之天子聞之

魏人武時大月氏國人商販至京師自云能鍊琉璃既成光澤
美於西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坐殿上設水精屏風衣以紫金縷織成
神明白晝中國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

快琉璃寒

滿奮畏風在武帝琉璃窗下坐實發似疑帝問之答曰
臣猶見牛見北而已

不辨琉璃盆花香門

俗用琉璃瓶貯花插門

懷琉璃硯

晉卓元中揚州坊市有貨者同棲婚兒姓胡懷中出琉璃硯可
長半升素黃而潤如不勝物曰施病此聖賢子則足矣既知
魯君賢不能用又不能養非意之所願也曰天子則足矣既知
嘉君賢不能用又不能養非意之所願也曰天子則足矣既知

動行如飛俄有賣文錦者數十車經人駐車觀之獨士載曰尔
能令諸車入瓶中乎婚兒曰可乃微側瓶口令車悉入瓶如蚊大
行路悉滿酒漸不見婚兒即跳身入瓶舒官大聲以擬漢瓶破
一無所有從此失婚兒所在後月餘有人於清河北逢婚兒部
領車牛趨東平而去

雜著

說玉贈關陵新縣遊三峽 符載安華

玉在鑛採琢其璞者也潛天地之中和納陰陽之粹精堅剛
潤澤溫恭君子故為連珠瑚璉以奉乎神祇人鬼以飾
乎車服器幣非是則禮樂之道有隙於地焉當其沉耀隱璞墮
泥沙泥中拍拍闇暗光明不發潛工睨之變質堪意方拾之惑
而復投此下民所以嗜鳴珉傷所以長王款也及其逢值英匠

錢

凡貿金錢布帛之用宜發以前其銖兩大小之制宜考其法而通之

金布者泉之用也銀錫者泉之貨也珠玉者泉之寶也銅鐵者泉之料也

須火終鼓鑄於山長民錫爲圜好大抵圜好山自集樸鼓以主爲銀

識器鑑不假於庖聯而不足扣之鏗然琢之彌玩如於栗散則氣吞蛇文珍貨則目足時也即通不得私愛泰不得暴取坐奔宮而後用精鑿礎而後動安建城如張維土地如製帛以貴其價恐其小自下則尚法人皆元之上君子舍賂蹈器而役四聖都不聽鑄道不行妻子閒貨視之猶賤十非貴大也及其時遷之舍遭知已之顧轉起耕釣作時功動以繫人君下以備生人澤流萬世聲實九寓是時也一言受卿拘詞等科以學其化猶之不重發戰至物必有主人有盛才必有大用璽節代不知則已苟或知之則古賦之物不宜物鐵也臨車之馬不比病駒也樂千之方輒重以錄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於金利於刀泉於泉布於帛求帛重則作輕以行之泉不盛重於其金子權母而不大利之王弗輕其錢錢公錢民六幣

周成王時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爲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布帛廣二尺二寸爲幅長四丈爲匹故貨於金利於刀泉於泉布於帛求帛重則作輕以行之泉不盛重於其金子權母而不大利之王弗輕其錢錢公錢民六幣

周景王患錢輕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世資幣權輕重以振民之匱乏民用不足則多作輕錢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作輕以行之泉不盛重於其金子權母而不大利之王弗輕其錢錢公錢民六幣

周景王患錢輕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世資幣權輕重以振民之匱乏民用不足則多作輕錢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作輕以行之泉不盛重於其金子權母而不大利之王弗輕其錢錢公錢民六幣

出錢取息

孟嘗君租薛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以奉使人出錢於薛歲錢

者多不能與息爲請於君薛公曰責不可不與也以其能與息

自者爲期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燔之以捐暴於民以明君不

無者以爲來歲之資也今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終不可得

初與秦之燕使百錢分資以百金償之倫報諸所當畀處
皆其從者一人獨未得報乃前白言燕王子之為
我至燕再三從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固疑其深是以後
子子今亦得矣

秦錢半兩

秦時半兩

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以鎰為名上幣銅錢質如周錢文曰
半兩重如其名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然
各隨時輕重無常 食貨志

半兩錢三

高祖以吏民新定重錢輕物乃更鑄莢錢三銖何獨以五銖益封二千戶
以獨鑄二錢

加鑄萬

軍父老吏人皆泣請令諸大人皆泣請留為王進令諸大人皆泣請留為王吏主進令諸大人皆泣請留為王吏主進令諸大人皆泣請留為王吏主

鄭均以爲縣尉堅受錢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出作誠終得數百錢盡以與兄曰錢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很辱成其語遂有家業焉

卜式家貧

平準書漢興七十餘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皆滿而府庫餘貨財京師之錢累巨萬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乘馬者或阡陌之間成群而衣食細民乘牸牝者擯而不得聚會故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唯有孤孫乃復編列鄉裏以通有無廉恥相高以故能行之數世然後大抵無不黥劓而罪日以益多及至衰末以奸巧漸漬相驅以利壞之遂至於大壞一貫長三寸重一斤而錢值萬錢其後以重錢不便更令民鑄小錢文曰半兩錢重如其文而奸或盜摩錢質而取鋊以鑄錢錢益輕而物益貴米石至萬錢物踊貴騰躍百倍公私困乏

卜式家貧

漢書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家貧分財與弟五常病以奉錢百三十萬畜羊百餘頭式又脫身出作誠終得千餘頭田宅財物盡與弟唯有孤孫九歲臨死託以屋舍田錢式復分與之式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破盡式又分與之

呼爲王老

王元寶富擬王者而至交人謂之錢癖

錢癖

梁武帝第所寶錢百萬一聚謂傍搏之千方一布拌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武帝小字綖作錢貫論之

呼爲王老

王元寶富擬人主錢文有元寶字因呼錢爲王老　南部新書

鵝眼錢

宋泰始中通私鑄錢大壞一貫長三寸制錢之鵝眼錢減此者謂之綖環錢其以綖入水不沉市井不復料數十方不盈一斗米一萬他物稱之　顏延傳

不肯貨錢

梁朝張兄子倩貴富一朝尤愛其子嘗以錢十萬貫倩死若可以此充喪乎

金錢花子

洪邁容齋隨筆宋李雅仁賀客出白錢一千關人少之不爲設食乃進僧珍疑其故親白發乃金錢

作詔潤筆

隋鄭譯自庵州徵還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對國公曰上在陶甘城謀討叛者日暮譯不出爲立草詔德林策言歸不得文有以潤筆十大參

前分得錢

隋末一書生居太原苦於貧所居狹窄庫困鼠而見有錢數万
日遂欲携挈見一金甲人持戈曰汝安錢可取剛健公帖來此
剖是公錢也書生訪求金甲鐵冷奴不見遂誠德者方祝鑄遂首
鍛煉之次乃前去公問之何故以乞錢九百貫以濟貧困祝
遂怒曰打鐵人安得錢乃倒而打鐵人曰足下他日當貴能衣
潤但乞一帖公不得已令生執筆口錢仆恭乙五百貫川日署
名書生攜去公与其徒大笑以為妄也書生郡至神復見金甲
人令繫于梁上高聲書生取錢止五百貫後數德佐神竟立殊
功物賜錢一庫開視天五百貫將眾生者忍於梁上得帖子視
之乃打鐵時書帖累日數求書生具陳所見聖達之 逸史

仁清童子

李文本山亭避暑忽有人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室參拜靜室固
辭冠衣潔青衣自言由漢代得果成仙話以漢魏間事了如日話

又天衣六銖九細五銖也言訖退門而去行數步全牆下忽
不見文本使人掘之得一古錢文六字曰仁清九銖服也
白蓉其中唯得一古錢文六字曰仁清九銖之狀
清童子者謂青銅也元室元者元始也言最法至昭宗末乃定八十為百陌隱帝時
也書最者銅末也五銖者西京三司使王章初鑄五銖文也此乃漢朝所鑄也文本自
是錢品日盛至中書令忽生頭大古錢參差二文

券號飛錢

德宗正元初駱谷散關禁行人以一錢出者憲宗時尚置京
師委錢諸道江淮茶院交請銀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
取之号飛錢 資暇

錢可通神

張仆貧無衣食妻嫉久不決又公判受之期以旬日平反
謀其當獲者而使維翰在 陛下亦不用蓋維翰爲俄其天當獲者短指大眼孔小眼与十乃貴貝安破屋子矣果然
祖導曰安得掌指如此維翰者与之上一帖一公未錢二万貫乞不問其獄公怒悉收吏輩

前代錢文未有草書者淳化中　太宗始以宸翰為之既成以賜近臣蔵諸祕閣

飛錢攷異

海陵黃翥家乳貧困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觸雖圍詛落无數餘悉皆拾得後富至數千乃擿名江北幽異録

懷錢聚歌

建安有行人小舟建溪往来新為業山上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謝下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欹故錢流出於是推正以石揩之取五百餘金歸家人往將盡取之而士其所徘徊數日不忍去夜夢人曰錢有主不可取也向為甕欹以五百雀

文彦博知永興軍或言陝西鐵錢不便乞一切變之朝廷雖不從然頗從之或以問彦博曰如此是愈添錢也乃令縣納行人出其家據請禁之彦博曰不可變民必閉糴徐而變之可也昔神農氏洪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擊柝為市上古先聖變通之乃趣鋼山俾鼓鑄而為錢今上古先聖又出其家據有乾有坤其視如川流行藏有象市井更易不慮耗散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弟之期開鑄錢之以錢為名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言泉也白樂天詩云用其源不竭元遠不朽元深不白元亦也永貞元年我家兄莫不富裕之功前古之利何必請雷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同謂神物元由陰陽元錢之所生在世可使流行可使殺是故忿

鐵錢神論

有周公子南貢不齒蜚服而遊京師駕乎市里顧見蔡姓先生坦白而徒行公子曰唯予年已長矣徒行空手將何之乎先生曰然之貴人公子曰學詩乎曰多矣學礼乎曰學矣孝易乎曰參矣公子曰詩不云乎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尽其心礼不云乎男贄羔雁女贄棗栗腶脩不云乎陵阪曰之義大父戒吉視子所以覩子所由豈遠世哉雖曰已學吾必謂之不也先生曰昔將以清談為笔錄以幾神為盤郎所謂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者已公子拱嘿大笑曰固哉子之云哉不知古今不知今當今之急何用清談哀時易也變古今

異俗智巧貴者賤磬而予貧者寶元寶於遺劫刻船槎狀謂楚貝不融於炉鼻不出牙象玉帛神農氏洪黃帝堯舜教民農桑以擊柝為市上古先聖變通之乃趣鋼山俾鼓鑄而為錢今上古先聖又出其家據有乾有坤其視如川流行藏有象市井更易不慮耗散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愛如兄弟之期開鑄錢之以錢為名詩云哿矣富人哀此惸獨言泉也白樂天詩云用其源不竭元遠不朽元深不白元亦也永貞元年我家兄莫不富裕之功前古之利何必請雷然後富貴由是論之同謂神物元由陰陽元錢之所生在世可使流行可使殺是故忿

貧紙幣求福

王嗣宗為節度使性剛正常即病家人私取紙幣以祈福嗣宗大呼而止之曰神前有知豈枉法而受賕耶聖末攝道

康節焚紙錢

康節先生春秋祭祀約古今孔行之亦焚楮錢程伊川恠問之

諫静訟非錢不勝孤弱幽滯非錢不開忿
閒忽談非錢不發談曰錢兎耳可關使霍亡也誠又曰折錢可
使鬼而況於人乎子臭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吾以死生無命
富貴在錢何以明之錢能轉禍為福轉禍為福則收心成德為
得生性命長以時行遊自物生烏錢不如天地達則坐談論道
如錢君臧氏仲之智小辯子之勇耕來之巧魯文之以成人之
文成人者何必然曰孔方而已夫錢財者能使通達窮者能使
温暖貧者能使言談成論君無財則士不來君無貴則士不往
諺曰官无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何異无足而欲
行无翼而欲翔雖小忍強學子容如子張學子掩鼻何若希不
如早歸蓬蒿門前車上下投使孔方兄百君子同聲和光上

李嬌

漢百五銖建始中九府流天寶定何曾望欲收金門應公論不
又
九府九銖出土珍貨泉寶貝詠過神勤君負得須知足錢解榮
人迹所人
詩話
詠破錢
毗陵士人家有父子所十六七詠破錢詩云非輪殘月偪蛾
依稀猶自滿元字想得清光未破時莫盡人間不平事
雅言 品第法

錢鄉州不流捐雖微

呂南公

器用部

舟

舟言周流也船言循水而行也船上屋曰房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一葦曰航倚二百斛曰舸三百斛曰艘艨艟戰船名也艨艟青色也艟赤色也天子造舟諸侯維之河圖力之舟之言周也周舟而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无力艱緣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而膠以爲神仙焉

事類賦注

舟楫門

戰艦

周瑜逆曹公部羣豪取家衝鬬艦千艘實以薪草偽降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同時俱發火盛延燒岸上營悉延燒

艨艟

呂蒙襲關羽於尋陽尽伏精兵於艨艟中使船中指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突入艨衝

董襲討黃祖二艘兩蒙衝來守河口以拼櫂大艘擊若爲碎襲大船若長大舟若洁鬬馬凌統俱爲前部各領千人被兩鎧秉大矛突入蒙衝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滿於大兵遂退

中流擊楫

祖逖爲奮威將軍又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

聖夜乘舟見雪門

月夜乘舟見上門

書鶴下帳歸

晉王濛為湓州刺史嘗夜大船連艫方白二十步
設二千餘人火燭城起樓櫓鼓吹振作旦乃出門
鵝怪歎於舫前以懸江神漁相之盛自古未有遂
木柿藏江而下吳建平守吳遂舫於蜀其
見之訝比船建平建平不下終不敢渡

錦袍坐舟中

李白常乘月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錦袍坐舟中傍若
無人

仙翁乘舟

陳季卿家于江南資訪僧於青龍寺滿僧他適有終南之約
候僧策杖遂有寰瀛風雅之興季卿乃尋江南路而長歎曰家山萬里
之河也于家山萬里曰是不辭命僧僕折階前一竹葉卷之
圓上乘仙翁觀視久之稍覺僧不復返一葉漸長帶幄既張而
登舟寄餘已至家矣

以舟喻時

劉聖如章甫公以宰相召入朝或謂公盍避上難下澤以
詩以當世之務公曰論必要舟為喻備車良可乎後世其
篇一也因論豐元物之事以為元豐之政多與熙寧同朱
門已變而行之一無公不明先志而用此以了之談行之大澤所
以紛紛拗拗顛仆云至中言乘舟事最好然元祐舟不知為何物
得車全當成去何物則乎 黃書及詩錄

雜著

艤舟

劉子浮于汴遵雍而東亦既糇糒繼榜人告予曰方今滿悍而
舟盜宜謹其以備為寧閉言若疏疎其以備之以壍之
卿以乾之撲息而舟行夕惕而晝動景躍風而莫進風異攀高
遠止號號然累辰是用獲瘠瘦犒弭擢以于莊陰於是舟之工
咸帥然自嘆自逸或遊肆而觸矣或拂而敗矣隸也休役以
尚載矣吾此無廣以燕息矣遂夜分窶隙潛涸涣然雲霧至乎
淪漪鷗鳧方來悄傳呼跣跳登墟憧以身脫目未及瞬而擾傾
翻墜厄于淤沙力莫能支也劉子缺然自視而言曰舜子號物
北汨其波而恩害予予寧安能常御而致危畏之過果無常所
設不生於所畏而生於所忽也是以趨于勝行吳君忽昔宣尸
居龍見息白公厲鈞子西哂李園養士春申殆至於覆國夷族
可不警哉嗚呼禍福之胎胞其動也藏機伏之寸階也其理
明昭所後啟勗哉及已

古詩

大雨歲涼呈張公 張安國

我船千斛初甘避上灘下瀨況乃逢上灘下瀨之百丈撐拄纔得過水淺舟
大行艱期同來賓客笑鏡滯一葉日買如鳥驚瞥波急槳亂蓬
行膳息不見廬東駝忽然眩夜雷助作黑雲翻山風卷蜜龍門
春張與鼓亂生范竹明鬼神靈逢翻蹴斷河不得客尺一身無
奈若長声叫客絕纜起一浪先撼牡船水寒衣漂盡到市覆一
夜新沙石聚我時酣寢妹不覺但恨颼颼風到耳起來呼適
自勞苦水滿涼生笑可吉尚來笑者今邦然人生滄迹那能知
明朝轉柁我船快與客同船莫嫌隘

風餐江柳下雨卧驛樓邊綰繞排魚網連檣亞米船今朝雲細薄昨夜月清圓艇泊南疑宅抵潯多水仙

車渠

筆書要語

筆牽車牛漆服黃書　坤為大輿為蓋圖象天軫方象地輪輻象日月周礼有車輪二詩天下車同軌書同文及遵轍　車馳轂擊蹤六　輪入為蓋周礼出車馳轂擊蹤六　輪入為蓋周礼出入車帷裳車蓋圓象天飛龍倚蓋馬象龍天龍之所乘也　結駟連騎道路觀者如堵行人就規矩在衽隆車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吾昔在鄉里殺人殺人亦殺吾今作貴人路行開車幔小人輸言不可聞置車中邪三日新婚於山谷　如行元勳道並驅忘擊轂更有南望堪攀客不憂門外有高車　門前駟馬車　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曹子建　其四　如甘露降竟耳後生風車前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州邑使人氣盡

車賈易

乘車買易　　張敞無車

馮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　　門多長者車轍

陳平以席為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安車蒲輪

武帝以安車蒲輪迎申公

同車不同閨

級黜与周勝由同列共車未嘗敢均閨遷

陳其車馬

巨牒為太子少傅賜以輜車安馬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賜獲古之力也可不勉乎

朝見載興

連騎行縣疾拜起不便時華歆小以高年疾朝見皆使載輿乘

貴與上殿就坐三公有疾遂為故事

遇雨入車

王徽之等從桓沖行遇雨因下馬排入冲車謂曰公豈擅一車

乘短轅車見婦歸門

階車

阮裕在剡曾有好車借者未還不論有人急須裕聞之乃歎曰吾有車而使人不得自在何以車為命焚之

常乘車帷

梁曹景宗為領軍性躁動出行常敕左右諫以位望隆重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吾昔在鄉里殺人殺人亦殺吾今作貴人路行開車幔小人輸言不可聞置車中邪三日新婚於山谷　如行元勳道並驅忘擊轂更有南望堪攀客不憂門外有高車　門前駟馬車　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曹子建　其四　如甘露降竟耳後生風車前出火使人忘死今來揚州邑使人氣盡

乘車買易

宋劉凝之妻亦不事榮華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貿易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

有與入殺

唐元結病閒詔許與入殺

作華蓋　以下俗書

黃帝戰蚩尤於涿鹿帝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因作華蓋風俗通

為曲蓋

武王伐紂大風折蓋遂為曲蓋風俗通

傾蓋相親

孔子之然遵稽子於塗順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家語
雨不假蓋
孔子將行雨而無蓋門人曰商也何之孔子曰商之爲人也甚悋於財吾聞之與人交推其長者濟其短者故能久也家語

古今圖書集成

雜著

飲車

司馬君實

天雨道夫出見飯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其徒曰是車也將覆不久矣行未十步聞謹者復顧見其車已覆其徒謂曰子何用知之道夫曰吾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滑而蹊獨不濕又狹而高是衆人之所趨也而車不覆其力固狹擅高以留不去以妨衆人之欲進諸其能無覆乎獨有銷於此者矣飯車之足云
古詩

借車

孟郊

借車務家具其少於車借者莫彈指貧窮何足嗟百年徒校走巧事及隨花

寶鼎 鼎

彙書要語

九鼎待人而後定 揚子 幹棄周鼎寶康瓠方鑿枘而欲以供冰火之齊內孔豪以調和五味之變非也 論文 非絕大謂之鼎鼐耳和五味之寶非也 論文 雅頌人掌供新鑊折足覆公餗六尊鼎黃金鉉加以九牛鼎大古器對鼎取新也鼎卦牛鼎受一斛大子飾以黃金謂深白金有窠目以銅爲之三足二孔閩而小之則淡少小則致後足脆 周禮 調和鼎鼐新孔也俗調金作叔水野云鼎俗

鑄鼎取象

昔秦帝嬴興神鼎一者一統天地下有萬物所係象也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而收九牧之金鑄九鼎象九州皆尊醜事上帝鬼神其經足曰蘭以象三德享承天祐商郊祀志

鼎成上昇

黃帝采首山銅鑄鼎三成有龍垂胡鬚迎黃帝上昇因名其處曰鼎湖同上

得寶鼎

黃帝得寶鼎兵問於鬼臾區鬼臾區對曰黃帝得寶鼎神策是歲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紀終而復始於是黃帝迎日推策

遷九鼎

武王克商遷九鼎於雒邑義士猶或非之史記

問鼎輕重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百物而爲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以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八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左

獲鼎改元

漢武帝時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以孔邑張偃言泉涌狀從行上薦之至中山晏溫有黃雲蓋焉有麗過之自謂之以祭之至長安公卿大夫皆議謂之寶鼎改元事

伊尹負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東方朔傳

九能舉鼎

烏獲任鄙扛鼎秦武王有力與孟說舉龍文悉絕臏而死

雜著

三器論

韓愈

或曰天下半於周室執強弱之勢九鼎使萬方之衆者惕然知天下之人惡有所歸而太平之階見矣後王者或闕何如對曰異哉吾所聞歸大人之心與太平之基是非二器之能繫也子不謂明堂天子布政者耶周公成工居之而朝諸侯美矣鼎廣若之何如哉子不習傳國之重帝王所以傳下者耶漢高文景

之間海內富實胡石得之何如哉子不知九鼎帝王之所謂神器耶秦禹湯周之遷之而爲寶委之無窮有者必爭之心與太平之階決非二器之所能也

夫帝王之聖者卑宮室而貴金玉乃無用之器以示天下節儉後王猶彊天下之主不肯已又安忍毀聖之萃其爲明堂而後王猶彊天下之主不肯已又安忍毀聖之萃其爲明堂敎若傳国璽之任亂賊覬望心使意而爲之示既有之不棄之足矣翻其將瑞則未也若九鼎之死百年不能點其足其點其足則其腹火而越不能點其足其點其足則其腹火而越沸天人禽鬼神之居相混已禹導川決水以分神人之居乃鈞九金乃鑄九鼎協比其象使民知神姦以爲之說也秦始皇滅周之後王猶彊天下之主不肯已又安忍毀聖之萃其爲明堂此与兒童見无異者夫吾正壽王之說也曰汾陰之鼎漢武帝乃若方方以出鼎之周鼎大周有能漢亦有鼎此易所謂正位凝命者豈三趾兩耳之鼎哉恨壽王小子方以諛進不能究其義乎故作漢鼎銘以遺後世君子其詞曰

惟五帝三王及秦漢以來受命之君應天順人有鑄鼎二存而昌亡而亡蓋鼎必先壞而国隨之豈有鼎姓而猶傳者乎不宝此器而拳拳於一物孺子之智婦人之仁嗚呼悲夫

古詩

寶鼎詩見国都門

韓愈

石鼎聯句詩序 鄭羣

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自衡山來訪予與侍御史衛中行識於過太白知師服進士衛湘中行識於京夜拉其君宿宿

子重弓闕宮良弓之子文孝為其子記其用器則六弓四箙弧沉黃間堂漆畫臚丁令韓邵趙韋弓則烏號越棘繁弱甬端蒙恒繡朝暮附文身陳時武庫皆繁弱矢古之良弓也魯昭公二十年晉侯使韓起聘于魯公享之賦摽有梅季武子曰晉侯其不免乎不樂而賦貳車過半其庶幾乎武子曰豈不樂有人焉以辱吾君子弗堪也不樂而賦野有蔓草武子曰匪我求之其誰能賦之武子曰吾子之賜多矣敢拜子雅子柳叔孫穆子相說子雅賦鴻雁之什穆子曰小國為大國屏翰大國所以庇其小國也能庇小國誰敢不恭賦小宛之二章穆子曰善哉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詩能賦此吾子其庶幾乎子柳賦白駒之卒章穆子曰吾子之壽考將與此駒相忘也子雅賦常棣之華穆子曰吾子其不免乎好令德而樂小人難以遠害

史記索隱卷十

烏號之弓

黃帝鼎成有龍垂鬚下迎黃帝上騎餘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鬚龍鬚拔墮弓而號其弓名烏號弓者桓樹枝長而烏集將飛枝必下垂因名烏號弓

弓矯商弓

成王賜弓矢子錡子功諸侯也注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四物弓

張弘請以天下無事不藏兩石弓不知此弓者泰山南烏號之柘燕牟之角絙麋之筋而兔之脢四物者天下之精材也

楚人亡弓

楚人出遊亡烏嗥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孔子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也不曰人遺之人得之何必楚也家語

訣弓鳥鳴

楚人有以弱弓微繳加鴈之上者衰王召而問之對曰三王弋道德五霸弋戰國王何不以聖人為弓烏弓為矰繳之害世家

雙雄雙雌

董卓將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注藏音貯謂服藏弓謂鞬

弓燥手柔

魏文帝言越時之春和風扇煖弓燥手柔宜弱歌肥與族子獵於郊也

雙弓雙矢

毛帝儀双鞬龍明遠控弦破左的還射軍膳兔雄臂縣兩角弓杜審言贈蘇味道詩仗劍開關耳乃今望候植敢於營上布弩弓而顧問請君觀布新戰小卒又以告將軍大殿也罷去音罷

決關布即一發正中數文悉等皆言將軍大殿也罷去音罷

未必不正

唐太宗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非良材脫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脈理舒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悟向所辨之未精也

張弘請以天下無事不藏兩石弓

作矢必下盧矢

黃帝臣牟夷作矢世本

梧木爲矢
南楨國以梧木爲矢以石爲鏃大如有牽死梧矢貫之長尺餘
咫仲尼曰此肅慎之矢也 出國語

金僕姑
魯莊公以金僕姑射仇名南宮長萬左

李陵矢盡
單于攻陵重圍陵居谷中處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陵軍南行未至鞮汗山百五十里矢皆盡即棄車去

伐竹爲矢百餘萬
寇洞伐淇園之竹爲矢百餘萬

鑿取鏃
關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醫施毒每陰雨猶酸鬱曰矢鏃有毒入于骨髓當作割去毒然後此患乃除耳羽便自若

三寸定天山
薛仁貴破九姓突厥於天山仁貴發三矢射殺三人餘皆請降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律詩

劉乙新作射亭知罷州 蘇子瞻

蘭玉當年刺史家雙鍵駿射笑穿花而今白髮驅馬只有清樽照落景秋霜二小軒珠網遍陰二垂柳鳴行翁手雪燥春風後置酒看君射一戰

劍 刀附

劒曰鐔曰鋒曰鍔曰鐶曰鞘曰琫曰珌曰衡曰首曰環曰璏曰鼻曰鞞曰鞛曰鐏曰鋩曰刃曰脊曰鎩曰鍭曰鋒曰鍔曰鐶曰鞘曰琫曰珌曰衡曰首曰環曰璏曰鼻曰鞞曰鞛曰鐏曰鋩曰刃曰脊曰鎩曰鍭

桓公之劒太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內月闔閭之干將吳邪巨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劒也 荀子 楚莊王有干越之劒柙而藏之寶之精神四達莊劒直古人鑄干將之樸清水淬其鋒越砥斷其脊水斷蛟龍陸剸犀兕若彗泛芥墜于鴻毛加之手巧治鍊干將莫邪爲鈍乎鈐刀爲銛乎 王褒 頌陸賈說南越王尉佗曰天鍼越人翦髮文身以避蛟龍今王棄冠帶而居蠻夷之地欲以一隅之地抗天子之兵猶蜩螗之翼加乎方輪之上必爲王所虜矣 漢書 高祖斬白蛇劒 漢書 高祖斬蛇劒 漢書 高祖斬蛇劒 漢書 高祖斬

曰非寶劒也取純鉤示之薛曰光乎如芙蓉始生井絞如星行其光如波盪取堪盧示之曰善哉金鐵之英氣乘純靈可以折衝伐敵允常以堪盧獻吳吳公子光純吳王僚淬盧乃去棄

干將鏌鋣

楚王召風胡子令之吳見歐子與歐子同師閭閭使造二劒一干將一鏌鋣鏌鋣者干將之妻也金鐵未流干將夫妻乃斷髮剪指投於爐中乃濡遂為劒陽干將作雄文陰鏌鋣作雌埋干陽山陰以獻闔閭曰志

幹匠其陽出陰以獻闔閭曰志

楚王三劒

楚王作劒三枚曰龍泉曰太阿曰工市晉鄭聞而來之不得與師圍之楚王引太阿登城屬之士卒迷惑流血千里蛮夷

劒誦德父

楚使子胥子胥至江上有老父乘舟知子胥急故渡之既渡乃解其劒曰直百金以與漁父父曰楚法得子胥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之劒耶併不受

掛劒徐墓

吳季札聘魯過徐徐君好季札劒口不敢言季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解劒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始吾以心許之豈以死倍吾心故

拔劒斬蛟

荊有佽飛者得寶劒渡江中流兩蛟繞舟飛拔劒斬之

拔劒斬蛇

漢高祖拔劒斬蛇

舞劒翼蔽

高祖見項羽鴻門記增謂項莊使入以劒舞項伯亦起舞以身翼蔽沛公

壽曰軍中無以為樂請以劒舞項伯亦起舞以身翼蔽沛公莊入以

舉劒不成

項羽學劒不成乃曰劒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

請劒斷佞臣

宋雲請尚方斬馬劒斷佞臣頭上問誰曰安昌侯張禹也

帶磨且劒

鶡不舍帶磨且劒以謂暴勝之

鳴劒拔掌

臧宮馬武之徒鳴劒拔掌馳志伊吾之北定矣

豐城雙劒

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常有紫氣張華聞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舟人曰可共尋天文因登樓仰觀煥曰寶劒之精上徹於天斗華曰君言得之吾少時有相者言吾年出六十位登三事當得寶劒之期言訖收泣煥曰何在煥曰在豫

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燭牛斗間煥不復見乃煥以南昌西山北巖下土以拭劒光芒艷發遣使送一劒并土與華留一自佩或謂煥曰得兩送一張公豈可匿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劒當繫徐公墓上矣靈異之物終當化去不永為人服也華得劒愛之乃干將也莫邪可復合不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因以華陰土一片致煥煥更以拭劒倍益精明益誅失劒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劒行經延平津劒忽於腰間躍去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劒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蟲有文章沒者懼而及須臾光彩照水波很戾驚駭於是失劒乘歎曰先君化去其驗乎

以寶劒贈

李翺以宝剑赠牛元翼曰此敏吾先人尝以剪大盈吾又以平蔡吾今镇人游天公宜用此乘之元翼佩曰敬不有承而爱其死力乎李既长徙河东集为神剑铸剑所佩剑之铸之

翰有雪

昭九年河西将求善铸剑者铸镆铘西戎溥之一军皆赖匠遂招摧伏虽无萧二祁二合锻炉而成之博者欲者曲者直者敢者勤者惰者攒之如星奔之如雷逝之如蒙蒙乎滃滃乎发发乎若雪山冰谷之积皑皑者皓皓者出寒陵雪发耀英精互绕晃荡翩翩则天霁雪白日规景水鉴雪破骨踏壁飞鸟马人之弓勇人之甲膝角百发皆毙兜乃使服遵按夹之论服而持之南瞰诸侯北震夷狄譬比鼙鼙拿袭拔擘都阖於天下是为善师延目而望之固以

十三

十四

雷公逐剑

雷霆无来武胜之知静江侯忽见雄中雷公踏微雾逐小黄蛇雷霆遂止静江侯以石投之中蛇雷公乃飞去

十五

十六

若斯发剑以下必有神物之类

剑门山谷臣之刀十九年所解数千牛矣而刀若新发硎良以平其间故其游刃必有余地然

解牛不顿

割半坦一朝解十二牛而刀若所排剥割皆极理解也

刀讨不庭

吴孙权以宝刀赐曹操二口刀所以讨不庭整乱也

刀铭二则

晋元帝赐刘许名刀铭上曰

赠城侯刀

徐州刺史臣袭献王祥为别驾有佩刀上表相之以为三公之

器虞翻为荀彧荐华人刀或为袁绍有此剑吾先人尝以剪大盈吾又以平蔡吾今镇人游天公宜用此乘之元翼佩曰敬不有承而爱其死力乎李既长徙河东集为神剑铸剑所佩剑之铸之

雜著

箴銘

柳先生曰大剛之金柔韌之玉火化水淬器備以充为戟为矛为鎩为鎗为鈲为鏃出太白敛锋收芒招摧伏虏无肃二祁二合锻炉而成之博者欲者曲者直者敢者勤者惰者攒之如星奔之如雷逝之如蒙蒙乎滃滃乎发发乎若雪山冰谷之积皑皑者皓皓者出寒陵雪发耀英精互绕晃荡翩翩则天霁雪白日规景水鉴雪破骨踏壁飞鸟马人之弓勇人之甲膝角百发皆毙兜乃使服遵按夹之论服而持之南瞰诸侯北震夷狄譬比鼙鼙拿袭拔擘都阖於天下是为善师延目而望之固以

柳宗元

秦构端汗免胄祖跣不敢降退不敢奔敢不用命以进其生乎由德明吉由暴则凶是又不可为美观也宋勍曰郎五为壮曲为老兄徒以坚甲利刃之为上我石赋

砭石赋 并序

刘禹锡

南方氛出而雨岛瘴熏而伤物温神噫湿渝色壤味錯全之坚亦失常性始杀有恣呻刀甚良至是虽不可校剖其室了出邪既脏阵为实吞蜮妖如蜮如蜮如黑子如生青蝇之黏锐气中锢猖人被病然客有闻为衰窘石以遗余次之草腴杂以为膏功测下上直贯焯贝蹈踏而颜逭朝谢客微子之脐几老王客曰吾闻谁蜘蹰曰蜀都赋著天下之砭石也其有是耶余退感其言作砭石赋

我有利金兮以利为佩遭亡卑而悬保雄铭为之箸衡如是焉而蚀既亏与肌蒸而为痛鹊扶倦之不可制兮何何游乎靓酣

之外利物豪敵材人悄帳俾前法之玉精鐫氣之權與共事久不試而秋俾彼負之力苟擲石之鋏不莊不羈相隱哉背日之上閶閭時劒一陰一陽門千將作鎮文陰曰莫邪作而騰躍昔乃以步罡南斗以極金火以映擊鮮以精鋼以淵渟如來游心用之而成妙有神物護持耶自古至今又幾千年矣異光一何遼落也昔數百鮮年而劒一出三不數十年而化去自晉

向星月飛光射機檻之武庫中未得試五兵柰何狂胡兒盜
敢盜金牌

古劒歌　郭元振

郭元振爲通泉縣尉前後掠買所部千餘人以遺冤客百姓吉
之武后聞之使藉其家唯有書數百卷后問其資財所在知皆
以濟人於是奇而免之召見大悅垂旨并令口占古劒歌進后
奇之命鑄爲鎮國寶劒

紫氣夜騰光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經幾年
良時精光發二青虬色文章泛二綠螭鱗赤直結交遊俠子亦賞
觀得英雄人何年中路遺棄捐零落淹龍古嶽邊鏌鋣復沉埋無
所用猶能夜夜氣衝天

吳山開越溪烟三金合冶成寶鉾淬綠水鑑紅雲五采發輝光
氣盖背上銘爲萬年字肯中點作七星文龍甲冬金白虹色蛟
螭死轉黃金鉾文華中蘭寧方利駿馬春蹄未擬直風霜燥二
匣上清精氣通斗牛閒明避災朝北晉帝皇逃亂良人楚王城
一朝逢偶合大德虎頭龍嗚騰上天東谷聊牙業微歷西王侯
下赤城田承平久息干戈事處閑得充文武備除災研惠宜君
王益壽延齡後天地

春坊正字劉子翬歌　李賀

先輩匣中三尺水曾入吳摩新龍子陳月斜明刻露張練帶平
鋪吹不起蛟龍舟老去報恩鴉花淬白雕尾直是荊軻一片
心莫教照伯春坊字投綠閨金懸龍鼠神光欲載盤田玉捉出
西方白帝號二鬼毋秋郊哭

和周侍御買劒

羽軍溢價買良鈎要與中原靜虜塵卜日泉流青大霧拔雲光
照白龍試向前驅看電轉略教回首望星辰期君早定安邊策
莫等閑期壯士頭

古詩樣刀

割飛二刀子歌　盧綸

我家有寶刀人云鬼門鐵裁纏裁綺撫鈍時用來三年一服片
南中匠人淳用鋼冊令盤屈隨手傷改鍛割飛二刀子色迎霜
雪鋒令霜兩條神物秋水薄刃淬初幣翻金鍔越戚莫鈎不足
誇斬犀劫玉寧憚觸日試曾驚漢水邊掌上佳標聲逐然神驚
蝮悚邦收得刃頭已吐微二煙刃平刀平何煇二賭賊須藏帳
流懼若非良工變爾飛只向裁縫委箱篋

器用部

几案杖

事要語

几案爲說文司几雖掌五几潮州揭几有緯御汗韋杖持也說文謀於長者必採几杖從之　天夫七十致仕則必賜之几杖並曲礼文書盥於几案前刑法志侍坐於君子二文伸撰杖履曲礼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語民年七十者授之五杖二端以爲爲節緩趨以爲爲節緩趨礼　策杖老以流憩寓詞

事要語

耕杖烏皮几　隱几亦无心　凭几看魚樂　社寧鵬情　王侯李盛天下梁終日在書案　伯没妻堆案財則材留書竹李惟有紅藤杖白吟詩信杖扶杜安得仙人几節杖　明日看雲還杖藜並杜

事要語

隱几而臥

孟子去齊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　卷五

隱几而坐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嗒焉似喪其耦頃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也非子

奮臂拄几

朱陳述瑕北守齊郡舒緩養名博奮臂拄几曰覩齊兒欲以此爲俗邪乃召見諸曹史及縣太史選其可用者

隱几而視

郭況謂燕昭王隱几據杖眄視相使則廝役之人至

坐置几

平帝詔太師孔光曰聖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備居四輔年耆有疾令太師每朝十日一賜湌賜大師靈壽杖令爲太師省坐置几太師用杖

流尤慧几

孔融爲北海太守爲袁譚所攻流矢雨集戰內接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義自若也

書空咄几

王羲之嘗門生家見書几淨因書之真草相半其父誤刮去驚楔累日

事要語

梁鴻適吳依太家皇伯通廡下爲人賃舂妻爲日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異之曰被褐負薪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東觀漢記

按几研案

曹公平荆州仍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拒之孫權按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軍者與此案同

不據案待下

劉玄佐貴毋尚在賢婦人也見縣令走庭中白軍退戒曰長吏恐懼畏吾恩而父事吾宜爾而據案當爾何安乎玄佐感悟待下益加禮

抱杖之別以下係杖

孔子見弟子抱杖而問其父母杜杖而問其兄弟曳杖而問其

原壤夷俟孔氏以杖叩其脛
　　柏杖而去
子路遇丈人以杖荷蓧云云植其杖而去
　　竹杖化龍見竹門
　　九節杖
漢武帝登少室見一女子以九節杖仰指 劉根別傳
　　賜靈壽杖見前置几生
　　木上坐
夾山問僧印和尚閩泰與什麼之 曰木上座在什麼處曰
在堂中夾山便到堂古師指柱 夾山前曰莫是從頭脚
山得聚師曰月宮亦不逢見

后皇植物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絕
外慕平淑離中心兒取焉以建家國昔為棟樑幹為閭閎
末代淫巧不師古式斲削毀方為圜以凡雉量之則君子焉之以朝其德
制類奇邪用絕繩墨勾身隨枉危足僻側文不得舒智不施息
余胡悲斋以亂人極追客厥始惟物之殘裏果失中遭牛不完
託地曉遠反特興實蘇閑結徜雍蹇難不可以遠遂舊其端
離奇詰屈繚戾嶢屼含蝦孕蠹外邪中乾或因先容以售其蛸
病夫斗斛為制衆以安役風毒殄形陰淫陋禍無侵害謠神化
脉體次筋能柔垂倚循守喜效物以為已適容之不作其复為
敵烏可恥江以招禍避凡人道甚惡惟物為先在心我忘在口
為狄在首忽備危膝為柔成施踐前倒後危心如錐石窮山獨行解茂虎爭終不使卞莊秉間而
於前閒猶牲犧豢不若家朝歌洹東簡牘載為昭王市骨樂毅

歸無今我斬此以希古賢語說宜楊正直宜宣僧亮是達法為
其專荅尔君子曷不乾三既和且平獲福于天去惡在微慎保
其傳
　　賈逵書凡銘
仲遠好李辭藻良嘉遂然有子責之感時俛而願息聞之五師
曰生無所息沖欲其務自強而勿惕
　　凡銘
親仁可以自討友賢可以自扶求仁得仁必駈必驅若隱凡以
召禍凡而呼則仁賢斬遊厥役來趨嗚呼賢貳遊身即孤
　　陳希元
小敏敗雄難行暴跌中有用艱哉存社稷惟忠与孝則罔攜攻
　　晏同叔
東皐松菊堂歌中八儁案八儁何必來於南晉其
　　晁無咎
武王踐阼為杖之銘曰惡乎失道於貪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大
藏札
　　武王杖銘以下係杖
身之疲杖以扶之国之危賢以圖之
　　杖銘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与爾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將焉用彼
　　筠竹杖贊
　　黃魯直
隱廉隅而不剡故籠比於彭祖之壽節曲而有直体能獨立於
密林之後伯夷食薇而倩陳仲嗽李而廋倍夠書蠹蝕蒼龍掛壁
追前後危心如錐石窮山獨行解茂虎爭終不使卞莊秉間而
孺子成名
　　律詩

以天壇靈壽杖笑老　叢書五
于左手手霜滿藤扶公休休對親朋笑倚駟馬安車去住到天
壇願力能
詩話
方竹削圓
潤州甘露寺有僧道行孤高安德裕雖問以方竹杖一贈焉方
竹出大宛国堅實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又再節漸右其
僧尚在問曰前所贈竹杖無恙否僧喜對曰已規圓而漆之矣
公嗟惋弥日前輩詩曰削圓方竹杖漆却郡故琴徒宛叢話

扇

羣書通論
自關而東謂之箑自關而西謂之扇方言郭璞曰今江東通呼
之爲扇傳
詩曰誰能秉國成不自逸尚�conclusion使面謂
疑乘鳥翔自飛刘禹錫
五明扇
舜廣開視聽作五明扇漢公卿大夫皆用之謂爲五明扇與不得
用古今注
雉尾扇
殷高宗有雉雄之祥故有雉尾扇同上
作妻
武王伐紂作
詩白羽扇
諸葛亮持白羽扇指麾三軍業啓語林
紫綸扇
晉武帝與羣臣論事常執紫綸扇
六角扇
王羲之在蕺山見一姥持六角竹扇求書各爲五字姥
初有慍色因謂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人爭買之姥曰
姥又持扇索羲之笑而不答
蒲葵扇
謝安有盛名鄉人有罷官還者遺安安問其歸資答曰有
蒲葵扇五萬安乃取其中者捉之京師士庶競市價增數倍
羣芳譜
鵝毛扇
晉中書令王珣與嫂婢私通嫂捉婢手歌曰團扇復團扇持
團扇故數曰團扇引歌
鶴羽扇
齊竟陵王子良嘗於扇上畫山水咫尺之内有萬里勢
通雅
題詩於扇
梁柳惲自詩云乘皐木葉下隱荀秋雲飛王融見而嗟賞因書

團扇

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團扇歌

晉中書令王羲之所執白團扇

王獻之

團扇復團扇奉君清暑殺秋風入庭樹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願得乘涼時相憶莫相忘

團扇歌

晉中書令王羲之所執白團扇

王獻之

女扇合歡絹細緻明如月入懷袖別是機中物從此不相見上有乘鸞

謝家詠團扇

劉禹錫

題扇　王介甫

王孫修成寶月圖月邊忽有女乘鸞飛橫特地寒

題郭熙山水扇　黃魯直

郭熙雖老眼猶明便面江山取意成一段風煙且千里解使明月送人行

書王氏愛鵝扇　黃魯直

壑裘換鵝子大於錢物悃春光又一年喜午無人初破睡杜鵑啼在柳梢邊

代秋扇詞　鄭谷

棄入寒無恨已深熱時天下是知音汗流合背當羞手氣爽中宵便負心一片山溪從蠹損數行文字任塵侵會緣親險陰合清和

後不會何顒又見卷　謝人送常州草蟲扇　張祜

生怕炎天老又逢草蟲扇子獻奇功還將多稼意前日暮盡西湖柳上風蛩蛩翅輕塗翠蜻蜓腰細綰猩紅舊時供禦常州守今作霜毫一秀翁

鏡

鏡景也有光景也鑑名鑒謂之鏡賈誼明鏡之始型矇然又粉之以玄錫摩之以白旃則萬物皆覩以金膏漆之以玉水洗之藏之泥中亦不聊矣可得而察淮南子胡僧云古鏡以金膏漆之以玉水洗之藏之泥中亦不聊矣日必影徹牆壁又造金煙薰之玉水洗之藏之泥中亦不聊矣鏡說古人之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目夫鏡則無以正矣物猶身矣道則無以知迷惑矣至人

修睦相於每奉鏡說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于地歟志負局棊鏡

金膏鏡

唐太宗賜高季輔金膏鏡以表其儀鑒

常保三鑑

鏡證魏太宗臨朝數日以銅爲鑑可正衣冠以古爲鑑可知興替以人爲鑑可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鑑內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武鏡簡易

辜表徽按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祿譬諸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拭鏡摘白冒漸少年間取一班一級未見其味也

進龍鏡

唐天宝中楊州進水心鏡一面清瑩耀目皆有盤龍勢如飛動元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楊州參軍李守泰曰鑄鏡時有老人自称姓龍名護持白冒垂至肩衣白衣有小童衣黑衣呼為玄冥至鏡所謂鏡匠呂暉曰若老人解造真龍鏡為汝鑄之忻慨帝意遂令玄冥入爐所尚乏三日尹開呂暉等探覓已失龍護及玄冥所在鑪前獲素書一紙云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逐降祉斯鏡可辟衆邪鑒萬物泰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四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移爐以五月五日於楊子江心鑄之後大旱記天象地形草木虫介万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模於洪範耳物忤遇之竟不喘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最與必先至帝意逐令玄冥入爐所尚乏三日尹開呂暉等探覓已失龍護及玄冥所在鑪前獲素書一紙云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逐降祉斯鏡可辟衆邪鑒萬物泰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四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移爐以五月五日於楊子江心鑄之後大旱記天象地形草木虫介万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模於洪範耳物忤遇之竟不喘息自廢後益親幸上最與必先至則与冠冕有偕進鏡為壽元先生六名也子孫綿不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精鍊見重觀爛雖任用號令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為邪醜所疾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難哉

鏡興

順陰位於西爰商採秋金之剛精醮祝融以致愛命歐冶而是嘗晞日月之光列儀象乎曜靈不有心於好醜而欻形其必詳同實錄於良史簡書惡而是歌荷淑媛哉后妃眷春榮之雲悴懼王顏之有衰助清陽而自鏡競蟬鬢於首頰傑論於色設有之於斯器苟可替而同眛芳近有面而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內省而自歲既見前而盧後則徵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鑒則以此而淡心睹目觀之有假則稽訓於儒林夫然尚何厥容之有慢而

司空圖

容成侯傳

容成侯金姓者本蜀郡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接採其先因秦時論發語尚方輸作世苦之乃誡子孫易其服色必以清居自進後從居上洛會郡中盡生疣目傳倫錄之術委質

執鏡誡　姚元崇

秦樓明鏡鑒有餘輝色自疑曉光能洞徹欲磨組匣以珠璣
龍綃池卧鳥臨月飛古詩

鏡喻心

若得本無塵拂明鏡亦無臺何勞勤拂拭自不染塵埃

贈友人古鏡　六祖

我有古時鏡初自壞陵得蛟龍猶泥蟠魑魅幸月鑠摩文見妄
藥青衣藍水色贈君將照心照使心受惑　朱書

同張明府詠鏡歌　孟浩然

妾有盤龍鏡名高青銅發自從生塵埃有若霧中月悠悠終莫
照坐對生白髮寄語邊塞人如何久離別

感鏡　梁天

美人與我別留鏡在匣中自從乘龍去頓失舞鸞容經年未開
匣紅埃覆青銅今朝一拂拭自照顏轉紅照鏡頻悲照龍電恫悵誓有雙

盤龍　劉禹錫

流塵暫明鏡歲久看如漆開門前君子為我一摩拂庭開綠池
滿堂盡金波溢白日照空心圓光走幽室山神效氣沮野魅真
形出却思未塵時毛髮來唐突

雜体　晉傅玄

沉沉匣中鏡為此塵垢蝕輝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前金既船
鎖磬帶共輝飾空存鑑物名坐使妍蚩惑美人竭所賜思照冰
玉色白朱粲盤工日日空數息

古鏡　李嶠

明月何奴來朦朧在人境得非軒轅作妙絕世莫並瑤匣開旭
日白電走孤影流澄一尺天微低涵浦景永輝凜毛髮使我肝
膽冷却愁蛟行深山向落九秋井雲天入室握奧明神眼靜不忒
寶君仙金沙器元炯映流匈靈怪可與天地永悲為悲龍吟飛
去在俄頃

古鏡　白居易

流塵集空鏡塵盡鏡不昏鐵泥落清水渾水泥渾非水渾人能辨
物相與自忘言一物不能辨悠悠何足論無為捨其內逐外取
煩寃

老婦鏡　元稹

昨時明鏡老猶可今日金鑛盡双鳳皆愔愔雙龍盡隱隱莫照
綰芙蓉帶十年太刷一片鐵長向暗中流白髮今日後床重照
看生死終當覺長別

薛逢

鑒臺家兄古鏡歌

一片閩溝深墨色衰光知幾人不織耕夫云主赤潼城赤潼城下親耕得鏡上專擘一片餘月中潮乃婆花舒金鳳光拭拭生塵盡寒吐出新蟾蜍人言此是千年物百鬼聞之形暗慄五匣曾經龍虎來豈宜更鑄無衰災有時霽靄半夜藏深中飛電如吾兄吾兄須愛惜莫使鬼來偷勿虛抛擲與雲致雨會有時莫遣紅粧織霧跡

律詩

古鑑

梅聖俞

古鑑得荒塚土花全未磨背銘尚大篆人不識曾照翻驚夜光發表東是山河

賈島

方鏡

背如刀截機頭錦面似勝量淵底泉銅崖臺南秋日得照來照法二三年

古鏡

唐僧君靈

軒后鑄鑑鑄成對寶應藏落月輪昇萬般物皆能鑒一箇人心不可明匣內下開鸞鳳活臺前高掛現神驚百年肝膽互相照比他伯嚭髮髮生

詩話

破鏡重圓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尚叔寶妹樂昌公主陳政亡謂其妻曰國破必入權豪家倘情緣未斷尚冀相見乃破鏡人分其半約曰正月望日賣於成都市及陳亡其妻果為楊越公得之乃為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樂昌得詩悲泣不已越公知之憮然召德言至還其妻因與德言俱不敢方信作人難古今詩話

——

洞冥寶鏡

尚書郎費師雄畜古鐵鏡常欲磨洞冥寶稱回處士自磨其能筒中取藥寄鏡上曰藥少歸取之既去久不至遣人求得所止佛廬扉上有詩一首云手把青蛇凌白日洞中仙果壽長春須知物外煙霞客不是塵中磨鏡人師憐視鏡上藥已飛去一點通明如玉乃知異人集仙傳

雜器用

以制器者尚其象像器辨智名創物巧者述之周上觀其器而知工人之巧礼器以藏禮左埏以為器老工人劉木以為器荀性惡

黃帝造盆

黃帝始造甑盆古史考

陶人為甗

陶人為甗二脣厚半寸底九孔周礼

有底曰甗

無底曰甑

齊侯使賀媚人賂晉師以紀甗玉有底曰甗無底曰甑

自稱豈元

建中末獨孤齊客淮西聞佛寺遇青衣知衣人自稱豈元璬之乃

唢鼓
太白山隱士郭休所居有白雲焉客至則擊二石其声清遠山中鳥獸聞之羣集亭下以爲之號唤鐵
白玉如意
胡宗別傳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一尺七寸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蜨蟬等形時人莫知其由吳大帝以綵多識乃問之綵答云昔秦始皇東遊以金陵有王者氣乃鑿諸山岡處埋寶物以當王者之氣此抑是乎
珊瑚如意
石崇與王愷爭豪愷椗珊瑚樹以紫絲布高一尺許枝柯扶疏世間罕比愷以示崇二視訖以鐵如意擊之應手亂碎石崇本事曰崇有珊瑚如意長二尺二寸
托子
托者盛有舟盞有玩即今俗称盏托托始於唐前世無有也崔寧女歌本病甚絶發指甲墜子融家盡床蓋足大小而環結其中寘茶盞床蓋無所施測因命工緣盞為之常喜其為名之曰託遂行於世而托子遂不可廢今世之有足以便捧取間有隔窗其中不為通管者乃初時墜子融墮遺制也程氏演繁露

瑕疵 文人相推 爲文敏鈍 題品
鬱文自售潤筆 文人自負 因人而重
年老才盡年老益奇 卷之五 因文致窮 文有神助
假手 字義 文蹈襲
制 露布 解字 卷之六 詔
箴 卷之七 銘 撽文
贊 頌 卷之八

詩卷之九　題品　瑕疵　能窮人
能達人　詩識卷之十
判卷之十一　賦　連珠
書法部
御書　飛白
八分　字學卷之十二　篆書
草書　碑刻卷之十三
豪俠　刺客卷之十七　勇敢
精敏　聰察　遲鈍　疑惑
遺忘　錯誤　儉約　奢侈卷之十八
愚拙　姦邪　諂佞卷之十九　滑稽
嘲謔　譏誚卷之二十　分謗
貞白卷之二十一
愛君　憂世
征商　治盜
人事部
慕名　辭名
行旅　別離
書問　投贄卷之二十六　謁見
簡傲卷之二十七　知人　昧於知人　知己
砂　瓦硯
筆架　紙
水滴　筆
墨卷之十四
禮樂部
禮　儀禮
樂卷之十五
性行部
德量　堅忍
志氣　剛正
貪濁　恬淡
園曲卷之十六　清廉
官政卷之十二　租賦
偷盜卷之十三
迎候　餞送卷之十四
還歸　合并卷之十五
先容

不見知　揚善　隱惡　求芘 卷之二十八
求哀 卷之二十八　富貴　貧窮　微賤 卷之二十九
禍福　樂禍　嫁禍 避禍　解紛 卷之三十
施恩　報恩　感恩　負恩
報讎　快讎 卷之三十一　報怨　不修舊怨
不忘舊怨　陰報　善報　惡報
冥數 卷之三十二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總目終

○卷之一　建安祝穆和父編
○儒學
學術 博記 博識 不學
禹稷稷子　舜君民　朝夕納誨　思兼三王
宣儒棄敵　曾國一儒　非舜舜不陳　劉子學術
晁錯刑名　通於世務　公孫曲學　猪古之力
阿家學術　諸葛出師　不及所學　（以下闕）
能識亡書　口對兵事　五行並下　一覽能識
一面不忘　傳書心記　誦前漢碑　武庫
書廚　賦詩賢記　五日記讓書　閱市肆書韻（以下闕）
摸水中碑　暗疏列女傳　能記乘驅　暗記稱亡
一覽千言　猶讀秘書　盡識居民　偶熟此卷
九經庫　五總龜　七過万言　五經庫
寫書鋪傳觀所當求故心　借閱三史　惜政不讀書　（以下闕）
耻一物不知　多識　玩物喪志　三豕渡河
識鼎慎矢　牛蹄勞新　識海晃毛　識龍鮓
識雉雊　識石鼓　識豐城劒門（以下闕）　不識升星
學苑將落　一言不學　不識龍星　不學士術
設解簿鷄　錯寫弄璋現誓　誤讀金根觀門　伏獵侍郎
不識杜杜　不識班固　面試史白
役字碑　妄引書語　愛揮書袋　不識袁字
讀雍光傳

衡州學記
乞褒封程顥奏狀 進學解記 題昌黎修紙一幅
古詩
和張文潛贈皇無咎
律詩
送劉户曹
詩話錄不全
不讀南華見文人拘繫門

○卷之二
○儒學部

著書

晚年著書
著新語
著書言刑名
墻面著筆硯
著論術
不好其書
同註莊子
一官爲一集
著經典音義
著鴻寶
作正蒙

著十篇言
著參寮等書
入室操戈
揚雄著書
作釋官小說
作博物志
爲人所著
撰邑字志
著北堂書鈔
奉詔撰著
著佛經
著五千言
著白虎通
著焉氏
著春秋
著風俗通
同註春秋
解書辨禁
著潛夫論
著昌言
躬自抄録
著王燭宝典
白鑞板
著春秋編年
著傳燈録
子金增損

評楚辭註
跋文苑英華後
評文選去取
評指掌圖
評東都事略
評容齋隨筆
戲跋朱元晦楚辭
答袁機仲論修家

○卷之三
○儒學部

書籍 借書 鬻書

文籍始生
李斯請焚書
載書與人
在官爲書
以下係借書
送書一車
借書手抄
借書不還
假作鬻書
書聖庾家藏楚詞後
祕書省書籍後
評借古録
評范公唐鑑
評皇朝唐鑑
題王元論衡後
竹簡爲書
漢世求書
家中古文
藏市指中
借書不進
書帖不借
寫書獨讀
不就雇傭
借書鋪壞
以下係借書
欽賢班史悩感
鬻書無售
布在方策
以馭羣書
載三十車
手抄口誦
始刻印板
借書成誦
客作借書
分書復歸
寫書雇寫
雇書輒寫
折竹以爲

寫書皆精
以下係借書
借書一癡 借書須愛惜

聞胡朝請多藏書以詩借書目　題經畬堂

雜著 倣書畫書

不肯子弟書見勝閒門

藏書 注 校書

古今事文類聚

穿中藏書　其書五車　收秦圖書

漢建秘府　求四方書　秦建秘府

有書數百卷　藏書三千乘　名山藏室

唐世書庫　題藏書後　聚書八萬

聚書後必與　收蓄古書　細書四十匣

字畫之訛　校書大祿　書樓

校書如掃塵　韓文亂字　手自讎對　以下係校書

明字未正

古今事文類聚 二十四

雜著

六經閣記

建陽縣藏書記

書巢記

藏書閣書厨字號銘

古詩

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　李氏山房藏書記

題李氏讀經閣　麻姑山藏書山房記

律詩

題李氏讀經閣　藏書銘

雜著 以下係校書

記舊本韓文後

與張敬夫論程集改字

讀書 注 勤學 不讀書

古今事文類聚

朝讀百篇　集編二絕　能讀墳典

讀書精粗　刺股讀書　書則讀書

閉戶讀書　鑿壁讀書　帶經而鋤　讀未見書

五行俱下　三餘讀書　讀書亡羊

倚柱讀書　燃薪讀書　增新詞書

隨月讀書　讀書萬卷　讀書百遍

來牛讀書　黃卷青燈　義貫通

隨點讀書　懷鉛讀書　藏書萬卷

讀書洗腎　（以下係勤學）　藏火讀書　讀書三到

（以下係不讀書）　恨不讀書　坐不讀書　讀書有感

雜著 係勤學

古人勤讀　晝錄夜讀　讀書堂詩為郭叔作

古詩　李氏讀書堂　史氏讀書堂

律詩

讀書感興

雜著 係勤學

作史

古今事文類聚 二十四

孔子作春秋　司馬遷史　班固父子　汗青無日

史文之難　私憾曲筆　乞采作佳傳　子改父史

子襲父史　私撰晉陽秋　史筆不公　不忘私憾

評南北史　天子不親史　真舉不避　史官皆為金朱
實錄舊體　司馬公作通鑑　宋子京脩唐書

雜著
人禍天刑　班馬優劣
評孫公唐史　評東萊大事記
評東都事略

古詩
弔史

評前代史　對偶雖施於史
評晉書集

古詩
舜作歌　舜作五弦歌　湯盤銘　武王作誠
漢祖作歌　漢武作歌　君前臣邀　唐太宗詩
元宗作詩　元宗餞詩　元宗知詩　文宗聯句
太祖皇帝詩　孝宗皇帝詩

詩話
君臣不可爭能

文章 附

為文敏銳　題品　瑕疵
文人相輕　文人自貴
因人而重　屬文自傷　潤筆　因文致榮
文有神助　年老才盡　年老益奇

歷代文章　歷代文士
建安七子　亭死徧題　文當李廷　好人識弘
文止潮詠　心皆錦繡

多檢書冊　文成不記
夢人授筆　夢剖腸
好讀大誥　文貴中改
疾行無善迹　遲速懸絶
倚馬成文　食頃即成
七步成詩　繫絲成詩
運筆颯颯　口授羽檄
腹藁　七步而三
十年搆思　空腹卧思
孟韓之文　騷生於怨
作出師表　碎金
韓退之文　柳子厚文
韓柳之文　歐蘇之文
國初渾厚　六乙之文

大手筆　辭尚奇詭
語助濟艱事　以古文倡
作文須兼實　文忠敏速
人謂宜精　文典而速
刻燭賦詩　口授腕脫
文思遲鈍　文氣疎宕
文有自來　文氣疎宕
文兼精玉　唐諸晦文
盈川之文　摧生之文
晉唐之文　本朝之文
歐蘇之文　老蘇之文

二蘇之文　東坡之文
山谷之文　后山之文
二傳之失　真偽難辨
子雲好奇　晦有小疵
作賦大意　号為偉士
文不必換字　記用傳奇体
記序賦体　子由文之疵
蘇文之疵　閻筆
駢語
不復措手　詩成輒款
改出一頭　（下係文人相輕）
因詩相嘲　不讀南華
（下係文人自貴）　徧官盡宋
（下係因人而重）　因序而重
求序之難　（下係當文自貴）

古今文態 雜著 詩話 古今文態 雜著 古今文態 雜著 古今文態 雜著

字義亦當辨

古詩

和文潛讀進字說

八。卷之七
○文章部

詔 制 表

古今事文類聚

堯言布天下　出納朕命
下哀痛詔　詔作峻語
鳳尾詔　作詔潤筆
千里猶對面　始用黃紙
如出帝意　口誦其語
一揮九制　詔用表語

古今事文類聚　文章門

三代詔告　頒觀詔令
明見萬里　一札十行
鳳口銜詔　馬前草詔
占授脫脫　悍卒感泣
辭以恩遲　當今易曉
紫微失君房見假手門

雜著

詔令並見歷代帝紀亦不復載
唐詔語似尚書
內外制並見諸賢文集茲不復載
催宗翰筆　（以下係表）
唐宋四六　中央亦貴包括

露布

古今事文類聚

倚馬而作　書帛而鬼
小捷不作露布

古今文集

雜著

詔令並見歷代帝紀亦不復載
唐詔語似尚書
內外制並見諸賢文集茲不復載
催宗翰筆　（以下係表）
唐宋四六　中央亦貴包括

露布

古今事文類聚

倚馬而作　書帛而鬼
小捷不作露布　標於深竿　下馬作露布
德宗感泣

古今文集

雜著

破朱泚露布

檄 移文

古今事文類聚

檄始授公　爲勤報關
爲親奉檄　檄諭巴蜀
檄余頭風　楯上作檄
馬上作檄　駐馬立成

古今文集

雜著

論巴蜀檄　北山移文

古今事文類聚

箴

帝王求箴　衛武求箴
唐元宗忘箴

雜著

太宰箴　冊衮六箴
罷獻箴　納海箴
瑞箴　（五箴附）
好惡箴　知名箴　（四箴附）
言箴　動箴

八。卷之八
○文章部

銘

古今事文類聚

堯舜銘盤盂　禹砥柱銘
湯盤銘　武王之銘

衣鏡賜銘　孔僎乘銘
拔杖有銘　三字銘
論古人作銘　座右銘四首　續座右銘二首
西銘　東銘
黃櫨銘

頌 附 贊

商頌　周頌
擬清河頌　召見奏頌
十二歲進頌　作勲臣贊 倣韋
勸頌　國家頌功
停遣宮頌　八歲獻頌

正考父鼎銘　賜金乳銘
克己銘　心銘

雜著

望主有賢臣頌　子產不毀鄉校頌　伯夷頌見崇崇門
大唐中興頌　元和聖德頌　慶曆聖德頌
歷代史贊並見史書以下係贊
諸賢贊並見脩祚門

詩 附 題品

能逃人　詩識　能窮人

四言之始　五言之始　七步成詩親覩七步而三韻成
夢筆得詩親覩刻燭擊鉢　號永明体　詰名示友
號為沈宋　杜子美詩　小杜　李太白詩
李賀錦囊　白樂天詩　神物護持　作詩誡剌
吟詩發興　五言長城　不家寢疾
緩禍諷詩　賦詩賽錦覩過
詩堪圖畫　苦吟而瘦
詩成反騷　歌後作相
詩成怨剌　賦詩不中和
陶冶衆故　芙蓉錦綉
句句欲活　韓孟聯句
杜晚年詩　信其自許
詩要人識　不好杜詩
石山晚年詩　陳泰之詩　論公詩体
明通之詩　簡齋之詩　評山谷後山　評張文潛詩
以下係題品
詩貴有題　李言撫實　劉白之失
詩成泣鬼神　評富貴詩
冷李相訊　詩成謗人
句說一事

雜著

詩有八病　詩有八對　詩有數格　字格
詩格當考　雙聲疊韻　迴文之始
八音建除十二辰　歌行之体　題號不同
換字拗句法　促句格　和詩不同　東坡誡集句
石曼卿集句　古詩忠厚　晚唐小巧　詩不易學

因詩致夢　賈島不還　轉韻轉譌　有詞無行
進詞忤旨誣罔詩召見　以下係詩義
東野又第　不到風他　詩為御畏
魏公晚節　親公任重　後竟不偶
從此入海　獻李玉局　梅詩見志　梅到海十里
醉卧古藤　頓知大用

詩有二體　詩戒數病
白氏長慶集序
施司諫註東坡詩序
陳晞顏和蘭齋詩序
跋章國華集注杜詩
跋周益公楊誠齋送甘叔懷詩
荊南詩集序　唐人詩集序
弢氏詩集序　（作詩能達人）
詩能達人

古詩
爲士　調張籍
古風一首

律詩
苦吟

詩話　文自別

與鍾仲至書二
著作做郎顧君集序
江西詩譜　江西宗派詩序
跋東坡書李杜詩
題李太白詩後
評郊島詩　（下作詩能窮人）
陳簡齋詩集序　李長吉詩集序

賦能鑑識　呼長頸公
賦能賦　賦亦難得
宮追古作

連珠

與於婁拉

連珠

擬連珠

判

打草蛇驚　判失猫訟
南山之判　判筮蓍表
競渡賭錢判　鬪棊判
還婿判　孝女報父冤判
不用絶命殉葬判　盜酒判
二月不供宮蚊判　宅判
宮門誤不下鍵判　義井判
盜瓜判　不埋狗判

賦

楚僕之賦　賈誼之賦
作幽通賦　作思玄賦
作鵩鳥賦　作靈光賦
作三都賦　十年作賦
作閑居賦　作閑情賦
作天台賦　不敢措手
作東征賦　洛陽紙貴
賦曰五色　數上賦頌
相如之賦　揚雄之賦
八叉手　著日出扶桑賦

昔昔鹽　歷前元白
搪突京尹　詩貴布置
作詩相詆　以姓用事
用事精切　語有工拙

一字師　京尹論詩
碧紗籠詩　見識不較
名閨外夷　作三妾詩
語簡意盡

御書　飛白

伏羲畫卦　縱筆大字
御書屏風　賜詔數函
飛白賜臣　仁宗飛白

雜著
若不能與臣筆能　跋御書飛白
古詩
謝御書詩　跋龍眠李伯時
聖壽寺湖二大字歌
雜著　跋飛白
仁宗皇帝御書飛白記

字學

宇畫殿太祖御書

造書鬼哭　善書動肘
擇於題榜　臨池筆書
筆習飛白　永字八法
寫經換鵝　觀老槐頹
焚樂毅論　購求王書
書新術碣　棚一千字
印畫沙　歐書險勁
不擇紙筆　善筆士書
評書取喻

雜著
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書不須精　法帖多單
八訣　妙在執筆
晉人書　必先利器　題楊凝白
見書畫面　名過衛夫人
書之準凡　指術隔行
永字八法　虞世南序
寫經換鵝　觀老槐頹
父學兒筆　記董賢家雜
海外求書　陳牒求判
八分推梁諫　評求神師書
書學問筆　善書細字

跋朱昤二公法帖
古詩
題元晦所書飢歌後
以右軍書數種踏五十四
律詩
寄柳子厚
柳氏二甥求筆跡
八分無之十三
的書法部
篆字
畫中濃墨　（以下係隸字）
刻碑臨摹　勢若游龍

評唐宋書　以字取士
筆說　論用筆之法
題瘦筆體　書字銘
跋蘭亭帖　題蘭亭序
評獻之書　跋官本十七帖
跋司馬溫公書　跋歐陽公帖
跋韓魏公與歐公帖　題蔡君謨書
跋蔡端明帖　跋山谷黃庭
跋山谷蘭亭　跋米元章帖
跋米元章帖　跋羊山老人帖
跋米元章臨王獻之帖
題李西臺書　題細字蓮華經
李致堯乙書卷後
跋宋希真書東觀餘論
跋張安國帖　跋黃書

隸書素易　書戈字法　柿葉肅飛白
廣增薛稷　渴驥奔泉　以下係草隸
（以下係隸體）　周之六書　以綃素寫
論八分書　論六文八分書　衆体之始
論真草行三體書　論四體書

古今文集

雜著

王勃序志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文勤墓銘

古詩

李潮八分小篆歌　石鼓歌　孫華老求墨妙亭詩

草書

古今詩集

章草　隨行不斷

古今文集

雜著

草書狀　非草書　評草書　跋草千字文　跋木元章草書大字

古詩

楊監示張旭草書圖　送高閑上人序

答藉伯充勸莫學書　書自作草書後

飛白

古今詩集

古詩

立碑　觀宛文忠公六一堂圖書　書磨崖碑後

書磨崖詩後　讀中興碑二首　書中興詩碑後

詩話

跋司馬槱碑　賈魏公黨碑

古今文集

雜著

草書歌行　題王逸少帖

一臺二妙　瀟灑成字　一筆環寫　張顛草聖

懷素書蕉葉　一瘦一肥　草書有悟　貴變其体

號揚風子

古今文集

雜著

平九江驛碑材文　跋唐中興頌碑

跋石鼓文　集古錄集　跋瘞鶴銘

古今詩集

古詩

少同席硯　蕭家書畫硯見者書門

欲於筆硯見六人相推門　幼知祖硯紹興時風字硯

磨鐵硯　硯可呵水　不持一硯見轉門硯又不洗

（存古瓦硯）　硯（附）古瓦硯　（下係水滴）　得古瓷缾

水滴　銅雀古硯

雜著
硯譜　宋蔡襄古硯銘
端硯銘二首　孔毅父龍尾硯銘　龍尾斗硯銘
歙硯說　晁以道硯銘　鳳味硯銘
古詩
荀子石硯　謝靈運十一　惠洪端硯
律詩
謝唐秀才端石硯
古詩以下皆古硯
銅雀硯　許東之惠澤州呂道人硯
律詩
湘洲古硯
詩話

歙石有數種　端石佳品
雜著以下皆水滴
冰龜銘
古詩
麒麟硯滴

始製筆　蕭何刀筆觀鳥篆筆　投筆
等有二等　筆落於地　夢五色筆
夢青錢管筆　夢筆生花
閣筆　焚筆硯軒閱武宮嬪呵筆　筆諫
不擇筆雖閱字　筆耕見文章門狸筆象管　筆塚
詩贈筆工　安用毛錐
（以下係筆架）

石架
雜著
毛穎傳　筆說
贈筆工吳說　跋羣玉筆
古詩
鼠毛筆　紫毫筆
律詩
和錢穆父詠握玉毛筆

紙

茲侖造紙　洛陽紙貴隱者與紙九萬　用桑皮紙
造側理紙　造銀光紙　受紙百萬　薛濤箋

造員綠綢

雜著
悉刻溪古藤文
古詩
謝陳遺用惠紙
律詩
李員外寄紙筆

墨

月給研粟　贈墨一九　贈石墨二螺
賜名龍香劑　造墨致富　池水盡墨
以墨灑人　佳墨乃書
仲將墨法　以頭濡墨
磨墨數升觀門李廷珪墨

古今文集
雜著
墨說
古詩
孫幸老寄墨 歐陽永叔以油煙一丸見餉 聞滿谷
和訢教授觀所藏墨 玄墨行
詩話
墨磨人
卷之十五
禮樂部
禮
儀禮
嫁娶之禮 軍官之礼 淺礼如聚沙
喪祀之禮
古今文集
雜著
讀儀礼
四先生礼
以曲礼爲記曲見師生門 縫礼茂礼 正親開元礼
本朝之礼 以下係儀礼 漢儀礼 河間王獻礼
徐蕭俗授
古今文集
雜著
讀儀礼
四先生礼
宋文公所編儀礼條目 儀礼問荅數條
伊川知礼
樂
古今文集
黃帝之樂 帝王之樂 藥飛樂 古樂新樂
豹天賡樂 李礼觀樂 在狩聞韶 後世淫樂
漢之樂 唐之樂 愛爰衣 本朝之樂
古今文集
雜著
論武王之樂 論樂之君臣
古詩
七德舞
卷之十六
性行部
德量
堅忍
編急
古今文集
雜著
論武王之樂
論樂之君臣
古詩
七德舞
卷之十六
性行部
德量
堅忍
編急
紹興不改其樂 未論少文 吐苟不潤 小便不問
劉漢不治 破敵圍未急 浮海不能 其害不濟
投轄不問 隆中容人 不見喜慍 跟乳圍棊
喪不未定 取馬鎖金 失明不問
天目別
古今文集
雜著
單騎見虜 遜更不受 浩律忘冬裘
誤碎玉盃 倫兒求首 仲父不能
黑白不分 量王飲漿 拜敎授飲
息從卒吸 毀器群不問 參客廳處
辱以激志 鷄鳴思賢 呼名不問
貴急相避 讓畔相避 壞簷相避
犯下取寢 警不爲戒 作亂州中
毒酒須更 嗤而息怒 笑往擲鞭
吸三耳酯 以下係性行 以下係德量
軟犯稽俗 奉使御前 飛禽墜地
怒臨車門 輒其報孫 嘗置酒宴
雜著
量有大小 容納集序

答黃門書

志氣 ㊀ 無祿字

古今圖書集成

飲食膳 等杜甫志大

吾幸出關 布志意成

取從容投 封侯剛金

當復神州 金印斗大

笑笑談笑 提劍取侯

廢鋤觀書 軍籍志大

便浪供下 既隱復仕

李詩 李詩 古義

詠山水志 賦詩見志

作賦見志

剛正 ㊀ 剛曲

砂書之作用 義舉事

剛正義 剛正義

雜著

剛決 擊蛇筠銘

李詩

真剛不屈貴榮御門

雜著

悶 百鍊剛

師以正 終日正言

清廉 ㊀ 貪瀆 惡附

古今圖書集成

頑廉懦立 仲子烏能廉

震畏四知 清白遺子孫 公

時苗留猶 孟嘗還珠

有三不惑 不受黃金 遺金之聞

酌貪泉飲 不受米舟 有琴辭米

不受梁肉 酌一盃水 神金不受

詐清真清 玉泉尺 遺金不受 一琴一鶴

不持一硯 不載一物

一毫不取 金不敢還 以下俟會覽 謂之饗餐

受賂加貨 坐贓百萬 放棄內還 賂細布

船載綿綃 賂米數 胡寂八百餅 遺菊二百萬

受贓流罪 就勘相仁 漢平陳遺 遺菊

雜著

伯夷頌 永嘉誡

古詩

元結山 濂泉

律詩

恬淡

上知政績相知

古今圖書集成
爲相寧灌園　山北山南　不愛熟居　但歸熟路
逍遙員樂　安貧樂道　不謁貴人　初若怙恃
雜著
四制序
古今圖書集成
豪俠部
俠客
尋心任俠　劇孟致客　元龍豪氣
張相善游　以下係刺客　豫讓報仇　爲政急人報仇
荆軻東秦王　郭解報冤讎　益剌武元衡
雜著
游俠傳序
古詩
公子行
少年行
樂詩
少年行
雜著
羽林行　逢場開序　刺少年
古今圖書集成
勇敢部
真義士
○卷之十八
○性行部
勇敢
古今圖書集成
古之勇者　四十不動心　一挫若挺　養勇無懼
千萬人吾往　如尊乃勇　奏鼓鑿骨　石敢當
射日斷蛇　手裂虎兕　奪娥眉山　二桃殺三勇士
螳臂能勇　以下係勇力　投石拔距　斬蛟牛角
空手搏熊　負薪絕力　三十將兵
雜著
倡勇敢　以下係勇力　原力　等子本鼎子
古今圖書集成
精敏部
聰察　遲鈍　疑惑
遺忘　錯誤
事應機警　竹頭木屑　屬辭敏贍　目覽耳聽
五事隨奉　霹靂手　以下係聰察　揩其告訐
知守令事　達人察事　以下係遲度　風弦自急
見事遲　識性遲鈍　以下係遲頭
疑竊鈇　海畝不下　三人言虎　三人言虎
一国三公　孟貴狐疑　三至投抒　蚌中蛇影
以下係遺忘　明珠闇投　蚌中蛇影
病忘　善忘　壯而迷忘
大忘　誤對忘誤　卿自難記
忘其前語　忘記還家　狀忘書名
誤書事爆　唱名誤字　書馬忘誤　誤筆名魏
誤達空函　聚鐵鑄錯
古今圖書集成
儉約部
儉約　奢侈
怒枝圍葵　公孫布被　一錢不貸　燭下敕壽
費李鎖梭　閔李食有二力　一食一九　自繫衆論
數米炊炭　爛煮去毛　積書惜　無地起樓臺

一飯一飯　食不過味
既貴而儉　貴不忘貧
金窩彈丸　人乳飲純
豆粥牛車　水雉三千
日食萬錢　紫檀造床
器皿極奢　金銀疊屋

貴賤事稱　貴亦尚儉（以下係奢侈）
兒口永哇　猩脣錦帳
玉鳳金龍　膝妾數千
杯羹二萬　肉陣遮風

雜著
化民有道對　紙被銘幾除門
律詩
書懷
雜著　像贊
戒奢侈
八卷之十九

訓儉文　儉德帖

古今詩類
愚拙
回如愚　柴也愚
晁錯愚　（以下係拙）
昼眡黍足　拙於用多

古今文類聚
雜著
愚溪詩序　愚齋記
拙軒頌　養拙堂記
古詩　詠拙

姦邪　（以下係拙）　拙賦

古今詩類
辨姦　運命論
詩話
詩劇弱　詩劇阿阿

滑稽　朝謔

古今事類
晏子使楚　淳于髡齊
優孟衣冠救敖　見文統門
智囊　方朔諷武帝
馬矢雞卵　口中物實
兒乘車　以俎相戲
弟子嘲師見統　拆字相嘲
牽船撥櫓相戲
以名相戲　以犬相戲
戲乞口吃　肥瘦相戲

古今文類聚
優孟諷秦　優孟諷楚
智囊　方朔諷武帝
口中物實
以俎相戲
強辨為戲
酒糟加智

戲親母　因人加號　真名爲戲　我獨詠善
以姓爲戲　以名爲戲　潮姓參賓　潮聲大
以論語戲　姓名潮愚　口缺日暨　耳大自笑
徐肺炎脾　喜談諧　九百相戲　以臆賦相戲
支潮俗息　以猴牛相戲　作賦爲戲　時語相乎
以姓名戲　以姓名相謔　園林狼　宋參相謔
以名相謔　以姓名相謔　識不見知　跌碎石孝士
鼻孔陷　夾註轎子　解書爲戲　頭開妄帽
潮縮頭　同列相謔　潮清涼傘　官位相謔
八百不死　招飯相謔　杜園挽歌　讓超時好
潮孝開氣　漢糟部健　以書語戲　以名爲對
以名相戲　戲李自代　屬對相戲　汗漫李士
坤賊爲戲　口吃被潮　文人相潮　種劫妄機語
以論到爲戲　潮好水利　潮狀元　試經爲戲

文員部

聚婦行令　就人乞錢　歇後語　戲人惡性
（以下係文子）一瓣不如一瓣　求得效方
首狗爲媒　感出五賊　明年同歲　鞋樣爲援
好當古器　斡鈴鐺　用鴨搏兎　媒婆无尾
一首又一首　千條蜜蒲猪舐　河神加海　作蓋賊
河神加海　作蓋賊　吃飯著衣二首不係籍川笑我詩道爲說　夜卧蓋厲　貧欲拳當
孝經肇題　新守實語　進用見忠　及日而事　雖貫猶同
好名便宜　酒　後宮祝詛　誘楊姊翁　力士逆說　因詞逆說
不忘攻短　因文進說　一網打尽　新人使狗
致書妖尼

雜著

賽雞　群嘲　賓戲

詩話

危語相嘲　以名相戲　題詩嘲肥　祥正請十分
嘲面黑詩　以姓名爲戲　戲作羔詩　賀客譯詞

古今文集　子　卷之二十一　文員部

藥名詩　人名詩　姓名爲謎　作賦爲戲
識其体肥

謎詩

淮夫罵座　高中二狗　九百相戲　以臆賦相戲
也宜脫空　生老病死苦　園林狼　時語相乎
宋參相謔

古今文集　子　卷之二十一　文員部

詩話　俗詩相識　跌碎石孝士
無名詩　作不雅名　頭開妄帽
○性行部　官位相謔

謔毀

狂顛不遜　窮隱士詩

古今文集　子　卷之二十一　文員部

即說說　四國流言　坊言知黃　蓼蟲貝錦
青蠅則說　同列相讒　采苓讒說　采苓讒說
假蜂進說　言開門　何傷日月　興發有命　三言成虎
曾參殺人　行止皆天　牢人辨防　尚浴辨誣
以計加誣　誇毒蠱醫　因文進說　因隙進說
真阿封墨　下毒害拳　盜婦受金　兎死狗烹
進用見忠　及日而事　上書誣告　意外致禍
後宮祝詛　誘楊姊翁　蜜錫誣毒　誘毀莫搖
不忘攻短　力士逆說　說毋寄井　因詞逆說
因文進說　一網打尽　以下係分類　斬人使狗
致書妖尼

說國 小君
毀 太和新脩雜傍略序 韋處厚 釋言

古詩 君子行 梁甫吟 傾陷

古今事類 易以清酒 巧於相傾 酔陷太子 上前買約
累及善人 乘時挑撥 口審腹劒 以計不召
齊乞下石 晉鬼見陷

古今文集 雜著 柳子厚墓誌 頗覺人相訐 訐訐

古詩

讀史 卷之二十二 仕進部 愛君

古今事類 乃心王室 恥君不及堯舜 三宿畫
曝背獻芹 賤願其國 心若結關 願入其閫
事君之礼不同

古今文集 詩話 一飯不忘君見詩門

憂世

古今事類 古聖憂勞 仲尼憂世
漆室憂嫠 婁婦憂周
臨終憂國 憂喜見爲國事
退歸默坐 先天下憂

古今文集 雜著 時花 世花

古詩 春陵行 賊退示官吏 同元使君春陵行
新安吏 石壕吏

官政 四 廢事

古今事類 爭田質成 甘棠聽訟
首抑豪強 杖吏從輕
敢爲判語 能辨冤獄
兩易爭業 判斷擲筆
不看吏事 反覆吏姦
脯龍折竿 僕告其主
聞歐劉錢 作相不親細務
頭備録獄 日飲亡何
君侯信凝 似是馬醫
遊山飲酒 還傳問吏
嗜酒廢事 坐鎮雅俗

古今文集 古詩 雜詩 有感 始謗終誦 日晏不休
赤子龍蛇 棲罪立名
支散軍粮 應變倉卒
年尊勤職 辦僧覓獄
時來則爲相 禁絶異端
閩歐劉錢 作相不親細務
適百乃聞 衆事不理
棲浦廢事 張目不捨
三宜休 二宜去
更置閉官 苦吟廢事

題王元之畫像側

租賦 征商

三代取民　當之取民　聚斂之臣　二稅不足

貢如碩鼠　保鄣繭絲　秦之取民　漢除田租

二租庸調　唐青苗錢　上供送使留州

作兩稅法　政拙催科　輸租增耗　荊公青苗法

四下條目　文王關市不征　成王之征

武帝重斂　唐德之征　本朝寬征　不稅農器

寧征商賈　置市易法　不稅日用物　罷榻頭稅

雜著

捕蛇者說

古詩

重賦　傷田家

打麥　野老歌

賊退示官吏見羣山門

治盜 偷盜

佳句之盜　不機民參

綠林赤眉　焚書安反側

單車降賊　以口擊賊

黃巢之亂　東都致盜

漢沛奔兵　捋赤白旄

賊不入境

兄弟遇盜

化賊為民　敗儒智高

敗汜汝為　以下偷竊盜　偷兒捕盜　雖賞不竊

雞鳴狗盜　偷長捕盜　梁上君子　狗賊不頓子

操刀捕賊　掛床盜貨　可置青蚨

罰偷掃街　墻壞致盜　婦能壞倫　盜夢及乘

執偷而榜　託鍾士盜　取劒斷盜足　盜沒為官戶

雜著

齊司寇對

佳詩

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兇項戰死

懷賊犯慶州守臣曹覿死之妻方產子乳後尚存

詩話

作詩贈賊

古詩以下條偷盜

送顏子敦河北運使　寄盧仝　里翁行

慕名 辟

學乎時顏　捧心效顰　慕鹿　季諾

景公威名　不見其生　得御李生

林宗巾　所敬數賢　欲識其致

食坐不相識　名著曉裝　景星鳳凰　紫芝眉宇　拜令出門下

泰山北斗　掩鼻效誄　願出其門

廬前王後　草木知名　名下無虛　至洛先訪

婦孺知名　名聞宮禁　以口擊賊　以下條辟名　解紛辟賞

大名難居　青蠅避名　恐名大盛　身不可見

名不可取　造物忌名

古今文藻

雜著

與韓荊州書　盛名難居

律詩

獻僕射相公

迎候

古今事文類聚

敢揭從者　會稽迎

謝絶迎者　竹馬郊迎

逢迎　迎建

迎一縫掖　責不郊

古今文藻

虛左自迎　召聲前驅

故友越迎　倒屣出迎

望塵雅拜　門生出迎

雜著

送鄭尚書序　送幽州李端公序

律詩

自成都名還華山寄陳希夷

餞送

古今事文類聚

祖道神　餞以百壺

六卿郊餞　送荊軻

不許出郭　不過虎溪（虎溪門送出界）

自送東部　共到亭前

遵劾亦送　賦詩祖道

送別遵劾

古今文藻

餞以言　遠行以賄

祖二疎現幾門　客歌飛駒駕門

不許出郭　爲鬼揶揄

送不越閫　並不出門

百官班餞　羣公追餞

酔人推罵

古詩

送柳淳入関　山中送從叔簡

送石洪趣士往河陽幕

送蘇公知杭州

送遠人　送人南中訪舊

送蕭李郎中充京西京北轉運使

送裴令公留守太原

陽関二疊　送李侍郎赴常州

送呂晦叔赴河陽

送司馬君實

行旅

古今事文類聚

異鄉見故人　送韓愈序

思歸不忘　送人赴安西

百舍重趼　就國夜行

微行投傳　隨岸遠方

夜宿古墓　途窮四哭

雜著

子長遊齊魯邦式序

古詩

途中　長安秋夕

行路難　早行

古詩

河陽道中　途中早發

早行二首　絶句

秋霖夜懷家　尤溪道中

商山早行　秋江晚泊

渡桑乾　醉後

早發　春花

題驛舍　秋雨
行次　宿潭州旅館　秋雨
次韻王雍川客　戲作數乃歌　春夕旅懷
傳奇　舟行即事　秋日旅中　客州貴居

別離

古今事類全集

孔子贈言　老子贈言　晏子贈言　離群寄居
乃著婦人　贈以不拜　不見黃生　士別三日
觀物思人　相別作惡　夜宿誰家

古今文集

雜著　別賦
古詩　古樂府　贈蘇武別二首　別離
古別離　贈崔純亮別　沐州留別諸愈
長安留別李觀諸愈　生別離　別三子
有所思　醉留東野
律詩　不見　交與故人別
陽關二疊別李陵二首　別離
古別離　寄南遊弟兄　淮上與友人別
絕句　十離
詩話　詠曹朝遠詩　醉中分袂
奔船搖晉

還歸

古今事類全集　詳見思鄉門

來歸自歸　衣衣小歸　秋節歸漢門若
彭澤賦歸去來門　角巾還第　千載來歸
置軟腳句　角巾歸里

古今事文類聚　前集　卷之二十六　人事部　別離　七

古今文集

古詩　休假還舊業使使
律詩　秋曉歸故居　送孟六歸襄陽
歸計　歸路言懷　還鄉偶書

合并

古今事類全集

倦蓋而語　班荊而食　刮目相待　相別一世

雜著　聚星亭畫屏贊并序

古詩

瑯琊八處士　贈史修文　裘城贈黃明府詩
○卷之二十六　○人事部

書問

古今事類全集

書藏記室　寓書　書付其子　刀筆吏
奉恕尺書　中道　媛書之辱　爲足輕書
買菜求益　藏去爲榮　憑几口占　問訊
手跡　青泥封　妻不寄書　折簡可叱
通權書書　拜跪讀父書　口授　不作草書
黃耳傳書　自況自淨　賢十部從事　竟達空函
帳下兒讀　輕重得体　不喜作書　小紙勿報
莫不手答　音詞流暢　寡幼人書　用小却字

答書不發應對
始為喜幅　號抑菴子
千里對面　書唯稱郡
賢不稱開　發書錫名
無名書　半夜傳檄
漢上題衿　投之苦海
發其私書　安書不讀
狡書惡稿　無日不觀

雜著
古帖多平安　古札稍閒
畏人索報　書簡猶習　書簡題目

古詩
飲馬長城窟行
以詩代書賀元冊立

律詩
寄高營事　夜中得趙司馬書　送楊舜俞寄山谷
寄張大夫　達人京使　投簡祥州寄府
送南一十二　寄元明　寄叔父表仲

詩話
求書得詩　十年無書

投贄

執贄還贄　以筑為璞
問柏板名　好筆鼓瑟　以玉為石

雜著
古樂府　訓雀十五兒招
寄皇甫湜　寄邊信

蒼梧杜幾道州手札

上任德翁序

古詩
琉璃雀歌　九江千歲龜歌　贈二蘇公
古風二首上蘇子瞻

律詩
上知府張相公　謁張安國

詩話
投梅花賦　投贄不開　先憶後敬
徐熙貧文　梅詩見知

慶賀

賀弟相隨　賀錢萬
諸君何賀　賀錢一千

雜著
古帖多平安　古札稍閒
畏人索報　書簡猶習　書簡題目

官尊必賀

○卷之二十七
○人事部

謁見

雜著
孩子孫　對賓者

揚鬚吐嘯　瞬亡往拜　來訶無益　難見如鬼
乃肯臨臣　幸肯臨況　掃門求見　百騎造門
內謁便入　延幸左碩　間閽　躍馬出迎
曳裾王門　不避寒暑　候謁值雨　望塵不及
半面之雅　不喜造謁　不造二人　凡詣東閤

造門不見　不行報謝
黃賁一刺　先謁其父
造門紙舊見談載剌舟車
乘輿出迎　名登龍門
道逢公謁　約束相見
為忍俄頃　主簿門幹
門逐來意　記前里剌
候見不時　入謁非是
不詣京尹　不與俗交
遣縣門者　請見不語
見客問事　謁見遣誰
野服見客　慨懺禮有隆殺
相見不言　飲酣不見
一團和氣　見客端重
詣荀閔陵　不肯候謁
詣謁慢慢　懷剌漫滅
謁見遲速　不見黃生
獨拜床下　謁見異禮
不見客　題門依鳳
前倨後恭　主簿門幹
酔不能見　記前里剌
取剌勿通　終日奔謁
不見剌史　善士謁見
迎謁快快　溺於客次
兩及吾門　郤其請謁
布衣抗札　遊謁有遇
坐春風立寒雪　拜跪有礼
坐不交談　請為紹介
因景監見　自恃其貴
（以下條蘭嗷）

古今文集　卷四

雜著

門不停賓　上節度使書
朱文公客位榜　見致仕門

古詩

贈張徐州　嘲熱客
歐陽永叔王原父二翰林韓子華吳長文二舍人同過故龐值
出不及見

律詩

袖刺　高軒過
謁客　尋山家　孟陵者不遇
鄭巢州相過　喜孫狀元訪
訪李廓不遇　謝寇相公見訪

詩話

東閣不見　歐其父詩
記銀不見　懶謁朱門

卷之二十八

人事部

知人

知人為難　舉直錯枉
知其必貴　設笑下巷生
知其內險　為道出處
冠丁相軋　知其棄約
不以貌取　不能擇人
知賢不進　聞弦賞音
號為水鑑　能知房杜
知入玉堂　心服二人
知王荊公　（未深知人）
（以下條蘭嗷）　知我者鮑叔
惜無知己　哭無知己
感知不忘　行見其異
京之高閣　幾至不遇
魏公不見知　獻玉遭刖

答陳商書　與馮宿論文書

贾丘揄扬　稱述多過
（又下條同）　恥言人過
盜衣不言　能藏風露

古詩
贈秦少儀　無悟高才　吃吃不離口
律詩　贈項斯　掩匿人過　不責小文
雜著　以下條同思　憐才必對

求花　依花

屬託邑子　爲李將軍地　我留有一天

雜著
凌霄花賦

古詩
兎絲

律詩
題木居士

求哀

肉袒求哀　涸轍求水　求渡得脫
匿布藏物　祝嘏藏越　複壁　事情敗露
不知救己　託鬼求救　佯死求脫
門生求寫

雜著
論求援與報仇

古詩
旱魃詞上苗相公

律詩
下第後寄池州鄭員外

○卷之二十九
○人事部

富貴

身危求俊　富貴浮雲　位高金多　物禁太盛
富貴無志　五十富貴　衣錦還鄉
富貴無常　不免富貴　富貴逼人　玉盞盛

以後而敗　有勢無德
執鞭求富　富有勢美　華封祝富　有勢無德
彼富五義　三致千金　結駟連騎　天富活人
漢世富民　鄧氏鑄錢　資擬王公　不義之富
金玉之富　塩中金銀　富貴求名　漿酒霍肉
王氏富盛　王氏富盛　石崇富侯　王氏殖貨
以富染欲　和嶠錢癖　守錢虜見錢門　多田翁
五侯同封　裏組參里　貧賤不仕　布衣至三公
布衣至相　二十四考　貧道不已　欲青涼傘
官高位卑則憂貴門　貴而後　貴不忘貧

古詩
詠史

律詩

詩話　公子行

晚景富貴　評富貴詩

苦處富貴　一場春夢

雜著　以下係富

貨殖傳敘　橫山吳氏先老堂記

古詩　詠史　京洛篇

寓意　古樂府

貧窮

古今事類

箪食瓢飲　貧非病

縕袍不耻　貧非憊

桑幹金盞　以席為門閉門

衣若懸鶉　捉衿肘見

帶索而歌見貧騷人

家徒四壁

貧非病　土雖無燈

卧牛志中　班史實錢閔食

多乞復散　坐席皆穿

雪中賙補　方冬衣貧

漢實冤獄　齊發天涼

杜祈公貧　補以李賊

古今文集

雜著　逐貧賦　釋時論

與舊書生　論貧士

古詩　詠貧士　詠史

顏徒甘樂窮　同荅歌末章

庭誥　送窮文

顏蝸巧於窮貧

效陶体　贈羊徵君

詩話　隨僧飯　飯後鍾聞佛事

卷之二十　為貧宰相

人事門

禍福

福　禍

嫁禍　樂禍

古今事類　因才致禍　因言致福

始凶終吉　困乃為福　福過災生

以下係福　包藏禍心　然府禍梯

不礼致禍　貪賤遭亂　以勇死以知困

以俊死以辯亡　下係因才致禍

直言被害　救罪遭刑　料事見忌

騎慢被殺　辭語欲殺　一言致禍

詆訶遭誅　下係因言致禍

以下係嫁禍　歸咎二臣　詆訶遭誅

借以報讐　嫁禍於人　歸咎二臣

乘人之弊　樂禍　以下係災禍　樂禍

古今文集　推患利己

嫁禍於趙　樂人之禍

幸災

雜著　雜說　出規

古詩　頌佞

唐中宗賛

避禍

古今事類　啓語說難　見幾先去

醉酒不設　廳而避鬼　避難複壁

教家人走　詐死避禍　散寓避禍

補佳避禍　詐醉免禍　布匿廣柳

思歸免禍　娶官女觀燈門　避難張儉

畏刘輿臧

古今文集 雜著 諷諫 律詩 雜著 古今文集 雜著 古今圖書集成 解紛 古今圖書集成 雜著 古今圖書集成 施恩 古今圖書集成 報讎 古今圖書集成 雜著 古今圖書集成 律詩 古今圖書集成 雜著 古今圖書集成 律詩 古今圖書集成 雜著 古今圖書集成 律詩

賀人賀
古今事文類聚 雜著
復讎議 戊午讀議存 論張讀直義士已刻案門
○卷之三十二
○人事部
報怨 ㊥ 不念舊惡
不忘舊怨
古今事文類聚 雜著
范雎報賈
富貴快意
言輕召怨
不平宿憾
小怨必報
封葉頡侯
與語君絕
孫秀報怨
會稽郡事
合謀報怨
見疏避怨
假公報私 斬醉卧
馬援報隗囂 外寬内忌
發摘郡事 報富史
合謀報怨 多修舊怨
見疏避怨 因史報怨
古今事文類聚 雜著
作詩快怨
詩話
恨不見知則有怨門
陰報 ㊥ 善報 惡報
古今事文類聚 雜著
斷蛇獲報 結草報恩
其後必興 陰德獨知
還玉帶獲報見報門
其後必昌 戊午讀議 義狼獲報 斬蟒報德門省
儆至之報 刻案門 救客無後 客至之報
預知科名 預知大魁 當食万年 預知死日門見
冊門應讖 洛陽牡丹見甘棠門 朱衣點頭見報文門
雜著
陰德論 桃實銘 張佛子傳 書張佛子傳後
刻下條西報 論商鞅客舍之報 論三世為相
論張陽宜興後 刻下條西報 柳勝傳

儒學部

學術博記　博識

不學

羣書要語

學古入官周官幼學壯行衆志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盡心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脩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前漢林卓博記君子多識前言往行易好古博雅君子書卒儒有博學而不窮恣行博學無方內則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學記博聞強識謂之君子曲禮博物不窮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孔叢子博識博聞強記孔叢子不學面牆周官府必讀書致後為學

古今事文類聚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庶堯舜上言陳堯舜下言引羣聖魏冠諸侯唐虞揖讓許身如稷契山谷博記為人強記見過眼不再讀韓博識欲知博物如故以求馬下東坡不學不讀一字書李從來不讀半行書荊公

禹稷顏子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堯舜君民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吾身親見之哉

朝夕納誨

高宗夢得說築而作相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命

思兼三王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貧儒與敵

孔子用於魯齊人章三歸其侵疆魯孝用貧儒故也如用貧儒安得削揚雄見

魯國一儒

魯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哀公召而問以國事千轉万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尔世子才備

非堯舜不陳

孟子曰齊人无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尔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非堯舜不陳

劉子學術

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伐秦咸字受服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礼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動礼以入尽力動礼莫如致敬尽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廃弃其命矣其不反乎　成十三

董仲舒公孫弘兒寬三人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
潤飾吏事

公孫弘曲學

轅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稽古之力

桓榮為太子少傅賜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
今日所蒙稽古之力可不勉哉

阿蒙學識

孫權謂呂蒙及蔣欽曰卿今當涂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初始
就學魯肅過蒙言議刮目吾謂大弟但有武略今者學識英博非復吳下阿蒙蒙曰士別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諸葛出師

諸葛亮出師表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
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
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不須所學

陸賈上不召天子下不須所學

陸賈博覽無所不知王儉自以博聞多識過溢常侍倪謙單談
能識七書以下保傅博記

漢武帝幸江東七書三墳記閣莫能知惟張安世識之具述其
事後帝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口對兵事

霍光明張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
無所亡失

五行並下

應奉少聰明目為兒童時又詣並下為郡決曹吏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
備問之奉口對說罪係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

一覽能誦

黃祖長子射宴與賓俱遊共讀素書祖能誦之唯其中石缺二字坐此忤旨之射恥使寫理還校如舊所書○昔賢書曹娥碑後蔡邕能闇誦其文而讀之

一面不忘

吳朱異強識與人一面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

簿書心計

吳顧譚為左郎每省簿書指心計未嘗不當盡疑總

誦道旁碑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傍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
誦之不失一字

武庫

晉杜預朝野號曰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青箱

南史王彪之傳聞多識江左舊事緘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書奇

陸暢博覽無所不知王儉自以博聞多識過溢常侍倪謙單談
及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都不覺服曰陸公書廚

閱市隼書見謝書門

記爵里刺

夏侯榮幼聰明絕目輒識文帝聞而嘗客百餘人人一奏
刺悉書其鄉邑姓名世所謂爵里刺示之一過而使之徧誦不
誤一人帝奇之

賦詩皆記

比部邢邵與裴伯茂等宿飲王所舍相與賦詩數十首在主人

如處日日如出求詩不得邵賢為誦之
五日記漢書
北齊邢邵在洛陽每以山水遊宴不暇勤業好談論讀漢書五日略能偏記後飲讌倦方暴經史五行俱下便無所遺年未二十名動衣冠
能記果蠃
楊悟性過記一見皆不忘其姓名選人參候漢望言猥時獨不見識悟曰卿前日何為不識吏部尚書盧元明乎悟曰向者多客服黃帝紀
暗記誦七
梁陸倕嘗借人書書乃五行志四卷倕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暗誦三史
張安道年十三家有舊書嘗就人借三史自日錄錄之日得其
摸水中碑
太宗征遼碑在深水中張建章令包麥冒水中摸而讀書之
暗疏列女傳
太宗為列女傳恐時無本慶世南暗疏之無一字謬
暗數萬遍
張巡初守睢陽時城中居人亦退不識者
盡識居民
偶數此卷
張巡客見王昌齡漢書謂昌齡曰何為久讀此書昌齡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昌齡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昌齡又為巡偶數此卷以試無不盡然
一覽千言
蘇頲一覽千言輒誦
偏讀秘書
李泌曰言讀書未徧乃假書秘書未幾辭去李憲驚試問與論隱帙了辨如響
七過萬言
開元初常敬忠十五歲上書言能一過誦千言張燕公召問曰能十過誦萬言乎曰能以萬字試之七過已通熟御史臺記
五經庫
李暉遠世傳儒學牛洪撰為五經庫
九經庫
洽律那滔識舉書指遂良撰為九經庫
五總龜
毅踐猷博學貫知書號五總龜謂五總龍也
借閱三史
張安道年十三家有舊書嘗就人借三史自日錄錄之日得其
借歐下讀書
曹原公放在詞掖有立馬撰九制之詞歐陽文忠公嘗折簡問詳矣先生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蓋文未嘗起於何年閱是何版刻延延起於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入閣起於何年五日一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五日不孤陽孤陰不詣二府不出起何年示本末公方與賓對客曰明當為客已而復還問今立後報恩疏入閣事詳盡無遺歐公大喜曰原父博學不可及也五代史載入閣一段事即答簡所云公并未謂所親曰許簡歐之簡歐之簡讀書貴其東坡後閱此言曰軾輩將如之何百百百
窮當益堅傳見宋謂門
當求放心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說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

書目錄日以求放心邦去讀書遂一覽無遺宋語錄

玩物喪志

謝顯道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曰是玩物喪志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博學自負及聞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邦記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之語汗流浹背及看明道讀史又邦遂行看過謝不服後來省悟邦將此事作話頭提引博學之士云近思錄

恥一物不知以下係博識

仲尼恥一物之不知張衡賦

多識

孔子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三豕渡河

卜商反衛見讀史志者云晉師伐秦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己亥爾以子夏為聖家語亥與豕相似故誤耳

識東晉

吳伐越隨會稽得貢專車吳使問仲尼骨節專車此為大也史記

識肅慎矢

有隼集於陳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矢長尺有咫陳湣公使問仲尼仲尼曰隼來遠矣此肅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於是肅慎貢楛矢石砮矢長尺有咫先王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試求之故府果得之史記

牛鐸紫新

荀勗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乃謂之曰得趙牛鐸即語矣遂下郡國未送牛鐸遂能詩者又嘗在帝坐進敘

謂在坐人曰此勞薪所炊帝還問勝夫實用故車脚報世服其明識晉書

識海先生

惠帝中人不得毛詩三百又以示華華檢則天下亂矣

識龍鼠

陸機嘗飼張華鼠時賓客滿座華疑器便已此龍肉也發器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鼠王之信華曰試以苦酒灌之必有異能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鼠果云園中葵精下得一已思賢狀殊常以作鼠過美故以相獻

識雉媒

晉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雄雌鳴華曰此必蛇化為雉也開視雉則果有蛇吸焉

識不食

呂都臨平北岸崩出一石鼓擊之無聲帝以問仲尼骨者何嚴大仲尼曰中物朽刻為魚采扣之則鳴矣於是如其言果聲聞數里

識晉城門見晉亂

學不博落以下係不學

周原伯魯不說學閔子騫曰學乎學乎昭十八

學

范獻子聘於魯山澤之臣有以大夫之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敷乎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曰吾名其大夫之二諱為笑唯不學也國語

不識井星

秦有司奏大白犯東井秦分必有異兵白入井自為渴耳何所怪乎漢高紀

不學云術
崔光受魏孝文託攝政昭立宣武雖周公何以加此然光不學無術
閻於大理陰妻兄謀立安豐后湛湯盛之欲以增顯侵之禍
死財二年宗族誅夷哀哉
誤解蹐跼
江南有一種貴誤讀本草蜀都賦注解蹐跼竽也乃為竽字之
饋羊肉答書云饋蹐跼頓顙氏實訓開元中馮光進入院校文選
兼復註釋解蹐跼云今之竽中即妄著毛離蜀院中學士尚多
說肅高開之拊掌大笑唐新語
錯寫弄璧
弄生子門
不識龍字
北齊源師撫河部嘗曰高阿那肱龍兒當掌阿那肱驚曰何獸
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生初
事物紀
曰漢兒多事強知是箭遂不發陳紀
伏臘侍郎
唐吏部侍郎蕭昊言蕭嵩貴伏臘為伏臘侍郎
中而有伏臘侍郎乎
不識杖杜
李林甫無學術時選人嚴迥判語有杖杜二字林甫不識問吏
部侍郎凍陟曰此云狀杜何也陟使首不敢言
誤讀金根見開闕子弟門
不識班固
張由古無學術對衆數班固文章不入文選衆以兩都疏然
銘由古曰此是班孟堅非閻也更溫舜秀乾撰十
面試曳白
元宗朝選人入等者百六十四人上召面試之張謂拿特紙終日

不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通鑑
沒字碑
五代任圜曰天下皆知桂管不識文字而服有表號沒字碑
安置書語
慶曆中河北大水 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使臣到闕
上問河北水災何如對曰據山藪陵又問百姓何如曰如要考
妣 上詔閤門今後武臣上殿並須直說不得文飾筆錄
愛揀書袋
党進不識一字朝廷遣防秋於高陽朝辭日須欲致詞閤門曰
大尉邊臣不須如此進性強很堅欲致詞進揣勞問路後時不
能道一字忽仰面瞪天未應聲曰何獸
好將息仗衛掩口後左右問曰太尉何故念此兩句進曰我常
見揀太愛揀書袋我亦抄兩句要得
事物紀
不識字義
李建勳能羽流所試鈔錄章一日遊西山田間茅舍有老叟教
村童公觴十杜鷹連俊數聲俊有白梨號五藏刀父不宜多
食叟笑曰鸚鵡六五藏離別之離非梨也蓋離別傷胸懷有若
刀斧遂就梁取小斫板拂以呈永相乃鸚鵡子也
讀管先傳
張忠定守蜀聞梁公大拜曰寇準真宰相也又曰寇生西蜀幕
下作閻入曰公千言無盡唯一言盡之曰來公兄事忠定常
學耳張忠定初不以千言盡準一言盡之曰來公兄事忠定常
也梁公在蜀忠定代還不留既別顧梁公曰君讀管先傳否
曰未也更須他語梁公不學焉成此別也石山談叢

皇帝二十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能有勞乃選
秀俊而優養之假之師儒而具文書或連數城王弦誦洋洋而
不知教化不行三十有二年范文正公來守是州始大興學
生知學官聞狀大懼人材故失儒效閉塞之災捐上官通判
川陳公治之東廡士舍曰孝弟之義合祀相先曰忠信之道
公治之東廡士舍曰禮門曰義路以待四方之賓客又為
聚以法故師生有舍而處有日時作而業有次百禮器備並手作而事史勤
晨夜晏力趨明堂成舍來具有日時作而業有次百禮器備並手作而事史勤
之學攻諸經可見已秦以上學惟時守令有能有勞乃選
關門不內武夫健卒貴降然後何邱詩書之澤斯發於慢世劉氏一呼而
不聞義禍耳安武東萊呂公出我行於鄉俗化之厚
延于賓客莫不勤前而問焉退而相告曰惟四代
學不在於學士會食而問殺禮則飲食之際未嘗在今也曾哲
風乎雖零詠而歸則游觀之際未嘗不事也曾子所而易大夫
之實則疾病之際未嘗不事也今之所謂事者既劉無謂其皮膚
獲擬其士貳此於古之人大可愧矣然少而習之未幾見而自
以為業成者十九也短而仕則短而棄之壯而仕則壯而棄之

以其滅裂苟偷之資而吸掊於既仕之日故後世之君子大抵
役役數年則已語棄其貌嗜欲玩習之際比之進取之初以為自
名者固已大異矣古之君子其事也內以修身外以治人所事
無勢所治莫修而成功無與是故君子立於世則天下被其福
嗚呼三代之衰偏者之功不大見於世而生民之望於君子者
未能忘兩其發揮仕之業施於平民之休盛
像於頌聲之成否則大為士者可不勉哉元豐之乙丑余官於
咸平治其所居之西即其舊宅而完之既樂以新矣於是來取詩
書古史陳於其中有謁者之燕暑則庶寒寒則密塞則壅
向明之處中其中取書而讀之其甚適也則即席以休以深思
依勉勉及及無須臾間不習其事孳孳其理訓戒蓋其學無近刻而去其心非特其迹然也安其事精思
而深念矯揉其心志期服其與氣親天地之道終萬物之理以

傳曰天道以多敗亡羊糜者以名塗而發者皆是則多岐與多方之迷也端夫子少未參斯能盡力不患不足若要之適戒無比輒求前無邪行則消遙乎戰雖然其術云何曰就有道而正焉故韓愈之教人徵識路

送張荊州序

客問於其曰張荊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其曰荊州之行發軍大旌大子以講學安矣曰若是哉吾子之迂也荊州號為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上流重地暫煩往牧所以寄任之意其重而天下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達而名早任重而望隆吾子顧以講學告之豈不亦迂乎其曰子以吾所謂講學者果何也耶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自足自足則晝昏信如子言荊州若被是數者以居則僕尚何道惟荊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曾無一毫見於顏面此僕之所以歎良慕用而講學之說

胡安國

之私相傳習不可遏也其後願之門人如楊時劉安節游酢呂大臨馬伸吳給等稍稍進用於是士大夫更相講磨而其間志方利祿者託其說以自售學者莫能別其僞而河洛之學幾絕矣壬子年臣嘗行至關有仲芳者自伊川之學近日盛行臣語之曰伊川之學未絕如綫可謂孤立而以爲盛行何也臣以其說蒲門人人傳寫耳約口出而以爲盛乎內足服德發諸以伊川門人妄自標榜無以屬服士人之心故衆論洶洶深加詆訾夫有爲伊洛之學者皆欲界絕其徒而乃上及於伊川臣竊以爲過矣然孔孟之道不傳久矣自顏兄弟始發明之而後其端可學而至也不然則或以六經語孟之書資口耳取世資而干利祿愈不得其門而入矣今欲使學者踏中庸所孔孟而禁使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不亦惑乎頤之學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其事親從兄則孝悌顯於家庭其辭受取

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予諸人雖祿之千鍾內以不顧也其餘則亦與人同耳然洞幅巾大袖高視闊東甚其行也哉伏望下禮官加之封號載在祀典以見聖世崇儒重道之意

送張荊州序

張敬夫

客問於其曰張荊州之行子將何以告之其曰荊州之行發軍大旌大子以講學安矣曰若是哉吾子之迂也荊州號為第一盛名滿天下入司帝制出典藩翰議論風采文章政事卓然絕人上流重地暫煩往牧所以寄任之意其重而天下之士亦莫不引領以當世功名屬於公也夫以位達而名早任重而望隆吾子顧以講學告之豈不亦迂乎其曰子以吾所謂講學者果何也耶蓋天下之患莫大於自足自足則晝昏信如子言荊州若被是數者以居則僕尚何道惟荊州方且退然若諸生曾無一毫見於顏面此僕之所以歎良慕用而講學之說

是以敢發也蓋天下之物衆紛綸膠輵日更于前可喜可慕可之知誘於外一失其所止則墜於物矣夫人者統役萬物者也而顧乃爲物役可乎哉是以貴於講學也天下之事變亦不矣幾微之形節奏之會毫髮呼吸之間得失利害有實壞之勢吾朝夕與之接一有所滯蹇則昧幾而失節其發也不審則其應也必繆蓋一事之隨萬事所由隙也豈不可懼乎是以貴夫講學也夫惟講學而明理則執天下之物而不服吾於天下之事無所厭而事無以累我皆爲吾役也物而不固而應天下之物無以累我皆爲吾役也

著書

著書要語

作者謂之聖述者謂之明（記）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孟軻）作為文章其書浩瀚（家語）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魏文帝）

（陸機）爾雅註蟲魚定非郭氏（郭璞）人（顏師古）不著述後世傳之遠（劉公幹）書留後世法豈獨鑑當世（揚雄）

（韓愈）論道精粗貴必在文字（南豐吾觀二宋文字照耀素王（東坡）墨池飛出北溟魚（李白）筆端殺盡山中兔（李白）火後上書千古事虞卿（虞卿）

（柳宗元）著書都為傳後人（明）記我欲託之空言（宋）

（陸機）爾雅註蟲魚定非郭氏（郭璞）人（顏師古）不著述後世傳之遠（劉公幹）書留後世法豈獨鑑當世（揚雄）

（韓愈）論道精粗貴必在文字（南豐吾觀二宋文字照耀素王（東坡）墨池飛出北溟魚（李白）筆端殺盡山中兔（李白）火後上書千古事虞卿（虞卿）

（柳宗元）著書都為傳後人（明）記我欲託之空言不如載之行事（孟軻）作為文章其書浩瀚（家語）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魏文帝

隋書經籍志曰新語五篇高帝稱善
著繁露等書
董仲舒著士林繁露等書清明竹林之義凡數十篇
著白虎通
漢世諸儒集論經傳奏之白虎閣因名曰虎通三雜典略
著風俗通
應劭撰風俗通自序云風者天氣有寒暖地形有陰陽水土
美惡草木有剛柔俗者含血之類象而生之千里不同風百里
不同俗
著書言刑名
公孫龍者公孫子言刑名謂綜核名實正彼此之分使不
入室鄭玄
鄭玄時住城東休好公羊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發
吾戈以伐我乎
著鄭永
蒯通論戰國時說士權變亦自序其說號曰雋永
同注春秋
鄭玄欲注春秋傳尚未成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不相識服在
外車上與人說己注傳多與玄同玄就車曰吾又欲注尚未了
君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為服氏注
墻涸著筆硯
左思博覽欲作三都賦遂構思十稔門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
一句便書記之又見蔡王充
揚雄著書
揚雄家貧嗜酒好事者載酒肴從遊學鉅鹿侯芭常從雄授其
太玄法言劉歆亦觀之謂雄曰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
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時嚴
尤開揚雄死謂桓譚曰子治稍能書傳於後世乎譚曰必
傳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
動人故輕其書言老聃著虛無之言論世好之者尚少為過於五經今揚雄之
於聖人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
籍俱存本傳○揚子雲作法言論費人資錢十萬輔載於書子
雲不聽夫倫無仁義之行猶閨中之平安得妄載論
閒
著論衡
虞卿傳太史公曰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于世
解書辭繁
秦延君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十餘萬言但說若稽古二萬言
桓譚新論
著論衡
王充好論談始末終有理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牆
壁各置筆硯著論衡八十五篇蓼蓼多人其旨得之於玩以為談
助後王朗得其書時稱其才進或曰子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
果以論衡之益○王充作論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嘗
詣之或搜求牀隱處來得論衡捉取數卷將去伯喈曰唯我與
爾其之勿聞也抱朴子
作稗官小說
漢藝文志小說曰於稗官采街談巷語細米為稗王者欲知閭巷風俗
細碎之事故立稗官今世謂偶語為稗
未備而終

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軍中者說陸君臨亡日猶
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皆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
此為恨斗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崔寔撰次之抱譯
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為成之今子才士何不幸成陸公子書邪

著潛夫論

王符耿介不得升進臨嶺慷慨隱居著論三十餘篇以幾當世不欲
章題其名號曰潛夫論

不好其書

魏嚴幹善春秋公羊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
而謂公羊為貧餅家幹口訥臨時屈無以應繇曰公羊高竟為
左丘明服矣幹曰直故吏為明使君服耳公羊未肯也裴諶傳

作博物志

晉張華讀三十車書作博物志四百卷武帝以為煩省依十卷

撰華陽國志

常璩叙蜀事謂之華陽國志

著昌言

仲長統每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皆發憤數息因著論名昌言
三十四篇

同注莊子

向秀義注莊子唯秋水至樂未竟而卒郭象為人薄行見秀義
傳遂竊為己注乃注秋水至樂又易馬蹄一篇後秀義別本出
故今有向郭二莊其義一也世說

竊人所著

南史郭祖深撰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祖
曰卿名位實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孤門于時宜以為惠祖

不與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詣祖祖不在直入竊書寫還大之
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

編千字文

梁武帝敕諸王書令殷鐵石於鍾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出
字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
日編綴進上鬚髮皆白尚書故實

郎官抄録

南史王筠自序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馬雖遇見輒買覩紙即疏
記後重省覽權興惟深習與性成不覺業傳未容倩人假手並
郎官抄録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蓋以備遺忘而已

一官為一集

王筠所撰文章以一官為一集自洗馬中書中舍東部左佐臨
海太守各十卷　本朝楊億為文每一官成一集所著有武

吳顧陰薛城浪葛汝陽蓬山解榮冠數等集近世楊萬里詩集
亦以一官為一集云

撰區宇志

隋大業初敕內史舍人崔威崔祖濬侯白等三十
餘人撰區宇圖志一部五百餘卷新成奏之文多者卅勝郡國盡
乃見以吳人為東夷更成禮義及禹貢等其風俗
不悉還內史舍人檢校尚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內之有汝
吳二國以人物稀故尚武帝云江東之有吳會猶江內之有汝
穎衣冠人物千載一時及永嘉之末華夏波至爾等著其風俗
天下之名都自干陳之後頓學通儒莫非
乃為東夷人復成禮義於爾等所述之體又無次
序各賜杖一頓即日敕還祕書學士十八人修十郡志內史侍

郎居首其撰檢於是廿基先令學士友各序一郡風俗擬奏請體

式學士喜作郎虞綰宗北都風俗學士宣德郎杜宣忠郡風俗四人先成以前功基也基奏開去取聽救及奏帝曰學士脩書頗得人意各賜弟二段付世基撰善用之脩成一千二百卷卷頭有圖敘山川則卷首有山水圖敘郡邑則卷首有郡邑圖敘山川城邑題字極細並用歐陽脩書即學吏冷雨之長子攻於草隸為時所重云大業拾遺

作元經中說

隋王通為蜀郡司户書佐大業末棄官歸以著書講學為業作元經中說皆為儒林所稱

著玉燭寶典

隋杜臺卿著撰月令輯類而廣之為書五卷奏之臺卿惠敦不樂吏職請修國史許之

著經典音義

大宗閱陸德明經典釋文弘益學者數日德明嫌亡此書何傳

著北堂書鈔

虞世南為秘書於省後堂集群書中事可為文用者號北堂書鈔

作六帖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帖架列廳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瓶中倒取抄録成書故託代無深淺皆可采用者各以門目類粹而總名之天取凡書精語可備詞賦制文采用者各以門目類粹而總名之其書為六帖統不自釋所以名後人亦無辨者倘問君制其時取十凡六科科別其所試條件每一事名一帙其多者明經試至十帖而說文極於六帖白氏書為應科舉前以帖為名其

著春秋編年

御覽知潤州每日祕監為淮海二人很以文鳴於時日造寮狄編年立五始先經後傳發明凡例之類編作聖作書用於全山觀之頻以作書自於開發其招而超為方神案開編未服閱閱技幼叱之曰小子亂常夫子者至尊至明以下公教鄒魯數子止敢慢述而已爾何輩輒敢竊聖經之名冠於篇首今日聊贈一紬以為狂夫之戒語訖遂登日閱步攝衣急投舊艦鋒幾及之 玉壺清話

作正蒙

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必須燃起燈了方放下而睡不然故不下無頓處朱語錄

著佛經

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他古書其餘皆中國文士潤色成之維摩經亦南北時作者為之書只祖述老子莊列及升經而已朱語錄

雜著

傳燈錄

傳燈錄極荒謬 真宗時一僧做上之 真宗令楊大年刪過故出楊大年名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朱語錄

評楚詞

黃魯直

楚詞汪下書皆如治平是他曉不得邦就那語意撰一事為證都都失了他那正意如淮南子山海經皆是如此朱語錄

章子厚嘗為余言楚詞盖有所祖述余初不謂然子厚遂言曰九歌盖取諸國風九章盖取諸頌余問其說言也歸而考之信然顧恐其人妙解文章之味此其於離騷豈之林千載一人也但頗以世故發多託興之辭耳惜哉

周子充

臣伏覩太宗皇帝千時太平以文化成天下既得諸國圖籍聚名士于朝詔脩三大書曰太平御覽曰冊府元龜曰文苑英華各一千卷今二書閣蜀已刊惟文苑英華士大夫家絕無而僅有蓋所集止唐文章如南北朝間存一二焉時印本絕少雖韓柳元白之文尚未具傳其他如陳子昂張說九齡李翰諸名士文集世尤罕見故脩書官於宗元居易權德輿李商隱數家雲雖隱或全卷收入當 真宗朝姚鉉鈔撰十一號唐文粹由簡故精所以盛行近歲唐文篇卷浸多不假英華而傳況卷帙浩繁人力難及其不行于世則宜矣事 孝宗皇帝留聞 聖論欲刻江鈿文海臣奏其去取差謬不足觀 帝乃詔館職裒集加塗注續為新編付之祕閣後世將遂為定本臣過計有三不可 國初文籍雖為本然校讎頗精後來讀學改易浸失本指今乃盡以印本易舊書并相亂 詔是凡 廟諱未祧止當闕筆而校正者於賦中以商易漢以弘易洪或值押韻全韻隨之至於唐諱及 本朝當有改不定二也元闕一句或二句或頗用古語乃以不知為知擅自增損使前代遺文幸存者轉增訛類三也頃嘗屬開師沈仲藝鈞悼丁介繼加校正晚幸退休編求別本與士友詳議疑則闕之凡經史子集傳註通與通鑑又雖文類聚初孝記下至樂府釋老小說之類无不參用惟是元脩書歷年多非出一手叢脞重複前後牴牾或合為一詩或析為三二互先後顛倒不可勝計其間賦多用負字

并讀泰碑言正義不知今日之云字乃負之省文以并非對繫非讀本草注定知其為後人所加遠之語觀之則其為浦又如加遠之語觀之則其為後人所加遠之語觀之則其為浦又如加遠之語觀之則其為後人所加遠之語觀之則其為浦又如加遠之語觀之則

評蘇子古史

蘇黃門古史似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夫子處以為決非莊周之書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處此其攻據甚精但今觀之莊子此數篇小甚都理又曰伯恭子此數篇與之指子由古史言馬遷淺陋而不參疎略而輕信此二句最中馬遷之病然他一傳中都是怨詈不說壞了伯夷子由古史皆刪去之只是怕溫公耳文公用孔子之語作傳豈可以子由非馬遷為不是朱語錄

評范公唐鑑

范太史唐鑑第一段論守臣節要做一書補之不曾做得范氏此文字意思雖好然他一傳中都是怨詈不說得都如此平正只是疎多不入理緊守臣節要於此亦須有些處置豈可便如此休了如此議論豈不為英雄所笑又曰唐鑑有疎處孫之翰唐鑑精細說得利害如身親歷之但理不及唐鑑耳又曰唐鑑多說得散開無收殺如姚崇論擇十道使患未得人他自說得意好不知范氏何故却與其說又曰唐鑑白馬之禍歐公論不及此朱語錄

評東都事略

文公看東都事略謂學者曰只是說得一箇影子偶看陳無己傳他好處都不載問他好處是甚事曰它好處是不見章子厚不著題撰之編模後撰之間具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賄之坐問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此豈宜有好處不曾載得又問曾直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朱語錄

評容齋隨筆

洪文敏隨筆中辨得數事儒書記傳皆是但其卷載歐帖事都恐非出師表誦張子房晴人自獻于先王義陳子翁表狀等可謂無出塲者語錄

寶甘閒僊書如西京雜記頗師古已辨之矣未論

勸朱侍講勿著書

楊廷秀

其九月十月之交於其道士曾無疑連得報檄二書幽憂滿懷風濕雲擇即限首冬殊溫恭惟性照車里門天相台候動止萬福玉燕鼎祥均慶某老身孝受穆黃能享貽榮繁其納祿不官蠶服無可割者不蒙見崇而今歲秋挑菜照年例特地助祝歌為虛坐艷熹妝快快無生寄先之以河魚盛訊月而後已得書云股肱之疾移及喉心以銀於馮皮呻青竹足往醫法顧不察甘藏神不已孰使我飢渴之不怡者非書郎孰使我目鉢心掐摧肾腎者非書郎其憂陳囊斫槁筆之方而以水投石飲以酷嗜在此第恨病而力不足耳政使和緩復生能完此學古之肖而砭此土炎之嗜耶諏及發棟有商之義即問馬於益公益公報以二說今錄在別紙似聞所苦楚詔解甚可得而窺見矣然方之未既而又繼之又似變公擇戒東坡勿作詩而反送竇也一笑願言珍重用永歷誓

律詩

戲跋李元暉楚詞解

楊廷秀

洋易變詩解曾論一帆徑渡泠沂天無端又被湘靈喚去看西川競渡船

霜後枯林無可愛飢吟長作候蟲聲藏神上訴天應泣文賦江離與杜衡

戲荅楊廷秀問訊離騷之句

宋元晦

昔誦離騷荅和船江湖滿地水浮天只今擁鼻寒窗底猶却沙頭月一絃

春到寒汀百草生馬蹄香動楚江清不堪強借二妾曲且為靈均作杜衡

自注云佛法不怕煩却即禪家語也杜衡一名馬蹄香本草辨偽蔡云細辛則杜衡水浸令直三莖開華陰也

荅袁機仲論啓蒙

朱元晦

忽然半夜一声雷万户千門次第開若識天心令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二

儒學部　建安　祝　穆　和父編

書籍　惜書　蠹書

羣書要語

在則人亡則書揚子火家閒令汗取其書易書不復盛書有青繩纏布袠縑囊皆中綈藏以當束脩故曰綈袠晉載妙抱密用舍以道老舒不失謝康樂書帙銘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蘗染之所以辟蠹故曰黃卷潘安仁閑居賦

韓非百家談天起孔子大道寒於灰劉公幹來一字不遺白髮翁翁挑燈寫細書杜詩尽拈書籍貧來問尔東家杜

古今事類

文籍第生

伏羲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倉頡之書數之於木刻其閒爲以書名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契合契合符其一後以相考合

竹簡寫書

伏生口授尚書晁以竹簡寫之書存

布在方策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注方版也策簡也

折竹以寫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或傭人寫書行過擊之文無顯記則以墨發掌內及股裏夜還更折竹寫之拾遺記

李斯請燒書

丞相臣斯昧死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

曰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藏巾箱中

北齊衡陽王劉韶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侍讀賈孝伯曰殿下家自有墳素復何須細書別藏巾箱中邪韶曰公等入後覺公等漸忘公求售張公答問之云爾豈如書諸手寫則永不忘諸王爭效為巾箱五經

寫書獲鴈

北齊趙彦深初為司馬相如賦客供寫書相繼其无懈焉之

神武

始刻板印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聞見録

借書不進以下俗借書

班固與從兄嗣共遊李家有蜀書相讓欲借嗣不進乃賦

西京雜記

借書成誦

客作借書

康衡勤孝邑大姓不識字家富多書乃與客作不求直傳主人惟而問之衡曰願得主人書徧讀之主感其勤以書從次第遂大通

李度曰勉強寫本何故辭歸答曰已誦之矣 先公嘗言

送書一車

晉皇甫謐自表就武帝借書帝送一車與之

借書刊經

晉文王被殺文逆於文遊聞其人有雅色發憤曰吳日若貴當版以錢之遺事者後仕于蜀為李相遂錄其家刊經出賣

書籍刻見於此未見開寶五代史雕版印書

雙鉤借書

劉孝標客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謂之書

起畯字德進宋城人少治易時龍陳用易解新出世未多見聞考城一士人家有之則徒步往見獨携餅食數枚以行既至其門求見主人問以借書之事意頗以爲難而命之飯畯卻曰所爲來者欲見易解耳非乞食也主人嘉其意方許就傳因館之一室中畯閉戸晝夜翫誦數日而畢歸還主人長揖而還

校勘借書

倪若水藏書甚多子求有之

借書一頌以下係閻書

市肆閱書以下係買書

後漢王充字仲任好博覽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誦憶

買書類

北齊祖珽字孝徵以舍人事文襄王客至請賞禁林編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進退其本曰不須也珽以偏略數帙繞牀縱觀文襄知之更以正本送焉

假借類

梁劉勰撰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而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若貧窶約取讀大重之

欲觀正史見杜預傳

賣書自資

閻朝字景山少貧賣書於市以自資

論書

論書籍

程脩字伯長奉進士調洪州司理時才性監郡以是器重其深坐削籍又与丁謂有舊相遇於漢仁一揖而去論衡之

論詩

眞宗聞脩有文謂宰臣曰脩行不逮文老而益貧家有扁舟攜柳集

万事不理問伯始藉甚若名南都胡遠孫子頭來留郡守到官以好書手抄万卷未閱畢心醉六經還荊鄉欲尚其志時送一部開緘忘

題繼宇藏

萬卷吾今一字無打包隨郡好貧如故歸來尽殘年債欲問班

生試借書

陳去非

雜考

不肖子弱書見

藏書 校書附

羣書要語

其為書則充棟宇汗牛馬郡文陛史通藏

山先王謂之一冊府春天子臨軒冊命

雲香閣藏故籍書處

表以牙籤襲以錦帊

以後七月以前濕三度舒

處不見日曝令鼠蠹

不敢觸手金匱石室猶存其人

校書古人寫書有誤字以

分溫媼之疑仍惧脅息之

奉

河間王德收購書籍多与漢朝等

老氏藏室

後漢李尤東觀賦老氏藏室道家之

東觀為校書部

皆歸杜下言東觀經籍多也

甘在焉

右書數百卷

下脩家不滿斗劑有書數百卷 觀志

藏書三十乘

壁中藏書

家書皆方軸宗服圉卷舒東坡歸來同食眠左右皆圖史

荆公奇書古今無不論閱盛以錦囊裹玉軸歐陽修書清樂堂圖籍秘府自官

唐舟註前經韓宋集勘好事畢鈔勘蔣經曾

山谷好事畢鈔勘蔣經曾

晉張華雅好書籍身死之日家无餘財惟有文書盈于車乘從
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賈謐慕其博學奏定官書華本以校正焉
天下奇秘出所未有悉在華所由是博洽无与比本傳一云南
珍當考

聚書八万

齊金樓子聚書四十年得書八万卷河間之侔漢室頗謂過之

細書数十篋

齊沈麟手寫細書数十篋

唐書庫

唐高祖武德初經籍亡散令狐德棻奏請求遺書加錢帛書籍
乃逸今繕寫数年闕典略備○太宗正觀中魏證檢校秘書監
古為秘書監請求天下書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手書繕
寫藏于內庫以宮人掌之藝文志自漢以來官列其姓氏篇

悉舊古書

歐陽公平生於物小所好惟蓄古文圖書集三代以來金石刻
一千卷以校正史傳百家訛謬之說行於

毛白雖對內皆不倦

曾鞏平生蓄書家藏至二万餘卷手自讎對內皆不倦

宇書之訛以下係校書

張騭三冬之与秉燭窮晝分鄭玄之与魚淵過莫辨雲有人讀史
云三冬沒河子夏曰已亥涉河校之果然又閻帙駢滅以閩為
陰以魚為魯○夏五曰傳寫也蓋經關誤
也左莊二十四

校書六條

劉向校書天祿閣夜有老人著黃衣杖藜杖端出火用以照
向開進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姓有博孝者
下而觀焉拾遺記

韓文訛字

退之送陳彤秀才序多一不字舊本疑之只看過了後見謝子
暢家本乃後山傳歐陽本圈了此不字朱語錄

朋字未正
唐劉晏以神童爲秘書省正字方十歲上召入接中簾下貴妃置于膝上爲施粉黛與之市鄉上問晏曰汝爲正字正得幾字對曰餘字皆正惟朋字未正明皇雖錄

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

宋宣獻博學真宗嘗詔讀書手自仇校常謂校書如掃塵一面掃一面生而生每三四校猶有脫誤筆談

古今文集

雜著

六經閣記

張伯玉

六經閣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緯之至今尚書當部中十年更八政李始大成而成年六經閣乃作焉先時書籍草創未暇完緝厨之後廡澤地汙晦日滋

散脫觀者懶然非尊經之意至是富公始與吳郡長洲二大去以李本之餘錢倣之市材貞公堂之南臨洋池起兩翼翠軒西亭止秋八月甲申先旬有七日訖計庸千有七百工作總十一萬六千一梁露八楠三百八十有四二戶八牖棲衡宋琬環堵某析於文故褒而不卑酌於遠說文而不華經術簡嚴秩秩某東牆標之以油素揭之以油黃澤然區目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適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孝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老聃爲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九丘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蓋无幾其孝可謂難矣孔子歿而皆習於禮樂洙泗道德弥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益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孝者益以希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万紙孝者之於書宜且易致如此比文詞孝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孝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无根比又何也余

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菴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端採剥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見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然其无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无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閒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游而不得者蓋將老焉發公擇之藏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書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孝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建陽縣學藏書記

朱元晦

古之聖人作為六經以教後世易以通幽明之故書以紀政事之實詩以導情性之正春秋以示法戒之嚴禮以正行樂以和

心其於義理之指微古今之得失所以該貫發揮究備窮極可謂盛矣而總其書不過數十卷義其簡易精約又知此自漢以來儒者相与遵守而誦習之轉相授受各有家法然後訓傳之書始出於民家歷年行事之迹又皆各有史官之記於是文字之傳益廣君子孝經以採聖人之心考史以驗時事之變以至見聞感觸有發於外而動乎中則又頗或論著其說以成一家之言而簡册所載皎然事者不欲求道則已誠欲求之是豈可捨此而不觀也哉而近世以來乃有所謂科舉之業者以奪其志士子相從於學校庠塾之間无一日不讀書然問其所讀則率非向之所謂者嗚呼讀聖賢之書而不通於心不有於身猶不免為書肆之師其所讀又非聖賢之書哉以此道人乃欲望其教化行而風俗美其亦難矣建陽版本書籍行於四方者无遠不至而李於縣之李

者乃以无書可讀為恨今知縣事會稽姚侯著寅始斥掌事者之餘金鬻書於市上自六經下及訓傳史記子集凡若干卷以充入之而世俗所謂科舉之業者一无得与其閒諸生既得聖賢之書而讀之又相与講於侯之意而知所以記之予惟姚侯之所以教其人固可書矣而諸生之所以承侯之意亦當得書也抑予猶有言焉諸君讀侯之書其必有以通諸心有諸身而无徒為是書肆者則庶幾无負於侯之教而是邦風俗之美亦將有以異於往時矣故書其說使刻石而立諸廡以做

麻姑山藏書山房記

楊廷秀

余同年何同叔謂余曰異里中有名山曰麻姑山水之勝甲大江之西距建昌郡城十里所山自遠而望抱皆二百年物瀑泉双流若自天而下有老子之宮曰仙都者

秘山而居蓮山之高下為屋或云蔡絕之舊宅与王遠麻姑避追之地或云仙者葛洪煉丹之所其井泉在而顏魯公記但云一水欣然會心因指曰此地獨无喜事者結屋數椽上棲小閣用庐山李氏藏書故事作一山房使來游者登閣覽勝把卷倚欄顧不樂哉自是此意往來于懷雖去山未嘗去山也後一年客裏逢今邦侯江君相語及之江曰當不忘此其冬抵官下復一年郡事畢其蠹者飭廢者舉後一年輸課其地踐豪之言立屋六楹後翼一室前作重簷乃閣其上月築風檻縹緲飛動若出天半地絕大木延架延楹縱橫史百氏訪之旁郡是度是揆道七奉惟寅鄧本受相与戮力春孟作之季而落之談者以為山

中盛事予嘉為余書之俾來游者知賢太守之文雅二道士之勞勤余曰諾爰書其語江君名士良人不師厲傳不事要結而獨於此不計貲力冊拜時年最少出拜同年生一等皆羨之曰未數年吾儕之合而濟二而合三十七年矣今乃為国子主簿羨其孤騫閒古山林作緣迟厚被身退而詩弥進位下而人弥高觀山之峯可以得其槩矣

陸洛觀

書巢記

陸子既老曰疾猶不瘳遂杜門謝客環堵蕭然有閒曰鵲巢於木巢之遠人莫之攀者巢之人端之巢之堅也鵲不能巢柯鵲有雛而去則吾巢之堅也鵲不能巢柯鵲有雛而去則吾巢之堅也鵲不能巢柯鵲有雛而去則吾

的有師
讀書不見行間墨蝕識當年教
美酒難忘
雜書以下雜技書

記集古本博文後　歐陽永叔

予少家漢東隨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彤輸處如家又貧无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彤輸處如家又貧无藏書時多遊其家見有破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書皆斷爛无次第因乞歸以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雅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後見北海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頭倒

建安祝穆和父編

儒學部

讀書勤學不讀書問

羣書要語

訓其詁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曰不能吟於
公藝之文 韓退之學解有人讀書把卷即睡梁人肉
孚書卷高數尺怡神養性如乳兒也 全撰子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諸十一
閉門讀書史消風愈冷 韓退之讀書松竹林前
古人學問

朝讀百篇

周公朝書暮日暮夕見七十五士 墨子

常編三絕

孔子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絕 史記孔子
讀書也 五羊

藏脩教相與校書俱工其羊問藏事校書閒教養書牌
寒以遊惰子

能讀書與

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帝王遺書也

讀書博物

昔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
問君之所讀爲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
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也 莊子

束脩讀書

蘇秦既相六國過洛陽人張儀同師事鬼谷先生讀書數歲引錐自刺其股

勤學至睡

綿竹新讀書見新門

書閉讀書

劉向專精於經術晝誦書夜觀星宿

閉戶讀書

後漢孫敬好學閉戶讀書不與其雜乃以繩繫之屋梁人曰閉
戶先生

懸髮讀書

康衡勤學家貧鄰燭舍有燭而不遠乃穿壁引其光讀書

帶經而鋤

兒寬受業孔安國家無燭倚帶經而鋤每休息輒誦讀在太
學名冠弟子都焉

讀未見書

章帝詔黃香讀東觀讀所未見書

五行俱下

應奉讀五行俱下

三餘讀書

董遇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遍其義自見從學
者苦渭無日遇言當以三餘謂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魏志王肅傳注

晝夜誦

吳朝澤好學居貧常從人借書寫還誦之徧

晝夜讀書

高鳳自晝讀至夜不息妻曝麥于庭令鳳護雨鳳時暴雨不覺

水深及麥

倚杖讀書

燃薪誦書

晉畢誠不燃薪讀書母鄭其破奪火使継續不肯怠

裹螢誦書 見螢門

宵鉢讀書

唐史立仲字少好讀書當以中宵鳴鍾為限

隨月讀書

薛收汝南人父元敬隋末為侍書郎收幼聰悟博涉群史日誦數千言年十八未知書嘗從博陵

梁陶弘景讀書萬卷一準不利為深恥

讀書相識

劉柳為僕射傳逍為左丞傳論皆莊而已

傳逍劉云止讀十二卷何足多劉道傳云讀書雖多而無所解

可謂書囊也

止解讀書

隋劉行本為右庶子時劉臻胡訥為讓陸爽以文章為太子所

統行本怒其不能調護每謂之曰卿三人口如懸河注瀉不竭

乘牛讀書

唐李密以浦鞯乘牛掛漢書一帙角已行讀書

生動如此密識眾下拜問所讀項背傳記

黃卷對聖賢

狄仁傑為兒時門人有被害家訴冤者仁傑詣書其

事責之仁傑曰黃卷中方知聖賢

願讀秘書

唐李邕見李嶠自言讀書未徧願白秘書盡閱之嶠時

為秘書監以其辨如響

藏火讀書

後魏祖瑩幼時晝父母恐其成疾瑩之不能止常夜中藏火父

母寢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窓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梁流約心孤讀書晝夜不輟衾母恐其勞止或偷油滅火○陳彭年幼好學母以一子特所鍾愛禁其夜誦彭年輒暗燃爐炭不令母知覺求○范文正公門下多延賢士如胡瑗孫復之徒與公從遊盡夜肄業帳中夜分不寢後公貴大人猶收其帳願如是色時以不諸子孫曰爾父少時勤學燃燈跡也言行錄

唯勤讀書

堪戚孫華老識歐陽文忠公嘗暴閒以文字問之曰無他術惟勤讀而多爲文曰工世患作文少又懶讀每一篇出即求過人如此鮮有至者疵病不必待人指摘多作自能見公以其實試者告人故知有味東坡雜記

恨不讀書

宋沈彼之晚好讀書嘗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北齊盧詧與弟士遜少爲崔暹所知云此是柔足爲後生之戒但恨其俱不讀書耳

坐不讀書

王荊公初參政事下視廟堂如無人一日爭新法怒曰諸公曰公輩坐不讀書耳適有獻獨折之曰君大言矣如窦嬰魏其時有何書可讀荊公默然鄧氏後錄

指畫俄見不學門

古今文集

雜著

錄蠹書魚辭

楊大年

蠹書魚問吾嘗游於文字間文字有所殘缺若人則曰吾蠹之故自予曰蠹書魚夫書豈蠹之耶昔者孔子脩春秋帝王之道堪三代之政述而不作經則謂之書其文要而簡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矜萬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後世人有悖之者則其書自廢書自息則聖人之道微壞也斯得不謂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離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又揚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堯舜之道滯斯則易其九師之蠹乎春秋其三傳之蠹乎詩其諸韓毛鄭之蠹乎禮其大戴小戴之蠹乎孔子道其揚墨之蠹乎堯舜道其佛老之蠹乎魏以降迄于今又有駢偶之言雕鏤文理刑刻經典浮華相綜巧僞相衒剔削聖人之道雜折六經之旨聖人之道日以解散而不合斯又其蠹也書之蠹若是者有自來矣而謂予曰蠹書魚予敢辭

書晝眠讀

朱元晦

書只貴熟讀讀多自然曉人今只用心不熟終非我有只貴平讀這箇不知如何自然心與理合舒暢發越自是記得牢緻饒熟看過心裏思量過也不如讀讀來讀去少間曉不得底自然曉得者越有滋味若是讀不熟都沒這般滋味而今未說讀得注且只熟讀正經行住坐卧心常在此自然曉得當思之讀便是學夫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學便是讀讀了又思思了又讀自然有意若讀而不思又不知其意味思而不讀終是鹵莽不安一似情得人來守屋相似不是自家人終不肯自家使喚若讀得熟而又思得精自然心與理一永遠不志其舊記文字不得後來只是讀今之記得者皆讀之功也老蘇只取論語孟子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坐而讀之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如此好他資質固不可及然亦須著如此讀時便要模寫他之語做文

若若移此心與這樣資質去講究義理那裏得來從知書不
熟讀別無方法語錄

古詩

讀書堂詩爲宋智叔作　陳師道

昔人三百篇苦出已有餘後生守章句不足供嘲嘯一日登吏
部筆硯隨掃開歌呼蔡公用漢律寧復要詩書悅旬出跨下杜此七尺軀爲邦得纖縣政事自計踈簿書
下下考不奉急急符用意簿領外窮室課典謨平生五千卷還
舍不問途近事登唐漢稍以詩自娛後作無事飲酔卧擁青奴
桃李春事繁軒窗景舒鳴屋鳩渴雨窺籬燕哺雛休吏散籍
秩風堂獻筆研析然一啓齒斯民免爲魚

李氏讀書堂

誰能採桑談誰能帶經鋤古人讀書地妙理出蓬廬閉門今治華
屋山翠湧前除風烟聚墓趣花竹成書圖三人鳥紗帽子弟綺
羅襦新粧曬書幌印上記開闢初裁卷忽有得欣如奏豪草她哉
隨其微勿逐皮毛麤

烏江史氏讀書堂　張安國

漫有五車書不讀但以一編勤過日疑兒鬱雄氣讀書窗巨富牙
籤麗滿屋市南水竹一區空平生腹笥史長公閉戶却歸得真
樂豈須搜萬古觀鴻溪滹留城時亦何有棄數盖事要持久吾家
文昌讀書處好在溪山落君手　上方治定登文憑東觀石渠
森寶書遂公起直承明廣從來海內知名士願讀人間未見書

讀書堂幾復　黃魯直

月入羣經作壺觴斷編殘簡伴閑居不隨當世師章句頗識揚
雄著書讀書

作史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　王肅

簡令汗取其青易書後不盡謂之殺青亦謂之汗
簡後吳均傳注　史才須有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　劉子玄論史

官擅重宰相宰相能制生死朱敬則陳宰相升
沉人於數十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載不是史官與宰相分
掣死生權也　孫可之文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賜片言之貶辱
過市朝之撻　殺梁冀誅竇憲竇太后死發潛德之幽光韓文
詩句禍首燄人民擯階董狐筆州難明左氏辯魏舉馬遷筆數

孔子作春秋

孔子因魯史而脩春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孟子為春秋非天子不能討之故不能贊一辭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也案春秋起魯隱公訖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於是引

司馬遷史

司馬遷述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記于大漢其言采漢譜至於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比其年月以為一通略成一家之言稽其舉措行事之上下考其文辭之義例古今人表錯對時事傳疑傳信整齊百家雜語為太史公書凡百三十篇

故謂之太史公書司馬喜生談為太史公談生遷為太史公掌

紀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本傳

班固撰

班固撰司馬遷後傳數十篇未成而卒明年命其子固續之固以史遷所記乃以漢氏繼百王之末非其義也大漢高祖受命撥亂誅暴為天紀表傳志九十九篇本傳

一史故上自高祖下終王莽為紀表傳志九十九篇本傳

汗青先日

後漢東觀大集記傳而著述無主指趣各異故劉子玄曰頭白可期汗青先日

史文之雜

范蔚宗作范蔚宗傳最佳憲初无主指趣各異故劉子玄曰頭白可期汗青先日

史文之雜

范蔚宗作范蔚宗傳最佳憲初无主指趣各異故劉子玄曰頭白可期汗青先日

体設使後人見之此最妙妙其他傳即馮衍馬援勝得一人文字眼映使者此傳不同以此知班固前書不可及者亦得太史

公司馬相如賈誼晁錯劉向敘錄皆以文字作史之法行之

私撰曲筆

陳壽撰魏吳蜀三國志于儀于偃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取千斛米見與當為敘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為立陳本傳

陳壽采詔下何南造更增損筆就詳閑下寫取三國志

子改父史

晉孫盛為秘書監著晉陽秋詞直理正桓溫見之忽謂盛子曰卑府頗誠失利何至乃如尊君言若此史遂行自是閨鄉門史事子孫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性方嚴謂子毓泣稽顙請為百口討盛大怒不許諸子後私改之盛已寫訖本竟泉容焉

西公羊

子竊父史

王銍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子處仁為著作郎令撰晉史隱文辭鄙拙無所增損不倫是書宜第可觀其父撰文体混漫我不可解者隱之依也本傳

私撰晉陽秋

宋王韶之私撰晉陽秋成時人謂之佳史宜居史職即除著作佐郎使續後事說義熙九年若敘事辭論可觀為後世佳史

史筆不公

北齊魏收脩魏書不其能平脩史者詩人宗祖姻戚多被書錄飾以美言風有怨言多沒其善每云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史筆之則使上天按之當使入地初收得陽休之助因謝曰無以謝德當為卿作佳傳又細尔朱榮子金故賊其惡而曲其善書成

眾口喧然號為穢史

不忘私憾

北齊崔悛初為常侍求人脩起居注或曰魏收可悛曰魏收輕薄徒耳又欲陷悛以不孝之罪收衛之收後典國史悛恐被惡言乃悅之曰昔班固今則魏子收猶效之咸不釋

評南北史

唐李延壽本魏郡人國元年仍紀謂之北史本宋求初元年盡陳禎明三年仍紀謂之南史凡作八代合二書百八十卷其書頗有條理刪落穢辭過本書遠甚本傳李延壽著南北史粗得作史之體故人多以固為史遷敘事本傳亦謂其過本書遠甚然好述妖異兆祥論議特為繁僿陳正敏遯齋閒覽

天子不觀史

唐文宗就延英舍人檢索取記法觀之葵不可曰記注皆書善惡陛下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固當觀之對曰此向者史臣之罪也若陛下自記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世乃止劉治曰使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矣

直筆不避

評南史

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昌宗證魏元忠事義將史見之知兢所為遂曰劉五殊不相識兢已此乃兢所為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杜悉兢若同僚必死兢固不許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信於後世

史官當為如采

唐劉允濟為著作郎常曰史官善惡必書雖當權誅而班生受金陳壽求米僕乃脫若浮雲耳

實錄盡用

韓愈為順宗實錄議者閒然不自安宰臣定無完篇旅劄貫

司馬公作通鑑只載其事不立褒貶

朱子京將唐書見歐公歐公曰此非一手筆

雜著

人禍天刑

孔子孝文作春秋厚於褒揚東宋萬齊不遜而死齊太史兄弟及晉左丘明記春秋將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詆訾漢興陳壽起又歿卒亦無力至于隱諱退死者醜惡無一足崔浩范曄亦族誅魏收夭絕公孝王誅死足下於繩吳兢亦不開身貴而故有人禍必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與劉秀才論史書

班馬優劣

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以為遷優多以固為附卓公為史遷敘事八十卷言約省不敵固之不知一也及史記專記公孫弘卜式兒寬事無段文昌為贊助益不問小事二也遷為武帝諱有所諱避何以取信於後世乎三也

張輔

陳壽評史

司馬文公敬翔如班固不好道文好是左傳論語又不好是左氏書人論古今人識見中若有一毫優劣為來生種

虞子西

對偶駢儷於文

文中偶對亦出事勢若洪公論一時宣諭施行以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書本不能免若論古今以對偶之文近高古乃若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徐陵孫拭非所宜云宇文

評孫公事史

司馬溫公書孫公事甚詳著此書甚門事帳當別織其麤於筍必離手妙後篇之謂家人曰万一有水火兵甲之急他貨財尽棄之此筍不可失也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花訂東為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休止輒取脩之會宣州有急奏乘州遽往不暇擊以俱既行之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廨舍官吏之家子弟員甚劉遵於沼中急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門問曰得書任乎妻潤曰莊乃悅餘无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凡成亦未以示人文端公執政貴從公借之

評東萊大事記

呂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大抵謙退不敢當作書之意於左傳通監已載者不復載其載者皆有傳通監所无者悉載之

評洪張勝齋文集

洪張勝齋文集處處皆說得蓋愧人亦知得有此意恩來好又曰東萊大事記做時已自成疾了一日要做一年若不死自纂武至五代只千年三年自可了此文字解題終有工夫只一句要包括一段意

評尊堯集

問四明尊堯集曰只以討論不於道理上理會蓋他只是於利害上見得於義理全疎如介甫心術隱微處他都不曾攻得却只是把持語也龜山集中有攻王氏濫殺有罪語　眞宗矯誣上天皆把持語也龜山集中有攻王氏濫殺有罪語　眞宗矯誣上天朱語錄

評東都事略

先生嘗看東都事略曰只是說得一箇影子偶因閑陳君已廢好如此事不載問他好處是甚事曰小最好者如某官來告謝之綿獨奇絕之間其餘之謂家人曰万一有水火兵甲議論遂不取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某官某傳曾直亦自有好處亦不曾載得或問曾直好在甚處曰他亦考友來范

古詩

甲史

劉彥冲

務滋繁弼兎尽猘獍望英雄趙東時時狙力難未精鬼閉又兎北骨鵰飛逸遠淳載下閭風凜如生贏秦失其鹿閭走冬晡嵽斯人猴鵰閭淚爰分重輕臣雖替末路君亦寒初盟豈下公時竹戰白戰銀幸誰云漢網踈蒙俊爰郤祭高鵰欣擊剪拈骰閭郤踢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前集之四

建安 祝穆 和父編

文章部

聖製

群書要語

仰觀雲漢昭回于天(詩)　機樞風行水上渙(易)雲章爛乎星漢(書)　不周書璧(書)　不揚問神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易)　聖人矢口而成言同上(易)　文章昭回之光下飾万物(劉勰文心雕龍序)　物之光下飾万物劉勰文心雕龍序　物之文章爛乎星漢(詩)　龍興炳天章(李嶠和雲章第一篇)　揚誠齋

歌詩

舜作歌

舜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　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皐陶)　百工熙哉(益)　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家語)

湯盤銘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學)

武王作誡

武王欲造起居之誡(隋之以銘)　太公金匱

漢祖作歌

漢高祖過沛宮酒酣擊筑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文中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王霸之用心

漢武作歌

漢武帝幸河東祠后土乃作汾陰之歌(樂府)　黃落兮鴈南歸○文中子曰秋風樂悲哀樂極哀情多思憶也(禮記)

君前奏樂

宋文帝以鮑照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竊笑之嘗侍宴酒酣爲中書舍人上好文章自謂人莫能及照竊笑之嘗侍宴酒酣爲

唐太宗詩

唐太宗作宮躰詩賜世南曰聖作誠工然躰非純正臣恐此詩一傳天下風靡

元宗作詩

宋璟沈尚書右丞相與張說陳乾曜同日拜官勑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於尚書都省大會百寮元宗賦詩褒述自寫与之

元宗餞詩

天寶十三載太子賓客賀知章請度道士還鄉造左右相以下二

初別於長樂坡上餞詩餽之

元宗和詩

開元初蔡孚獻東海龍見觀覆於箔元宗賜和御書刻石記之

文宗聯句

文宗与柳公權聯句帝曰人苦炎熱我愛夏日長

太剏皇帝詩

太祖微時自秦中歸道華陰山酔卧田閒齊月出有句曰未離海底千山暗纔到天中万国明

孝宗皇帝詩

孝宗作新春喜晴末聯云神京應未遠當經沛中歌又春賦云吾將臥征臺之照；包八荒而爲家

詩話

君臣不可革能
按資治通鑑云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道衡死帝門
更能作空梁落燕泥之句帝謂其侍臣曰誰堪與此人語綠
綠復能作此語耶蔡法濃聞人君不當與臣下爭能故煬帝
恢心一起二臣皆不得其死哉然為人臣亦當保其微旨如
晉武帝欲擅書名王中郎逐不敢顯還智以擲筆書紙文帝好
文章自謂人莫不能及魏昭於所製文章遂多鄙言俚語故二
君者亦無得以媿之終日兢兢常若見容於壯君非明哲保身之要術乎

文章

文人相推　文人相輕　文人自負
因文以人廢言　因人而重言　因文致窮　年老才盡

歷代文章

大哉堯之為君也煥乎其有文章　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
哉　商書之前文簡而野穆誥以降則浩而靡得其中者漢
氏漢之東京矣　柳子厚文章班時高下二代之文章戰國

歷代文章

下三代而道德之意不傳在戰國則蘇秦張儀以縱橫病韓非
申商以刑名病莊周列禦寇以放蕩病屈宋之辭以怨病賈
董之對以策病司馬遷之敘以繁病其論參之大史公以著其
載而頗倒橫斜識不逮理辭多枝蔓之中持論為難
類波瀾流浮雜一職書興三光五岳之氣不分文風復起韓愈
得其溫潤深淳以為貫道之器柳子厚得其傑健精嚴雄逸果
決者備足窺焉遷之淵鍠而類發於燥誕下至孫樵杜牧皮

激流景出象外而蓄烈焉錫刮垢見奇清勁可愛
而體之渾雄皇甫湜白居易開澁輕浮轉角之音隨時間作類之部夏昔游性而不可聽步月謂顧子
劉書漢初貴誼之文縱橫流利害處好答制策便亂道董
仲舒之文緩弱其答賢良策不答所問切要無緊要動又邪
累數百言東漢文章尤更不好漸漸趨於對偶如揚雄皆尚
識煒張平子并之然平子意又邪理會風角鳥占何介於識
煒陵更至於三國兩晉則文氣日卑矣古人作文多是模倣前
人而作蓋學之既久自然純熟如荊卿封禪書模倣極多柳子
厚見其如此却作良書以之然其文體亦不免乎蹈襲也未
必盡司馬遷文雄健蓋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蓋亦然
老蘇文亦雄健議論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又較實
無所遺於辭無所假觀文帝與論
亦好無此虛氣象比之仲舒文則又別矣
建武帝以後東晉到杜欽公次書又太弱無收拾了康衢多有
好處漢明經中此三不似此朱子語類漢末以後只做屬對文字直
至後來只管弱如蘇頲張說力要變變不得直至韓文公出來盡
掃去了方做成古文然其間亦變不盡只做得來富對合偶以前排格然
時亦無人信他說其之亦變不盡有一二大儒略相效以下
並只依舊到得陳寅恪做去又如柳子厚亦有
雙關之文向來看道長慶初年文字蓋是他效世間模擬漸漸
變到尹師魯歐公幾人出來一似變了此間亦有欲變而不能
者所以做古文自是古文四六自是四六却不爽雜又曰文章
到歐陽曾蘇道理到一程方是暢了

文當學遷

六經以後便有司馬遷三百五篇之後便有杜子美文當學司

馬遷詩當學杜子美唐庚

好人讒彈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云世人著述不能無病但常好人讒彈其
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
才不過丁人猶不爲也敬禮謂僕神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
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數此達言以爲美談子建
之言善矣任昉爲王儉之簿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
歎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正用此語容齋隨筆

建安七子

晉阮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
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本學
老蘇文亦雄健議論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蓋亦然
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本學
無所遺於辭無所假觀文帝與論

真蔡編題

劉孝標辯謗論爲後進所宗時重其文每依一篇刻成募編好事
成誦傳寫流聞河朔江蔡莊陵莫不題之南史

文止頌訣

鄭玄晉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他讀孝經論語兔他學
沈謝朝淡談月汚人行止外史檮杌

心皆錦綉

紫微仙李有英風爲吾每見之常醉日吾曰兄心肝五臟皆錦
綉耶不然何開口成文揮毫散也李白送伸弟令問序

多檢書冊

李商隱爲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嘯祭魚義載

文成不記

甫里先生陸龜蒙平居以文章自怡未嘗點塗抹者紙札相
續我手箱篋中歷年不能徧寫一本或爲好事者取去後於他

人家見亦不復謂已作矣自作傳

大手筆

蘇頲与張說以文章顯時號燕許大手筆

辭尚奇詭

李賀辭尚奇詭絶去蹊墨畦逕

夢人授筆

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束与之問曰子才可以筆進士自是才思敏贍十九登第

夢剖腸

五代王仁裕喜爲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洗之

見正中少石甘棠編之次由是文思益進本傳 尹知章小字其心及悟遂開敏編明六經

語助辭甚事

太祖將幸外城幸朱雀門上指門額問趙普曰何不撤書朱雀門須著之字安用普曰語助 太祖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詳見前卷

以古文倡

文章自唐之末日淪浅俗浸以大敝 本朝柳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本不能振天聖初尹師魯与穆伯長矯時所尚以古文爲主次得歐陽永叔以雄詞鼓動之文風一變言行錄

好讀大誥

宋景文宋第時爲李於宋陽館或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子最好大誥故景文多讀歷代唐書其言衆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

文貴乎改

老杜詩云新詩改罷自長吟文章頻改工夫自出近世歐公作文先貼於壁時加筆改竄有終篇不留一字者嘗直晚年多改定前作可見大略 呂氏童蒙訓

作文須識緊要

作文字須是緊要說得有條理乃好不可架空細巧大率要于分實只二三分文如歐陽公文字好者只是緊實而有條理如張承業文字等傳自然好東坡盡壁張氏園亭記最好亦是緊要者說去殊不起發人意思

疾行无善迹以下係曳文敏鈍

枚乘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尽一時之奇而長卿温麗枚乘有累句故知疾行无善迹矣揚子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乘鄒陽之下韓延之中高文大冊用相如西京雜記

同前

枚皋爲賦善於東方朔有所感觸使賦之爲文疾受詔輒成故所賦者多司馬相如善爲文而遲故所作少而善於皋

遲速懸絶

顔延之与謝靈運俱以辭采齊名而遲速懸絶宋文帝各勑擬樂府若比上篇延之受詔便成之乃就延之嘗問鮑昭已与靈運優劣昭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繪滿眼

文思敏速以下係敏

淮南崇朝而賦騷枚皋應詔而成賦子建如口誦仲宣如宿成阮瑀援桴而制書祢衡當食而草奏蜀類要

倚馬成文

桓温北征鮮卑喚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文手不輟筆李白嘗曰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世以倚馬爲李白非也事林

食頃即成
後魏呂思禮太祖命爲潘布食頃便成
人謂箱構
陸雲爲文初下筆立就人謂箱構
文與而速
南史王僧孺普通七年大舉北侵牧子里爲魏文受詔立
成武帝以其事稽大召僧孺面試並賜服武帝自
子野已其才乃能窮其文甚壯俄又敕爲書喻魏相元义其夜受
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爲也及五敕敕催令速上子野徐
起操筆答奏使者及奏武帝深爲歎異子野文典而速不尚靡
麗問其爲文速者子野苍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
七歩成詩
擊鉢成詩

劉煚賦詩以上見詩門
運筆飄颻
口授羽檄以上見檄門
口授脫脫見詔門
腹稿
王勃鈍作神頌先磨墨數斗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一筆書之不
加點時人謂之腹稿
七歩而三
柳公權嘗起宿未必宮帝駐蹕白朕有一喜遽城賜衣又不
時今中書白衣給公權爲數十吉林賀帝曰當賀我以詩宮
人迫之公權應聲成文姚切而麗記令罪賦復無停思天子甚
悅回子健七歩亦乃三焉
文思遲鈍以下係錄
相如滿筆而酬楊雄輟翰而驚班固稱其下筆不休
揚於沈處張衡研京十年左思練都一紀文心雕龍
十年構思
左思欲賦三都乃詢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
庭藩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爲勝人遂賦成洛陽之家競相傳寫都城爲之紙貴
秘書郎
左齊郎思
隋薛道衡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至構文必隱坐
齋踟躕而卧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沉思如此
思遲解官部見謝門
孟軻之文以下係題品
孟軻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刻刻斷絕之言而辭氣連屬
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滂流轉蜿蟺蜿龍渢渢乎盛而抑遏揜
迫得其氣上歐公書

敝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含然之色亦自思避不敢
逼得其氣上歐公書
駡生於怨
風雅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
若離騷者可謂兼矣本情性詞不甚怨君令家諸家解得都成
然君不忘楚九歌託託神以爲君言人間能不可企及如已
不得親是於君之意以此觀之他便不見怨君如山鬼又似說山鬼欲親人而不可
不看大意只逐句解意都不貫朱語錄
文有自來
賈誼鵩賦流源自楊馬來步里閭談
文氣疎宕
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疎

宕頗有奇氣集子山之文

作出師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煩大哉言乎与伊訓說命相為表裏非秦漢而下以事君為容悅者所能至也坡集

碎金

桓溫見謝安石作簡文諮議看畢擲与坐上諸客曰此是安石碎金

玄圃積玉

鴻洪稱陸機文猶玄圃積玉無非夜光焉本傳

唐諸賢文

燕公之文有如縱木於千仞岡而盡其奇勢可以變態陵雲閱寒暑坐千八千而朝暮在如應鍾鼓瑟雖琴瑟之音然一出于正和落陳言陳意棧於別調王文公之文如赤烈元酒可以祭祀而薄滋味詩景伯如醽醁素練時見滓滓用而多品杜詩如異方珍錯

王翰如驊騮天骨絕塵而多玩弄之態

韓愈以六經之文為準衛道之心堅末流反利以模刻為工然一出于正和落陳言陳意棧於別調汪洋大肆維持抵牾聖人者庶幾之其言道原性師心說數千萬言奧衍宏深與孟軻荀卿相表裏而佐佑六經云至他文雖不若是之盡而醇疵相半者庶幾前人者惟賈誼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縱橫變化之妙非漢魏諸子所及也

其本領退之也文說卦文而非龍翔鳳翥鋪張揚厲之文如易繫辭而非典謨訓誥之文如春秋經而非嚴正簡嚴之文如論語而非雍容和粹之文如孟子而非疏通暢達之文如莊子而非汪洋大肆維持抵牾之文如史記而非嚴整有法不言可以望為退之文如老子而非清淨微妙之文如列子而非冲夷古奥之文如荀卿而非淳古峭潔之文如揚雄而非簡嚴古奥之文如賈誼而非疏通暢達之文如董仲舒而非雍容和粹之文如劉向而非嚴正簡嚴之文如歐陽修而非紆餘委曲優柔不迫之文如蘇洵而非簡嚴古奥之文如曾鞏而非疏通暢達之文如蘇軾而非雍容和粹之文如蘇轍而非淳古峭潔之文如王安石而非嚴整有法之文如李翺而非疏通暢達之文如皇甫湜而非雍容和粹之文如張籍而非淳古峭潔之文如孫樵而非嚴整有法之文如沈亞之而非疏通暢達之文如李德裕而非雍容和粹之文如李絳而非淳古峭潔之文如劉蕡而非嚴整有法之文如元結而非疏通暢達之文如陸贄而非雍容和粹之文如權德輿而非淳古峭潔之文如崔群而非嚴整有法之文如獨孤及而非疏通暢達之文如梁肅而非雍容和粹之文如柳冕而非淳古峭潔之文如李華而非嚴整有法之文如蕭穎士而非疏通暢達之文如賈至而非雍容和粹之文如元德秀而非淳古峭潔之文如蘇源明而非嚴整有法之文如元德秀而非疏通暢達之文如蘇源明

權生文辭引物連類委情盡意
章春容乎大篇如是者閱之累日而無窮焉 韓作集序

韓柳之文

柳學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朱語

盧韓之文

玉川子月蝕詩韓吏部進學解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長蛇不施鞚動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 董鼎引

王霖書

晉唐之文

歐公云晉無文章惟陶淵明婦去來詞唐無文章惟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

本朝之文

劉子澄言 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朱語錄

國初之文

國初渾厚

國初文章皆質重老成不觀嘉祐以前語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孟其文雖拙而其辭確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淳厚至歐陽公文字好底便十分好亦有甚拙底猶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駸駸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六乙之文

歐陽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於孔氏著禮樂仁義之實以合於大道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故天下翕然師尊之自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經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紀顓約納諫為忠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子之功為多 董作集序

六乙之文

六一之文一唱三歎今人是如何作文有人見歐陽公醉翁亭記草前有數十字序滁州之山忽大圈了一邊注環滁皆山也一句朱語錄

李泰伯文

李泰伯文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議論首尾貫穿言好如古潛夫之類周禮論如太宰掌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章意象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 朱語錄

老蘇之文

老蘇之文高只議論乖角 朱語錄

二蘇之文

東坡中制科判公七令類戰國文章故荊公後脩 英宗實錄

留明允有戰國縱橫之學 氏後錄

東坡之文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行百十遭忽得兩句云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下面只是如此掃去

氣象不同

六乙記憲宗不東坡記六菩薩皆寓意防人取去然氣象不類如此 朱語錄

南豐之文

曾南豐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逼又曰南豐文却近質他初亦只是學為文却因學文漸見些子道理故文字依傍道理亦不為空言只是閑雜要處也說得寬緩不分明緣他見處不

徹本無根本工夫所以如此但比之東坡則又較質而近理列
女傳序說二南雖好擬制內有數篇雅之三代詩命中亦與慨
況黃之奏議序氣脈渾厚說得

山谷之文

山谷使事多錯本旨如宗人墓誌云敬授來使病于夏畦本欲
言皇祐之甚却不知與夏畦閑北事來語錄

石山之文

陳后山之文有法陵如黃魯直銘出當時諸公皆歎推便是今人
都無它抑揚頓挫加　仁宗皇帝飛白書記大段好曲折其後
過得好墓誌亦因有典有則方是文章其它文亦有本領但不
好前同上

致堂之文

胡侍郎寄書好今後生讀又曰上蔡劉子論元者好與此解
好請行二字疑劉子極好論奏議公制并好來語錄

三傳之失

左氏艷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拘公羊辯而核其
失也俗最梁亭

真偽難辨

東坡云李陵答蘇武書其詞猥淺乃齊梁間人擬作論統來悔
而劉子元獨知之據宋史江淹獄中上書云此少卿所以仰天
搤心泣盡而繼以血也正引陵書中語是又非齊梁間人所作
即矣牛山既遠真偽難辨如此若多如數辭歐公尚疑非仲尼
所作荊公以詩序非子夏之文禮記多雜儒所增五經如此況
其餘哉宋咸以私意改周易五經數十去顛多見其不知量也
考究不精

張融作海賦文詞譎濫與衆獨異後必之曰知此賦智超玄虛但恨不道鵬耳融即來筆注曰漚沙構

及成山素侯祠中春飛霜路旁書

駱賓王博士

駱賓王好以數對如秦地重關一百二漢家雄宮三十六將號

寒蟬士號悲令報

駱黙鬼簿

揚州為文好以古人姓名陳開如張平子之淡荅陸士衡之所記論安仁之所誄其他家仲長統何足以知之駱黙鬼簿固

韓文公非

韓公送孟東野序云物不得其平則鳴然其文字磨滅多訛

陶禹其善鳴者而假言以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又云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然非所論不得其平也

歐文之祖

歐公五代史官傳未幾六然不可不收當時必其載張承業等也在此改曰幾不可不收後既不復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無味刺割論

則此句當改為史故也

歐公蝶賦其名曰蝶語數句也

記用賦體

退之作記記其事附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學記永用賦體后山談叢或傳荊公稱竹樓記勝歐陽公醉翁亭記或曰此非荊公之言也其以謂荊公出此言未失也荊公評文章常先體裁而後工拙觀蘇子瞻醉白堂記戲曰文字雖小然不是兩白堂記其優劣論耳以此攻之優竹樓而劣醉翁亭記其果然乎公之言未敢也 山谷与何靜翁書

記用論體

范文正公為岳陽樓記用對語說時景也以為奇丹師魯讀之曰傳奇體爾傳奇體柳柳州所著小說也

歐文之祖

歐公五代史官傳未幾六然不可不收當時必其載張承業等也在此改曰幾不可不收後既不復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無味刺割論

歐陽之祖

六乙文有所續如私演詩集叙然喜為歌詩以自娛十年間而校

仁宗雅好書記文不加制詰若門人書治平間所供非其意者悉當改之門人或不知如何然有紓餘曲折剛少意多玩味不能已者又非辭意一直者比其實事直敘不及褒貶耳若歐公自做六乙居士傳敘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棋一局與一老人為六更不記又曰歐公自做六乙居士傳敘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无限道理到得晚年過儋做昌化峻嶺三廟碑引唐開宗旨一起忧忽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

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宝云云更不成说论似疲心人说话其他人无知如此说尚不妨但平山白阁为如何许大道理却说出这般话是可恨古观公海为水游於寧人者雅为古分明是如此了更看他门这般文字未入朱語錄

蘇文之病

東坡两次立記说已人非山封建不可行今只有向之校而已其間說舜遠不可及導如此如何使決定了千万世无人可以為舜只得為子產又說古人於射時因觀者聚遂行遶亡之法似今之聚場相撲作戲一般可笑无緒之論自海上歸來大率立論多如此○東坡晚年文雄健不衰然亦疏暢如南安重事詩序點是人姓名甘露如此開峻靈王廟碑无見識伏波亦記中全无發明先之語序點是人姓名甘露如此開峻靈王廟碑无見識伏波亦記亦無意思伏波當時破武溪在廣西不在波記中全无發明先

生曰不可以義理看他然二碑筆健又問潛珍閣銘好曰這般閑戲文字便不好○古今碑正庭文字便不好○古今碑銘陽公文集叙只恁地文章但不議論這般處要看他叙事委曲其歷棟大末後一段詩脈似今人說詩脈似今人說詩脈似今人說

見延壽所爲甚奇之遂輟翰而已

閒筆

魏王粲才高鍾繇王朗等閒筆不敢措手

便壞已書

陳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善至侯港閒時著魏書見許所作便壞已書

用擬議語

欲楼筆硯

陸雲與兄機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楼筆硯

不後措手

左思三都賦成自以所作不減班張恐以人廢言乃示皇甫謐爲序張華見而歎曰班張之儔也遂相推重於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手而笑與弟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醬瓿耳

詩成輒寫數

張説嘗景宗太平頭觀軍還於放鷹入帝公華光宴飲因令左僕射沈約賦韻景宗未得韻還色不平帝亦不悦迨詩唯餘兢韻一字景宗便操筆而成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動行路人何如霍法病帝欣然不已約又朝賀數兢曰

賦成相遝

宋文帝詔顏延年謝莊各賦赤鸚鵡表淑之德當時作賦畢以示謝莊及見莊賦數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遂隠其賦

莫朔相遝

梁劉孝綽少有盛名舅王融每曰天下文章若無我當屬阿士孝綽小字也

放出一頭

陶公與梅聖俞書云猪鼠輒書不免仕出快哉快哉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也

用擬議語

湯惠休謝靈運之文曰謝如芙蓉出水顔如錯采鏤金

玄遠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論撰

詩賦初朝

謝莊自口辯宋孝武嘗問顔延之曰謝希逸月賦何如答曰美則美矣但恨始知潘安仁不免妻黨之談耳孝武又問鮑照何如答曰鮑照之才譬如羲之書字字皆有筆力但恨無一字不筆耳

問頭詩

張祜詩有鶯鶯出谷初學飛飛到孔雀雖移易問誰白樂天名之爲問頭詩

長恨詞

元微之白樂天之詩固不減迭然明公亦有日連愛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黄泉兩處茫茫皆不見豈不是目連變

不讀前章

今狐綯曾以舊事訪温庭筠對曰事出南華非經書也或曰出莊子庭筠曰公焚魂之眼姑一覧古賢恐未得頭還若前章不讀安知此恨人多積尚誤而爭第二篇

閻文儒

玉劍公是東坡門客記門下是辨白優劣論東坡聞之曰介甫處分學記乃學校業耳而亦詆訾前賢

謝五代史序

陳師錫字五代史荆公曰釋迦墻頭上不堪着糞

溢官翻來

杜審言云吾之文可使崇宋作衙官翻本傳

奴僕命騷
李賀使未死少加以理奴僕命騷可也杜牧作李賀集序
白矜其文
歐陽公之子棐曰先公平生未嘗矜大所爲文一日被酒語棐
曰吾詩雖盧山高今人莫能爲惟李白能之明妃曲後篇大白不
能爲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美亦不能爲惟吾能之也
石林燕語
因序而重以下俱用人而重
左思字太冲三都賦成時人未之重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
門示之謐歎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逵注吳蜀陳留衛
瓘又爲作誄自是之後盛重於時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
之紙貴
求序之辭
唐韋處厚子止求裴休文集求序於先執李翺十年不得竟以
翺官卑於刘家客尚錫乃始得之
舌耕
賈逵曰誦經文以教人贍遺者得積或云達非力耕舌耕也王
子年拾遺記
業耕
王勃能文詩者甚衆金帝盛積之謂心織而衣筆耕而食張著
翰林盛事
酬綿九千疋以下俱屬筆
裴度辟皇甫湜爲判官度勝福先寺立碑求文於白居易湜
怒曰近揩促而速取居易筆立就度遺以車馬綿絹甚厚湜大怒曰今碑字三千一十字
三綿何遇我薄也度笑酬以綿九千疋 本傳

孔孟致窮以下俱用文字潤筆
六經係孔子刪述不減矣孟子述子輿坎壈
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拙雄以太玄法言窮杜甫李白王江寧貶
相望以窮者 孫何之文
因詩致窮見詩門
江神助風見九日門以下係文有神助
得江山助見詩門
神助詩句見科目門
還錦才尽 以下係年老才尽
齊江淹自宣城罷歸泊禪靈寺渚夢一丈夫自稱張景曰前以一
匹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
割截都尽顧見五色筆因曰既無所用以還君自爾淹文章躓矣
還筆才尽
江淹夢人授五色筆由是文彩日新又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
自稱郭璞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探懷中得五色
筆一授之爾後爲詩絶無美句人謂才尽
仕才俱退
晉丘靈鞠宋世文名甚盛入齊頗減王儉曰丘公仕宦不進才
亦退矣
身老才壯以下係年老益奇
唐李百藥太宗與侍臣論歷代帝王籍數其工詔曰卿何身老而才之
壯齒宿而意之新
年老益奇 見後山谷答王觀復書

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燦爛太宗大難始更江左餘風綺章繪句揚今抑古故王楊為之顓元宗好經術羣臣稍厭雕琢崇尚理致然雅黙淳氣益渾雄則燕許擅其宗貞時韓愈唱之柳宗元望甫凌李翺等和之排逐百家上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皇甫湜

答李生書

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惟者顛非文工與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流矣詞尚則出於規出於規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烏鵲金玉之光不得不曄於瓦石非有意於先之也顧自然也必待冤然後為徼必消天然後為海明堂之掾必攄雲霓驤龍之珠必固深采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為意孝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務力

不能哉又曰近風教偷薄進士尤甚延譽有一謙三十年之說名為虛張以相高目讀詩未有刻畫婢媵為美筆語未有駱賓王一字已罵宰臣為罪人矣書字未識偏旁高談稷契論著柔才初似之

黃彥直

答王觀復書

所送新詩皆照奇尚遂但硬不諧律句或詞氣不連初意時此病亦只是讀書未精慣耳長句雜言貴不虛語也南陽劉勰嘗論文章之難云意翻空而易奇文徵實而難工此語亦足流謝靈為濡林宗主時好奇語故後生立論如此好作奇語自是文章病但當以理為主理得而辭順文章自然出羣拔萃觀杜子美到夔州以後詩韓昌黎自潮州退朝後文章皆不煩繩削而自合矣往年嘗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一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弱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翺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泰少游乃能出此病耳

黃彥直

與洪駒父書

所寄稱惟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台經探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自有環寶之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若作詩述之作文但一字一句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成金也文章最為著著未事然著之又不可不死其出拔奇峭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嶸如垂天之雲深之使淪江八月之濤海運春雨之沛又不可窮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皆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旨趣終始開闔有開有闔有變化讀之皆可喜以前不知作文意但見老病精懶不能下筆少悉如此觀之為我聲瓜罵瓠大文雖雄奇然不依可也東坡文章如天下共矩矱在好罵讓勿襲其軌也

文妙有三

有台世之文有裒世之文有刻世之文也如雲漢昭回為章于天是時盛之文也然有英偉氣象裒世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是時盛之文也然有英偉氣象裒世國語之文之正也斐漢開文字真是奇崛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是也然乃多煩縟削而自合矣往年嘗問東坡先生作文章之法東坡云但熟讀禮記檀弓當得之既而取檀弓一篇讀數百過然後知後世作文章不及古人之病如觀日月也文章蓋自建安以來好作奇語故其氣象衰弱其病至今猶在唯陳伯玉韓退之李翺之近世歐陽永叔王介甫蘇子瞻泰少游乃能出此病耳

黃彥直

與洪駒父書

所寄稱惟一篇詞筆縱橫極見日新之效更須台經探其淵源乃可到古人自有環寶之語意甚工但用字時有未安處自作語最難若作詩述之作文但一字一句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成金也文章最為著著未事然著之又不可不死其出拔奇峭之至於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嶸如垂天之雲深之使淪江八月之濤海運春雨之沛又不可窮讀司馬子長韓退之文皆凡作一文皆須有宗旨趣終始開闔有開有闔有變化讀之皆可喜以前不知作文意但見老病精懶不能下筆少悉如此觀之為我聲瓜罵瓠大文雖雄奇然不依可也東坡文章如天下共矩矱在好罵讓勿襲其軌也

先生曰不然道文是從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樊噲排闥直入項羽不能無禮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

以末爲本可乎 語錄

與汪尚書書

朱元晦

古者賜教語及蘇李以爲世人讀之正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李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非則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爲道耳文而无理又安足以爲文乎盡道无遺而不在者故即文以講道則文与道而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无主外无權其不爲浮譬險詖所入而乱其知思者幾希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

則文章而已既云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

古詩

齊居感興

朱元晦

聖人司教化豈不重斯文因心有明訓著論得深培天叙既昭陳人文亦寡開云何百代下李絶教養毋乃居蔽蔽淳朴先述倫魁淳風友論敎優二胡爲哉玄天幽且默仲尼欲无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温彼哉琴瞽子咕嗶徒欷噫但聽言辭好豈知神妙養曷已予昧前哲坐此枝棄繁發憤求利落奇功收一原

題二蘇公

陳無已

岷峨之山中巳江挂椒柟櫲樟貢金黃玉丹砂良獸皮鳥羽不見黃異人間出駭四方賈人陳李司馬楊一翁重一黍對相

文章部

——文蹈襲　假手附

（羣書要語）送相祖述殆且百家孝經序不出胥臆非由機杼
史通論前人言句窺陳篇以蹈寫韓愈惟
聖言之是去韓愈爲文之士多漁獵前代攻賊文史向上
試之日旁坐假手或借人外助多非其實唐選舉志
（舊唐）沿襲傷剽益韓愈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
指前以相襲從漢迄今同一律韓愈宏師墓銘
（古今事文類聚）竊爲已注

代作表章

後漢高鳳字元甫善文奏或有請囑寄人者鳳爲作之其人
志自載其名并爲讓表名以進時語曰作奏千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
期語林

代作以下係假手

元規相祟嘗語人曰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何能共人
同生活也

寄人籬下

共人生活

後漢高鳳字元甫善文奏或有請囑寄人者鳳爲作之其人
初授官表翻與邵俱在坐翻意主人共其爲讓表表命邵作之
翻不悅每告人云邪家小兒常客作表自買黃紙寫送之

代作表章

後魏邢邵書屬文洛中貴人拜職多遣邵作謝表章有一貴勝
常規其文謂植曰汝倩人耶植跪曰出言爲論下筆成章顧當
面試柰何倩人

代陳使宜

馬周西遊長安至新豐宿於逆旅主人唯供諸商販而不顧周
遂命酒悠然獨酌主人翁深異之及爲常何陳便宜二十餘事
太宗惟其能問何何曰此非臣發慮乃臣家客馬周也　太宗
即召之未至間遣使催促者數四及謁見與語甚悅

夫郎君房

祥符中命詞臣撰日本國祥光記當直者舉不擬常以張君房代之既傳宣甚急張辭飲與樓紫微大罵後錢揚二公作閒忙令大年曰世上何人最號閑司諫排衣歸華山希白曰世上何人最號忙紫微失却張君房相山野錄

疑兄代作

東坡云子由之文實勝僕而世俗不知乃以為不如僕黃樓賦乃稍自振厲若欲以警發慣慣者而或者便謂僕代作此尤可笑容齋隨筆

詩話

奪胎換骨

詩話點窠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勞貞蹇砂儀李華吊古戰場云其存其發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婦二心目覩猶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盡河邊骨猶有春閨夢裏身蓋工於前也石隱居詩話

黃常直

佳句不敢偷

楊衒之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衛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唐詩紀事

洪景盧

能詩亦剽竊

王維有詩名然好竊人詩句如行到水窮疑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謂二水田飛白鷺陰二夏木轉黃鸝乃李嘉祐詩也田史拙

作詩不可隨人後

自唐虞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之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遞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貫主必假遠擊公子乃能遣辭枚乘七發本只是以楚太子吳客為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冲漠公子殉華大夫之名言諸非不工也而此習根著未之或改若東坡公作後杞菊賦破題直云吁嗟先生誰使汝坐堂上緬太守猶如飛龍搏鵬鶚翔扶搖於煙霄九萬里之外不可搏詰豈區區巢林鷃羽者所能窺探其涯涘哉容齋隨筆

詩話

奪胎換骨

詩話點窠古人之意亦有襲而愈工若出於己者魏人章疏云福不盈身禍將溢世韓愈則曰歡華不滿眼勞貞蹇砂儀李華吊古戰場云其存其發家莫聞知人或有言將信將疑婦二心目覩猶見之陳陶則云可憐無盡河邊骨猶有春閨夢裏身蓋工於前也石隱居詩話

黃常直

佳句不敢偷

楊衒之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衛因詣闕亦登第見其人盛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答曰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笑曰猶可恕也唐詩紀事

能詩亦剽竊

王維有詩名然好竊人詩句如行到水窮疑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謂二水田飛白鷺陰二夏木轉黃鸝乃李嘉祐詩也田史拙

作詩不可隨人後

自唐虞詞賦假為漁父日者問答之後後之作者悉相規倣司馬相如子虛上林賦以子虛烏有先生亡是公揚子雲長楊賦以翰林主人子墨客卿班孟堅兩都賦以西都賓東都主人張平子兩都賦以憑虛公子安處先生左太冲三都賦以西蜀公子東吳王孫魏國先生皆改名換字遞襲一律無復超然新意稍出於法度規矩者晉人成公綏嘯賦無所貫主必假遠擊公子乃能遣辭枚乘七發本只是以楚太子吳客為言而曹子建七啓遂有玄微子鏡機子張景陽七命有冲漠公子殉華大夫

穀不穀不平尸俾其薨固當爲穀以爲穀父枉詞楛宣力實多
大祖笑曰頗聞翰林草制者檢前人稿本改換詞語此乃俗所
謂依樣畫葫蘆爾何宣力之有報聞之乃依詩書于玉堂之壁
云官職須從生處有才能不管用無堪笑翰林陶秀士年年
依樣畫葫蘆　太祖益薄其怨望卒竟不用東軒筆錄

字義 解字附

僧偷古句

僧惠崇自負其詩有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之句或譏其犯
古曰河分岡勢空瞻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偷古人句古
人詩句犯師兄温公詩話

藏廊

漢書注殿下小屋

蜃尾

蜃海獸也漢武作柏梁殿有蜃尾水之精也能却火災因置其
象於上今謂之鴟尾非也魏氏演義

鴟尾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注於屋以攘
之唐以來寺觀殿宇尚有爲飛魚形屋者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注謂天子
又武帝紀關東災民被龍西者賜官未食不足請造白金以足
用又哀帝紀諸田王奴婢過品若皆沒入縣官此類甚多

鼻衄

楊雄反騷云鼻祖於汾陽劉德曰鼻始也

假母

淮南王長傳假母師古曰繼母一曰父之旁妻

丈人

宋朝孫持正云俗呼人之妻父爲丈人之妻父也所謂
有理而呼妻母爲泰水此何義耶然晉樂廣衛玠妻父也所謂

癡丈或當云樂丈耳

尊章

漢廣川王作歌皆黃章猶言舅姑也

立嫂

漢書立嫂張晏曰太也晉灼曰禮謂大婦爲冢婦

官衙

近代選曹補授先具舊官於前次書擬官於後新舊相銜故曰
官銜詰券

藏廊

漢書注殿下小屋

蜃尾

蜃海獸也漢武作柏梁殿有蜃尾水之精也能却火災因置其
象於上今謂之鴟尾非也魏氏演義

鴟尾

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注於屋以攘
之唐以來寺觀殿宇尚有爲飛魚形屋者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注謂天子
曰鴟尾狀亦不類魚尾張師古像游錄東海有魚虬尾似鴟噴
浪即降雨唐以來泱設後於屋脊晏殊要

鬧入

前武帝紀鬧入尚方破門注無符籍突入曰鬧

魚鑰

門鑰必以魚者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也義芝田錄

青瑣

漢書注以青畫戶邊鏤中玉逸楚詞注文如連環

甬道

徐敬業詩甬道入鴛鴦注起土爲道也

皇堂

後漢胡建為軍正斬監察御史於皇堂上注堂無壁曰皇落也

麗譙

陳勝攻陳守令皆不在獨守丞與戰譙門中注譙門上為高樓以望耳樓上一名譙故謂美樓之樓為麗譙本傳

豹直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今作豹字蓋豹性猛烈著服氣於雨雪猶能守其身爆直雅是豹伏之義

寓直

寓直二字起於潘岳為武貴郎中時晉朝未有將校者故寄直本司而直固是當直安可為寓同上

公衙

辽代通謂所建為公衙即古之公朝也宇本作牙訛為衙詩曰

祈父予王之爪牙故牙門亦為衙門今押牙凭作押衙亦非

押衙

武職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非押衙府也蓋押牙旗者按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竪於門史傳成作牙門今押牙凭作押衙牙門亦為衙門乎

楊灌

長安御溝謂之楊灌謂植高楊於上也又曰羊灌謂羊喜抵觸牆垣故為灌以隔之灌遂曰羊灌

鉤欄

漢顧成廟設校老鉤欄風俗通注云縱曰欄橫曰檻檻間子曰檻欄檻上臨邊之飾亦以防人墜今言鉤欄是也

博山

門玄應云園亭中施欄檻即藥欄即藥即欄猶言園棧非花藥之欄也資暇

三臺

鄴中有三臺名崇冰燕之地置樂工以供歌舞

蕭蘇見漢白詩

紫塞

秦築長城土皆紫色謂之紫塞南徼土色卉謂之卉徼塞夷狄也徼遮也風俗通

宣底

凡公文中書謂之草案唐謂之底三司謂之檢校有梁朝宣底三卷即正明中興政殺說書也春明退朝錄

殿吏

衛以殿吏之置西都始注殿吏督夜行鼓也

區脫

漢書匈奴捕得雲中生口服虔曰土室胡兒所作以候漢者

金吾

金吾重輪棒也漢執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郡守縣長例皆以木為金吾用以乘車采如車輪古今注

晉朶

宋景文公筆錄謂俗以褐為朶朶者古无稽據 國朝恆名衛士執褐皂從若為朶朶子班遂不可改子夜宇莫遠二瑣皆音朶朶八反通作過過又音戈果反過之變為朶朶雖不雅馴其來久矣

齒簿

古之用事齒与禮同本載兵器之籍因名圖簿海錄

博山下盤貯湯使潤氣蒸香以象海之四環

孟勞

宴觀臨川詩云雖我愚斯脫孟勞嘗不曉孟勞何等物及見殺梁傳注云孟勞宋之寶刀

黃常明詩話

鵜夷

揚雄酒箴云鵜夷滑腹大如壺宜注鵜東韋襄以盛酒也滑猶者圓轉縕橫無窮之狀

編提

元和初酌酒用注子後仇士良惡其名同音避乃去柄安系名曰偏提實類

刀圭

本草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

支干名

歲在子曰困敦在丑曰赤奮若在寅曰攝提格在卯曰單閼在辰曰執徐在巳曰大荒落在午曰敦牂在未曰協洽在申曰涒灘在酉曰作噩在戌曰閹茂在亥曰大淵獻亦雅

投子

投子者投擲之義今或作頭子言骨所成非也有作骰子骰即投字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博者或欲大投投擾也則知以玉石為投擲之義皆非

錫銷

南恩州有匠人善錫銷亦不曉其事問之則曰京師所謂鍚泥是也

燕脂

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脂以為胭花粧名燕脂雜錄

舞蹈

夏英公鎮襄陽遇赦賜致仕高年束帛時胡大監旦聲震在襄公遺緡十疋贈之胡得緡以手捫之曰寄語舍人何寡聞如此耶還五疋請檢韓詩外傳及服虔通俗文解東帛自可見

漢書朔通傳應劭曰齊人名小盤為磐石受二斛晉灼曰石斗

諡英公檢之果見三代東帛之制十匹之捕實一束也束帛則卷其兩為二端五匹遂見十端裹少泪 雁山詩錄

天水碧

李後主宋宮人蹙服碧衣取靛花盛天雨水浸而染之號天水碧 蓼花洲閒錄

金條脫

文宗問宰臣金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 上曰真謔言安妃有金條脫為臂飾即金釧也 鶴林玉露

龍鍾

龍鍾者不昌熾不翹首貌如蠶拉搭斛觫之類 綠牡丹演義

辟易

項羽傳人馬俱辟易數里 漢書

嘗謂開張而易其本處

嘔噦

汾晉之閒尊者呼左右曰咄嗟用之修唐書李光弼傳 劉義叟為之言晉書咄嗟而辦是宜言咄嗟而辦然咄嗟前世文章多用或自有義未暑文筆記

媒孽

全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 晉書 媒猶教孽麴也謂釀成其罪孽人名麴餅曰媒司馬迁書

飣餖

韓南山詩或如臨食設有核紛紛飣餖

脂韋

東方朔述贊滑稽曼衍如脂如韋

結約

朱邑傳內脫結約

乾沒

張湯始為小吏乾沒 注得利為乾沒與陸沉之義 同漢注謬矣舉演義

陸沉

攔妮

後申山簡王焉傳音闌各官騎百人攔妮前行 注攔角反捕盜整也

佁儗

柳夢歸賦紛若倚而佁儗 方言 佁儗癡貌

駬奚

班固典引駬奚手載光耀流行貌

墨屎

皮日休反招魂上瞬睞而下墨屎 音眉

咄嗟

汾晉之閒尊者呼左右曰咄嗟用之修唐書李光弼傳 劉義叟為之言晉書咄嗟而辦是宜言咄嗟而辦然咄嗟前世文章多用或自有義未暑文筆記

東方朔歌曰陸沉於俗注謂無水而沉
單椽
前王褒漢高祖頌曰祥瑞雜臻
邵隱
礼樂志休嘉砰隱溢四方注盛意
隱薄
前王吉傳冬月風寒之所屋薄
斋舍
莊在宥篇斋禁滔心而亂天下注不申舒貌也
舒意
揚子卒之年嘗夢有人皇失指之貌音并
距躍
顏師古注踊超越也曲踊跳踊也
踊躍
漢書音義曰如發去物上之蒙
發蒙
漢淮南王安謀反欲使人將兵而西事大將軍永相一日發兵
而取其易也
蠶空
漢張騫還而言大夏之屬然善蠶空諸後使往者皆稍博望
侯以為質於外國外國信之
畸疋
畸疋王逸注楚詞四人為畸二人為疋
行李
李字人姓姓必重元別義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究意理注云
行李使人也今速行結束以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耳按
舊文使字作李傳寫誤作李使字山下人人下子資服
紹介
晉仲連平原君請為紹介注紹繼也介不止一人
揔發
吳漢初與游巿嚴之色注即莊也避明帝諱

虞卿躡蹻擔簦注有捄者謂之螽

伐閱

史功臣侯表古者人臣功有五等明其功曰伐積日曰閱又朱博傳注閱所經歷也

蜂午

史記索隱項羽紀凡物交橫為午如蜂之交橫毛褒也到向傳注蜂午雜沓也鄭玄云一縱一橫為午

廉察

周禮廉能之興諸家雜訓廉為察常疑理不相附因閱漢高帝紀詔廉問有不如吾意者以重論之顏氏曰廉字本作覝覝謂視也以重論者以重法論之也廉察之義推泰之恉蒙蒙

召募

商侯屬賓並注諸侯疾稱賓盛大夫稱犬馬士稱召募新公有疏

文選六 十三

曰賓二无可言者步驟戎降

匆匆

世稱匆匆不知所由按說文匆匆倉卒也匆匆為事因效之益以為手

游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匆遽者稱焉匆匆見應劭漢儀門

倏倏

唯唯恣恣

唐書薛謙訓傳太子洗馬門遊雖同足不受謁護之寄居言責之地唯唯恣恣不出一談

休休

休休臺

司空圖歌休二莫二佞倆趨多忙蠻惡之無掌印笑志弟書曰

陰父

晉左思傳陸機入洛欲為三都賦聞思作三都賦以其成當以覆瓿譏耳汝書貴詔傳

欽順

敵王所憾而獻其功注敵猶當也憾恨怒也文五

後周變欽順折頰注曲頰也欽丘允反

森絲

謝靈運初去永嘉郡詩云牽絲謂牽士如絲之言而仕也

麋然

無乃麋然漠大夫之尸偃動貌良十五

悲傷

後北寺傳將帥和睦士卒悲傷注言其殺戮如鳧鷖於水深也

大橫庚庚

程曉嘲熊說大橫庚庚三為金兆取庚辛之義他都無所據只云得之卜者不知大橫只是土兆觀此蓋演是土言文帝將自諸侯而得天下有人主之象也庚二乃是龜文爆出也縣簡

召募

後漢張步為秦王光武遣景丹攻之步大將軍蘇茂來救景步二

士六

註倫世庚反晉灼曰吳人焉婆人之語

嫉隅

赫隆爲扣公南蠻蔡軍三月三日會陳詩云嫉隅羅清地名問嫉隅是何物答曰蠻名魚爲嫉隅相公曰何得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蜜脯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世說

何樓

世人語虛僞者爲何樓似汎濫之名其實不然 國初京師有何家樓其下所賣物皆汎濫者故人以此目之 貢父詩話

包彈

蔡絛云包彈者以包孝肅多所糾彈故云

杜撰

石中立在中書盛度撰張文節公知白神道碑石急問曰是誰撰盛卒對曰度撰張文節公大笑 洽山野錄

嘍囉

樓羅者幹辦集事之稱世曰妻敬甘羅非也 蘇演義

酸餡

京師食店賣酸餡者皆大出牌榜於通衢而俚俗昧於字法譬酸從食轉餡從酉混猶橙子謂人曰彼家所賣酸餡不知爲何物也 湘山野錄

不記

湯餅唐人謂之餺飥宋初餅賦有饅頭薄持起渡水九之號惟饅頭至今名存而起渡尤九皆莫曉爲何物 荀氏又謂之湯夜不知何物也同上

遮莫

藝苑雌黃云遮莫蓋里語尤言儘教也自唐以來有之

藉甚

嫉隅

吳音烏虞音孥多節目也其骨次不堪食惟以爲鮓耳忤人爲賢者也 山谷集

倜儻

倜音惕儻音戲物不羈也蜀人語 山谷集

統轄

統充世反轄音遐使令人不循謹便利也 山谷集

僅擬

以下係古語

魏萬詩五方造我語知非僞擬人藏也

咕嘴

灌夫傳廷效記女曹咕嘴耳語

邪揄

王顯傳市人李手邪揄說文作媮薄也

麤糟

雜志病傳鑿墓開下注世俗爲盡死殺人爲麤糟

麻胡

俗怖嬰兒曰麻胡隋將軍麻祜性酷虐雖童互相恐嚇曰麻祜來轉祜爲胡如憲宗朝涇帥郝玼番中皆畏其國嬰兒啼者以玼怖之則止武宗朝孩孺相胥二字皆呼來類也 負暄

石郎

今人謂駔儈爲牙本謂之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牙牙

似乎字因轉爲牙 負暄

犖字從辛以下係雜字

說文犖字從辛從白犖人盛犖辛苦之狀秦以犖字似犖字改

爲罪

黃絹幼婦

曹娥碑上題黃絹幼婦外孫虀臼八字魏武問楊脩脩解不答已解魏武曰卿未可言行三十里曰吾已得令脩別記

獨眠孤館字

廣川押衙崔慶成部落香藥綢詣內廂抵暮晝驛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爭不悔俟君回轅別圖後會鄉書云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前飯潤還不復宿此館丁巴公曾見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眼字馬撲兒爪子也孤字御廚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也

解金菓字

黃巢攻金陵人說之曰王母以攻也王名巢入金陵則鎖矣遂解去陳白业談叢

解字識益

尼葉妙寂初娘大費仕華父升與華往長沙忽夢父泣謂曰吾血汶夫湖中遇盜殺我者卓中猿門東草夢其夫曰殺我者禾中走一日夫有李公佐者能辨隱語謂曰殺父者申蘭殺汝夫者申春耳猴申生也車去兩頭為申字蘭門東為蘭字禾中走老竽田也亦申字一日加夫為去字妙寂乃易男服泛江湖間有申村村中有申蘭兄弟因往投備餘年无知其非丈夫者二盜飲酔妙寂奔告有司而擒獲之詞伏就法乃復從釋教云

幽怪錄

解己酉字

元和初裴晉公征吳元濟至境上因發地得石刻有雞未肥酒未熟無水也酒去水爲酉破賊其在己酉乎後平蔡果以是日入城宣宰志

荊公字說

王荊公爲相喜說字始變成俗劉貢父戲之曰三鹿爲麤麤不及牛二牛爲犇犇不及麃謂止三牛爲犇尚難於遽改今各權發遣蓋於時解縱縱墨不次用人往往自小官暴擢要地以貧淺皆號權發遣云故併譏之石山叢談

金陵人喜解字習以爲俗曰同田爲富分貝爲貧大尘爲塗部
雜記業

荆公解字無定

荆公晚喜說字客曰覇字何以從西荆公以西在方域主殺伐
棄言數百不休或言覇從西不從西也荆公輒隨口曰如時雨
化之耳其孝務鑒無定論類皆如此如三經義頒于孝官數年
之後又自列其非是者奏請易去視古人懸諸日月不刊之說
豈不誤孝者乎

與荆公辯

荆公三經亦有所失如周官言賛牛耳荆公言其順聽不知二
有耳而無竅本以鼠詩云誰謂鼠無牙不知鼠實有牙昔有人
引一牛與荆公辨之又嘗捕一鼠與之較公曰然孫公談圃

荆公說詩易

荆公說詩封本是老鶚討大小雅本是老鴉以此類甚衆大
可痛歎

謝石拆字

謝石善拆字　微宗嘗書朝字密遣人試之石即呼万歲其人
曰不得亂道石曰十月十日生非　今上而誰　高宗幸浙書
杭字石曰乃木且至矣既歸蜀自士人文貴戲以乃字爲問謂
其無可拆也石曰及字不成君終身不及第有人過於塗告以
婦不能產書日字十地石曰明出地上得男矣其驗如此嘗特
補承信郎復因范貴氏入相討論追奪一日謂石曰我亦能拆
字石詰之曰尔姓謝所謂身在討論之中名石則終身右遷不能
出頭聞者大笑周益公七修類稿

一字異應

雜著

寧馨阿堵

寧馨阿堵晉宋間人語助耳後人但見王衍指錢云舉阿堵物
耶又山濤見衍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今遂以阿堵爲錢寧馨
兒爲佳兒殊不然也前輩詩語言無味少阿堵冰雪相看有此
君又家无阿堵物門下寧馨兒其意亦如此宋孝武帝之母王太

后疾篤帝不往視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
觀此豈得爲佳勸長康畫人物不點目睛曰傳神寫照正在阿
堵中猶言此處也劉真長殺殷洪源曰田舍兒強著人作爾馨
語又謂桓溫曰汝君如馨地亦可鬪戰求勝王導與阿充語曰
正自爾馨王恬擬王胡之手曰汝如鬼手馨强來捉人腎至小
吳人語言尚多如此寧馨字爲問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爲問中
華道李者幾人雖猛得寧馨無得其義以寧字作平声讀庶幾

主臣

漢文帝問陳平決獄錢穀平謝曰主臣史記漢書皆同張晏曰
若今人謝曰惶恐也文頴曰惶恐之辭猶今之死罪也晉灼曰
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馬融龍虎賦曰勇怯見之
莫不主臣正用此意文選載梁昉奏彈曹景宗先叙其罪然後
繼之曰景宗即主臣仍繼之曰謹按其官主臣景宗又彈劉整

文章部

詔制

事始

漢汗其大號漢其言號令如汗一出而不反者也今此書今未能檢時而反是異反汗也劉向說隨風變君子以申命行事先庚三日古後庚三日古緣其出如綸王言如綍其出如綸王言如綍今此書今未能檢時而反是異反汗也劉向說隨風

古詩

知文潛韻　山谷

荊公六藝之學如端不拘前生用其短頗復整戶牖讀如字捧心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公為區別否

古詩

正名百物自軒轅野老何知論討論但可與人渾雅頌之能令鬼哭黃昏

王介甫

古詩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六

漢文帝時山東布詔令民能耆
須史无死思報德化之成也
下哀痛詔
武帝末年遂棄輪臺之地下哀痛之詔
漢光武每發詔自作峻語以懲勵羣臣如柴山幽都何可偶蕭
鉞一舉下無動所與縣牛頓賈馬隃益疏行孔子語之類人皆
畏服故策五倫在長安市使讀詔書戲息曰此聖主也
明見万里
光武賜竇融皇書曰當為子孫之謀勿在輔星之勢既至河西
咸驚以為天子明見万里之外
一札十行
光武手通賜方国皆一札十行細書成文
鳳尾詔
晉元帝践祚凡諸徵奏批之以單書字多如鼠尾故
云鳳尾詔
作詔閣筆
鄭譯傳帝令内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後數帝因公位上柱国高
頻戲謂譯曰筆乾答曰出為方岳杖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
筆上大笑北史
鳳口銜詔
後趙石季龍戲馬觀上安詔記室臨時口授
馬前草詔
唐大宗征遼東文本在于行驛召許敬宗令草詔敬宗立於馬前濡筆而就詞甚典雅深見歎賞
千里猶對面
秀示齡在泰府典簽官記室皆表奏駐馬作成文約理隱初无窮
草高祖謂臣曰此人深識機宜足堪委任毎為我兒陳事必會
人心千里之外猶對面語
始用黃紙
正觀中太宗詔用麻紙多脆勑遺梁以白紙多虫蛀尚書頒
下州縣並用黃紙事始
占授脫脫
元宗平内難書詔填委疎建碩勳占授功狀百緒无所差忒
曰丙公徐之不然手脫脫矣
悍卒感泣
德宗朝陸贄為翰林学士一日之内詔書數百起草思如湧泉
曲尽事情又言今海内喪亂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帝從之
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无不感動流涕
如出帝意
武宗會昌初制敕為翰林学士使作詔書後數帝進封衛国公守太尉封敕
皆制其語有過横議於掌握意旨我同言不他
或德裕口誦此數句撫敕曰陸生有言所恨文不達意如卿此
語事筆者不易指言坐中解其所賜玉帶以遺敕
辭以思難
唐李建勳詔自以草詔思難不願當其任
當今易曉
真宗謂宰臣曰詔下當令中外易曉如以老子為柱史永安為
洛陰縣也

一揮九制
劉敞學術所不通在西掖時一日追封皇子公主九人敞將下直爲之立焉坐一揮九制文詞典雅洽得其體

詔用表語

陳繹批答曹公詔曰爰露乞懇之誠自勤謙之散備員乃表語非詔語也曾爲人曰邵敦布何所道

右山詩話

紫撇失君旁見文章假手門

古今文集

雜著

詔之並見歷代帝紀兹不復載

唐詔誥似尚書

丁晉公言王元之忽一日如元興行牛元翼制云殺人盈城法當深戒梁載勝於尚書梁載雖云殺人盈城法當深戒梁載勝於尚書梁載雖云殺人盈城法當深戒梁載勝於尚書梁載雖

著則甘露遲重 劉孝標註露布者蓋露板不封布諸視聽也文心

牛馬而作

桓宣武北征對平衰時從被責免官會須露布文吸筆倚馬令作手不輟筆俄成七紙絶可觀王東亭在側數其才思當今當言聞得利 山謙之

書帛而也

晉王機劉寔光命筆書記王隱亦云桓宣武北征露布纖不知故事書之於帛遣人曳之

標於漆竿

後魏每戰克欲天下聞知乃以帛於漆竿上名曰露布

下馬作露版

後魏高祖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版推孔脩之耳

小捷不作露布

魏馬祖惠寫南伐以韓顯宗總大軍破甫寔軍斬其將高沃援顯宗至新野高祖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欲方攻堅何為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以閏正月獲二三足驢馬皆為吊臣在東觀每私哂之近雖知慙感靈得推醜虜斬捕不多脫復高戾長謙虛張功捷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欲望表捷解上而已

德宗感泣

干公里作收復京品露布有曰爾清宮禁抵謁寢園鍾虡不移廟貌如故德宗覽之感泣失聲

古今文集

雜著

破朱泚露布

于公異

尚書兵部臣聞春司生榮秋王殺伐若終始殺伐則不能成歲功仁則順成暴則滅絶若一貫邪正則不能建大中是故春秋

檄 移文附

檄二尺書也說文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之意也釋名檄書也敕戒事宜使速施行也又以徵召也

晉何曾子孝池更奉承檄撝公只恐先移北山檄故病眼昏花困苦檄彼

為檄報瞞

檄始祖公

周末時魯公令祭公謀甫為威讓詞以書貢狄之情此檄之始也

張儀說人常從其相飲楚相亡璧意儀盜之掠笞數百既相秦為檄告楚相曰吾從汝飲不盜汝璧善守汝國我且盜汝城

檄召欲斬

中智嘉為張相賀通居上客怠慢嘉為檄召通曰不來且斬通恐入言於上上曰速往吾今召汝通至丞相附免冠頓首謝

能得人意

後漢桓衝為荊州刺史鎮上明共令已書檄輕車疎察各得躰祖曰処士正得祖

爲親秦檄見文毋門

檄諭巴蜀

唐蒙開夜郎檄發巴蜀吏卒用軍興誅其渠帥已動大驚巴
聞之令司馬相如作檄書責蒙因喻巴蜀人非上本意之事

報書州郡

後漢鄧騭兄弟請還葬鄧悝方得報恐羌國已常遣從事斬
明不聽發哀喪瑁乃詐云公報書傳檄州郡說騭卓報聽全埜
義兵以釋國難議於是方聽鄧悝喪柩來葬

問罪於檄

陳琳初避難冀州袁本初以典文章令作檄以告劉荊言曹
公失德不堪依託繼貶琳歸曹公曹公口數
昔爲袁本初作書但可罪狀孤而已何乃上及父祖耶琳謝罪
曰矢在弦上不得不發書公愛其才不責之

檄惡明風

陳琳作諸書檄草已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
讀琳所製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賞賜

北史顏川荀濟曰大丈夫會稽七廢墨作檄文

代上作檄

南齊高帝輔政仇沛爲參軍記令草檄未就齊和引沛賜之酒
沛喜飲酒歌舞無廢及進酒數斗文詰亦辦

運筆飛觀

晉元康作軍書檄文連業俄頃數紙

馬上作檄

諫收在秦王府十年常與賓客飲馬正成文約
理贍初無滯閡

雜著

諭巴蜀檄

司馬相如

告巴蜀太守暨其耆老曰父兄不詩之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陛下即位存撫天下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
脩聘交聲受事謝罪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編list自來某後師
東指閩越相誅右吊番禺太子入朝南夷之君西僰之長常效
貢職不敢怠墮廷閭罷弊邑老單于逆
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天不順者已誅而爲害者本當故發中
郎將往賓之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本郡兵衛送者不然罪
有兵革之事興師之患今聞其尚新發軍興制鷩懼子弟憂患長

老郡又擅爲轉粟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誠恐百姓不曉人
我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開烽舉燧皆攝弓而馳荷
兵而走流汗相屬惟恐後人觸白刃冒流矢義不反顧計不旋
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其棄死忘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
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及之封拜爵而賞賜通侯
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居列東第終則遺顯於後世傳土
地於子孫行出於此榮莫大焉故人主安佚名聲規於天窮功烈著而
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
詔發至南夷即日誅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誠爲至愚惑及
父母爲天下笑人之愛憎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
也父兄之教不謹子弟之率不謙慢驕恣暴戾無節以陷於辜
被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憂使者不曉指誤以罪過之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興師之故百姓之以不忠死亡之罪

讓三老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頻百姓以親見近縣恐遂所繇公山澤之民不備開撤到頭下陳道使成論陛下意无忽

北山移文見晨起門

戒

程事要語

旨所以戒慎

大夫規諫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

十四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詩句

清詩似庭燎雖美未忘戒

小人畏照畢奉宜戒山公

古人論詩

帝王求戒

舜禹求戒指亮

聖人以爲堲而使朝夕規誨箴諫必曰交儆杀无余垂戒楚語

十二

帝王求戒

衛武求戒

秦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九十五矣猶戒警於国曰卿大夫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无謂我老而舍我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正使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在側如瞽而無目矇而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在側如瞽而無目矇而有耳使工誦箴儆予之諫其有陳工之誦以悛予不失書瞽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

論我以自警也韋注

唐元宗求戒

唐元宗時宋璟爲尚書右丞開元初入覲省以自戒其後杨增乃代以山水圖相倦于勤左右不復戒規惟范

大寶箴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爲君寶惟賢宅普天之下莫匪公之上任土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兢邪僻之情轉改流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无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寧危臨罪於已因心於民大明无私照至公无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礼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詢其廢興萬方同其得失故身爲之度而品爲之律勿謂无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　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招不過百里惟在因昏不知其基而遇其室雖八埏之前有食不過口惟在因念丘其積而池其滿勿內荒於色勿外流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国音內荒伐人心外流忘己性勿謂无知神聽孔明勿謂我幽而微斐上勿謂我卑而傲斐下勿謂我愚而智斐人勿謂我小而忽斐細勿謂我微而縱斐過勿謂我弱而侮斐強勿謂我貴而驕斐賤勿謂我富而奢斐貧勿謂我存而忘斐亡勿謂我治而亂斐安勿謂我明而暗斐闇勿謂我智而愚斐惷勿謂我勇而輕斐懦勿謂我得而喪斐失勿謂我有而無斐虛勿謂我實而竭斐盈勿謂我是而非斐否勿謂我可而不斐臧勿謂我成而敗斐傾勿謂我存而亡斐滅勿謂我吉而凶斐災勿謂我福而禍斐害勿謂我生而死斐殘勿謂我壽而夭斐促勿謂我安而危斐險勿謂我樂而哀斐悲勿謂我得而失斐喪勿謂我新而故斐舊勿謂我親而疏斐遠勿謂我近而遠斐親勿謂我始而不斐終勿謂我疾而不斐徐勿謂我遲而不斐速勿謂我質而不斐文勿謂我文而不斐質勿謂我質而不斐文勿謂我文而不斐質勿謂我質而不斐文勿謂我文而不斐質

治體抑揚辭令天下爲公一人有慶開雖起徙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白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泉箴 六首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盥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爲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无俾淫佚后獨亡暮刑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緇在宴遊尚不懷安況瞻冕色能正不冠楊阜慨然亦識繡絺四時所御各有其宜采此勿服惟辟爲難

罷獵箴

漢文罷獵詔還騑駟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取後令王亦能恭已雉麥既蓺尚布則數道德爲驅慈儉爲美不過天道斯爲至理

納諫箴

惟后納諫以求啟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孝淸白浮繒斁汰後凌雷你宮忠雖不忤而言不從以視爲旗是謂塞聰

辨邪箴

君上亂源在微朋雌有議聽不能蔽明漢之李昭春秋周成上書知詐照奸得情聽蓋既折王猷治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毛雙安必思危乃元首重氣乃光萌蘖既非可殫數玄服冥辨觸盭始作柘谷微行豹象寨踪親親獻斯可戒麗

瑞箴

国之將興妖不足憑国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貴於龍夏德將亡曷降雌雄殷生朝商道復興鱗出豈妖孔子云亡周公相周越裳獻雉漢安相漢越裳復至白魚躍舟鷩雀集岐周人娶喜商人喪悲事象雖同吉凶各異

彼瑞此妖顚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狂情物滅德乘或不亡

五箴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余生四十有八年髮之知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喪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爲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名能早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恍飽而嬉早夜以无爲嗚乎余乎其无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然而其意已傳蒭中之辭人反以汝爲叛基中之評人反以汝爲愼汝不懲邪而呶呶以實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爲法漫後雖无害汝可以悔行也无邪言也无頗死而已死汝悔而何追悔而休汝惡曷瘳丘休而悔汝耆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爲思而斯得汝則畢思

好惡箴

无悖而好不觀其道无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爲比捨也爲離前之所惡今見其臧捨也爲任維離維比維狂維娓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祥維惡之大戒如是爲而不顚沛茵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悛胡爲

知名箴

内不足者怠於人知爾雖有餘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務无聞務其曄然乎載德蓄厚孜孜汲汲若貧若愚言語若訥人不能揜以自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

不請而教誰云不然二以雷霆憤撓以懾怒汝固不寤以及於雜
小人在廩亦克知悔及其既事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肌
汝知不顧禍亦宜然

四箴

頖渊閔克已復礼之目夫子曰非礼勿視非礼勿聽非礼勿言
非礼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
中也頖渊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之道後之学聖人者宜服
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

視箴

心兮本虚視物无跡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迁
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克己復礼久而誠矣

聽箴

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阜彼先哲知止有定
支吾内七

言箴

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内斯靜專制是根機巧出好
古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枝已肆物忤出悖來違
非法不道欽哉訓辭

動箴

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厉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与性成聖賢同歸

敬斎箴

朱元晦

讀張敬夫主一箴written其遺意作敬斎箴書斎壁以
自警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
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二兢二罔敢或易

中規也折旋矩也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之謂也其方如中矩非閉塞其
子乃端心地其宅壙起如丘垤中門忘心如古巷道右語
六乘馬折旋之閒巷路狹曲狹小而
能乘車折旋必其圓不失其軌轍之節所以為準也○或
問敬斎箴後面說從容不迫之意欲先生添數語曰如
何解迫切今未嘗下手便要從容不迫切如人相殺未曾
交鋒便要引退今夫曾決大在便要開後門然亦不解
迫切只是不當做二着時不患其迫切其似裔得寛緩底
意思多耳 語錄

○文章部

銘　贊附

翠微南征録

銘志也銘文之名也鄭康成註或問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謀揚休身詩曰悔厥丕承哉文武受命銘

雜著

論古人作銘

大戴禮武王諸銘有顧銘楛銘是也亦有
絕不可曉者想施古人之意如照所注寫記以自
警省亦不以分合為拘後世或出物一銘得數十銘
或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都於簡
於人无以色求事以自事其身遊與那分岐居與正為鄰於中
有取舍此外无煩繩墨之外无內靜泰和與不遺外動
義與仁不里安足下高山於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
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終身見日勉身沒後昆後昆苟反
是非我之子孫

續座右銘

崔子玉座右銘曰慕人亦慕其全歸檢身之道豈乎殫矣予
實銘心慕小自思所為進向之益又以子位著不我規也因疏
其所得亦命為座右銘聊以自勉其詞曰

李至

細不可謂之則終無不可矜之則不長凡人不如尤己好圓
不如好方用捌捌大下豈乎汝事強
吝吉有老氏所戒欲詘者伸兌所臧妄動有悔何如靜而勿動
太剛則折何如柔而紡剛吉見進而不已昔敗未見退而自足
善則遊君子之域為惡則入小人之邪吞舟漏網不忘
自警翻盤盂而遵隄防心長存於座右庶風夜之不忘

座右銘

一不言朝廷利害邊鄙警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
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佛法道德時務五不言財利多
少厩貨求售六不言淫濫酒食又曰與人相書書半不可開折疏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
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
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美惡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

崔子玉座右銘為座右銘未能盡行常書墨硯於然其間妙有

大戴禮武王諸銘有顧銘楛銘是也亦有
絕不可曉者想施古人之意如照所注寫記以自
警省亦不以分合為拘後世或出物一銘得數十銘
或銘之類至於武王盥盤銘則又都於簡
於人无以色求事以自事其身遊與那分岐居與正為鄰於中
有取舍此外无煩繩墨之外无內靜泰和與不遺外動
義與仁不里安足下高山於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
不敢規他人聊自書諸終身見日勉身沒後昆後昆苟反
是非我之子孫

魏下蘭

重暗連棟心燭女真公亡味來映艷色老身
求高反望務屋果實羽儀寒欲老氏所珍固驕人不安蘭
審慎女已戒无失公順時利光同塵无謂寡人不安蘭

陳子昂

无謂幽室冥冥神兵屢至不可不慎
常若臨深終始惟一

崔子玉銘

事父孝敬事君忠忠孝兩全顯名後昆兄弟敦和睦朋友篤信誠從容重辱
慎立身貴縣明時士貴謙謙尊德乃通直繩繩必
福情誤成不飢溺溢居高水愈傾詩禮
周可李鄭齒不足恣縱生災患口舌近可滅黃
金諾不重然諾於義合綢繆言既无擇存殺自揚名

崔子玉

座右銘

一不言朝廷利害邊鄙警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
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佛法道德時務五不言財利多
少厩貨求售六不言淫濫酒食又曰與人相書書半不可開折疏滯二與人並坐不可窺
人私書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
還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美惡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七

見人富貴不可欺誕毀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端於存心惰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

座右銘　張思叔

九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容貌必端正容貌必端正則德性自然凡重厚處己必恭謹待人必寬恕凡語必忠信則言行自然不欺凡篤敬則雖蠻貊之邦可行矣凡恭謹則雖患難不棄矣凡寬恕則雖仇讐可和矣凡此數者皆我所當為而未能為者也故書以自警

西銘　張子厚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吾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吾兄弟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莫大之福樂且不憂安土敦仁故能愛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烈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東銘　張子厚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心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欺人之无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言繆迷其四体謂己當然自誣也欺他人己從說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於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於吝反歸咎於不出汝者反敗且逐非則不知孰其咎

克己銘　呂叔与

凡厥有生均氣同体胡為不仁我則有己立己与物私為町畦勝心橫生擾擾不齊大人存誠心見帝則初无吝驕泰以為帥氣為卒徒奉辭于天孰敢侮予且戰日練厥私窒慾貴為震驚今則臣僕方其未克罔敢不祗克之皇皇四達洞然八荒皆在我圃孰曰天下不歸吾仁呼啊昧喑幸切吾身一日至之吳非吝事顧何人哉睎之則是

心銘　范浚

茫茫堪輿俯仰无垠人於其間眇然有身是身之微太倉稊米參為三才曰惟心爾往古來今孰无此心一為形役乃獸乃禽惟口耳目千足動靜投間抵隙為厥心病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去存者鳴呼幾希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然百体從令

黃樓銘　朱文公

公之文有法度如黃樓銘當時諸公皆敬祖熙寧十年京東路安撫使臣某判官臣某稽首言河決澶州南傾淮泗哀城當其沖夾以連山抴以呂梁流出不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以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浦土為天子憂風雨不息以勞其人其發成兵固將棄外為長捷東高如虹以殺其勢內為大堤附城如環以待其潰築二防於南門之外以遏南山以來安危疑發君庸明勑禁以惠困窮以督盜賊危布恩澤趣行內外吏民罷休事功法施四邑誠格百神可謂有功矣宜有褒嘉以勸郡縣十月二日甲子奏京師明年元豐正月甲子制詔諭意臣軾惟公德孚人神力回敵自為功以速大災而明揚優大无以報稱乃作黃樓於東門貝則明詔以承天休而明德意使其客陳師道以為之銘

臣師道伏惟吕尚南仲内抚百姓外平諸侯詩美文武君臣召虎南伐淮夷北伐玁狁功歌宣王君能使人尽其才臣能有功以報其上古之義也臣師道又惟威而通之者道也行而化之者德也制法明教者政也治人成功者事也昔之詩人歌其政事則并其道德而傳之後王者作可事而行頌臣之意何与於此誠尽其君臣之及道云臣不伎昧死上黄門銘其詞曰

皇治惟成　將明法度　十有一年
天灾時行　河失其防　齊魯梁楚　千里四達
潰乱散亡　皇仁隐憂　以惠東方
贏老不前　安慰抚養　流人如帰
居人忘危　完聚虧傷　天叙地平
人神效祥　靈平告成　明聖成能
郡縣祇畏　允迪聖讓　百穀豊盈　万邦楽康
以揚德声　求永无疆　終事无荒　皇功不君

頌

帰休臣民　迄昭遠揚　守臣拜手　奏天休嘉
使民不忘　改作黄楼　以臨泗上　述脩故常
庶臣无伎　原始要終　銘之石章　以告成功

周頌三十一篇皆是周室大平德洽萬國之時制禮作樂而頌頌者誦也容也歌詩盛德也　陸德明生

魯頌

魯人尊僖公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駉序

駉頌功

成帝時西羌作亂王恩將帥之臣追美充国召黄門郎揚雄即充国圖畫而頌之

閟宮清頌

閟宮有恤　撰河清頌

閟宮宁明遠允嘉中河済俱清當時以為美瑞昭乃為河清頌

召見奏頌

元宗召見李白於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為調羹

傅遺愛頌

廣人為宋璟立遺愛頌璟乃上言且頌者頌其人之善而已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国故為溢辞徒成諛詞者欲臣正之有詔許停

八歳献頌

劉晏八歳献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説試之説曰国瑞也

十二歳進頌

李献臣年十二　眞宗祀太清宮迎駕進頌及第

之句　上深嘉數公赴秘閣讀書賜進士及第

作動詩書傳

大宗開功臣於凌煙閣者二十有四人蓋象乎二十四氣之佐天昭勲徳也吕温作動詩書并序後徳宗嘗登凌煙閣視左壁類剥題文漫缺行綴数字命録以問宰相无能知者吕蔣又至荅曰此聖暦中侍臣圖賛帝前口誦以補不失一字本傳

雜著

聖主得賢臣頌

王褒

夫荷旃被毳者難与道純緼之溫絺綌者不足与論太牢之滋味今臣僻在西蜀生於鄙朴之中長於蓬茨之下无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明旨雖然敢不略陳其愚心而打情素記已奉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已正統而已夫賢者国家之器用也所生野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苟利則用力少而見績博也劳筋苦骨終日竟夜反至巧妙鑠水斷蛟龍陸剸犀革然若雖汜畫塗地北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循規蹈矩雖五管延表百丈而不溜若工用相得也庸人之御奔馬乘危行智淺謀薄不能極馬力之所致也

韓愈參乘以王良執轡兼附舜德以濬哲鄰哲故能光宅天下之英俊不憂至寒之凄涼荷則有其具者勃其備賢人者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臨樂之閑虞伯之跡以延天下之英俊国逾邵而歷商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之里一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錦綺之麗者不苦風寒善之醫懷龍鸞貂狐之懷者

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其年復
兩京上皇還京師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
必見于歌頌若今融頌大業刻之金石非老於文
辛其誰宜爲頌曰
噫嘻前朝肆虐生姦騎爲昏爲妖迷狩騁兵毒乱
大駕南巡百寮竄身奉賊稱臣天將啓聖肅我皇
獨立一呼千麾万旗我師前驅我仇後夷復復指期曾不逾時有国无之事有至尊宗廟存安二聖重徹
地關天開蠲除妖災瑞慶大来兇徒逆儔溺溺天休死生堪羞
功勞位尊忠烈名存澤流子孫盛德之吳山高日昃万福是膺
能令大君声容法法不在斯文湘江東西中直海溪石崖天齊
可磨可鐫刊此頌焉何千万年
中興頌云復復指期或云以復西京故曰復復

字出漢書按唐傳云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註云下
復扶目反又何武爲九卿時奏言宜置三公官又与翟方
進共奏罷刺史更置州牧後皆復三故註云依其舊也下
復扶目反上扶又反謂復却故也中興頌亦宜以此讀之

韓愈

元和聖德詩一首并序

臣愈頓首拜言曰臣伏見皇帝陛下即位以來誅流姦臣朝
廷清明无有拔除外斬楊惠琳劉闢以收夏臺東定青徐擒年
之叛海内怖駭不敢違越郊天告廟神鼎獻享風雨明晦无不
從順太平之期通當今日臣蒙被恩澤日与羣臣序立紫宸殿
下親望穆二之光而其職業文在以經籍教導国子誠宜率先
作歌詩以稱道盛德不可以詞語淺薄不足以自效爲辭輒依
古作四言元和聖德詩一篇凡千有二十四字指事實録具載
明天子文武神聖以發動百姓耳目傳示无極其詩曰

皇帝即阼物無違拒曰賜而賜曰兩而兩維是元年有盜在夏
欲覆其州以陣近武皇帝曰嘻豈不在我負郡爲艱繼則不可
出師征之其衆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脫肢投枝披不敢保聚
御首陣外降幡夜堅疆外之陲莫遏蜀士章章去鎮刘闢守後
血人于牙不肯吐口開廬啗士曰賢所取汝張汝弓汝伐汝鼓
汝爲表書求我帥汝事始上聞在列咸怒皇帝曰然嗟遠士女
苟附而安則且付与諫命于庭出節少府朝發京師夕至其部
闢喜謂軍汝振而伍蜀可全有此不當受方牛奠爻方龔行酒
以錦纏股以紅帕首有恃其兇有餌其誘其出稜三隊以万數
遂抑東川遂據城阻皇帝曰嗟其又可許爰命崇文分卒禦禦
有安其軀无暴我野日行三十徐壁其右闢憑聚謀鹿頭是守
崇文奉詔進退規矩戰不貪殺擒不濫數四方節度驍兵頻馬
上章乞討俟命起坐皇帝曰嘉予无汝煩苦荆并洎梁在國門戶

出師三千各選驍醜四軍齊作殷其如阜或披其角或脫其距
長驅洋洋无有齟齬八月壬午闢棄城走載妻与妾包裹維乳
是日崇文以勵其宇分散逐捕搜原剔藪闢鼠鼯見窮无地自処
俯視大江不見洲渚遂自顛倒若杵投臼取之江中枹桴械手
婦女稚子二啼哭拜叩来献闕下以告廟社周示城市咸使觀觀
解脫挈索夾以砧斧婉二弱子赤立偃僕羣頭曳足先斷腰脊
次及支體俗脆揮拄末乃取闢暴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臍
俚賀將吏狀狂縱組帛雄其家要畢其命衰怜陳殘廬舍給孤寡
贈官封墓周市宏導經戰代地寬兎租薄施令酬功急疾如火
天地中間莫不順序幽囘青魏東尽海浦南至徐蔡區外雜虜
烜威赫德踐踏蹈舞揮棄兵革私習蓋簋来請朱覲十百其羣
皇帝曰吁伯父叔舅各安尔位訓厥旷晦正月元日初見宗祖
躬執百礼登降拜俯薦饗新宮和聲動百姓耳目傳示无極其詩曰

侍祠之臣助我懽焉乃以上辛於郊用牡除于閑閑鼓簫笳毛羽
庐幕周施開揭高柯樹旗承天兵四在旅常羽鄉
駕龙十二魚二雅二雷昇于丘奠璧献幣衆樂發作歌詠
紫煙蠖阿高灵下降
瀆鬼濛鴻岳祇嶪嵲飲類燎鄉孝祥降福鳳皇應奏舒翼自拊
赤鱗黃龍繽陀結糾鄉士庶人黃童白叟踊躍欢呼天喜吃嘔
乾清坤夷境落寨峯帝車廻来日正當午幸丹鳳門大赦天下
滌濯刻礫磨滅瑕垢績功臣嗣扳賢往者務恭无害仁滂施厚
皇帝神聖通達今古所昭并包蓄養无異細鉅德載万年敢有違者
天錫皇帝為天下主并包蓄養无異細鉅德載万年敢有違者
皇帝勤儉盬濯閨庭作元和圣德頌千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
天錫皇帝多委与忝无召水旱耗于雀鼠德載万年富存資孳
皇帝正直別白善否擅命而狂既剪既去尽遠奢驕有遺侶
天錫皇帝尾臣碩輔博問遐觀以親左右億載万年无敢予侮
皇帝大孝慈祥弟友怡悅奉大皇后被于孜親滿及九有
天錫皇帝与天齐壽登茲太平无怠求又億載万年為父為母
博士臣愈昧昧是副詔作為歌詩以配吉甫

慶曆聖德頌　石守道

三月二十一日大昕　皇帝御紫宸殿朝百官相得衆稣拜蹇
樞密使吳簡以司徒歸第二十二日制命昌朝知政事弼樞密
副使二十六日勅除僑靖素兼充諫官四月八日　皇帝御紫
宸殿朝百官衙樞密副使仲淹珙拜蹇
御史臺御史方平諫官脩靖十一疏遣諫樞密使殺十三日勅
又除入為諫官天地人神昆虫草木无不懽喜　皇帝退好進
賢發於至聖動於至誠奮於庶政訊見於剛克陟黜之明實副之
公也上見漢魏隋唐五代凡千五百年其間非无圣神之主盛

明之時未有如此浸人之精得人之多進人之速用人之尽實
為希闊殊尤曠絶盛事在　皇帝之德之功為卓犖瑰偉神明
配六古者一雲氣之祥一草木之異一跡角之怪一羽毛之瑞
當時羣臣猶且濡墨大字金題鈿軸以称述頌美時君功德以
為先前之休丕天之績如仲淹弼弱实為不世出之賢求之千古
我則嬰老降則樓契周則閎散漢則蕭曹唐則房魏　陛下有
之諸臣亦皆今天下之人望為宰相諫官者　陛下尽用之此
比雲氣草木蹄角羽毛之異方二不侔豈可翻无歌詩雅頌上
揄吾　君之休声烈光神功聖德刻于琬琰流于金石告于天
地奏于宗廟存于萬千年而无窮尽哉臣實蒙之臣實蒙遇
大儒韓愈為博士日作元和聖德頌千二百言使憲宗功德赫
奕煒燁照于千古至今觀之如在當日　陛下今日功德无竫
宜宗臣文李雖不退韓愈而亦宜於太李領博士職歌詩讃頌

乃其職業切擬於愈雖作曠曆聖德頌一首四言凡九百六十
字文律部催固不足以發揚聖明臣子之心亦欲使　陛下功
德赫奕煒燁照于千古方千年後觀之如在今日也臣不勝死
罪臣賤其詩无路以進姑藏諸家以待樂府之采焉

於維嘉曆三年三月　皇帝龍興尔位闡闇晨坐大極昃開閤
詔朗賢哲手詔奸折大声風之震雷之發昆虫蠢蠢奸怪蔵滅同明道初天地嘉言初聞　皇帝感然
言曰予父予祖付予大業予恐失墜賴輔弼汝得衆賢與予
徽猷君相予父予嘉君伐君仍相予堂鋪斯叶昌朝儒者奉問
該治予論政傅以經術汝式二相歷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
予察大石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為予司諫正于
門闌為予京兆聖予謨說賊叛于真俾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
猿雪汝暑汝寒同於士卒予晚得弼予心

公曰天下事未可如此少有私謁以沮輔予弼予深切予不敢辭曰

歷代史書並見史書以下係贅

孔北海贊并序　　孫子聰

文舉以英辯玩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氣所向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忿在須臾而才踈意廣說无成功此蓋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无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称人豪者才氣各有所單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為難操以術士子孫前前哽咽流涕留連妾婦分香賣履處死生之際而公見謂好僞死見真性以成敗論人物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踈意廣真不悉哉操平生畏忌公所作揚四公實欲殺公而後篡公以天下有已焉耳又甚公之德畏公之名公之在天地士不死於宗若人尚汝矣況公如龍視操如鬼曰方操害公復有害国一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乃作孔北海贊曰

晉有羣奴盜賊之蔡拟孤如操又羯烈石勒文李在天雖亡不死於宗若人尚汝矣況公如龍視操如鬼

諸賢贊並見傳神門

文章部

詩上　題品　能達人　詩識

擧書要語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所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詩大序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和聲

典好詩圓美流轉如彈丸南史王筠傳論曰云陸士衡文賦詩以声律爲發物流而賦詩陶集詩緩情而綺靡

晏爲自憲修爲簡重文

詩句　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杜遣興寄高三十五詩句二好應任老夫傳杜君詩多能要寫今代風騷將謂盛

李杜壇杜牧　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杜荀鶴詩成珠玉在揮毫落爲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句苦思緣詩瘦

杜李白一斛詩百篇杜嘲李白飯顆山頭逢杜甫問我何事苦吟瘦

古今事類

四言之始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舜典

五言之始

李陵与蘇武云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詩五言自陵始

七步成詩見兄弟門

七步而三見文章門

夢中得詩見兄弟門

刻燭擊鉢

南史南文琰丘令楷江洪范以文称竟陵王夜集賦詩約四韻刻燭一寸文琰曰何難之有乃与江洪共擊鉢立韻馨絶而詩成王儐稱傅

號永明体

南史沈約等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詩人呼為永明体

呈名示友

齊張率能詩裹納見而歎之率乃一日綴詩百首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作訥向句數嗟无字未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號為沈宋

魏建安後沈江左詩律屢變宋沈約精密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兩思音韻相婉附屬對

見烏夜啼曰此詩可啼鬼神

李賀錦囊

李賀每旦日出騎驢與小奚奴背古錦囊遇有所得即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肝已與上帝命食長吉拜手稽首曰阿彌老奴願從此辭取書研墨繼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吊喪泣歸此外經道者賀未死奴僕命鐘可也

白樂天詩

白居易作樂府及詩每令老嫗讀之問曉不曉老嫗每解一篇輒為記之其詩流播人口如此予嘗聞之於鄉人又聞之於宰相皆如老嫗之說予嘗以為不然凡人之文必務高古然後為貴今樂天之詩淺近如此豈古人貴遠賤近之意耶

後又論詩

崔沆執政時年三十八舉進士門生出其門者文與位固可致甚羊不可及也李膚

賦詩當師兒舉門

得江山助

張說既謫岳州而詩益雄健人謂得江山之助

神助詩句見斜日門

詩媒圖置

李益善詩尤長興寄人實相繼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吉凶歌供奉天子至拍人口行樂者必須益詩而後可苦吟而瘦

崔峒嘗吟詠一日病起友人賤之曰非子病如此乃子苦吟詩痩後遂為口實

詩效反騷

唐皇甫湜蜀有陸暢者皇雅好武帝使為蜀道蒲以斥盛

吟詩變務

孟郊調溧陽尉有政聲而曹務多廢為詩曰吏情水淡泊民訟山蒼茫思苦奇澁李觀稱其詩曰高處不在古无上平處下顧一謝

五言長城

劉長卿與秦系為詩相贈答權德輿論詩曰長卿以五言長城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素傳

詩窮

元微之作白氏墓誌曰樂天牧蘇杭間嘗置驛遞詩往來謂之詩筒不啻數百

張祐長慶中為令狐文公所知公鎮天平日為以詩三百首薦于朝在至京兆嘗采摭佳句題於屏上因朝謁問祐之詞深高下頗對曰張祐雕蟲小巧壯夫不為若賜奏太過恐變陛下風教上領之由是寂寞而歸

後魏論詩

崔浩執政時年三十八舉進士門生出其門者文與位固可致甚年不可及也李膚

賦詩當師兒舉門

得江山助

張說既謫岳州而詩益雄健人謂得江山之助

神助詩句見斜日門

詩媒圖置

李益善詩尤長興寄人實相繼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求取之被吉凶歌供奉天子至拍人口行樂者必須益詩而後可苦吟而瘦

崔峒嘗吟詠一日病起友人賤之曰非子病如此乃子苦吟詩痩後遂為口實

詩效反騷

唐皇甫湜蜀有陸暢者皇雅好武帝使為蜀道蒲以斥盛

欲後作相

後唐鄭綮為散騎常侍昭宗時王政微綮每以詩諷託諷帝意其有孤臣危涕長歌不盡因有引上班薄則要其側可孔部侍郎同平章事綮未善詩其語使落調世号嫉後鄭五体至廿省吏上謁綮笑曰今日始笑殺天下人歌後鄭五為宰相事可知矣

詩戒勑

蘇詩跋李劉書錫故多悲刺事不可不慎也晚李太白至其得意則放之矣然失於粗以其得之易也石山叢談

誠詩不中和

刘貢父嘗坐和蘇子瞻詩罰金元祐中同為從官貢父曰前於曹州不益祝入人家全无物但有書數卷其益忘空還耳一卷而去乃李子所著五七言此庫家藏之主人喜事好其詩未舍手明日而敗吏取其書充吏督之急且問其故曰吾受作語將和之也吏曰賊詩不中和也石山談叢

文字好用經語

文字好用經語亦一病老杜詩云秋風動哀壑此句云此詩不足為法朱語録

杜詩評

杜用經語

杜詩初年甚稍細脫平横逸不可當知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岔乃其少作也人皆說杜子美離秦州詩好此不可晓秦州起說得認重插案不如他中前有一節詩好若直一時固有所見今人只見它真說好便都說好恐不看境耳

信其自許

子美詩自許稷契人未必許至於古詩亦言辞拿十六相自尊道何高泰時仕商缺法令如牛毛刑法曰是稷契輩人口中語也坡集

李白筆於詩

李太白詩如无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中蓋筆於杜詩若古風兩卷

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慕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而為二者有二篇合而為一者太白詩不專學裒裁如百福大雅久不作多少和藹

韓蘇晚作

韓退之潮州詩不及海外詩如何曰那好東坡晚年詩固好只文字也多是信筆胡說全不看道理朱語錄

歐公最喜一人送行詩兩句云暗月都門道微涼萬樹秋又喜王建詩曲逕通幽處神房花木深歐公晚年愛此語不得令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閑事使誰字便用之好朱錄

不好杜詩

歐陽永叔不好杜詩蘇子瞻不好司馬史記余每為黃魯直拈出數以為異事古山集說

評山谷後山

因論近時人李山谷詩又不喜山谷好底只李那山谷不好處或問後山詩淡泊底意思深他資質高不知如何肖之山谷詩曰句法如杜韓山谷雖健強似山谷然氣力不似山谷山谷較大但却无山谷許多輕浮底意思若論敘事又不及山谷山谷敘得較有疎處如若敬文則山谷好說文章臨作文時又未說到下筆時做得却難說朱語錄到

評張文潛詩

張文潛詩多好底但如樂府多重用字如恨用吟一篇筆力極健如云永安父命坦律手掣鯨鼇用兒是天意此等處說得好但亦要說時事來語錄

結末差弱朱語錄

古山晚年詩

陳古山初見東坡時詩不甚好到得為正字時筆力高妙一題

趙大年所畫高軒過畫云晚知書畫有益邦家敬日來无多極有筆力其中云二八者乃大年行次也朱語錄

陳秦之詩

閉門數句陳无己劉客揮毫秦少游陳无己平時出行奄有詩思便急歸極被助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起真是閉門覓句如秦少游詩思苦澀之劉客揮毫想他合下得句便巧朱語錄

石曼之詩

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宜壽无敵王師固有征无私乃時雨不殺是大声長籟出於萬竅於其人何見愛鄉親書此詩大字氣象方雄過逕極可寶愛兵所謂頼此柳骨令人喜舜子美字遠不及矣如翻空驚鶴意外青山青又樂意相関翻空驚鶴筆驚討意中流水淡然

互有能不
世語云蘇州不能詩陽永叔不能詩子固短於韻譏
嘗直矩矢散記數子聽詞如詩泰少游詩如詞后山談叢
識其不忠
丁晉公詩有天門九重開終當捧劒入王元之曰入公門鞠躬
如也天門豈可捧劒入此人必不忠
句說一事
潘邠老有一詩一句說一事更成甘詩宋詩錄
詩似罵人詩見向勝門
梅聖俞河豚詩當時諸公說道恁地好據某說只是箇上入門
罵人底詩只恁說了未服上人門罵人祖罵人父一般初無深
遠底意思朱子語錄

似晉濁詩見廟門
因詩致罰
孟浩然為王維所知維待詔金鑾殿召之商榷風雅忽遇上幸
維所居浩然潛匿床下維不敢隱奏聞上曰朕素聞其人因
召見命吟詩浩然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
病故人疎上曰朕未嘗棄卿自不求仕因命放歸南山
賈島不遇見詩門
轉喉觸諱
孟賈詩云不伐有梁樹多移无主花周世宗問之曰朕代數帝
民何謂有梁無主所謂轉喉觸諱也
有詞無行
進詞忤旨
魏公晚節見詩門
魏公佐蜀
魏公作蜀盛詩云花不香蓋深蜀人諱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
白任以天下之重如此

梅詩見志 見梅門

到海十里

寇萊公方貴時送人便領南作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万重及貶雷州吏呈圖經問去海幾里吏白十里則是南迁之禍已見於詩

從此入海

東坡在定武作松醪賦有云遂從此而入海渺翻天之雲濤自定武再謫惠州而迁昌化人以為讖

提拳玉局

東坡送蔵家赴成都玉局觀詩末句云莫嫌老病来尚有玉局觀終

附年第幾人公曰果提拳玉局期

醉卧古藤 見死門

預知大用

寇準為巴東令巴東有秋風高葉堆積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誰者知其大用事略

文章部

詩下

建安祝穆和父編

雜著

詩有八病

梁沈約曰詩病有八一曰平頭第一第二字不得与第六第七字同声如今日良宴會歡樂並具陳令懽第五字不可与第十字同声如青青河畔草綿綿思遠道上声也三曰蜂腰謂第二字不得与第五同声如開君愛巨丱綺袿曳遊塵君其平声故歸皆入声也四曰鶴膝謂第五字不得与第十字同声如君我一相思上言上相思下言久离别来書書平声五曰大韻謂第一字不得与第十一字同声如遊子悲故鄉悲字不得与鄉字同韻用驚偏平字六曰小韻除本韻一字外次字亦不得与本字同韻如遊悲不同韻七曰旁紐八曰正紐謂十字内兩字双声為正紐雖不同句亦忌如流水為旁紐若不共一字而有双声為旁紐如流水為正紐流水為旁紐李淑詩苑

八種唯上尾鶴膝最忌餘病亦通本朝李淑詩苑

詩有八對

唐上官儀曰詩有六對一曰正名對天地日月是也二曰同類對花葉草木是也三曰連珠對謂二物連綿是也六曰双擬對春樹秋槐綠柳是也五曰雙聲對彷徨放曠東南去逶迤西北来是也又曰詩有八對一曰的名對黄池是也二曰異類對風織池間樹出穿竹上文是也三曰双声對秋露香惟弱春風韻最閑是也四曰疊韻對放蕩子般煞迂延

一个心是也五曰連綿對殘雪和梅月對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對漁人得利樵子無憂六曰双擬對張月眠花柳賦詠月詩題花頌勝花是也七曰遇文對情對景是也八曰隔句對相思夜夜月空閨朝朝君未歸是也李淑詩苑

詩有數格

鄭谷与諸文已崔道融詩云兄格詩用韵有数格一曰頭韵二曰攀龍一曰進退一曰進退頭者先二後四聲攀龍韵双出双入進退韵者一進一退失此則緩矣余按徐遊雅録載唐介為臺官廷跪等相之失仁廟怒謫英州別駕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行者如衆衲李师中作制二韵為人傳誦詩曰孤生自許衆不与獨立敢言人所諱共回一身進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竟遊英俊頼何寧未死姦謀當已寒天為吾君扶社稷忍教夫日才生還此正所謂進退頭格也湘素雜記

凡詩四句以第一句對第二句第三句對第四句謂之偏對蓋出於白氏金鉗然至梅圣俞作續金針引前人詩云昔時北下留連飲暖日天桃夢乱吟今日江边客易別淡烟衰草馬蹄頻詩格當考

詩格當著

古人文章自雖律要未嘗以音韵為主自梁崇尚聲律文則欲宮羽相變低昂殊節若前有浮声則後須切響一句之内音韵不殊兩句之中輕重各異如徐陵之陪遊馬射文有正格偏格三十体製衝多如傍犯蹉對双声疊韵之類詩文有正格偏格三十四格十九舍四声八病之類如徐陵長樂之踈鍾勞中宮之緩風長樂鼓鼙奏新声於庾曲又云歌長樂之踈鍾勞中宮之緩千曲行者詞之遷无所留礙如雲行水流曲折容洩不為声律語句之所拘但於古詩之法中得增詞韵耳師民云

題號不同

詩先于周雖録於子漢其實漢詩人流為二十四名賦須銘贊文

詩成詩行詠吟題悠數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門操而不八名
皆是起於郊祭軍賓吉凶苦樂由詩而下九名皆篇事而作金
題號不同而悉謂之詩 孔穎達集

換字換句法

七言第九字及其平側欲其參差如田中誰問不納履坐上
適來何如鮑貞蘊出井此換文打破發船何處郎今俗謂之換
字換句法

促句格

禁體有促句格三句一換韻三疊而止如山谷觀季伯時畫馬
是也

和詩不同

唐人皆和詩前次韻依其次有用韻用韻同在一韻中耳有用韻用
彼之韻亦不必次之韓吏部和皇甫湜陸渾山火是也今人多
不曉前後詩語

東坡論集句

集古詩前古未有王介甫始編行之多者十數韻蓋以誦古人
詩多或在笥中率然而成往往對偶閑切其後人多有效之者
但取一數部詩聚諸家而集非祖求於古人詩語孔毅父集古人詩
云美石藏玉於山草木潤而川媚珠生於淵岸不枯也如此則天地鬼神不勞得使令
作對隨家聯起之義哉詩曰美玉於山草木茂而川媚珠生於淵岸不枯也如此則天地鬼神不勞得使令
人共明月出滿江家雖觀公之詩亦微以識之蓋市
人不可使之如兒鴻鵠不可与家雖為對脩古人詩句有美惡
二拙其初各有思致豈可混為一律耶

石曼卿集句

集句自 国初有之至石曼卿以文為戲然後大著下筆偶成
一生不得文章力欲上青雲未有因聖主不勞千里召婦娥何

惜一枝春風風記下金雲命對宴罷小臣立身啼得血流无用
処看朱駟馬是何人又云年去年来三十六作他人作嫁衣裳
御天大笑出門去猶對東風舞一場蔡條詩話

古詩忘等

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議是人也不
言其所為之惡而言其醜貴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
不堪也君子假老副笄六珈之盛而言其容貌之盛而民安
是人也不言其所為之事而言其容貌之盛而民安
之以見其无恥也細君之宜老敝予又改為右服其命服朱芾
斯皇斯皇也 坡集

晚唐小巧

晚唐詩多小巧无風雅采詩語總晚唐末之詩近於鄙俚墨
客揮犀李老杜詩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為也李晚唐諸人詩所
无書

論作法於原其義猶參倚作法於
無意

詩不易事

杜之詩韓之文法也詩文各有體以文為詩杜以詩為文故
不工耳蘇子瞻曰子美之詩退之之文蓋公之書皆集大成者
也李者富以千美而不規矩成可奈退之於詩本无解処以
才高而好用俯之為詩為詩之工无韓之才而為陶之妙而李杜不成不失為
工拙其初各有思致豈可混為一律耶 蔡絛詩話

詩有二偷

詩有二偷二語最是銀瓶如傳長日月光太清陳後主日月光
天德是也偷意事意可同情不可原如柳渾太液微波起長拂
高樹秋沈佺期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是也偷勢才巧意精
略无朕迹蓋詩偷狐白手也如秋雨連朝洗歸鴻手揮五絃王昌

跋手携双鯉魚目送千里應是此李波詩矣

詩戒數病

釋皎然曰詩有四深四要二廢四離六迷七至十德四不謂氣高而不怒力動而不躁四深謂氣象盛多而不暗才贍而不踈四深謂用事不直深於義類二要文謂要力全而不苦温要氣足而不怒張二廢謂全棄風骨而專務巧尚直而神思不得貫全棄廢言高意而典雅不得遺四離謂欲飛動而離輕浮六迷謂淫虚太高古以緩慢為淡若以錯用意為隔塞以制置為險而不辟至苛而不差至苦而无迹至近而意遠至放而不迫至難而狀如至易而自然七德謂識理高古典麗風流精神質幹体裁李顧諸死

朱子晦

古今之詩凡有三變秦漢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頗尚新巧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古法始皆入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復古人之風矣故曾氏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一編而附于三百篇詞之後以為詩之根本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為一編以為之羽翼庶幾且以李杜言之則如李古風五十首杜之去蜀紀行過峽出塞潼關石壕夏日夏夜浦高律詩則如王維宇應物輩亦自有蕭散之趣未至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出俗言

語若所論平淡二字說盡天下詩人恐非全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為非是則某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任梅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滕醜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面貌无不殊此若但恐如李漢所謂易以下為古文因以為无奇則豈不終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易以下為古文因以為无所用於今世不將近体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之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亮節又謂平淡者即非純古於則良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為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若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雅頌之正者也

白氏長慶集序

元稹

予始与樂天同校秘書多以詩章相贈答然而二十年間棲遲遠近或通或塞或出或處或窮或泰或喜或悲或臨事而制宜或因物而興感或随時而遣懷或直書其事或婉辭以諷或引古以證今或即小而明大或由近而喻遠或触類而長或推己而及人或因人而達己或一題而衆制或同意而異文或重復而不一或屢變而愈新或雖律異而調同或雖調異而律同或文繁而理不雜或語質而意不俚或合於古或出於今或俗或雅或淡或濃或放或斂或舒或促或抑或揚或激或厲或閑或靡或蒼或切或清或順或直或肆或婉或麗或荒或誕或刺或誡或悽或惋或悲或壯或幽或遠或排或奡或優或游或諧或謔或嘲或誚或怨或誹或哀或傷或感或慰或閑或雜或律或正或譎或怪或古或今或存或沒或生或死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醜或好或男或女或人或鬼或神或物或情或性或物或我或彼或此或天或地或山或水或風或雲或雨或雪或日或月或星或晨或夜或古或今或存或沒或生或死或貴或賤或貧或富或醜或好或男或女或人或鬼或神或物或情或性或物或我或彼或此或天或地或山或水或風或雲或雨或雪或日或月或星或晨或夜

与鞏仲至書

朱元晦

詩說意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

前人

來書所論平淡二字說盡天下詩人恐非全當之言而明者亦復不以為非是則某所深不識也夫古人之詩本豈有意於平淡哉但對今之任梅雕鏤神頭鬼面則見其平對今之肥膩滕醜苦澁則見其淡耳自有詩之初以及魏晉作者非一而其面貌无不殊此若但恐如李漢所謂易以下為古文因以為无奇則豈不終此者但恐如李漢所謂易以下為古文因以為无所用於今世不將近体之可以悅人之觀聽以是之不免有是今非古之意遂不復有意於古人之高風亮節又謂平淡者即非純古於則良意於今之不平淡者得為純古乎又謂水落石出自歸此路則若未見終身習於鄭衛之哇淫而能卒自歸於雅頌之正者也

吳中山水氣象英淑恢恢乎太湖異石洞庭朱實華亭清唳与虎丘大笠諸佛寺鈔綿秀絶若山其中間翕輯清以為性結冷淡以為質幽棲栄以為辞偏得於遠眺長句駿發踔厲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脇意外驚人語非最為快也漫以童子

見若揚州孝感寺君拔黃花白物艷頭除子賸迷靡三清立宅之真向珪振響迹仇援戚以我為榜准為物領恨不及見四十年于茲矣定前之厚德顧非能生者在門訊之即君之子也出其詩集二十卷位請余發之凉公論秘文武軍余張帥洛陽諸部未副今又殆矣生來速文乃題其集之首為敘

施司諫正卿　陸務觀

古詩降漢魏作歌謠頌之詩皆以列於經故有訓釋漢以後詩見於前統文史者及鳥迹蟲篆名家者以百數晉之流歌詩只於史書亦時有之江端本揚符謝馮夏侯林敏推杜詩注者最家然所注前賢人任淵黃庭堅陳無己二家詩頗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宋元豈曾見陳無己二家詩頗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

援據閎博指謀淵深一洗從前謬陋之習然謂子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蜀因相与論東坡詩既然謂子足下當作一書發明東坡之意以遺予者其說已盡此矣又言之固益二三事以發其旨五言之曰五言之出蓋起一世後之言詩者莫能及也其宗派章也其宗派章也其宗派章

荔子又云杜詩似太史公書不惟當時閱者嘖然陽然曰诡而已今猶嘖然也非嘖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嘖然也飛馬而已矣烏乎能不似二謝二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況似山谷乎味吾而已矣酸鹹異和山海異珍而調鼎之妙一手也似与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自閻閻崛起要卷一豆粥以銀茶纏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貂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尔遇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遠三也然宋杜言蘇黃將四家之外筆元其人乎四家者流一其派二其味三其味者也孟容視夫列鼎而食惟公侯之家有厨傳也紫固有承也金然寵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地以與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尚車曰烏乎待哉

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歌蘭之露餐菊之英去食乎哉哉美容其黃宝璐其佩共飾下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高舉乎哉然朝陽風夕不可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卫蓋行乎舟車而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下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无待者伸於詩者欤所待而未嘗有待者圣於詩者欤噫乎離神与圣三蘇李乎尔不杜黃杜黃乎尔不杜黃杜黃乎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觀政新民以善風直而帥江西以政如春而肅如秋而燠孟二年如一日也途暇則把酒賦詩以補袞乎謀轸而金玉乎落霞秋水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華江問双井今无恙乎因謂曰江西宗派圖吕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其派非關欵於是以潮幼槃之孫源所刻石本自山谷

跋太白詩後

陳晞顏和簡齋詩集亭 楊廷秀

古之詩侣必有賡意写而已矣非古也自唐人元白始也然猶加少也至吾宋蘇黃倡一而十賡焉然猶加少也吾於李古又之全書而尽賡焉如東坡之和陶是也然猶加少也蓋湖明之詩纔百余篇尔至有李前人教百篇之詩而尽賡焉烏乎吾友敦復先生陳晞顏之於簡齋者不啻富矣乎

跋東坡書李杜詩 朱元晦

東坡此卷考其印章乃紹興御府所藏不知何故流落人間捧玩再三不勝敬欵但其所写李白行路難第二首中間八句道字脱老翁井诗在老蘇送蜀僧去壁之前必非他人之作然不見於嘉祐集亦不省其何说也彼欲井中老翁改頼易服不使人知而後篇遂有嫌屢發弹之欵何耶然其言怨而不怒猶百世以俟後賢而不惑則其用意亦遠矣哉

跋章国華通予山陰以所集注杜詩示予其用力動矣然其所引東坡事实者非蘇公作閒之長老乃閩中鄭昂尚明偽為之所引事皆无根據反用杜詩見句增減為文而傳其前人名字託為其語至有時世先後顛倒失次者攷嘗考之知其决非蘇公書也況杜詩佳処有在用事造語之外者惟虚心諷詠乃能見之国華通予余言求之余以讀三百篇何也

題李太白詩後 朱元晦

世道日文喪澆風遂源源不求桂樹枝久棲惡本
採所以排來擷吐華竟不言大運有興沒蟄動若
飛奔歸來需成子去入无窮門
林光之携陳光澤所藏唐成子晉家來看偶記李太白此詩因
寫以示之今人捨命俯作詩開口便說李杜以此觀之何嘗夢見
他腳板耶
跋周益公揚誠齋送甘叔懷詩　朱元晦
退傅精勤小物无有入於无閒老監縱橫妙用諸相即是非相
且道二公用處別叔懷於此卷中直下薦得不妨奇特
如或未然將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
荊南詩集序　韓愈
夫和平之音淡泊而愁思之声要妙懽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
言易好也是故古今善鳴者恒發於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
得志滿非淫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
唐人詩集序　白居易
詩人多窶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已剩至死李白孟浩
然不及一命窮悴終身孟郊六十終協律郎張籍五十未
離一太祝
評郊島詩　張文潛
唐之晚年詩人類多窮士如孟東野閻仙之徒皆以刻琢窮苦
之言為工或謂郊島孰貧曰島為甚也曰何以知之以其詩知
之郊曰種稻耕白水負薪斫青山賈曰市中有樵山客舍寒无
烟井底有甘泉釜中常苦乾孟氏薪米自足而齒豪俱无以是
知之耳然又其至也清絕高遠殆非常人可到唐之詩稱此兩
人為最至於奇警之句往往有之如雞声茅店月人跡板橋霜
則羈旅窮愁想之在目若曰柳塘春水漫花塢夕陽遲則春物
融怡人心和暢有言不能心之意亦未可以為小道无取也
李長吉詩集序　陸龜蒙
吾閩活版漢者謂之畢夫物夭物札不可暴又可扶摘刻削露
其情狀乎使自前卯不於楊死不得隱扶天能不效罰耶長吉
天東野窮于溪生官不掛朝籍而死正坐是哉正坐是哉
梅氏詩集序　歐陽永叔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
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
於山顛水涯之外見草木風烟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
怪內有憂思感憤之聲根於性而發於辭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
而後工也予友梅聖俞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
困於州縣凡十餘年三今五十猶從

浩然贾阆仙辈但有能诗声然以诗忤明皇宣宗终穷塞川悲故言诗能第人者是为大验予谓诗不惟不能第人且能达人今夫第阊阖揆策之士生右文世病碌碌无以自表见不使其能以诗达宜若可喜而反悲之何哉盖士之精华尽在于诗一岁九迁之劳不若一诗之为益也孟郊东野之为诗刿目鉥心刳肾呕出而后已其为诗也天葩夭矫玉佩琅珰金钟大镛宫商发挥而谐于律也东野之穷也宜哉东野名岛贞元中举进士调溧阳尉为吏所折日与其诗人纵酒赋诗以适其性不屑屑以簿书为事县令不能平其政以此罢去东野之为人也隐忍不发其蓄愤悲鸣一寓于诗故其诗行坎轲之途出饥寒之苦羁旅之愁离别之恨穷愁之叹与夫忠臣义士不得志于时者之所发也其为诗也刻骨镂肝钩深入冥搜幽极险无所不到其为言也酸鼻辛口棘喉涩舌读之者不能以终篇而况亲为之者乎其为诗也虽欲高不可得已东野之为诗也有得于内而不见于外有自得于己而不求于人其视轩裳爵禄真蚊虻之过前也其为诗也又乌能动其心耶

送孟东野序

韩愈

大凡物不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荡之水之无声风激之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过也或风之其旋也或舂之其沸也或炙之其鸣也或触之其发也或择之其出也或蹙之其怒也或偃之其笑也或吹之其哭也凡出乎声者皆有弗平者乎其于人也亦然人之于言也亦然有善鸣者假于物也有国有家者

詩三百篇雅理訓誥皆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五言出漢時蘇李自更名東都渐渐漫漫别百川道建安氣骨尚全東京作者七卜卒然變風操遠遜晉宋間紛紛競作寄興一何繁耶謝比諸景清麗奇峭安帖力排鼻歌柔靡紓余及陳隋採作詩牌標題盛文章子弟始高蹈勃興得李杜万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騁開隙有所窮者孟郊最有穷者孟郊受材实雄鷙宜觀洞古今象外逐逐好搏空盤硬語妥安帖力排鼻歌柔靡紓餘喜猛鸷卷海潮

調張籍

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举頭遥相望夜夢多見之昼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瞬治水航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根柢盤剔鬱乾坤擘流虹貫白日鬼神守奥秘精意通修阻蛟龍得雲雨羅列利爪牙金鉦与鐵鼓笙竽合宫羽大鈞轉洪爐萬物隨陶冶伾文及孟郊浩浩同波瀾不平鳴者誰天葩吐奇怪鏗鏘金石聲荒唐古今事采掇置之左右手持巨刃磨天揚根柢盤剔鬱乾坤擘流虹貫白日鬼神守奥秘精意通修阻蛟龍得雲雨羅列利爪牙金鉦与鐵鼓笙竽合宫羽大鈞轉洪爐萬物隨陶冶伾文及孟郊浩浩同波瀾不平鳴者誰天葩吐奇怪鏗鏘金石聲荒唐古今事采掇置之左右手

古風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陳王風委蔓戰国多剥伤龍虎相啖食蚊鼠嗟尔太仓稊何微生哀怨起骚人揚馬激頽波開流派无堅砦卑陋安可追绮麗不足珍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躔躋文質相炳煥彼哉晉宋間爾語陳與已自從建安来雅製不足珍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躔躋文質相炳煥彼哉晉宋間爾語陳與已明乘運共躔躋文質相炳煥彼哉晉宋間爾語陳與已

古詩

苦吟

于春希望如有作纵筆於獲麟

莫話詩中事詩中誰更无吟安一个字拗斷故華顛倫兒天應
問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

詩話

昔昔鹽

客齊隨筆載薛道衡以空梁落燕泥之句為隋煬帝所嫉其詩
名昔昔鹽凡十韻華柳漫金堤蓂莢沼花飛桃李蹊采桑秦氏女織錦窦家妻閑山別湯子風月守空閨常
歎千金笑長垂雙玉啼盤龍隨鏡隱彩鳳逐帷低飛魂同夜鵲
使寢憶晨雞暗牖懸蛛網空梁落燕泥前年過代北今歲往遼
西二去无消息那能惜馬蹄玄恉録載遠降三娘工唱阿鵲鹽
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耳

按此篇文选要題作刘長卿別宅子忽長卿集初无此
篇即郭茂倩樂府及洪氏容齋續筆並以為薛道衡昔昔
鹽按通鑑隋煬帝詩道衡曰更能作空梁落泥句乎竟殆
殆因常數編唐才調集作刘長卿詩而誤也洪又云玄恉
録載遠葉三娘工唱阿鵲鹽又有突厥鹽黃帝鹽白鶴鹽
神雀鹽跡勒南陲鹽崎国鹽唐詩婦賴云歌唱是鹽更奏
新声割骨鹽然則歌詩謂之鹽者如吟行曲引之類今南
岳廟獻神樂曲有黃帝炎長沙志俗傳以為皇帝炎長沙志俗
而書蓋不考也然洪既謂才調集作刘長卿云

一詩不應以題為刘長卿云

歷倒元白

宝歷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西掖時先僕射於淡白東洛入
覲嗣復率宅於達関迎之既同大宴新昌里第諸生賓客元白
俱在賦詩惟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白歎服醉歸曰我今日歷
倒元白矣其詩繫曰文章舊價留駕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全

舊見門生門

一字師

鄭谷在袁州齊已携詩詣之有早梅詩云前村深雪裏昨夜數
枝開谷曰數枝非早也不如一枝齊已不喜不拜曰是士林以
谷為一字师尚品五代補

京尹論詩

賈島初赴舉在京师一日於驢上得句不定於驢上吟哦引手作
下門始欲着推字又欲着敲字煉之未定行至
推敲之勢觀者訝之韓退之權京兆尹車騎方出賈不覚行至
第三節尚為手勢未已俄為左右擁至尹前島具對所得詩句
推字与敲字孰穩尹神游象外不覚回避久之立馬久之謂島曰
敲字佳遂並轡而歸因与為布衣之交有詩
贈島云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風雲頓奇崛天地文章合断紀

故生設見島在人間自此名著後為僧改名無本唐宋遺史

賈島京尹

賈島字閬仙元和中元白尚輕浅島嫵然捉坐寒食吟詠不撤聲
掃径踏蒼苔張籍謂長安求之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
掃地忽吟曰落葉滿長安求之一聯杳不可得不知身之所從
世因之遂突入京尹刘栖楚被繫一夕而釋之指言

詩貴布置

詩賦山谷言文章必謹布置每見後生多言以原道命意曲折
尋後以此繩古人法度如杜甫贈韋見素詩云納袴不餓死
儒冠多誤身此一篇立意故使人静听而具陳之白云南共少
年日早充觀国賓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皆儒冠事業也自
云此意竟前條至蹉跎无纸墨言誤身如此也則意拳而文備
故已有見詩矣然必言其所以見辜者於其有厚慨焉此之句

所以良知者謂其詩也然宰相職在薦賢不當使人而已十回不能无望故曰切致貢公喜誰升原憲貧果不能二酸則皆不可也故曰与能心快二祇是走跋二又將大海而去春也然其去也必有道三不忍之意故曰尚怜終南山回自清渭清則所泊不可以不別故曰常擬報一飯沉懐舜火臣夫如此且可以相忘於江湖之外矣欲見之亦不可得而見矣故曰白鷗沒浩渺万里誰能馴終焉羲皇上正体如官府日第万堂各有定処不可乱也韓文公原道与書之意与堯典皆如此其他論之變体可也首漢詩話

碧紗籠詩

寇萊公典陝日与処士魏野同遊信宇觀覧壁間題処公詩皆用碧紗籠之至野詩則遽令前人録以紅袖拂之戯顔公笑因題詩云世情冷暖由分別何必區区

見誘不較

王介甫与荊公不相能荊公題江軍道中驛舍一聯云芳草渡頭江水碧夕陽村裏主人家介甫之書其末曰今陵村裏主夫子可是能吟富貴詩公見之亦不介意乃續之云江晴日暖聞花轉恰似春風柳絮時詩話

作詩相詆

王介甫性拗峭言无倫比平湖州荊公以詩送之至東吳太守美如何柳惲詩才未足多遣相郎人迎下榻白洲渚正滄波其意以水值風即起波也介甫詩其意遂和十篇盛氣而誦於荊公甚一曰吳太守美如何太守從来惡祝鼐生若不為上柱国死時猶合代閻羅荊公笑曰閻羅見關請速赴任

以姓用事

東坡詩云公獨未知北遷日坡此詩酬徐君猷孟尚之皆公親切之為可喜詩云孟嘗雖愛客親舊未知其遷陶云今時復一出薄俗移二子有歸旌撫掌喜孫邁有獨醒用皆徐孟二人事也

名聞外夷

子由奉使契丹寄子瞻詩云世雄辯文章動緇黄恐効談笑卧江湖子瞻名重當代外至夷雖亦愛服如此

作三字詩

東坡嘗云句道作三字詩云扁舟一葉重九兩蓑衣歌永叔亦贈默云聴之三字皆可而步溢一名聯前輩多

用事精切

梅聖俞呆石月牀郭功父云采石月下詩滴仙夜投綵毫得醉中愛月江底聴以手弄月自身詩波不漲暴雨創燒空騎鯨上青天青山有家人誤傳採石來人間知幾年在昔孫興公作詩相詆至虞永興為異越矣若東求奇

又章部

賦

翼奉曰詩有六義焉二曰賦賦者古詩之流兩都賦序辭勝事則賦揚子大玄賦明或曰賦可以調平調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務敎之組靡曰女工之蠹矣同上荅劉歆能賦可以爲大夫矣前藝文志賦體物而瀏亮侔士滿賦序

詞賦工無益在張衡荅賓戲楚臣驚坡憶獻三賦遂來賓戲一日賜帛補壯西遊因獻長門賦李

楚漢之賦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以賦見稱屈原○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體以滔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汁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揚吾子

賈誼之賦

賈誼爲長沙王大傅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吊屈原

相如之賦

司馬相如客游梁歲餘乃著子虛之賦蜀人楊得意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故人同時戰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以觀請爲天子游獵之賦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大悅以爲郎相如見上好仙乃奏大人時天子

大悅飄飄然有凌雲氣遊天地間之意相如雖多虛辭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諷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風一猶聘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李陵

揚雄之賦

或問揚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成而曰壯夫不爲也揚子曰否否有爲揚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有感揚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時紛紛上下以勤民作甘泉賦夢吐白鳳本傳上羽獵雅從因作校獵賦以風上迹商周之墟以愍虐民之風還上河東賦以勸上臨長揚射熊館羽獵從還上長揚賦

作幽通賦

班固弱冠而孤作幽通之賦以致命遂志前漢傳

作思玄賦

張衡傳閭官譏張衡常思閉門靜室絕人事以爲吉凶倚伏幽微難明乃作思玄賦以宣寄情思本傳

作武庫賦見文人相輕門

作鸚鵡賦

禰衡有才辯黃祖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祖舉巵於衡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衡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謝莊字希逸時南平王鑠獻赤鸚鵡莊爲賦表以示鑠鑠亦爲賦毕示莊及見莊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隽遂隱其賦南史

作靈光賦

王延壽字文考少游魯閒作靈光殿賦後轂亦造此賦未及見延壽其書之遂輟筆

作閒居賦

作三都賦

左思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議思意不愜後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絕君文未重於山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又見之嗟歎遂爲作序於是先相稱慕者莫不敝社貴述焉

十年作賦見文章門

作天台賦

孫綽嘗作天台賦自擬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擲地作金石聲也

作東征賦

袁宏始作東征賦都不適閒公問奴誘之於室中寫以白刃曰先公勳業如是君作東征云何捐忽略宏窘促無計便答我已道公何以言無因誦曰精金百鍊在割能斷功則治人職思靜亂長邪之動爲史所讚郡奴聞載小名

洛陽紙貴

東閤始作揚都賦人爭寫都下爲之紙貴詳大傳云此是室下架髮并事之擬李而不免傍徨狀

賦曰五色

李稚權進士宏詞賦曰五色近語製舉救士流推之

數七賦須

壯甫數七賦須因高門林須見言已之述依雖不足敵吹六經

至元辨體擇選時敏給湯雅校覈可企及也有陸如此降下甚
忝員之
八叉手
唐溫庭均才思艷麗平叔小試每入試押官韻作賦先入叉手
而八韻成
著日出扶桑賦
桑維翰案進士主司懇其姓維翰泥於著日出扶桑賦以見之
賦知器識
王曾作有物混成賦云得我之小者敏而易窺大者昧而為山川 范希文余在鎖廳賦云如今庶別辨唯用於溫鏡
優使削平僭亂統一將期 真廟期徐顯獻
景象物賦有士民威重之句榮安天下於優遊皆
以文治理致在第一 仁宗時呂臻獻賦以国

用版即民財乃豐足 上方崇儉亦罷獻
呼長嘯公
范鎮作長嘯郡胡翼獻流傳契丹呼為長嘯公
作賦稍朝
張元獻賦有門客作世學載物賦云勇有文德其名曰坤元曰
非詩純之麁主即傳統之涉門戒

抹文軒云司馬相如賦之聖若揚子雲班孟堅只能得其腔子蕭
如何得似他自在流出左太沖張平子雖盡力又更不及
本西錄又云古人文章大率皆然雖騷只是
平白地說去自其好後來如黃魯直乃做只是不及

賦小難得
閻呂舍人詩古文衰自谷永白何止谷永郡陸獄中書已自甘
作判了了又問司馬相如賦似作之甚易白然又問思過於凡
人勝賦甚淺陋曰又愛子虛賦曰拽之徒賦甘不好了的說
神宗修汴城成甚喜曰前代有所作時甘有賦周文成開之遂
擢汴都賦進 上大喜因謂降出時即令
誦一過舉相不知甚誰知古賦中必有難字遂傳與第二人以
文傳令尚書召至主知甫下無人矣和甫即席開張誦一遍
上甚嘉之同列問如何識許多字和甫曰某也只是讀傳文
呂伯恭經文讀要書一部賦冠其首又以美成賦不甚刻遂以
梁周翰五鳳樓賦為首美成賦亦在其後朱語錄

擬大言賦
隋化四年上幸帝書宋玉大言賦賦
王室民尊易簡御宇煌煌詞洋溢環瑋傳達不
可倫詳探易簡小發明指其經且數宋玉奇壯也
因伏而奏曰恨宋玉言不盡陛下同時帝曰愛何代
無人焉物為朕言之炀竈門擬宋玉作大言賦以

群其詞
聖人興勢必成功發昆命元龜升中芳蒂地方察祖宗天額起
乃調望鏞日鳥月兔耀文明也參旗九旗武衛也執北斗以
煮玄酒也削平華夷為石磁也飛龍三殿雄火拳也大山融乃
代鼇鰲也迅雷三發雄火拳也大山融乃
御海乾也貞觀元年為之師略宋敗其步驟
詩話
當是古作
山谷云作賦須以宋玉賈誼相如子雲為之師略宋敗其步驟

連珠

翠琅玕語 闕

與於謙世

晉傅玄敘連珠云所謂連珠者因發傳音之出理因資連德
叙三子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爲其文体詞義而言
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好著微悟合於古比興之
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觀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連珠

蓋聞艷麗在身而以嫉婦入妬貞華昭物而以絕等見猜是以
明姬辞寵非無妖艷之色揚子叙賢之炬燿之才

庾信

擬連珠

蓋聞郎部已危徒思馬服劍城未失空用神謀是以竹杖扶危
不能止武搭之石處火絪水不能救宣房之河
蓋聞穴蟻衝泉未知漂處玄龜潛寶豈尚能文又是以大廈燒爨
不可活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鄣之以手
蓋聞三世用兵猶非賊策謀臣以凶終是以李都射之
風霜上蘭山而箭盡陛平原之意氣登何揃而路勞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延尉之高門盛衰忽忽貴賤何論是以
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賓客任安獨存

判

翠琅玕語 身言書判 唐吏部取士之法

南山之判

李元紘爲雍州司户參軍時太平公主勢震天下百司順望風
旨皆与民競碾碓元紘還之民長史竇懷貞大譴趣改之元紘
大署判後曰南山可移判不可搖政好時令

判施鐵表

范公資初作相与馮道同堂道輕其新進潛視所爲貿初知即
言之

當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鐵表件以視而書之慮臨文
失誤貽天下笑道闇歎曰真得大体吾不如也 談死

打草蛇驚

王啓爲冨春宰濫貨爲務會部民連狀訴主簿貪賄啓乃判曰
汝雖打草吾已蛇驚開元遺事

判失猫訟

裴諝爲河南尹有投牒誤書紙背諝判云言畔似那畔二二
似這畔我辨与你判笑殺門前着靴漢又有婦人投狀爭猫狀
云若是兒猫即是兒猫若不是兒猫即不是兒猫諝判云猫兒
不識主旁我捕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与裴諝遂納其猫諝薨
傳信記

競渡賜錢判

揚州申江都縣人以五月五日於江津競渡并設官妓時有縣人王文身居父服來預觀妓并將錢物賭競渡因爭先遂打折人臂訴

對

康廷之

日觀遥臨旁分霞澤雷波廻瞰近留邦游郊連五達之莊地近一都之會人多輕剽俗尚驕奢屬以良辰纏綿令節江干可望俱遊白馬之灘邑屋相連載飛龍之舸泛長波而急槳有類乘毛渕僑浪而鳴舡更同浮葉鏘吟抑吹疑傳壓北之音掉引蓮歌即唱江南之曲王文閭毀瘠之哀五日佳遊且預管弦之樂重以多閱三年巳痛无聞毀瘠之哀五日佳遊且預管弦之樂重以情存勝負志在雄豪爭馳赤馬之津競賭青蛾之貫先後由其不等忿爭於是遂興无思李老之言俄犯羊公之賢然其居喪

听樂已紊科脩在服傷人一何

明刑理資丹筆

園基判

安北副都護連帥愛与人弈基鬬殴至不輟御史以逕捷糾察

鄭少微

連帥戎當边徼任切爪牙不留意於棋奕逋忘情於奴馘雄賢緯未輟未可因猶而閑況前何異健羨一枰之上疑鬬懂陣之心百戰之前不見臨戎之節御史秉聯按罪執簡弾違曰以羣兇实由連帥此而可捨法安用哉寘以逕捷雅符繩憲

父在杖堂判

戍居母喪父在杖於堂上

對

居母親之喪茹荼與扉扇而泣无飾哭何常声悲在其中形膝於

外心不甘味身不安美衣食三周喪猶復脩菊酒人白鶴遥投士行之前孺子隻雞送仁續嗜之感老萊無以踰孝之心為投未擯制之文也而多違顧刑書而南有犯請歸司敗任便科

推

陵妻歐判

得甲良家投書陵者之鄰人告其違法縣斷徒三年妻訴之非夫告不伏

對

禮貴妻柔則宜柔義非夫唱未可雙飛三從罔敬詩以靡依之心一缺的如琴以女子之手作威信傷於婦順不吉未大於夫和招訟於鄰誠慢聞於外斷徒不伏未垂五在

溪塘判

劉尊師元貞卅州人因隋季而遷長安今請還就墳陵長不許去

對

頃者江邊虎寺道安隋風會水龍興林開虐運干戈忽起白下都市入上都將大亂就辭舊國而入新國劉尊師元貞卅州人因隋季而遷長安今請還就墳陵長不許去

對

頃者江邊虎寺道安隋風會水龍興林開虐運干戈忽起白下都市入上都將大亂就辭舊國而入新國劉尊師元貞卅州人因隋季而遷長安今請還就墳陵長不許

鄭少微

翠石黄綿仍存拔劒青松尚礙無由萬里忽念此時旋悲去鶴須用舊領啼水之公聲遂念故鄉共行雲而動色秋林葉下遽失維桑春園花飛俄傷故枿以為生金

請脩歸墓豈冰狐之能自立之懇不留意於棄容逋忘情於奴馘雄賢

劉尊師元貞卅州人因隋季而遷長安今請還就墳陵長不許

孝女抱父冤判

錢塘人孫戴少以迎喬為事因八月迎潮乘船衝喬船覆全家
俱溺喬獨得免戴少以父沒因而自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
為孝子欲立碑州司不許乃撰媚容數門

對

海水有期三秋必孔江潮不爽八月須迎孫戴既曰萬仁是稱
舟子自言習水不驚風柱空還伍胥白馬俄奔元遜青蛇坐襲
忽訪喬夫婦同門喪之神頻異吕梁之子媚容悲纏林草志切
投淵忽以祠从何殊萬古之心似无等怕海奠立碑如珠即遣
故鄉搆突甚有常刑簿若狹落重閨風塵暗起詔旨鑿鐫毀亦
可於汨故叫罪人宜加希誤則陪何足算但官之議事貴在量
情豈盡非故犯之名孫負乃小人之事勤陪半貴若謂合宜

二月六供宮人談判

白居易

得內侍奏死命其子以發妻為殉其子嫁之或非其違父之命
云不敢陷父於惡

對

觀行慰心則禀父命辨惑執禮宜大全孝道甲士身失正沒固
亂命子以邪生不戕之在也愛妻為殉死而有害於人違則棄
言順為陷惡三年之道雖奉先而無改一言以失難致親於不
義誠宜嫁是豈可順非況孝子化神終有同鄉理命事殊跡正
未傷哉子難從宜忘在刃之言賀見因心之孝

盜商判

白居易

白媚翁伯並兼有皁省遺落錙銖頗能教以多裹錙大卓家酒
滯而翁資客攜售獨收其利媚告泊方便取人財

亡名

媚翁接開柜酒當壚不全傳高之過頗遇排公之痛救止義大
盡以仿人開布吠以雖懲在春醪而頗滯於帳空況鄰中之實
者莫傾應鄰鄰隔話吻之酒徒那全但非抑然有緣因而投江水抱父屍出縣司以
當日非宜方便宛成無狀頗利誣謗以實刑名

甲驛員故乙盜糊雖案陪不伏

對

惟彼與徒行者問宜訴避至於顛仆盜者非其故為甲且有詞
媿林宗之始寅乙為無狀殊救友資之情言誰守既謝於掣瓶救
為方要於財斃公陪價須尽事由必其廣陌將儻往來不接
故為搪突甚有常刑簿若狹落重閨風塵暗起詔旨鑿鐫毀亦
可於汨故叫罪人宜加希誤則陪何足算但官之議事貴在量
情豈盡非故犯之名孫負乃小人之事勤陪半貴若謂合宜

二月六供宮人談判

弄田之所鈔備是司農絲放宜堂成務形雖比來燒則如金
入侍女之煙媚香焚告和塾仙人之丹竈巧返千金變寒依暗
轉冷成熱救其歸冷可以方其造化驗其燥濕可以測其陰陽
元百郡之時須為万邦之日用二月不供三享有犯違令抵罪
依條請科

宅判

洛陽縣人晁誼先家本縣給同鄉人任蘭兒絕宅一區又被蘭
女壻郭恭妄理訴此宅縣斷還誼州斷還女誼不伏

亡名

任蘭若逢吕連得園疏叱欲奉太和照延返壽豈謂夢魂殘喘
竟就飄零連石餘輝連閨道尽但以庭虛謝玉堂絕韋珠同伯

遠之無兒類伯皆之輕詞孟軻斥臧倉別駕驛司以女既出嫁判給景鄧林之婦宅及資物女即近親今式有文章程宜據

義井判

得甲於京陌施桔槔汲水作義毀井責償甲街坻訴云溝途行

對

亡名

香街隱隱垂柳垂楊行道遲遲載飢載渴既涵泳而辨義亦懿未而設機故窮谷射鵰坐忘拙鼈之勞挈水濟人行符種王之兆魯宣遊往未牷蟻丘之蒸漢尹敖馳旋觀章臺之陌責其專擅雖掘地而及泉滴以途行與無泝天而漏網苟利民何胡其未從

宮門誤不下鍵判

安下門應開主者誤不下鍵

對

王維

設險守国金城九重迎賓遠方來門四關將以壹涌阡陌宵禁奸非春坡閭人竇司兵戰當使秦王宮裏不失狐白之裘漢后禁中惟通赭馬之跡而乃不施金鍵空下鉄関將謂亮人可封固無狗盜之侶汪者無外有輕忽之心過自慢生閑玆誤而抱関為事空欲望於侯嬴或犯門有人將何禦於滅統固當無妄必貴嚴科

橘奴判

甲有橘奴不書於版圖大比被糾訴称田賦不闕

對

江皐芊眠廬橘是植珠樹金實含芬吐芳班史埒富於封君李衡取方於億僕詳觀異書珍味猶錯於包貢式遊周礼物生必載於版圖何厚産之闕書而薄言於田賦負于徴峯誠謂得宜

平準判

儲祿院有一株平處依驗乃徙忘憂

對

王城福田禪宇清界忍草駢植天花亂開寒香雨而增紅潘祥煙而浮緑徴其德類已備神農之書覧彼芳非取惑愚僧之目狀称平準驗乃忘憂初欲薦其禎祥終用彰於紕繆只可樹之於背蔵彼芳香何乃言之於公取其弦惑足以發周客之笑生無人之憩未全害於政紲不可罹於刑典

益瓜判

常州申称錢客毎以種瓜為業被伶人洪崖盗食其瓜並尽為客所擒遂作術化出滿田是瓜客乃放之崖去後了復無瓜客詣縣告崖是妖賊

對

錢客家鄰白社業在青門米賓慈花光浮五色藍皮密理美至三搖長懷洗玉之珍方有致金之望洪崖行乖愛足道契狼心不能李桮遺冠翻乃瓜田蹈履猶疑龍跡隨指揮而忽見寧勞末灌自含氷谷之丈不假曾鋤俄結火山之實錢既迷斯術化洪乃集彼同邪於是釋此妖人將殊益有初観帯毋似迷仙來後察空苗疑因夢失幻人為幻幻已去而無爪迷者知迷迷既枯而有悟論妖疑切詣盗情深雖陳筭曰之詞莫辨訛言之実洪崖不在丹筆何施客告未暁眞贋未知洲縣更宜諮問方可裁量

不理狗判

城外多死狗法司責京兆府不理訴非掩骼時

對

惟大守尊居人是蕃混雜而入坐識於新豐伴廳而遊行傳於

上蔡見故閻閻每述音響相聞嘻鼓成陣表貧吏之節嘯咄戒陳焉主之試何畜養之見均而城外之多死知秩領兆未衙吳相之衣蓮饒遊深謝食驅姐之藥流被行路彰聞法司事過猥捉事関京兆尹嘗從棄孔丘之義有避捨路候時局公之乳何守二途交戰須定見非執礼而行斯亦為得

新編古今事文類聚卷之十二　前集

書譜論語

聖人肆筆而成書（搦五百）鞏皇屈曲相鉤似文章之盛王羲之傳注唐物云制勅施行統為永式皆用白紙多有蠹食良令尚書省須下諸司及州縣並用黃紙書之春明退朝錄記多用白藤紙撫軍用青藤紙宋宇翰林志雖志云唐詔初用紙肅宗朝有用綾者貞元後皆用綾曾慥說（飛白）抱扇號之曰不若藏此筆保典章之優不若傳此書垂令追蠶以論旨趣不若推點畫以究觀其所用之意存乎之人或藏於名山或昌歜以追嗜好不若凶德殿以想其所寄之一

流於四方凡所見者皆當整然而作如望崖頭之壁而聽萬車之音相與勉為出厚而恥為浮薄或由此也夫（蔡邕飛白記）三大字蛟龍爰相纏（紫誥）榮榆揚非造次（杜）三石在天遺聖畫百神受職扶琳宮文思帝澤餘溫潤而露下固常年豐山谷（飛白書賛）崇期窮絕（晉書逸翰）疎峙文本利（述飛白書勢）

伏羲畫卦

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前五行志

縱筆大字

宋武帝書素扇劉穆之曰公但縱筆作大字徑尺無嫌大既有所包其勢亦美帝從之紙六十字使滿則普之傳

搦筆避禍

宋孝武欲擅書名王僧虔不敢顯迹大明世帝出牋以此見容本傳

君前善對

齊高帝善書及登位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賜帖曰誰爲第一僧虔對曰臣書臣中第一陛下書帝中第一上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矣史

御書并風

唐太宗自真草書并風以示羣臣筆力遒勁爲一時之絕嘗謂朝臣曰草書小道雖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專而不得者也張懷瓘書斷

賜諸數國

李嶠家藏大字賜靖詔書數紙上之一曰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拘中治也一曰書夜視公疾大老煩遣來吾欲熟知公起居

祝壽太宗手墨

登擢爭取以下缺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焚帝能投騎

唐太宗寶玄武門作飛白字賜羣臣或乘酒爭取焚帝能投騎常侍劉泊登御床引手得之帝笑曰昔聞婕妤辭輦今見常侍登床

飛白賜臣

唐太宗嘗以飛白賜馬周曰卿頃來處事甚有精力朕甚嘉之在悉力

高宗嘗爲飛白賜侍臣臣或乘酒爭取焚之

魏徵白飛九霄假六翮字敬元曰洪崖矣再薄郝處俊曰臣聞堯德如天舜德如地故能協和萬邦今陛下德不及堯舜而慕其書臣竊以爲不可

史館贊皇猷其詞皆有比興

仁宗飛白

仁宗萬機之暇無所翫好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爲神妙凡飛白以點畫象物形而點最難工至和中有書侍詔李唐卿摹飛白

三百點以進自謂窮冬物象上亦頗佳之乃特爲清閑二字以賜之其六點尤爲奇絕又出三百點外景出絹

賜飛白書

范蜀公東齋記嘉祐間召近臣天章閣下觀書閣瑞物上親依飛白書令左右摺紙以觀歐公作賜書之藏于室也晉知其有榮光起而屋天必賜書之所在也公又令王禹玉以屋人賜一紙既而置酒羣玉殿歐公有謝賜飛白詩并序

雜著

君不與臣爭能

人君不與臣爭善同列爭善猶以爲媿可以君父而如子乎晉宋間人主至與臣下爭能詩寫字故齊煬多累而亡僖廢

蘇子瞻

用筆擇以避禍悲夫以此施於文章猶以爲媿可以君父而如子過之矣不及非惡與眾文章乃所以爲文章之盛德也而鍾明乃不能堪遂以讒死晉之論世非獨求勝其古之爲異代之臣爭善惟無人君之度正如婦人之妻也志弁

跋御書石湖下方

淳熙八年三月癸巳制書賜臣居守金陵閱月丁亥朝行在所垂簾於殿賜臣自筆記明清燕乾山中 皇帝親御翰墨大書云祖 宗心賜天縱聖能游藝翫意纖悉則高古如伏羲畫卦勢奇逸如神禹碑日光雲章垂帽鎌畫環列欣想於樂動色臣鑒寓目極不知於蹈昧死再賜上下千載寶之書以出越王日至下石湖藏焉石湖者具區東涯自爲一壑另稱山水臣以長鈞游其間結茅纔木父已成趣春秋時吳臺於陰越城其陽

汝溫訪古往蹟具在汗簡要仁心仍餘年之安有過而問者今
張以臣故徵開尚清天光博聞燕及荒野縣開闢來未覩斯盛
裴度李德裕甘棠宗臣緑野平原亦声震當代埃分所安無傳
焉何物公獨旨龍赫力與莫能爭誠能浦柳垂秋仕無
補益縣官懷時晚不休汗止之戒則將上累陛知悯悃初服
臣用是懽喜平少自遂陽散髮老湖上俯察聲与山川之
神賢張鷟松非同在朝回中一介姓名亦因是不朽使後世之
臣屬屬榮祿得全於桑榆以報無報君賜則　陛下不顯休命不
委于草莽庶幾報恩之万一既蒙刻銅捐又被之瑰琰以傳且
附著臣之自叙云尔

跋御書誠齋二大字　楊万里

淳熙十三年三月十九日　今上皇帝陛下於東宮崇觀堂召
宮僚燕集酒半後至玉淵堂書事示郎陪端明殿臣揆侍講
臣袁孝傳刻所賜御書誠齋已拜稽首謝惟侍讀臣万
里外列淵未至蓋已奉詔明拜申言之　皇帝陛下欣
然索一大研命磨潘墨染筆親書二大字賜臣万里臣万里
拜手稽首作歌敬書于後

鴛鴦長史老野僧月前病鶴霜後蜕文書海裏衮不了黒花乱
發双眼睛故人同舍尤太史敲門太擬心先喜袖中傾下十解
珠五色光芒射窓几自言天風來帝旁拾得復古殿中雲一張
向來　太上坐朝罷晴日光風万機暇流花文理冰雪容宣城
雖距針芒鋒天顏有喜聊小試西京書目供游戲韓趙衛霍欣
相名舒向卿雲感書字淡疑多少失意人九京寸恨不作塵一
朝翻入聖筆底昭回之光喚渠起小臣濫巾纔掇行手抄孝經
不徹章何曾下筆寫史淚再拜恭覓汗透裳太史結交伴鷗鷺
而宅藏於家今假守高安郡幸逢六龍御天之初歿刻之金石
以俟寒士千載之榮遇云年月日具位臣楊万里拜手稽首謹
書

必詩

九月十五日迎英講論語終篇賜宴講官燕于
東宮又遣中使就賜　御書詩各一首臣蘇軾得紫
微花絶句翼日各以表謝又進詩一篇臣軾詩云

石湖仙人補天手整頓乾坤盛伸時尔來化作懶瓚詩千斛珠
璣漱瓊玟五雲万里天九重玉皇深禁遠來宮豈无九光神閭
閶北門半夜當朝風夜令雲師喊風伯鞭起卧龍湖底月湖水
捲上天中央却頓北門護風聖仙人馭風乘綠雲下宸殿上朝
帝真帝非北斗酌天酒冰桃碧藕鮮傳吐玉蛉吸銀浦黙
霸調水凌月兎滿成霞畫河洛書白璧一双浮雨露石湖二字
天上歸奎星壁宿落山泉昭回下飾吳花草姑蘇臺前近太微
詩人不直一杯水自是渠儂命薄如紙教人妬殺石湖仙手擲星
辰懷袖底
雜著條飛白

仁宗皇帝御書飛白記　黃庭堅

臣某死祐中待罪太史氏切觀金匱石室之書論載　仁宗皇
帝在位四十有二年幼小遂生至於耆老安樂田里不愛不憚

百姓皆如芻狗照謝生之心又言上天德絕聲无声色旌畀之
好平居時三　御筆墨无喜飛白一書之成左右扶持爭先乞去
賜二散落人間矍雲景星光被万物七大夫家或得隻字片紙
相与傳玩比於河圖洛書之敬愛所在如照父母此豈与周人
思召伯愛甘棠同年而語哉昭陵後土垂四十年至今
父老言之未嘗不霑漣後生聞說前朝事无不踊躍恨不身當
其時嗚呼可謂有德君子者邪竊深求太平之源而　仁祖
在位時未嘗出奇變古垂衣拱手以天下之公是非進退大臣
而百官修職四夷承風臣亦不能識其所以然故秘閣校理臣
張公裕所藏書其子臣浩以示臣二冒昧論著如此豈天地之
高厚春日月之光華臣自知其不能也

宝璽殿　太宗御書　呂祖謙

臣竊惟　太宗皇帝万機之暇留神翰墨鉤文之覺乃龍之牋

天光分唯森若飛動傾嘗大書相國寺門之間雲聖觀可以三二服而六五結龍蜿蜒仰止　仁宗皇帝洞色初業遠色來孝章嘗書於增光顯於者甘雪
寶規秘殿於川禁而圖題靚深題戲惟物開朴素之義道而非若砥明道
皇御奉安錫名寶奉而非藏書為璽示萬力千年俾勿壞而又服以衮袞
象額光華之典裝耀子古放乎治世之盛洒泉星辰恭聞　真宗皇帝令集
太清樓親製　神文聖算頒以紀元之首載以　太宗衮
是跋再非拙若北海書與惟　太宗書之前所以冠卷史佈
鍾王集閣書之大成者也惟　仁宗藏之於後所以重光垂廣
文聲集泰元之大成者也於鑠盛與不可閟然而紐述謹拜手

稽首而作贊曰

皇矣　太宗　聖文冠古
擾龍有蜚　蟠空分雄　高翔鳳翥
砥蒼梵宮　爰勁爰挺　天藻燦然
元氣淋漓　載沫神筆　若輝紛集
秘籞金匱　效伏鍾王　驟躍康莊
仁宗嗣服　增光烈祖　都人縱觀
上格下照　以來休烈　以永清都
於赫聖孫　作民父師　是勤是孺
表以飛白　延奉宸畫　副在堅珉
外拱祕閣　光華一臨　羽儀失色
龍樂金聲　雲篇絢采　睿觀双璧
諸儒資數　與之同符　狄今之人
內頒玉堂　泛臣拜賜　四建昭重
銀鉤相對　狄今之書　与之一揆
懋祝鴻猷

丕顯　大宗　人文化成
潤色鴻業　以聖繼聖
休光七廟　有煒其烈

學

書斷　書也者也書所以
之謂文非

大字促令小小宜放使之
如銀畫上用筆當如印泥
其用鋒宜遠過紙背

筆意贊曰　鍾繇銀鈎蠆尾
神　擢其妙法如索靖
騰翥錫慨因獨見容贊曰使不同聚須假

八

古人論書

造書鬼哭

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衒文作穀梁
趨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雕刀之利天知其將使故為
為文以劫故哭也鬼或作鬼恐有取巢作巢之害及之故哭
韋昭云

姜書聖肘

宋王愔字敬冲為尚書令父冏之不
政故請君近吏二人與語冏令二吏書輒舉其用書不善冏
從而怒之吏遂為鍛鍊罪子愔而愔於君
曰宋子書比君書子勉而愔於君
曰宋子使君書而舉君書又怒臣書吏皆笑之君以問
孔子孔子曰不辭君子也其引行衛之陛鄙汾卑又以向

試意者其以此諫乎公悟大慙家酒

必先利器

鍾繇傳論曰仲將諸書能書都官郎官
墨皆不任用因奏工改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若用張芝筆左伯
紙及臣墨兼此三具又得臣手然後可以逞極大之勢方寸千
言三輔決錄

題楊氏白
鍾明帝立陵雲觀記先命楊以能鑒書誕魏韙引上書之去也
二十五丈既下駭賛皓然還語子弟宜絕此法

惲於題榜

大元中新起太極殿安欲使獻之題榜而誰言之試以仲將
榜題榜語之獻之臨知其書正色曰仲將魏之大臣官有此
事使其若此有不知恥德之不長安遂不之強獻之慙

九

臨池學書

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家中衣綿先書而後練

見書嘔血

鍾繇字元常見前代筆論然其父柔之不
名通衛夫人

王羲之年十二見前代筆說然其父柔之不
旬月書法大進尚書郎衛夫人姓衛自称李衛見之曰此
兒必用筆訣近見其有老成之智然已姓衛名鑠字茂漪
筆陣圖衛夫人書云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李衛真書嘔三
過人法帖

李習碑

王羲之少學衛夫人書及渡江北見李斯等書之訪見鍾繇梁
鵠書之洛見蔡邕書又見張芝碑始知李衛夫人書後實年月

遂師殷碑孝習年五十二 墨藪

永字八法

王逸少工書十五年中偏工永字以其八法之勢能通一切字也永字八畫也法苑

書之淨几

王羲之嘗詣門生家見筆佳乃歎曰此子後當有名及滑汗周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密刮去之門生驚懼累日晉書

抗衡碑行

王羲之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衡比張芝草猶當腐行

寫經換鵝見趙門

題老姥扇見齊門

書蘭亭序

蘭亭者晉右軍將軍會稽內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書之詩序也右軍性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歲在癸丑三月三日嘗與賢雄好山水尤善草隸以晉穆帝永和九年歲在癸丑三月三日嘗與賢雄遊山陰與大原孫綽興公廣陵王羲之等四十有一人脩祓之禮揖處製序興樂而書用蠶繭紙鼠鬚筆遒媚勁健絕代更无凡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字有重者比其構別体就中之字最多乃有二十許箇變轉悉異遂無同者其時頗有神助又醉後他日更書數百千本終無如彼使所書之者右軍亦自珍愛宝重此書留付子孫傳掌至七代孫智永永即第五子徽之之後掌其書為永禪師授與同門弟子辯才辯才寶秘而不傳梁武帝敕蕭子雲出為東陽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門見諸子雲書公服戴白紗帽坐胡床上發使人於渚次候之登船三十許步前行子雲潛問之答曰

梵樂數論

唐太平公主愛右軍所書樂毅及籍沒咸陽老嫗窃去縣吏搜取嫗驚懼投之竈下 出張

購諸家書

則天以王方慶家多書籍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曰臣十代從伯祖羲之書先有四十餘紙正觀十三年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惟有一卷見在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僧虔六代祖慈明五代祖徵高祖規曾祖褒開九代三從伯祖敬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舊唐書本傳

父學兄筆

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羲之密從後掣其筆不得歎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

臣筆既衰雄

庾征西翼書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在都下與人書云小兒輩戏爾雞肋學逆少書

書新絹起

羊欣年十一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渭一千字

梁武帝敕諸王書公沒鐵石於建王書中搨一千字不重者每字片紙雜碎無序帝召周興嗣曰卿有才思為我韻之興嗣一日編綴進上發髮皆白帝賜金帛曰卿何以辛苦乃爾興嗣曰臣實

海外求書

蕭子雲出為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於渚次候之登船三十許步前行子雲潛問之答曰

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蹟子雲只爲侍中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無貲數百萬性愛自非荅衛不書好事者重加賂遺以要其荅耳

陳隋求判

張旭初爲常熟尉有老人陳隋求判甚苦又來旭怒其煩責之老人曰觀公筆意非凡小家數耳旭因問所藏盡出其父書旭以鼠鬚筆銅綠筆大小龍泰惠山泉等物爲潤筆君謨大笑以爲太清而不公後月餘有人遺余以清泉香餅一篋著君謨聞之默曰香餅來遺使我得筆猶差一種物又可笑也清泉地名香餅石炭也用以焚香一餅之火可終日不滅

晉書細字

應田善寫細字徙如毛髮書於一豆上寫心經又於粒米上寫

十三

阿泰民安四字

許書取諭以下系諸論載体

張芝書如漢武好道馮高欲仙　庾征西翼少時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內外皆重翼甚不平在荊州與都下人書云小兒輩賤家雖好野鶩皆出右軍書　王獻之書絕爲超羣無人可擬如河間少年時悲光恍　王僧虔書如謝家子弟縱復不端正爽爽有一種風流氣力　李北海書如深山道士鬼人不敢逼視　米元章每畫一戈如高人勁弩作一點如高峯墜石作一捺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透水　隋智果論書云王羲之書如龍躍天門虎臥鳳闕

不擇紙筆

永禪師書骨氣深穩兼眾妙精能之全反造深炎如觀閻浮澤諸初若散線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奇趣所集

評永禪師書

學文書畫布王羲之書如逸少

雜著

題衛夫人筆陣圖後　王羲之

夫紙者陣也筆者刀矟也墨者鎧甲也水硯者城池也本領者將軍也心意者將副也結構者謀畫也腕筆者吉凶也出入者強弱也今也屈折者殺戮也大欲者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姿媚脈相連意在筆前然後作字若平直相似狀如筆子便不是也但得其點畫耳音宋莫常作此書莫鍾縣之弟子乃祕之冀二年不敢見縣藩心改謀每畫一波常三過折筆每作一點常遠鋒而為之

八訣　歐陽詢

如高峯之墜石如長空之新月一若千里之陣雲一如萬歲之枯藤如崩石墜于如萬鈞之弩發勿如利劒截斷之勢一波常三過筆勢澄心靜慮端己正容秉筆思生動之狀然後作字一點一畫各象其形或如鳥翔或如蟲食或如蹲獸或如駭鷹或如鳥跡或如蘭葉或如竹葉或如刀斬或如錐畫或如屋漏或如壞壁或如折釵或如屈鐵或如古木枯藤或如怒猊抗爪或如驚蛇入草或如飛鳥出林或如游魚入水或如巨石墜山或如勁弩發機或如強弓硬矢或如水之波浪或如山之崇峻或如雲霧之繚繞或如日月之運行或如流星之趯躍或如餓虎之搏物或如美女之登床或如漁人之得利或如壯士之揮拳或如兩陣之交鋒或如千軍之大將或如萬馬之奔騰或如虎之威勢或如龍之變化或如鸞鳳之舞或如龜鶴之遊或如雲霧之覆或如煙霞之散或如冠劍之客或如神仙之居或如鬼怪之狀或如林木之茂或如荒草之亂或如羣山之峙或如連珠之貫或如斷而復連或如垂而復舉或如繩之纏或如蔓之引或如長江大河之流或如微風細雨之過或如新月之出或如舒而復卷或如絲之紊或如雲之卷或如雲之舒或如流水之急或如流水之緩或如水之回或如水之轉或如水之激或如水之盪或如水之迸或如水之流或如水之止或如水之滿或如水之涸或如水之清或如水之濁或如水之深或如水之淺或如水之遠或如水之近或如水之遲或如水之速或如水之高或如水之低或如水之大或如水之小或如水之長或如水之短或如水之方或如水之圓或如水之曲或如水之直或如水之正或如水之斜或如水之橫或如水之豎或如水之順或如水之逆或如水之左或如水之右或如水之上或如水之下或如水之前或如水之後或如水之內或如水之外或如水之中或如水之邊或如水之角或如水之面或如水之背或如水之表或如水之裏或如水之始或如水之終或如水之初或如水之末或如水之本或如水之源或如水之流或如水之派或如水之支或如水之脈或如水之理或如水之紋或如水之波或如水之浪或如水之濤或如水之瀾或如水之洪或如水之細或如水之大或如水之小或如水之多或如水之少或如水之有或如水之無或如水之虛或如水之實或如水之動或如水之靜或如水之清或如水之濁或如水之香或如水之臭或如水之甘或如水之苦或如水之酸或如水之鹹或如水之淡或如水之冷或如水之熱或如水之溫或如水之涼或如水之寒或如水之暖或如水之燥或如水之濕或如水之乾或如水之潤或如水之澀或如水之滑或如水之粗或如水之細或如水之堅或如水之脆或如水之柔或如水之剛或如水之強或如水之弱或如水之利或如水之鈍或如水之明或如水之暗或如水之晦或如水之顯或如水之隱或如水之藏或如水之露或如水之見或如水之不見或如水之聞或如水之不聞或如水之知或如水之不知或如水之覺或如水之不覺或如水之思或如水之不思或如水之慮或如水之不慮或如水之想或如水之不想或如水之念或如水之不念或如水之憶或如水之不憶或如水之忘或如水之不忘或如水之記或如水之不記或如水之識或如水之不識或如水之辨或如水之不辨或如水之別或如水之不別或如水之分或如水之不分或如水之合或如水之不合或如水之離或如水之不離或如水之聚或如水之不聚或如水之散或如水之不散或如水之生或如水之不生或如水之死或如水之不死或如水之老或如水之不老或如水之少或如水之不少或如水之壯或如水之不壯或如水之衰或如水之不衰或如水之盛或如水之不盛或如水之興或如水之不興或如水之廢或如水之不廢或如水之存或如水之不存或如水之亡或如水之不亡或如水之得或如水之不得或如水之失或如水之不失或如水之成或如水之不成或如水之敗或如水之不敗或如水之勝或如水之不勝或如水之負或如水之不負或如水之贏或如水之不贏或如水之縮或如水之不縮或如水之伸或如水之不伸或如水之屈或如水之不屈或如水之直或如水之不直或如水之正或如水之不正或如水之邪或如水之不邪或如水之曲或如水之不曲或如水之方或如水之不方或如水之圓或如水之不圓或如水之平或如水之不平或如水之高或如水之不高或如水之低或如水之不低或如水之大或如水之不大或如水之小或如水之不小或如水之長或如水之不長或如水之短或如水之不短或如水之遠或如水之不遠或如水之近或如水之不近或如水之遲或如水之不遲或如水之速或如水之不速或如水之急或如水之不急或如水之緩或如水之不緩或如水之清或如水之不清或如水之濁或如水之不濁或如水之香或如水之不香或如水之臭或如水之不臭或如水之甘或如水之不甘或如水之苦或如水之不苦或如水之酸或如水之不酸或如水之鹹或如水之不鹹或如水之淡或如水之不淡或如水之冷或如水之不冷或如水之熱或如水之不熱或如水之溫或如水之不溫或如水之涼或如水之不涼或如水之寒或如水之不寒或如水之暖或如水之不暖或如水之燥或如水之不燥或如水之濕或如水之不濕或如水之乾或如水之不乾或如水之潤或如水之不潤或如水之澀或如水之不澀或如水之滑或如水之不滑或如水之粗或如水之不粗或如水之細或如水之不細或如水之堅或如水之不堅或如水之脆或如水之不脆或如水之柔或如水之不柔或如水之剛或如水之不剛或如水之強或如水之不強或如水之弱或如水之不弱或如水之利或如水之不利或如水之鈍或如水之不鈍或如水之明或如水之不明或如水之暗或如水之不暗或如水之晦或如水之不晦或如水之顯或如水之不顯或如水之隱或如水之不隱或如水之藏或如水之不藏或如水之露或如水之不

子弟凡玩好皆奉志至於書耕於儒者當最近然一何好者亦自喪志如王虞翻桓譚誠為好人則有之當見有書書者兵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費時日於道便有荒廢矣足知喪志者當

筆訣

把筆之方法要虛靈而通暢陽文忠公謂余當使指運而腕不知此語出於王羲之所謂筆正則字正則字正則字

書者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未夢見右軍腳汁氣豈可言用筆法耶

題蘭亭敘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嵁巖臨泉叙觴詠之盛於斯文者及覽諸人跋語又兩輒知所謂世殊事異亦悄有感於斯文者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稽山陰之為然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陵秦功名語右軍窃自愧耳

跋王獻之法帖

右王獻之洛神余嘗書晉魏晉以來筆墨遺跡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帶率皆候病叙睽離通訊問疏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未嘗其用意而絶筆餘興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隨人所見各自以為絶徐而視之其意態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為寶翫而想見其人也於鳥虖文太史安可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弃百重弊精疲力以孳孳書為事業用此鄙年而終老是真可笑也

跋獻之書

獻之少時孝書遠少從後取其筆而不得知其長必能名世僕以為不然知書不在筆生信然雖筆之所之而不失法要久久善逸少所以重其不可取獨以其小中有大意精至平然後之而出其不意也

跋官本十七帖

官本法帖號為佳玩然其真僞已混淆矣如大王莊有能書名其所刻本亦有中分一字半居前行之底半處後行之頭者極為可笑惟此十七帖相傳其的當時雖已入官帖其中而元本故在人間得不淆乱此書馬莊甫所摹刻也玩其筆意從容和豫故无頃刻忙時亦无作草勢蓋其智中安靜詳審雖容和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氣象超然不与法縛不求法脫真所謂一從自己胸襟流出

若竊意書家者流雖知其美而未必真知其所以美也書評

訓蜀道山川人物屋宇圖畫至纖至悉有意於游覽者竟不遂豈所謂不朽之盛事信難得耶因念頃年嚮若士議遣使蜀而 李廟謀慮不欲使之遠去議乃中寢東留訖无補報而使之西遊之使每以為恨今觀此帖重以慨然又念汗遊之日遠无復有意於人世也

評韓書

昨日長安安師文出所藏顏公與宋復郡王書草數紙比公他書尤為奇特信手自然動有姿態不知屈注寘於黃金雖公猶未覺也

跋司馬溫公手澤

司馬溫公天下士世所謂古君子論石規矩声為律身為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溫公資治通監草稾數百卷觀倒塗抹記元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跋司馬溫公帖

世傳字書似其為人亦不必皆然杜正獻之嚴整而好作草聖王文正之沉毅而筆意疏落歐陽文忠公之心都盡而況於親炙之者則幾耳開卷儼然使人敬邪辟之心生信乎

跋韓魏公与歐陽文忠公帖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怕中寫不知公安得有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与親戚單幼亦皆端嚴重謹与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智中安靜詳審雖容和豫故无頃刻忙時亦无忙意性其相関有如此者其於是竊有感焉因識其語於左方

跋歐陽公書　蘇子瞻

歐陽公書筆挽險勁字体新麗自成一家然公墨迹自當爲世所宝不特筆畫之工也文忠得謝其喜如此以是知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也

跋歐陽公帖　朱元晦

歐陽公作字如其爲文外若優游中实剛勁惟觀其深者得之

跋蔡端明書　蘇子瞻

余評近歲書以君謨爲第一而論者或謂不然茍未易与不知者言也書法當自小楷出而世或有未能正書而以行草称也君謨年二十九而楷法如此可謂知其本末矣

題蔡君謨書　黃魯直

君謨書如蔡琰胡笳十八拍雖清壯頓挫時有閨房態度

跋蔡端明帖　張欽夫

蔡端明書如札法之士盥服齋居不敢少有舒肆之意見者自是起敬

跋東坡帖　張欽夫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宝玩而況平生大節如此哉寫時觀公議論不合於心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羣賢彙征及論役法與己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心性義之比物无適莫也夫豈以黃州无一毫挫折意在他人已爲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凜々略不少衰此豈可及哉范文家藏公舊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

跋東坡帖　蘇子瞻

曾直孝書輒以書名於時好事者爭以精紙妙墨求之嘗攜古錦袋滿中皆是物也一日見過探之得承晏墨半鋌嘗直甚

之曰羣兒賤家雖嗜好遂蓄之此墨是也

跋山谷臨顏書　范至能

觀多宗顏魯公楷法後來自變成一家耳山谷尤於顏有所得蓋嘗試作胡體不問得意與否本書還有源流親人書亦當如此

跋山谷帖　張安国

子孝生長勝絕生亦可觀其摹者以人不以書也褚薛諸書又入神品况其實生百世恭聞　徽宗皇帝評公之書謂如抱道足孝之士坐高車駟馬之上横斜高下无不如意聖人之言經也晚年小字尚多所云

跋劉公書　張欽夫

金陵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間乃有意味間人用筆佳處但与人書帖例多扨三草二此數紙又余所藏者皆然丞相平生何有許忙迫時邪

李荆公書　朱元晦

先君子自少好李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爲作者率能辨之先文節公志宏量論之以其李子道於河洛李子卓於元祐而李書於荆舒爲不可曉者今觀此帖筆勢翩二大抵与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悯而書于後

題荆公帖　朱元晦

其家有先君子手書荆公此數詩今觀此卷乃知其爲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能辨之者略識于此

跋半山老人帖　楊廷秀

半山老人此帖蓋与刘丞相之子元忠侍制也紙尾云外物之

来觀少處之此老心法也佩玉廟堂而冠帶騎驢荒陂之色觀其字見其人

跋米元章帖　朱元晦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驟之節要自不失痛快未君所藏此卷尤為絶筆軼而放寫如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

跋米元章臨王獻之帖　范至能

元章小時書決意自況傳師後始入大令之室結体超軼一用其筆意此帖元章所作臨池用工如此晚年放恣自成一家不復作此姿態變化矣

跋米元章登峴七字帖　楊廷秀

其李書家晚雖漸參諸方然袖中一辨香五十年未拈出也今得見米老登峴二大字乃知參李密未是秦王耳

題李西臺書　黃魯直

余嘗評西臺書所謂字中有筆如禪家句中有眼他人閒之瞠若也惟蘇子瞻一開便然耳

題細字蓮華經　蘇子瞻

凡世之所貴必貴其難真書雖於龍揚草書雖於嚴重大字雖於結密小字雖於寬綽而有餘今君所藏抑又可怪矣盈握沙界已周讀未終篇目乃皆發乃知蝸牛之角可以戰蛮觸棘刺之端可以刻木猴嗟數之餘聊題其末

跋張安国書　蘇子瞻

張安国書其貧而放如此然李之者皆未嘗見公之足於尸下者也

李致堯乞書卷後　黃魯直

凡書要拙多於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婦子粧梳百種點綴終無烈婦態耳

跋喻湍石所書相鶴經　朱元晦

舊藏碧虛子相鶴經石本意頗愛之今觀湍石喻公所書法度謹嚴而意象翛散知彼窈窕縛矣

跋朱希真所書梁毅報燕王書　朱元晦

余嘗恨右軍不為此書而為夏侯之論今觀王山注季路所藏伊水老人手筆老人得來亦有余之恨乎季路將刻之石以貽來久余知有志之士當得有發書而涉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黃米而歌傾側媚狂椎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漫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亦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為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為絶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為如何也

跋張安国書　楊廷秀

張安国書其貧而放如此然李之者皆未嘗見公之足於尸下者也

評諸賢書　朱元晦

鄒德久楷書大學令人寫得如此亦是難得只如黃魯直書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既是寫得如此好何不教他方正何妥得恁欹斜則甚多又他也非不知端楷為是但自要如此寫亦非不知做人說實端楷為是但自要恁地縱道夫問何謂書為人法曰只一點一畫皆有法度人言永字体具八法行夫皆重之曰也是好但他是

不把持愛放縱今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便是出能裏下其爲人亦然詩錄

古詩

題朱元晦所書劉歌後　張安国

我詞不足録聊以醒淚醉更參三十年當与風子對

次韻米芾二王書跋尾　蘇子瞻

三館曝書防蠹毀得見來禽与青李秋蛇春蚓父相雜野鼠家雞定誰美玉函金匱上天求柴花救使親臨啓緘綸過眼未易識磊落挂壁空雲委歸來此意獨追求坐想蓬山二十秋惟君何處得此本上有植玄雙其油丹倫曼奪吾來有一笑誰似疑虎頭君不見長安求富里王家破垣誰復修元章作書日千紙平生自苦誰与美書成為餅未必似要令寶兒出饑水錦囊玉軸來無証墨紙爺眞疑聖智忍飢看書淚如洗至今嘗公餘乞米

右軍書數種贈丘十四　黃魯直

郎氣如春景晴風宜百果草木生眼迎霜鶻圖王冰擁書環坐愛忽明松花泛硯墓青苔字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爭之果閣亭我昔頗復喜墨卿銀鈎蠆尾懶箱盈贈君鋪案暮曲屏小字莫作疑凍蠅樂毅論勝遺義經大字無過蔡鵝鵞帖通眞卿家小女名阿潛眉伯英隨人作計終後人白成一家如日臨池弄小雛遊思寫字忖官奴揚家新極元和脚且尽姜

酬劉禹錫家雞之贈　柳宗元

牙欲手徒

卻氏二外甥求筆迹　蘇子瞻

退筆如山未足珍請書万卷始通神君家自有元和脚莫厭家雞更問人

一紙行書勝絶詩遂良猶賛已成遲何當以急傳家法往見誠懸筆諫昕

戲贈米元章　黃山谷

米芾以能書知名宝章書畫史行于世崇寧開為江淮發運使公掲曰於行廚之上曰米家書畫船

万里風帆水着天騷壇騷氣足過年谷江尽夜蛟費月完是米家書畫船

寄柳子厚　劉禹錫

書成欲寄柳安西紙背應勞手自題閉戸掩關從此去世間誰更問君棲

已厭家雞注云家有右軍書無紙背更題云王會稽六紙